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六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方家常等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邛　生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清〕曾国藩　纂　　张政烺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照排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9.5印张　5469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221—03898—8/K·314　(全十册)定价：280.00元(平)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十三

奏议之属三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陆　贽

【作者】

陆贽，见卷十《拟奉天改元大赦制》。

【题解】

此状写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这一年爆发了泾卒之变，叛军占领京师长安，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翰林学士陆贽随行。叛军包围奉天，守城将士衣单食少，仍坚持抵抗。解围后，各地贡奉相继送达奉天。于是，德宗在行宫廊下设库贮贡品，并题名为“琼林”、“大盈”二库。琼林，大盈二库为国库之外专供皇帝享用的私库。陆贽看到，就写了这篇状，他认为在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急忙重设二库，会招致众怨，并说明应散财货以收人心的道理，敦促德宗迅速废罢二库。他援古证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终于使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状，古代的一种应用文体。先把要论列的事情扼要提示在前，然后用一“右”字领起正式论述。此处将前边所列的人或事删去，只留正文。

【原文】

右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1]？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2]，百乘之室，不畜聚敛之臣[3]。夫岂皆能忘其欲贿之心哉[4]。诚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5]，伤风教而乱邦家耳[6]。是以务鸠敛而厚其帑椟之积者[7]，匹夫之富也；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与天同方：生之长之，而不恃其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为贪，散之不为费，以言乎体则博大[8]，以言乎术则精微[9]。亦何必挠废公方[10]，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11]，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12]，诱奸聚怨[13]，以斯制事[14]，岂不过哉[15]！（以上言天子不蓄私财）

【注释】

①“臣闻”以下四句：语出《左传·昭公四年》。第四句，《左传》为“敝将若之何”。 凉：薄。 救：止、禁。

②“天子”二句：两句中的“有无”、“多少”，都指财货而言。《荀子·大略篇》：“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

③“百乘”二句：语出《礼记·大学》。 百乘之室：周制，大夫封邑十里，可出兵车百乘，所以，此即大夫之家。 聚敛之臣：搜刮百姓的家臣。

④欲贿之心：希求财货之心。贿，财货。

⑤诚惧：实在害怕。

⑥风教：风俗教化。 邦：国。

⑦鸠敛：聚集。 厚：增多，充实。 帑（tǎng 倘）：贮藏金币钱财的仓库。 椟（dú 读）：藏珠玉珍宝的柜子。

⑧体：本质，原则。

⑨术：方法，手段。

⑩挠废：扰乱、败坏。　公方：国家的法规。

⑪降至尊、辱万乘：至尊、万乘都代指天子。　有司：指官吏。官吏各有所司，故称“有司”。

⑫亏法失人：损坏法令，失去人心。

⑬诱奸聚怨：引人作奸恶的事，招致天下人们的怨愤。

⑭斯：此，这样的观点、标准。　制事：处理政事。

⑮过：错误。

【译文】

我听说当政者从尽量少取于民出发来制定赋税之法，在执行中尚且还会出现贪得无厌的弊端；如果从贪婪聚敛出发来制定赋税之法，它的流弊又怎么能够挽救呢？用急公好义的道理告示人们，尚且担忧人们会自私自利；如果把自私的做法告示人们，那么担心人们贪图私利的忧虑就很难消除了！所以，圣人教示人的规范是轻视财货而尊崇谦让，不趋向利益而提倡廉洁。天子不应关心财货的有无，诸侯不应谈论财货的多少，大夫之家不应蓄养搜刮百姓的家臣。难道是他们都能抛舍希求财货的欲望吗？实在是因为担心人们贪财的念头一旦滋生就会带来祸事，败坏了风俗礼教，以至使国家出现变乱罢了。因此，致力于聚敛以至使积存的金银珠宝增多，这是普通人的富裕；而对有功劳的人、贫弱的人发放财物，使天下万民百姓从心里归附，这是天子的富有。天子的所作所为是与天同道的，不依恃个人的作为，让万物任其自然而生长；不独占为己有，让万物自然地收获。按照自然的法则对待万物，与天道混然一体，对待万事万物完全忘却一己的私心。能这样的话，则取用民财不算是贪得，支用民财也不算是浪费。就事体本身说，处理财货是一件大事，就处理财货的方法来说，要很精细。还何必要败坏国家的法规，集聚私货，降

低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代替一般理财官吏的职守；使天子的尊严受辱，来仿效一般百姓的积藏私财？损坏国家的法令又丧失民心，引诱人们去做贪财奸邪的事，并招致天下人们的怨恨，用这样的观点处理政事，难道不是错误吗！

【原文】

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①，皆云创自开元②。贵臣贪权③，饰巧求媚④，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⑤。"元宗悦之，新是二库⑥，荡心侈欲⑦，萌柢于兹⑧，迨乎失邦⑨，终以饵寇⑩，《记》曰⑪："货悖而入⑫，必悖而出。"岂非其明效与⑬？（以上言开元始置二库）

【注释】

①耆（qí旗）旧：老年人。

②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

③贵臣：指王鉷。玄宗时，王鉷为户口色役使，每年进钱百亿万缗，不在租庸正税之内，便贮于内库，以供天子个人享用。

④饰巧求媚：用花言巧语求得皇帝的欢心。

⑤"乃言"六句：以上六句根据王鉷言论写成。事见《旧唐书·王鉷传》和《新唐书·食货志》。 贡：指在法令规定之外，由官吏向皇帝进献的额外财物。 赋：指按法令向郡县百姓征收的赋税。

⑥新：用作动词，新设。 是：代词，这。

⑦荡心侈欲：使心放纵，使嗜欲增多。

⑧萌柢（dǐ抵）于兹：从这里生根萌芽。萌，萌芽。柢，根。

⑨迨：及，等到。 失邦：失国。此处指安禄山叛乱，长安失守，玄宗出逃。

⑩饵寇：资助盗寇。

⑪《记》：指《礼记·大学》。

⑫悖（bèi 背）：逆，不合理，不正当。

⑬明效：明显的效验。

【译文】

如今的琼林库和大盈库，自古以来没有设置它们的规定。根据年长者的传说，是从玄宗开元年间创设的。地位尊贵的权臣用花言巧语博取皇帝的欢心，说："地方郡县向朝廷交纳的赋税和贡物，其用途何不各个分开？据法令规定所征收的赋税应当交给主管部门，用于国家的正常开支；而地方上进献的额外财物应当归于天子，以供给皇帝个人的需求。"玄宗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新创设起琼林、大盈二库，使皇帝放纵享乐，增多嗜欲，由此萌芽、生根。然而，等到国都失陷，此二库却都资助了盗寇。《礼记》中曾说过："用不正当的手段聚敛的财货，也一定会不合理地支出。"这难道不是个明显的例证吗！

【原文】

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①，敦行约俭②，斥远贪饕③。虽内库旧藏④，未归太府⑤；而诸方曲献⑥，不入禁闱⑦。清风肃然，海内丕变⑧。议者咸谓汉文却马⑨、晋武焚裘之事⑩，复见于当今。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⑪，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游行殿⑫，忽睹右廊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惭然若惊，不识所以。何则？天衢尚梗⑬，师旅方殷⑭，疮痛呻吟之声，噢咻未息⑮；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怀⑯？（以上言大难未平，不宜遽私二库。）

【注释】

①理道：治国之道。

②敦行：切实执行。

③斥远：摒斥、疏远。 贪饕（tāo 滔）：指贪官污吏。

④内库：皇帝内廷之私库，此指琼林、大盈二库。

⑤太府：掌管库藏财物的官署，这里指国家正库。

⑥曲献：私献，指租赋以外的贡献。

⑦不入禁闱（wéi 唯）：不入皇宫。

⑧海内丕变：天下的风气大变。丕，大。

⑨汉文却马：有人向汉文帝刘恒献千里马，文帝说：我出宫时前有鸾旗，后有连属的车队，平常一天走五十里，行军一天走三十里，我一个人骑千里马走在前面，到哪里去呢？便把马还给了献马的人。此典出自《汉书·贾捐之传》。却，推却，不接受。

⑩晋武焚裘：有人向晋武帝司马炎献雉头裘，武帝认为是奇技异服，是礼仪上所禁止的，就把它烧了。此典出自《晋书·武帝本纪》。

⑪"寇逆"二句：指朱泚自立为君，德宗出奔。外幸，在这里是出奔的委婉的说法。

⑫出由行殿：自行宫外出。 行殿：即行宫，皇帝出行在外时居住的宫殿。 由：《唐文粹》作"游"。

⑬天衢（qú 渠）尚梗：京师的道路仍被阻塞。喻指国家还很乱。

⑭师旅方殷；战事正频繁。殷，盛。

⑮噢咻（yǔ xǔ 羽许）：抚慰他人痛苦时所发出的声音。

⑯忍怀：忍耐于心。

【译文】

陛下刚刚继位时，勉力遵循治国之道，切切实实地奉行节约俭朴，排斥疏远贪财之辈。即使是琼林、大盈这样的皇帝内廷私库中过去的积藏，都不曾收归太府寺掌管；而各地正赋之外贡奉进献给皇帝的财物，都不允许进入宫廷之内。政治清明整肃，天下的风气大变。人们都说，过去汉文帝拒绝接受千里马、晋武帝

在殿前焚烧珍贵裘衣的事情，今天又出现了。近来，泾原兵变，朱泚在叛军的拥立下称帝，陛下逃出京师长安，既然正值忧患危难时期，应当倍增警戒自励的诚心。我昨日奉命出使军营，自行宫外出，忽然看到右边廊庑之下，悬挂着写有琼林、大盈二库名目的牌匾，吃了一惊，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吃惊？现在通往京师长安的道路仍然阻塞，战事频繁不断，对那些受到战乱痛创而发出呻吟之声的百姓，朝廷正在抚慰；对于各地忠心征战为朝廷立下战功的将士，还没有颁行奖赏，却把各地进献的珍奇之物，急忙私下地存放到国库以外的库房里，众人看到这种情景，谁能忍耐得无动于衷？

【原文】

窃揣军情①，或生觖望②。试询候馆之吏③，兼采道路之言，果如所虞④，积憾已甚⑤！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⑥，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氓俗昏鄙⑦，识昧高卑⑧，不可以尊极临⑨，而可以诚义感。顷者⑩，六师初降⑪，百物无储，外扞凶徒，内防危堞⑫，昼夜不息，迨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⑬，竟夷大艰⑭。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⑮，辍食以啖功劳⑯。无猛制而人不携⑰，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讟方兴，军情稍阻⑱，岂不以勇夫恒性嗜货矜功⑲？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⑳，能无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以上言军情离怨）

【注释】

①揣：估量，揣度。

②觖（jué 决）望：怨望，怨心。觖，不满意。

③候馆之吏：指地方行政长官。

④果如所虞：果然如我担心的那样。虞，忧虑。

⑤憾：恨。 甚：深。

⑥丑肆讴谣：用歌谣肆意丑化诋毁。

⑦氓：指老百姓。

⑧识昧高卑：不懂尊卑高下。

⑨尊极：指天子这样极尊高的名位。 临：居上视下。

⑩顷者：前不久。

⑪此语是天子出亡到奉天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⑫危堞（dié 蝶）：危城。

⑬毕命：效死，拼命。

⑭竟：到底，终于。 大艰：大的患难。

⑮绝甘：摒绝美味。

⑯辍（chuò 绰）食：停食。 啖：吃，这里用如使动词。

⑰不携：不叛离。

⑱军情稍阻：军心渐渐发生隔阂。

⑲恒性：常有的性格。 嗜货：喜好财物。 矜功：夸耀自己的功劳。

⑳异：不同。 恬默：心地安静，口头沉默。

【译文】

我暗自揣测军队的情绪，可能已经产生了怨恨之心。出使时试探着向各地长官打听，同时收集路途上来往行人的言论，果然如我所担心的那样，积压的怨恨情绪已经很严重了！有的公开发泄怨言，有的用歌谣肆意丑化，充满了想要肇事生乱的情绪，也有后悔当初效忠朝廷的意念。由此可知，普通士兵和百姓，不懂得尊卑上下，不能用天子尊高的名位压服他们，但可以用诚意和信义来感动他们。前不久，陛下刚刚抵达奉天，这里没有任何储

备之物，军队要外抗围城的叛军，防卫危在旦夕的奉天城，昼夜不停地战斗，将近五十天。将士饥寒交迫，死伤相枕。大家拼命效力，最终平定了奉天城被围攻的大祸。实在是因为陛下不格外享受衣食之美，不专意满足自己一人的欲望，自己摒绝美味，士兵吃什么，自己也吃什么，省下本该自己享用的食物，赏赐给有功劳的将士食用。对下属不施行严刑峻法，而下属并未离叛而去，那是怀念陛下所做的使他们感动的事；没有丰厚的赏赐，而将士没有怨言，那是知道陛下没有东西赏赐给他们。现在，攻城的叛军已经解围西去，将士们衣食都丰足了，而怨谤的歌谣却正在兴起，军心渐渐发生隔阂，难道不是因为军人喜好财货、夸耀自己功劳的一贯性格所导致的吗？危难之中能与他们共同分忧，安乐却不能与他们分享，如果不是性格恬淡静默的人，怎么能不心怀怨恨之情口发嗟叹之声！这是很平常的情理，本来就不足以为怪！

【原文】

《记》曰[1]："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岂非其殷鉴欤？众怒难任[2]，蓄怨终泄。其患岂徒人散而已[3]？亦将虑有构奸鼓乱，干纪而疆取者焉[4]。夫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筑金台[5]，天下称其贤；殷纣作玉杯[6]，百代传其恶：盖为人与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7]，时患其尚小；齐宣之囿四十里，时病其太大[8]：盖同利与专利异也。为人上者，当辨察兹理，洒濯其心[9]，奉三无私[10]，以一有众。人或不率[11]，于是用刑。然则宣其利而禁其私[12]，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舍此不务，而壅利行私[13]，欲人

无贪，不可得已！今兹二库，珍币所归，不领度支⑭，是行私也；不给经费⑮，非宣利也。物情离怨⑯，不亦宜乎？

（以上言所以致离怨之理）

【注释】

①《记》：指《礼记》。下二句引文出自《礼记·大学》："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②任：担当。

③徒：止，仅仅。

④干纪：干犯法纪。 疆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强取"，是。

⑤燕昭筑金台：战国时，燕昭王在易水东南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招揽天下贤士。

⑥殷纣作玉杯：《韩非子·喻老》记载：纣王用象牙做筷子，箕子忧虑起来，以为既然用象牙筷子，那就还要做犀角杯或玉杯，用如此奢华的餐具，那就要吃难得的珍肴了。

⑦"周文"句：周文王的苑囿。《孟子·梁惠王下》作"七十里"，扬雄《羽猎赋》作"百里"。此是袭用扬雄之说。。

⑧"齐宣"二句：这两句是说齐宣王的苑囿方圆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处以杀人之罪，所以其苑囿虽不及周文王大，百姓却认为太大。

⑨洒濯：洗涤。

⑩三无私：即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⑪率：遵从，遵循。

⑫宣其利：宣泄财货，使之流通。

⑬壅利：把财货积聚在自己手里而不使它流通。壅，堵塞，停滞。

⑭不领度支：不受度支的管辖支配。度支，官名，掌管天下的财政。

⑮不给经费：不供给国家作为经费使用。给，供给。 经费：指国家正常的费用。

⑯物情：犹言众情。

【译文】

《礼记》说："把财产散给民众，那么民众就会聚集在你身边；把财产集聚到自己手中，民众就会离你而去。"这难道不是前人的深刻教训吗？众人的愤怒难以担当，积蓄的怨恨最终要发泄出来。其后患岂止是民众离散而已？还要担心会有策划奸谋，鼓动作乱，干犯法纪，强行抢夺财货的人啊。当国执政，考虑公共的利益，人们一定会乐意跟随；考虑个人的奉养享受，人们一定会背叛。所以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贤士，天下都称赞他是贤明的君主；殷纣王制作玉杯，以求个人享受，历代都流传他的恶名：这是因为为人与为己大不一样。周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当时百姓还觉得过小；齐宣王的苑囿不过四十里，当时百姓却担忧过大：这是因为与百姓共同享用和仅供个人享用的差异。身居高位的帝王，应当辨明体察其中的道理，洗涤心怀，奉行像天地日月那样的无私，使自己的民众齐心协力，不生二心。如果有人不遵循纲纪，就使用刑罚。然而，宣泄财货，使之流通，禁止私欲的膨胀，这是天子所应备有的治理天下的才具。不这么去做，反而把财货集聚到自己手中供个人享用，想要别人不贪图财货，是办不到的啊！现在的琼林、大盈这两个内库，储存的珍宝钱货，不受度支的管理支配，这是为自己谋私利；二库的财货不作国家经费使用，不是宣泄财货使之流通。人心离散怨恨，不也是理应如此吗？

【原文】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矫失而成德①。以陛下天姿英圣，傥加之见善必迁②，是将化蓄怨为衔恩③，反过差为至当④，促殄遗孽⑤，永垂鸿名，易如转规，指顾可致⑥。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与否耳。能则安，否则危；能

则成德，否则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愿陛下慎之惜之[7]！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8]，追戒平居之专欲[9]，器用取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库货贿[10]，尽令出赐有功，坦然布怀[11]，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12]，先给军赏，瑰异纤丽[13]，一无上供[14]，推赤心于其腹中[15]，降殊恩于其望外[16]。将卒慕陛下必信之赏[17]，人思建功；兆庶悦陛下改过之诚，孰不归德[18]？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19]，旋复都邑[20]，兴行坠典[21]，整辑棼纲[22]，乘舆有旧仪[23]，郡国有恒赋。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也；损其小宝[24]，而固其大宝也[25]。举一事而众美具[26]，行之又何疑焉？吝少失多，廉贾不处[27]；溺近迷远，中人所非[28]。况乎大圣应机[29]，固当不俟终日[30]，不胜管窥愿效之至[31]。谨陈冒以闻[32]。谨奏。（以上请改过散财）

【注释】

①矫：揉曲使直，匡正的意思。

②迁：此指去恶从善。

③蓄怨：积怨。 衔恩：感恩。

④过差：大错误。 至当：最合宜。

⑤促殄（tiǎn 舔）：促使消灭。 遗孽：指尚未平定的叛逆。

⑥指顾：指回头之间，喻时间极短。

⑦慎之惜之：小心谨慎，珍惜自己。

⑧重围之殷忧：指叛军围攻奉天城的祸难。

⑨平居：日常生活。 专欲：专恣贪欲。

⑩二库：指琼林、大盈二库。 货贿：泛指珍宝财富。

⑪布怀：宣示心意。

⑫珍华：珍贵华丽的东西。

⑬瑰异纤丽：指难得的珍奇之物。

⑭上供：供奉给皇帝。

⑮推赤心于其腹中：即推诚置腹，以诚心待人。

⑯望外：超出希望之外（的恩赐）。

⑰必信之赏：说了算数的奖赏。

⑱归德：感恩戴德而归心。

⑲徐：从容。　六龙：天子车驾的六匹马。龙，称扬马的高大。

⑳旋复：回转。　都邑：指国都。

㉑坠典：废弛的法典。

㉒棼（fén 焚）纲：紊乱的纲纪。

㉓乘舆：本指皇帝的车，此处代指皇帝。　旧仪：旧日的一切礼仪。

㉔小宝：相对大宝而言，指财货。

㉕大宝：指天子之位。

㉖一事：指罢废琼林、大盈二库。　具：齐备。

㉗廉贾：看到有利的买卖才作的商人。

㉘中人：平平常常的人。

㉙机：预兆。

㉚终日：一天结束。

㉛愿效：愿意效忠。

㉜陈：陈述。　冒：冒昧。

【译文】

有智慧的人能转危为安，聪明的人能矫正自己的过失成为美德。凭着陛下的天姿英明，如果再加上见到好事就去做，这样做将会化解积怨为感恩，使大错误转为最合宜，加速消灭叛逆者，英名垂范千古，如旋转正圆形的器物那样轻而易举，并且可以迅速达到。然而也有可能发生不曾预料的事情，这仅仅在于陛下实行还是不实行。能实行则国家太平，不能实行就会危及国家；能实行则成就美德，不能实行则失去道义。这是必定无疑的

道理，愿陛下小心谨慎，珍惜自重！陛下如果能念及不久以前奉天城被重重围困的重大忧患，追悔警戒日常生活的专务贪欲，使用的生活器具，不要过于丰厚，衣食上的安逸享受，一定让属下分享。凡是储藏在琼林、大盈的珍宝财富，命令都拿出来赏赐有功的将士，坦诚地向大家宣示心意，与众人的欲望和同。以后地方交纳的贡献之物，一定交给有关部门掌管，每当获得珍异的宝物，首先用来奖赏将士，难得的珍奇之物，全不供奉给皇帝，推心置腹，颁敕超过人们希望之外的特殊恩赐。将士们仰慕陛下的奖赏言而有信，人人思念建立战功；百姓悦服陛下改正过失的诚意，谁不感德而归心拥护？这样，祸乱一定会得以治理，叛贼一定会得以平定，陛下乘坐六龙车驾，从容地返回京师，兴复已经废弛的法典，整修已经紊乱的纲纪，皇帝循守旧日的仪礼，郡国交纳经常的固定的赋税。天子尊贵，何须担心贫困呢？这就是拆散了您的小库，而成全了国家的大库；减损了您私库的财宝，却巩固了天子之位这个大宝。罢废了琼林、大盈二库而众美齐备，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贪小失大的事情，廉贾是不肯做的；沉溺于眼前的小利而看不到将来的大利，平常人也知道不对。何况圣明的人看到事物的征兆就立刻行动起来，应当不等这一天过去。我把这些说不尽的管见说出来供陛下采纳，恭谨地陈述冒昧之言，以便您知道。恭谨地呈奏。

孙晓林　译注

禘祫议[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禘祫是天子祭祀宗庙的大祭。由于礼文繁缛，祭祀时如何安排祖先牌位，常常引起学者争论。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太学博士陈京建议，大祫时，太祖正位东向，为献祖，懿祖立庙别祭，礼仪使颜真卿从“申孝尊先”，“以孝教天下”出发，建议奉献祖正位东向，被德宗接受。由此引起争论，一直延续到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此文，将反对颜真卿的意见归纳为五种，一一加以驳斥，最后强调“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子为父屈”，“祖以孙尊，孙以祖屈”，应奉献祖正位东向。它的中心思想与颜真卿一致，都是尊崇孝道。

【原文】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2]，宜令百僚议，限五日内闻奏者。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曰[3]：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4]，肃敬祀事，凡在拟议，不敢自专，聿求厥中[5]，延访群下。然而礼文繁漫[6]，所执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岁，屡经禘祫，未合适从。臣生遭圣

明，涵泳恩泽[7]，虽贱不及议[8]，而志切效忠。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后申明其说。

一曰“献、懿庙主[9]，宜永藏之夹室[10]”，臣以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庙之主[11]，皆当合食于太祖[12]。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于夹室，至禘祫之时，岂得不食于太庙乎[13]？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

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14]”，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墠[15]。其毁庙之主，皆藏于祧庙[16]，虽百代不毁，祫则陈于太庙而飨焉[17]。自魏、晋以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18]，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墠之位，况于毁、瘗而不禘祫乎？

三曰“献、懿庙主，宜各迁于其陵所[19]”，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师、列于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迟[20]，不即飨于下国也[21]。

四曰“献、懿庙主，宜附于兴圣庙而不禘祫[22]”，臣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23]。”景皇帝虽太祖，其于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24]，固不可为典矣！

五曰“献、懿二祖，宜别立庙于京师”，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25]，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26]，渐而之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

炀宫，《春秋》非之[27]，以为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于禘祫也，合食则禘无其所，废祭则于义不通。（以上备举五说之不可）

【注释】

①禘（dì 弟）：祭名。有三种，1，祭天。2，天子诸侯祭宗庙的大祭，五年举行一次。3，宗庙四时祭之一，每年夏季举行。此处指天子祭宗庙的大祭。祫（xiá 侠）：祭名。集合远近祖先神主（牌位）在太庙合祭，通常三年举行一次。 议：1，言论，意见。2，文体名，用来论事、说理、陈述意见。

②今月十六日：无纪年，实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 敕（chì 斥）旨：皇帝的诏命。唐制，皇帝的诏命有七种名称，第五种为敕旨。

③将仕郎：文散官，从九品下阶。 守：唐制，凡九品以上职事官都带散位，称为本品，职事高者为守，韩愈职事官品阶比所带散官品阶高，故称守。 四门博士：文职事官，正七品上阶，执掌教授的学生为文武官七品以上之子。

④伏：降服，以面向下，表示臣下自卑之词，奏议上常用。 陛（bì 必）下：对帝王的尊称。

⑤聿：语助词，用于句首。 中：正道，不偏不倚。

⑥繁漫：繁琐杂乱。

⑦涵泳：沈浸，包涵。

⑧贱不及议：唐制尚书都省集议，参加的是文官五品以上，以及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韩愈时为四门博士，没有资格参加都省集议禘祫，故称。

⑨献：即献祖。 李熙，凉武昭王曾孙，唐高宗咸亨五年（公元674年），追尊为宣皇帝，庙号献祖。 懿：即懿祖，李熙长子，名天赐，咸亨五年追尊为光皇帝，庙号懿祖。

⑩夹室：1，古代宫室制度，中央为正室，正宫左右为房，房外为序，序外为夹。2，两侧为房间。

⑪毁庙：按照宗法制度，高祖以上的，毁其庙，移神主（牌位）于太庙

中，称为毁庙。

⑫太祖：太祖，西周奉文王为太祖。后代往往以开国皇帝为太祖。李渊建立唐朝后，追尊祖父李虎为景皇帝，庙号太祖。

⑬太庙：天子的祖庙。

⑭瘞（yì 意）：埋葬。

⑮坛：祭场。土封为坛，在平坦的地上用土筑的高台。 墠（shàn 善）：除地为墠，即祭祀的场地。

⑯祧（tiāo 挑）：1，远庙，祭祀远祖，始祖的庙。2，古代帝王立七庙，对于世次疏远的祖，按照制度将神主从太庙中迁出藏于祧，所以迁去神主也称祧。

⑰飨（xiǎng 响）：享受

⑱德厚流光：道德高厚，影响深远。

⑲陵：帝王的坟墓。

⑳眷顾：垂爱关注，顾念。 依迟：依依不舍的样子。

㉑下国：小国、诸侯国。此处，相对于京师大祭，指在陵所小祭。

㉒兴圣：指德明兴圣皇帝。唐朝的皇帝将凉武昭王李暠当作祖先，唐玄宗时追尊李暠为德明兴圣皇帝。

㉓祭如在：语出《论语·八佾》。

㉔大祭：禘祫为大祭。

㉕杀：等差。

㉖鬼：1，死人的灵魂。2，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这就是鬼。此处指埋葬地下。

㉗“昔者”二句：事见《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九月。

【译文】

本月十六日，皇帝敕旨，命令百官提出如何举行禘祫大祭的意见，限五天以内将奏章送给皇帝看。将仕郎国子监守四门博士臣韩愈恭敬地奉献意见说：

因为皇帝对祖先追悼尽孝，严肃恭敬地对待祭祀，所有打算进行的活动，不敢独自专断决定，为了寻求符合正确的礼仪之

道，接见、访问了众多的臣下。但是记载礼仪的文章繁琐复杂，模糊不清，臣下发表的意见，各不相同，从建中（公元780年～784年）初，一直到今年，经过多次禘祫大祭，但没有一次可以成为下一次祭祀遵从的典范。臣生逢圣明朝代，沉浸在大恩厚德之中，虽然官位卑贱，不能参加尚书省的集合商讨，但想急切效忠皇上，现在特意先举出各种不正确的说法，然后再申明自己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说："献祖、懿祖在太庙里的神主，应该永远安放在夹室之中"，臣认为不可以这样办。所谓祫，是集合在太庙中祭祀的意思。凡是毁庙的神主，都应当集合在太祖庙中享受合祭。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就属于毁庙的神主。现在即使安放在夹室之中，到禘祫大祭的时候，岂能不让他们在太庙享受祭食呢？名叫合祭，而献祖、懿祖二位祖先不能参加大祭，不可以称之为合了。

第二种意见说："献祖、懿祖的神主，应该毁掉、埋掉"。臣认为不可以这样办。臣谨慎地审察《礼记》的记载，天子建立七座庙，一坛和一埠的祭祀场地。凡是毁庙的神主，都安放在远庙之中，虽然经过百世也不应毁掉，到举行禘祫大祭时，就排列在太庙中享受合祭。从曹魏、晋朝以来，才开始有毁掉神主、埋掉神主的意见，但这是缺乏经典根据的，结果不能实行。当今我大唐道高德厚，影响深远，创建了九庙制度。用西周制度来推算，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在坛、埠受祭时还应当有他们的位置，更何况将他们的神主毁掉、埋葬而且不参加禘祫大祭呢？

第三种意见说："献祖、懿祖在太庙里的神主，应该分别迁移到他们的坟墓所在地"，臣又认为不可以这样办。这二位祖先，在京城享受祭祀，神主安放在太庙里，已经有二百年了。现在一旦将它们迁移，不但人们听到了会发生疑问？还恐怕二位祖先的灵魂，会怀念京城太庙，依依不舍，不愿到坟墓所在地享受祭食。

第四种意见说："献祖、懿祖在太祖庙里的神主，应该附在兴圣皇帝庙内而不参加禘祫大祭"，臣也认为不可以这样办。经传上说："祭祀祖先，神主辈分的排列，和祖先活在世上时相同。"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从亲族关系看，他是献祖、懿祖的子孙。现在要将他的儿子安排在面向东的正中位置上，而废除他的父亲参加禘祫大祭的资格，的确是不能作为制度的。

第五种意见说："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应该在京城建立别庙"，臣也认为不可以这样办。礼仪的规格有高下，亲属的情分有差别，所以对神主的处理，有移出太庙，移入远庙，移出远庙改为坛祭，改坛祭为埠祭，停止埠祭埋入地下为鬼的区分，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对他的祭祀也越来越少。古代鲁国创建炀宫，《春秋》进行了责难，认为不应当取出已经毁庙、埋葬掉的神主，重新筑宫安放。现在，这条意见，与鲁国创建炀宫，正好相同。还有，即使违反礼制，替献祖、懿祖建立了别庙，但到了禘祫大祭时，既不能在别庙中为献祖、懿祖单独举行禘祭，而安排他们在太庙中参加禘祫大祭，享受祭祀，又没有他们的位置。这样，就把献祖、懿祖排除在禘祫大祭之外，在道义是讲不通的。

【原文】

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元王①，周祖后稷②，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③。《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于后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当禘祫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⑤，合祭甚寡，

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6]，比于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事异殷、周，礼从而变，非所失礼也。臣伏以制礼作乐者，天子之职也。陛下以臣议有可采，粗合天心，断而行之，是则为礼；如以为犹或可疑，乞召臣对，面陈得失，庶有发明。谨议。（以上自陈己说）

【注释】

①殷祖元王：元王即玄王，名契。见《诗经·长发》，原文为"玄王桓拨。"商汤有了天下，以契为始祖。

②后稷：名弃，相传他的母亲曾想弃之不养，故名。为舜的农官，封于邰，号后稷，姬姓。

③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和坟墓的辈分顺序排列，以始祖居中，二、四、六，位于始祖左方，叫昭；三、五、七，位于始祖右方，称为穆，用来区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远近。

④《传》，指《左传》。　齐：正、肃。

⑤常祭：四时祭。

⑥"则是"二句：指禘祫大祭时，献祖居东向正位，太祖下降到昭穆行列，四时祭时，献祖、太祖以下各在自己室中东向正位享受祭祀，太祖用不着为献祖从东向正位上降下来，因禘祫大祭几年才举行一次，常祭一年举行几次，所以称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

【译文】

这五种说法，都不可施行。所以臣广泛搜集采取前代的各种见解，寻求折中。臣认为殷商奉元王为始祖，西周奉后稷为始祖，因为殷商、西周太祖以上的祖宗都各自称帝，而且他们的代数相隔已经遥远，不再祭祀，所以太祖能得到面向东方的正中位置，子孙按辈分左右顺次排列。《礼记》所说，是记载当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可以传给后世的长久制度。《左传》上说："儿子即使是尊敬的圣人，也不能在父亲之前先享食。"这是说，儿子要为父亲

屈居下位。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就亲族关系来说，他是献祖、懿祖的子孙。逢到举行禘祫大祭时，献祖应该安排在面向东的正中位置上，景皇帝应该下降安排在昭穆的行列中。父、祖因子、孙而得到尊重，子孙因父祖而屈居下位，探求神鬼关系的道理，岂不是和人情相近的吗？还因为常祭次数很多，合祭次数很少，所以太祖为献祖屈居下位享受祭祀的次数很少，高居东向正位享受祭祀的次数很多，这样做，比提高子孙的祭祀地位，废除始祖参加合祭，不是更合乎道理吗？实际情况和殷商、西周不同，礼仪制度也随着改变，这不是丧失礼仪。臣认为制订礼乐制度，是天子的职责。皇上认为臣的意见可以采用，大体符合天帝的心意就下决断予以推行，将它作为制度；如认为还有疑问之处，乞求皇上召臣当面对答得失，希望有所发明。恭敬地建议如上。

唐耕耦　译注

论佛骨表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唐宪宗派遣宦官带领宫女三十人，将风翔法门寺所藏佛骨迎入皇宫内，存放三天，再送回寺内，引起了佞佛热潮，上

至王公，下至百姓，奔走施舍，甚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供佛以求福寿的。韩愈素来排斥佛教，就上表极谏，用历史记载说明，佞佛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历代帝王供佛以求延寿，反而年寿短促。这样触怒了唐宪宗，要将韩愈处死，由于宰相裴度、崔群等极力救护，韩愈才幸免一死，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

【原文】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1]。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2]。昔者黄帝在位百年[3]，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4]，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5]，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6]，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7]，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8]，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9]，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10]，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11]，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12]，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13]，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14]，饿死台城[15]，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以上言事佛得祸）

【注释】

①夷狄：古代中原人对外国和少数民族的蔑称。

②上古：远古，指有文字以前的时代。

③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因居姬水，姓姬，国于有熊又称有熊氏，败炎帝于阪泉，杀蚩尤于涿鹿，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因有土德的祥瑞，故称黄帝。

④少昊（hào 浩）：古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又作少皞。名挚，字青阳，黄帝子，己姓，以金德王天下，又称金天氏，号穷桑，都曲阜，号穷桑帝。

⑤颛顼（zhuān xū 专虚）：古帝名，传说为黄帝孙，昌意之子，年十岁，辅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在位七十八年，号称高阳氏。

⑥帝喾（kù 库）：即喾，古代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为黄帝曾孙，尧的父亲，居亳（今河南省偃师县），号高辛氏，商代卜辞中以帝喾为高祖。

⑦帝尧：即尧，唐尧。

⑧帝舜：即舜，虞舜。

⑨考：终。

⑩汉明帝：东汉第二位皇帝，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名庄，在帝位十八年（公元58～75年）。相传汉明帝永平年中（公元64年）遣使往西域求法，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⑪宋、齐、梁、陈指南北朝时代南朝的国家。 宋朝：公元420～479年。 齐朝：公元479～502年。 梁朝：公元502～557年。 陈朝：公元557～589年。 元魏：指南北朝时代北面的魏朝，公元385～534年。由鲜卑族建立，国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迁洛阳，与南朝相对，史称北魏。又因皇族为拓跋氏，故亦称拓跋魏，后因拓跋氏改称元，又称元魏。

⑫梁武帝（公元464～549年）：南朝的梁朝开国皇帝，姓萧，名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人。南齐时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兄萧懿为尚书令，为齐主所杀，萧衍遂起兵，尊奉南康王萧宝融为帝。永元三年（公元501年），进入建康；次年废萧宝融自立为帝，国号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接纳东魏叛将侯景，侯景叛梁，攻陷台城，梁武帝被幽禁而死。梁武帝迷信佛教，曾三次舍身同泰寺。

⑬牲牢：供祭祀用的牲畜。

⑭侯景(？～公元552年)：字万景，是北魏怀朔镇中同化于鲜卑的羯族人。与东魏高欢极为友好，在东魏历官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河南道的最高军政长官)，统兵十万，专制河南有十四年之久，是高欢最得力的帮手。高欢死，子高澄想把他调回京城，夺取他的兵权，侯景就叛变，先投降西魏，继着又改而投降梁朝，为南豫州刺史，镇守襄阳。不久叛梁，攻陷台城，将梁武帝幽禁致死。

⑮台城：宫城名。晋宋间称朝廷禁省为台，故称台城。

【译文】

臣某说：佛教只是夷狄的一种法术罢了。从东汉时流传进入中国，远古时代是从来没有的。古时候，黄帝在帝位一百年，年寿一百一十岁；少昊帝，在帝位八十年，年寿一百岁；颛顼帝在帝位七十九年，年寿九十八岁；帝喾在帝位七十年，年寿一百零五岁；唐尧在帝位九十八年，年寿一百一十八岁；虞舜和夏禹，年寿都满一百岁。这个时候，天下太平，百姓都安居乐业直到寿终，但中国并没有佛教。以后，商汤也年寿一百岁。商汤的孙子太戊在帝位上七十五年，武丁在帝位上五十九年，史书上没有说他们年寿尽时是多少岁，但推论他们年龄岁数，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年寿九十七岁，周武王年寿九十三岁，周穆王在帝位上一百年。这个时候，佛教也没有传入中国，他们之所以长寿，并不是因为他们侍奉佛。东汉明帝时，开始有了佛教，但明帝在位上只有十八年罢了，以后，动乱死亡相继不断，国运福祚都不长久。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和元魏以下，信奉佛教逐渐恭敬，但年代更加短促。只有梁武帝在皇位上有四十八年，他迷信佛教曾前后三次将自己的身体施舍给佛寺，举行宗庙祭祀典礼时，不用牲畜，一天只吃一顿饭，限于蔬菜瓜果，不食荤腥，但最后竟受侯景压迫，饿死在台城之中，梁朝也随着灭亡。信奉佛教，祈求福寿，反而得到祸患。从这些事例观察，佛教不值得信奉，也就可以知道了！

037134

【原文】

高祖始受隋禅[1]，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2]，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3]。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尝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4]？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5]；又令诸寺递迎供养[6]。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7]，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8]、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9]。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10]。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以上言宪宗不应信佛）

【注释】

①高祖：指唐高祖李渊。 禅：禅让。古代传说，将帝位让给贤者，称禅让。唐高祖李渊即皇帝位，也扮演了由隋恭帝进行禅让的故事。

②伏惟：敬语，伏地思考，臣下奏语多用之。 睿圣文武皇帝：元和三年唐宪宗李纯所加的尊号。

③伦比：类比，同类。

④恣：放纵，听任。

⑤舁（yú 于）：扛，抬。

⑥递迎：轮流迎接。

⑦徇（xùn 迅）：顺从，曲从。

⑧士庶：士大夫、庶民，官民。　诡异：奇特。

⑨业次：生业。

⑩脔（luán 峦）：切肉成块。

【译文】

高祖从开始接受隋恭帝禅让做皇帝起，就打算废除佛教，由于当时的一班大臣见识不远，不能够深刻懂得古先贤王的道理、过去和当今的合适措置，来推广发扬高祖的英明意见，补救佛教造成的危害，废除佛教的事就停止不办。臣为此曾经有过无限的遗恨。伏想当今我睿圣文武皇帝陛下，诚然神圣英武，几千几百来，没有人能够相比的。一登上皇位，就不准许剃度百姓当和尚、尼姑、道士，还不准许创建佛寺道观。臣曾经认为高祖的愿望，一定会在陛下手里实行。当今即使不能立即实行，岂能放任不管，反而使它兴盛呢？现在听说陛下差遣一群和尚到凤翔法门寺迎接佛骨，皇上站在御楼上观看，将佛骨抬入皇宫中；又命令各个佛寺轮流迎接供养。臣虽然十分愚昧，也一定知道陛下不会被佛迷惑，作出这样的崇拜供奉来祈求福寿吉利的，只是因为年岁丰收，百姓安乐，顺从百姓的心愿，替京城官民设置奇异的观赏，嬉戏游玩之具罢了，哪有英明如此而肯迷信佛骨这样的事呢！但是百姓愚昧无知，容易受迷惑，很难知道其中的道理，假使看到皇上这样，将认为皇帝真心诚意侍奉佛骨，都说："天子大圣人，尚且一心一意恭敬信奉佛骨；百姓算什么样人，岂可更加爱惜身体性命？"于是他们焚烧头顶手指，几百几十人成群结队，解开衣囊，散布钱财，从早到晚，转辗互相仿效，只怕落后；老老少少忙碌奔走，放弃了家中生业。如不立即加以禁止，再经过各寺轮流迎接供奉，一定会有斩断手臂切割身上的肉来做供养的。这样伤

风败俗，流传四方，遭受讥笑，就不是小事了。

【原文】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①。"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②，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③，凡有殃咎④，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⑤，谨奉表以闻。（以上请屏斥）

【注释】

①敬鬼神而远之：语出《论语·雍也》。

②巫祝：巫师，古代从事通鬼神的迷信职业者。 桃茢（liè 列）：桃枝编的扫帚。古代迷信，认为鬼神怕桃枝，用来扫除不吉利。 祓（fú 伏）：古代除掉凶祸仪式。

③祸祟（suì 岁）：鬼神给予的灾祸。

④殃咎：灾祸。

⑤无任：非常。 悃（kǔn 捆）：诚恳，忠诚。

【译文】

所谓佛，本来是夷狄的人，不通晓中国的语言，衣服也和中国不同，嘴不会说先王的法定语言，身不穿先王制定的服装，不懂得君臣间的恩义，父子之间的情分。假使他本人到今天尚还活着，奉了他所在国的诏命来到京城朝拜，如果陛下容许接见，只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礼宾司设宴招待一次，赏赐衣裳一套，保证他的安全，护送出国不会使它迷惑民众的。而况他的身体死去已经很长久，枯朽的骨头，污浊的残余物，怎么可以让它进入皇宫？孔夫子说："恭敬鬼神而疏远它。"古代的诸侯到其他国家进行吊丧，尚且使巫祝先用桃枝编的扫帚，扫除凶恶不吉利的东西，然后再进行吊丧。现在无缘无故取来污浊不堪的东西，皇上亲自到达现场观看，而不先派巫祝清除凶恶污垢，不先用桃枝编的扫帚，驱除鬼神，一班臣子没有说这样做不对，职掌弹纠的御史也不检举它的失误，对此，臣实在感到羞耻！乞求皇上将这些佛骨交付给有关机构，投放到水火当中，从根本上使它永远灭绝，断了天下人的疑问，绝了后世人的迷惑，使得天下的人知道皇上大圣人的作为，超出平常百姓万万倍，这岂不是盛大的举动呀！岂不是大快人心呀！佛假使有灵性，能够制造灾祸，所有的灾祸，都应该加到臣的身上。上天在此鉴察，臣决不后悔怨恨！内心非常感激，恳切之至，恭敬地奉上奏表使皇上知道。

唐耕耦　译注

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这是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上书宋仁宗论当时宰相陈执中过恶的奏章。当时，欧阳修在朝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主持修《新唐书》。他是从旁主持正义，助台谏官指斥宰相。充分表现了作者不计个人得失，力主正义的高尚品德。尤为难得的是在本文中历数了当时朝政的种种弊端，并且直接了当地指责了皇帝与臣下争胜，不辨何为“忠正”、何为“奸邪”，并要求宋仁宗学习成汤“不吝改过”，这无异于指责仁宗是昏君。宋朝有祖训，不杀大臣。但像这样直言不讳地指责皇帝，仍然不免要遭到其他形式的报复。欧阳修全然不顾这一切，这种“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此文逻辑性强，有说服力。

【原文】

臣闻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为治君，而常至于乱；莫不欲为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动于中则视听惑于外。视听惑，则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忠邪不分而是非错乱，则举国之臣皆可疑。

既尽疑其臣，则必自用其所见。夫以疑惑错乱之意而自用，则多失。失，则其国之忠臣，必以理而争之。争之不切，则人主之意难回；争之切，则激其君之怒心，而坚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争胜，于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①，希旨顺意②，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从而助之。夫为人主者，方与其臣争胜，而得顺意之人，乐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与之并力以拒忠臣。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无不乱，人主无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恶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恶治而好乱也，非恶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与下争胜也。使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则邪佞远而忠言入。忠言入则聪明不惑，而万事得其宜，使天下尊为明主，万世仰为治君，岂不臣主俱荣而乐哉？其与区区自执而与臣下争胜，用心益劳而事益惑者，相去远矣！臣闻《书》载仲虺称汤之德曰③："改过不吝。"又戒汤曰："自用则小④，"成汤，古之圣人也，不能无过，而能改过，此其所以为圣也。以汤之聪明，其所为不至于缪戾矣⑤，然仲虺犹戒其自用，则自古人主惟能改过而不敢自用，然后得为治君明主也。

【注释】

①邪佞：为人不正，善于花言巧语和献媚。

②希旨：专门看皇帝的旨意而决定自己的言行。希，即望。旨，是皇帝的诏谕。

③仲虺（hui 悔）：殷商开国君主成汤的左相。

④自用则小：语出《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意思是自以为是，必定

渺小。

⑤缪戾(li利):缪误乖张。

【译文】

据臣所知,自古以来凡拥有天下者,无不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达到天下大治的统治者,然而却常常搞得天下大乱;他们无不希望成为英明的统治者,而实际上却常常成为昏君。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就出在他们好疑而且自以为是。由于内生疑心,于是所见所闻外部世界的一切就都是歪曲的。所见所闻不符合实际,则必然不能区别忠正和奸邪,以至是非标准错乱。忠正与奸邪不分而且是非标准错乱,则觉得举国之臣皆可疑。既然怀疑他所有的臣下,那就只好根据自己所见行事。这样,依据疑惑错乱思想而自行其是,则必然多有失误。发生失误,其国家的忠臣必然要据理力争。如果争得不力,其君主就难以回心转意;争得坚决,则要激起其君主内心的愤怒,从而更促使他自行其是。由于君臣互不服气,于是善于花言巧语的那些奸臣得以乘隙而入。这些人善于投其所好,顺从君王的意向,既可以以是为非,也可以以非为是,只要是君王喜欢,他们就顺水推舟。作为统治者,当其正与臣下争执不下时,得到顺从自己意向的人,只对其能支持自己而感到高兴,忘了他们都是善于花言巧语的奸臣,于是又与这些人一道排斥忠臣。作为统治者,排斥忠臣而信任专会花言巧语的奸臣,天下不可能不乱,这样的统治者则不可能不成为昏君。自古以来,统治者的本意并非都厌恶忠臣而喜欢信用花言巧语的奸臣,并非都厌恶天下大治而喜欢大乱,并非都不愿作明君而愿作昏君。他们之所以不免如此,只是由于他们好生疑心、自行其是,而且常常与臣下争高低。如果统治者能胸怀宽阔而去除自己的疑心,并且不再自以为是,则就会远离奸臣的花言巧语,从而也就能听得进忠言。既然听得进忠言,就会变得聪明而不糊

涂，于是万事都会处理得当，从而这样的统治者就会被普天之下尊奉为“明主”，被万世敬仰为“治君”，岂不是臣下与君主一起都感到荣耀和欢乐吗？这样的统治者就与那些只知坚持己见与臣下争高低、劳心费神而又不能把事情办好的统治者大有区别了。据臣所知，《尚书》记载仲虺说汤的高尚品德是“改过不吝”。同时他又告诫汤王说：“自用则小”。成汤是上古的圣人，他都不可能没有过失，而是能改正过失。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成为圣人的原因。以成汤聪明，可以判断其所作所为并不至于荒唐，然而仲虺还是告诫他不要自以为是，这说明自古以来作为统治者只有善于改过而且不敢自行其是，然后才能成为天下大治的“治君”和“明主”。

【原文】

臣伏见宰臣陈执中①，自执政以来，不叶人望②，累有过恶，招致人言，而执中迁延，尚玷宰府③。陛下忧勤恭俭，仁爱宽慈，尧、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于治者久矣；而纪纲日坏④，政令日乖，国日益贫，民日益困，流民满野，滥官满朝，其亦何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罢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视听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谓宰相当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罢之。故宰相虽有大恶显过，而屈意以容之；彼虽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虽天灾水旱，饥民流离，死亡道路，皆不暇顾，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尔⑤。言事者何负于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事委一不学无识、谗邪很愎之执中而

甘心焉⑥。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损圣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图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今陛下用执中之意益坚，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胜于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将曰："执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动摇。"甚者，则诬言事者欲逐执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圣聪⑦，乐闻斯言之顺意，不复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执中益坚。夫以万乘之尊，与三数言事小臣角必胜之力，万一圣意必不可回，则言事者亦当知难而止矣。然天下之人与后世之议者，谓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为何如主也？

【注释】

①陈执中（公元990～1059年）：宋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人，字昭誉。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召拜参知政事，次年拜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为相八年，政绩无可称。被苏轼目为"俗吏"。

②不叶（xiè 协）：即不合。

③玷（diàn 店）：使之蒙受耻辱。

④纪纲：亦作纲纪，指法纪、伦常。

⑤沮（jǔ 举）：阻止。

⑥谗邪：专说别人坏话的不正派的人。 很愎（bì 闭）：执拗，倔强。

⑦上忤（wǔ 午）圣聪：直接解释就是冒犯皇上灵敏的听觉。意思是说言事者所说的一切令皇帝感到不快。

【译文】

臣发现宰相陈执中自从执政以来不孚众望，屡次由于过失和恶行而招致众人非议，然而陈执中却不肯辞官，至今仍赖在宰相府，使宰府蒙受耻辱。陛下忧勤恭俭。仁爱宽慈。用心与尧、舜

相同。陛下有这样的用心，天下早就应当大治了。然而实际上却是法纪、朝纲日益败坏，政令越来越行不通，国家越来越贫穷，人民越来越困苦，到处是流民，满朝是滥官，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都是由于所用的宰相不是适当人选。近年以来宰相多由于自己的过失受谏官非议而去职，陛下不但不认识到宰相用非其人，反而怀疑是谏官专门好驱逐宰相。疑心一旦产生，所见所闻就多有歪曲，于是就形成了自行其是的心理，觉得宰相应当由君主自行决定其去留，不能因为谏官所言就将其罢免。于是宰相虽然有很大的恶行及明显的过失，也还是要屈意相容忍；他们虽然诚惶诚恐自行要求去职，而皇帝还是屈意挽留。即使发生天灾水旱，饥民流离失所，死在流亡的道路上，皇帝对他们也无暇顾及，而仍然是屈意依靠宰相。这并非是由于其他缘故，而只是为了使谏官感到沮丧而已。谏官到底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呢？以至于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顾人们议论，心甘情愿地将天下事交给一个不学无术、缺乏见识、惯于中伤他人而又刚愎自用的陈执中呢？谏官言事，本来是为了帮助陛下，结果反倒使圣德多受损害。如今陛下重用陈执中的意向更坚决了，而谏官们对他的攻击也更加厉害。在这种情况下，陛下所考虑的是如何胜过言事的谏官。于是邪恶而且善于花言巧语的的奸臣们就得以乘隙而入。其中一定有善于迎合陛下之意的，这样的奸臣将会说："执中是宰相，不能因为小事就将其驱逐，不能让小臣动摇宰相。"更有甚者则诬指言事的谏官是要驱逐陈执中而另外引用他人。如今陛下怕的是言事的谏官们冒犯圣上聪明，而乐于听到这样顺随自己心意的言论，因此看不到他们是邪恶而专善花言巧语的奸臣，故对他们信得过，而对言事的谏官则更坚决地加以拒绝，对陈执中则更坚决地加以重用。陛下以万乘之尊与三几个言事的小臣一决胜负。万一陛下的意向一定不可改变，言事的谏官们也会知难而止了。然而普天之下的人民及后世的议论必将会说陛下拒

绝忠臣、包庇愚相，他们将会认为陛下是怎样一个皇帝呢？

【原文】

前日御史论梁适罪恶[1]，陛下赫怒，空台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复敢论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权臣之祸，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爱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恶之，拒之绝之。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2]，除改差缪[3]，取笑中外，家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4]，陛下爱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聪明，群臣善恶无不照见，不应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尔。执中不知廉耻，复出视事，此不足论。陛下岂忍因执中上累圣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于明时也？臣愿陛下廓然回心，释去疑虑，察言事者之忠，知执中之过恶，悟用人之非，法成汤改过之圣。遵仲虺自用之戒，尽以御史前后章疏出付外廷议，正执中之过恶，罢其政事，别用贤材，以康时务，以拯斯民，以全圣德。则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5]，职在论思[6]，意切言狂，罪当万死。

【注释】

①梁适（公元1001～1070年）：宋东平（今属山东）人，字仲贤，翰林学士梁颢之子。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为枢密副使，三年参知政事，五年拜相。他通晓法令，临事有胆力，但心术不正，故受到士大夫们的攻击。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罢知郑州。

②挟（xié 协）情：凭自己的感情。

③除改：拜官受职及变更官吏的职务。

④愎戾(bì lì 闭利):执拗暴戾。

⑤叨(tāo 掏):受到(好处)。

⑥职在论思:亦即处在谏官的职务上。思,语助词。

【译文】

不久之前,御史台的官员们论述梁适的罪恶,陛下赫然而怒,将御史台的官员驱逐一空。然而如今御史台的官员们又再次敢于议论宰相,他们不回避陛下雷霆万钧的天威,不惧怕权臣的陷害。这才是最忠的忠臣。他们舍身忘死而爱陛下,陛下对他们却是既嫉恨又厌恶,百般加以拒绝。陈执中身为宰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一起陷于一贫如洗的穷困状态。同时他又不学无术,无知无识,爱憎专凭个人好恶,委任官职更是荒谬绝伦,以致取笑于朝廷内外。他的家风也很败坏、恶劣,到处都有所闻。他专会阿谀奉承,见风转舵,迎合皇帝的意思。这是一个对上谄媚、对下傲慢、刚愎暴戾的臣子,陛下反而对他既爱护又重视,不舍得将其赶走。陛下有超群的智慧,无比聪明,群臣谁善、谁恶,无不看在眼里,因此本不应是非颠倒到如此地步。这都是由于言事的谏官们过于操切,以至激成陛下对他们心生疑惑。陈执中不知廉耻,在遭到谏官弹劾之后仍出来管朝廷上的事,这本不足论。难道陛下就忍心让陈执中连累了圣上的大恩大德,使忠臣及正直人士在当今这样一个开明的时代都卷起舌头不敢说话吗?臣希望陛下能立即回心转意,解除心中的疑虑,认识到言事者是出于忠心,了解陈执中的过恶,醒悟到用人确有不当,并且效法成汤善于改过的圣明,遵循仲虺关于"自用则小"的告诫,将御史台官员们前前后后所上的奏章全都交给外廷大臣们评议,从而纠正陈执中的过恶,罢免其主管政事的宰相之职,另选有才能的人士担任此职,以便使时务得以走上健康道路,使百姓得以被拯救;使圣上的大恩大德得以保全,如此则是天下的大幸。臣身受恩

遇，并且担任言事议论的谏官之职，心意急切，出言或有不逊，罪当万死。

李锡厚　译注

上皇帝书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这是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2月任开封府推官时，上给神宗皇帝的一道长篇奏书，或称《万言书上神宗皇帝》。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主持推行新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次年升为宰相。在全国上下全面推行新法。新法虽得到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但反对新法的势力也很强，苏轼的这篇奏书，堪称为反对新法的一篇代表作。文章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重点是在结人心这个问题上。苏轼要神宗结人心，主要是指责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措施，都是失人心之举，应该废除，只有这样才能收笼天下人的心。厚风俗主要是在用人上提出要用老成持重的人，不要登用“巧进勇锐”之人，使一些投机分子得势，以此来保持社会风俗的淳厚。存纪纲是指尊重谏官的言事制度。宋朝建国以来，不罪谏官，是抑制奸妄人弄权误国的重要措施，谏官是国家纪纲的维护者，皇帝应予以尊重。

王安石的新法，本意是在利国利民，实施中确也收到一些效果。但由于是封建社会中的改革，各方阻力大，加之用人不当，以致使一些利民政策反成了害民措施，苏轼在这篇奏书中所指的问题，有些确是事实。但他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对新法加以全面否定，当然是错误的。苏轼抓住新法中的不足，且从“结人心”这样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来打动神宗皇帝，就比一般就某个问题的奏书站得高。再加上他在奏书中熟练地征引古今典故，行文气势磅博，就很具煽动力。

【原文】

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①，言买灯事②。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③，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④，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⑤，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⑥；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以上总起）

【注释】

①封章：将上奏皇帝的奏书加上封缄，不让他人知，又称“密疏”。

②言买灯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朝廷下文让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多个，时任开封府推官的苏轼上书认为此只仅供“两宫之欢”，而影响不好，要求停办。神宗于是下令停止。

③席藁私室：在家等待接受惩罚。《汉书·荆燕吴传》吴王刘濞兵败后，“胶西王徒跣，席藁，饮水，谢太后。”

④智出天下：智慧高出天下人。

⑤刑措：刑罚置之不用。措，置。

⑥“盖未信而谏”二句：出自《论语·子张》，子夏语。

【译文】

我近来没有度量自己的愚笨微贱的身份，妄上加封缄的奏章，阻止买灯的事情。自知冒犯了天威，是不可赦免的大罪，坐在家的草席上，等待着接受斧钺的刑罚。但是侧耳听消息已过了十天，惩罪的命令还没有到来，询问官府执事人员，则告诉买灯的事很快就停止了。这才知道陛下您不独赦免了我的罪过，还听从了我的建议，惊喜之情超过了我的期望，以至于感激而哭泣。这是为什么呢？不吝啬过错而加以改正，从善如流，这是尧、舜、禹、汤这些大圣人都觉得勉为其难而要努力去做的，更是秦、汉以来所绝无仅有的！想那买灯这样微小的过失，哪能有损皇上您如日月的光明？然而陛下却翻然更改命令，不超过一刻的时间。这就是所称的智慧超过天下的人，却听取最愚笨人的讲话；威势达到四海之内，却屈身于普通的人。我现在知道了陛下，可以达到尧、舜的品德。可以成就汤、武的功业，可以实施富民的政策而使刑罚措置不用，可以使军队强大而降伏戎虏。有这样的国君，那能忍心辜负呢？只有应当披露心腹，置生死于度外，竭尽所能达到的去做，不知道其他什么事。当时我也知道天下的事还有比买灯更重要的，却独以这一件区区小事先上奏，乃是遵照古人所

讲：没有被信用就进谏言，是圣人也不会赞同的；交谊浅就讲话直率，是君子所禁忌的。于是尝试着谈论这件小事，而大的事要等待有恰当时机然后才讲的。现在陛下果然赦免我而不诛杀，那就是已经准许我了。准许讲话而不说，臣下就有罪了，所以愿意全部讲出来。我所想要讲的只有三句话：愿陛下收结人心，淳厚风俗，保存纪纲罢了。

【原文】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伏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①："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②，"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③，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④，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灾也⑤。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乎？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⑥，赂伯石以安巨室⑦，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⑧："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⑨。"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⑩；车裂以徇⑪，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

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12]；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13]。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人之所乐，则国以乂安[14]；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15]。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以上总言结人心）

【注释】

①《书》：指《尚书·五子之歌》。

②凛：应为"懔"字之误。内心恐惧。 驭：驾。 驭六马：驾六匹马拉的车。

③"故天下"句：《说文》云"王，天下所归往也。"这是用往、王叠韵解字。

④膏：照明用的油脂。

⑤逭（huàn 换）：避免，逃避。

⑥"昔子产"句：见《左传·襄公十年》。郑子孔执政，"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子产请焚载书，说"众怒难犯"，于是将书烧掉，众人才安定下来。

⑦"赂伯石"句：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执国政，有事要伯石去办，伯石请求先给他封邑才去做事。子太叔不同意，子产说："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于是给伯石一个邑。大即巨室，大家族。

⑧孔子亦曰：下引二句语出《论语·子张》，为子夏语。故《苏东坡全集》等书作："子夏曰"。

⑨厉己：虐待自己。己，此指民众。

⑩诸侯不纳：秦孝公死，秦惠王立，被商鞅惩罚过的惠王老师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谋反，惠王下令捕捉他。商鞅逃往魏国，魏国不接纳他，想到其他国家去，魏国不让他通过，只得返回秦国。

⑪车裂以徇：商鞅返回秦用亲信攻击郑地（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秦惠王车裂以示众。

⑫“宋襄公“二句：语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他不听司马子鱼的劝告在楚军正渡河及渡河后未排好阵时发起攻击，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比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结果大败，自己受重伤，不久也因伤重而死去。

⑬“田常”二句：春秋时期齐国国君简公加重对人民的剥削，田常为相，他私家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回，以收买人心。齐国人编着歌唱道：“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即田常)”。田氏由是强大，后终于取代姜姓的齐国。

⑭“谢安”三句：《晋书·谢安传》东晋桓氏为大族，桓冲死后，荆州、江州刺史皆空缺，有人建议由谢安子谢玄代任。谢安认为如此则父子都担任要职，担心引起皇帝怀疑。又怕桓氏因失掉此二州的官位不满；桓石虔骁勇难制为患，于是“乃以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使，桓石虔为豫州刺史”。这样“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其任。”此即谢安用“诸桓”。　乂安：又作“艾安”，太平无事。

⑮“庾亮”三句：《晋书·庾亮传》东晋成帝(公元326～342年在位)时，历阳内史苏峻，怀有骄上反叛之心，时庾亮任给事中、中书令执政。他知苏峻有叛乱的野心，乃征召他入朝任大司农。众官均反对，庾亮不听。苏峻不听召，起兵反叛。庾亮帅军讨伐，结果兵败庾亮只得逃奔寻阳。

【译文】

世上没有人是没有所依靠的。作为人臣的依靠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调动小民百姓；依靠陛下的法规，所以能够战胜降伏强暴。至于作为人主所依靠是什么呢?《尚书》中说：“我面临亿万百姓，心中恐惧得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着六匹马拉的车。”这是说天下没有比人主更危险的了。百姓听从您，他们就成为国君的臣民，不听从就成为仇敌，听从与不听从之间，不容许有毫厘的差异。所以说天下人所归往的就称为王。人各有心不听从于上则称为独夫。从此可见，人主他所依靠的，只有人心罢了。人心对于人主，就像树要有根，就像灯要有油，就像鱼需要水，就像农民需要有土地，就像商人需要有货币一样。树没有根就会枯萎，灯没有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亡，农民没有土地就会挨饿，商人

没有货币就会贫穷，人主失去人心就会亡国，这是必然的道理，是不能够逃避的灾祸。这很可畏惧的事，从古以来就是如此。若不是喜欢灾祸高兴亡国，精神失常，谁又敢于随心所欲，轻易去触犯人心的呢？从前子产焚烧写有按次序升官、掌权的文书以消除众人的怨言，行赂伯石采邑用来安定大族，认为众怒是难于违抗的，只顾个人的欲望难于成功。因而子夏也说："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后再使用他们，没有取得信任就使用，人们便会以为在奴役自己。"只有商鞅变法时，不顾别人的议论，虽然能够很快使秦国富强起来，也因此召来天下人的怨恨，使秦国的人只知道追逐物质利益而不知道礼义，只见到刑罚的威逼不见到道德的增进。秦国虽然得了天下，可是马上就灭亡了。至于商鞅自己，也最终不能幸免于难，他负罪逃走，诸侯都不容纳他，终被车裂而死，可是秦国却没有人为他悲伤。君臣之间相处，哪里能够希望这样呢？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之师作战，但是他失掉国人的支持故受伤而死，田常收买人心的作法虽然不道义，他却得到民众的拥戴而强大起来。所以君子还没有讲到作事是对还是不对之前，先要观察人心的向背。东晋时谢安任用桓氏诸人未必是对的，然而大家乐于这样作，所以国家由此平安无事；庾亮召苏峻回朝任大司农的作法未必不对，然而情势不允许他这样作，所以反而遭遇危险受到屈辱。从古时直到现在，没有随和平易与众人同心而不平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

【原文】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①。经今百年，未尝阙事②。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司③。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④；使者四十余辈，分行

营干于外[5]。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于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6]，商贾不行，物价腾踊[7]。近自淮甸[8]，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9]，议置监官[10]，夔路深山[11]，当行酒禁[12]，拘收僧尼常住[13]，减克兵吏廪禄[14]，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15]，斯言一出，民且狼顾[16]。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士皆虚浮？孔子曰[17]："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18]："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19]，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20]，市列千金以购人[21]，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22]，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23]，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而召和气[24]，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

中书[25]，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以上论制置三司条例司）

【注释】

①三司使副判官：北宋官职名。北宋最高财政机构为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每司有使、副使、判官分掌三司事务。

②阙：即缺，失误。

③制置三司条例司：北宋官署名。宋神宗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设立此机构主持变法的机关，筹划与制定新的财政经济政策、改革旧法、颁布新法，由王安石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兼领其事。

④“六七少年”二句：“制置三司条例司”除王安石、陈升之外，任用一些新进的人办事，如吕惠卿等，苏轼弟苏辙也曾在其中任“检详文字”的工作，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而辞去。

⑤“使者”二句：为了推行新法，中央派出特别使者往各地巡行督察推行情况。据《宋史·王安石传》载，新法颁行后，“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⑥“谓执政”句：“天子之宰”指王安石。王安石变法，主要是有关经济方面的措施，故称为“治财”。苏轼认为宋代理财的职权在三司，宰相不应具体参予其事。

⑦腾踊：指物价飞涨。

⑧淮甸：淮河两岸，甸，通“淀”，指泥沙沉下的河岸地区。

⑨正店：大的店铺。

⑩监官：监督的官吏。

⑪夔路：即夔州路，辖境约当今四川东南部，贵州东部地区。

⑫酒禁：禁止私人贩卖酒的禁令。

⑬常住：指和尚尼姑常住的寺庙尼庵。

⑭廪禄：口粮和俸禄。

⑮肉刑：指黥、刖、宫等伤残支体的刑罚。

⑯狼顾：犹疑不定。狼惧遭袭击，在行走时常回头观望。

⑰孔子曰：下引二句语出《论语·卫灵公》。

⑱又曰：下句引文语出《论语·子路》。

⑲讳：避，回避。

⑳喙（hui 会）：本指鸟嘴，此借指人的嘴。

㉑购人：收买人心，以求人相信自己的言行。

㉒林薮：山林和沼泽地。

㉓网罟（gǔ 古）：捕鱼的网。罟，为捕网的总名，网罟连用，是同义相叠，以足语气。

㉔慝（tè 特）：奸私，邪恶。

㉕中书：官署名。全称为中书门下，俗称中书门下省，本名政事堂。在朝堂之西，为宰相议事处。皇城外另有中书省与门下省，各自处理本省日常事务。

【译文】

现在陛下也知道人心不高兴。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与不贤，都说祖宗以来，治理财政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及判官的事，经历百年来，还没有过失误的事。现今无故又创建一个司，称作“制置三司条例”。引进六七位少年人，日夜在里面策划；派出使者四十多人，分别巡行经营于各地。制造起宏大的声势，百姓确实吃惊怀疑；创立的法规新奇，官吏们都感到惶恐疑惑。贤良的人就要求他们有个说法，却得不到，未免感到忧虑；小人就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朝廷，于是就以此进行诽谤。说什么陛下作为至尊为万乘之主却讲求财利，说什么作为天子的宰相却治理财政，于是商人停止交易活动，物价飞涨。近处从淮水两岸，远的达到川蜀地区，众口嘈杂流传，有上百种说法。或者说京师大的店铺内，议论着设置监督的官吏，像夔州路这样的深山地区，也应该实行禁止私人卖酒，要拘留和尚尼姑收回他们常住的寺庵，要减少克扣士兵、官吏的口粮和薪饷，如此种种，不可尽言。更有离

奇的传说是以为打算恢复古代的肉刑，此种传说一出来，百姓们都惊恐不定。陛下与两三位大臣，也听到这些话了，然而却不去理会它，只是说："我没有这种事，又没有这种想法，还怕人家说吗？"那人们的传说虽然不一定都是事实，然而使人怀疑有些近似的行为就能够招来诽谤。有人很贪财，然后别人才会怀疑他偷窃；有人很好色，然后别人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在没有设置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时，却没有出现上述这些谤言，哪能去年这些人都忠厚而今年的士大夫都虚浮起来了呢？孔子说："工匠打算把他的活做好，就必先使他的工具锋利。"又说："必须做的是正名啊！"现在陛下手拿着工具却避讳谈论做工的事，有做工的名声却推辞说没有做工的用意，虽然你在每家放上一张嘴去替自己辨解，在市场上悬赏数千金来买通人心，人们也一定不相信，诽谤的声音也不会停止。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一个追求财利的名称；那其中的六七位少年人和四十余位使者，是求财利的工具。驱赶鹰犬奔赴山林沼泽中去，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把鹰犬放掉而让野兽自己驯顺。拿着鱼网进入江湖中，却对人说："我不是捕鱼。"不如扔掉鱼网，人就自会相信你的说法。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和邪恶而召致和气，恢复人心而安定国家的根本，就没有比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措施了！陛下之所以创立这个司，不过是用它来兴利除害罢了。倘若撤销它后利不兴，害不除，那就不要撤销；若撤销它而天下的人高兴，人心安定，利兴害除，没有什么不好的事，那何苦而不撤销呢？陛下打算清除积沉下来的弊病而建立法规，一定要让宰相很认真的讨论后才施行。行事若不由中书省发出，那就是乱世的法规。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哪能这样作呢？如果要遵循立法必须由中书省，认真讨论必定经由宰相，那么这个司的设置，不就是多余且没有名目的了吗？

【原文】

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1]；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2]。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3]；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4]，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5]，磨以岁月[6]，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7]："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8]："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9]："谋及卿士[10]，至于庶人，合时大同[11]，乃底元吉[12]；若逆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13]"。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14]，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15]，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16]，祠部度五千余人耳[17]。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以上言谋事贵于无迹）

【注释】

①"汉之文"二句：汉文帝、汉景帝的《本纪》中没有值得书写的事。意即此二帝只守祖宗法制，不创意立新以挠民。

②"唐之房"二句：唐朝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的传中没有功绩可以记载。　房玄龄（公元579～648年）：唐初大臣，字乔，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公元585～630年）：唐初大臣，字克明，唐太宗时任尚书右仆射。

③与：心许，赞同。下同。

④漕运使副：即转运使及副使的别称。宋初设随军转运使，水陆计度转运使供办军需。宋太宗以后，转运使渐成各路长官，负责一路全部或部分财赋，监察各州官吏，并将官吏的违法、民生疾苦情况上报朝廷。除转运使外，还有同转运使、副使、判官等名目。

⑤孜孜讲求：努力不倦地教诲、追求。

⑥磨：消耗。此指经历，经过。

⑦孟子有言：下引文出自《孟子·尽心上》。

⑧孔子曰：下引二句出自《论语·子路》。

⑨《书》：指《尚书·洪范》。

⑩谋：商议。 卿士：卿和士人。卿是商周时最高的爵位，执政大臣。

⑪合时大同：指卿士及庶人的意见都一致时就称为大同。

⑫底：极，尽，十分。表示程度的副词。 元吉：大吉。

⑬静：安静，不行动。 作：指行动。

⑭"今自宰相"二句：由于对王安石的新法不满，当时朝中大臣富弼（宰相）、曾公亮等都提出辞呈而免官。

⑮宵旰（gàn 赣）：宵衣旰食的简称。旧时用来称颂帝王勤于政事。宵衣，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旰食，很晚才进食。旰，晚。

⑯内帑：国库内的钱。 缗：量词，计算铜钱的单位。一千钱为一缗。缗，本是穿钱的绳索。

⑰祠部：官署名。属礼部，北宋前期，设判部事一员，主管祠祭、国忌、休假日期、各州僧、道、尼等宗教事务。

【译文】

有智慧的人所要做的事，贵于没有形迹。汉朝的文帝、景帝，在他们的《本纪》里没有多少事可写的；唐朝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在他们的传记里没有可以记载的功绩。然而天下人讲治理国家的，都称赞汉文帝、汉景帝；讲贤能的，都称赞房玄龄、杜如晦。这大致是他们的事业已经建立而却不见到做事的形迹，功绩已完成别人却不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战功。"

哪只是用兵如此呢？做事没有不是这样的。现在打算做的事，还没有获得万分之一的成果，然而形迹却满布于天下，已经像泥潭中的斗兽，这也可称作拙劣的计谋了。陛下若诚心打算使国家富裕，选择好三司的官吏属员和各路的转运正副使的人，而陛下同两三位大臣，努力不断地加以教诲，经历一定的岁月，那积弊就会自然去掉而人们却不知道。但是要担心确立这种作法意志不坚定，中途废止。孟子有话说："那些进得快的退下来也快。"假若有始有终，自然会慢慢转变，十年以后，什么事业不能建立起来？孔子曾说："想要快就会达不到要求，只见到小的利益那大事就办不成。"假若孔子不是圣人，那这话也不可能有用。《尚书》中说："要征询卿士，甚至于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他们的意见都相合时就称作大同，这就是真正的大吉大利；倘若反对的多而赞同的是少数，那就是安静就吉利，要做什么事就凶险。"现在从宰相这样的大臣，既然都辞官不干，那外边的议论断然也是可以推知的。宰相，只是他人的一个臣子，都不想被这种事来玷污自己，而陛下您哪能独自蒙受这种恶名而不推辞呢？这就不是我这愚笨的臣下所能知道的了！为推行新法君臣早起晚食，差不多已经一年了，然而富国的效验，茫茫然像捕捉风一样没有收获，只是光听到国库拿出数百万缗的钱，仅主管祭祀僧尼这样闲散的祠部估计也多到五千多人了。用这种方式来作为求富强的路门，那谁人不能做呢？

【原文】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①。汉武遣绣衣直指②，桓帝遣八使③，皆以守宰狼籍④，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⑤，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

齐[6]，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7]，以为此等朝辞禁门[8]，情态即异，暮宿州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烦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9]，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10]，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11]，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12]，以主为客[13]，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14]，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15]，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16]。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17]。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意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以上论遣使）

【注释】

①令典：善典，好的法令。

②“汉武”句：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泰山、琅玡地区徐勃等起事，攻城掠地，道路不通，于是派遣直指使者暴胜等穿着绣有花纹的衣服，拿着皇帝颁发的刑器斧钺全权处理一方事务，捕杀起事的人。 绣衣：绣有花纹的衣。 直指：《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服虔说：“指事而行，无阿私也。”见《汉书·武帝纪》及《王訢传》。

③“桓帝”句：据《后汉书·顺帝纪》载，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八月丁

卯，“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此“桓帝”《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作“顺帝”，应是。

④守宰：郡守太宰。汉时称郡守，宋称太宰，故有是称。　狼籍：纵横散乱。

⑤宋文帝：宋文帝，名刘义隆，刘裕第三子，在位三十年（公元424～453年）。宋文帝时“政平讼理，朝野悦睦”，“内清外晏，四海谧如”，后言治绩者，多以“元嘉（宋文帝年号）为言”（见《宋书·文帝纪》，《南史》卷二《文帝本纪》）。

⑥萧齐：指南齐，南齐为萧道成在公元480年建立，因皇帝姓萧，故称萧齐。这是以姓称朝代的一种习惯用法，如称秦为嬴秦，汉朝为刘汉，唐朝为李唐，宋朝称赵宋，南朝宋为刘宋等。

⑦“景陵王”句：事见《南史》卷四十四《齐武帝诸子传》。景陵王，《南史》作“竟陵王”，南齐武帝萧颐次子。传中载：“宋元嘉中，凡事皆责成郡县，孝武（即齐武帝）后，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自此公役劳挠。高帝（南齐皇帝萧道成）践阼，子良陈之，请息其弊。”

⑧禁门：皇宫的门。此指从京城出发。

⑨“唐开元中 ”到“不敢异辞”十七句：事见《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四《宇文融传》。　开元：唐玄宗使用的年号之一，时29年（公元713～741年）。

⑩宇文融（？～约公元730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开元初累官至监察御史，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提出清理逃亡户口，置劝农官十人，并派摄御史二十九人分赴各地，清出客户八十余万和大量土地。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任宰相百日即被贬，病死途中。

⑪张说：唐大臣，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　杨玚（chàng 畅）：唐玄宗时任户部侍郎。

⑫希旨：迎合上面的心意。

⑬以主为客：客，流民。宇文融派使者清理流民客户，下面为了邀功，把非流民也谎报成流民。

⑭百官集议都省：宇文融的建议，遭百官反对，但玄宗支持，于是“集群臣大议，公卿雷同不敢异”。此非“惧融成势”而是惧皇帝的威势。

⑮均税宽恤：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曾遣使行均田免税，五年又

遣使分行天下，访问宽恤民力之事。

⑯人轻：指主事的人官职低。

⑰塞责：抵塞罪责。此意为弥补所任事的不足。责，责任。

【译文】

况且派遣使者横行州郡，本不是好的制度。汉武帝派遣绣衣直指使，汉顺帝派遣八位使者往行州县，都是由于地方官散乱不宗法，盗贼公开行动，出于没有办法，才行此下策。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与汉文帝、景帝时的政治相似，当时只是责成郡县治事，未曾派遣使者。及其到汉武帝时，由于郡县办事不得力，才开始命令御使台派使者前去督责，以至到南朝的萧齐，这种弊政一直没有革除。所以竟陵王子良多次上书急切地讲到这件事，以为这些人早上领命从朝廷上辞 行出来，各人的理解就马上不相同，晚上到达州县，作威作福任意胡为，驱赶强迫驿传官吏，屈辱州县长官，公私都遭受麻烦骚扰，民不聊生。唐朝的开元年间，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派遣裴宽等二十九人，都充作御史，分别到全国各地，清查逃亡户口，检查漏报土地。是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等大臣都认为不好，却相继被罢官。虽然清出了八十多万户，却都是州县官迎合上面的心意，将本地住户也作为逃亡来的客户，将少数说成多数。待到让百官会集到朝堂上议论，而公卿以下百官，害怕宇文融的威势，都不敢有异辞。陛下试取宇文融的传来读一下，观他的行为，所作的对还是不对。前不久实施均田免税宽恤民力，派出的使者前后相望，朝廷很快也觉得不好，而且天下至今对这事还加以非议。未曾经过几年，是非已十分清楚。我担心后来的人看我们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过去一样。况且那些所派遣的，尤其不合适：事情本来很少却派出很多人去，派出的人官职很低却权力很大。人的地位低而权力大，就会使人很不服气，甚至对他们加以侮辱怠慢生纠纷；事情少而

人员多，就会没有什么事做而必须生出事来交差。陛下虽然严厉下令防范，不准生事邀功，然而作为人主的臣下，事奉君主的常情是，不是听从他的表面命令而是承奉他的心意。现在朝廷的本意是喜欢兴功作事而不喜欢安静，喜欢相同的意见而不喜欢不同的意见，已经显示出了朝廷的心意是什么，谁又敢于不听从呢？我担心陛下的百姓，从此就没有安宁的岁月了！

【原文】

至于所行之事①，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②，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③："泾水一石④，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曰"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⑤，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⑥，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⑦，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⑧，所谓即鹿无虞⑨，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所擘画利害⑩，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⑪，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⑫。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⑬，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⑭，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

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15]，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以上论兴水利）

【注释】

①所行之事：指兴修水利。王安石新法中有农田水利法，于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主要内容是把垦田和兴修水利结合起来，奖励官民兴修河道，古陂池堰、开渠、疏浚黄河、汴河河道等。鼓励吏民自言可修复的水利工程，由州县实施，行之有效，按功利大小酬奖。农田水利由受利户出工料兴修，若工程浩大，准于常平、广惠仓的官钱斛内借支，同时让州县劝谕富户出钱借贷。水利法施行确有成果，截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全国共兴修水利10793处，受益民田361178顷，官田1915顷。

②汴水：古水名。又作“卞水”。汴水各朝名称和流经多有变化。本是从荥阳一带分黄河水出的狼汤渠（古鸿沟），再向东至开封，又自开封循汳水、获水至今江苏徐州市转入泗水一道。是当时中原通往东南的主要水运。隋代开通济渠，开封以东一段汴水不为运道所经，唐、宋时人又称通济渠的这一段为“汴河”，称原汴河这一段为“古汴河”。

③“秦人之歌”句：见《汉书·沟洫志》，指郑国渠、白渠二渠修成后，民得其利，故歌颂。禾黍，指粟（去皮称小米）和黍子，是北方旱作物。

④泾水：即泾河。渭水支流，在今陕西中部。原出宁夏六盘山东麓，东南经甘肃，到陕西高陵县境入渭，长451公里，上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入渭后与渭河的清水大有别，所谓“泾渭分明”，语即指此。

⑤陂（bēi杯）：圩岸，堤堰。

⑥“陛下遽信”二句：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闰十一月，提举侯叔献称，开封府界夹汴河公私废田，乞置斗门，泄其余水开挖支渠引京索河水及三十六陂水灌溉，则环绕京城地区可得谷百万斛，于是任命侯叔献为提举开封府内水利事。

⑦帑廪：钱粮。

⑧凿空：过分追求，犹穿凿附空。

⑨即鹿无虞：语出《周易·屯》："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入舍，往吝。"本意为前往猎鹿却没有掌田猎的虞官，只好空走一趟。即，就。虞：虞人、虞官。此指作事如果条件不具备而草率从事，就必然徒劳无功。

⑩擘（bò 薄）画：亦作擘划。筹划，安排。

⑪格沮：阻止，废弃。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下诏，妄有沮废并重行黜降。

⑫"若材力"四句：农田水利条例规定：言事人并籍定姓名，事件。候施行迄，随功利大小酬奖，其兴利大者，当议量材录用。对实施中用人上有较宽厚的处理，如工程大的县，若知县的才能不能领导兴修工程，"即许申奏对换，或别举官，或替下官。"这一规定也就是苏轼在文中指责的"罚轻"。

⑬诸色人：各种人。

⑭疏：粗疏。

⑮冒耕：冒名耕种，冒称祖产而耕种。

【译文】

至于所施行农田水利之事，路人皆知道它的困难，为什么呢？汴水浑浊，自有人生以来，不用此河水来种稻。秦地的人歌唱道："一石泾水中，含有泥沙数斗，用它来灌溉、用它来作肥料，使我的粟黍长得好"。何曾说："使我的粳稻长得好呢"？现在想筑堤堰使汴水清，种一万顷的稻，必须用一千顷的陂池水灌溉，一年泥沙淤积一次，三年就被沙泥淤满了。陛下轻于相信引汴灌田会获得大利的说法，立即派这人去观察地形，万一下面的官吏苟且顺从上面的心意，真的认为陛下有意兴修，如此，那就会造成上费钱粮，下误农时。河的堤坝一挖开，水就离开原来的河道乱流，到这时即使是把提议的人杀来吃了他的肉，对于受灾的百姓有什么补救呢？天下已太平很久了，人口和经济都得到发展，各地方剩下的财富，大致被完全利用了！现在只想着凿空寻访水

利，这就是所说要去打猎却没有虞人引路，那只是徒劳无益，还必定会招来大的烦恼和忧虑！凡是所筹划要兴修的水利工程，对筹划的人不问是什么人，水利修成后效益小的就随着事情的完成给以奖励，效益大的工程就量才录用他。若有官吏或个人阻拦，一并罢官降职，不得赦免复职。若主持工程的人才不能办理兴修的事，随时准许申奏请他人替换，如此赏可谓重，惩罚可谓轻。然而始终不讲各种人妄加申报，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调集人力施工，应当受到何种罪责？这样，那些巧妄庸录轻浮的奸人，从此都争着谈水利了。成功了就有赏赐可得，事情作坏了也不会受惩罚。官府虽然知道他们不行，但哪能随便将他们压着辞退掉呢？水利工程所在的地方，连老人小孩都追赶召集起来，面验能否使用，官吏兵丁所过之处，鸡犬都被虏劫一空。若不是十分明显难于修建，还是必须要动工。为什么呢？阻拦的罪重，而错误的兴修过失轻，人们都爱自己的身躯，形势所迫必然是这样。况且古时的陂池、废弃的堤堰，大多被近旁的人冒称己产耕种了，年月既已很久，已经形同自己的祖业田。若要恢复原状，必须完全追收回来，这样人心就会不稳，是十分不好的政策。又有那些喜欢告状之徒，心怀怨恨的人，妄说某处可以修池筑堤，把他所怨恨的人家田产规划在工程中而加以破坏；或者妄指别人的祖业田，作为公家的陂池，冒占田产的官司，必定比现在多一倍。我不知道本来很安定无事的朝廷，又何苦而行这农田水利之事呢？

【原文】

自古役人①，必用乡户②，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

郡雇役[3]，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4]，岷蜀之蹲鸱[5]，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埸[6]，以充衙前雇直[7]，虽有长役[8]，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9]。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10]，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11]，厢军五犯[12]，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13]，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14]，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立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嗟[15]，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16]，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17]。其说曰[18]："《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19]，宅不毛者有里布[20]。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21]！"此其所以借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

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22]。今世三大户之役[23]，自公卿以降，无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24]，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25]，必怨无疑！女户单丁[26]，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以上论雇役）

【注释】

①役：指为国家服劳役。古时每个成年男子，每年都要为国家服一定时期的劳役，称为徭役或差役，《礼记·王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郑注"治宫室、城郭道渠"。

②乡户：常住在本乡的人家。

③雇役：出钱雇人服役。宋代的徭役又称为职役、吏役。宋代基层政权乡、里、都等的头目及州县衙门的办事人员，均由民户充当，统称职役。分乡役、县役和州役。王安石变法措施之一的"免役法"中规定，服役人员不亲自服役，而改出钱由官府雇人充任。除原应服"职役"的人出钱外，坊郭户、官户、女户、单丁、未成年丁、寺观等六类户旧无差役的，也按户等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为防水旱灾年，又多取二分，称为"免役宽剩钱"。江浙一带数郡所行雇役，按苏轼上书的日期，当是新法试行阶段。

④燕、晋：河北、山西地区。

⑤蹲鸱（cún chi 存痴）：大芋头。因状似蹲伏的鸱鸟，故名。《史记·货殖列传》"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

⑥坊场：指官衙经营的酒坊、河流渡口。

⑦雇直：即雇值。雇人充役的工钱。

⑧长役：长期当差，长期在衙前充役。

⑨憔悴：困难，萎靡貌。

⑩厨传：供应过客食宿和车马的馆舍。

⑪禁军：北宋称正规军为禁军或禁兵。

⑫厢军：宋代对各州的镇兵称为厢军或厢兵，即地方武装。

⑬庸钱：雇人服役用的钱。庸，即佣，雇工。

⑭杨炎（公元727～781年）：唐代理财家。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曾任中书舍人、吏部侍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改革税制，废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 租庸调：国家向受课丁（人丁）征派的田租、力役、户调三种赋役的合称。源于北魏及隋代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度。租是指田租，庸是差役雇人钱，调是对各地土特产的征租制，随乡土所产缴纳，可以缴绫、绢、绉等丝织品，也可缴布，按户征收。

两税：是杨炎建议的税制改革，在唐德宗元年（公元780年）颁行。不分主客户，人成丁与否，以贫、富为差分等。将租庸调折合成钱，分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和青苗钱按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数额征收，夏税在六月，秋税在十一月缴纳。

⑮讟（dú 毒）：诽谤，怨言。

⑯坊郭等第：城镇居民的等级。坊郭，指城镇地区。等第，宋时将坊郭中居民按财产划分十等。第一等为最富户，第十等为极贫户。坊郭户的征收宅税和地税，此外还有一定的劳役。

⑰齐民：普通百姓。

⑱其说曰：下引文语出自《周礼·地官司徒·载师》。

⑲屋粟：孙治让说：田不毛者所出之粟，亦当依常税十一至十五之率，计亩征收其粟，以屋为井田之小成，故假以名耳。古井田制说之一云：夫三为屋，屋三为井。

⑳里布：即住宅税。里，居之地。布，钱。

㉑“而汉世”句：《汉书·昭帝纪》“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注：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 在戍边之调。

㉒“且一岁之戍”四句：见上引如淳注文。

㉓三大户之役：三倍于汉时大户的徭役。大户，指大家富户，高门贵族之家。

㉔故事：旧事，成例；旧日的典章制度。

㉕行此二者，指继行两税制，又增庸钱。

㉖女户：家中成年男子死去，只有成年妇女为门户者。 单丁：只有一个成年男子的户。

【译文】

自古供差役的人，必须使用居在乡中的农户，这就像吃的饭必须用五谷，穿的衣必须用丝麻，渡河必须用舟船，行路必须用牛马一样。虽然这中间或者有用别的东西替代，然而到底不是天下所能经常进行的。现在只是听说江浙之间，数郡内用钱雇人服役，却打算施行于全国。这就犹如看见燕、晋地区的枣粟，岷山蜀地的芋头，就打算抛弃五谷一样，哪有不困难的呢？又打算让官府卖掉所在地区的酒坊渡口地，用来充作衙前雇人的工钱，虽然是有乡户长期服役的人在，却没有给他们增加工钱。长期服役之人所得报酬既然很少，从此以后必定逐渐衰落，那州郡中的事务，困难的程度就可以知道了。士大夫们离别亲人，抛奔祖先坟墓，为此奔波于各地作官，他们在公事之余，也想获取欢乐，这是人最根本的感情。如果州郡凋弊太厉害，旅途驿舍萧条，这就像即将要灭亡之国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时期的美好景象。陛下如果真的顾虑到这一点，一定不肯实行雇役法。况且现在的法令没有比治军更严的了，军法中没有比惩治逃跑更厉害的了。禁军士兵三次犯逃跑罪，厢军士兵五次犯逃跑罪，一般都要处死，惩罚虽然如此严厉，而逃跑的士兵还是经常达到全军的一半。不知雇人服役，与厢军有什么差别？若有逃跑的，定他们什么罪？所定罪势必比逃跑的士兵要轻，那么他们逃跑的一定比现在的禁军、厢军还多，作他们的长官，不也是很难的吗？近来虽然颇使乡户雇人，但是所雇的人逃跑了，乡户还是要自己来服役。今天又打算在两税之外，另立一个科目，称之为庸钱，以作为官府雇人之资，则雇人的责任，官吏就应自己担任了。从杨炎废除租

庸调制改为两税法，取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应缴纳的赋税数目为基数，来确定两税的税额，则是租调与庸钱，两税已经兼有了。现在缴纳两税额不变，为何又收取庸钱？圣人立法，定要考虑到后世，哪能在两税之外又另立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贪得无厌的君主，以聚敛之臣为辅佐，雇庸的钱不免去，差役依旧照服，致使天下人怨恨，追究这种作法的来由，就一定会有被责骂的人。又打算让坊郭中各种等级的人，与乡户的劳役相等，品第高贵的人家，与普通百姓一样作事。他们说道："《周礼》中有，田不耕种的要出屋粟，住宅旁不种树的要出里布，而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去戍边的差役！"这就是他们的借口。古时候是官养百姓，现在却是百姓养官，分给他田不耕种，劝他们从事种田却不用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按户的征收，而那些人没有维持生活的办法，就去经商。古时的情势应该是这样，哪里叫什么役使他们？况且一年的戍边，不过三天，三天的雇佣费，它的钱是三百文。现在三倍于当时大户人家的差役，从公卿以下，都不能免除。这个费用哪止有三百钱呢？大致事情如果可以实行，不必一定都有成例，如果百姓不乐意，风俗有不合，纵然有经典明文记载，也对于消除百姓的怨恨没有帮助。若一定要实行上述两种措施，百姓必定怨恨无疑！女户单丁户，是天下的穷困人，古代的帝王首先要作的就是优恤他们，而现在陛下却首先打算役使他们，这些人若不是门户将要断绝而没有最后死尽，就是家有男孩还年幼。如果宽限他们数年，就成为丁壮而赴官府服役，他们会老死而埋没在官役中。陛下拥有四海的财富，忍心对他们不加以优恤吗？

【原文】

孟子曰①："始作俑者②，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③"，"用田赋④"，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⑤，自昔

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6]，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7]，朝廷既有著令[8]，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9]，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论议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10]，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11]，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12]，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13]，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坏民，虽悔何逮[14]？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15]，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16]，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17]？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

知[18]？今虽未至于斯，亦望陛下审听而已！（以上论青苗钱）

【注释】

①孟子曰：下引二句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②俑：陶塑人，用以代替人殉葬。

③作丘甲：见《春秋》成公元年。是春秋时鲁国对军赋的改革措施。对"作丘甲"的解释迄今无确解，范文澜认为"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不同于公田制农夫出同等的军赋"。（《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丘是古时井田单位，《周礼》中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丘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家。

④用田赋：使用按田地多少征收军赋的一种措施。事见《春秋》哀公十二年。

⑤青苗放钱：指王安石新法中的"青苗法"所贷出的钱。王安石的"青苗法"颁行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因对常平仓法进行改革，故又称常平新法。其法是：在夏秋农作物未熟之前，凡民户自愿请借粮的，即将所借粮食折成现钱付给，归还时让随税纳还。请求借钱的要五户以上结为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有物力户充甲头；估量人户物力以定借钱多少，如河北第五等户和客户不得超过一千五百文，第四等户三千，第三等户六千，第二等户一万（十贯），第一等户一万五千。归还时，需在原借数加纳二至三分利息钱。青苗钱在北宋初年曾在陕西实行过，到宋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1年）罢去，故下文说"昔有禁"。

⑥抑配：强制分配。依放青苗钱条例，"不愿请者不得抑配"。

⑦折兑：将粮折成钱兑付。

⑧著令：写成的法令，写在纸上的命令。

⑨"只如"二句：治平，北宋英宗使用的年号，用四年（公元1064～1067年）。拣刺义勇：挑选刺义勇。拣，挑选，选择。刺义勇，北宋乡兵之一。北宋时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按比例征民兵为义勇，在手背上刺字，故称"刺义勇"。农闲练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堡，官府发给米、钱。后改为甲保。

⑩均之邻保：平均归入邻近的保中。

⑪常平法：即指常平仓制。北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始设于京畿。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除边州郡外，全国普遍建立。是用来平准粮价的粮仓。作法是，各州按人口多少，留上供钱一、二万贯至二、三千贯为买进粮的本钱，每岁夏秋谷贱，增价收购，遇谷贵则减价卖出。也间或作荒年的救济粮用。

⑫常平官钱：指各州截留的买粮钱。

⑬收籴（dí 敌）：购进粮食。

⑭逮：及。

⑮臣顷在陕西：苏轼在中制科后，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授大理评事出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签判，至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方升迁回朝。

⑯希合取容：迎合讨上司高兴。

⑰"则山东"二句：《史记·秦本纪》载秦二世时，陈胜吴广等起义，使者将此事上报，二世听后将使者下狱。后使者回朝，二世询问情况，使者说那些盗贼只是鼠窃狗偷的行为，不用担忧。二世高兴，却因此而国亡。

⑱"南诏"二句：《新唐书·杨国忠传》载，南诏质子阎罗凤逃归，唐玄宗打算讨伐南诏。时杨国忠兼兵部尚书，推荐鲜于仲通为蜀郡长史，率兵六万征讨。战于泸川，全军覆没，只有仲通逃归。杨国忠隐瞒战败，还为鲜于仲通请记战功，唐朝由此边患不止。

【译文】

孟子说："开始制造陶俑殉葬的人，他将没有子孙吧！"《春秋》上特别记载"作丘甲"、"用田赋"，都是重视它开始成为百姓的祸患。青苗时放钱预买谷物的作法，从前就有禁令。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法令，今后每年都经常要施行，虽然说不准强制分配，然而在几代人以后，暴君污吏出来，陛下能够保证他们不实行强制分配吗？他日天下人怨恨它，国家的史书上却记载道：青苗钱是从陛下开始的，岂不可惜呢？况且东南地区买绢，本来用现钱，陕西地区的粮草，不准折成钱交纳，朝廷已经有明文规定，主管部门又常加以督察。然而买绢还是有折成盐付价的，粮草还是

有折成钱交纳的。由此可知青苗钱不准强迫分配的说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正如治平初年，选择刺义勇，当时下令安慰，明说这些人永久不戍边，写在简书上，就像盟约那样慎重。到现在才多久，说法已经动摇了。或者用他们去替换东军，或者打算用他们去抵换弓弩手，规定的难有保障，难道还不明显吗？纵然是这个法令一定能实行，真的不强行分配，考虑这中间愿意请贷钱的户，一定都是孤苦贫困不能过日子的人。家中若有富余的人，为何一定要同官家交易？这些孤苦贫困人还不上钱被官府鞭打过于急迫，接着就逃跑了。逃跑人家所留下的债务，就均摊给相邻的保中，这是形势所必然到达的境地，道理本来的含义。而且那常平仓作为一种法令，可说是十分完美了。所要掌握的少，而所施放的范围广大。假使有一个万家大小的邑，只有一千斛粮食，当谷价贵的时候，有一千斛粮食在市面上出卖，物价自然平稳。一处市场的物价平稳，一方的食物自然充足，就不会有拿着瓢去讨饭的弊病，就不会有里长催债奔跑的劳苦。现在若变成青苗钱，每家借一斛粮食，那么超过一千户的人家，怎样解救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仓法所定官府的钱，经常担心它太少，若将多余的粮谷全部收购，就没有钱借贷出去；若留下来充作借贷款，那收购的粮食能有多少呢？由此知常平仓、青苗钱，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如果破坏常平法来助成青苗钱，所损失的就会更多，官府亏了百姓跑了，即使后悔能来得及吗？我私下推想陛下想要考察青苗法的真实效果，就一定也要询问他人，所问的人知道陛下正打算用力去施行它，此人一定会说此法有利无害。以我的愚见，这种看法恐怕未必可靠。怎么知道呢？我以前在陕西任职，见到刺义勇管理各县事，我曾亲自前去，各地愁苦怨恨的百姓，哭声振动四野。当时奉命出使各地返回朝廷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充当刺义勇。迎合博取上司高兴的行为，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不然，那在秦朝末年崤山以东地区的盗贼，秦二世为何故没有察觉？

唐玄宗时同南诏战争的惨败，唐明皇是何故不知道？现在虽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还是希望陛下要审慎地倾听啊！

【原文】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宏羊之说①，买贱卖贵，谓之均输②。于是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③，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④，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⑤！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⑥。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⑦。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⑧，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⑨。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与之⑩！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以上论均输）

【注释】

①桑宏羊之说：宏，据《汉书》应作“弘”字。桑弘羊在汉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他提出盐铁酒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商品。

②均输：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大司农中丞桑弘羊的建议下推行。其法是：将各郡及诸侯缴纳的贡物（土特产），按当地商人在丰年中贩运这些土特产出境时的最低价，折算成货币，交给当地均输官。均输官将其中一部分运往京城供官需，将余下部分交平准官发卖。运往京师后的剩余部分则运往价格较高地区出售，有时将所得钱转买当地土特产品运往他地出售。以控制运销，增加收入。

③孝昭：即汉昭帝。

④霍光：西汉大臣，霍去病的异母弟。汉武帝临终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望侯，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同受诏，辅助少主汉昭帝。后与上官桀、桑弘羊不合。汉昭帝元始六年（公元81年）诏议盐铁时，桑弘羊的均输法受指责，当时霍光秉政，盐铁会议后，均输法就废弛不行。

⑤“不意今者”句：王安石新法有“均输法”，是仿效桑弘羊、唐刘晏所行加以变通的均输法。宋代赋役极重，所征收部分实物常不是当地所产，需用高价购置输纳，且各地不顾年成丰歉，照陈规收税，使百姓深感痛苦，而商贾获暴利。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颁行均输法，其法是：授权总管六路和茶、盐、矾、酒税的发运使，根据库藏和收支情况，凡朝廷所需货物，可动用国库拨款并移用六路财赋，尽量在价廉处或近地收购，存储备用；荒歉时作应变措施同丰收区相调剂。既可节省购价和运费，减轻平民负担，又使国库充实，国家并具有调剂供需，平抑物价的权力。苏轼批评它是“与商贾争利”，未必确。

⑥变易：变卖交易。

⑦直：即“值”。　取值：即收取所卖的钱。

⑧倍称之息：一倍的利息。

⑨弊复如前：货物价格贵的弊端又像买进时一样贵，弊，指价格高。

⑩“乃捐五百万”句：为推行均输法，国家拿出“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作为起动之资（《宋史·食货下八》）。

【译文】

从前汉武帝时，财力匮乏枯竭，采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的说法，买贱卖贵，称之为均输。于是造成商人停业，盗贼滋生猖獗，

差一点引起国家大乱。汉昭帝即位后，学者们纷纷指责桑弘羊的主张，霍光顺应百姓的要求，从而加以取消，天下人的心才归向朝廷，于是才没有发生事故。想不到现在这个意见再次兴起！立法开始的时期，它的说法尚不完备，只是说从贵的地方到贱的地方去买，用近地的货物代替远处的货物。可是国家为了推行此法却要广泛地设置官及属员，多拿出库存的钱，这样巨商大贾，都会怀疑而不敢动，认为虽然没有明白地说进行贩卖活动，然而却已经准许均输官进行变卖交易。变卖交易既然进行，而不同商贾争利的事，还没有听说过！那商贾活动的事，是十分曲折很难进行的。它们进时，要在货物到手前付给货主钱；它们卖出时，人家把货运走后才能拿到货钱。多方面相互帮助，婉转曲折沟通，一倍的利息，是这样才得到的。现在官府买进这些货物，必须先设置官吏，帐册口粮俸禄的开销，出支的费用已经很多。不是质量好的货物不买，不行贿就不能成交，因此官家购买的价格，一定比商人贵。等到出卖货物时，它的价格也比普通商人要贵。要获取商贾那样的利润，有什么缘故得到呢？朝廷不懂得考虑这方面，就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笔钱一拿出去，恐怕就不可能收回来。纵使这中间稍微有一些收入，而与征收商人的税额相比，损失的一定要多得多。现今有位替他主人牧牛羊的人，不报告他的主人，用一头牛去换回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却隐瞒不说；得到五只羊，则说成是他的功绩。陛下认为破坏常平仓制而论青苗法的功绩，亏损商人的税收而获取均输法的利益，与用牛换羊的事有什么不同呢？

【原文】

陛下天机洞照①，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②，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

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3]，无出汉高[4]，郦生谋挠楚权[5]，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6]，吐哺而骂曰[7]："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8]？适足以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9]，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10]，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结人心止此）

【注释】

①天机：禀赋，人的天赋灵性。　洞照：洞悉，洞察。

②庶几：也许可以，表希望之辞。

③"古之英主"至"趣销印"十句，见《史记·留侯世家》。

④汉高：汉高祖刘邦。

⑤郦生：郦食其。　挠楚权；挠乱楚王项羽的力量。楚，指项羽。权，此指力量。

⑥留侯：张良。

⑦吐哺：吐出口中的食物，形容急切。

⑧累：连累，带累，使受害。

⑨"议者"二句：语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是商鞅说秦孝公变法时用的语言。

⑩徇高论：曲从高雅的议论。徇，曲从。

【译文】

陛下天赋灵性洞察一切，圣明的韬略就如神一样。这件事十分明白，哪有不知道的呢！那必定是说已经施行的事，不想中途改变它，担心天下人会认为坚守道德前后不一，用人不终，所以保留一些年月，也许万一有成功的希望。我私下认为这是不对的。古代英明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了，当郦食其替他计划挠乱项羽的力量，打算恢复六国子孙的王位。汉高祖听后说："好！赶快去刻印！"等到听了张良的话后，马上将口中的食物吐出来大骂郦食其，并下令道："赶快把印销毁！"那称赞说好没有多久，接着加以辱骂，刻了印又销毁印，有点像儿戏，这哪里曾连累汉高祖的知人之明呢？却正足以说明圣人"无我"的品德。陛下认为可以实行就实行它，知道了不可以就罢去它，至圣至明的君主，也不会超过这样。议论的人必定会说百姓只可同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难与他们谋虑开始的事，所以劝陛下要坚定执着不要顾虑，期待着您必定施行。这就是战国时期那些贪图功利的人，冒着风险以求侥幸获利的理论，陛下如果相信而采用它，那就是曲从高雅的议论而违反最明显的实情，守着空虚的名声却请来实在的灾祸，恐怕还没有等到享受成功的快乐，怨恨却已起来了。我所希望收结人心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1]？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

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必以此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2]；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3]；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4]；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5]；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6]。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7]；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8]。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9]，强如秦[10]，西取灵武[11]，北取燕蓟[12]，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13]，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14]，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15]，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16]，迟吐纳之效[17]，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18]，根本已空，僵仆无日[19]。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以上言培养国脉不在富强）

【注释】

①历数：帝王继承的次第。历数本义为推算岁时节候的次序，古人迷信，以为帝位的继承，与天象运行的次序相应。

②“齐，至强也”三句：见《汉书·地理志》：“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

③“卫，至弱也”三句：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卫

国，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④"吴破楚"二句：事见《左传·哀公元年》。当吴破楚时，派人召陈国，陈怀公召集国人问道，愿从楚的往右边站，从吴的往左边站。逢滑当中而进，云"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陈国终未听从吴人攻楚，后吴败，楚复国。

⑤"晋武既平吴"二句：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命王浚、王浑等平定吴地，得州四，郡四十三。《晋书·何曾传》"曾侍武帝（司马炎）宴，退而告遵（何曾之子）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

⑥"隋文既平陈"二句：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灭掉南朝的陈国。文帝时天下的人都以为隋统一了天下，帝位一定长久。房玄龄私下对他父亲说，"上无功德，徒以周近亲，妄诛杀，攘神器有之，不为子孙立长久计，淆置嫡庶，兢侈僭，相倾阋，终当内相诛夷。视今虽平，其亡，跬可须也。"见《新唐书·房玄龄传》。隋朝果传二世而亡。

⑦"元帝斩郅支"四句：《汉书·元帝纪》载，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秋，甘延寿、陈汤率兵攻匈奴郅支单于，冬斩其首。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三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其功劳超过汉武帝、汉宣帝。但汉元帝优柔寡断，委政于外戚，王莽篡汉的野心就从此时发端。

⑧"宣宗收燕、赵"四句：《新唐书·宣宗纪》载，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月，沙州人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唐，于是河隍地区收复。但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自是而后，唐衰"。《新唐书·懿宗纪》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武宁军节度粮料判官庞勋反于桂州，接连攻下数州，唐 朝大乱。

⑨富如隋：隋文帝开皇时期（公元581～600年），有司上奏，府库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于是更辟左藏院（见《隋书·食货志》）。

⑩强如秦：秦并六国，最为强盛。

⑪宁武：在今宁夏。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三月被李继迁攻占。后为西夏国都。

⑫燕蓟：今河北省北部地区，为辽国占据。

⑬元气：亦称"原气"，中医学名词。指人体维持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

基本物质与活动能力。

⑭尪羸(wāng léi 汪雷):瘦弱,瘠病。

⑮导引:一作"道引",是"道气令和,引体令柔"的意思。是中国古代强生除病的一种养生方法,首见于《庄子·刻意》篇。

⑯薄:动词,不注意。　节慎:即上所讲慎起居,节饮食。

⑰迟:动词,迟钝。此为不理,不认识。

⑱真气:中医学名词,即经气。由藏于肾的元气、吸入自然界的大气与饮食水谷之气结合而成,为维持全身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基本物质与活动能力。

⑲僵仆:死而倒地。

【译文】

学士向您进言的已有不少的人了,不是也曾有以国家之所以会存亡,传国之所以有长有短的缘故告诉陛下的人吗?那国家之所以会存续和灭亡的根本缘故,在于道德的深浅,而不在乎是否强弱;传国之所以有长有短,关键在于风俗的厚与薄,而不在于富与贫。道德真的深,风俗真的厚,虽然是贫穷又国力弱小,不影响它传国久长而存在下去;道德真的浅,风俗真的薄,虽然是富又国力强盛,却无补于传国短促而灭亡。人主若认识到这个道理,就知道何轻何重了。因此古代的贤明国君,不以弱而忘记对道德的修养,不因为贫穷而行伤风败俗之事。所以聪明的人考察他人的国家,也一定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西周时的齐国,是一个很强的国家了,周公却知道它将来定有篡位诛杀国君的臣子;春秋时的卫国,是一个最弱的国家了,吴季札却知道在诸侯国中它将最后才被灭亡;吴国攻破楚国进入国都郢城,而陈国的大夫逢滑却知道楚国定会复国;晋武帝司马炎灭亡了孙氏的吴国,何曾却知道晋国将有内乱;隋文帝已经灭掉陈国,房玄龄却知道隋朝不会存在多久。汉元帝斩杀了匈奴郅支单于,匈奴呼韩邪单于也来朝,功绩多于武帝、宣帝,他却苟且偷安因而使

王莽篡汉的阴谋萌生；唐宣宗收复燕、赵，领有河、湟地区，武力强于唐宪宗、武宗了，刚放下兵器而庞勋之乱就起来了。我希望陛下务必要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愿陛下急着建立功劳而贪图富强。倘使陛下富如隋朝，强如秦国，从西边收回灵武，北边收复燕蓟地区，称这为有功劳是可以的，而国家存续的长短却不在这里。那国家存续的长短，就像人的长寿与短命一样。人的长寿与短命在于元气，国家存续时间的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得尪羸病而长寿的，也有身强力壮而突然死去的。如果元气还存在，虽有尪羸疾也没有害处，及至元气已耗尽，则越是气盛力壮就愈危险。所以善于养生的人，慎重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到十分不得已才吃药，而吃药则选择上等的，性能好的，可以长期服用而对身体没有损害的，那就会五脏调和而寿命长；不善于养生的人，不讲究慎起居，节制饮食的功用，不认识吐故纳新的效果，厌弃上等的药而用下等的药，砍伐真气来补助虚强的阳气，根本已经空虚，死亡就在眼前。天下的形势，与这个没有不同。所以我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爱护人的元气一样重视。

【原文】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①，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②。"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③。"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④。"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⑤。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正观⑥。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

迁[7]。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8]，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其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9]，天下如丧考妣[10]。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11]。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诟，至察无徒[12]。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用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13]。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14]，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以上言用老成忠厚，不取新锐刻深。）

【注释】

①深刻：苛刻严峻。

②“曹参”三句：西汉大臣曹参为齐国相，萧何死时推荐曹参为汉丞相，他将离开齐国时，对接他位的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谨勿挠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挠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③“黄霸”三句：西汉时黄霸任颍川太守，辖下许县丞年老且聋。有人要求将他罢去，黄霸不同意，问他为何不罢，答云：“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故，徒相益乱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也。”（《汉书·循吏传》）泰甚，太过分。循吏，遵理守法的官吏。

④“或以讥谢安”三句：《晋书·谢安传》载，谢安为相，王羲之对谢安

说："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谈至患也。"清谈，亦称"清言"或"玄言"。魏晋时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气氛。王羲之所说谢安的清谈，与当时以专谈玄理者不尽同。

⑤"刘晏为度支"四句：《新唐书·刘晏传》，"初，晏分置诸道租庸使，慎简台阁士专之。时经费不充，停天下摄官，独租庸得补署，积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刘晏在唐朝的改革对唐后期的国力大有增强，在用人上也无可指责处。《传》中称"虽权贵干请，欲假职仕者，晏厚以廪入奉之，然未使亲事，是以人人劝职"。苏轼为反对王安石在用人方面的安置，故不顾历史事实。

⑥"德宗初即位"七句：《新唐书·卢杞传》"始，帝（唐德宗）即位，以崔祐甫为相，专以道德导主意，故建中（唐德宗年号）初纲纪张设赫然有贞观风。" 翕（xì 细）然：谐和。 正观：贞观。

⑦"及卢杞为相"四句：《新唐书·卢杞传》："及卢杞相，及讽帝（唐德宗）以刑名绳天下，乱败踵及。"

⑧掩覆：掩盖。

⑨升遐（xiá 霞）：升天，指死亡。

⑩考妣：父母。后世以父死为考，母丧为妣。

⑪浇风：淡薄的风气。浇，薄。

⑫至察无徒：太苛求就没有朋友。《孔子家语》"水太清则无鱼，人至察无徒"。

⑬"汉文欲用"二句：汉文帝登虎圈，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回答甚详。汉文帝欲任为上林令，张释之劝阻道："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于是停止任命。（见《史记·张释之列传》）

⑭矫激：故作矫异激切。此指王安石。王安石在宋仁宗时就很有名，多次召他到朝廷任职，皆推辞不就。当时人认为不合情理，直到他当了宰相后，还有人以此事为口实，举发他不应召是无视皇帝之罪。

【译文】

古代的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的法律可以让众人一致，勇猛

凶悍的人可以办成事，忠厚近似于迂阔，老成人初看好像迟钝。然而最终不肯用前者而换下后者，是知道这样做所得到的少而失去却很大。曹参，是一位贤能的丞相，他对接替他为齐相的人说："要谨慎不要打扰狱市。"黄霸，是一位遵守理法的官吏，他说："治国的方法要避免作事太过头。"有人讥笑谢安用清谈来荒废国事，谢安笑着说："秦国用峻急的法家为官吏，到秦二世时就亡了国。"唐刘晏任度支使时，专门起用果敢锐进的少年人，只在于快速完成所作的事，好利的人于是就互相仿效成了风气。唐德宗初即位时，提升崔祐甫为宰相，崔祐甫用道德宽厚的行为推广皇帝的心意，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有谐合的名声，是天下的人都见到的，差不多到达贞观年间的治绩。待到卢杞担任宰相，他建议德宗皇帝用严刑峻罚来使天下的人心一致，渐渐使风俗淡薄，以至唐朝灭亡。我大宋仁德的祖先们统治天下时，掌握法律十分宽松，任用人有次序，专门作掩盖别人过失的事，未曾轻易改变旧的典章制度。然而考察他们的成就，却可说没有达到；从用兵方面讲，则十次出征有九次失败；从财物库存方面讲，则仅仅够用却没有剩余。只是他们的恩德留在人们心中，懂得道义的风俗，所以升天的时候，天下的人就像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悲痛。国家的长远将来，终究必须依赖它，那仁德的祖先们可说是知道治国的根本所在了！现今那些议论的人不加以审察，只是见到他们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政事没有新措施，就打算用苛刻严厉来矫正，用机智能干来加以统一，招来一批新进勇锐的人，以贪图一切事都迅速做到的效果。如此国家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利益，却使浇薄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都不是一样的，作为人哪一个没有过失呢？国君要忍受污秽，对人太苛求就没有朋友。假若陛下从各方面包涵，那人材就会按次第可以任用。如果一定打算广泛设置耳目，专门搜集过失，那人人都会觉得不安，各自只希求苟且免于无过就可以了。这恐怕不是国家的福，

也不会是陛下所希望的吧？汉文帝打算任用虎圈啬夫，张释之以为此人口善辨会伤害风俗而作罢。现在如果凭口舌敏捷就升进，以应对迟钝就罢官，以空虚荒诞不实为有文彩，以矫柔激切不作官为有道德，那先王的德泽，就将会散失殆尽！

【原文】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①。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而况其他？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②，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系单于③，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④，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⑤，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⑥，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⑦，李信之易楚⑧。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才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⑨？至于晁错⑩，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⑪，发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骚然，至于七国发难⑫，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此可见。

【注释】

①“昔先主”七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为汉中王，欲封黄忠为后将军，地位与前将军关羽相等，诸葛亮担心关羽不高兴，认为不可。刘备派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关羽听到黄忠为后将军，大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印，费诗劝解后，才息怒。（见《三国志·蜀书·黄忠传》和《费诗传》）

②贾生：贾谊。见卷一《过秦论》作者介绍。

③请为属国、欲系单于：语出《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原文为“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

④“昔高祖”句：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自领兵三十万击韩王信，军至平城，被匈奴兵围困七天。见（《汉书·高祖本纪》及《季布列传》）

⑤三表五饵：《汉书·贾谊列传》班固赞语云：贾谊“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已疏矣。”颜师古注：“《贾谊书》谓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五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⑥困中行说：使中行说处于困境。见卷十一贾谊《陈政事疏》注。

⑦赵括之轻秦：秦赵长平之战，赵括代廉颇为将，他轻视秦军，改防守为主动出击，正中秦军计。赵军大败，赵括死，秦坑杀降军四十万人。（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⑧李信之易楚：秦王政问将军李信攻取楚国需用多少军队，李信说不过二十万。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政以为王翦年老胆怯，派李信蒙恬率二十万人伐楚，以致大败，楚军斩杀秦七都尉，李信逃归。（见《史记·王翦列传》）

⑨绛：绛侯周勃。　灌：灌婴，封颍阴侯。皆西汉初大臣。《汉书·贾谊列传》：“天子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于是天子后来也疏远了他。绛侯周勃等确实忌妒贾谊之才，苏轼此说毫无根据地为古人辩解，以圆己说。

⑩晁错：西汉政治家，事见本书晁错《言兵事书》介绍。

⑪申屠：即申屠嘉。申屠嘉为相，晁错为内史，很受景帝重用，晁错创制新法，申屠嘉失势，不高兴，忌妒晁错。晁错家门本向东，因出进不便，遂在宅南开一门，此门正在刘邦父太上皇庙墙外，申屠嘉以此上告晁错，要诛杀他。晁错听到消息后，连夜到皇宫向景帝请罪，说明情况。次日申屠嘉以此事请杀晁错，景帝为晁错辩解，申屠嘉回家后，“因欧（呕）血而死”（见《汉书·申屠嘉传》）。申屠嘉因资格老，看不上晁错而生忌妒心，苏轼曲为他辩护，以成己说。

⑫七国发难：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同起兵反汉，要求斩晁错，以“清君侧”，晁错被杀。（见《汉书·景帝纪》）

【译文】

自古以来使用人，必须经过多次试用。虽然是具有卓越特异的才能，也必须要有已经建立的功绩为凭。这样作一是使他得到锻炼而认识到困难，作事不可轻举妄 动；一是等待他功劳高而人们对他寄以重望，自然就没有话说了。从前先主刘备任命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担心这样作不好，以为黄忠的名望，一贯不能与关羽、张飞等同，如果班的爵禄马上一致，那他们会不高兴，后来关羽果然为这事生气。以黄忠这样豪迈勇武的本领，以先主君臣这样的契合，尚且还顾虑到这里，而何况其他的人呢？世人曾经说汉文帝不任用贾谊，以此为深深的遗恨。我曾经推测汉文帝的用意，私自认为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的奇才，他所讲的也确实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要求请作为国家的全权使者，打算去捕捉匈奴单于而归，则是书生的讲大话，少年人的锐气。从前汉高祖以三十万军队被围困在平城，当时的将相大臣，难道没有一个比不上贾谊的吗？他说的三表五饵的计谋，当时人就知道它的疏漏，而打算置中行说于困境，尤其不可信。军队，是一种凶器，而轻易去谈论它，这正如战国时赵括的轻视秦军，秦将李

信认为楚国易攻一样会招致失败。假若汉文帝极力采用贾谊的主张，那天下将不会安定。倘使让贾谊历经艰难以后，也一定自我悔恨那些主张。从政时间长久，他的想法必定精细，不幸早死，这不是意想得到的。不然，汉文帝岂能是抛弃才能的君主呢？绛侯、灌婴哪能是壅敝贤能的人士呢？至于晁错，尤其号称为刻薄。汉文帝的时候，官只是太子的家令，而汉景帝即位后，以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是一位贤能的宰相，因他之故发愤而死去。晁错更改法令，以至引起七国的反叛，而此时晁错的计谋也就穷尽了。文帝、景帝谁优谁劣，从此事就可看出。

【原文】

大抵名器爵禄①，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②。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③，其得者既不以侥幸自名，则不得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④，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⑤，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⑥，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予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⑦，何以厌服哉⑧？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⑨。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来朴拙之人愈少⑩，而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⑪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⑫，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⑬，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

百馀人，得先占阙[14]，常调待次[15]，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16]，按行农田水利[17]，已据监司之体[18]，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19]，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20]，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以上言不取骤进速化）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厚风俗止此）

【注释】

①名器：名指爵号。器，指封建社会中代表身分的器物，如车、服、乐器等。《左传·成公二年》，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②躁求：轻率求取，急躁追求。

③跬步：半步。

④常调：按正常的程序迁升官职的一种任官制度。

⑤选人：指低级文臣寄禄官，即幕职州县官。宋制，京官以上由中书注授差遣，惟幕职州县官经由吏部铨选注授差遣，故称。宋初，选人分两使职官，初等职官、令录、判司簿尉四等共七阶，选人经磨勘改官方能升为京官。此外，未入流而参吏部铨选者，如斋郎、试衔等，也称"选人"

⑥聱（ào 熬）牙：乖忤。

⑦积劳：积累功劳。作官办事称为"劳"，经历的年岁，就称为积劳。久次：在任时间长久而逐级升迁。次，指次第，顺序。

⑧厌服：满意心服。

⑨巧进：浮华不实的人。

⑩朴拙：朴实忠厚。

⑪三司：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筹划改革的机关。

⑫催驱三司文字：催促着把选人的材料报送三司。以下讲的是王安石在熙宁四年初的考试改革。

⑬先次指射：先到达指定愿去的官职处。次，到达。指射，在选官员随意自选定的官职。

⑭占阙：待阙。北宋官员任满后，向吏部等主管官府申请登记差遣窠阙；或已登记窠阙，待现任官员任满以代之，均称“待阙”。

⑮待次：选人经过磨勘改为京官，须编成一甲，排列名次，等待引见皇帝，方能正式赴任，称为“待次”，也称为“候次”，“待班”。

⑯勾当：办理公事。南宋后为避宋高宗赵构的名讳改称“幹办”。 发运均输：指发运均输的物资。

⑰按行：巡行。

⑱监司：北宋诸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有监察 各州官吏之责，总称为“监司”。

⑲转对：北宋在京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每五日以次指陈时政阙失，明举朝廷急务以及刑狱冤滥，百姓疾苦等事，称为“转对”。

⑳奏课：汇报政绩。课，考核治绩。

【译文】

大致说名号器用爵称俸禄，是人们所追求的。必须要使积累有一定政绩然后才升迁，用来明确升迁要相当的时间而难于一下子得到，这样人们就会各自安心在自己的地位上，不敢轻率地求取。现在若多开设快速进升的门路，使人有意外的获得升迁，公卿侍从这样的高官，举足就可以达到，那些得到的既然不以为自己是侥幸者，那些没有得到的都会以自己没有得到而不满，使那些本想按正常程序升迁的官员，全都生出妄想，以不如人为耻，什么事干不出来呢？想期望风俗淳厚，哪里能得到呢？以往选人要改成京官，常常须十年以上从政，推荐更是困难，应对要毫厘不差，中间若有一件事与上司意见乖忤，常至终身得不到任用。现在竟然以一个人的推荐就升为京官，还担心未能使他称心，代表官阶的礼服随着送去。使那些经长久服役积劳才得到升迁的人，怎能满意而心服呢？那些经正常程序调任职务的人，不是郡守就是县令，人多而空位子少，久已成为隐患，不应该再开设更多的门道，以留给浮华轻率而获得升迁的人。如果浮华轻率

的人侵夺占去职位太多，则朴拙的人就会被逼迫担忧而懒散政事。利害昭明，不得不考虑。所以近来外表朴实的人愈来愈少，而浮华轻率的人日益增多。对那些朴实的人陛下要重视他们爱惜他们，同情他们救助他们！如近日三司提出建议，让全国每郡推荐一人，催促着把文字材料赶快报到三司，准许这些人先到他们所选定的职位上去作为辛劳的报赏，这样等到几年以后，在吏部审查官员时，又增加三百多人，这些人得先待阙，那些按正常程序待阙的人，要等待皇帝接见赴任，不是就更加困难吗？此外那些从事发运均输物资，巡行农田水利的人，已充当监司的职位，他们各自怀着进用的心思，参加转对的，希望呈述满意而立即得到升迁，汇报政绩的，希望得到优等而迅速改变地位。由此就会出现以力气决胜负，以语言比高低，而名与实就全乱了！

陛下以简易作为法制，以清静作为心性，使奸佞的人没有门路可走，而百姓的品德就会返归于淳厚，我所希望的厚风俗，讲的就是这一点。

【原文】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①，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②，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③；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④。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国家租赋，总于计省⑤，重兵聚于京师⑥，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预图而深计，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⑦，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⑧，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⑨；风采所系，不

问尊卑。言及乘舆[10]，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11]，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注释】

①周：西周。西周行分封制，到春秋时封国势力大于周王室。　唐：唐朝藩镇势强，中央不能制，成为藩镇割据局面。

②秦：秦去分封行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　魏：曹魏为防内部争权，使子弟宗室不得与政，地位与普通人等。大权集于皇帝之手。

③指鹿之患：《史记·李斯传》载："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书丞相，事无大小彻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成语"指鹿为马"源于此。

④大国问鼎：《左传·宣公三年》载是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大小轻重焉。"楚庄王大有取周而代之之意，后世称夺取最高领导权为"问鼎"即出于此。

⑤计省：即"三司"，见本文前注。

⑥"重兵"句：宋代的正规军称禁军，宋太祖时有禁军马步兵193000人（全国兵额为37.8万）；宋太宗时有禁军马步兵35.8万（全国兵额66.6万）。北宋初年禁军都驻在京师，后来才开始派部分出守各地。但禁军的家属妻子都在京师。禁兵轮换到外地出戍。

⑦台谏：宋代御史与谏官的合称。台指御史台，谏指谏院。宋代的御史官与谏官合称为台谏官。

⑧建隆：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共用3年（公元960～962年）。

⑨无官长：没有官长之分。指谏官一律不因谏事治罪。

⑩乘舆：指皇帝所用的车舆，此用为代指皇帝。

⑪廊庙：犹言堂庙，指朝廷。此指宰相等大臣。

【译文】

古时候建立国家，要使内外互相制约，轻重应该相称。像西周、唐朝那样，就是外重而内轻；像秦朝、曹魏那样，就是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病，必定会出现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病，必定会出现大国问鼎的忧虑。圣人在国家正兴盛时就考虑到防止衰落，常常是先建立法制来补救弊病。我朝国家的租税军赋，总归于三司掌管，把军队主要力量聚集在京师，以古代的体制相比较，好像是内重的体制。我谨慎地想这是祖宗作预先筹划的深奥计策，本不是小臣所能够凭主观猜测而完全知道的。然而从祖宗委任台谏这一件事来看，则是圣人预防过失的最佳谋划。历观秦、汉以至于五代时期，因强谏而被杀的大致达数百人之多。而我朝自建隆时期以来，未曾对一位谏官加过罪。纵然有轻微的责备，马上就得到越级迁升，准许根据传闻之辞进谏，弹劾无论官民；风俗所关，不问是尊贵还是卑下的人。涉及到皇上，那皇上就要改变态度倾听；进谏内事关系到朝廷，那宰相就要避位待罪听候处理。所以仁宗的时期，议论的人讥讽宰相，但是只作为谏官凭传闻进谏处理而已。圣人深奥的用意，一般世俗人哪里知道？任用的台谏官，固然未必都是正直的人，他们所讲的也未必都对。然而必须蓄养他们的锐气，付给他们重大的权力，难道是没有用意吗？是让他们用来摧毁在萌芽中的奸臣，而补救内重的弊病啊。那奸臣在开始的时候，用台谏的力量去阻止它还有

余；等到它形成势后，用军队去攻打它还不可能得胜。现今国家法令严密，朝廷政治有条理，所讲的奸臣出现，千万没有这个道理。然而养猫是用来捉老鼠的，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那些不会捉老鼠的猫；养狗是用来防止盗贼的，不可以因为没有盗贼就养那些不会吼叫的狗。陛下难道上不念祖宗设立台谏官的深意，下不为子孙建立万世的防范吗？朝廷中的纪纲，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原文】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①。本非人主大过，亦无典礼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谤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以奋扬风采；消委之余，虽豪杰有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②，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③："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④。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⑤，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如和羹，同如济水[6]。故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7]。"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8]。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臣之所谓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以上存纪纲）

【注释】

①"及至英庙"二句：英庙，即宋英宗（公元1064～1067年在位，英宗后即神宗即位）。 始建称亲之议：宋英宗是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被仁宗立为皇子。仁宗死后英宗即位，大臣于是对英宗生父应该奉行的典礼及称呼发生争论。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下诏议定，司马光、王珪等认为"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当称生父为皇伯。参知政事欧阳修以为自古无称生父为伯之理，中书奏应称皇考，被曹太后诘责。次年（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太后手诏，尊濮王为皇，三夫人为后，英宗称之为亲。英宗下诏接受称亲之称，不受尊为皇、后之旨。仍称濮王，建园庙。御史吕晦、范纯仁、吕大防等皆以亲称为非，争论不已，都因此罪被罢官，这是谏官得罪。

②尽为执政私人：指王安石任用亲朋故旧。

③孔子曰：下七句引自《论语·阳货》。

④备位：充数。 苟容：苟且容身。

⑤"卢杞"句：《新唐书·李怀光传》李怀光为唐大将，扬言要揭露宰相卢杞罪行。卢杞怕他入朝见到皇帝，自己罪行暴露受诛，乃阻止他入朝，让德宗派李怀光驻守便桥，督促诸将讨伐叛军。李怀光千里进京，不能入见，十分愤怒，后暗地联络叛军朱泚，于是起兵反唐。唐德宗自奉天逃到梁州避难。

⑥"君子"四句：语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景公所讲的话。 和：和谐，协调。 同：此指附和。 和如和羹：晏子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

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同如济水：晏子云：“今据（梁丘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⑦“故孙宝有言”七句：西汉平帝（公元1～5年在位）即位后，大臣多阿附吹捧王莽，孙宝为大司农，时越巂郡上奏黄龙游江中的“祥瑞”，孔光、马宫等称王莽功比周公，孙宝批评说出周公与召公不相悦的一段话，对王莽不满。（见《汉书·孙宝传》）

⑧“晋之王导”八句：见《晋书·王述传》。王导任王述为中兵属，“尝见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述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导改容谢之。”　敛衽：整理一下衣袖。敛，收敛。衽，即袂，衣袖。

【译文】

我从幼小时所记忆的，以及听到长者们的谈话，都说台谏所讲的，经常是随着天下的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所赞同的，台谏也赞同；公众舆论所抨击的，台谏就抨击它。待到英宗初年，开始建议对英宗生父称谓的议论。这本来不是人主的什么大过失，也没有典礼方面的明文规定，只是大家心中觉得不妥，公众舆论不赞同，所以当时谏官不顾生死争谏。现在公众对新政议论纷纷，怨恨不断传来，公众舆论何在，也就可知了。然而谏官们互相看着不讲话，朝廷内外的人都失望。那以弹劾的手段蓄积起谏官的威势之后，虽然是庸人也可以奋扬出风采；消沉委屑之馀，就是豪杰也有不可能振作起来的。我担忧自此以后，这种消沉的习惯成为风气，只为讨好执政自已，以致使人主陷于孤立境地。国家的纪纲只要一废弃，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孔子说：“卑鄙的小人难道可以同他一道事奉君主吗？当他没有得到官职的时候，唯恐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唯恐失掉。假若有害怕失掉的心理，他就会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开始读这书的时候，怀疑说的太过分，以为小人的害怕丢失，不过是因为他只是充数苟且容身而已。等到看到李斯担心蒙恬会夺他的权，就立了秦二世致使秦国

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揭穿他的罪恶，就贻误唐德宗致使唐朝再次发生叛乱。他们的心本是产生于害怕失去权力，而其造成的祸竟至于亡国，孔子的话，确实不过分。由此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时必须有不顾生死冒犯皇上说真话的士人，则临到大难时可能才会有为了道义不怕死的臣子。假若平时且不能让人讲一句公道话，那临到大难时用什么来要求他以死守节操呢？人臣假如都像这样，那天下也可称为危险了！君子之间是“和”而不是“同”，小人之间是“同”而不是“和”。“和”就像加各种佐料调和羹汤，“同”就像在水中加进水。所以西汉的孙宝有话说：“周公是上等圣人，召公是最大的贤人，他们两人还不相和悦，写在经典上，对两个人也都没有损害。”东晋时的王导，可称作元老重臣，他每次同客人讲话，满坐的人都称赞他说得好，然而王述却不高兴，他以为人不是尧舜，那能够每件事都对呢？王导也就忙整理衣袖向王述致谢，如果要使说话没有不相同的，意见没有不相合的，轮番唱和，哪一个不是贤才？而万一有小人在这中间，那人主凭什么能够了解发觉？我所说的希望保存纪纲的，讲的就是这一点。

【原文】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①，刊定任子条式②，修完器械，阅习鼓旗③，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辞？然至于所献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④，”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⑤！”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⑥，刘毅以晋武为桓、灵⑦，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

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屡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8]，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9]，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备述其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有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重，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10]，中臣以危法[11]，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日，书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府伏待罪忧恐之至！

【注释】

①"如近日"句：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宗（赵匡胤的父亲谥号）、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余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同高祖之父以上的族子孙），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宋史·神宗纪一》）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七月，"详定宗室袭封制度"（见上引书）。

②刊定任子条式：熙宁元年九月（公元1068年），下诏"减后妃臣僚荐奏推恩"。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四月，下诏"外任大臣年七十以上，令监司

体量，直除致仕者，更不与子孙推恩。”十二月，“复减后妃公主及臣僚仍推恩。”（见《宋史·神宗纪一》）此即刊定任子条件。任子，即大臣宗室子弟，不经科考即授以官职的优待。又称“推恩”，是将皇帝的恩泽及于大臣本身外，还推及于子弟。

③“修完”二句：指宋神宗重视对军队的训练。熙宁年间，宋神宗常在京城内检阅各军，并加以奖赏。

④“无若丹朱”二句：引自《尚书·益稷》。 丹朱：相传是尧的儿子。傲：骄傲。 慢游：游玩。

⑤“无若殷王受”二句：引自《尚书·无逸》。 殷王受：即殷纣王。

⑥“周昌”句：《汉书·周昌传》：“周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於是上笑之。”

⑦“刘毅”句：《晋书·刘毅传》载，晋武帝司马炎举行南郊礼后，问刘毅，自己可与汉时何帝相比？刘毅回答说，可比桓、灵。晋武帝说何至这样？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武帝大笑说：“桓、灵之时，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⑧削籍投荒：削职流放充军远方。

⑨“向者与议”二句：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建议恢复古代学校制，罢诗赋、明经诸科，专门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下诏各官府讨论，苏轼上书反对。神宗读了苏轼的上书后说：“吾因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立即召见了苏轼，并询问施政得失，苏轼进三句话，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后感到问题严重，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见《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⑩深文：苛细的法律条文。

⑪中臣以危法：加给我以最严重的罪名。 中（zhòng 众）：打中，中的，此指加予。 危法，最严重的罪名，触犯最重的法律条文，意指王安石可能借他上书以诋毁皇帝罪加以处治，故有这种担心。

【译文】

我不是敢多次诋毁新政，只图标榜异论，像近日裁减对皇族推恩的制度，审定任子的条例，充实军队的兵器，亲自检阅军队

等，都是最明显地表现出了陛下的神机妙算，君权的决断，公众舆论既已赞同，我哪敢还有其他话讲？然而至于我向陛下所进献的三句话，却并不是我个人的见解，朝廷内外出现的毛病，有谁人不知道呢？从前禹告戒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骄傲，只是喜好游玩。"舜哪里就有这样的毛病呢？周公告戒成王说："不要象殷纣王那样迷乱，成天只酗酒啊！"成王哪里就有这样的毛病呢？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汉代的桓帝、灵帝，当时的人君未曾罪怪他们，写在史书中，作为美谈。假使我进献的这三句话，朝廷中都没有这些问题，那就是天下的幸福，我也分享了。若有万分之一的近似处，那陛下怎么可以不审察一下呢？然而我的这些打算，可说是愚蠢的。以蚂蚁这样的小生命，却去试雷霆的威严，积累自己的狂妄愚笨，哪能屡次被赦免！这个后果大则身首异处，满门被杀；小则削除仕籍放逐远方，流离在道路上。虽然，陛下必定不会这样作的。为什么呢？我天生最笨，特别自信，过去参与议论学校贡举的事，首先就违背大臣的本意，已经等待着被放逐，哪敢想到能够自我保全？然而陛下特别肯定我的说法，委曲赐予召进问话，从容谈话很久。等到陛下问我："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虽然是朕的过失，直接讲出就是了。"我即回答说："陛下具有生而知之的天性，上天给予的文武才能，不担心不贤明，不担心不勤奋，不担心不果断。但担心求治太急，提拔人太快，听话太广。"又详细讲了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陛下点头说："您所献的三句话，朕当要好好地想想。"我的狂妄愚蠢，并不只是在今天才有的，陛下宽容它已经很久，哪有宽容于当初，而不赦免于最后呢？凭着这种想法而上书进言，所以不恐惧。我之所恐惧的是，讥刺既然很重，仇恨我的人就会很多，他们必将用苛刻的法律条文来诋毁我，加给我以重刑，即使陛下虽然打算赦免我而不可能，那岂不完了吗？死亡我不推辞，但担心天下以我为鉴戒，没有再敢说话的了！所以想了一个多

月，夜以继日，写好后又撕毁它，以至达数次之多。感激陛下听从我的一句话，心情激动不能自制，终于全部吐出我所要说的话，希望陛下怜悯我的愚忠而终究加以赦免。不胜俯伏待罪忧愁恐惧到极点！

朱玲玲　译注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此文是苏轼在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替已致仕的大臣张方平写的谏阻宋神宗发动对边疆用兵的信。张方平（公元1007～1091年）曾历任地方州郡及中央要职，宋神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致仕，赠太子少师。他在守蜀时，认识苏洵父子，对他们很器重，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元丰二年苏轼被下大狱，他又抗章相救，故苏轼终身敬事之如父辈。

宋神宗是北宋皇帝中，想有一番作为的，他对北边辽国，西边的西夏势力进逼非常愤恨，怀有收复之志。他即位后在京城广储军事物资，初设三十二库，自作四言八句诗一首，以每字为一库名，后又增二十库，再作五言绝句一首命新库名，他大力支持王安石的新政，目的是富国强兵。熙宁末年到

元丰初年，宋朝主动发起对西夏的战争，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军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取得一些胜利，宋神宗和满朝官员大加祝贺。但宋军腐败是有名的，加上前线将领间有矛盾，致使胜利战果未能巩固，种谔的三万军队因缺粮而溃逃。对战争继续打下去，还是停下来，朝廷内分为两派。以宋神宗为首的一派主张继续打；以吕公著、文彦博、张方平等的一派则主张停止。苏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代张方平写的这篇谏用兵书。

本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征引古今例证，说明"好兵者必亡"这样一个道理。文章辨析深刻，气势恢宏，以致宋神宗读了后"颇为感动"，但却未接受这一建议，以致宋军后来遭到更大的失败。

【原文】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①，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②。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③。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注释】

①"兴师十万"四句：《孙子·用间》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

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古时八家为井，一井出一人应征，七家相助以作后勤，故云七十万家。

②终必有水旱之报：语出《老子·道德经》第三十章：“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③冥谪：鬼神谴责。谪，谴责。

【译文】

臣下听说爱好打仗就像爱好女色一样。损伤身体的事不只一种，那好色的人必定会死；害百姓的事不只一种，那喜欢打仗的必定会亡国，这是必然的道理呀。只有那圣人所进行的战争，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若打了胜仗，就享受安全的幸福；若是没有打胜，必定不会发生意外的灾祸。后世的那些打仗，都是可以不打却要去打，所以若打胜了，那变乱来得晚却灾祸大；若不胜，那变乱起得快祸却小。因此圣人不计较战争胜败的结果，而是深深地警惕战争造成的灾祸。为什么呢？发动起十万人的军队，每天耗费达一千金，全国上下都动荡不安，疲惫奔走在道路上的就有七十万家。朝廷内则库藏耗尽，朝廷外则百姓穷困。在饥寒的交迫下，必定有发生盗贼的忧虑，死亡伤残者的愁苦怨恨，最终必定遭到水旱灾的报应。上面的将帅拥有大军，产生跋扈的心理；下面的士卒长期服役，生出溃逃叛乱的打算。乱子百出，都是由于战争引起的。至于那些首先倡议战争的人，鬼神对他的责罚尤其重。这是由于百姓无故因为打仗死去，怨气大量地积聚起来，必定有承担怨责的人。所以圣人畏惧它、重视它，除非是出于不得已，是不敢进行战争的。

【原文】

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秦始皇既平六国，复事胡

越[1]，戍役之患被于四海。虽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坟土未干[2]，天下怨叛，二世被害[3]，子婴就擒[4]。灭亡之酷[5]，自古所未尝有也。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余，首挑匈奴[6]，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至成功。建元之间[7]，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8]，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9]。自是师行三十余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10]，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故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11]，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没身之恨已无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继事夷狄[12]。炀帝嗣位，此志不衰[13]。皆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喜用兵，既已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犹且未厌，亲驾辽东[14]。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难[15]，唐室陵迟[16]，不绝如线。盖用兵之祸，物理难逃[17]，不然，太宗仁圣宽厚[18]，克己裕人，几至刑措，而一传之后，子孙涂炭[19]，此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观之，汉、唐用兵于宽仁之后，故胜而仅存；秦、隋用兵于残暴之余，故胜而遂灭。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随即败衄[20]，惕然戒惧，知用兵之难，则祸败之兴当不至此。不幸每举辄胜，故使狃于功利[21]，虑患不深。臣故曰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秦始皇”二句：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0年）灭掉齐国，东方六国被灭，统一了天下。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坟土未干：指秦始皇的坟墓土未干，言时间短。

③二世被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被赵高逼迫自杀。

④子婴就擒：子婴为二世兄扶苏子，赵高杀二世后，立子婴为秦王。子婴立后，即刺杀赵高，但刘邦军已到达霸上，子婴请降。后被项羽杀死。

⑤酷：快速。

⑥首挑匈奴：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听从大行（外交官）王恢建议，击匈奴。汉以五将军领三十万大军埋伏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谷中，诱击匈奴，被匈奴发觉，退走，由是汉与匈奴连年开战，成为北方大患。（《汉书·武帝本纪》）

⑦建元：汉武帝第一个年号，共使用六年（公元前140年～前135年）。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围东瓯，汉朝派中大夫严助调会稽兵，经海路往救。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攻南越，派大行王恢、大司农韩安国率兵往救。至是汉南北被兵祸。

⑧蚩尤旗；星名。似彗星而后曲，古人认为这是一颗妖星，出则有兵灾。《史记·天官书》“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⑨戾（lì利）太子（公元前128～前91年）：名刘据。汉武帝子，卫皇后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为太子，时年七岁，深得武帝宠爱。武帝末，卫皇后宠衰，被江充用巫蛊罪所陷害，起兵杀江充，后兵败自杀。传说戾太子生之年的春天，蚩尤旗出现，故汉连年有战争。

⑩巫蛊（gǔ古）事：是汉武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一次斗争事件。巫蛊为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祭祀或以桐木偶人埋在地下诅咒所怨恨者，此人即有灾难。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被人告发为巫蛊诅咒武帝，贺父子下狱死，连及卫皇后所生子女，武帝命宠臣江充主治此事，百姓转展相诬，死者前后达数万人。江充与太子有隙，利用武帝怀疑

左右皆为巫蛊的心理，奏言宫中有蛊气。遂掘蛊于太子宫，声称得桐木人。太子无以自明，惧，乃捕杀江充，发兵反。武帝命丞相刘屈氂领兵镇压，双方在长安城内混战，死者数万人，太子兵败逃亡，旋被围捕自杀。卫后亦自杀。久之，巫蛊事多不信，车千秋上书为太子辨冤，武帝乃灭江充三族。

⑪“故班固”句：班固语见《汉书·武五子传》“赞曰”语。班固云：“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始终”。

⑫“隋文帝”二句：隋文帝（公元541～604年），姓杨名坚，隋代的建立者，在位24年（公元581～604年），后被太子杨广所杀。隋文帝开皇八年（公元588年）调集51.8万大军，分八路进攻陈国，次年一月隋大军攻进陈都建业（今南京），陈国君叔宝被俘，南方统一。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以“水陆三十万伐高丽”。军遇疾而还，死者十之八九。（见《隋书·高祖纪》）

⑬“炀帝”二句：隋炀帝（公元569～618年），杨广，隋代皇帝，隋文帝子，在位13年（公元605～617年）。继位后继续大举向高丽用兵，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聚集113.38万，号称二百万大军，分九路征伐高丽，隋炀帝亲到辽东督战，但久攻不下，且连遭失败，方退回。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再次准备伐高丽。因高丽请降方罢兵。

⑭“唐太宗”六句：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派李靖率十万大军，进攻东突厥，次年大破突厥军，俘其首领颉利可汗，北方的威胁免除。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大将侯君集率军灭高昌。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率军分六路攻吐谷浑，将其灭掉。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决心征伐高丽，贞观十九年以水陆两路军齐进发，他亲自到辽东城下督战。在安市大败高丽军，但安市却久攻不下，只得退兵。贞观二十一年又谋划攻高丽，贞观二十二年开始造大船，准备于次年以三十万大军征高丽，由于他死去，再征高丽之役才作罢。

⑮武氏：指武则天。武则天于公元684年听政，公元690年改国号为周，即皇帝位。上距唐太宗死35年。唐太宗对外用兵与武则天废唐不一定有直接联系。

⑯陵迟：斜平，迤逦渐平。引申为衰颓。

⑰物理：事物的道理。

⑱太宗：即唐太宗。唐太宗常以“隋亡为戒”较能纳谏、任贤，采取一系

列发展生产的的措施，推行科举制度，称为“贞观之治”。

⑲涂炭：也作“荼炭”。涂，泥淖；炭，炭火。比喻极端困苦的境地。

⑳败衄（nù 女去）：失败，损伤。衄，折伤。

㉑狃：习以为常，不复措意。

【译文】

自古以来人君贪恋打仗，由失败而至亡国的，难于数清。臣现在不敢再说那些亡国的，请向陛下说那些打胜仗的。秦始皇已灭掉六国后，又从事于对匈奴和越人的征讨，戍守服役的灾祸充满全国。虽然开辟土地达千里左右，远远超过三代的范围，然而他坟墓的土还没有干，全国怨恨反叛，秦二世被杀，子婴被俘。秦国灭亡得快，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汉武帝继承文帝、景帝留下的大量财富，首先挑起对匈奴的战争，战争接连不停，于是逐渐波及到诸侯国，每年调发人员物资，调发令所到之处都能应命。武帝建元年间，战祸开始兴起，这时候蚩尤星出现，它的尾巴拖得同天一样长。这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军队在外转战三十多年，死者无数。到巫蛊事件起，京城中开战，死亡数万人，戾太子和他的父亲都是失败者。所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于战争中，与战争相终始，武帝后来虽然悔恨醒悟自我克制，然而死后才知道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隋文帝既已平定南方的陈国，接着又征伐高丽。隋炀帝继位后，继续对高丽进行征伐，他们都能灭掉强国，声威震动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蜂起，很快就亡了国。唐太宗神圣威武无敌于天下，尤其喜欢战争。既然已经灭掉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还没有满足，亲自到达辽东征伐高丽。目的都是为建立功业，不是不得已才要进行的战争。这以后武则天的灾难，唐朝衰落，危险得像一根线系着没有掉落。大致好战的灾祸，按事物的道理是难于逃脱的。不然，唐太宗仁圣宽厚，克制自己而宽厚待人，差不多将刑罚措置不用，却传了一代之后，子孙就处

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这哪是做好事的回报呢？由此来看，汉代、唐朝是在宽厚仁慈之后才进行的战争，因此打了胜仗而仅仅保住国家没有灭亡；秦朝、隋朝是在残暴的政治后进行的战争，因此打了胜仗很快就灭亡了。臣每读书到这里，没有不合上书流泪的，悲伤他们计谋的失误。如果让这四位国君，刚在他们出兵之初，随即就失败，突然警戒恐惧起来，知道战争的困难，那灾祸失败的出现当不至于这样。不幸的是每次出兵打仗都胜了，因此使他们习惯于获得功利，考虑灾祸不深刻。臣所以说打了胜仗，变乱就来得晚却灾祸大；没有胜，变乱就来得快却灾祸小，这是不可不考虑的呀！

【原文】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①，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②，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③，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今陛下天锡勇智④，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⑤，伺候邻国⑥。群臣百僚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⑦，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⑧，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⑨，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⑩。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⑪，韩绛效深入之计⑫，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⑬，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⑭，不及十一。然而天怨人怒，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⑮。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⑯。尚赖祖宗积累之厚，

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17]，章惇造衅于梅山[18]，熊本发难于渝泸[19]。然此等皆戕贼已降[20]，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21]，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22]，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23]，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资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24]。今师徒克捷[25]，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陵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注释】

①元昊乘间：元昊，即李元昊（公元1003～1048年），李继迁之孙，本银州（今陕西米脂）党项人，祖先原为拓跋氏，唐代赐姓李，北宋赐姓赵，故又称赵元昊。西夏国主，又称曩霄，在位17年（公元1032～1048年）。对西夏国的制度多所创制，又制西夏文字，击败吐蕃和回鹘的进攻。对宋多次进行战争。

②延安：府名。治所在肤施（今延安），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延安、甘泉、延长、延川、安塞等县及大理河上游一带地区，与西夏国的东南相接。 泾原：路名。北宋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置，经略安抚使治所在渭州（今甘肃平凉县），北与西夏国南界相连。 麟府：即麟州，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置，治所在吴儿堡（今陕西神木县西南）。五年（公元967年）移治今神木县杨家城。

③晏然：平静、安定。

④锡：即赐字。

⑤缮：修补，整治。 甲兵：指武器和军队。

⑥伺候：窥伺，守候。

⑦弼臣：宰相。

⑧枢臣：枢密使副使。北宋时掌军机要务。

⑨台谏：御史和谏官。此二职皆负进言谏劝之责。

⑩厉阶：祸端；祸患的初起。

⑪“既而薛向”句：熙宁二年种谔知青涧城，诱使西夏将嵬名山降宋。时嵬名山据守横山寨（今陕西吴旗县西南）。种谔上报朝廷，神宗召时任转运使的薛向询问。薛向与种谔皆认为嵬名山的军力能守住横山，建议加封让世守此地。后种谔率军突袭嵬名山营寨，嵬名山被迫投降。自是与西夏的战争升级。

⑫“韩绛”句：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韩绛为陕西宣抚使，设幕府于延安。夏主秉常（元昊孙）举三十万兵攻击环庆（路名，治所在今甘肃庆阳），韩绛起用种谔，修筑永乐川、赏捕岭及抚宁故城等要塞。西夏军攻下抚宁城后，又攻啰兀，诸军不相救。种谔在绥德指挥各地军队，听到夏军至，茫然不知所措，打算写信召燕达率军助战，却因恐惧不能提笔。于是新筑城堡全部丢失，将士死亡千余人。而韩绛却下令各将出军深入作战。后因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发生兵变，才停止。

⑬“陈升之”句：陈升之，北宋大臣。时任同平章事兼枢密，他任宰相八年。故韩绛所为苏轼认为是有他的相助。　吕公弼，宋神宗时曾任枢密使，掌军机。

⑭宝元、庆历：宋仁宗的两个年号。宝元用二年（公元1038～1039年），庆历使用八年（公元1041～1048年）。宝元元年元昊反宋，自称皇帝。庆历初元昊屡次进犯宋境，如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二年元昊攻渭州，在好水川大败宋军，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及将佐军士死亡六千人。八月元昊攻金明岩，攻下宁远砦，砦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战死。接着攻陷丰州，知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战死。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率军攻定川砦，宋军诸将死者十四人，元昊在渭州大肆抢劫后才退去。一时西边告紧，京师震动，仁宗下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备，毋辄入贼界，贼至则御之”。（《宋史·仁宗纪》）

⑮旰（gàn 赣）食：晚食。因心中忧虑事情烦杂而延迟到晚上才吃饭。

⑯不直：不以为对。

⑰王韶构祸于熙河：王韶（公元1030～1081年）北宋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字孔纯，举进士。曾游历陕西访求西北情况。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

上书言取西夏必先收复河、湟，使夏人腹背受敌，遂为宋神宗信任，委以西事。他招十多万羌部落归宋，置熙河（今甘肃宁洮），攻取河（今甘肃临夏西）、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岩（今甘肃岩昌）、鼐（今青海门源境）五州，形成包围西夏的形势。以功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召为枢密副使，苏轼在文中对王韶的指责全是一种苟安的计策，不可取。

⑱章惇造衅于梅山：章惇（公元1035～1105年），宋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字子厚。举进士，博学善文。王安石重其才，举拔为编修三司条例官。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辰州人张翘与流人李资献书，说辰州（今湖南沅陵县）的江南是古代银州，被蛮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据，有良田数千万顷，朝廷派一支军队前往，再去劝说以利害，他们便可归附朝廷。于是遣章惇察访荆北路经制南江事。章惇到辰州派李资等前去游说，结果被杀。章惇于是三路进军攻占，设置沅州（治所在卢阳县，今湖南芷江县）。接着攻湘潭（治所在今湖南湘潭）的梅山（在今湖南新化县东北）和飞山地区的蛮人部族。

⑲“熊本”句：熊本（？～公元1091年），北宋浇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字伯通。举进士，支持王安石新政，授提举淮南常平，升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又改任户房。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任梓夔路察访使，泸州地区蛮民因井盐由政府控制不满，起而反抗，杀死官兵，熊本加以讨平。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又招降渝州（今重庆）地区的僚（lǎo 老）人。

⑳戕贼：伤害，残害。

㉑砥砺：磨刀石，引申为磨厉，努力自强。

㉒沈起（公元1017～1088年）：北宋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字兴宗。举进士，调滁州军事推官。熙宁年间任广西经略使，知桂州。在当地利用保甲制，聚集舟师教水战，准备进击安南（今越南）。 刘彝（公元1017～1086年）：北宋福州（今福建）人，字据中。举进士，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任桂州知州，与沈起倡攻安南策，引起当地人的反叛，致宋军大败。熙宁九年郭逵赵离率三十万军攻交趾，受瘴气“死者过半”。

㉓瘴毒：南方山林湿热蒸发出的毒气，又称瘴气。

㉔“李宪”二句：李宪（公元1042～1092年）：北宋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字子范。宋仁宗补入内黄门，迁供奉官（宦官）。神宗即位，任以军事，与王韶收复河州，任熙河路安抚司斡当公事。木征围攻河州时，他率军击溃之。主持秦凤路与熙河路军事。 洮州：北周置，治所在美相县（今甘肃临潭

县)，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移治洪和城(今临潭县新东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临洮郡，至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复为洮州。

㉕今师徒克捷：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韶、李宪收复河湟地区，设熙河郡，招致十余万羌人内附。刘昌祚军出塞斩西夏军大首领15，小首领219，斩敌首2400余，进军至灵州城下斩敌277人，获牛羊万数，粮草5万。王韶入朝奏捷，神宗在紫宸殿庆贺。

【译文】

过去仁宗皇帝养育天下，没有征战的心意，将士懒惰偷安，兵器都腐朽生锈。元昊乘这个空隙，偷偷地在西部起兵，攻击延安、泾原、麟府等地，我军失败三四次，每败损失士卒动辄上万人，而国家却很平静，战争停止事就完结，百姓没有怨言，国家没有留下后患。这是为什么呢？天下的官民，知道他没有贪战的心意，天地鬼神，原谅他有不得已的实际情况之故。现在陛下上天赐给您勇气智慧，意在使国家富强，即位以来，打造兵器、训练士兵，窥伺邻国。大小官吏窥测到这个旨趣，都献用兵的计策。在战争进行之前，执掌国家命运的宰相，没有从大的忧患和长远后果考虑的心意；担当国家决策的枢密使，没有考虑到会产生的灾害和困难的认识；在台谏位上的人，没有提出阻止以献忠言的议论。从小到大，祸患就由此形成。接着薛向提出封西夏人嵬名山守横山城的计划，韩绛在大军受阻的情况下还下令深入敌后的命令，陈升之、吕公弼在朝廷内支持他们，军队失败、士卒死伤，物资的耗费困难，与仁宗宝元、庆历年间的战争损失相比，不到十分之一。然而这次的失败，招致天怒人怨，边防兵叛乱，京城动荡不安，陛下为之忧虑顾不上吃饭已经累计有一月之久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战争的起因，是陛下您发动的，因此官兵都没有痛恨敌人的情绪，不认为陛下作的对。还是依靠了祖宗积累的深厚恩德，上天保佑的用力，才使兵出去没有打胜仗，用来提

醒您圣明的心意。然而见识浅的人，正在鼓吹以失败为耻辱的意见，极力想获胜来满足陛下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生祸，章惇在梅山挑衅，熊本在泸州渝州发难。然而这些地方都是杀人的祸首已经投降，只是俘虏捕捉到一些老弱者，国内却因此贫困凋弊，取得那些空虚没有用处的土地来作为武功，使陛下接受这样的虚名，却忽视了实在的灾祸，勉强地打起精神，发奋于功名之中。所以沈起、刘彝再次发动向安南用兵，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毒气中，使死亡的人达到十分之五六，道路上的人死于运送物资的劳苦中，粮食军械，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已经消耗完了。遭到这样大的失败，人们以为陛下用兵的兴趣，必定会稍微减弱一些，然而李宪的军队，又出兵于洮州了。现在军队打了胜仗，锐气正旺盛，陛下高兴于一战的胜利，必定有轻视四夷，凌辱敌国的心意。上天的意志难于推测，臣下实在是畏惧这个呀！

【原文】

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①，流离破产，鬻卖男女②，薰眼折臂③，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④，以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梃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⑤，虽八珍之美⑥，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且使陛下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君，则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将吏，罢软凡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⑦，扫地无余；州

郡征税之储[8]，上供殆尽。百官廪俸[9]，仅而能继；南郊赏给[10]，久而未办。以此举动，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矣。且饥疫之后，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若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11]，将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痛哭而不能自止也。

【注释】

①馈饷：运送军粮。

②鬻卖：即卖。

③薰眼：薰同“熏”。熏眼，眼被火熏。此指眼瞎。

④刳脔（lúan 峦）：剖开肚挖空内脏切成肉块。

⑤刀几：刀锋。

⑥八珍：八种珍贵的食品。具体为哪八种食品，有不同的说法。后世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鸮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为八珍。

⑦内府：中央皇家仓库。

⑧州郡：此指州郡征收各种税赋的储备。

⑨廪俸：俸禄，今称工资。

⑩南郊赏给：在城南祭天后的赏赐物品，郊，祭天。在京城南举行此礼，故称“南郊”，祭天后天子要颁赏于诸侯百官。

⑪胜、广：陈胜、吴广。秦末两位农民起义领袖。

【译文】

况且那打了胜仗以后，陛下可以知道的，只是凯旋时奏上的捷报，送上战功表举杯庆贺，十分显跃盛大的满足耳目的观瞻罢了。至于远方的百姓，或惨死于敌人的锋刃，或伤残于运输的路途，流离破产，卖儿卖女，眼瞎手断，所经历的状况，陛下必定是不可能看见的了；慈父孝子，孤儿寡妇的哭声，陛下必定是不可能听到的了。就像屠杀牛羊，剖切鱼鳖，将它作为膳食，吃的人很

舒服，死的却很痛苦，假若让陛下看到它们号叫于刀棍之下，挣扎于利锋之间，虽然是八珍的美味，必定会放下筷子不忍心吃它，更何况用人的生命来满足耳目的观瞻呢？并且，即使是陛下的将士精锐强大，仓库物资富足，但像秦、汉、隋、唐的国君那样，在已经取得胜利以后，祸乱才出现，还不可补救，更何况现今所任用的将帅，疲软平庸，同古人相比，万万不及。而且数年以来，公私都贫困，国库中几代人的积蓄，扫地以尽；州郡里征税的储备，几乎全部向上供献。百官的口粮俸禄，仅仅能够维持；南郊祭天后的赏赐所需，很久没有进行。像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聪明的人，也没有办法作个好的收场。况且饥荒瘟疫以后，所在的地方盗贼成群结伙地起来，京东、河北地区，尤其是说不清。假若战事一旦兴起，横征暴敛随即开始，百姓穷苦而没有地方申诉，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成群结伙为盗贼，就没法活下来。边境的战争正进行得紧张，内患又起来，则陈胜、吴广起来造反的形势，将会就在这时。这就是老臣之所以整夜睡不着，面对饭桌而叹息，以至于痛哭而不能自我控制的缘故啊！

【原文】

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①。今自近岁，日蚀星变②、地震山崩、水旱疠疫③，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默，引咎自责，庶几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④，恣行菹楚⑤，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二

宫朝夕之养[6]，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则臣虽老死沟壑，瞑目于地下矣。

昔汉祖破灭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战百胜，祀汉配天。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7]；西域请吏，则出谢绝之言[8]。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经变既多[9]，则虑患深远。今陛下深居九重[10]，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窃以为过矣。然而人臣纳说于君，因其既厌而止之，则易为力，迎其方锐而折之，则难为功。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方其气之盛也，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自非智识特达[11]，度量过人，未有能于勇锐奋发之中，舍己从人，惟义是听者也。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借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注释】

①灾祥：灾祸，吉祥。

②星变：星的特异现象，如彗星出等。古人认为日蚀、星变是显示上天对地上国君行事不端的谴责。

③疠疫：瘟疫。

④纷然：纷纷地，急切地。　诘责：质问指责。

⑤恣行：任意施行。　箠楚：鞭打。

⑥二宫：指太皇太后（仁宗皇后）曹氏，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

⑦“然至白登被围”二句：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率三十二万大军征韩王信，被匈奴军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七日七夜。

汉高祖解围后，“使刘敬结和亲之约”(《史记·匈奴传》)。

⑧“西域请吏”二句：《后汉书·西域传》：“建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中，(西域诸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意不许之。”

⑨经变：经历的变故。此指经历的事件而言。

⑩九重：指天。此指帝王所居之处。

⑪特达：特别通达。

【译文】

而且臣下听说，凡是举行大事的，必须顺应上天的心意。天心所向的，您所要作的事必能成功；天心所反对的，您所作的事必定会失败。大致天心向背的形迹，见于灾祸吉祥丰收荒年的中间。现在从最近几年，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瘟疫等灾祸，连年没有解除过，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的向背是可以看得见的了。然而陛下还是断然不顾，连年发动战争。对待上天的态度，譬如儿子得罪了父母，只有恭顺静默不讲话，引咎自责，方才可以消解父母的怒气。现在却纷纷地指责奴婢下人，任意加以鞭打，用这种态度来侍奉父母亲人，还没有见到能取得父母的谅解的。因此臣希望陛下远观前世兴亡的事迹，深刻地体察天心向背的道理，坚决抛弃获取战功的打算，保护边疆、和睦邻邦，安静心境不要兴作，为国家作长远的打算，上以安心对两宫早晚的奉养，下以救助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那臣虽然老死于沟壑之中，也瞑目于地下了。

过去汉高祖扫灭群雄，于是拥有天下；光武皇帝百战百胜，主持汉朝的祭祀而上配祭于天。然而到高祖白登山被围后，就提出同匈奴和亲修好的建议；西域来请求汉设都护官，光武帝却出言谢绝。这两位皇帝，并非不知道带兵打仗的，当是经过的变故既已多了，考虑忧患就深而长远。现在陛下深居在九重天上的宫庭里，却轻松地议论讨伐打仗，老臣虽是庸懦，私下却认为这样

作不对。然而人臣向国君进言，根据他已经厌倦了时去阻止他，就容易产生效果；对着他兴味正高去打断他，就难于成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好胜的志气，他的志气正盛的时候，虽然是百姓下人，都有不可能被折服的。要不是具有智识特别通达，度量超过常人的人，没有能够在志气勇锐奋发的当时，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别人的，只有具有德义的人才能听得进的了。现在陛下的盛气在于使用武力，其势不可回转。臣不是不知道，然而进言却不停止的缘故，是确实看到陛下的圣德异常宽厚博大，倾听采纳正确的意见从不迟疑，所以不能够用一般人好胜的平常心态来看待陛下。并且想到陛下在将来某一天亲自看到用兵的害处，必定会哀痛悔恨的，从而追咎左右的大臣未曾有人讲过一句话。臣也将要老了且要死了，这样去到地下会见先帝时，也有一个借口了。希望陛下哀怜而细察啊！

朱玲玲　译注

徐州上皇帝书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这是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时给神宗皇帝上的一封奏书。苏轼在熙宁十

年(公元1077年)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由密州太守改任徐州太守。徐州属于北宋十五路之一的京东路。当时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民众纷纷起而反抗北宋王朝,京东地区尤为激烈,后来的梁山泊起义军就发生在这一地区,苏轼已看到"其民喜为盗"。他分析了"盗"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向神宗皇帝献上这份为"陛下画所以待盗贼之策"。

苏轼所献的策有三:一是加强徐州的防守。分析了徐州地位的重要性,建议加强城防建设,使之成为一堡垒。既而欲兼沂州军务,要求许他三年作出成效;二是防止士兵变为盗之法;三是加强太守的权威和任职时间的相对稳定。文章最后还提出南北地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取仕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他认为南方人善文,北方人惯武,不能都用文词取仕。使北方习武的人用郡县推荐,任以事而得升迁,就不致埋没人才,也使他们有进升之路而不致成为盗贼的首领。这个建议与他在《战国任侠论》文中,所表达的主张是一致的,虽富远见,却不被采纳。

【原文】

臣以庸才,备员册府①,出守两郡②,皆东方要地。私窃以为守法令,治文书,赴期会③,不足以报塞万一。辄伏思念东方之要务、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闻,而陛下择焉。

【注释】

①册府:亦作"策府"。古时帝王藏书之所。时苏轼有"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的头衔,所以这么说。

②出守两郡:指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苏轼任密州太守,接着迁为徐州太守。

③期会:一年内的会计。即年终考核。

【译文】

臣这样的庸才，充数于史馆，出任两郡太守，都是东方重要的地方。我私下感到只是遵守法令，治理文书，年终赶赴朝廷汇报治绩，不足以报答万分之一的厚恩。常常私下想念着东方最要紧的事务，陛下应该知道的，想到一两条，全部写出来奏上，让陛下选择吧。

【原文】

臣前任密州建言①：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②，常系社稷存亡，而京东之地③，所以灌输河北④，瓶竭则罍耻⑤，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盗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⑥，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⑦，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⑧。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⑨。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⑩，使楚人开关而延敌⑪，材官驺发⑫，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⑬。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⑭，以汴、泗为池⑮，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⑯，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擂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⑰，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⑱，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⑲；项羽，宿迁人也⑳；刘裕，彭城人

也[21]；朱全忠[22]，砀山人也[23]，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祖以三十万众攻彭城[24]，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25]，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注释】

①密州：治所在东武，后改在诸城（今山东诸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一月，苏轼有《论河北京城盗贼状》上神宗皇帝。此文就是在上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

②河北：指北宋时所设十五路之一的河北路所辖地区。辖境相当于今河北阜平县大茂山、容城、霸县及天津市海河以南，以及山东、河南二省黄河以北地区。 中原：指黄河以南的今河南地区。

③京东：指北宋时所设的十五路之一的京东路地区。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辖境相当于今山东徒骇河东南、山东东明、河南宁陵、柘城以东和江苏新沂、泗阳以西地区。

④灌输河北：沟通河北与南方各路的关系。

⑤“瓶竭”句：出自《诗经·小雅·蓼莪》“瓶之罄矣，维罍耻之”。瓶、罍为盛水器，瓶注水入罍，罍分瓶水，相互依存。现瓶无水罍不分给，故以为耻。

⑥上：即“尚”，崇尚，流行。

⑦襟要：险要之地。

⑧彭城：今江苏徐州。《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屠咸阳后，分王诸将，而“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⑨得志于诸侯：得行其志于诸侯。

⑩梁：地区名。指战国时魏国地区。开封古称大梁，魏国迁都于此后，魏国亦称梁。 宋：地区名。指春秋战国时宋国地区。宋建都于今河南商丘。

⑪延：请。

⑫材宜：秦汉时的郡县兵种之一，亦称为材士。是步兵射手，故又称为材官引强（指有臂力能拉强弓）、材官蹶张（能脚踏强弓发箭）。 驅（qū趋）发：急速前进。驅通“驟”。

是作为通向河北地区的要地，它们就像瓶与罍，唇与齿的关系，瓶中无水罍就会受到耻辱，唇没有了齿就会遭受寒冷。然而这里的人容易成为盗贼，为害最严重，因此曾替陛下筹划怎样对待盗贼的计策。到调来徐州任太守后，观览此地的山川形势，考察此地所流行的风俗，再查阅有关的记载，然后又知道了徐州是通向南北的险要地区，是东京各郡安危的依托。从前项羽进入函谷关，烧毁了秦都咸阳以后回到东方，则选择彭城为都城。凭着那项羽的雄才大略，抛弃咸阳而选择彭城，则彭城地势的险要坚固，地形的便利条件，它完全可以控制诸侯的有利地势是可以知道的了。臣观察这里的地势，北、东、南三面都有山挡着，只有西边是数百里的平川地，向西达梁、宋地区，假若楚人打开关隘来迎击敌人，步卒急进，骑兵像云样奔驰，真是像在高屋上向下倾倒瓴中的水一样容易。这里的土地适宜种麦，只要一年丰收则几年有饱饭吃。徐州城三面环水，城楼的下边，利用汴水，泗水为护城河，只有城的南边可以通车马行走，而戏马台却在这里。这个台高有十仞，长宽各有百步，若是在战争年代，驻扎一千人在上面，堆积上大圆木和放炮用的石头，及一切作战防守的用具，作为城外的屏障，并在城中屯积三年用的粮食，即使是十万人也不易攻下。这里的人都很高大，力气胆量超过常人，喜欢从事抢劫活动，稍微有不如意的事，就产生飞扬跋扈的心态，不仅只是当盗贼罢了。汉高祖刘邦，是沛县的人；项羽，是宿迁县的人；刘裕，是彭城的人；朱温，是砀山县人，他们都在现在徐州数百里范围内。这里的人以他们为骄傲，凶暴的习气，积累成为风俗。北魏太祖用三十万大军进攻彭城，未能攻下，而唐末的王智兴凭着一个士卒的平庸材能暴虐于徐州，朝廷也不能对他进行讨伐。难道这不是凭着此地便利的地势，百姓和士卒勇猛剽悍的缘故吗？

【原文】

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①，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②，冶户皆大家③，藏镪巨万④。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臣中夜以思⑤，即为寒心；使剧贼致死者十余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⑥，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⑦，可以一夕具也。顺流南下，辰发巳至⑧，而徐有不守之忧矣。不幸而贼有过人之才，如吕布、刘备之徒⑨，得徐而逞其志，则东京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⑩，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犹小之⑪。况天下一家，东北二冶皆为国兴利⑫，而夺彼与此，不已隘乎？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⑬。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⑭。臣欲使冶户每冶各择有材力而忠谨者⑮，保任十人，籍其名于官⑯，授以却刃刀槊⑰，教之击刺，每月两衙集于知监之庭而阅试之⑱，藏其刃于官，以待大盗，不得役使，犯者以违制论。冶户为盗所拟久矣⑲，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卫，民所乐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⑳，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猾破胆而不敢谋矣。

【注释】

①利国监：官署名。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置，在今江苏铜山

县东北利国泽。主管冶铁业。所辖盘马山产铁，宋神宗时有三十六冶，冶工达三、四千人。

②冶：冶炼铁的作坊。

③冶户：从事冶铁的专业户。或由官府指派，或由富豪向官府承包。冶户要招募工匠、冶夫等工人进行生产，产品缴给官府。

④镪：钱串。引申为钱。

⑤中夜：半夜。

⑥啸召：互相召呼。

⑦仗：兵仗，武器。

⑧辰、巳：古时记时单位。古时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间，每时段用十二地支命名。每时段合今二个小时，从半夜十一点到一点为子时，以下顺推。辰时当现在上午七——九点，巳时当上午九一——十一点。

⑨吕布（？～公元198年）：东汉末五原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字奉先，善弓马，号为“飞将”。曾任奋威将军，封温侯，割据徐州。后为曹操所杀。 刘备（公元161～223年）：即三国蜀汉昭烈帝，蜀国的创建者。在位三年（公元221～223年）。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东汉远支皇族，故称皇叔、先主。东汉末镇压黄巾起义，在军阀混战中曾先后投靠公孙赞、陶谦、曹操、袁绍、刘表。陶谦为徐州守，陶谦死时，把徐州守让给刘备。

⑩转运使：官名。各路的长官。经度一路全部或部分财赋，监察各州官吏，并以官吏违法、民生疾苦上报朝廷。

⑪“昔楚人亡弓”三句：语出《孔子家语·好生》：“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惜乎其不失也。不曰人遗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意谓给民利，不必分地区。

⑫东北二冶：指京东路和河北路的两地冶铸业。

⑬捍屏：捍卫屏障。

⑭鸷（zhì 至）忍：凶狠残忍。鸷，凶猛的鸟。

⑮忠谨：忠厚谨慎。

⑯籍：登记。

⑰却刃：击退敌人刀刃的技术。 刀槊（shuò 朔）：刀和长矛。槊，长矛。

⑱两衙：两班，两次。 知监：即监使。宋地方行政区划监的长官、带京朝官等寄禄官而任职者，称为“监知事”，简称“知监”，其职掌等同于知府

事。

⑲拟：打算。此指看中抢劫的目标。

⑳近日之禁：指上述禁止将此地铁贩运至河北路之事。

【译文】

州城东北七十多里，即是利国监。自古就是铁官商人所聚集的地方，这里的人富裕而快乐。共有三十六个冶炼场，经营冶场的都是大富人家，储藏着巨额的钱，时常为盗贼所窥伺，然而军队少、守卫弱，有点像儿戏。臣半夜想起来，就感到惧怕；假使有凶狠不怕死的十多个贼人白天进入市场，那守卫的都会抛弃武器逃走了。此地既然出产好铁，这里的人都是善于锻造技术的，发放冶户的钱财用来互相召集无赖之徒，那乌合之众，数千人的武器，可以一个晚上就齐备了。顺着淮水泗水流域南下，徐州就有守不住的忧患。若不幸在贼盗中有特别才干的人，像吕布、刘备一类，占领徐州而称王，那东京地区的安危就不可预料了。最近，河北转运使奏请禁止利国监的铁，不准进入河北路境内，朝廷同意。从前楚国人丢失了弓，但他却不忘记将会是楚国人拾得，孔子还以仅想到是楚国人拾得为小气。何况现在天下是一家，东京路河北路两地的冶铁都是替国家谋利，却夺去一个给与另一个，不是已觉得狭隘了吗？自从铁不能到河北路贩卖，冶铁户都担心有失业的危险，到臣这里来诉苦的已有多起了。臣打算借此机会征役冶铁户，作为利国监的捍卫屏障。现在有三十六个冶场，每个冶場各有一百多人。采矿伐木烧炭的，多是一些饥寒逃亡、力大凶狠的人。臣打算让冶铁户在每冶场中各自选择有才能力气大而忠厚老实的，保举十人，登记他们的名字于官府，发给他们盾牌大刀长矛，教他们攻击刺杀技术，每月两次集中在知监的院内检阅比试，把兵器收藏在官府，用以等待有大的盗贼来袭击。冶户不得役使这些人，违犯者以违反国家法制论处。冶铁

户们被盗贼窥伺很久了，百姓都知道这事。让冶铁户出十人用来自卫，是百姓所高兴的，而官府又为他们解除了近来不准贩运铁到河北路的禁令，使得铁可以北去，那冶铁户都会高兴地听从命令，奸猾之徒就会被吓破胆而不敢行动了。

【原文】

徐城虽险固，而楼橹敝恶①，又城大而兵少，缓急不可守②。今战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③。此故徐人也，尝屯于徐，营垒材石既具矣，而迁于南京，异时转运使分东西路④，畏馈饷之劳而移之西耳。今两路为一，其去来无所损益，而足以为徐之重。城下数里，颇产精石无穷。而奉化厢军⑤，见阙数百人，臣愿召石工以足之，听不差出使。此数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⑥，数年之后，举为金汤之固⑦。要使利国监不可窥，则徐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沂州山谷重阻⑧，为逋逃渊薮⑨，盗贼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且得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

【注释】

①楼橹：古时军中用以侦察、防御或攻城的高台。

②缓急：迟缓和紧急。

③南京：今河南商丘。因赵匡胤在周时曾为宋州节度使，故升宋州为应天府，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建为南京。 指挥：官名。宋营一级的统兵官。宋军制为厢、军、指挥、都的建制。百人为都，五都一指挥。

④“异时”句：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分京东路为京东东路，治所在青州（今山东益都）；京东西路，治所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元丰元年（公元

1078年)仍并为京东路(治应天府),八年复分为二路。

⑤奉化:地名,当在宋时徐州境内,具体地望不详。

⑥甃(zhòu 宙):修理。

⑦金汤:"金城汤池"的省称,比喻防守坚固的城池。

⑧沂州:地名。北周改徐州置,治所初在即丘县(今山东临沂县西),后移至临沂县(今临沂县)。

⑨渊薮:鱼和兽类聚居之地。比喻人或物聚集的处所。

【译文】

徐州城虽然险峻坚固,但是楼橹却破烂很差,还有城大而驻军却很少,敌人来攻时迟缓紧急都守不住。现在只有可作战的兵一千个人了,我打算请求调南京新招的两指挥骑兵来徐州。这些人本是徐州人,曾经驻防于徐州,营房工事器材炮石已经具备了,却迁去南京,过了些时间京东路转运使分为东西两路,畏惧运送粮饷的烦劳才调到西边的。现在东、西两路合为一路,他们调去调回没有什么损失及增益可言,却足以为徐州增加分量。城下数里的地方,出产很多的好石料,而奉化的厢军,现在缺少几百人,臣愿意召募石工来补足它,让他们这些人不当差出使到别地去。这几百个人,经常采石来修治城墙,几年以后,徐州城将成为金城汤池那样的坚固。要利国监不让盗贼窥伺,就要使徐州没有事故,徐州没有事故,那京东一路都不会出差错了。沂州地区山谷重重险阻,成为逃犯聚集的场所,这里的盗贼经常进入徐州地界内。陛下如果采纳臣下的建议,不认为臣下为不中用,我愿意再作三年徐州太守,并且能够兼掌沂州军务,巡行检验公事,必定有成就来作为自己报效陛下的恩德。

【原文】

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民则望风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①。技精则难敌,法重则致死,其势然

也。自陛下置将官，修军政，士皆精锐而不免于逃者。臣常考其所由，盖自近岁以来，部送罪人配军者[②]，皆不使役人而使禁军。军士当部送者，受牒即行[③]。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费，非取息钱不能办[④]。百姓畏法不敢贷[⑤]，贷亦不可复得。惟所部将校[⑥]，乃敢出息钱与之，归而刻其粮赐[⑦]，以故上下相持[⑧]，军政不修，博弈饮酒，无所不至，穷苦无聊，则逃去为盗。臣自至徐，即取不系省钱百余千别储之[⑨]。当部送者，量远近裁取，以三月刻纳，不取其息。将吏有敢贷息钱者，痛以法治之。然后严军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饱暖，练熟技艺，等第为诸郡之冠[⑩]。陛下遣敕使按阅[⑪]，所具见也。臣愿下其法诸郡，推此行之，则军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盗之一端也。

【注释】

①法重：指惩罚士兵犯罪的法律苛严。

②部送：士兵押送。部，宋神宗时在将下分设的一级军事编制单位。押送罪人流放，由部将派士兵押送，故称“部送”。

③牒（dié 蝶）：公文。

④息钱：有利息的借贷钱。

⑤法：此指禁止向士兵放债取利息的法律。

⑥所部将校：士兵所在部的军官。

⑦刻：刻减，扣除。

⑧相持：持，通“峙”。相互对峙。指没有上下级的威严。

⑨省钱：三司所管辖内的钱财收入。宋代三司称为“计省”，故有是称。

⑩等第：等级顺序。

⑪敕（chì 斥）使：带着皇帝诏书的使者，即钦差大臣之类。

【译文】

京东地区凶恶的盗贼，多是来自逃亡的士兵。逃兵成为盗贼，百姓就望风畏惧他们。为什么呢？是军队士兵的武艺精湛而惩治犯罪士兵的军法严厉。士兵武艺精湛就难于抵敌，惩治的法重就不怕死，这是情势所必然的。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顿军中法纪，士兵都很精锐却不免于逃亡的。臣经常考察其中的原因，大致是近年以来，押送罪人充军的，都不使用百姓出差役的人而使用禁军士兵。担任押送的士兵，接到公文就出发。往返常常不下十天，道路上的费用，非要借贷有利息的钱不能办事。百姓害怕法律不敢借给他们，借给他们也收不回来，只有所在部中的军官，才敢于收取利息借给他们，归来后扣除他们的口粮和赏赐物，因此上下级间相互对峙着，军队的政纪松弛，赌博下棋酗酒，无所不为，穷苦无聊，就逃去成为盗贼。臣到徐州后，即取不属于上缴三省的钱成百成千另外储存起来。担当押送的士兵，视路程远近裁取，以三个月为期纳还，不收取利息。将官有敢于放利钱的，以法严加惩治。然后严肃军政，禁止军中酗酒赌博。连年以来，士兵都能吃饱穿暖，武艺训练纯熟，等级在各郡之上。陛下派遣特使巡察检阅，是全部看到了的。臣希望将这个作法下发到各郡去，推广实行，就会使军政整饬而逃兵减少，也是消除盗贼的一个方法。

【原文】

臣闻之汉相王嘉曰[①]："孝文帝时，二千石长吏，安官乐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司隶部刺史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则起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纵横[②]，吏士临难莫肯仗节死义

者，以守相威权素夺故也。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于今，郡守之威权，可谓素夺矣。上有监司伺其过失③，下有吏民持其长短，未及按问，而差替之命已下矣④。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⑤，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复按其状，劾以失入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由此观之，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臣愿陛下稍重其权，责以大纲，阔略其小。故凡京东多盗之郡，自青、郓以降⑦，如徐、沂、齐、曹之类⑧，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颇赐缗钱，使得以布设耳目，畜养爪牙。然缗钱多赐则难常，少又不足于用，臣以为每郡可岁别给一二百千，使以酿酒，凡使人葺捕盗贼⑨，得以酒与之，敢以为他用者，坐赃论。赏格之外，岁得酒数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盗之一术也。

【注释】

①王嘉曰：以下二十句引文见《汉书·王嘉列传》。 王嘉（？～公元前2年）：西汉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字公仲。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汉成帝鸿嘉年间（公元前20～17年），超升为太中大夫。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为丞相，封新甫侯。 长吏：地位较高的官长。司隶部刺使：即司隶校尉部与刺使。

②苏令：（？～公元前14年）：西汉成帝时人，山阳铁官徒。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率228人起义，杀长吏，出囚徒，取库兵自称将军，活动遍及十九个郡国。

③监司：宋朝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有监察各州官之责，故称“监司”。

④差替：差遣更替。指调离原任。

⑤情重而法轻：罪情重而以轻法定罪。

⑥劾以失入：弹劾失法入奏朝廷。

⑦青、郓：青州、郓州。汉武帝置十三州刺使部有青州，地在今山东渤海泰山一带，东汉治所在临菑县（今山东临淄市北）。郓州为隋开皇时置，治所在万安县（今山东郓城县东），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移治须昌县（今山东东平县）。

⑧齐：州名。治所在历城县（今山东济南市）。　曹：州名，治所在左城县（今山东曹县）。

⑨葺捕：即缉捕，捕捉。

【译文】

臣听说汉朝丞相王嘉曾讲："汉文帝时，二千石这样的长官，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和，没有苟且马虎的心意。这以后稍微有些变化，公卿以下的官吏互相督促，司隶部司使揭发阴私，官吏或者上任几个月就撤职。二千石更加地位低，胥吏百姓都轻侮他们，自知容易发生危险，小有不如意就生出叛离的心。从前山阳县的亡命徒苏令纵横各地，官吏士卒面临危难没有肯保持节气为道义而死的，是由于郡守相国的威势权力一向被剥夺了的缘故。国有急难，由二千石去处理。只有二千石受到尊重、地位巩固，才能够指挥下级。"用王嘉的这些话来考察现在，郡守的权威，可称得上是一向被剥夺了。它上有监司窥伺它的过失，下有官吏百姓说长道短，没有来得及察问，而差遣接替他的命令已经下来了。想督促捕捉盗贼，在规定以外找一文钱用来派遣人去，都不可能得到。盗贼凶狠，若罪犯的罪行重却处罚轻了的，郡守一律被发配充军流放，再让所在地的执法官吏重新查询案子的情况，以失误弹劾上报。心情惴惴不安如此，怎么能使官吏士卒拼死命去击破奸人的党徒呢？由此看来，盗贼之所以滋生蔓延，是由于陛下的郡守权太轻的缘故。臣希望陛下稍稍加重郡守的

权力，用国家的大政纲要去督责他们，疏阔省略细小的过失。因此凡是京东路中盗贼多的郡，自青州、郓州以下，像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要慎重地选择太守，听从他们用法律以外的手段对付强盗，多赐给一些钱，使他们能够设置耳目，畜养爪牙。然而钱多赏赐了就难于经常进行，少赐了又不能够起作用，臣以为每郡可以一年分别给予一二百贯，让各郡用它来酿酒，凡是派人去辑捕盗贼，就给他们酒，敢有把这钱作为别的用途的，以贪赃论罪。除有赏格所得钱外，每年还能得到酒几百斛，也完全可以用来派遣人了。这又是一个整治盗贼的方法了。

【原文】

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欲默而不发，则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圣特达如此，若有所不尽，非忠臣之义，故昧死复言之。昔者以诗赋取士①，今陛下以经术用人②，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③。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④，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沉鸷勇悍⑤，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⑥，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⑦，薛宣奋于书佐⑧，朱邑选于啬夫⑨，丙吉出于狱吏⑩。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⑪。是时

四方豪杰不能以科目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12]。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13]，所得亦已多矣。

【注释】

①诗赋取士：指唐朝考试用诗赋。

②经术：经义和策术。北宋考试不用诗赋而用经义和策术考学子。

③吴：指今江浙地区。　楚：指今两湖及江西地区。闽：指今福建地区。蜀：指今四川地区。

④京东路：治所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京西路：治所在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　河北路：治所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河东路：治所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市）。　陕西路：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

⑤沉鸷（chì 至）：深沉凶狠。

⑥考行察廉：考察行事是否廉洁。

⑦黄霸（？～公元前51年）：西汉大臣。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西汉宣帝时任扬州刺使，颍川太守。后升任御史大夫、丞相，封建成侯。为政外宽内明，是著名的循吏。初入钱补为侍郎谒者，因兄弟犯法受牵连免去，后缴纳谷买得官，为左冯翊二百石卒史，遂逐渐升迁。

⑧薛宣：西汉大臣。字赣君，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汉成帝时为御史中丞，后为丞相，封高阳侯。少时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逐渐以治绩升迁。

⑨朱邑（？～公元前61年）：西汉大臣。字仲卿，西汉庐江舒（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少为本县桐乡啬夫，廉洁公平不苛求。后举贤良为大司农丞。迁北海太守，以治行为大司农，身为列卿。

⑩丙吉（？～公元前55年）：西汉大臣。字少卿。西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熟悉律令，初为狱吏，后官至御史大夫、丞相，封博阳侯。

⑪方镇：指镇守一方的军事区域和军事长官。如晋时的持节都督，唐及五代的节度使。　选列校：选择各种校官。校官此处指下级军官。　牙兵：将军麾下掌旗的兵。

⑫旄钺：两种代表指挥官的用器，旄，饰有旄牛尾的旗。钺，象征权力，有斩杀不听令者。《尚书·牧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⑬高仙芝：唐朝大将。高丽人，善骑射，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攻破小勃律，于是拂菻七十二国皆震恐降附。升为四镇节度使，授左羽林大将军，封密云郡公。 封常清：唐蒲州（治所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临晋）人，少孤贫、脚跛，年三十末有名，乃投奔高仙芝部下，积功至范阳节度副大使。 李光弼（公元708～764年）：唐大将。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契丹人。父为契丹首长，入唐官为左羽林大将军，封蓟郡公。李光弼善骑射，后因功递升为河西副节度使，朔方节度副使。安禄山叛乱，屡建战功，封临淮郡王，临淮王。 来瑱：唐大将。邠州永寿（今陕西永寿县）人。少尚名节，慷慨有大志。任持节磺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终右领军大将军。 李抱玉：唐大将。本安兴贵曾孙，也居河西。初名重璋，善骑射，喜养马。少从军，为李光弼副将。天宝末年因战河西有功，赐姓李改名抱玉。因战功授司徒，兵部尚书，先后进封栾城县公、武威郡王、凉国公等。 段秀实：本唐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后徙家汧阳（今陕西千阳）。沉厚有决断。举明经不就，要以武事立功业。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任安西府别将。大将李嗣业以为判官，历任都虞侯，行军司马等职。朱泚谋逆，以笏击之而被害。

【译文】

然而这些都是小事，那大的事不是臣所应该讲的。打算沉默不讲，则又私下想到正遇到陛下这样英明神圣通达，如果还有话不讲完，不合忠臣之道，所以冒死再讲出来。从前用诗赋来取学士，现在陛下用经术择人，名字虽然不同，但都是用文词求得进升。考察所得到的人才，多是吴、楚、闽、蜀地区的人。至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这五路，从古以来就是豪杰的场所，这里的人沉稳勇猛剽悍，可以付给他们重任，然而打算让他们学习声律、读经义，以同吴、楚、闽、蜀地区的人争长短，那他们就只能不进入仕途了事，所以这些地区得到的人经常较少。那具有忠孝礼义的人，虽然不得志，却不失为有道德的君子，如果品德不好而有才气，当他们受到困难无路可走时，那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的。所以臣希望陛下特别要为上述五路的士人另外开辟进入仕途的道路。汉代的办法是：郡县的优秀人才被推荐选择作为吏，考察他的行为及廉洁与否，按秩序升迁补官，有的或升至二千石的高官，进入公卿的行列。古时候也不是专门用文词来取人，所以得到的士较多，黄霸从卒史起家，薛宣从书佐中奋起，朱邑从啬夫中选出，丙吉是狱吏出身。其他的名臣循吏，从这条道路升进的，不可完全数清。唐朝从中叶以后，方镇都选择普通军官来执掌大旗。这个时候四方的豪杰不能够用科目考试使自己发达的，都争着走这条路，他们中往往有积累功劳而获得将帅地位。虽然有老奸大盗间或在其中，而名卿贤相，如高仙芝、封常青、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类的人才却是由这样出来的，所得到的也已经很多了。

【原文】

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1]，则鱼鳖无所还其体[2]，而鲵鳅为之制[3]。今世胥史牙校[4]，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将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5]。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6]，共选士人以补牙职[7]。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8]，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9]。自公罪杖以下听赎[10]，依将校法[11]，使长吏得荐其才者[12]，第其功伐[13]，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14]，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15]。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途，而奸猾

之党，可得而笼取也。其条目委曲[16]，臣未敢尽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昔晋武平吴之后，诏天下罢军役，州郡悉去武备，惟山涛论其不可，帝见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17]。及永宁之后[18]，盗贼蜂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其言乃验。今臣于无事之时，屡以盗贼为言，其私忧过计亦已甚矣。陛下纵能容之，必为议者所笑。使天下无事而臣获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注释】

①之：往。

②无所：没有地方。所，场所、地区。还：转身。

③之：彼，它。此指江、河不行故道之事。

④胥史：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也称作"胥吏"。牙校：驻守军营的军官。牙，军营。

⑤其间：地方官府所辖之内。其，代词，指地方官署。

⑥五路：指北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分全国为十五路的北方五路，即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等路。已见上。

⑦牙职：军官。

⑧禄：任用，授禄。 庸钱：即佣钱。

⑨课：考核、试验。 镇：此为负责、主持之意。 场：工矿业工场，如冶炼场、盐场之类。

⑩公罪：因办公事而获罪。

⑪将校法：军队中军官的升降制。

⑫长吏：长官。

⑬第：等第、等次。 功伐：功劳，成绩。

⑭任子：西汉时，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满一定年限后，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任子。东汉沿袭不改。后世以此为父仕而得官之称。

⑮流外：此指科举之外。

⑯委曲：细节。

⑰“昔晋平吴”七句：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吴国，南北又归统一。所举山涛之论，见《晋书·山涛传》。

⑱永宁：晋惠帝所使用的年号之一。此年号只用了一年（公元301年）。

【译文】

一个国君在用人上就像大江大河，江、河所经过的地方，众多的河流都来趋赴，蛟龙也就生长在其中；及至改道而流经别的地方，此地就会使鱼鳖也没有地方转身，连那鲵鳅都被干涸的河道限制不能动弹。现在官府中胥史、军营中的军官，都是奴仆式的庸录之人的原因，没有别的，是由于陛下不用那些有才能的人。现在准备任用那些有才能的人充任官府中的胥史、军营中的军官，然而胥史主管发行文书，治理刑罚案件钱粮等事，根据情势不可能废除因失职时进行鞭挞的惩罚。对他们实施鞭挞之刑一实行，那豪杰之人就不会从其中产生出来。所以凡是受过刑的士不可以任用，被任用的就不可以施加刑罚。因此臣希望陛下采取唐时旧的作法，让北方五路的监司、郡守，共同选择士人以补充军中官员，都选择那些心计和力量足以超过一般人，而却不能够在科举应试中考中的人才，给他们现今雇人所需钱的薪俸，让他们负责税收、工矿场的事务、捕捉盗贼这类事加以考察。从杖责以下的公事罪行准许用钱赎免，按照军中的将校递升法，使长官能够推荐那些有才能的人，根据功绩大小，记录下任事的时间，使他们能够像任子一样获得官职，却不因为是科举之外而限制他们升迁。朝廷若考察那些特别优异的，录用几人，那些豪杰勇武的人，就会逐渐从这条道路走出来，而那些奸猾的人，就可加以笼络收取了。其中的条款细则，臣下没有敢于完全讲出来，只有陛下您自己去留心省察。

从前晋武帝在灭掉东吴孙氏政权后，下令天下废除军役，州郡中都去掉武备，只有山涛认为不可以，晋武帝见山涛时说："你所讲的真是天下名言。"然而却不能采纳。到惠帝永宁年间，各处的盗贼蜂涌起来，州郡都因为没有武备而不能控制，山涛的话才得到应验。现在臣下在没有发生事的时候，多次以盗贼之事上书进言，这样私自担心过于谋虑也是太多了吧。陛下即使能宽容采纳，必然也会遭到议论者的讥笑。能够使天下太平无事而臣下遭受讥笑之辱也是可以的，不然，到出了事情才来想办法，那就已经晚了。我的上书触犯了陛下的天威，罪行真是在不可赦免之列！

朱玲玲　译注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这是王安石写给宋仁宗的一封奏书。上书，是文章体裁之一。是用文字向皇帝或上官报告事情陈述看法。宋仁宗，名赵祯，宋真宗之子，公元1022～1063年在位。仁宗时，国家内有尖锐社会矛盾，外有西夏、辽的威逼、财政窘困、社会风气败坏，国家面临危机。有清醒政治认识的人纷纷要求改

革，王安石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奉调离开提点江东刑狱任所，抵京准备任度支判官时写出这份上书，提醒皇帝必须变法；变法应从造就足以承担变法重任的人才入手，这就要改变教育、养护、选拔、任用人才的办法；皇帝要有变法决心，要能排除干扰，以身作则，为天下变法先行者。这份上书未获宋仁宗采纳。但王安石日后种种变法举措，实际大抵都是这份上书观点的引申。这份上书是研究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文献之一。全文近万字，而结构井然，贯通一气，是说理文的一个范例。

【原文】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①。今又蒙恩诏还阙廷②，有所任属③。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处其中，幸甚！

【注释】

①备使：聊充使臣之数。这是对担任使臣的自谦说法。　路：宋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备使一路：当时王安石担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

②阙(què 却)廷：朝廷。

③有所任属：任属，即任命。当时要让王安石担任三司度支判官职务。

【译文】

我无才无德，蒙受皇帝恩典被任命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现在又蒙皇帝恩宠召回朝廷，将有所委任。我理应把任职提点刑狱情况禀报陛下。我不顾自己的不称职，竟敢于联系在任涉及的情况，冒昧谈谈天下大事。我恭敬地希望陛下加以慎重思考而采纳可取的内容，我将深感荣幸。

【原文】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①，夙兴夜

寐[2]，无一日之暇，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芥之蔽[3]，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4]。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5]，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6]。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7]，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8]，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谡谡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9]。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10]："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11]"。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注释】

①睿(ruì 锐)智：英明有远见。这是称颂皇帝的套语。

②夙(sù 素)：早。 寐(mèi 妹)：睡。

③纤芥(xiān jiè 先介)：细微。

④孚(fú 伏)：为人所信服。

⑤属(zhǔ 主)：交付，委托。

⑥贰(èr 二)：离间。 谗(chán 蝉)：说别人的坏话。邪：不正派。巧：诈伪。 倾：：排挤倾轧。

⑦二帝三王：古代贤明君王。二帝，指尧和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⑧社稷(jì 记)：国家。

⑨谡谡(xī 洗)：担心害怕的样子。

⑩孟子曰：下二句引文见《孟子·离娄上》。

⑪先王之道：上古贤明君主治国道理。

【译文】

我私下观察皇帝陛下有谦恭节俭美德，有远见英明的素质，每天早起晚睡勤于政务，没有一天懈怠。声色狗马观赏游乐这些事，一点也不沾染。仁爱百姓疼惜物力的心意，得到天下人的信服。又公正选拔众望所归的宰相人选，把国事交付他们，而不受专事排挤陷害他人的奸臣的离间。在这些方面就是古代圣君二帝三王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而已。按说应该是家给人足天下太平了。然而效果并未如此。反而是内不能不担心国家安危，外不能不忧虑外族入侵，天下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天下有志之士，经常提心吊胆担心国家不能长久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毛病出在不懂得法令制度。现在朝廷法令严格齐备，无所不有，而我却说没有法令制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今的法令制度，大多不符合先王之政的缘故啊。孟子说："有仁爱百姓的思想仁爱百姓的名声，老百姓却得不到他的恩泽，那是因为治理国家时没有效法先王之道。"用孟子的话，分析当今的问题，毛病正在于此。

【原文】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①，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②，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注释】

①具：全备。

②倾骇（hài 害）：惊倒。 嚣（xiāo 消）：激起喧哗。

【译文】

现在离开先王时代已很久远，两者经历的政局变化、所面临的形势都不相同，而要一一照先王之政去办，就是很愚蠢的人也知道难。不过我说今天的失误，原因在于没有效法先王之政，只是说应当效法先王之政的基本精神而已。那二帝三王，前后相距大约有一千多年，其间有时太平有时混乱，兴盛衰落样样都有。他们经历的政治变局、所遇的形势也各不一样，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不过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原则，处理问题的本末先后，却未尝不同。所以我说只须效法他们治国的基本精神就可以了。效法他们的基本精神，我们所进行的变法改革，就可在不惊吓世人，不遭致舆论反对的情况下，自然地合乎先王之政的要求。

【原文】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①，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

【注释】

①揆（kuí 奎）：测度。

【译文】

道理虽是这样，但据当今形势看，陛下即使想对天下事进行改动变革，使它符合先王精神，也势必办不到。陛下有谦恭节俭美德，有远见英明素质，有仁爱百姓珍惜物力思想，如果真的再加上有效法先王精神的心意，那还有什么事办不成，什么志向实现不了？而我却认为陛下即使想要改动变革天下事，使它符合先王精神，也势必办不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当今天下人才缺乏的缘故啊。

【原文】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①，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②，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③，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苛简贪鄙之人④，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⑤，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⑥。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⑦，而吏辄缘之为奸⑧，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⑨，四海之远⑩，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⑪。"非此之谓乎？

【注释】

①沉废：被埋没废置。 伏匿(nì逆)：隐藏。

②闾(lú驴)巷：里巷。泛指民间。

③陶冶(yě也)：烧制陶器和熔炼金属。此处喻指培养造就人才。

④苛：刻薄。 简：怠慢。

⑤讲：讲说，研究，练习。

⑥阖(hé河)：全。 郡：本为秦汉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名称，此处借指作为宋代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路。

⑦膏：油脂。 泽：雨露。 膏泽：比喻恩泽。

⑧辄(zhé哲)：立即，就。

⑨九州：传说古代中国划为九个行政区，称为九州。此处泛指全国。

⑩四海：古代以为中国四境有海环绕。此处指全国各地。

⑪徒法不能以自行：语出《孟子·离娄上》。

【译文】

我曾私下观察天下在职官员，我觉得人才的缺乏，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一般情况下要是上层缺乏人才，则在下层应该有被埋没遗漏而没被发现的人才。我又到民间去找寻，但也没有发现有更多的人才。这难道不是培养造就人才方法的不正确所造成的吗？ 我说当今在职官员中人才缺乏，这拿我任职提点刑狱时所接触的情况就可以说明。现在江南东路几千里范围内，能推行朝廷法令，懂得轻重缓急，并能普遍管理好百姓完成职责的很少，而缺乏能力遇事敷衍应付，贪婪卑鄙的，却多得数不过来。那种能讲论研究先王精神，并能结合当前政务的，可能全路之内往往一个也没有。朝廷每下一道命令，用意虽好，长官们还没能推行，使朝廷恩惠落实到百姓头上，而属吏就已乘机捣鬼，扰害百姓了。因此我说在职官员中人才缺乏，而民间也没有更多发现。人才既然缺乏则陛下虽然想改动变革天下事，以便使它符合先王精神，大臣中即使有能领会陛下意图，而愿领受改革任务，但

全国这样大，幅员这样广，谁能像陛下希望的那样去一一加以推行，而使百姓人人都受益呢？所以我说要改革天下事现在势必还做不到。孟子说："光有制度不能让它自动地去推行。"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原文】

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①，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②，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③，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④。"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罝之人⑤，犹莫不好德，《兔罝》之诗是也⑥，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⑦。"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⑧"。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⑨，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⑩，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⑪。故诗人叹之曰："德辎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⑫。"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⑬。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⑭，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⑮，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

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16]。"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注释】

①弊(bì必)：有害的，坏的。

②祸败：使人遭祸使人败亡。

③士君子：泛指贤能人士。

④"岂弟"二句：语出《诗经·大雅·旱麓》。 岂弟(kǎi tì凯替)：同"恺悌"，和乐平易的样子。 遐(xiá霞)：何，怎么。 按：高步瀛说，此处王安石引《旱麓》诗句，以证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意思大概和《棫朴》中"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一样，用"君子"代文王，而和毛亨郑玄对《诗经·大雅·旱麓》的注释不同。(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

⑤兔罝(jū居)：捕兔的网。罝，捕兽的网。

⑥《兔罝》：指《诗经·周南·兔罝》。

⑦"奉璋"二句：语出《诗经·大雅·棫(yù玉)朴》。 奉：捧。 璋：古代一种玉器，臣子朝聘时所执。 峨峨：隆重庄严的样子。 髦(máo毛)士：俊杰之士。

⑧"周王"二句：语出《诗经·大雅·棫朴》。 周王：指周文王。 迈：出行。 六师：即六军。此泛指全部军队。周朝制度，天子有六军，诸侯根据政治地位及国力大小或拥有三军或拥有二军或拥有一军。

⑨夷、厉：指周夷王和周厉王。夷王名燮(xiè泄)，是周孝王之子，周厉王之父。周厉王名胡。厉王暴虐奢侈傲慢，激起国人暴动，厉王出逃于彘(zhì至)而死。

⑩宣王：名静，周厉王太子，厉王死后被立为王。

⑪仲山甫：即樊侯，鲁献公次子，周宣王大臣。樊是他的封邑，在今河南济源县。山甫是名；仲，表示兄弟排行位居第二。

⑫"德辎如毛"三句：语出《诗经·大雅·烝民》。 辎(yóu游)：轻。

⑬闵(mǐn敏)：忧虑，担心。

⑭新美：作动词用，使人精神得到更新，使人美好起来。

⑮不庭：不按常规行事的人。《国语·周语中》："以待不庭不虞之患。"韦昭解："庭，直。虞，度也。不庭，犹不道也。"道，就是常规。

⑯"薄言采芑"三句。语出《诗经·小雅·采芑》诗句。　薄：语气词。言：语气词。　芑（qǐ起）：古书上说的一种植物。　新田：开垦两年的田。菑（zī资）亩：初耕一年的田。

【译文】

由此可知当今最急需，就是人才。如果真能使天下人才众多，而后职官所需人才可以从中取足。职官获得了所需人才，然后逐渐根据时势允许的程度，再参考人们对原有法制不满、怨恨情况，改革国家有毛病的法制，以接近先王精神，那是很容易的事。现在的天下，也是先王拥有过的天下。先王时，人才曾经众多。为什么到现在却偏偏不足了呢？所以说是培养造就人才的办法不正确啊。商朝时，天下曾经大乱。在职官员贪婪狠毒、祸害百姓，都不是应有人选。到文王兴起时，天下人才曾经一度很少。在这情况下，文王能培养造就天下士人，而使他们都成为可出任官吏的人才，然后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才干任命为官吏。《诗》说："和蔼平易的君子啊，怎能不培养出人才来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到他培养任务完成之后，就连地位低下的捕兔猎人，也没有不崇尚德行的，《兔罝》诗说的就是这个情况，更何况在职为官的人呢？正因为文王能这样做，所以他只要出征，敌人就降服；他着手治国，就事事步入正轨。《诗》说："捧玉璋助祭的大臣庄严肃敬，他们都是贤才。"又说："周王出征，六军紧紧相跟。"这是说文王所用的官员，文臣武将都获得了所需人才，没有被耽误的军务政务。到了夷王厉王混乱时期，天下人才又一度减少。到宣王兴起时，和宣王谋划天下事的，只有仲山甫而已。所以诗人慨叹道："美德轻得像毛发，却只有仲山甫举起它，而可惜无人协助他。"

这是哀叹人才少，仲山甫缺乏助手。宣王能任用仲山甫，并以他为榜样，提高天下士人的素质，所以人才又多了起来。于是对内整顿政事，对外讨伐不守常规分子，又再次拥有文王武王时的疆土。所以诗人赞颂他说："采芑菜去吧采芑菜，在这开垦两年的地块上采，在那开垦一年的地块上采。"这是说宣王能提升天下士人素质，使他们中能涌现出可用的人才，就像农民能提高土地肥力，使它能长出可供采摘的芑菜。由此看来，人才没有不是由君主培养造就而成的。

【原文】

所谓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①，皆有学②，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③，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④，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注释】

①国：国都。 乡党：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周礼》记载，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

②皆有学：周代党学名序，乡学名庠（xiáng 祥），诸侯国学名頖（pàn 判）宫，天子国学名辟（bì 必）雍。

③礼乐刑政：国家主要政务。 礼：礼制、礼仪等。 乐：音乐演奏。 刑：刑罚。 政：政令。

④法言：合乎礼法的言论。 德行：道德品行。

【译文】

所谓君主培养造就人才，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教育、养护、选取、任用有正确的办法罢了。所谓正确教育的办法，是什么呢？古代天子和诸侯从国都到地方都有学校，普遍设置教导之官，并且严格掌握他们的人选。朝廷礼乐刑政各类事，都列入教学内容。学生所看到的练习的，都是先王典范言论、道德行为、治理天下的原则。教材内容都能对国家有用。如果不能对国家有用，就不教；如果能对国家有用，则没有不列入教学内容的。这是教育人才的正确办法。

【原文】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①，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②，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③，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④。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⑤，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宴享之事⑥，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⑦，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⑧。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⑨。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⑩，不帅教⑪，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⑫；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

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⑬"。《酒诰》曰⑭："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⑮，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⑯，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⑰。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注释】

①饶：富足，多。

②苟得：苟且获取，无原则地获取财物。

③庶（shù 树）人：平民百姓。

④世禄：世世代代享有俸禄爵位。

⑤放：放纵。 僻：偏执。 邪：不正当。 侈：放肆。

⑥宴享：以酒食祭神或待客。

⑦命数：命的数目。 命：帝王按官职等级赐给臣下的仪物，如玉圭，车服等。这些仪物，也可看作是获得官爵的凭证。

⑧律：古代音乐中用来正音的一种竹管，此处指合制度的音调。 度：量长短的标准。 量（liàng 亮）：测量体积的器具。 衡：测量轻重的器具。

⑨铢两分寸：喻指微小的数量。铢：古代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⑩道艺：道即艺，指礼乐射御书数技能。孙诒让《周礼正义·宫正》引王引之语："道艺连文，道即艺也。"

⑪帅：遵循。

⑫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礼记·王制》说，不遵循教导而又屡教

不改的，要“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屏(bǐng 丙)：排除。　齿：录用。

⑬《礼记·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说：“《王制》曰：‘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衣服制度者为畔，畔者君讨。’荆公盖约举之耳。”　流：流放。

⑭《酒诰》：《尚书》篇名。　诰(gào 告)：本为告诫，此借为告诉。

⑮佚(yì 义)：放过。

⑯恳恻(cè 侧)：诚恳。恻，恻隐之心。

⑰服：顺从。

【译文】

所谓养护人才的正确办法是指什么呢？就是让他享有足够的钱财，让他授受礼制的约束，并用法律制裁他的犯罪行为。什么叫做让他享有足够钱财呢？人之常情是，钱财不够用，就会贪婪卑鄙不顾原则地去弄钱，没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先王知道人情如此，所以规定官吏俸禄时，从在官府当差的平民起，给予他的俸禄就已足够取代他在家耕种土地时的收入。由此而一等一等向上，每个等级都有增加。使他们所得俸禄足够养成廉耻心而摒弃贪婪卑鄙行径。这样还觉得不够，又推广其俸禄享受范围直到子孙，名叫世禄。使官吏活着时，在奉养父母养活兄弟妻儿，从事亲戚朋友往来方面，都不会有钱财不足的缺憾。到死的时候，也不担心子孙会受穷。什么叫用礼制去约束他们呢？按人之常情，在钱财够用之后，若没有礼制去约束，就又会胡作非为，无所不至。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为他们规定礼仪制度，婚嫁丧葬祭祀奉养宴享这些事，和衣着饮食起居所用器物，都根据所享有的政治待遇分出级别，规定每级统一的数量标准。按他享有的政治待遇可以具备，但财力不足的，就不办，财力能办到，而按政治待遇不应享有的，就不许他有一丝一毫的僭越。什么叫用法律去制裁他们的犯罪行为？先王对天下读书人，用道德伦理治国技能去教育他了，他不按教导办事，就要处以驱赶到远方去永不录用

的惩罚。对读书人用礼制去约束了。不按礼制办事的，则处以流放处死的惩罚。《王制》说："有擅自变更衣着制度的，当地负责官员要被流放。"《酒诰》说："如有人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不要放过他们，把聚众饮酒的全都拘拿到周京来，我要杀了他们！"那群聚饮酒、变更衣着制度都是小罪，流放杀头是重罚。对小罪处以重罚，先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不加迟疑，是认为不如此不足以统一天下风俗而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用礼制去约束，用刑罚去制裁，天下所以服从而没有抵触，这又并不是单靠禁令严厉执行认真而做到的，大概也是由于先王抱有万分诚恳的态度和恻隐之心，用努力的实践为天下树立了榜样。凡在先王身边的高官显贵，都顺从君主的愿望而遵行规定。有一个不按着规定做的，惩罚就从他开始。君主用最诚挚的态度去推行，高官显贵懂得避开君主厌恶的东西，则天下不等到运用惩罚便可以禁止的事就多了。所以说，这是养护人才的正确方法。

【原文】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①，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②，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试其能行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

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③。此取之之道也。

【注释】

①审：确实。

②丑：类。

③爵命禄秩：爵位俸禄。

【译文】

所谓选取人才的正确办法是指什么呢？先王选取人才，一定通过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一定通过学校。命令大家推举出他们所认为的贤能，写出名字申报君主以供考察。如果经考察确是贤能人才，接着就根据他们德行大小才能高低授予官职。所谓考察，不是专凭耳朵眼睛去面试，去听他一个人的自我陈述。要确实知道他们的品德，就要了解他们的行为。要确实知道他们的才干，就要听取他们的言谈。了解到他的言行之后，再试用他办事。所谓考察，是指在事务中去试用他。即使是尧当年选用舜，用的不过也就是这些办法而已，更何况选用更低层次的人呢？全国那么大，幅员那么辽阔，万亿大小官职，所需要的人才就多了。作为君主，既不能一一亲自去考察，也不能把考察任务专交给某一个人，让他在一两天之间检验一下候选人的才能品行就决定选用与否。由于我已考察出才能品行很高的人，任命他为大官了，就命令他选取志同道合者并加以长时间地试用，考察出其中的能人报告君主，而后把爵位俸禄赐予他们。这是选取人才的正确办法。

【原文】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

稷[1]，知工者以为共工[2]，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3]，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如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4]，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5]？取之既已详[6]，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7]，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8]"。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9]；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10]，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注释】

①后稷(jì记)：古代农官名。

②共工：古代工官名。

③狃(niǔ纽)：熟悉，习惯。

④顾：看。 僇(lù录)：侮辱。

⑤比周：结伙营私。 谄(chǎn产)：巴结奉承。

⑥详：审慎。

⑦熙众工：使百官负责的事都办理得好。熙，兴盛。此处作动词用，意思是使……兴盛，使……办得好。众工，百官。

⑧"三载考绩"三句：语出《尚书·舜典》。 载：年。 绩：功业。 黜

(chù 畜)：贬降。　陟(zhì 至)：提拔。　幽：昏庸。　明：明白。此指贤明的人。

⑨四凶：四个凶恶的人。据古书说，指浑敦(dùn 遁)、穷奇、梼杌(táo wù 桃悟)、饕餮(tāo tiè 滔帖去)。

⑩皋陶(gāo yáo 高摇)：舜的大臣。　稷(jì 记)：舜的大臣。后稷，周始祖。　契(xiè 谢)：舜的大臣，商始祖。

【译文】

所谓任用人才的正确办法，是指什么呢？人的才能、品德、高低厚薄不同，对某些官职，有的适宜有的不适宜。先王知道这种情况，所以懂农业的让他做农官，懂工技的让他做工官。其中德厚才高的做长官，德薄才低的做长官的下属。又考虑到任职时间长，则长官熟悉职责，下属信服长官而顺从长官教令，贤能官员则可以完成他的功业，无德无才分子则他的罪过可以被充分暴露，所以把官员任期规定得比较长并实施考核制度。因为这样，才智高强的能人，就能施展本领去创建功业，不担心由于时间不够而完不成功业。敷衍塞责的懒人，即使企图得过且过马虎应付，但想到羞辱就紧跟在身后，还怎敢不努力呢？至于那些无能的人，自然懂得要告辞退避。这是因为任职办事时间久长，不胜任的罪，无法侥幸获免。他连冒险都不敢而要告辞退避了，还怎么会有拉帮结派诽谤献媚钻营上爬的人呢？选取既已审慎，使用既已得当，任期既已够长，至于委任又很专一，而不处处用常规去束缚他，而让他能充分施展抱负，尧、舜当年治理百官而使各部门事务都办得兴盛，不过是运用了这样一些任用人才办法而已。《书》说："三年考查一次政绩，考查三次，就贬降昏庸的人而提升贤明的能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尧、舜时代，所贬降的已经知道了，大概就是四凶；他们提升的，则是皋陶、稷、契，这几个人都是终身只任一官而没调动过职位。大概他们的所谓提升，只是指提高爵位俸禄而已。这些就是任用人才的正确办

法。

【原文】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主，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①，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注释】

①怛(dá 达)：惊恐，极端小心地。

【译文】

教育人才、养护人才、选取人才、任用人才的办法既是这样，而当时的君主，又能和他的大臣竭心尽智，真诚、关心、思虑周详地去贯彻推行，这正是那时人臣所以不存疑虑，而对于国家大事没有想办而办不成的原因。

【原文】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①，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②，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注释】

①漠然：不关心。

②课试：考试，考核。

【译文】

现在州县虽然有学校，但只是有个校舍而已，没有教导之官，没有培育人才的事。只在太学有教导之官，但也没有严格的资格审查。朝廷礼、乐、刑、政事务，未尝列入教学内容。学生也毫不关心地认为礼乐刑政是政府官员的事，而不是自己应当懂的。学生所受教育，只是讲说经书的章节句段而已。只讲章节句段，本来就不是古代所用的正确教育方法。近年又开始教授考试文章办法，那考试文章，不多背强记范文耗尽精力就学不会。等到他能写出好的考试文章了，往大处说不能用于安邦治国，从小处说则不能用来办理具体的政务。所以虽然在学校学白了头，用尽时间精力去遵循教导，等到派他去从事实际政务，却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这种人到处都是。

【原文】

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①，处商贾于肆②，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

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

【注释】

①畎（quǎn 犬）亩：田间。

②商贾（gǔ 古）：商人。古时称行商为商，坐商为贾。 肆（sì 四）：店铺。

【译文】

现在的教育，不但不能造就人的才能，还会消磨毁坏人的才能，使他不能成为人才。为什么呢？人的才能，目标专一方能培养得出来，而思想杂乱则将被毁坏。所以先王安排各类人才时，把做工的安置在官府作坊，把务农的安置在田间，把商人安置在市场，把读书人安置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事业而不接触别的事，担心别的事干扰他们的专业。所谓读书人，还不单是不让他接触别的事务而已，还只是向他们介绍先王之道，对诸子百家的其他学说，全都排除在外而不敢让他们学习。当今读书人本应学的，是天下国家用得上的知识，现在全都丢开不教。却拿考试文章来教他们，让他们耗精疲神，用尽精力去学写这些文章。等到任用他们做官以后，则又全都让他们放弃这一套，而用天下国家事务去要求他们。古代的人，用整个时间去专门学习天下国家事务，尚且有的培养出才能、有的培养不出才能。现在却移用他的精神，占夺他的时间，去整天从事于没有用的学问；等到要他办理实际事务时，而后以天下国家用得上的知识去突然要求他，这就难怪足以有所作为的人才稀少了。所以我说不但不能造就人的才能，还从而消磨毁坏人的才能，使人成不了人才。

【原文】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①，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②，有可以为士③，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④，出则为六军之将也⑤；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⑥，亦皆卒伍师旅之帅也⑦。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位⑧。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⑨。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⑩。"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

【注释】

①士：男子，此处指青年男子。

②公卿大夫：均为古代高级官爵名称。此处泛指高级官吏。

③士：古代比大夫地位低的阶层。此处泛指低级官吏。

④六官：周代辅佐天子的最主要六位大臣，即冢（zhǒng 肿）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也称六卿。

⑤六军：古代天子有六军。

⑥比闾族党：古代地方行政组织。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 师：官长。

⑦卒伍师旅：古代军队编制单位。五人为伍，百人为卒，五百人为旅，二千五百人为师。

⑧奸（gān 甘）：通“干”，求取。

⑨卒伍：泛指军队。

⑩“弧矢”二句：是《周易·系辞下》“弧木为弓，剡（yǎn 演）木为矢，弓矢之利，以威天下”的简略语。 弧矢：弓箭，此处代指武力。

【译文】

还有一件很有害的事。先王时代，读书人所学的，是文事和武事。读书人的才干，有的可以担任公卿，有的可担任士，他们才干的大小，对于担任某项官职来说，有的适宜有的不适宜，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对于军事，则不论才干大小没有不学。所以才干大的，平日则担任六官的卿，出征则担任六军的将。才干差一些的，则平日担任比闾族党的师，出征担任卒伍师旅的帅。所以戍守边疆保卫京师的任务，都有士大夫承当，小人没有机会插手。现在的学生，认为文武是不同的事，我懂得处理文事就可以了，至于戍守边疆保卫京师任务，则推给军人。这些军人往往是社会上奸猾凶悍无赖之徒，如果他们才干品行能在家乡站得住脚，也没有肯离开亲人而应募当兵的。戍守边疆保卫京师，这是天下重任，是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所以古代教育读书人，以射箭驾战车为最紧要，其他技能，则根据人的才干适宜什么教什么。才干不宜的，就不勉强。至于射箭，则是所有男子的事，人生来有残

疾就算了，只要没有残疾，是没有舍弃射箭而不学的。在学校期间，自然应当学射箭，有接待宾客的事，就要用到射箭，有祭祀的事，就要用到射箭，区别品行能力相同而可比偶的，就要用到射箭。在礼乐事务中，没有不包含射箭内容的，而射箭也未曾脱离过礼乐祭祀活动。《易》说："张弓拉箭的作用，在于威镇天下。"先王难道仅仅把射箭看成可以演习交际礼仪而已吗？先王本来就认为射箭是武事中最大事项，是威镇天下保卫国家的工具啊。平日用它演习礼乐仪式，出征用它进行战斗。读书人既已天天练习射箭，于是善长者多，所以戍守边疆保卫京师的任务，就可以从中选取人去承当了。

【原文】

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①，而无内外之虞也②。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谆谆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③，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注释】

①干戈：古代的两种兵器，此处代指军事。

②虞（yú于）：忧虑。

③执兵：手执兵器，此处代指从事军事活动。兵，兵器。

【译文】

读书人已经学习过先王之道，他的品德操守已经获得家乡人的称赞，然后根据他的才干把戍守边疆保卫京师的任务交给他，这是古代君主把军事付给可以属托之人，而没有内外忧患的原因。今天却把那天下重任，君主所应当最慎重安排人选的职务，推出去交付给奸猾凶悍无赖、才能品行都无法在家乡立脚的人，这就是当今所以提心吊胆常怕边疆受侵扰，常怕京师安全无保障的原因。现在谁不知道边防和京师宿卫的部队都非常靠不住？但由于读书人以从事军事活动为耻，并且也未曾有人能承当起骑马射箭行兵布阵的事，在此情况下不用召募的军人，谁能承担那些事呢？不严格进行文武兼顾的教育，不提高将帅人选的标准，则读书人以从军为耻，因而未曾出现能骑马射箭行兵布阵的事，这是事情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教育人才没有正确办法的缘故。

【原文】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①，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②，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③，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出。夫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④；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⑤。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

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⑥，营资产⑦，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⑧，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⑨，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⑩，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注释】

①侍从之列：宋朝称殿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与翰林学士、给事中、六部尚书、侍郎为侍从。这里泛指朝廷高级官员。

②守选、待除、守阙（què 确）：宋朝文官选任制度规定，由吏部负责、无特殊恩例、依常规迁授的官员，得替离任至接任新职，要经历三个守候等待阶段。首先，须待一定期限才能去吏部参加新任的选派，在此期限内，要“守选”，即守候参选。守选期满，经检验有关文书合格，定为“到部”，到部人多，要依各人条件排出接受差遣的先后次序，等待自己次第的到来，称为“待次”，也叫“待除”。接受了差遣而拟去接任的职务的现职官员如尚未任满，须待其任满后才能去接任，这就要“待阙”，也称“守阙”。守选、待除、守阙期间无奉禄。

③厮养：干粗杂活的奴仆。

④君子：泛指品德好的人。

⑤小人：泛指行为不正派的人。

⑥赂遗（lù wèi 路卫）：以财物送人。

⑦营：谋求。

⑧鬻（yù 玉）：卖。

⑨矜（jīn 巾）奋：奋勉。

⑩侵牟(móu谋):掠夺。牟,取利。

【译文】

当今制定的俸禄标准,大抵都偏低,除去朝廷大官以外,供养人口多些的,没有不兼靠从事农商活动的收益而能养家活口的,下面的州县官,多的是八九千钱,少的四五千,连同守选、待除、守阙时间在内,大约是六七年中仅得到三年的俸禄,平均一个月所得,其实不足四五千,少的其实不到三四千,即使用于雇奴仆也嫌不够。而实际上他养生病死婚姻葬送事务的处理,都应当从俸禄中支出。一般说来品行在中人以上的,即使受穷也不会丢弃君子操守;品行在中人以下的,即使富裕,也不会改他小人本色。只有中等人不是这样,中等人受穷就可能变成小人,富裕了就会成为君子。估计天下所有读书人,属于中等以上、中等以下的,在千人、百人中也没有十个、一个,受穷就可能变成小人,富裕就可能成为君子的,则满天下都是。先王认为对广大众人的品性不能用强力去改变,所以制定行为准则时不以先王本人为标准,而以中等人为标准。这是要根据众人的欲望而向好的方面引导,先王认为中等人能遵行,他制定的准则就可以推行天下推行后世了。凭当今规定的俸禄标准,而想要读书人不丢弃廉耻,大概是中等人所办不到的。所以今天官大的,往往互赠财物,谋求资产,有了贪污的坏名声;官小的,就贩卖乞讨,无所不为。读书人一旦丢掉廉耻得了社会骂名了,那他懒惰敷衍混事的念头就会产生,而奋发自强的志气就会消失,这样一来政务怎能不废弛,良好政风怎能兴盛得起来呢?更何况抛开法制接受贿赂侵害百姓的,到处都是呢?这些都是所谓不能让人才有足够钱财的问题。

【原文】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①，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

【注释】

①族人：同一宗族的成员。亲姻：由婚姻而结成的亲戚。

【译文】

婚丧、奉养以及装饮食所用的器物，都没有制度加以制约，而天下以奢侈为荣，以节俭为耻，只要钱财可以办到，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官府既不禁止，世人又以此为荣。如果财力不足而不能按世俗流行的办法去办，则处理婚丧时，往往要得罪族人和亲戚，被人看作耻辱。因此富有的就贪高贪大不知止步，贫穷的则勉强支撑去追赶流俗，这是读书人处境难上加难而廉耻心丧失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我所说的没能用礼制去约束人才的问题。

【原文】

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①，奢靡无节②，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

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其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③。然而世之识者④，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⑤，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⑥，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⑦，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⑧；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礼；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⑨。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一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注释】

①闺门：内室的门。

②奢靡（mi 米）：奢侈浪费。

③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说："方今陛下恭行俭约，至禁其末而弛其本，姚曰：此与后段法严令具至不能裁之以刑也两段，当前后互易……盖世之识者一段补饶财之余意，陛下躬行一段，补约以礼裁以刑之余意，均当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结句之后"。

④然而世之识者：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说：姚选……谓此上仍有脱字，沈谓此一节，当在前饶之以财上。

⑤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说："姚曰：'下有脱文'。"　县官：指朝廷。

⑥前世置员盖甚少：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说："沈曰：'疑有脱误，玩文义当云比诸前也'。"

⑦元元：百姓。

⑧诛：谴责，惩罚。

⑨薄物细故：微小的事情。薄，轻微。物，事。《史记·五帝本纪》："节用水火财物。"《正义》："物，事也。"故，事情。《国语·周语》"无故而料民，"韦昭解曰："故，事也。"

【译文】

现在陛下亲自奉行节俭原则，为天下树立榜样，这是陛下左右显贵大臣亲眼所见的。而他们在自己家内却奢侈无度，做着陛下厌恶的事，违背陛下对天下人的教导，有的已经很严重了，但没听说朝廷对他们有什么公开惩罚。以前周朝人拘拿聚众饮酒的人处以死刑，是认为聚众饮酒发展下去可能导致大量人的死亡，所以要严惩祸源。从严惩祸源下手，所以用刑极省，而陷入灾祸的人已经很少了。现在朝廷法律，处罚最重的是贪污，严惩贪污而放松对奢侈行为的制裁，这是禁恶果而放纵祸源。但社会上所谓有识之士，认为当今官员过多，国家财力已经不足以供养他们，这也是不懂事理的说法。现在做官的确是过多了，然而前世

任命的官员大概很少，而俸禄又如此之微少，这样看来财政经费的不足，大概要另有说法了，官吏的俸禄支出哪是值得计较呢？我对于财政经济的确没有学过，但私下考察过前代管理财政的大致情况。一般是调动天下力量创造天下财富，取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开支。自古太平盛世，未尝把财政经费不足当作国家严重问题。严重问题是管理财政缺乏正当方法。现在天下没有战争，百姓安居乐业，各尽其力，创造社会财富。但国家和个人都感到穷困是严重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管理财政没用正确方法，而有关官员没能根据社会实情作出必要的变通。如果真能用正确方法管理财政并能随时根据情况作出变通，即使像我这种愚蠢人，也都知道增加官吏俸禄不会造成经费困难。当今法令严格、全备，对读书人的防范管束可以说严密了。但是也曾在用治国技能教导他之后，又用法律对不遵循教导者施以必要的处罚吗？也曾在运用礼制去约束他以后，又用法律对不遵循礼制者施以必要的处罚吗？也曾在把政务委任给他以后，又用法律对渎职者施以必要的处罚吗？要是不先用治国技能教导过他，的确不能责备他不遵循教导；不先用礼制去约束他，的确不能责备他没有遵循礼制；没有先把政务委托给他，的确不能责备他渎职。这三个方面，是先王的法制管理中最急切注意的内容，现在却都无法提出要求。而对微不足道的小事，不构成国家急切危害的事，却设立禁令，这种禁令还月月变异、年年不同，官员们甚至记都记不过来，又怎能一一回避而不去违犯呢？这是法令所以被轻视、得不到执行，小人有时获得幸免，君子有时不幸而获罪的原因。这是所说的没能用刑罚去制裁人才犯法行为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属于人才管理方法不当的问题。

【原文】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1]，谓之茂才异

等、贤良方正[2]。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3]。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4]，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5]，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6]。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7]，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

【注释】

①诵：背诵。

②茂才异等、贤良方正：宋代科举名目。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下诏设立茂才异等科。宋朝建立，即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③进士：宋朝科举名目。举人应进士科经殿试合格，按五甲等极，授予

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资格。

④雕虫篆刻之学：写文章的学问。西汉学童学习秦朝书法八种体式，虫书、刻符为其中两体，纤巧难学，所以借指撰写词赋的雕章琢句，也用来比喻小技巧、无足称道的学问。

⑤绌（chù 触）：通“黜”。废，贬斥。 岩野：山野。代指民间。

⑥庶物：众事。

⑦同罪举官之科：宋朝制度，官员接受任命，要登记荐举人，日后行为与举状不符，要受罚，荐举人要连坐。科，法律条文。

【译文】

现在选拔读书人，记忆力强背诵得多而又略能写点文章的，就叫做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这是公卿的人选。记忆不必强，背诵不必多，稍会写点文章，而又曾学习诗赋，就叫进士。进士中高级水平的，也是公卿的人选。但这两科所获得的技能，达不到充任公卿的能力要求，这是不须等待讨论以后才能明白的事实。但社会舆论，却认为我们经常用这些办法选拔读书人，而可以充任公卿的人才，经常在这些人中出现，不一定效法古代的选拔人才办法而后才能选出真正人才。这也是一种不懂道理的说法。先王时代，用尽了选拔人才方法，还怕贤能者难被选出，而让无德无才分子混杂进来。现在全部抛掉先王选拔人才办法，而驱赶天下有才的人，都让他们成为贤良、进士，这样一来才能可以担任公卿的读书人，当然应该成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也自然应该有时能包括有才能足够担任公卿的读书人。但无德无才的只要能写点文章，就可通过贤良、进士途径上升为公卿；本可以担任公卿的人才，被没有用处的学问所困阻，因而被废弃在民间直到老死的，可能要多到十之八九。那些古代的君主，他所慎重选拔的只是公卿而已，公卿选到了合适人才，就命他把志同道合的邀集到朝廷来，这样一来各项官职各项政务就没有缺乏人才的情况了。现在让无德无才的人侥幸而上升

到公卿高位，因而得以把他们的同类招聚进朝廷，这是朝廷所以多有无德无才之辈，而虽有贤智之士，往往因为缺乏援助而受困，不能施展抱负的原因。而且无德无才的公卿，已经把同类推举到朝廷来，朝廷里这些无德无才分子，又把同类分子推举出来充任地方大员，地方大员，又各自推举出同类分子分布到州郡去，这样一来，虽有荐举人要有罪同当的法律条文，难道能靠得住吗？只不过正足以给无德无才分子提供帮助而已。

【原文】

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①，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②，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

【注释】

①九经、五经、学究、明法：都是宋代科举名目。　九经：指《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公羊》、《谷梁》。本科考试时帖书一百二十帖，答墨义六十条。五经：指《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本科考试帖经八十帖，答墨义五十条。学究：只要求通一经，考试内容是对墨义。明法：考试时要考律令。

②明经：宋代科举名目之一。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设，要求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八条为合格、三经六条为合格，五经五条为合格，兼考《论语》、《孝经》和时务策三条。出身与进士相等。

【译文】

其次是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等科，朝廷早已忧虑这些科考试内容无用，而逐渐考大义了。但考大义所录取的，并没有高于以前录取的人才。现在朝廷又开设明经科选拔人才，以给研究经

学的人提供上升途经。但明经科所要录取的，也是记书背诵书而又略会写些文章的人可以考取，而那些通晓先王思想，并可以运用于天下国家政务的，反而未必能被明经科录取。

【原文】

其次则恩泽子弟[1]，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2]。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

【注释】

①恩泽子弟：宋朝制度，文臣升到规定的级别后，可以为子弟申请某些官职。

②官人以世：用世袭的办法任用官吏。父死子代叫做世。

【译文】

其次就是恩泽子弟。学校不教这些子弟治国技能，官府不考查他们才能，父兄不担保他们品行，而朝廷就径自把官职授予他们，把政务委任给他们。周武王列举商纣的罪行，就有“官人以世”一条。官人以世而不考虑他品德才能，这正是纣搅乱国家丢失政权的做法，是政治上昌盛时代所没有的。

【原文】

又其次曰流外[1]，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2]，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3]。盖古者有贤不肖之

分，而无流品之别[4]，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5]。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6]，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7]，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注释】

①流外：隋唐至明清时期，把官位等级分为九品，称为流内官。九品以下，低级胥吏，称为流外官。流外人任职年满，也可依法补授低级有品官职，从而入流，具有“流外出身”。但入流后的升迁仍要受多种限制。

②临士民之上：流外出身的，可任至知县、通判。

③防闲：防备和限制。

④流品：官吏的类别，即官吏流内流外的区别。见①注。

⑤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做过鲁国贵族季氏的史和司职吏。

⑥靡（mi 米）：倒下。

⑦怵（chù 触）：诱惑。

【译文】

再其次是流外问题。朝廷早就把他们排斥在廉耻之外，并限制他们的任职范围了，却又把州县的事务交付给他们，让他们凌驾于士人百姓之上，这难道能叫做用贤能者去管理无德无才者吗？拿我任职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时涉及的情况看，整个江南东路几千里之间，州县吏出身于流外的，到处都有。可以委托他们

办事的，可能十个里头没有两个三个，而需要提防他们办坏事的，则几乎个个都是。我推测古代对人有德才兼备者与无德无才者之分，而没有流品区别。所以孔子那样的圣人，却曾担任过季氏的属吏。可能虽有担任属吏的出身经历，也并不妨碍他日后当公卿。到了后代有了流品区别，于是凡在流外的，从他被列为流外的那一天起，本就已把自己置身于廉耻之外，而没有超越别人的志气了。由于近代风俗的堕落，即使那些有才干的士大夫，从条件看尽可以进取，并且朝廷曾由于他们礼义过人而予以奖励的，到了晚年还往往经不起诱惑而做坏事，更何况这些流外人，从被列入流外之时起，就已没有超越他人的志气，朝廷也早已把他们摒弃于廉耻之外，限定了他们的进取范围呢？他们凌驾于读书人和百姓之上手握职权，胡作非为，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戍守边疆保卫京师将帅的选择，则我已经说过其中的失误。所有这些，都属于选拔人才没有采取正确方法。

【原文】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①，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②；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③，被服于成俗④。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⑤，则相议而

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

【注释】

①出身之后先：指取得入仕身分的后先。宋朝称科举考试中殿试的为及第出身或同出身，即成为“有出身人”。未经殿试的其他人，也有的被赐出身或同出身。“有出身人”在任官和升迁时，比“无出身人”（主要为荫补入仕者）受优待。

②典：主管。　狱：诉讼事件。

③渍（zi 字）：染。　失教：错误教导。

④被服：被子衣服都是遮蔽身体之物，此处喻指受困惑。

⑤资序：宋代赏调官升陟差遣的主要条件之一。资序由职任与任数构成。例如选人历两任亲民官，有举主，可升为通判。通判两任期满，有举主，可升知州军。

【译文】

现在选拔人才不用正确办法，到了委任官职时，不问他品德

适合什么职务，而问他取得做官资格时间的先后；不论他才干能否称职，而论他经历过几个官职。以文学才能取得做官资格的，随便派去管财政；已派他去管财政了，又转过来让他去管诉讼案件；让他去管诉讼案件之后，又转而派他去管礼仪。这就是对同一个人，却要求他兼能承担百官的职务，无怪一个人的才能难以适应要求了。要是要求人办他办不到的事，那么能办事的人就少了。能办事的人少了，就会一个跟着一个都不办事了。所以派他去掌管礼仪，他未尝因为不懂礼仪而发愁，这是因为现在掌管礼仪的也未尝学习过礼仪。派他去管诉讼案件，他未尝因为没学过诉讼案件处理办法而感到羞耻，这是因为现在掌管诉讼案件的也没有学习过诉讼案件处理法。天下之人，也已经受到错误教导的熏染，被流行的俗见所困惑。见朝廷有所委任时，如果与本人资序不合，则要议论纷纷横加诽谤。如果所委任官职与本人才干不相称，却未尝有人非议。此外官员频繁调动，则无法在一个职位上长期停留。所以长官不能熟习和了解他的职责，属下不肯服从和接受教令。贤能的长官的功业来不及完成，无德无才者的罪过得不到充分暴露。像那些不断迎新送旧的烦劳，长官不接触文书档案的弊病等等，还都是小危害，不值得一一数列。派设官员大抵都应当让他享有足够长 久的任期，而对那些管辖范围广远，责任重大的，则更应当让他能在任上作较长期的停留，而后才可以要求他有所作为。但现在这些人却尤其不能享有较长任期，往往到任几天就被调离。选取人才已不够审慎，使用人才已不够恰当，任期已不够长久，至于委任又不专一，并且还处处用常规束缚他，使他不能施展抱负。我本来就知道当今官员大多不是合适人选。稍微给他一点权力，而不周密地用法规去管束他，他就会放纵自己而无所不为。但是，官员不是合适人选，而凭靠法规去治理国家，从古到今，没有能把国家治好的。即使官员都是合适人选了，而处处用常法常规去束缚他，不让他施展抱负，

也是从古到今，没有能把国家治理好的。

【原文】

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①，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②，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③："国虽靡止④，或圣或否；民虽靡朊⑤，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⑥。"此之谓也。

【注释】

①在事者：当权者。　劾（hé 河）：揭发罪状。

②苟简：草率马虎。

③《诗》：指《诗经·小雅·小旻（min 民）》。

④靡止：无定不安。

⑤靡朊（wǔ 五）：不大，不多。

⑥无：王引之《经传释词》说：无是发语词。"'无沦胥以败'，沦胥以败也。言周德日衰，如泉水之流，滔滔不反，周之君臣，将相率而底于败亡也。"沦：沉沦。　胥（xū 须）：全。

【译文】

选拔人才既已不审慎，使用既已不恰当，任期既已不够长久，委任又不专一，并且处处用常规常法束缚他，所以即使是贤者在位，能者任职，和无德而又无能者，大概也没有什么差异。由于这样，所以朝廷明知一个人有杰出才能足以担当政务，如果按资序没有轮到他，就不会因为他能办事就任用他；即使任用了，其他官员也不服。朝廷明知一个人无能又无德，只要不是有罪被当权者所揭发，就不敢因为他不胜任而免降他；即使免降了，其他官员也不服。他确是无德又无才，但其他官吏却不服，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换一个所谓贤能的人办那些政务，和无德又无能的也没有什么差异的缘故啊。我前文认为不能把政务交付给人之后，而不对不称职者施以必要的监督和处罚，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情况说的，只要教育、养护、选拔、委任，有一个环节不正确，就足以败坏天下人才，更何况兼有这四项弊病呢？在这种情况下，无才能而又草率马虎贪婪卑鄙的人，多到数不过来，而普通民间，也缺乏可任用的人才，就不值得奇怪了。《诗》说："国虽不安，也有圣人，也有相反的人。人口虽然不多，也有智慧卓绝的人或善于谋划的人，严肃认真的人或善于办事的人，但却都像奔赴低处的流水一样，一批紧接一批走向败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①，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②；唐之黄巢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

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4]，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5]，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6]。而元元肝脑涂地[7]，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8]。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9]，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趋过目前[10]，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11]。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12]，固将为万世血食[13]，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14]。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注释】

①张角：东汉末年人民起义领袖。钜鹿人，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起兵。

②郡国：汉代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有郡和国两种建制。

③黄巢：唐末人民起义领袖。曹州冤句人，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兵。

④陵夷：衰落。　五代：唐朝以后，在公元907～960年之间，中原地区先后相接的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⑤沮（jǔ举）：颓丧。

⑥奕（yì易）：下棋。

⑦肝脑涂地：在战乱中死亡。

⑧沟壑（hè 贺）：野外。壑，山谷。

⑨宗庙：国家。宗庙本是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封建帝王把天下国家看作一家私产，世代相传，所以把宗庙作为国家代称。

⑩晋武帝：司马炎，西晋建立者，公元265～290年在位。

⑪中国：中原。 列于夷狄：排在非汉族政权一起。二百余年：从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称汉王，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后经北魏、东、西魏、北周和鲜卑化的北齐，直至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北周灭亡，中原地区一直部分或全部为非汉族政权所据有，前后共计二百六十八年。

⑫三庙祖宗：指北宋开始时的三位皇帝，即太祖、太宗、真宗。 陛下：指仁宗。

⑬血食：享受宰杀牲畜的祭祀。帝王只要保有政权，就会用宰杀的牲畜去祭祀祖先，所以拿血食代指政权的存在。

⑭庇（bì 必）：保护。

【译文】

官员中人才不足，而民间也少有可用人才，这何止是无法推行先王时代的理想政治？就是国家政权的维持，边疆的防守，陛下难道能老是依赖天赐的幸运，而没有一旦发生变故的忧虑吗？汉朝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同日而起，所在的郡国谁也没能事先发现他们的密谋；唐朝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唐朝将吏没有谁敢和他对抗。汉、唐所以灭亡，灾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灭亡以后，社会风气衰落直到五代结束，在这期间武人掌权，贤人隐藏消失而不见，官员们不再有懂得君臣大义、上下礼仪的。在这期间，变换政权，简直比下一盘棋还轻易。百姓肝脑涂地，侥幸不逃亡弃尸山沟荒野的没有几个。只要人才不足，其灾难就可能大到这种程度！而当今公卿大夫，没有谁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国家的长远未来作打算，我私下为此感到惶惑。过去晋武帝只

求眼前过得去，而不为子孙长远未来作考虑，当时的官员们也都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风俗败坏，抛弃礼仪，抛弃法制，君臣上下一起走入歧途，谁也不认为有错。有识之士自然知道天下要乱了，后来全国大乱，中原被非汉族统治长达二百多年。我恭敬地推想三位祖宗的神灵所以把天下交付给陛下，本来就是希望永远能享受祭祀，并且能对百姓施以保护。我愿陛下借鉴汉、唐、五代混乱灭亡的教训，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依赖的灾祸，明确指示大臣，叫他们思考培养天下人才的事，要深谋远虑，要计划出具体数量指标，要逐步去实施计划，务要切合当前实际情况，而不违背先王治国精神，那样一来天下人才就会多得用不完了。人才多得用不完，那么陛下有什么追求不能得到，有什么设想而不成功的呢？

【原文】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①，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②，以为先王之制国③，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④，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诸侯⑤？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⑥，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⑦。孟

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

【注释】

①王政：孟子倡导的理想政治。也叫仁政。主要特征，是国君兼顾社会各方的利益。

②慎子：名滑釐，孟子同时人。鲁国曾打算任命他为将军。

③制：规定。

④劫：威逼。 兵革：兵指戈矛等兵器。革指甲胄。兵革是军队必备品，所以用来代指军队、军事。

⑤比：并列。

⑥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汉武帝担心诸侯强大威胁朝廷，于是接受了主父偃关于解除这项威胁的献策。 主父偃（？～公元前127年）：临淄人。在加强中央集权和防御匈奴方面都向汉武帝献过重要计策。他所献的消除诸侯威胁的计策人称为推恩策，本文下面所说的，就是主父偃推恩策的主要内容。

⑦衅（xìn 信）：灾祸，祸乱。

【译文】

要能深谋远虑，拟出举措的具体数量指标，按步骤去实施，则造就天下人才将很容易。我当初开始读《孟子》时，见孟子谈王政容易推行，心里就认为他说的符合实际。等到看他和慎子讨论齐鲁的领土，认为先王规定诸侯国土，大抵都不超过一百里方圆，认为如果有圣王兴起，则凡是诸侯土地，一千里也好，五百里也好，都将削减，削到几十、几百里而后止，于是我怀疑孟子虽然是杰出人物，凭他的仁智足可以统一天下，但又怎能不动用武力去威逼，而使领有几百上千里疆土的强国一下子就肯减少他土地的十分之八九，向先王时代的诸侯去看齐呢？在这以后，看到

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策略，命令诸侯王的土地全都必须推广皇帝恩泽分封给自己的子弟，而汉朝廷亲临其子弟所得封土确定其爵号名称，全都直属汉朝。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的诸侯王，终于因为被分割而变弱变小。看了这段历史以后我懂得运用计谋去策划，拟定出举措的数量指标，分步骤去执行，则大的确可以使他变小，强的确可以使他变弱，而不至于造成惊世骇俗激起变乱遭致败伤的祸乱。孟子的话没有说过头，更何况今天要实行变法改革，形势不像孟子当年要做事时的困难呢？所以我说用心去谋划，拟制具体行动的数量指标，有步骤地去做，培养造就天下人才是很容易的事。

【原文】

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译文】

但先王的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不为国家做事，而担心人不

能为国家做事；不担心人不能为国家做事，而担心自己的不努力做事。什么叫做不担心人的不为国家做事，而担心他不能为国家做事？人之常情愿获得的，是行为被人称善、名声有人赞美、享有高爵厚利。而先王能掌握人所需求的这些事物去统管天下官吏，天下官吏中有能遵循先王教导去治理政务的，就把他所需求的事物全都赐与他。官吏不能做事就算了，如果能做事，那么谁肯舍弃他所愿意得到的东西，而不努力使自己成为先王所需的人才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不做事，而担心人没有能力去做。什么叫不担心人的没有能力去做，而担心自己不努力呢？先王的法制，对于别人是考虑得无所不至了。只要不是极端愚蠢无法改变的素质，没有人不能奔赴先王的要求的。但是先王不用最诚挚恻怛的心意去谋划，努力带头去实践，就没有人能以最诚挚恻怛的心意，努力行动去响应先王。所以说不耽心人的不能做事，而只耽心自己不去努力做事。陛下要是真有心要去造就天下人才，那我就希望陛下努力去行动起来。

【原文】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不熟也①，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②，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敝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③，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④。"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

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⑤，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注释】

①利害：好处和坏处。这里是复词偏指，虽然利害并举，而主要指好处。“计利害”，即考虑改革变法的好处。

②侥幸（jiǎo xìng 绞幸）：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得到成功或免去灾祸。此处“侥幸之人”，指一时投机得逞的人。下文“侥幸之时”，意思是投机成风之时。

③龃龉（jǔ yǔ 举语）：上下牙齿对不上，喻指相互抵触。

④“是伐是肆”三句：语出《诗经·大雅·皇矣》。　肆（sì 四）：发动冲锋。朱熹《诗集传》：“肆，纵兵也。”　忽：灭。　拂（fú 服）：违背，不顺。

⑤憧憧（chōng 充）：往来不定的样子。

【译文】

我又看到朝廷有时打算改革变法，起初对改革变法的好处考虑得未尝不透彻，但有一个庸俗投机分子，不愉快而加以非议，就立即停止不敢再动。只要正规法制确立起来，则没有哪一

个人能凭投机得逞。所以先王的那套政治举措，虽足够用来造福天下，而当他们紧接在风俗败坏之后，投机成风之时，要创立法制，也未尝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啊。如果他创立法制，而天下投机分子也顺从喜悦遵循着做，没有抵触，则先王的法制，就会至今保存而不被废弃了。正因为先王创立法制艰难，而投机分子不肯顺从喜悦遵照执行，所以古人要有所作为，没有不从武力征讨开始，而后才实现意图的。《诗》说："打呀，冲呀！把敌人全部都消灭！四方不敢再违抗。"这是说文王先实行武力征讨而后才在天下实现自己意图。先王打算确立法制，以改变堕落败坏的风俗，而造就人的才干，虽有艰难的征讨任务，仍然坚定地去做，这是因为认识到不这样做就不能有所作为。到了孔子时，他以平民身份游说诸侯，每到一处就劝那里的君臣丢弃他们熟悉的办法，颠倒他们既有的做事顺序，强化薄弱的治国环节。他匆匆忙忙到处奔走，结果却落得处处被排斥驱逐。但孔子也到底不因此而改变信念，他认为不这样不能够有所作为，他这里坚守的大概是和文王相同的信念。在朝的圣人没有谁赶得上文王，在野的圣人没有谁赶得上孔子，而要打算有所变革有所作为，则他们的事业大致就是这样艰难。现在陛下拥有掌管天下的有利条件，享有先王所享有的高位，创立法制，并没有艰难的征讨任务；虽有专事投机的人的不高兴和反对，但他们根本没有天下顺从喜欢变法改革的人数多。但一有庸俗投机分子不高兴的言论，就马上止步不敢再变革，这就是受了这些投机分子的迷惑了！陛下要是真有意思要造就天下人才，那我就希望您果断起来。只要用心去谋划考虑，确定办事的数量指标，按步骤去推行，果断地做下去，这样还不能造就出天下人才的，则据我所知还未曾有过。

【原文】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

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助朝廷者有矣[1]，彼其意非一切利害[2]，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3]，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4]，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于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5]，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观之初[6]，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7]，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8]。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9]："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

【注释】

①□□□□□□：据《王荆公集》，作"心力耳目以补"六字，当补。

②一切：权宜。

③希：观望，察看，迎合。

④大伦：指统治阶级规定的人际关系根本原则。

⑤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说："有司法令，姚曰：'有司下脱字'。"

⑥正观：即贞观，唐太宗年号（公元627～649年）。

⑦封德彝（yí 姨）：名伦，以字行。唐渤海（今山东河津县西）人。唐太宗大臣。先曾事隋，后降唐，太宗时拜尚书左仆射。

⑧魏文正公：魏征（公元580～643年），字玄成，唐馆陶（今属河北）人。

唐代名臣。事太宗，遇事敢谏，前后陈谏二百余事，为唐太宗所敬畏。死后谥文贞。王安石此处避宋仁宗讳改贞为正。

⑨贾谊：见卷一《过秦论》作者介绍。

【译文】

但我所说的这些，是世俗所不研究，是现在的议论家所认为的不切实际的陈词滥调。我私下观察近代的士大夫们，想献出全部聪明才智为朝廷弥补考虑未周的事情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所补的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就是只限于当世能办得到的事。士大夫们既用这种态度迎合世俗，而朝廷对天下读书做官的人所要求的，也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分寸，先王之所努力学习并坚守的这些内容，大概他们都涉及不到。一有谁谈到这些，他们就会群聚而讥笑他，认为是迂阔不切实际。现在朝廷一心只考虑权宜之计，政府法令在笔墨之间，不是一天了，但其效果如何已经可以看出来了。那么那些被称为迂阔不切实际的议论，我期望陛下也可以稍稍留神去考察一下了。以前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都有一番不同他人的议论，如封德彝等人，都认为不掺杂使用秦汉的政治措施，就不能治好天下。能想着先王事业开导太宗的，只有魏文正公一人而已。魏文正公所提的办法，虽然没能全合先王思想，但它的大致内容，可以说是符合的。所以能用几年的时间，就把天下治得几乎不用动用刑罚，中原安宁，蛮夷顺服，自从三代以来，国家没有这样兴盛的时侯。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俗就像现在的风俗，魏文正公的话，就是当时所谓的迂阔不切实际的陈词滥调。但他那些话的效用却是这样。贾谊说："现在有人说用德去教导人民不如用法令去驱迫他们，为什么不拿商、周、秦、汉的史事全面考察一下？"这样看来唐太宗的事，也值得考察一番了。

【原文】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①，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不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②，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③。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注释】

①驽(mú 奴)：才能低下。

②毛举：表示所举的是小事，就像毫毛一样轻微的小事。

③惓惓(quán 拳)：恳切的样子。

【译文】

我荣幸地以任职情况向陛下禀报，不顾自己才能低下，无法称职，却敢谈到国家的根本大计，这是由于我蒙陛下任为使臣，而应当把情况向陛下回报。我私下认为官员中人才不足，无法完成朝廷交付的使命。而朝廷对天下读书人的使用，有的不合理，因而读书人无法施展他的全部才能，这些也都是我任职时所接触到，而且是陛下所应首先了解的情况。丢开这些不说，而列举几件微不足道的利害事端，去玷污陛下的聪明，而终究对社会国家没有帮助，那就不是我对陛下应有的诚心诚意了。我恭敬地希望陛下审慎考虑我的禀报并择取可用的内容，那将是天下人的大幸！

葛　亮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十四

书牍之属一

左传·郑子家与赵宣子书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文公十七年》，是郑国执政大臣子家(公子归生)给晋国执政大臣赵盾的一封信。公元前610年晋国在黄父举行阅兵，接着再次在扈地会合诸侯，以商议同宋国媾和。在会上晋国认为郑国和楚国相勾结，晋国国君灵公不肯和郑国国君穆公相见，表示晋国与郑国关系破裂。子家为避免晋国借此派兵攻打郑国，于是向赵盾写了这封信，派遣人送到晋国。信中陈述郑国对晋国奔走事奉周到，从无二心，若还不满足，被迫只有铤而走险，倾全国的兵力抵抗晋的进攻；同时为郑国不得已同楚国亲善的行为辩解。赵盾接到这封信后，打消对郑国的疑虑，派人到郑国结盟和好，并同郑交换人质，以加强相互信任。因是《左传》作者引录，信的抬头及结尾格式被删去了。

【原文】

寡君即位三年①，召蔡侯而与之事君②。九月，蔡侯入

于敝邑以行③。敝邑以侯宣多之难④，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⑤，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⑥。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⑦，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⑧。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⑨。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⑩。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⑪，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⑫，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⑬。夷与孤之二三臣⑭，相及于绛⑮。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⑯。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⑰！"敝邑有亡，无以加焉⑱。

【注释】

①寡君：指郑穆公。

②蔡侯：指蔡国国君蔡庄公。　与之事君：同蔡侯一起事奉晋国国君。

③敝邑：指郑国，此是子家的自谦词。

④侯宣多之难：侯宣多造成的祸难。侯宣多，郑臣，他拥立郑穆公，又恃宠专权作乱。

⑤克减侯宣多：消灭了侯宣多。克，克服，战胜。减，绝灭。

⑥执事：执政的大臣。此实指晋国君。

⑦佐：辅佐。　夷：郑穆公的太子名，后即位为郑灵公，在位一年即被子家所杀。归生，即公子归生，子家是他的字号。

⑧朝诸君：朝见你的国君。诸，代词兼介词，"之于"二字的合声。

⑨蒇(chǎn 产)：完成，办好。　陈事：陈国服顺晋国的事。

⑩往年：去年。　烛之武往朝夷：烛之武带领太子夷去朝晋。烛之武，郑臣。

⑪密迩：贴近，靠近。

⑫在位之中：指郑穆公在位的时候。

⑬襄：此指晋襄公，晋灵公的父亲。鲁文公三年(公元前624年)十一

月，郑穆公入晋朝见晋襄公。 再见于君：两次朝见晋君灵公。

⑭夷与孤之二三臣：太子夷和郑国君的两三个大臣。孤，小国国君称孤，此是子家称其国君为孤。孤之二三臣，指烛之武及子家等。

⑮绛：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省曲沃和翼县间的天马、曲村，已发现大面积遗址。

⑯蔑：无，不能。 过：超过。

⑰逞：施展。 志：心愿，意志。

⑱有亡：只有灭亡。 无以加：不能再增加事晋的礼数。

【译文】

寡君即位三年，召请蔡国国君和他一起侍奉贵国国君。九月，蔡侯进入我国前往贵国。我国由于侯宣多造成的祸难，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十一月，消灭了侯宣多，就随蔡侯前来朝见你执政大臣。十二年六月，归生辅佐寡君的嫡子夷，到楚国去请陈侯朝见贵国国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到贵国朝见，以完成陈国归服贵国的事情。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前往朝见贵国国君。去年正月，烛之武辅佐太子夷前往贵国朝见。八月，寡君又前往贵国朝见。以陈国、蔡国这样贴近楚国而不敢对贵国有二心，那都是由于我国的缘故。虽然我国这样周到地侍奉贵国国君，为什么还不能免于罪过呢？寡君即位以来，一次朝见贵国的先君襄公，两次朝见贵国国君灵公。太子夷和我君的几个臣下，接连不断地到你绛都来。我们小国侍奉晋国，已经不能有再超过的了。现在大国说："你没有能满足我的心愿！"我国只有等待灭亡，不能再有什么增加的了。

【原文】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①，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②。"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③；不德，则其

鹿也，铤而走险④，急何能择？命之罔极⑤，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鲦⑥，唯执事命之。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⑦，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⑧，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⑨，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注释】

①畏首畏尾：怕头怕尾，指常畏惧。

②音：杜预注说："所茯荫之处"，假为荫字。或说读为本字声音的音。谓临死的鹿顾不上发出和善的声音。

③其人：像人一样相待。

④铤而走险：急奔而走险路。铤，急奔状。

⑤命之罔极：命令没有标准。命，命令。极，极限，标准。

⑥赋：这里指军队。《汉书·刑法志》："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鲦（tiáo 条）：地名。在晋、郑两国间。

⑦"文公"句：即郑文公二年六月壬申，为公元前671年6月20日。

⑧"四年"句：郑文公四年二月壬戌，为公元前669年2月20日。

⑨从于强令：服从大国用强力压迫的命令。

【译文】

古人有话说："畏首畏尾，身子还剩下多少？"又说："临到死的鹿不选择庇护的地方。"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能以德相待，小国就会以人道相事；若不以德相待，小国就会像临死的鹿一样，铤而走险，急迫的时候哪能有什么选择？命令没有个标准，我们也知道要被灭亡了。我们将准备全部派出敝邑的士兵在鲦地等待你们，就只凭执事你命令他们吧。

文公二年六月二十日这天，我们到齐国朝见。四年二月二十日这天，为齐国攻打蔡国，也同楚国取得媾和。居处在大国中间，

而屈从于大国的强制命令，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吗？大国若不考虑这种处境，我们就只有亡国的死路而无处逃命。

杨升南　译注

左传·吕相绝秦之辞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80年晋厉公原定与秦桓公会盟于令狐，结果晋君先到，秦桓公临时改变主意不到，后又召狄人及联络楚国，同晋为敌。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会合诸侯进攻秦国，战前晋君派吕相到秦国宣布绝交书。这篇绝交书，实际上是一篇讨伐秦国的檄文。文中历数秦国罪状，把秦晋之间交恶的责任，全都加到秦国人的头上，深文周纳，委过于人，极尽矫饰夸张的能事，而把晋国形容为一个被欺负和被损害的无辜者，为晋国进攻秦国找到“合理”的理由。

【原文】

昔逮我献公①，及穆公相好②，戮力同心③，申之以盟誓④，重之以昏姻⑤。天祸晋国⑥，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⑦，献公即世⑧。穆公不忘旧德⑨，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⑩。又不能成大勋⑪，而为韩之师⑫。亦悔于厥心⑬，用集我文公⑭，是穆之成也⑮。

⑬瓴：容器，形如瓶，用以盛水。屋上建瓴水，在高屋之上而倾倒瓴中的水使向下，指形势的便利。

⑭堞（dié 迭）：城上的矮墙，又称女墙。

⑮汴、泗：汴水、泗水。两水在徐州城北相汇。

⑯袤（mào 冒）：纵长。　步：古代长度单位。周制六尺为步。

⑰剽掠：抢劫。

⑱飞扬跋扈：举动越常轨，不受约束，藐视上司。现指骄横放肆。

⑲沛：地名，在今江苏省沛县。刘邦为此地人。

⑳宿迁：今江苏省宿迁县。

㉑刘裕（公元363～422年）：即宋武帝，南朝宋的建立者，在位三年（公元420～422年），字德舆，小字寄奴。祖为彭城人，后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

㉒朱全忠：即朱温（公元852～912年）。后梁太祖，五代梁朝的建立者，在位六年（公元907～912年）。

㉓砀山：古县名，即今安徽砀山县。

㉔"魏太祖"句：魏太祖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在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率三十万大军南伐刘宋，号称百万大军。魏军至彭城将城围困，立毡屋于戏马台上以望城中，宋人用坚罍固守策，北魏军攻不下，围城两月后，撤走。

㉕王智兴：唐朝将军，怀州温（今河南温县）人，字匡谏。为人骁勇，初为徐州衙卒，屡立战功，册为太傅，封雁门郡王，进官侍中，后迁忠武、河中、宣武三节度使。唐穆宗长庆初（公元821～824年）任武宁军（唐代方镇名，治所在徐州）副节度使，赶走节度使崔群，驱逐濠州（治所在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西）太守，朝廷不能讨伐他，并任为检校工部尚书，充武宁军节度使。于是在本地勒索财物，征收泗口（古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靖江市西南）渡税，贿赂权贵以获得好名声（见《新唐书·王智兴传》）。

【译文】

臣在此前任密州太守时曾建言说：自古以来河北与中原地区是分离还是统一，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而京东这一地区，

文公躬擐甲胄[16]，跋履山川[17]，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18]，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19]，则亦既报旧德矣[20]。郑人怒君之疆埸[21]，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22]，将致命于秦[23]。文公恐惧，绥静诸侯[24]，秦师克还无害[25]，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26]。

【注释】

①逮：自从。　献公：晋献公，在位26年（公元前676～前651年）。

②穆公：秦穆公，在位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

③戮力：协力，合力。

④申：明。　盟誓：盟约。

⑤重：加重，加深。　昏姻：即婚姻，指晋献公的女为穆公夫人诸事。

⑥天祸晋国：指晋献公时骊姬之乱。献公宠幸骊姬，杀太子申生，赶走群公子，立所生奚齐为太子，晋文公、惠公出逃。

⑦无禄：犹言不幸。

⑧即世：去世。

⑨旧德：指晋献公时的友好。

⑩俾（bǐ 比）：使。　用：因而。　奉祀于晋：主持晋国的祭祀，指回国即位为君。

⑪大勋：大功。

⑫韩之师：两国在韩地交战。此指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晋军大败，惠公被俘。

⑬厥：指秦穆公。

⑭集：成就，安定。

⑮穆之成：秦穆公的成全。

⑯躬擐（huàn 患）：身披，身穿。

⑰跋履：犹言跋涉。

⑱征：征集，召集。

⑲胤(yin 印):后代。

⑳旧德:指秦穆公拥立惠公、文公的恩德。晋文公率领东方诸侯朝秦一事,不见于记载。恐是吕相的编造。

㉑郑人怒君之疆埸:郑国人侵犯贵君的边境。疆埸(yi 易),边境,国界。郑人侵秦国边界事不见于记载,有可能是诬枉之词。

㉒疾:愤恨。

㉓致命:拚命。

㉔绥静:安定。

㉕克:能够,得以。

㉖大造:大恩。或说大造即大功劳。 西:指秦国,晋在东,秦在西,故云。

【译文】

过去从我国献公开始,同贵国穆公友好,齐心合力,以盟约加以申明,又用婚姻加强这种关系。上天降灾祸给晋国,文公逃到齐国,惠公逃到秦国。不幸,献公去世,穆公没有忘记旧日的恩德,因此使我们惠公能回国主持晋国祭祀。可是又不能帮他成就大的功劳,而发生了韩地的战争。后来穆公心里悔恨,因此帮助了文公回国,这是穆公的成全。

文公身披甲胄,爬山涉水,跨越艰难险阻,征集东方的诸侯,使虞、夏、商、周的后代朝见秦国,这样也就报答了往日的恩德。郑国人侵犯贵国的边界,我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的军队围攻郑国。秦大夫不征求我国君的意见,就擅自同郑国订立了盟约。诸侯们憎恨这件事,要同秦国拚命。文公恐怕秦国受害,安抚诸侯,使秦国军队能够回国而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我国有大功于西方的了。

【原文】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①，蔑死我君②，寡我襄公③，迭我殽地④，奸绝我好⑤，伐我保城⑥，殄灭我费滑⑦，散离我兄弟⑧，挠乱我同盟⑨，倾覆我国家⑩。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⑪，而惧社稷之陨⑫，是以有殽之师⑬，犹愿赦罪于穆公⑭。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⑮。天诱其衷⑯，成王陨命⑰，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⑱。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⑲。康公我之自出⑳，又欲阙剪我公室㉑，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㉒，以来荡摇我边疆㉓，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㉔，入我河曲㉕，伐我涑川㉖，俘我王官㉗，剪我羁马㉘，我是以有河曲之战㉙。东道之不通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注释】

①不吊：不淑，不善。

②蔑死我君：杨伯峻说即“蔑我死君”，轻蔑我死去的先君文公。

③寡：轻视，轻蔑。　襄公：文公子。

④迭：借为“轶”，侵犯。　殽地：殽山地区，在今河南西部灵宝县境。

⑤奸绝：断绝，遏绝。　我好：我同好。

⑥保城：即堡城，小城，同义词连用。

⑦殄（tiǎn 舔）灭：灭绝。　费滑：滑国，费是滑国都城。地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境，是晋的同盟国。

⑧散离我兄弟：拆散我兄弟。晋、滑同为姬姓。

⑨挠乱：即扰乱。

⑩倾覆：颠覆。

⑪旧勋：过去的功劳，指秦助文公归国。

⑫社稷：指国家。　陨：坠落，指灭亡。

⑬殽之师：指殽之战，公元前627年秦军袭郑不成灭滑，还军途中，在殽地遭晋军伏击，秦军大败。

⑭赦罪：释罪，解释罪过，即解释殽战的原由。

⑮即楚：亲近楚国。

⑯天诱其衷：上天开启保佑晋国的衷心，即天保佑晋国。

⑰成王陨命：楚成王死去。公元前626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成王被其太子商臣杀死。

⑱不克逞志：不能逞其心志。

⑲穆、襄、康、灵：秦穆公、晋襄公、秦康公、晋灵公。

⑳康公我之自出：秦康公是穆姬所生。穆姬为晋献公的女儿，故称“我之自出”。

㉑阙剪：损坏。　公室：指晋国朝廷。

㉒螣（máo 矛）贼：害虫。食苗根为螣，食苗节为贼，此指公子雍。公元前620年晋襄公死，太子灵公年幼，大臣议立居于秦国的文公子雍，并派士会到秦迎接。秦派兵护送公子雍，晋国国内却立了灵公而派兵拒抗秦护送公子雍的军队，在令狐地方两军交战，晋打败秦军。这次失礼在晋不在秦。

㉓荡摇：动摇。

㉔康：秦康公。　悛（quān 圈）：改，改悔。

㉕河曲：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

㉖涑（sù 速）川：即涑水。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北。

㉗王官：地名。在今山西省闻喜县南。

㉘羁马：地名。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

㉙河曲之战：公元前615年，秦晋两军战于河曲。

㉚东道之不通：秦通向东方的道路不通。此指秦晋关系破裂，晋在秦东，故有此说。

【译文】

不幸，文公去世。穆公不善，轻蔑我国死去的先君，藐视我国君文公，侵犯我殽地，断绝我同友好国家关系，攻打我的城堡，绝灭我滑国，离散我们的兄弟友邦，扰乱我们的同盟国，颠覆我们

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贵君以往的功劳，而又害怕国家被亡，所以才发生了殽地的战争，但还是愿意在穆公面前解释，希望罪过得到赦免。穆公不听，反而亲近楚国来谋算我晋国。上天保佑晋国，楚成王刚好死去，穆公的打算才因此未能得逞。

穆公、襄公去世，康公、灵公即位。康公是我晋国女儿所生，却又想损害我公室，颠覆我的国家，率领我国的奸贼，以此来动摇我们的边疆，于是我国才有了令狐的战争。康公还不悔悟，侵入我国河曲，攻打我国涑水，掠夺我国王官，夺去我国羁马，因此我国才有了河曲的战役。贵国向东方的道路不通，乃是由于康公断绝同我国友好关系的缘故。

【原文】

及君之嗣也①，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②："庶抚我乎③！"君亦不惠称盟④，利吾有狄难⑤，入我河县⑥，焚我箕、郜⑦，芟夷我农功⑧，虔刘我边垂⑨，我是以有辅氏之聚⑩。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傲福于先君献、穆⑪，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⑫："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⑬"。言誓未就⑭，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⑮。君又不祥⑯，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⑰，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⑱。君来赐命曰⑲："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⑳。君有二心于狄㉑，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㉒，是用告我㉓。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㉔，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㉕，曰：'余虽与晋出入㉖，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㉗，是用宣

之，以惩不一[28]。”诸侯备闻此言[29]，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30]。寡人帅以听命[31]，唯好是求[32]。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33]，岂敢傲乱[34]？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35]，其不能以诸侯退矣[36]。敢尽布之执事[37]，俾执事实图利之[38]。

【注释】

①君之嗣：贵君继承君位。君，指秦桓公，嗣，继承君位。秦桓公于公元前603年继位。

②景公：晋景公，在位十九年（公元前599～前581年）。引领：伸长脖子。

③庶抚我：大概会安抚我。庶，或许，差不多。抚，安抚，抚恤。

④不惠称盟：不肯加惠结盟。称盟，举盟，举行结盟。

⑤利：利用。狄难：与狄人发生战争的艰难时刻。公元前594年晋正用兵灭赤狄潞氏。

⑥河县：地不详。刘文淇说或是河曲的变文。

⑦箕、郜（jī gào 基告）：地名。箕在今山西蒲县东北箕城，郜，在今山西祁县西。

⑧芟（shān 山）夷：割断、铲平。农功：庄稼，农作物。

⑨虔（qián 前）刘：屠杀。

⑩辅氏之聚：即辅氏之战。公元前594年，秦晋战于辅氏。辅氏：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聚：聚众以战。

⑪傲（jiǎo 侥）：《左传》作“徼”，与“侥”字通。下“傲乱”同。傲福：求福。献、穆：指晋献公、秦穆公。

⑫伯车：秦桓公的儿子，名铖，又称后子。命：命令。

⑬“复修”二句：旧德，以往的恩德。前勋：过去的功劳。旧德、前勋皆指穆公、献公时的两国关系。

⑭言誓未就：盟誓还没有写完。

⑮令狐之会：秦晋两国相约在令狐相会见，以结盟修好。晋厉公先到，

秦桓公不肯过河，只得派使臣往返订约。事在公元前580年。

⑯不祥：不善，即不怀好意。

⑰白狄及君同州：白狄与君王同居雍州。及：杨伯峻说作介词，用法同“与”。

⑱我之昏姻：我们的姻亲，指晋文公娶白狄女季隗。

⑲赐命：即下令，命令。

⑳受命于吏：接受秦国官吏传达攻打白狄的命令。吏，官吏。秦派往晋国的使臣。

㉑君有二心于狄：君王又对狄有别的打算。有，又。二心，指秦又与狄友好，以便挑拨狄人与晋的关系。

㉒狄应且憎：狄人接受却憎恨秦国。

㉓是用：因此。

㉔二三其德：三心二意，反复无常。

㉕昭告昊(hào 浩)天 上帝：明告皇天上帝。昭，明。昊天，广大无边貌。 秦三公：指穆公、康公、共公。 楚三王：指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

㉖出入：往来，交往。

㉗成德：忠诚的品德。 无成德：即没有忠诚的品德而反复无常。

㉘一：一致。

㉙备：尽，都。

㉚昵就寡人：亲近寡人。

㉛帅以听命：率领诸侯前来听从命令。

㉜唯好是求：只是为了请求友好。

㉝承宁：接受你的命令安定诸侯。

㉞儌乱：求祸乱。儌，见上注⑪。

㉟不佞(ning 宁去)：不才，不敏。自谦词。

㊱其不能以诸侯退：将不能率领诸侯退走。其，转接连词，将，抑或。

㊲布：告。 执事：办事人员，此实向秦桓公说，而言“布之执事”是一种客气语，不直指国君，以表示尊敬。

㊳俾：使。 图：谋划，考虑。

【译文】

待到君侯您继位后，我君景公伸着脖子望着西方说："大概要安抚我们了吧！"您也不肯加惠结盟，反而乘我国有狄人祸难的机会，攻入我国河县，焚烧我国箕、郜两地，抢割毁坏我的庄稼，屠杀我国边境百姓，我国因此而有辅氏地方的战争。君侯也后悔两国战祸的蔓延，而想求福于先君献公、穆公，派遣伯车前来命令我君景公说："我与你同心相好，抛弃旧怨，重修往日的恩德，以追念从前的勋劳。"此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世了，我寡君因此而有令狐的会盟。君侯又生不善之心，背弃盟约。白狄与君侯同居在一个州中，君侯 的仇敌，却是我们的姻亲。君侯派人来命令说："我同你攻打狄人"。寡君不敢顾惜姻亲，畏惧君侯的威严，接受贵国使臣的命令。君侯却对狄人别有打算，告诉他们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狄人虽然表面上应承你们，心里却憎恶这种行为，因此来告诉我们。楚国人讨厌君侯的反复无常，也来告诉我们说："秦国背弃了令狐的盟约，而前来请求与我国结盟，他们发誓明告皇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说：'我虽然同晋国往来，只是唯利是图。'不谷厌恶秦国反复无常的品德，所以把它公布出来，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都听到了这些话，因此感到痛心疾首，而亲近寡人。寡人率领诸侯前来听命，只是为了求得友好。君侯您如果肯加惠而顾念诸侯，怜悯寡人，而赐我们结盟，就是寡人的愿望。那我就承受君侯的命令安抚诸侯而退走，岂敢自求祸乱？君侯如果不肯施大恩大惠，寡人不才，将不能率领诸侯退走。谨把我的意见向您左右布告，请您的左右好好权衡一下利害关系吧。

杨升南　译注

左传·叔向诒子产书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大臣子产"铸刑书"，把刑罚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世，作为国家的常法。这在我国法制史上是一件轰动的大事，从此宣布了我国成文法典历史的开端。在此以前的法律不公布，由官吏掌握，视事的轻重定罪。断案畸重畸轻，高深莫测，是奴隶主用来加强统治的威慑手段。成文法的公布，对统治者滥用刑律是一种限制，因此受到维护奴隶主统治地位者晋国大夫叔向的反对。叔向在信中极力赞颂刑法不公开的好处，公布的严重后果，说它将使"民有争心"而"不忌于上"，对子产在郑国推行的改革措施全面否定，并预言在子产活着时，郑国就因此而衰败。

【原文】

始吾有虞于子①，今则已矣。

昔先王议事以制②，不为刑辟③，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④，纠之以政⑤，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⑥，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⑦，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⑧，教之以务⑨，使之以和，临之以敬⑩，莅之以强⑪，断之以刚⑫。

犹求圣哲之上[13]，明察之官[14]，忠信之长[15]，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16]，以征于书[17]，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18]，而作《禹刑》[19]；商有乱政，而作《汤刑》[20]；周有乱政，而作《九刑》[21]。三辟之兴[22]，皆叔世也[23]。

【注释】

①虞：这里为希望。

②议：读为仪，衡量，度量。　制：断，判断。

③刑辟：刑法，刑律。辟，法。

④闲：防备，防范。　义：道义。

⑤纠：察，督察，约束。

⑥制为禄位：制定官品高下、俸禄厚薄的等级。

⑦惧其未：担心不能够。未，未有。

⑧耸：奖励。

⑨务：事务。指专业知识、技能。

⑩临：面临。　敬：肃敬。

⑪莅：临。　强：威严。

⑫断：判刑。　刚：坚决。

⑬上：指执政的卿相。

⑭官：主事的官。

⑮长：一乡之长，乡长。

⑯并：都。

⑰书：指刑法条文。　征于书：引证公布的刑法条文。

⑱乱政：指百姓有违犯政令者。

⑲《禹刑》：夏代的刑法。

⑳《汤刑》：商代的刑法。

㉑《九刑》：周代的刑法。

㉒三辟：三种刑法，指《禹刑》、《汤刑》和《九刑》。

㉓叔世：衰微的末世。

【译文】

开始我对您怀有希望，现在没有了。

从前先王以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是害怕百姓有争夺之心。还不能禁止，因此又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义来施行，用诚信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制定禄位，以奖励顺从的人；严厉的判罪，以威胁放纵的人。担心还不能收效，所以用忠诚来教诲他们，根据行为来奖励他们，教给他们专业知识技能，用和悦的态度使用他们，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他们，用威严的态度监临他们，用坚决的态度惩罚他们。还要访求贤明的卿相，明察事理的官吏，忠诚守信的乡长，慈祥和蔼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百姓才可以使用，而不致于发生祸乱。百姓知道了有法律，就对上面不恭敬。都有争夺的心，引征刑法条文作为根据，从而想侥幸得到成功，这就不可治理了。夏朝有百姓违反政令时，才制定《禹刑》；商朝有百姓违反政令时，才制定《汤刑》；周朝有百姓违反政令时，才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产生，都是在衰微的末世。

【原文】

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①，立谤政②，制参辟③，铸刑书，将以靖民④，不亦难乎？《诗》曰⑤："仪式刑文王之德⑥，日靖四方。"又曰⑦："仪刑文王，万邦作孚⑧。"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⑨，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⑩，将尽争之。乱狱滋丰⑪，贿赂并行，终子之世⑫，郑其败乎！肸闻之⑬："国将亡，必多制⑭"。其此之谓乎？

【注释】

①封洫(xù序):田界和水沟。

②谤政:遭毁谤的政策,指作丘赋。

③制参辟:制定三种刑法。参,即"三"。是子产制定三种刑法铸于鼎上。三种刑法的内容今已不详。

④靖:安定。

⑤《诗》:指《诗经·周颂·我将》。

⑥仪式刑文王之德:效法文王的德行。仪、式、刑三字同义连用,即效法。德,今《诗经》作"典"。

⑦又曰:下二句语出《诗经·大雅·文王》。

⑧万邦作孚:万邦信赖。作,义与则通。孚,信赖。

⑨争端:争讼的依据。

⑩锥刀之末:细微之处。指法律条文的一字一句。

⑪乱狱滋丰:审理狱讼的案件更加繁多。乱狱,治狱,审理狱案。乱,治理。丰,繁多。

⑫终子之世:在你活着的时候。

⑬肸(xī希):叔向名,又称杨肸,羊舌肸。杨为封地,羊舌是氏。

⑭"国将亡"二句: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次制定法律,改变制度。

【译文】

现在您辅佐郑国,重新划定田界,开辟水沟,设立遭人毁谤的政策,制定三种刑法,并把刑法铸造在鼎上公布,打算用这些办法来安定百姓,不是很困难的吗?《诗》中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谋求抚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像这样,哪里还需要刑法呢?百姓知道了争端的依据,将会抛弃礼义而引征刑书,细微的地方,都要争个明白。这样审理的狱讼案件将会更加繁多,就会贿赂公行,在您活着的时候,恐怕郑国就将要衰败了。肸听说:"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必然多次制定法律。"所说的就是这个吧?

杨升南 译注

报燕惠王书

乐　毅

【作者】

乐毅，战国时燕国将军。中山国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东北）人，乐羊的后代。燕昭王（公元前331～前279年在位）任为亚卿。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他率燕、赵、韩、魏、秦五国大军攻破齐国，先后占领七十余城，因功封于昌国（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南），号昌国君。燕惠王即位，中齐反间计，改用骑劫为将，他出奔赵国，被封于观津（今河北武邑县东南），号望诸君。

【题解】

乐毅在燕昭王时，率领赵、秦、韩、魏、燕五国军队，战胜齐国，攻入齐国都临淄，为燕昭王报了仇，立大功于燕。燕昭王死，其子惠王即位，中齐国的反间计，怀疑乐毅另有打算，收其兵权，派骑劫为将，迫使他逃奔赵国避难。骑劫很快被齐人打败，齐人收复失地。惠王悔悟，又怕赵国任用乐毅攻打燕国，于是派人给乐毅送去一封信，责备他不该听信谣言而投奔赵国。本文是乐毅回答燕惠王责难的信。信写得真挚、恳切、委婉，读来十分动人。本篇选自《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其中文字与《战国策·燕策二》略有异。

【原文】

臣不佞[1]，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2]，恐伤先王

之明，有害足下之义③，故遁逃走赵④。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⑤，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⑥，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⑦，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⑧，不以禄私亲⑨，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⑩。故察能而授官者⑪，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⑫，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⑬，故假节于魏⑭，以身得察于燕⑮。先王过举⑯，厕之宾客之中⑰，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⑱，以为亚卿⑲。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⑳，可幸无罪㉑，故受令而不辞。

【注释】

①不佞：不才，自谦词。

②奉承：遵循，接受。 王命：指燕惠王的命令。 顺：顺从。 左右：身边的人，此指燕惠王的近侍臣僚。

③足下：对人的尊称。古代下称上或同辈人相称可都用“足下”，此指燕惠王。 义：道义。

④遁逃：逃去。遁即逃，同义连用。

⑤数：列举。

⑥侍御者：侍候国君的人，实指燕惠王。 察：细看，引申为清楚，明白。 畜幸臣：收养宠幸臣下。臣，乐毅自称。

⑦白：明白。 事：事奉。

⑧贤圣：有道德才能。

⑨禄：俸禄，指官。

⑩能：才能。 当：担当，胜任。 处之：处在官位。

⑪察能：考察才能。

⑫论行：考量行为，德行。

⑬见有高世主之心：看见有高出世上一般国王的心志。

⑭假节于魏：借用符节于魏国。节，符节，诸侯国间不能随便进入，只有凭符节才能通过国境。乐毅原在魏国做官，魏王派他出使燕国，就留在燕国。因他是魏国使臣，持有魏国的符节，故说是“假节于魏”。

⑮身：自身，自己。　得察：得到了解。即被了解赏识。

⑯过举：破格举用。

⑰厕：置。

⑱谋：商议。

⑲亚卿：职位次于正卿的官员。

⑳奉令承教：奉承命令教导。

㉑幸：侥幸。

【译文】

下臣没有才智，未能接受大王的命令来顺从左右大臣的心意，害怕损坏了先王的英明，伤害足下的道义，所以逃亡到赵国。现在足下派人来数列我的罪行，下臣恐怕侍侯你的人不清楚先王之所以厚待重用下臣的道理，又不明白下臣之所以事奉先王的一片忠心。所以才恭谨地写这封信来回答。

下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拿禄位私自赏给亲信，功劳多的赏给爵禄，让才能胜任的人去担任官职。因此考察才能来授予官职的，是能成就功业的君主；度量德行来结交朋友的，是建立功名的士人。下臣悄悄观察先王的举止，看见他有高出现在一般君主的心志，所以我才借着魏王符节出使燕国，得以亲身受到燕王的赏识。先王破格提拔，将置身宾客之中的下臣，提拔在众多大臣的上面，没有同宗室大臣商量，就授予亚卿的官。下臣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奉承命令教导，就可侥幸免于罪过，所以接受命令而没有推辞。

【原文】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①，不量轻弱②，而

欲以齐为事③。”臣曰：“夫齐，霸国之余业④，而最胜之遗事也⑤。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⑥，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符节⑧，南使臣于赵。顾反命⑨，起兵击齐。以天之道⑩，先王之灵⑪，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⑫。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⑬，长驱至国⑭，齐王遁而走莒⑮，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⑯，大吕陈于元英⑰，故鼎反乎磨室⑱，薊丘之植⑲，植于汶篁⑳。国藩按：《说文》：“篁，竹田也。”张平子《西京赋》：“篆荡敷衍，编町成篁。”以“篁”与“町”对举，亦训田也。此云“汶篁”，亦指汶上之竹田也。后人以“篁”训“竹”，则此与《西京赋》皆不可通。自五伯已来㉑，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慊于志㉒，故裂地而封之㉓，使得比小国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注释】

①积怨深怒：犹言深仇大恨。公元前312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率兵攻燕，大败燕军，昭王之父燕王哙也被杀死，故昭王同齐有“积怨”。

②不量轻弱：不考虑力量的弱小。

③以齐为事：以报齐国之仇为任务。

④霸国：春秋时齐桓公为霸主，称霸诸侯。

⑤最胜：最强盛。

⑥淮北：淮河以北。 宋地：宋国的土地。在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之间。公元前286年齐、魏、楚灭宋，三国瓜分其地。

⑦约：缔结盟约。

⑧具：准备。

⑨顾反命：回国复命。

⑩以：这里为依靠。　天之道：上天的保佑，天道保佑善良。

⑪灵：威灵。

⑫河北之地：齐国黄河以北的土地。　举：指出兵攻取齐地。　之：指土地。　济上：济水边上。

⑬轻卒：轻装的士卒。　锐兵：锐利的兵器。

⑭国：国都，指齐都临淄。

⑮莒：地名。在今山东莒县。

⑯宁台：燕国的台名。在今河北蓟县北。

⑰大吕：齐国的钟名。　元英：燕国的宫殿名。

⑱故鼎：燕国被齐国夺去的鼎。原属燕，故称为"故鼎"。　磨室：《史记》本传作"磨室"，《战国策》作"历室"，是燕国宫室名。

⑲蓟丘：燕国的都城。在今北京市西南。蓟丘之植，蓟丘的树木。

⑳植于汶篁：种植在汶水的竹田中。植，种植。汶，汶水。在今山东中部，源出于山东莱芜县北，西南流注入黄河，今名大汶河。篁，竹田。见曾氏注。

㉑五伯：指春秋时期的五个霸主，一般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

㉒慊：快意，满足。

㉓裂地而封之：昭王以昌国地方封乐毅。

【译文】

先王的命令说："我同齐国有深仇大恨，不考虑自己力量的轻微弱小，而只打算着向齐国报仇的事。"下臣回答说："齐国，霸国的余业还保存着，而且常打胜仗的经验还未忘记。武器精良，熟悉攻战。大王如果想攻打它，就必须同天下的力量一起去对付它。要动员天下的力量去对付它，就没有比联合赵国更便捷的了。而且淮河以北过去属宋国的地域，楚国和魏国都想占有。赵

国若同意而缔结盟约，楚、赵、魏、燕四国联合进攻，齐国就会很快被攻破。”先王认为很好，准备好符节，派下臣往南出使赵国。回来复命，就起兵进攻齐国。依靠上天的保佑，先王的威灵，黄河以北齐国的土地全部攻下直到济水岸边。济水边上的军队，奉命进攻齐国，大败齐军。轻装的士兵使用着锐利的武器，长驱直入打到齐国国都，齐王逃到莒城避难。齐国的珠玉财宝、兵车盔甲、珍贵器物，统统收归燕国。齐国的宝器摆在燕国的宁台殿，大吕钟陈列在元英宫，被齐国夺去的鼎重又回到历室，燕国国都蓟丘种植的树木，栽到齐国汶上的竹田里。自从春秋时的五霸以来，功业没有能比得上先王的。先王认为愿望得到满足，所以划出土地来封给我，使我能够比得上小国诸侯的地位。下臣没有自知之明，自认为奉承命令教导，就可以侥幸免于罪过，所以接受命令没有推辞。

【原文】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①；蚤知之士②，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③。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④，收八百岁之蓄积⑤。及至弃群臣之日⑥，馀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⑦，施及乎萌隶⑧，皆可以教后世。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⑨，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⑩，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⑪，赐之鸱夷而浮之江⑫。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⑬，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⑭，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⑮。夫免身立功⑯，以明先王之迹⑰，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⑱，堕先王之名⑲，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⑳，以幸为利㉑，义之所不敢出

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㉒；忠臣去国，不洁其名㉓。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㉔。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㉕，不察疏远之行㉖，故敢献书以闻，惟君王之留意焉。

【注释】

①《春秋》：古时史书称为《春秋》。

②蚤知之士：先见之明的人。蚤，通“早”。

③称：称许，称颂。

④夷：平定，平服。　万乘之强国：头等强大的国。乘指兵车一辆。古时计算国力的强弱以拥有多少兵车为标准。

⑤八百岁：齐国从西周初年受封，至乐毅伐齐，约有八百年时间。　积蓄：积聚，聚藏，指各种宝藏器物。

⑥弃群臣：指去世。人死去就是抛弃在世的人，故称作“弃”。

⑦慎：谨慎。　庶孽：即庶子，指正夫人以外的妾媵所生的儿子。

⑧施及乎萌隶：延及于下层民众。萌隶，即奴隶或差役。

⑨善作：善于创始。

⑩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国大夫伍奢的次子。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奢受谗被杀，他便逃到吴国，后来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又帮助吴国攻破楚国国都郢，大败楚军。

⑪夫差：阖闾之子，继阖闾为吴王。不听从伍子胥灭越的劝告。

⑫鸱（chi 吃）夷：皮袋。　浮之江：飘浮在江上。伍子胥劝夫差灭越，不被接受，渐被疏远，后夫差赐剑命自杀，尸首被装在皮袋里，沉于江中。相传尸首飘浮于水面不沉没。

⑬寤：即悟，醒悟，明白。　先论：预见。指伍子胥劝夫差拒绝与越讲和并停止攻打齐国的意见。

⑭不同量：不同才量。

⑮不化：不改变自己的主张。

⑯免身：免祸脱身。

⑰明：表明，显明。 迹：功绩。

⑱离：即“罹”，遭受。

⑲堕（hui 灰）：毁坏。

⑳临不测之罪：面临意外的重罪。

㉑以幸为利：把侥幸免罪作为有利的事情（指助赵进攻燕国）。

㉒恶声：怨骂的声音，坏话。

㉓不洁其名：不洗刷自己的名声，即不表白自己无罪而攻击母国。

㉔数：屡，多次。

㉕亲：亲信。 亲左右：左右亲信。

㉖疏远之行：被疏远人的行为。

【译文】

下臣听说贤明的君主，功业建立起来就不再废弃，所以记载在《春秋》史书中；有先见之明的人，功名成就了就不毁掉他，所以被后人称颂。像先王那样报仇雪耻，灭掉有兵车一万乘的强大国家，收缴了齐国八百年积聚的财物。等到他抛弃群臣的那一天，留下来教育后代的遗训还没有衰减，任用执掌政权管理国家的臣子，完善法令，谨慎嫡庶的名分，施教于普通的下层民众，这些都是可以用来教育后代的。下臣听说，善于创始的不一定善于完成，善于开端的不一定善于结束。从前伍子胥的劝说被吴王阖闾接受，所以吴王能够远征到楚国的郢都；吴王夫差不是这样，而是赐给他一个皮袋，装着伍子胥的尸体飘浮在江上。吴王夫差不明白伍子胥有预见的话可以建立功业，所以把伍子胥沉到江中而不后悔；伍子胥没有能预见到他与吴王不同才量，所以被沉入江中也不改变自己的主张。免祸脱身保全功劳，用来表明先王的业绩，是下臣的上策；遭受诋毁侮辱的诽谤，毁坏先王的名声，是下臣最害怕的。面临不可预测的罪名，以侥幸图谋私利，在道义上我是不敢做出这种事来的。

下臣听说古代的君子，和人断绝交往时不说别人的坏话；忠臣被迫离开国家时，不为自己的名声辩白。下臣虽然不才，也多次受到君子的教导。恐怕您听信左右亲信的话，不了解我这个被疏远了的人的行为，所以我冒昧地献上这封信来回答，希望君王您考虑。

杨升南　译注

遗燕将书

鲁仲连

【作者】

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相传是徐劫的弟子，号为“千里驹”。善于言辞计谋策划，常游历各国，排解纠纷而不图回报。秦在长平坑杀赵军四十多万后，不久又围困赵都邯郸，各国不敢相救，魏国派人劝赵尊秦为帝以解围。他正到赵，以利害进说魏使臣，阻止了这一行动，事后赵国要封赏他，却坚辞不受而去。后齐国攻被燕军占去的聊城，久攻不下，他写信劝降，事成后齐国要赏赐他，也是坚辞不受，却逃到海上隐藏起来。《汉书·艺文志》有儒家《鲁仲连子》十四卷，今已亡佚。清马国翰有辑本。本篇选自《史记·鲁仲连列传》。

【题解】

战国晚期，燕国占领齐国的聊城（今山东省聊城县西北），燕王中了齐

国的反间计，守聊城的燕将惧怕被杀，因而在聊城不敢返国。齐将田单攻打聊城，燕军死守，一年多未攻下，齐军却遭到重大伤亡。鲁仲连于是写了这封信，用箭射进城，劝燕将投降或弃城归国。信中首先以生死荣辱的利害关系去打动燕将，接着指出齐全力攻城而燕国救兵不会到的严峻形势，然后向燕将指出可供选择的两条计策。最后要燕将不要拘泥于小廉小节，应效法管仲、曹沫"立终身之名"，"定累世之功"的宏大志向。燕将看了鲁仲连的这封信后，哭了三天，回燕怕被杀，降齐恐不容，于是自杀。主将死，城中大乱，田单乘机进攻，收回聊城。

【原文】

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①，勇士不却死而灭名②，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公行一朝之忿③，不顾燕王之无臣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⑤，非勇也；功败名灭，后世无称焉⑥，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⑦，说士不载⑧，故智者不再计⑨，勇士不怯死。今生死荣辱，贵贱尊卑，此时不再至⑩，愿公详计而无与俗同。（以上动之以利害生死荣辱）

且楚攻齐之南阳⑪，魏攻平陆⑫，而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小，不如得济北之利大⑬，故定计审处之⑭。今秦人下兵⑮，魏不敢东面；衡秦之势成⑯，楚国之形危，齐弃南阳，断右壤⑰，定济北，计犹且为之也。且夫齐之必决于聊城⑱，公勿再计。今楚、魏交退于齐⑲，而燕救不至。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规⑳，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㉑，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㉒。（以上齐必力争聊城）

【注释】

①倍时：违背时机。倍，与“背”通。

②却死：回避，拒绝。

③忿：同“愤”，忿怒，忿恨。

④燕王之无臣：燕王没有了臣下。指燕将守住聊城不返燕，燕王不得以他为臣下。

⑤信：申。此处为显扬。

⑥称：称誉，赞扬。

⑦世主不臣：国君不以为臣。世主，指国君。

⑧说（shui 税）士：游说的人。　不载：不谈论。

⑨不再计：不再考虑。指不考虑背时弃利等行为。

⑩时：时机，机会。

⑪南阳：地区名。相当于今山东省泰山以南，汶河以北一带，因在泰山以南，故称“南阳”。春秋时属鲁国，战国时属齐国。

⑫平陆：地名。在今山东省汶上县以北，为齐国的西境地区。

⑬济北：地区名，指济水以北地区。

⑭审处：审慎地处理。

⑮秦人下兵：秦与齐息兵。此时秦国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与齐讲和。下兵，即与齐休兵。

⑯衡秦：指齐与秦联合对付其他诸侯国。衡，即“连衡”的“衡”。

⑰断右壤：断绝魏所攻齐右边的土地。平陆在齐西境，故称“右”。

⑱决于聊城：决心收回聊城。　聊城：在今山东省聊城县西北，其地在古济水以北。

⑲交退：相继撤退。

⑳规：打算，计划。　无天下之规：即没有其他的打算，专攻聊城。

㉑敝：败。

㉒不能得：不能得胜。

【译文】

我听说，聪明人不违背时势而抛弃利益，勇士不回避死亡而

损害名声，忠臣不先顾自己然后才想到国君。现在您趁一时气愤，不顾燕王失掉了一位臣子，是不忠；身死而聊城丢失，在齐国不能显出您的威风，是不勇；功败名裂，不被后世人称道，是不聪明。这三种人国君不信用，世人不屑谈起，因此聪明的人顺应时势不犹豫，勇士为保全名节不怕身死。现在是生与死、光荣和耻辱、富贵和贫贱、尊崇和卑下的关键时机，今后将不会再有，希望您详细考虑而不要与一般世俗相同。

况且楚国进攻齐国的南阳，魏国侵犯齐国的平陆，而齐国却无心去顾及南边的楚人，认为失掉南阳对齐国来说害小，不如得到济北地区的利益大，因此审慎地定下计策处理了两者的关系。现在秦国与齐国停战和好，魏国已不敢向东来攻我；齐与秦连横的形势出现，楚国的局势也就危险。齐国在有楚、魏都来进攻时，打算丢弃南阳，断绝西边土地，以平定济北的计策还都愿实行。可见，齐国是一定决心要夺回聊城的，您不要再有别的想法。现在楚国、魏国攻齐的军队相继退了回去，而燕国救您的军队却不会到来。以齐国全国的兵力，又没有其他用兵的打算，专力对被围困达一年、已十分破败的聊城，我看您是不能有得胜希望的。

【原文】

且燕国大乱，君臣失计，上下迷惑。栗腹以十万之众①，五折于外。以万乘之国②，被围于赵，壤削主困，为天下僇笑③。国敝而祸多，民无所归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④；食人炊骨⑤，士无反外之心⑥，是孙膑之兵也⑦，能见于天下。（以上燕国内乱，燕将之能已众著。）

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⑧。车甲全而

归燕，燕王必喜；身全而归于国，士民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于世[9]，功业可明。上辅孤主，以制群臣[10]；下养百姓，以资说士[11]。矫国更俗[12]，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东游于齐乎[13]？裂地定封[14]，富比乎陶、卫[15]，世世称孤[16]，与齐久存，又一计也。此两计者，显名厚实也[17]。愿公详计而审处一焉。（以上劝之归燕或降齐）

【注释】

①栗腹：人名。燕王喜时为相。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燕王派他到赵国结好，见赵国长平兵败后壮者死，幼者未壮，建议进攻赵国。被赵将廉颇所败。

②万乘之国：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指诸侯中的大国。

③僇笑：辱笑，耻笑。僇，侮辱。

④墨翟之守：似墨翟一样善于坚守。　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年）：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世称“墨子”。墨子是一位善于防守的军事家，巧匠公输般为楚国人制造云梯准备攻宋国，墨子连夜赶到楚国加以阻止，见到公输般后两人用衣带为城墙，木棍为攻城兵器演练。公输般多次设计攻城的方式，都被墨子破除。公输般招数使尽，墨子防守的计策还未用完。又派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加强宋国都城的防守，楚国终不敢攻宋国。

⑤炊骨：以人骨作柴烧饭。

⑥反外：反叛。

⑦孙膑：人名，战国时期军事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的后代。

⑧全车甲：指军队完整。　报：回报。

⑨交游攘臂：互相奔走，挥着手臂相庆贺。

⑩制：控制。

⑪资：帮助。　资说士：给游说之士提供材料。

⑫矫：正，矫正。　矫国：矫正国事。

⑬亡意：无意，指无意归燕。 捐：弃。

⑭裂地定封：割给土地封以爵位。

⑮陶：陶朱公，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的别号。越灭吴，范蠡辞别越王勾践，移居于陶（今山东省定陶），经商，富比王侯。 卫：卫国公子荆。或说陶指秦昭王时相魏冉，先封于穰（今河南邓县），后又加封于陶。魏冉富过王室。卫指商鞅，商鞅封于商于十五邑，而商鞅本卫人，又称卫鞅。

⑯称孤：为诸侯国王。孤是诸侯国王的自称辞。

⑰显名厚实：名声显赫，利益丰厚。

【译文】

况且燕国国内大乱，君臣没有计策，上下一片胡涂。栗腹率领十万人的军队，连续五次在对外战争中失败。以拥有一万辆兵车这样的大国，却被赵国包围，丧失土地，国君受困，被天下人耻笑。国家破败，灾祸又多，百姓没有所归向的人。现在您以疲敝的聊城内人民，抗拒了齐国全部军队的进攻，就像墨翟一样善于守卫；粮草断绝，以人肉为食，以人骨为柴薪，而士卒却没有反叛外逃的想法，这是孙膑所带的士兵，您的才能已为天下人所看见。

虽然如此，为您的前程着想，最好是以完整的军队回报于燕。以完整的军队回到燕国，燕王一定高兴；身体好好地回国，百姓见到您就像见到自己的父母一样，奔走比划着到处议论，您功业的名声就可以显示出来。对上辅助国君，以制约群臣；对下安抚百姓，以供游说之士谈论的资料。矫正国家政事，更改鄙陋的风俗，功名就可以建立起来了。若没有归去的打算，是否愿意离开燕国抛弃世事，东去游历于齐国呢？齐国可以赐给土地封以王侯，像陶朱公、卫公子荆一样富，世代称孤，与齐国一道长久存在下去，这又是一个计策。这两个计策，或名声显赫，或利益丰厚。希望您仔细考虑后，审慎地选择一种吧。

【原文】

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①，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②，篡也③；遗公子纠不能死④，怯也；束缚桎梏⑤，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⑥。乡使管仲幽囚而不出⑦，身死而不反于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⑧，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缧绁之中⑨，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于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⑩，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⑪。曹子为鲁将⑫，三战三北⑬，而亡地五百里。乡使曹子计不反顾，议不还踵⑭，刎颈而死⑮，则亦名不免为败军禽将矣⑯。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计。桓公朝天下，会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⑰，枝桓公之心于坛坫之上⑱，颜色不变，辞气不悖⑲，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⑳，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加吴、越㉑。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后㉒，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㉓，立终身之名，弃忿悁之节㉔，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㉕，而名与天壤相弊也㉖！愿公择一而行之。（以上言士不尚小廉小节，当以管仲、曹沫为法。）

【注释】

①规：效法，摹仿。

②管夷吾（？～公元前645年）：字仲，又称管敬仲。春秋初年政治家。颍上（颍水滨）人。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位霸主。　桓公：即齐桓公。

春秋初年齐国国君，五霸之一。齐僖公之子，在位43年（公元前685～前643年）。 钩：腰带上的铜带钩。射桓公中钩，指管仲为阻止齐桓公回国争位，埋伏在半道，趁桓公不防，射杀桓公。但管仲的一箭正中桓公带钩，故未受伤，桓公却装死倒下。管仲保护着公子纠慢慢从鲁国回齐，但到齐国时，齐桓公已率先入城登上君位。

③篡：篡位。

④公子纠：齐僖公子，齐桓公异母兄弟。齐襄公时，他与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为防止被襄公迫害，在管仲的辅助下，出走到母舅家鲁国避难；小白到莒国避难。齐襄公被杀后，回国与小白争位，失败后，被齐国逼迫鲁国杀死。

⑤束缚桎梏：带着脚镣手铐捆绑着。桎梏，刑具在脚称桎，在手称梏。

按：公子纠争位失败，鲍叔牙推荐管仲给齐桓公。齐国于是派人到鲁国，让他们杀死公子纠，把管仲活着押回齐国让齐桓公亲自治罪。鲁人知齐要重用管仲，但又不敢杀死，只得服从。齐人将管仲装上囚车，从鲁国送回齐。到齐境后，才解去囚具。

⑥通：容纳。

⑦乡：即“向”，当初。 使：假使，假如。

⑧臧获：奴隶。指卑贱的人。旧注奴曰臧，婢曰获。

⑨缧绁（léi xiè 雷谢）：拘系犯人的绳索。

⑩五霸之首：五霸中的第一个。

⑪烛：照。

⑫曹子：即曹沫。

⑬北：败。

⑭踵：脚后跟。还踵，返回。

⑮刎（wěn 稳）颈：割颈。

⑯禽：即“擒”，擒将，被俘虏的败将。

⑰一剑之任：凭着一把剑的任侠气。

⑱枝：《集解》“枝犹拟也。”拟，对着。 坛坫：即坛台。诸侯相会时，要筑坛祭神结盟。

⑲悖：乱。

⑳复：收复失地。

㉑威加吴、越：声威远达于吴、越地区。

㉒绝世灭后：世系断绝，子孙灭亡。即断子绝孙，没有后人。

㉓感忿：一时的奋起。

㉔忿悁(yuān 冤)：忿恨，愤怒。

㉕三王：指成汤，周文王，周武王。　争流：争相流传。

㉖天壤：天地。　相弊：一起坏，即一同存亡。

【译文】

而且我听说：效法小气节的人不能成大名，厌恶小耻辱的人不能建立大的功业。从前管夷吾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这是篡逆；抛弃公子纠不能为他而效死，是胆怯；被捆绑着带上脚镣手铐，是耻辱。如果一个人具有这三种品行，国君不收他为臣子，而乡里父老不会容纳他。当初假若管仲关在囚牢中不出来，或者死在鲁国而不回到齐国，那么他的名字不免被污辱而行为卑贱。这样，臧获都会以与他的名字相同为羞耻了，更何况世俗的人呢！所以管子不以被囚禁为耻辱，而是以天下未能得到治理为耻辱，不以没有替公子纠死去为耻辱，而以自己的威势没有显示于诸侯为耻辱。因此他身虽兼有篡逆、胆小、耻辱这三样行为的过错，却辅佐齐桓公成了五位霸主中的第一位，他的名声在天下最高，而光辉照耀邻国。曹子担任鲁国的将军，三战三败，而失地五百里。当初假使曹子考虑不回头看一眼，决计不后退一步，割断颈而死去，那他的名声也只不过是败军中的一员被俘虏的将军。曹子抛弃三次败北的耻辱，而回国同鲁国国君计议。当齐桓公朝会天下诸侯之时，他便凭着一把剑的侠气，在坛台上以剑对着齐桓公的心窝，脸色不变，语气不乱，三次战争中所失的土地，一天早上就收复了。天下为之震动，诸侯大为惊骇，声威远达于吴、越地区。像这样两个人，不是不能成就小的廉洁而实行小的节义，只是他们以为身死骨朽，子孙断绝，功名却没有建立，是不聪明的。

因此他们丢掉以一时愤怒所产生的怨恨，而建立终身的名声，抛弃愤怒的小节，而奠定长远的功业。所以，他们的功业与三王争相流传，而名声与天地一同存亡。希望您选择一种行事吧。

杨升南　译注

报任安书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长信，选自《汉书·司马迁传》。任安（？～公元前91年），字少卿，做过卫青的舍人，曾经应募为郎官，后至益州刺史。终因武帝的戾太子事件牵连被处死刑。任安为人有气节，和司马迁很契合；他也是蒙冤并且被杀，遭遇比司马迁更惨。这封信是司马迁对任安的回信。任安信说司马迁应“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司马迁这封信委曲说明他已经不能向朝廷推举人才的苦衷。这时，距离任安被处死不远，两人都是刑余之人，真可说是同病相怜。因而在信中，司马迁详尽诉说他在“李陵之祸”中受屈的经过；并悲愤地表明他之所以忍辱苟活，决不是丧失气节、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实现写成《史记》一书，得以流传后世，借以清洗他蒙冤的耻辱，即使万死也不悔恨的内心愿望和理想。

信中，司马迁抒发了他正确的人生观，今天常被人引用的“人固有一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出在这里。他还把他的伟大著作《史记》精确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由于是对知交的书信，流露着他的心声，“为情而造文”，情真意切，语言自然而生动，说理条贯而深刻，层次分明，而文字却跌宕多姿，都与《史记》一般的文风不同，别具一格。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①，少卿足下：

曩者辱赐书②，教以慎于接物③，推贤进士为务，意气懃懃恳恳④，若望仆不相师⑤，而用流俗人之言⑥。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⑦，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⑧，动而见尤⑨，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谁与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⑩？”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⑪。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隋、和⑫，行若由、夷⑬，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⑭！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⑮，又迫贱事，相见日浅⑯，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⑰。今少卿抱不测之罪⑱，涉旬月，迫季冬⑲，仆又薄从上雍⑳，恐卒然不可为讳㉑，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㉒，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㉓，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以上浑叙报书之迟）

【注释】

①牛马走：管牛马的仆役。走，犹言差役。全句是司马迁说他是“太史公”的仆役自谦之辞。

②辱赐书：承蒙您来信。

③接物：与人交往。

④意气：这里为心意。 懃懃恳恳：这里是殷勤恳切，非常诚恳。

⑤若望：看起来像是……。 仆：自称的谦辞。 相师：听从（师意）。

⑥而用：如同。 言：这里犹如见识。

⑦罢驽：低劣。罢，同“疲”。驽，劣马。

⑧身残处秽：指遭宫刑的处境。

⑨见尤：被人责难。 尤，罪过。

⑩“谁为”二句：这两句是说：为谁去做呢？又有谁听我的？前一“为”读wèi（位），介词；后一“为”字读wéi（惟），动词。谁为，应作“为谁”，疑问句动宾结构倒装。 孰令：亦应为“令孰”，即“使谁人”，也是动宾倒装，“为为”、“令听”，谚语要求音调顺口。

⑪“盖钟子期”两句：是说没有知音的人就不再弹琴。钟子期、伯牙都是春秋时期人。

⑫隋、和：隋侯珠、和氏璧，都是珍贵的珠玉，比喻人的高才美德。

⑬由、夷：许由和伯夷，古代清高人物的典型。

⑭自点：自我污辱。点，当同“玷”，玷辱。

⑮这句是说：正碰上由东边跟从皇帝回来。一说跟从皇帝回到东边来，则倒动文句，不可从。至于指哪一次活动，各说不一。

⑯日浅：一天少一天。

⑰卒（cù促）卒：匆促。 得竭志意：能够全部表达出心意。

⑱不测：没有料到。一说很深，不妥。

⑲季冬：十二月，汉制此月处决囚犯。

⑳薄：迫，迫于。 从上：跟从皇帝。 雍：今陕西凤翔，是汉代皇帝祭祀天帝（畤）之所。一本雍前还有一“上”字，前往之义。

㉑卒（cù促）然：突然。 不可为讳：不可讳言之事（发生），指任安被处死刑事。

㉒左右：身边的人。指不直接对任安讲，也是谦词。

㉓长逝者：死去的人。指任安。 私恨：内心的遗恨，指任安没得回信的心情。

【译文】

太史公的贱仆司马迁再拜说，少卿足下：

前次承蒙您赐我书信，教导我以谨慎待人接物、推举贤人和引进士人，作为要务，心意殷切诚恳，像是责备我不听从（您）师教，如同世俗的见解。我不敢这样呀！我虽然低劣不才，也曾经从旁知道一些长者们留下的风范呢！只是自己以为身体残废，处在污秽的环境中，一动就受人责难，想做点益事反而招来亏损，所以只有抑郁愁闷、能和谁说什么呢？俗语说："为谁而作什么？让谁来听我？"故而钟子期一死，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那就是，士人是为了知己的人使用，女子是为了喜欢自己的人装饰容貌。像我身体已经残废了，即使才能像怀抱着隋侯的珍珠、和氏的玉璧，德行 像许由、伯夷那般高洁，终究不可以为荣耀，恰恰足以见笑、自我玷辱而已！书信早应奉复，适逢从东边跟随皇帝回来，又迫于做一些微贱的事务，我们相见日益稀少，匆促地没有一会儿空闲能够表尽我的心意。而今少卿您担负了没有料想到的罪名，过了十天一月，快到季冬了，我又要跟从皇帝去雍地祭祀，恐怕您突然不能避开死难，那就使我终身不能抒发愤闷告诉您身边的人，就使溘然长逝者的魂魄内心也遗恨无终的了。请允许我略略陈述鄙陋之见。很久失礼没有回信，希望不以我为罪过！

【原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①；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②；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③，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④。刑余之人，无所比数⑤，非一世也，所从来远

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6]；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7]；同子参乘，袁丝变色[8]，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9]，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10]，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11]，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12]，苟合取容[13]，无所短长之效，可见如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14]，不以此时引纲维[15]，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阛茸之中[16]，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以上因言荐士而自述被刑之大辱）

【注释】

①符：验，效应。一作“府”，解为源泉。

②决：决定性，先决条件。

③憯（cǎn 惨）：同“惨”。 欲利：贪利。

④诟（gòu 垢）：污辱。

⑤这是说：没有什么人愿与他在一起。

⑥“昔卫灵公”二句：这两句说春秋时事，卫灵公和宦者雍渠同车，孔子以为可耻，就离卫去陈国。

⑦“商鞅”二句：这两句说战国时事，商鞅通过宦者景监进见秦孝公，贤士赵良为此而替商鞅担心害怕。

⑧“同子”二句：这两句说的西汉事，汉文帝一次让宦者赵谈（即同子，作者避父司马谈的名讳，忌用谈字）与他骖乘（陪乘），袁丝（即袁盎）看到，

脸色变得不愉快，立即谏阻。

⑨待罪辇毂下：指在皇帝近前供职，谦辞。

⑩自惟：自己思索。惟，同“维”，思维。

⑪拾遗补阙：收集人才与意见补君主、朝政的不足。

⑫遂：成，成就。

⑬这句说：苟且迎合取得容身之地。

⑭外廷：丞相系统的官员论政在外朝，故称外廷，与皇帝近臣的内朝相对。　末议：末尾或微小的议论，谦辞。

⑮引纲维：提出纲领性的意见。

⑯阑茸（tà róng 踏容）：微小，卑贱。

【译文】

我听说：修身，是智慧的效应；爱人施恩，是仁的开端；正确地取得和给予，是义的表现；（知道）耻辱，是勇的先决条件；建立名声，是行为的结果。士人有这五条，然后才能寄托在世上，列入君子之林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悲哀没有比伤心更痛苦的，行为不好没有比辱没祖先更可耻的，污辱没有比受宫刑更大的。受刑之后的人，再没有什么人与他在一起，这不只是一个时代如此，由来久远了。从前卫灵公和雍渠同车，孔子就离开卫国去了陈国；商鞅通过景监得见秦孝公，贤士赵良替他耽心害怕；宦者同子（赵谈）给（汉）文帝陪乘，袁丝（盎）就改变脸色。自古以来都以这些为耻辱。那中等材能的人，一见事情关涉到宦者侍臣，没有不感到丧气，何况对于慷慨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说缺乏人才，又怎能让受过刑罚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呢？我依赖先人传下的事业，得以在皇帝近前供职，已二十余年了，可是自己想想：对上不能尽忠效力，有什么奇策勇力的称誉、能自己得到明君结纳；其次又不能拾掇人才遗事、补朝廷的不足，招贤进能，显扬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列身军事，攻城野战，有斩将拔旗的功劳；再下一等也不能平日积累劳绩，取得高官厚禄，来为

宗族亲友争光。这四方面一无成就，苟且迎合取得容身，毫无多少的能力，就这样的可见了。以往，我也曾侧身在下大夫之列，奉陪外朝的微末议论，可没有在当时提出纲领性的建议，而现在已经亏残形体、做了打扫的仆役，处在微贱的境地，还想昂首展眉，议论是非，这不也是轻看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还说什么呢？还说什么呢？

【原文】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1]，长无乡曲之誉[2]。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3]，出入周卫之中[4]。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5]？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6]，素非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7]，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8]。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9]，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10]，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半当[11]。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12]，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13]，士无不起，躬自流涕[14]，沫血饮泣[15]，更张空拳[16]，冒白

刃，北向争死敌者。

【注释】

①负：恃，仗着。　不羁：不受约束。

②乡曲：即乡里。

③薄伎：同“薄技”，微薄的技能。

④周卫：周密的宿卫，指曾任郎中，掌守门户，充车骑之职。

⑤戴盆望天：当时成语。这句是说受职务拘束，不能兼顾他事。

⑥“夫仆”二句：这两句指：李陵曾任建章监，即建章营羽林骑郎的带兵官；司马迁曾任郎中及太史令。二人均出入宫禁，故说“俱居门下”。

⑦分别：指处事待人。

⑧国士：国内最优秀的士人。

⑨媒糵（niè 聂）：酿酒的媒介物。这里为动词，意思是酿成、捏造、亦即构陷罪名。

⑩仰：迎击。

⑪过半当：一作“过当”，超过应有的数字。

⑫旃裘：游牧民族的衣物，这里代指该民族。　咸：都。

⑬劳军：勉励士兵。

⑭一本无“自”字，起身而流泪。

⑮沫血：以血洗面。沫，洗面。　饮泣：喝下眼泪，指克制悲伤的感情。

⑯拳（quān 圈）：弓弩。

【译文】

而且事情的本末不容易说清楚呀，我年轻时自负放荡不羁的才学，成长后却没有乡里中的声誉，皇上幸而由于我先人的缘故，使我得以献出微薄的技能，出入于宿卫之间。我自知戴盆怎能望天，所以断绝宾朋的交往，忘掉对自己家业的经营，日夜想着尽我不像样的才力，务求专心搞好本职，以得皇上的欢心。可是，事情却有大谬不然的哩！我和李陵，同在皇宫门下供职，平素并不相互亲善，各人追求与放弃的途径不同，未曾在一起喝杯

酒、有交接殷勤的余欢。不过我看他的为人，是个自守节操的奇士：他事奉父母有孝，与士人结交有信，面对钱财而廉洁，取得或给予都讲义气，对待人事很谦让，恭敬俭朴肯居人下，常常想到要奋不顾身，去服从国家的急需。他平日所有的行为，我以为有国士的风格。作为人臣，能提出万死也不顾一生的打算，奔赴公家的急难，这已经是奇特的了。如今做事有一点不对，那些为保全自身和妻室儿子的臣子，跟着来捏造他的短处，我实在内心悲痛他！况且李陵那次出征，带领的步卒不满五千，深入到荒远的战场，足迹踏到匈奴的王庭，那像悬着钓饵放在虎口里一般，他横冲直撞与强敌作战，迎着亿万的敌军，和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的敌人超过相当数目。匈奴来不及救死扶伤，游牧民族的君长都很震惊，于是就全部调动他的左、右贤王，征发所有能开弓射箭的人员，一国共攻而包围李陵。李陵转战千里，箭镞用完、退路被截断，救兵又不到，士兵的死伤聚成山堆。然而李陵一呼、勉励军士，军士们没有不振作起来，都感动得流泪，以血洗面、把眼泪咽下，再张起空的弓弩，冒着敌人的雪白刀刃，向北冲杀，争着与敌人拼命。

【原文】

陵未没时①，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③，诚欲效其款款之愚④，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⑤，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⑥。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⑦。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⑧，欲以广主上之

意，塞睚眦之辞[9]。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10]，而为李陵游说[11]，遂下于理[12]。拳拳之忠[13]，终不能自列[14]。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15]，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16]，而仆又佴之蚕室[17]，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说李陵所以获罪之本末）

【注释】

①没：覆没。这里可解为失败。

②不怡（yí 姨）：不愉快。

③怛悼（dá dào 达道）：痛苦悲伤。

④款款：忠诚的态度。

⑤绝甘分少：拒绝好食物，分给自己的少部分。

⑥得其当：得到机会。

⑦暴（pù 瀑）：显露，显示。

⑧指：同“旨”，主意，见解。

⑨睚眦（yá zì 牙字）：瞪目怒视，这里指怀有恶意的人言。

⑩沮（jǔ 举）：诋毁。　贰师：贰师将军李广利。这次李陵协同李广利出征匈奴，李广利未有战功，他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兄。这句意思是说此时赞扬了李陵，武帝就以为是有意诋毁李广利。

⑪游说：这里意为辩解，帮他说好话。

⑫理：即法官，汉代为廷尉，最高司法官。

⑬拳拳：忠诚的样子，与上款款相当。

⑭列：陈列，这里是陈述，列举。

⑮自赎：为自己赎罪。汉制，犯罪可以出钱赎罪。

⑯隤：同“颓”，坠落。

⑰佴(èr 二):相次,犹言随后。一说停留,置;但此解是 指"茸"字,一本佴即作茸,推置。 蚕室:受宫刑者住的温室。

【译文】

李陵尚未失败的时候,前线使者来报告好的军情,朝廷公卿王侯都举杯向皇帝祝贺 。几天后,李陵失败的书信传到,皇帝为此吃饭没有滋味,坐朝时不愉快;大臣忧愁恐惧,不知怎么办。我私下没有估量地位卑贱,看见皇上那样痛苦悲伤,实在想贡献出一点愚忠 ,以为李陵素来和士大夫绝甘分少,能获得别人的死力援助,即使古来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这次他虽然陷于失败,那他是——揣测其意愿——还想 得到机会而报效于朝廷的。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他是被打败了,他的战功也还是足以显示于天下的。我抱着想陈述的愿望,可没有途径,正好皇帝召我询问,就把这个见解提出,说了李陵的功劳,想用来宽慰主上的心意,堵塞那些怀有恶意的言辞。但没能完全讲清楚,明主不明白,却以为我是在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辩解,就这样把我交给法庭治罪。一点真诚的忠心,结果不能由自己再陈述了。因为是诬了主上,终于依从法官议定罪名。家里贫穷,钱财不够赎罪,朋友不敢相救,左右亲近的人不帮我说一句话。身子不是木石,却只有同法吏作伴,深闭在监牢之中,这痛苦对谁去告诉呢? 这真是少卿您所亲见的,我的行事岂不是这样的么? 李陵活着投降匈奴之后,坠落了他的家声,而我又随着下了蚕室,一再被天下人看着讥笑。可悲啊!可悲啊!事情是不容易一件件给世俗的人说清的呀!

【原文】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①,文史星历②,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③,流俗之所轻也!假

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与能死节者次比④，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⑤。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⑥。太上不辱先⑦，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⑧，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⑨，其次易服受辱⑩，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⑪，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⑫，最下腐刑极矣。传曰⑬："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⑭。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⑮：定计于鲜也⑯。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⑰，视徒隶则心惕息⑱。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注释】

①剖符丹书：指分封。汉初封功臣，由皇帝颁发符，符剖开两半，皇帝和受封者各执一半。赐给功臣世代免役凭证，用硃砂写在铁券上，称为丹书。

②这句指史官的职掌：保管文献资料、编写历史、通晓天文、厘订历法。

③倡优：歌伎和演戏的。这句是说作为倡优一样来畜养。

④王念孙说"与"作"谓"字解；"比"字衍；次，相次，即相比。这句是说：世人又不认为我同能死节的人相比。

⑤这句是说：乃是平素自己所立的身分和职业造成的。即不见重于世俗。

⑥用之：当解为由于。　趋：向，志向。

⑦太上：最上等的。　辱先：辱没祖先。

⑧理色：即颜色。理，肌肤的纹理。

⑨诎体：同“屈体”，指叩头、作揖、下跪。

⑩易服：换穿衣服，指穿罪人衣服（赭色）。

⑪剔毛发：剃去头发，即髡刑。 婴金铁：加上金属刑具。婴，缠绕。

⑫毁肌肤：指受黥刑。 断肢体：指受刖刑等。

⑬传曰：解释经义的书为传，这里指《礼记·曲礼》篇。

⑭这句是说：由于积蓄了控制威力的时间长久而逐渐形成的。 威约：威力受制约、控制。

⑮议不可对：凭义理不和他面对面。议，借为“义”字。

⑯这句是说：早定下安排（自杀）来完善自己。鲜，完善。一说鲜为鲜明，早定计（自杀）为鲜明的事，即免受刑辱，死的干净。

⑰头抢地：叩头触地。

⑱徒隶：差役，狱卒。 惕息：惊惧而喘息（不安）。

【译文】

我的先人，没有受封赏爵的功劳，作的是文、史、星、历的事，那种近于作卜筮、祝祷者的一流，本是主上所玩弄、像歌伎演戏的一般蓄养着，为流俗所轻视的人呀！假使我伏法受诛，那好比九头牛身上落下一根毫毛，和蝼蛄蚂蚁有什么不同？而且世俗又不认为我能同死节者相比，只以为是智谋用尽、罪恶已极，不能自己逃脱，终于走到死地上罢了。为什么这样看呢？是因为我素来的身份和从事的职业所造成的。人本来都有一死，可是有人死的比泰山还重，有的比鸿毛还轻，那是由于他们的趋向不同。最上等的是不辱没先人，其次是不羞辱自己身体，其次是不辱颜色，其次不受辞令责骂的耻辱，其次是屈着躯体受侮辱，其次是换上囚衣受辱，其次是披枷带索、挨鞭被打受侮辱，其次是剃掉须发、戴上金属刑具受侮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截断肢体受辱，最下等的是受宫刑，耻辱到极点了。《传》中说：“刑罚不加到大夫头上”，这话是说士人不可不努力修好自己的气节呀。猛虎在深山，

百兽震惊害怕，当它被擒到囚笼和陷阱之中，它就摇着尾巴而乞求食物，这是因为积蓄了制约它威力的时间长久的缘故了。所以，士人见到画地为牢狱的，势必不肯跨进去；见有削木头作成狱吏的，依义理决不面对着它：这是定下避免刑辱的心计完善自己呀。如今缚住了手足，带上了刑具，暴露肌肤，遭受鞭打，深囚在监狱的高墙里面。到了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叩头触地，看到差役狱卒就心惊喘息。为什么这样？也是由于积蓄了制约威力的形势造成的了。到了这个地步，还说不是耻辱，就叫做厚颜而已，怎么值得受尊重呢！

【原文】

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①；李斯，相也，具于五刑②；淮阴，王也，受械于陈③；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④；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⑤；魏其⑥，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⑦；季布为朱家钳奴⑧；灌夫受辱于居室⑨。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⑩，不能引决自裁⑪，在尘埃之中⑫，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⑬。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⑭，以稍陵迟⑮，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⑯。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⑰？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⑱，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

哉[19]？且夫臧获婢妾，由能引决[20]，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21]，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以上自述隐忍受辱、思引决而不果自裁之故）

【注释】

①“且西伯”三句：周文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 西伯：周文王当时称号。 伯：诸侯之长。 羑（yǒu 有）里：商朝设的监狱，在今河南汤阴。

②这句是说：受尽了五刑。五刑，古代五种刑罚。李斯被赵高杀害。

③淮阴句：淮阴侯韩信为楚王，被诬谋反，在陈地（今河南淮阳）被拘捕。 受械：被加以刑具。

④彭越二句：彭越是汉初的功臣，被封为梁王；张敖，张耳之子，被封为赵王。二人 均被诬谋反而下狱治罪。

⑤“绛侯”三句：这三句说周勃有功也曾经因诬告被囚禁过。 绛侯：周勃的爵号。 权倾：权势压倒。 五伯（霸）：春秋时先后五个霸主，见卷一《过秦论》注。 请室：待治罪之室，同今拘留所 。

⑥魏其：魏其侯窦婴，事见本书卷十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⑦三木：指加在头项、手、足上的刑具：枷、栲、镣（钳）。

⑧钳奴：被髡钳的奴隶。

⑨居室：拘留的地方。

⑩罔：指法网。

⑪引决自裁：下决心自杀。

⑫这句指在监狱。下文“粪土之中”同义。

⑬“勇怯四句”：四句语出《孙子·势》。是说勇怯、强弱都受所处的形势影响。

⑭绳墨：指法律。绳墨，本是木工用手划线的工具。这里用来比喻。全句是说在受刑辱之前自杀。

⑮陵迟：一作“陵夷”，从山坡下降到平地，比喻身分、地位下降。

⑯殆：恐怕，不定之词。但行文中还是确定的语意。

⑰“且勇者”三句：这三句是说 ：勇者若不明义理，也不一定能够死节；

怯夫也能慕义(却能死节)。说明什么时候都要勉励自己。作者的观点极为卓越。

⑱去就:离开与相就,即何去何从。　分:名分。

⑲缧绁:绑罪人的绳索。

⑳"且夫"二句:这两句是说,像那奴隶婢妾们,尚且能够下决心自杀。臧获:古代称奴隶。

㉑这句《汉书》作"鄙没世",陋,衍文。义为鄙贱地死去。

【译文】

且说,西伯,是诸侯之长了,却被囚禁在羑里;李斯,是秦朝丞相了,也受尽了刑罚而死;淮阴侯,称为楚王了,却在陈地刑具加身;绛侯诛灭吕氏,权势压倒五霸,也曾被拘囚;魏其侯,是大将了,却穿着罪衣,带上镣铐;季布曾作过朱家受刑的奴隶;灌夫在田蚡的居室中受刑辱。这些人都是身至王侯将相,声名传播邻国,到了加上罪名和法网时,还不能下决心自杀,处在牢狱之中,古今都是一样,哪里能说他们不蒙受耻辱呢?这样说,勇与怯,强与弱,都受形势的制约;真是如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啊!一个人不能预先自己裁决而逃出法令之外,以至渐渐地降低身份,就沦于遭受鞭打的地步,这时还想讲究气节,不是已经晚了吗?古人之所以重视对大夫用刑,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呀。凡人的心情,没有不是贪生恶死,思念父母,顾虑妻室子女,可是临到由义理所激发的时候却并不如此,乃是有所不得已呀。如今我不幸,早已丧亡了父母,没有兄弟的亲属,单独一个、孤立无援,少卿您看我对于妻子又怎么样呢?而且,勇敢的人不一定能死于节操,怯懦的人却能仰慕义理,什么时候、地方不需要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打算苟且活着,可是也懂得何去何从的名分呀!怎么却至于自己沉沦在受绑缚的耻辱中呢?那些奴隶婢妾,尚且能引节自决,何况我这样受辱而没完没了的哩!之所以我暗自忍耐、苟且活着,深闭在这肮脏的地方而不辞,只因恨我内心还有一点

不尽之处：这样鄙贱地死去，而文章不流传到后世呀！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1]。盖文王拘而演《周易》[2]；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3]；孙子膑脚[4]，《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5]；韩非囚秦，《说难》、《孤愤》[6]；《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7]，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8]。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9]，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10]。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以上言著书以偿前辱之责）

【注释】

①倜傥（tì tǎng 替倘）：卓异，特出。

②盖：大概，传疑之词。 按：文王在囚禁中推演《周易》八卦为六十四卦，属于传闻。

③厥：先秦行文中为“其”的意思，这里作助词用。《国语》：书名。记周代各国史事，为中国最早一部国别史。

④膑：削去膝盖。

⑤“不韦”二句：这两句说吕不韦被秦始皇放逐到蜀郡（今四川），就编写出《吕氏春秋》。　按：吕氏编《吕氏春秋》是在 为相期间使门客完成的，贬蜀后惧诛而自杀。

⑥“韩非”二句：这两句说韩非至秦被李斯陷害，在狱中写了《说难》、《孤愤》等篇文章。　按：《韩非子》一书包括这里说的两篇，是入秦之前所作。连上注，这些事实出入，是司马迁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说的。

⑦这句是说：不能使他 的主张通行。

⑧空文：只是文章，意谓没有其他功名成就。并非说空洞言论。　见：同“现”，表现。

⑨稽：考；根据。

⑩极刑：这里指宫刑。　愠（yùn 运）色：怨恨的脸色。

【译文】

古来富贵的人而名声被磨灭的，不可计算，只有卓异出众的人称名于世。大概文王被囚禁时而推演出《周易》；仲尼受困厄时而作《春秋》；屈原被楚王放逐，就写了《离骚》赋；左丘氏失明了，才有他的《国语》问世；孙子被庞涓削了膝盖，就修撰《兵法》；吕不韦迁到蜀郡，编著了传世的《吕览》；韩非在秦国被囚，就写了《说难》、《孤愤》的文章；还有《诗经》三百篇，大抵都是圣人贤人们发泄愤闷而写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心情有一种抑郁，自己的主张不能通行，所以就叙述往事，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例如左丘明没有了目光，孙子断了脚，永远不被任用了，便退下来论述著书，用这来抒发他们的愤闷，要想留下文章来表现自己的志向。我不自量，近来自己把心意寄托在无能的文辞上面，收集天下散失的遗文旧事，粗略考究其中史实，综合它的终始，探究那些成败兴衰的纪录，上自轩辕黄帝，下至今天，作出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章《书》，三十篇《世家 》，七十篇《列传》，总计一百三十篇。也是想以此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形成一家的学说。草稿的创作还未完成，就碰上这次

灾祸，我 怕它的不能完成，所以才接受这样的重刑而没有怨恨的颜色。我确实是想把这著作，藏在名山，传给同道的人以及交通发达的城邑大都，那我就补偿了以前受刑辱的责难，却使一万次被诛戮，岂 有什么懊悔吗？然而这心事可以和明智的人说，难以对俗人谈呀！

【原文】

且负下未易居①，下流多谤议②。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里所戮笑③，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④，诟弥甚耳⑤！是以肠一日而九回⑥，居则忽忽若有所亡⑦，出则不知其所 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⑧，宁得自引深藏岩穴邪⑨？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⑩ ，以 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谬乎⑪ ？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⑫ ，无益，于俗不信，适足 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注释】

①负下：负累之下，重负之下，指污辱之名的拖累。

②下流：处在下流、下风的人 。

③戮笑：讥刺。

④累百世：积累百代，犹言经过百代。

⑤诟：辱骂。亦可就本字讲即污垢。 弥甚：更加，更多。

⑥九回：多次回转。九，泛指多次。这句是描写内心悲痛的状态，今说揪心。古人认为是肠在活动，所谓愁肠、断肠。

⑦忽忽：精神恍惚。

⑧直：不过，只是，作副词用。　闺阁之臣：宫廷侍臣、宦者。闺阁，宫中小门、小楼。

⑨自引：自己起来、跑出。

⑩俯仰：这里是或高或低、或上或下的意思。

⑪刺（là 腊）谬：乖戾，违反。

⑫雕琢：一作雕瑑（篆），雕刻花纹，这里指作文章。　曼：美。

【译文】

而且重负之下不容易安身，处在下流的人更多受到诽谤的议论。我由于多话之故遭到这种灾祸，更加被乡里人们讥刺，从而污辱了先人，有何面目再上父母坟墓举行祭祀呢？即使经过百代，我的羞辱只有更加深重罢了！所以我是愁肠一天九次回转，居家就恍惚像丢失了什么似的，出门就不知要到哪儿去。每次想到这个耻辱，未曾不是满身流汗、发在背上沾湿了衣服呀！身只是作了内廷之臣，还能够自己跑出、深藏到岩洞隐居起来吗？故而权且随着世俗浮沉，跟着时代高低上下，慢慢地弄通心里的狂乱迷惑啊。现在，少卿您却教导我要推举贤人、引进士人，那不就和我的内心相违反吗？而今虽说自己想雕琢美妙的文辞来自我修饰，既无益于事，世俗也不相信，反而只是招来污辱而已。总之，要到死亡之日，然后是非方能确定。书信不可能全部表达心意，就此大略陈述我鄙陋之见，恭谨地再拜。

王贵民　译注

报孙会宗书

杨 恽

【作者】

杨恽(？～公元前54年)，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字子幼，司马迁的外孙，习《太史公书》，好史学。宣帝时，任左曹，因告发霍氏谋反，任中郎将，封平通侯。清廉有治绩，位至光禄勋。后与太仆戴长乐不和，被戴诬陷，免为庶民。归家治产业，以财自娱。友人孙会宗写信劝戒他，答信表示对封建势力的强烈反抗，因而被统治者认为大逆不道，腰斩。

【题解】

“报……书”，即回信。杨恽友人安定太守孙会宗曾写信劝戒杨恽不要治产业发财，认为大臣免官之后，应该闭门思过，不能治产业，交宾客，取声誉。杨恽就写了这封回信，大意是说他的免官纯属被谗言诬陷；既然削为平民，就得作个农民完事，他是亲身同家人搞农业劳动，供给国家赋税，不应该受什么讥议；他引用董仲舒的话：求仁义，教化人民是卿大夫的事；而庶人之事就是求财利，害怕贫困。字里行间，表现了怨愤不平，特别是引秦地的诗，讲田亩荒芜不治，豆子落而为萁，据说是直接讽刺朝廷。后来有人又告发他骄奢、不悔过，把日食也归罪于他，朝廷派人查验，搜到这封信，定为死罪。信并不长，但抒发了自己的见解，借此可以窥见他一生为人和从政的操守。文辞优美，简洁，生动多变化，曲尽款诚，有他外公的遗风，与《报任安

书》相参照可知。

【原文】

恽材朽行秽[1]，文质无所底[2]，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3]。遭遇时变[4]，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5]。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6]，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7]，而猥随俗之毁誉也[8]。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9]，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10]。故敢略陈其愚，唯君子察焉。

【注释】

①行秽：品行污秽。

②文质：修饰和朴质，两种表现形式。古人认为两者结合起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底：至，达到。　以上两句都是谦辞。

③备宿卫：守卫宫门，指供常侍散骑的官职。

④这句指霍氏（霍光之子霍禹、兄孙霍云）谋反的事。

⑤与祸会：遭遇祸患。

⑥督：责。　所不及：不足之处。

⑦惟：思，想。

⑧猥（wěi 伟）随：迁就。猥，曲。

⑨逆指：违反意旨、意向。　文过：掩饰过失。

⑩各言尔志：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语出《论语·先进》。

【译文】

我杨恽才干腐朽、品行污秽，仪表和资质都达不到要求，幸而依赖先人留下的功业，能够做朝廷的侍卫官职。遇上霍氏的变乱，我才能封得爵位。但是究竟不能胜任，终于遭受祸患。足下哀怜我的愚昧，赐信教导督责我不足之处，情意殷勤很深厚了。然而我却私自怨恨足下并没有深思事情的原委，而是迁就着一般

世俗的或毁或誉的观念啊。我表达鄙陋的愚意，好像是违反您的意向而掩饰自己的过失；我若沉默而不说什么吧，又恐违反孔子“各言尔志”的意义。所以我敢于简略陈述这点愚见，请您君子考察吧。

【原文】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①，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②，与闻政事③。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④，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⑤。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⑥，身幽北阙⑦，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⑧？伏惟圣主之恩⑨，不可胜量。君子游道⑩，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⑪。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⑫，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注释】

①乘朱轮：指高官。

②从官：侍从官，天子的侍卫。

③与（yù 玉）闻：参与（政事）。

④遗忘：谓缺失。

⑤素餐：白吃饭。

⑥口语：指谗言，毁谤。

⑦幽：囚禁。 北阙：北军尉的治狱在北阙——公车门，指不是一般的牢狱。

⑧复奉先人之丘墓：祭祀祖先坟茔，指能留下做人、传代。

⑨伏惟：跪着俯伏思量，谦辞。

⑩游道：游于道，在道德中涵养自己。

⑪说：同“悦”。

⑫戮力：犹言努力。

【译文】

当我家兴盛的时候，乘坐朱轮车的共有十人，职位都在列卿之中，爵位达到通侯，统领侍从的官员，参与政事。而我却不能在这时候有所建树表现，以便宣扬朝廷的恩德教化；又不能和众官们同心合力，辅助朝廷的缺失，已经负有窃位、素餐的罪责了。怀恋禄位、贪求权势，不能自觉引退，结果遭受了变故，横受人们的谗言，自己被囚禁在北阙的监狱，妻和儿子也连累进了狱中。当这个时候，自以为夷灭家族也不足以补我的罪责，哪里还想到能保全脑袋，再次奉祀先人的坟墓呢！我俯伏着思量圣主的恩惠，真不可度量得了。君子在道德中涵养自己，欢乐能够忘掉忧愁；小人只图保全自己的身子，就喜悦得忘掉罪过。我暗地里想，自己的过失已经是很大了，品行也已亏缺了，只可长做农夫过完这一辈子罢了。所以亲自带领妻儿子女，努力耕田种桑，灌溉田园，治理产业，以便供给公家的赋税，没有料到这时还有拿着这事来讥笑议论的呀。

【原文】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①，有时而既②。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③，烹羊炮羔④，斗酒自劳⑤。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⑥。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⑦。种一顷豆，落而为萁⑧。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⑨？”是日也，拂

衣而喜，奋袖低昂[10]，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11]，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12]。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13]，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14]”？故道不同，不相为谋[15]，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注释】

①送终：送死，居丧守孝。

②有时：有一定期限，如亲丧三年；臣见放逐，降为庶人，悔过三月。既：完。

③岁：过年。 时：季节。 伏：夏天的伏日。 腊：冬十二月腊日。四者均指节日祭祀和欢庆。

④炮：爆炒的烹调方法。

⑤劳：慰劳。

⑥拊（fǔ 府）：拍，敲。 缶：一种瓦器。 乌乌：秦地一种歌唱的声音。

⑦“田彼南山”二句：这两句比喻：人君居阳位，如山高在南方，田亩荒芜，比如朝廷荒乱。

⑧“种一顷豆”二句：这两句比喻：百亩（一顷）像百官，豆子不入仓而落在野，比喻已被罢官；萁，豆茎，曲而不直，比喻朝臣都是阿谀之辈。

⑨须：等待。

⑩奋袖低昂：舒展衣袖一低一高，指舞蹈姿式。

⑪贾竖：商人。竖，年少被雇者，有贬意。

⑫栗：发抖。

⑬随风披靡：犹言随风倒。

⑭“明明求仁义”六句：语出董仲舒《对贤良策三》，文句有省变。 明明：原作“皇皇”，奔忙的状态。

⑮“故道”二句：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 不相为谋：即不互相商

议。

【译文】

凡是人情上所不能遏止的事，圣人也不能禁止。所以君主最尊、父亲最亲，送他们的终，守孝也有一定的时限就完了。我的得罪，已经三年了。在农家勤苦耕作，过年节伏腊，烹羊炮羔。用斗酒慰劳自己。我家本是秦地人，会唱秦的曲调；我的妻子，是赵地的女儿，很善于弹瑟。奴婢中也有几个能唱歌的。当酒后耳朵发热时，便仰头朝天、敲击瓦缶而乌乌地唱起来。所唱的诗句说："种田在那南山下，荒芜了而不去治理。种了一顷面积的豆，豆子落下只有豆萁。人生不过行乐而已，等待富贵要到何时？"在这一天，我拍拍衣襟觉得高兴，舒展着长袖高低飘扬，踏着脚跳起舞来，真可算得荒淫无度，却不知这是不可以的哩！我杨恽幸而有点剩下的俸禄，方才籴进贱的、贩卖贵的，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这是小商人作的事，污辱的行业，我亲自去做。处在下流的人，是许多坏话集中的地方，真使人不寒而栗！虽是很了解我的人，也是随风倒，还有什么可称赞的名誉呢？董先生不是说过么："遑遑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教化人民的，这是卿大夫的思想；遑遑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贫困的，这是一般平民想的事情。"所以说：主张不同，就难以互相商议。今天您还能用卿大夫的规格来责备我吗？

【原文】

夫西河魏土①，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②，漂然皆有节概③，知去就之分④。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⑤。安定，山谷之间，昆夷旧壤⑥，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⑦！方当盛汉之隆，愿

勉旃[8]，毋多谈。

【注释】

①西河：孙会宗的家乡，故云。

②段干木、田子方：均魏文侯的贤士，帮助魏国改革政治。

③节概：节操度量，概，度量。

④去就：离开或到来，舍弃或追求。 分：份，应做的事。这里指为官。

⑤安定：西汉郡名，治所在今宁夏固原。

⑥昆夷：古代种族名，即西戎。

⑦志：志向，这里说各人志向不同。

⑧旃：语助词，之焉的合音。

【译文】

那西河是魏地，魏文侯在这里兴起，有段干木、田子方遗留下的好风气，人们飘洒有节操气概，知道抛弃或追求的合理选择。此刻足下离开了旧地家乡，到安定的地方做官。安定，处在山谷之间，是古代昆夷的旧地，它的子弟们贪心而鄙陋，岂是习俗果能改变人性么？到现在我方才看到您的志向了！如今正当汉朝兴盛的时候，唯愿（你）勉力啊，不要再多说了。

王贵民　译注

遗盖宽饶书

王　生

【作者】

王生，西汉宣帝时为太子庶子官。其他不详。

【题解】

这是王生写给盖宽饶的一封信。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人，以方正对策为谏大夫，后升为卫士之长的卫司马至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任职明断，刚直清廉，吏治严肃。然因过于苛察，不避权贵，引起高官贵戚的怨恨。王生一方面赞赏盖宽饶的品格；一方面不同意他的苛刻严厉，又好刺讥谏争，就写了这封信，劝盖宽饶明哲保身，不要用一些不切实际的难听的言论进谏，以致不能取得好名声和保全性命。盖氏没有采纳，后来果然以上封事被指为大逆不道，定罪而自杀。

【原文】

明主知君洁白公正，不畏强御①，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权。尊官厚禄已施于君矣，君宜夙夜惟思当世之务，奉法宣化，忧劳天下。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术各有制度。今君不务循职而已，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②，数进不用难听之语，以摩切左右③，非所以扬令名、全寿

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言足以饰君之辞，文足以成君之过。君不惟蘧氏之高踪④，而慕子胥之末行⑤，用不訾之躯⑥，临不测之险，窃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⑦，曲而不诎⑧。《大雅》云⑨："既明且哲⑩，以保其身。"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裁省览。

【注释】

①强御：逞强而抗拒善言的人。

②匡拂：匡正而逆反天子之意。旧注拂为弼，即辅弼。

③摩切：犹言刺激。

④蘧氏：蘧伯玉，对有道的君主则进言，对无道的君主则退隐。所以称为高踪，高的行为。

⑤子胥：伍子胥。 末行：最差的做法，指伍子胥对吴王夫差，已知不可谏而仍然不止，自取杀身之祸。

⑥不訾：即"不赀"、"不资"，难用资财衡量，犹言无价。

⑦直、挺：都是正直。 不挺：谓遭遇非常情况时要随机应变之意。

⑧曲：纡曲。 诎：同"屈"，屈服。

⑨《大雅》：指《诗经·大雅·烝民》。

⑩明哲：明，明于道理；哲，洞察事情。犹今言明智。

【译文】

明主了解您清白公正，不怕强暴，所以任命您以监察百官的职位，交给您奉行君命的权力。高官厚禄算是已经都给您了，您就应当朝朝暮暮只想着当代的事务，奉行国法，宣扬教化，为天下忧虑和勤劳。即使每日增进公益，每月建立功劳，也还是不足以称职而报恩的。自古以来的政治，三王的方法也是各有自己的制度。现在，您不仅努力去遵守本职而已，却想用最古而久远时代的事来匡正而违逆天子的意思，多次进谏那些不被采用的难听的言论，刺激皇帝的左右大臣，这不是显扬好名声、保全寿命

的行为啊。当今主持政事的人，都通晓法令，他们的言语足以修饰您（罪责）的讼辞，文章足以构成您的罪过。您不想仿效蘧伯玉的高明行迹，而去学伍子胥最次的行为，用无价的身份，走到深不可测的险境，我私自帮您痛惜哩！大凡君子正直而不挺然走险，纡曲而不屈服。《大雅》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我这番狂夫的话，由圣人选择，惟愿您省察裁断吧。

王贵民　译注

移让太常博士书

刘　歆

【作者】

刘歆，见卷十二《毁庙议》。

【题解】

这是刘歆写给经学博士们的一封信。移，传交，用于同僚间 传递文信的字眼；让，有责备的意思；太常，汉朝九卿之一，掌管礼乐 祭祀及选试博士，其博士故称太常博士。这封书信是论述古文经书当立学官，设置各经（五经）博士。从汉朝开始经书传授中有今文、古文之分。经过秦朝焚书和禁止经书在民间流传之后，汉初开始有经书在民间传看，后来废除书禁，朝廷设立传授经书的博士。但当时是靠追忆、用口耳相传，受者用当代的文字即汉隶写下来的，所以叫作今文。而逐渐从民间藏在墙壁里发现出来的经书，则都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即古籀文写的，就叫作古文。西汉立学官的都是今

文经，而正式系统地要为古文的各经传如《古文尚书》、《逸礼》、《春秋左氏传》及《毛诗》等立学官，从而与今文经博士相抗衡的，就是刘歆，也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争论，其余波直到近代。争论不仅是字体和字句的差异，而牵涉到对经书内容的解释，对古代制度、人物的评论都有很多分歧，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

刘歆这篇文章，除了阐述古文经应立学官的理由外，并叙述了在他以前的经书传授历史，反映了当时今文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和开始了两派经学斗争的状况。

【原文】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1]，制作《春秋》[2]，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3]，七十子终而大义乖[4]。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子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5]，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6]。《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7]，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8]。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9]，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

于建元之间[10]。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11]，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12]！"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以上历数周末及汉初经之不绝如缕）

【注释】

①修：指整理。　序：理顺次序。

②这句是当时一种说法。《春秋》本是鲁国史官纪录的国史，孔子只是利用它作为教学的材料，他不可能"制作《春秋》"。

③微言：精要的言论。

④大义：重要的义理。　乖：违反，不正。

⑤绛：绛侯周勃。　灌：灌婴。都是武将。

⑥朝错：即晁错。朝、晁二字本通用。　伏生：伏胜，济南人，秦朝博士，汉初传授《尚书》今文学的第一人。

⑦见：同"现"。

⑧贾生：贾谊，曾传授《左传》。

⑨这句列举的都是地区。　邹：古国名，或作"邾"。在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一带，都城在邹县东南。地近曲阜，故古代以"邹鲁"连称。

⑩建元：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共六年（公元前140～前135年）。

⑪《泰誓》：《尚书》中的一篇。　后得：伏生传《尚书》28篇，内无《泰誓》。后在武帝时从民间发现此篇，补入书中为二十九篇。但一般认为这篇是后人伪造的。

⑫这诏文为武帝所下。

【译文】

古代唐、虞衰落之后，而三代相继兴起，这些圣帝明王，都递次沿袭，他们的道统是很显著的。周室衰微之后，礼乐不正了，道

统的保全是这样的难啊！因此孔子耽忧道不能流行，到各国应聘，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乐就端正了，《雅》、《颂》方能各得其所；他又整理《易》经、理顺《书》经篇章，写作《春秋》经，来纪录帝王的道统。到了孔夫子死后而精要的理论便断绝了，他的七十子弟去世后而重要的义理便被歪曲了。再遭受战国的动乱，抛弃笾豆的礼仪，只治理军事的阵法，孔子之道被抑制，而孙、吴兵家之术兴盛起来。衰落到暴虐的秦朝，焚烧经书，杀害儒生，设置带书的禁令，实行是古非今的罪名，道术从此就被消灭。汉朝兴起，离圣帝明王已经很远了，仲尼的道统又断绝了，法度没有可以因袭的。当时独有一个叔孙通，简略制定礼仪，天下只有《易》经的占卜内容，没有别的书。到孝惠时，方才废除带书的禁律。然而公卿大臣如绛侯、灌婴这批人，都是穿着军装的武人，对此不以为意。到孝文皇帝，开始派掌故晁错去向伏生学《尚书》。《尚书》最初出现在民间墙壁里，简册腐朽折断、散乱失落，现在这书还在，今天由老师传授罢了。《诗》经的传授还是萌芽状态。天下很多书往往出来一些，可都是诸子传下的说法，还是广泛立了学官，为它们设置博士。在汉朝的儒家，只有贾生而已。到孝武皇帝时，邹、鲁、梁、赵那些地区，颇有一些传习《诗》、《礼》、《春秋》等经书的老师，都在建元年间。在当时，一个人不能学完一经，有的学《雅》，有的学《颂》，合起来完成。《泰誓》一篇后来得到，博士们集体读它。故而诏书说："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很可惜哩！"这时距离汉朝建立已有七八十年，而离开辑全经书本来还远着呢。

【原文】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①，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②，孔安国献之③，遭巫蛊仓卒之难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

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⑤，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⑥。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⑦。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以上言得《礼》、《书》、《左传》三事之可贵）

【注释】

①鲁恭（共）王：刘馀，景帝之子。吴楚七国之乱后，由淮阳王徙为鲁王，好治宫室。　坏孔子宅：毁掉在曲阜的孔子旧宅。

②天汉：武帝的年号之一，公元前100～前97年。

③孔安国：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家，武帝时任谏大夫。相传他曾得孔子住宅壁中所藏的古文《尚书》，开创古文尚书学派。

④巫蛊（gǔ 古）：巫蛊之祸。巫蛊是一种害人的巫术，汉武帝晚年多病，怀疑是左右人等的巫蛊造成。丞相公孙贺被人告发用巫蛊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死于狱中。后，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有木偶人，引起太子据杀江充和太子被武帝发兵追捕、激战而最后自杀的事件。

⑤秘府：皇帝收藏重要图书的地方。

⑥间编：编次错乱。

⑦抑：压制，压着。

【译文】

到了鲁恭王毁坏孔子的住宅，想建造自己的宫室时，就在破坏的墙壁里得到了一批古文书籍：逸《礼》有三十九篇，《书》经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捐献出来。只因碰上巫蛊事件突发的乱子，来不及加以处理。又有《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撰的。这都是古文旧书，多的二十馀通，藏在秘府，隐藏着没有公开。孝成皇帝耽忧经学残损、文字缺失，逐渐 离开真实，于是发出秘藏的古书，校理旧的文句，得见孔壁中的三种古文经，就考查学官所传授

的，发现经有的脱简，传有的编次错乱。又去查问民间，就有鲁国的桓公、赵国的贯公、胶东的庸生，他们留下的经学和这种古文经书相同，但被压着没有施行。这也是为有见识者所怜惜，士君子所叹息的事情啊！

【原文】

往者缀学之士①，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②，且不能究其一艺③，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④。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⑤，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⑥，岂不哀哉！（以上言时人无识，抑此三学。）

【注释】

①缀：连接，组合字句篇章。缀学之士，就是作章句之学的儒生。

②罢：同“疲”。

③一艺：即一经。

④幽冥：犹暗昧，不清楚。

⑤这句是说：怀着深怕被人攻破的私心。

⑥这句是说《左传》不传《春秋》，即《左传》不是按照并解释《春秋经》的。按：《左传》是否传《春秋经》，为历代所争论。刘歆是肯定的，今天大多同意此说。

【译文】

以往作章句之学的儒士，没有想到这是残缺不全的东西，假使只是因陋就寡，分析文字，摆弄烦琐的言辞，那便使学者疲劳

到老，也不能读通一经。他们只相信口头传说而背诵传记，赞同最次的老师而否定古人的论述；至于国家将要举行大事，如建立辟雍、举行封禅、巡狩的仪式，他们就暗昧而不知道它们的原由。他们还想抱残守缺，怀着深怕被人攻破的私心，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有的怀着妒嫉，不考查事情的实际，跟着说相同的话，附和人家的是非。他们压制这三种古学，以为《尚书》(今文)已经完备，说左氏不传《春秋经》，岂不很可哀的吗？

【原文】

今圣上德通圣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①。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②，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③，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④，冀得废遗⑤。今则不然，深闭固距⑥，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馀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⑦，难与虑始⑧，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以上言博士意不欲立《左氏》)

【注释】

①文学：这里指经学、儒学。

②依违：或依从或违反，指犹豫不定。

③衔命：即传命。

④比意：合意，即同心。　比，合。

⑤这句是说：经有废遗者，希望得到兴立起来。

⑥距：同“拒”。

⑦乐成：乐于成功。

⑧虑始：图谋创始。

【译文】

现在皇上的德通向圣明的境界，继承道统而显扬功业，也忧虑经学上的错乱。学士们如果是这样，即使明白皇上的心情，还是或依或违，谦让犹豫不定。所以高兴和士君子一同着手，发下明诏，试问《左氏》可否立于学官。派遣近臣奉旨传命，将要辅助薄弱的、扶起衰微的，和二三君子同心协力，希望得以兴立被废弃的经学。可是而今人们不是如此，闭口不言，顽固拒绝，不肯应对，苟且地用不诵读的办法来断绝这门经书，想以此堵塞其馀的道路，灭绝衰微的经学。一般人只可一起欢乐成功，难于一同图谋创始的事，可是这乃是平民老百姓的行为而已，并非对君子的希望呀！

【原文】

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①，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②，古文不犹愈于野乎③？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④。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⑤，宁过而立之。传曰⑥："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⑦，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⑧！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以上言数家之言不可偏绝）

【注释】

①先帝：已故的皇帝，这里指成帝。

②野：野外，指民间。

③愈：胜过。

④这以上列举经书的传授者：欧阳，欧阳生；施、孟，施雠、孟喜；梁丘，梁丘贺；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

⑤过：过失，错误。

⑥传曰：指《论语·子张》篇子贡语。

⑦志：识，记住。

⑧偏绝：废弃一个方面。

⑨党同门：以同师的结成党、宗派。

【译文】

况且这几家经书的事情，都是先帝亲自说过的，现今皇上所考查的。这些古文旧书，都有实际证明，外证与内证都相符合，哪里是随便说说罢了吗？所谓礼制遗失，到民间可以找到，古文不是更胜过于民间的吗？以前的博士，《书》经有欧阳氏，《春秋》有公羊氏，《易》经有施氏、孟氏。然而孝宣皇帝更扩大立了《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这些经书之间，释义虽然相反，还是同时设置起来。为什么这样作？因为与其有错误而废弃它，宁愿有错误而建立它。传记说："文武的道统，并没有失传，而还散布在人们中间：贤人记住它的大处，不贤的人记住它的末节。"而今这几家的言论，就是兼包大和小的含义在内，岂可以偏废哪一方面吗？倘若一定要专执己见、守着残缺，和同师门的结党，妒嫉道的真谛，违背皇上的明诏，失去圣主的心意，从而局陷在文法之吏那样的议论里，那就很为二三君子所不可取的了！

王贵民　译注

与杨广书

马 援

【作者】

马援，见卷十《戒兄子书》。

【题解】

马援本来与杨广同为隗嚣的朋友和大将。后来马援看到天下大势已定，归属光武帝刘秀，而隗嚣还负隅顽守陇西，因而数次去信劝责隗嚣，隗嚣怨恨马援背负自己，得书更怒，两人关系更加恶化 。于是马援到光武帝面前极力陈述灭嚣的方法。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并命他游说嚣的部将属下，陈说祸福以分离隗嚣部下。他给杨广的这封信，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一方面晓劝隗嚣和杨广，另一方面也用以剖明心迹，为自己辩解。杨广得信后，竟没有答复，后来为保卫隗嚣而病死在西城（治所在今陕西安康西北）。

【原文】

春卿无恙①，杨广，隗嚣将。春卿，广字也。前别冀南②，寂无音驿③。援间还长安④，因留上林⑤。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⑥，而季孟闭拒背畔⑦，为天下表的⑧。季孟，嚣字。常惧海内切齿，思相屠裂⑨，故遗书恋恋⑩ ，以致恻隐之

计[11]。乃闻季孟归罪于援，而纳王游翁谄邪之说[12]。游翁，王元字。自谓函谷以西，举足可定[13]。以今而观，竟何如邪？

【注释】

①春卿：杨广（？～公元32年）字，上邽（古邽戎地，属陇西郡，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王莽篡位，刘玄称帝，隗嚣与杨广及冀人周宗谋也聚众数千人起兵，打出应汉旗号。隗嚣封杨广为右将军，后为大将军。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起兵攻隗嚣，嚣携妻子逃奔杨广于西城，汉军围城一月余，杨广死。　无恙：问候用语，无疾无忧之意。

②冀：指天水冀县，唐时改为巩昌府伏羌县，1928年改名甘谷县。

③音驿：书信传递。

④间还：乘隙回到。

⑤上林：上林苑。马援随隗嚣子恂入质洛阳，居数月，无其它职任，援上书屯田上林苑中，得光武帝应允。这里即指此事。

⑥兆民：众百姓。兆，极言其多。　同情：一心。持有同一种好恶观念。

⑦季孟（？～公元33年）：隗嚣字。东汉天水成纪（在今甘肃秦安县北）人。王莽末，据陇西起兵，初附刘玄，任御史大夫；旋属光武，封西州大将军；后又称臣于公孙述，为朔宁王。建武九年（公元33年），因屡为汉军所败，忧愤而死。　闭拒背畔：阻挡拒抗和背叛。畔，通“叛”。

⑧表的：标的，目标。表，同“标”。此处言隗嚣成为天下人讨伐的目标和靶子。

⑨屠裂：屠杀和尸裂。

⑩恋恋：顾念，依依不舍。

⑪恻隐：同情。

⑫王游翁：长陵人王元，字惠孟，游翁为其别字。隗嚣手下之大将军。竭力主张隗嚣自图王霸之业，而不降汉，认为函谷天险，可以一丸泥东封函谷，据隘自守，抵抗汉兵。隗嚣死，王元与其他诸将立嚣子纯为王。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十月，隗纯降汉。王元留公孙述处为蜀将。建武十二年十一月汉辅威将军臧宫破延岑，公孙述被创而死，王元举众到臧宫处投降。初拜上蔡

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

⑬举足而定：一举足就可平定。喻轻而易举地可以平定。

【译文】

春卿安好！前在冀南一别，渺无书信往来。我曾趁空回到长安，因而留在上林苑。我看到全国已经安定，万民一心，而季孟却还在顽抗、背叛朝廷，成为天下人讨伐的目标。我常担心国内人人切齿仇恨，都想要把他杀死尸裂，所以常顾念他，给他写信，提出我因同情而考虑的方法。但听到季孟却怪罪于我，而采纳王游翁谄媚奸邪的主张。他自以为函谷关以西，一举足之间就可平定，从今天的事实看，究竟如何呢？

【原文】

援间至河内①，过存伯春②。伯春，罷子恂之字。见其奴吉从西方还③，说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④。仲舒，罷次子字。欲问伯春无它否⑤，竟不能言，晓夕号泣，婉转尘中⑥。又说其家悲愁之状，不可言也⑦。夫怨仇可刺不可毁⑧，援闻之，不自知泣下也。

【注释】

①河内：郡名，汉高帝二年置，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南），相当今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

②过存：问候。存，“问”的意思。 伯春：隗嚣长子隗恂的字。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随来歙入质洛阳，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建武八年（公元32年），隗嚣终不降汉，隗恂被杀。

③奴：指奴客，私家的奴仆。 吉，家奴的名。

④望见：探望，看见。

⑤无它：犹言无害，无恙。

⑥婉转：辗转。也作“宛转”。 尘中：风尘中。

⑦不可言：不是言语所能表达。

⑧刺：杀死。　毁：诽谤。

【译文】

我趁空去河内郡，问候伯春。碰到他的家奴吉从西边回来，说起伯春的小弟仲舒看见了他，本想问问伯春是否安好，竟然说不出话来，日夜啼哭，辗转风尘中。又说起他们家悲愁的状况，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于仇敌可杀而不可诽谤，我听到他们家的惨状，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原文】

援素知季孟孝爱，曾、闵不过①。夫孝于其亲，岂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②，而跳梁妄作③，自同分羹之事乎④？季孟平生自言⑤："所以拥兵众者⑥，欲以保全父母之国⑦，而完坟墓也⑧。"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⑨"。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所欲完者，将毁伤之；所欲厚者，将反薄之。季孟尝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⑩，今更共陆陆⑪，国藩按：《汉书·萧望之传》："不肯碌碌，反抱关为。"与此"陆陆"字，词意正同。欲往附之，将难为颜乎⑫？若复责以重质⑬，当安从得子主给是哉⑭？

【注释】

①曾、闵：指曾参和闵损（子蹇），二人都是孔子的弟子，以孝行著称。不过：超不过。

②三木：桎、梏和械，古时加在罪犯颈项和手、足上的三种刑具。

③跳梁妄作：跋扈妄为。

④分羹：战国时的魏将乐羊，魏文侯令其率兵攻中山，乐羊的儿子在中山，乐羊不顾，攻打更急。中山君烹其子，而把汤及头送乐羊，乐羊哭泣饮

汤三杯，终于攻拔中山。此处借用乐羊故事，比喻隗嚣不顾儿子为人质于汉而负隅顽抗。

⑤平生：平时，平素。

⑥拥：聚集。

⑦国：此指一个地域、地方。

⑧完：保全。

⑨苟厚：聊且厚待。意为稍微优待、重视。 士大夫：封建时代居官有职位的人，有时也包括还未做官而有一定地位的读书人。

⑩折愧：挫折，凌辱。愧，辱。 子阳：公孙述的字。公孙述（？～公元36年），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新莽时，为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后起兵，据益州称帝，号成家（取起于成都之意）。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为汉军所破，被杀。

⑪陆陆：随从附和貌，同“碌碌”。

⑫难为颜：脸上下不来，无颜见人。

⑬责：要求；索取。 重质：重要的人质。

⑭主给：负责给予。

【译文】

我素来知道季孟孝爱父母，曾参、闵损也不过如此。岂有孝顺父母的人而对自己的孩子不慈爱的呢？岂有儿子受着桎梏镣铐之罪，而自己却跋扈妄为，自比于饮着用儿子的肉烹的汤而攻城不已的乐羊呢？季孟平时自己说，他之“所以聚集兵众，是想要保护父母的故土，保全祖宗的坟墓。”又说：“只是为了能略为厚待一些士大夫而已。”而如今，想要保护的，将被攻被灭亡；想要保全的，将要毁坏废损；想要厚待的，将反而受到轻视。季孟曾经凌辱子阳而不受他的封爵，如今却与他一起随从附和，想去归附他，脸面何在呢？如果子阳再向他索取重要的人质，他将从哪里再找一个儿子给予呢？

【原文】

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1]，而春卿拒之。今者归老[2]，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槽枥而食[3]，并肩侧身于怨家之朝乎[4]？男儿溺死何伤，而拘游哉[5]？今国家待春卿意深[6]，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7]。孺卿，罽将牛邯字也。若计画不从，真可引领去矣[8]。前披舆地图[9]，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10]，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11]？

【注释】

①以王相待：李贤注"谓欲封为朔宁王也。"（见《后汉书·马援列传》）

②归老：辞官养老。

③小儿曹：小孩子们，小儿辈。　槽枥：马槽。

④侧身：同"厕身"，置身。　朝：朝廷。

⑤拘游：受限制、受束缚去游泳。

⑥国家：指光武帝建立的东汉国家。　意深：希望深切。

⑦牛孺卿：隗嚣将牛邯的字。牛邯（生卒年不详），陇西狄道（相当今兰州市附近）人。建武八年（公元32年），得故人王遵动员降汉的信，犹豫十余日，归附洛阳，拜为太中大夫。据《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说他"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及降，……荐之以为护羌校尉。"　耆老大人：故老重臣。

⑧引领：伸直脖子，形容盼望殷切。

⑨披：翻阅。　舆地图：地图。也作"舆图"。古时认为天地有覆载之德，所以称天为"盖"，称地为"舆"，而地图称为"舆图"或"舆地图。"

⑩郡国：秦时的郡县到汉时又分为郡与国。郡直辖于朝廷，国分封于诸王侯。《后汉书》有《郡国志》。

⑪二邦：指当时隗嚣占有的天水和陇西二郡。　诸夏：泛指中国。

【译文】

以前子阳想单独封朔宁王，而你抗拒这事。而今已将辞官养老，难道反而要和小儿辈共马槽而食，并肩置身于仇人的朝廷吗？男儿溺水而死，又有何妨，难道却因此而管束着不去游水了吗？现在国家寄深望于你，应该使牛孺卿和众父老重臣共同去说服季孟。如果所提的计划，他不肯听从，正好可以昂首而去。前些日子我翻阅地图，看到全国共有106个郡国，你们怎么能拿小小的两个郡去抵当全国104个郡国呢？

【原文】

春卿事季孟①，外有君臣之义②，内有朋友之道③。言君臣邪？固当谏争④；语朋友邪？应有切磋⑤。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从族乎⑥？及今成计⑦，殊尚善也，过是，欲少味矣⑧。且来君叔⑨，天下信士⑩，君叔，来歙字。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⑪。援商朝廷⑫，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负约。援不得久留，愿急赐报⑬。

【注释】

①事：侍奉。

②义：情义。

③道：道理；道义。

④固：本来，原来。 谏争：直言规劝。同“谏诤”。

⑤切磋：古时把加工骨器叫做“切”，把加工象牙叫做“磋”，后用切磋比喻相互研讨。

⑥萎腇（wěi něi 伟馁）：畏缩、软弱的样子。 咋（zé 责）舌：咬住舌头。形容不敢说话或说不出话来。 叉手：两手交叉，不动的样子。 从族：跟着族灭。族，刑及整个家族。

⑦及今：趁着现在。

⑧少味：不够味。以吃食为比喻。

⑨来君叔：君叔，来歙（yú于）字。来歙（？～公元35年）：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刘秀祖姑的儿子。初事刘玄为吏，旋归刘秀，任太中大夫。曾说服隗嚣归汉，后嚣叛，他用精兵袭破其众，尽取陇右，官至中郎将。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率军入蜀攻公孙述，被公孙述派人刺死。

⑩信士：诚实的人。

⑪西州：指隗嚣，因光武帝曾封隗嚣为西州大将军，故称。

⑫商：忖度；猜度。

⑬赐报：赐予回答。

【译文】

你侍奉季孟，在外有君臣之间的情意，在内有朋友之间的道义。按君臣而言，本来就应当直言规劝；按朋友而论，应该互相研究商量。哪能明知他不能成功，而只是畏缩不言，叉着双手等待全家随着就死呢？趁着现在想出办法，还算是好的，过了这个时候，恐怕将不是滋味了。况且来君叔是天下讲信用的人，朝廷很看重他，他情意深重，常单独为西州说话。我猜度朝廷的意思，更加想在这个问题上建立信誉，一定不会违背约言。我不能在此久留，希望你急速赐予回答。

冯嘉芳　译注

与彭宠书

朱 浮

【作者】

朱浮，字叔元。东汉沛国萧（今安徽萧县西北）人。年少有才能，初从光武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从破邯郸有功，拜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封舞阳侯。因与渔阳太守彭宠有隙，被宠攻败，入朝为执金吾，徙封父城侯。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代窦融为大司空。二十二年（公元46年），坐卖弄国恩免。二十五年（公元49年），徙封新息侯。浮性矜急自傲，陵辱同列，永平中为人所告，赐死。

【题解】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朱浮欲励正风气，收笼士心，辟召州中名流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至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以赡养其妻子。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食，故不从其令。浮十分不满，密奏彭宠遣吏迎妻而不迎母，又受贿赂，杀害友人，多聚兵谷，企图谋反。彭宠闻之大怒，举兵攻浮。浮写信以责宠，即此《与彭宠书》。

【原文】

盖闻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常窃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无贤辅[1]，卒自弃于郑也。伯通以名字典郡[2]，有佐命之功[3]，临民亲职，爱惜仓库[4]，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权时救急[5]，二者皆为国耳！即疑浮相谮[6]，何不诣阙自陈[7]，而为灭族之计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8]，事有柱石之寄[9]，情同子孙之亲。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飧[10]，岂有身带三绶[11]，职典大邦而不顾恩义、生心外叛者乎？伯通与吏民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景[12]，何以施眉目？举厝建功[13]，何以为人？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枭鸱之逆谋[14]，捐传叶之庆祚[15]，招破败之重灾，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

【注释】

①京城太叔：春秋时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因封于京，故谓之京城太叔。欲与庄公争位，被庄公打败，出奔于共。事见《左传·隐公元年》。

②伯通：彭宠之字。　名字：意谓声誉。　典：执掌。　典郡：指彭宠为郡太守。

③佐命：辅佐帝王创业。

④爱惜仓库：此指彭宠不从己命发郡仓谷事。

⑤权时救急：衡量时事以救急需。谓自己所以广招宾客，发郡仓谷以赡养之，是权时救急。

⑥谮：进谗言，说人的坏话。

⑦诣：进见。　阙：宫阙，帝王所居之处，此借指朝廷。

⑧任以威武：光武帝赐彭宠号大将军，故云。

⑨柱石：支梁的柱子和承柱的基石，以喻担负国家重任之人。

⑩匹夫：平民男子。　媵母：随嫁的妇女。　飧（sūn 孙）：饭食。《左

传·宣公三年》载，晋赵盾在首山打猎，遇饿人灵辄，给以饭食。后灵辄做了晋灵公卫士。灵公因 赵盾骤谏，伏兵将杀他。灵辄乃倒戟以抵御公徒，使赵盾得以逃脱。又《战国策·中山策》载，楚伐中山，中山君逃亡。有二人持戟跟随。中山君问之，二人答："我们的父亲曾将饿死，而您给与食物。父亲临死前嘱咐我们说：'如果中山有事，你们一定要以死赴难！'所以，我们来为君赴难。"按，匹夫之事，盖即指此类。媵母之事，不知所指。

⑪身带三绶：绶，系印钮的丝带。光武封彭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又为渔阳太守，身兼三爵，故云身带三绶。

⑫景：同"影"。

⑬举厝（cuò 措）：同"举措"，举动。

⑭枭鸱（xiāo chi 消吃）：相传枭长大反食其母，鸱为猛禽，古人以为二者皆是恶鸟，故以喻忘恩负义之人。

⑮传叶：传给子孙。 庆祚（zuò 坐）：福及后世。

【译文】

我听说聪明的人顺应时宜而谋事，愚蠢的人却违逆常理而行动。我常常心生感叹：京城太叔就是因为贪心不知足而又没有贤士辅佐，终于自绝于郑国的。如今您负盛名而任郡守，有辅佐光武帝创业之功，君临百姓而亲任职守，爱惜仓库粮谷，而我执掌征伐重任，想要权衡时 事以解救急需，二者都是为国而已！即便疑心我进谗言，为什么不前往朝廷自己陈述剖白，而作这种灭族的事呢？朝廷对于您，恩也算是很重了：委托渔阳大郡，赐以威武封号，寄托以柱石之任，情分如同子孙之亲。平民贱女，尚且能为一饭之恩效命，怎能身受三爵、执掌大郡而不顾恩义、妄生贰心而反叛于外呢？你这样做，与臣吏百姓讲话时，脸面往哪里放？行走视事之时，如何摆出威仪？坐卧休息想到此事，心中怎能安适？揽镜自照时，又往哪儿摆放自己的眉目？举止行事，如何做人？可惜啊！丢掉嘉善的美名，兴起忘恩负义的逆谋，放弃传子传孙的福禄，招致破败的大祸，口头高谈尧、舜之道，内心克

制不住桀、纣的本性，活着则被世人耻笑，死了也是个蠢鬼，这不实在很可悲哀吗？

【原文】

伯通与耿侠游[1]，俱起佐命，同被国恩。侠游谦让，屡有降挹之言[2]，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高，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国[3]。六国之时，其势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故能据国相持，多历年所。今天下几里？列郡几城？奈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此犹河滨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

【注释】

①耿侠游：耿况，字侠游。为王莽朔调连率（官名）。光武经营河朔时，与渔阳太守彭宠结盟，共归光武。

②挹：通“抑”，抑制；谦退。

③六国：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与秦相抗。

【译文】

你与耿侠游，共同起兵辅佐光武，同样蒙受国朝恩典。侠游谦让，屡屡有谦退的言语；而你却自我夸耀，以为自己功劳天下第一。从前辽东人有头猪，生下一个白头小猪，自以为奇特而进献它，走到河东，看到那里的猪头都是白的，就羞惭地回去了。如果认为你的功高，在朝廷论起，就像是辽东的白头猪了。如今你愚蠢狂妄，自比作古时六国。六国时，其势力各自都很强盛，占地数千里，精兵近百万，所以能据国相持，保有国家多年。现在天下有多少里？诸郡才有几座城？为什么凭小小渔阳而与天子结

怨？这正如黄河边上的人，捧土去堵塞孟津渡口，实在是不知自量啊！

【原文】

方今天下适定，海内愿安，士无贤不肖，皆乐立名于世。而伯通独中风狂走，自捐盛时，内听娇妇之失计，外信谗邪之谀言①，长为群后恶法②，永为功臣鉴戒，岂不误哉！定海内者无私仇，勿以前事自疑，愿留意顾老母少弟。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

【注释】

①“内听”二句：建武二年春，由于朱浮密奏彭宠，光武诏征宠。彭宠认为朱浮陷害自己，上疏愿与朱浮一起同征，以质对。帝不许。宠更加疑心，其妻性格刚烈，固劝宠不受诏。宠又与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朱浮，劝宠不应征。于是彭宠遂起兵反。

②群后：四方诸侯及九州牧伯。后，君，亦泛指公卿。

【译文】

当今天下刚刚平定，海内都盼安定，士人不论贤能还是不才，都乐于立名于当世。而唯独你如同中风狂乱，自弃于此盛明之时，于内听从娇妻的失策，于外相信谗邪小人的奉承之言，这将长久地作为公卿牧伯的恶例，永远为有功之臣所借鉴，你这不是大错而特错了吗！平定海内的圣主不会计较私仇，你不要因以前的事而自生疑心，望你留心顾念自己的老母亲和年少的弟弟。凡做事，不要使亲厚你的人痛心，而使仇恨你的人高兴。

贺友龄　译注

奏记邓禹

冯　衍

【作者】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东汉辞赋家。幼有奇才，年二十即博通群书。王莽时，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辟衍为掾。丹败死，衍亡命河东，与鲍永共从更始帝刘玄，拜立汉将军，领狼孟长。玄死，与鲍永降光武帝刘秀，为曲阳令，迁司徒从事，因交通外戚免官，潦倒而死。所著赋、诔、铭、说等共五十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冯曲阳集》。

【题解】

《后汉书·冯衍传》载此文为"计说鲍永"之辞，唐章怀太子李贤注："《东观记》：衍更始时为偏将军，与鲍永相善。更始既败，固守，不以时下。建武初为扬化大将军掾，辟邓禹府，数奏记于邓禹，陈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谏邓禹之词，非劝鲍永之说。不知何据，有此乖违。"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收此文，题名《计说鲍永》，注曰："章怀注据《东观记》谓是谏邓禹之词，非说鲍永。今考建武初衍未辟邓禹府，禹亦未至并州。至罢兵来降，见黜之后，始谒邓禹耳。此当从范书作说鲍永为是。"本文似为干求之作，故多溢美之辞。但文中提出应抚爱百姓，任用贤能，不要攻战不休等观点，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原文】

衍闻明君不恶切悫之言①，以测幽冥之论；忠臣不顾争引之患②，以达万机之变。是故君臣两兴，功名兼立，铭勒金石，令问不忘③。今衍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④，岂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诚哉？（以上浑写献言之意）

【注释】

①悫（què 确）：朴实；诚谨。

②争引：谓引事与之力争。

③问：通“闻”。声誉，名声。

④危言：高论。《论语·宪问》：“邦有道，危言危行。”

【译文】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恳切诚谨的进言，用以探测幽深微妙的理论；忠臣不顾引事与君相争可能引起的祸患，用以通达万事的变化。因此君臣双方都得以兴起，功与名二者皆得以建立，事迹铭刻金器石碑之上，美名善誉后人不会忘记。如今我有幸赶上政治清明之日，正当危言危行之时，怎敢拱手沉默为避免得罪而不竭尽其诚呢？

【原文】

伏念天下离王莽之害久矣①。始自东郡之师②，继以西海之役③，巴、蜀没于南夷④，缘边破于北狄⑤。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挐未解⑥，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⑦，饥寒并臻⑧，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⑨，

风腾波涌，更相骀藉[10]。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大半[11]。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12]，咸怀怨怒。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13]，将散乱之兵，歃血昆阳[14]，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15]，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16]。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去亡新[17]，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树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犹顺惊风而蜚鸿毛也[18]。（以上陈中兴之盛）

【注释】

①伏念：犹“伏惟”，下对上有所陈述时的表敬之辞。　离：通“罹”，遭受。

②东郡：郡名，治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　师：军队。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于东郡，莽发王邑等八将军击之。

③西海：郡名，元始末王莽在羌族中置，辖境约当今青海省青海湖一带。王莽居摄元年，西羌庞恬、傅播等怨莽夺其地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

④巴、蜀没于南夷：王莽篡位后，贬西南夷句町王为侯。王邯怨怒，起兵攻益州，杀大尹程隆。莽发巴蜀吏士击之，出入三年，士卒疲役，死者大半。

⑤缘边：沿边，指边境。王莽建国三年（公元11年），匈奴入云中，杀雁门、朔方太守，抢掠吏人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

⑥挐（ná 拿）：牵连。

⑦元元：众民，百姓。　无聊：生活穷困，无所依赖。

⑧臻（zhēn 真）：至。

⑨海岱之滨：今山东省渤海至泰山之间的地带。

⑩骀（tái 台）藉：践踏。

⑪啻(chì 赤):仅,只。

⑫匹夫:平民男子。 僮妇:卖劳力的妇女,指平民女子。

⑬宛(yuān 冤):宛县。在今河南南阳市。 叶:叶县。在今河南叶县南。

⑭歃(shà 煞)血:古代订盟时的一种仪式。 昆阳:县名,在今河南叶县。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秀歼灭王莽主力军于此。 按:《后汉书·冯衍传》李贤注:"歃血是盟时歃血,此当作'喋血',与前书同也。"喋血,血流满地,形容杀人极多。

⑮"长驱"三句:王莽末,邓晔、于匡攻下武关。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数万精兵以击之。邓晔、于匡大破之,乃开武关迎更始。 武关:在今陕西丹凤东南。 陈:即"阵"。

⑯炎精:依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说,汉为火德,故云。

⑰亡新:王莽篡汉称帝,国号"新"。后因称之为"亡新"。

⑱蜚:通"飞"。

【译文】

天下遭受王莽祸害已经很久了。从东郡发兵开始,接着是西海战役,巴、蜀二郡沦陷南夷,北方边境被北狄攻破。远征万里,兵荒多年,祸患牵连未能解除,兵战连年不得停息,刑法越发严峻,赋税日愈沉重。朝外是众多豪强相互勾结,横行作乱;朝内是臣下百官贪婪残暴。百姓生活无所依赖,饥寒交迫,父子流亡,夫妇离散。村落变为丘墟,田园荒秽,疾疫大为流行,灾难变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动荡不安,盗乱风起,相互残杀。四境的人民,肝脑涂地,死亡的数目,不下大半。祸殃凶咎的毒害,惨痛深入骨髓,百姓人人都心怀怨怒。皇帝凭圣德灵威,如同龙兴凤举,统率宛县、叶县众人,带领散乱兵士,在昆阳歼灭莽军主力,长驱攻下武关,破莽百万军阵,摧灭九虎的军队,威震四海,席卷天下,排除祸乱,诛灭无道,一年之间,海内大定。远继汉高祖盛美的伟绩,重修文王、武王中断的事业,社稷重又得以存续,赤炎精芒更加辉煌。光武之德超越以往诸君,其功之大无与伦

比。天下都以为从此摆脱王莽新朝而成圣汉之民，人人都当蒙受其福而遂其心愿，此时，若树立恩信施以仁德，容易遍及，正如顺着强风而使羽毛飞扬一样。

【原文】

然而诸将掳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①]，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结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②]。惠爱之诚，加乎百姓；高世之声，闻乎群士。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③]，非特一人也！且大将军之事，岂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将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④]，中兴之主；齐桓[⑤]，霸强之君耳。犹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⑥]，攘其蝥贼[⑦]，安其疆宇。况乎万里之汉，明帝复兴，而大将军为之梁栋，此诚不可以忽也！（以上诸将无纪律，故以王者之师望邓禹。）

【注释】

①妻人妇女：掠他人妇与女为妻。妻，此用为动词。

②并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约当今山西大部和内蒙古、河北的一部。东汉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③延颈：伸长脖子。　企踵：踮起脚后跟。　延颈企踵：形容殷切企望的样子。

④周宣：周宣王（？～公元前782年），姬姓，名靖（一作“静”），厉王子。公元前828～前782年在位。在位期间改革田赋制度，抗击猃狁等外族侵略，周道复兴，号称中兴之主。

⑤齐桓：齐桓公（？～公元前643年），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⑥申伯：宣王母舅，申国之伯，为周贤卿士。曾筑城于谢，尹吉甫作《崧

高》之诗以赠。召虎：周宣王时人。时淮夷不服，宣王命他循江汉讨平之。夷吾：管仲之名。管仲为齐国相，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以成霸主。 吉甫：尹吉甫，宣王贤臣。时猃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命他北伐，逐之于太原而归。

⑦攘(rǎng 嚷)：排斥。 蝥(máo 矛)贼：亦作“蟊贼”，原指吃禾苗的两种害虫，后以喻对人民和国家有危害的人。

【译文】

然而诸位将领掳掠百姓，逆绝伦理，杀人父子，取人妻女，烧其房屋，抢其财产。饥饿的人没有饭吃，寒冷的人赤身裸足，人们冤屈绝望，无处投靠。现在大将军您以明达贤善的美德，执掌大使之权，统领三军之政，存恤抚养并州百姓。惠爱的诚心，恩加于百姓；超乎世俗的名声，知闻于群士。所以对您寄以殷切期望的，可不仅仅是个别的人啊！况且大将军的行事，难道只是检点自己的行为、约束修治自己的心志而已吗？而是将要定国家的大业，立天地间的首功啊。当初周宣王，是使周朝中兴的天子；齐桓公，是使齐称霸春秋的强君。尚且还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诸贤臣辅佐，攘除奸臣贼子，捍守国土安定天下。更何况疆域万里的大汉朝，正当英明的光武复兴，而大将军您身为国家栋梁，这些方面实在不可忽视啊！

【原文】

且衍闻之：兵久则力屈，人愁则变生。今邯郸之贼未灭①，真定之际复扰②，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云翔，百姓震骇。奈何自怠，不为深忧？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③，北带强胡，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④，攻守之场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积，人不为用；备不豫具，难以应卒。今

生人之命，县于将军[5]。将军所杖，必须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选贤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审得其人，以承大将军之明，则虽山泽之人，无不感德、思乐为用矣。然后简精锐之卒，发屯守之士，三军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饶，观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教，则威风远畅，人安其业矣。若镇太原，抚上党[6]，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变，则足以显声誉；一朝有事，则可以建大功。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监六经之论[7]，观孙、吴之策[8]，省群议之是非，详众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9]，垂《甘棠》之风[10]，令夫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伊、望之策[11]，何以加兹！（以上劝禹镇抚并州，招纳名贤。）

【注释】

①邯郸之贼：指王郎。王郎诈称自己是成帝之子子舆而立为天子，都邯郸。后被刘秀攻杀。

②真定之际复扰：真定，郡国名，治所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建武三年（公元27年），真定王刘扬、临邑侯刘让谋反，光武遣前将军耿纯击杀之。

③名关：指井陉关，故址在今河北井陉县北井陉山上。

④四战之地：谓四面受敌之地。

⑤县：同“悬”。

⑥上党：郡名，治所在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和顺、榆杜以南、沁水流域以东之地。

⑦六经：指《周易》、《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春秋》六部儒家经典著作。

⑧孙：指孙武，春秋时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　吴：指吴起，战国时军事家，著有《吴起》，已散佚，《汉书·艺文志》著录四十八篇。

⑨《周南》：《诗经·国风》之一，包括《关雎》等十一篇。旧解谓《周南》

得圣人之化，系之周公。

⑩《甘棠》：《诗经·国风·召南》中的一篇，旧解此诗为赞美召伯之诗。

⑪伊：指伊尹，辅佐商汤攻灭夏桀。 望：指吕望，辅佐武王攻灭商纣。

【译文】

况且我听说：兵用久了力量就会亏损，人心愁怨就会发生事变。现在邯郸的乱贼还未消灭，真定那边又起兵扰，而大将军所统辖不过方圆百里，守城不止，攻战不停，战事纷纷，百姓震惊。怎么能自己如此怠懈，不对此深深忧虑？并州的地势，有名的井陉险关像衣带一样横亘东方，北面逼近强悍的匈奴，年年谷物丰熟，人口众多物资丰饶，这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攻守不断的区域啊。如一旦发生意外之事，您将依凭什么来对付它呢？所以说：平日不积累善德，别人不会为你所用；不预先做好准备，就难以应付突发之事。如今百姓的生命系于将军一身。将军所依靠的，一定要是贤能之才。应当改换不胜任之人，另选贤能之士！哪怕只有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也必有忠信之士。仔细审查任用那样的人，以顺承大将军的英明，那么即使山泽野人，也无不感德，乐意为您所用了。然后挑选精锐兵卒，调遣屯守战士，整顿好三军，准备好甲胄兵器，考察土地肥沃之处，察视其水泉的便利，制定屯田方针，教习士卒战斗骑射之术，那么就会威风远扬，人人都安心于自己的职分了。如若镇守太原，抚绥上党，取得百姓的欢心，树立名贤的良佐。天下没有变故，则足以显扬声誉；一旦有事，则可以建立大功。望大将军显示日月那样的圣明，启发深渊一般的远虑，借鉴六经的圣论，观览孙武、吴起的兵法，省察众人议论的是非，详明众士的善恶，以此超越周公之圣迹，传给后世以召伯的风范，使得赫赫功劳流传千载，大富大贵子子孙孙传继无穷。伊尹、吕望的谋略，也不过如此而已！

贺友龄 译注

与黄琼书

李　固

【作者】

李固(公元94～147年),字子坚,汉中南郑(今陕西汉中)人,东汉大臣。幼年好学,常远道求师,博览典籍。江夏隐士黄琼被朝廷征召,不就。李写信给黄,规劝黄应征入朝,济民辅世正是时候,黄听从他的劝勉,出仕为官,曾上疏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病,受到当朝的赏识。顺帝任为议郎,荆州刺史、太山太守,后任将作大臣、大司农。冲帝时,官至太尉。后为梁冀诬陷,被杀。

【题解】

本文出自《后汉书·左周黄列传》。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隐居多年,永建中,被朝廷征召,黄琼半路上称疾不进,遭到有司弹劾。李固便给黄琼写了这封信。他首先提出了古代圣贤"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的处世方法,劝告黄琼,若要辅世济民,现在正是时机。然后,李固说明了近来处士应征后的情况及流俗以为处士徒盗虚声的毁谤之论。最后提出这封信的主旨,希望黄琼应征入朝,发挥辅世济民的作用,并扫除流俗之论。黄琼终于接受征召,入朝为官。

【原文】

闻已度伊、洛①,近在万岁亭②,岂即事有渐③,将顺王

命乎④？盖君子谓伯夷隘⑤，柳下惠不恭⑥，故传曰："不夷不惠⑦，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⑧。诚遂欲枕山栖谷⑨，拟迹巢、由⑩，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⑪，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⑫，皦皦者易污⑬。阳春之曲⑭，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⑮"。近鲁阳樊君⑯，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⑰，犹待神明。虽无大异⑱，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⑲，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⑳，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㉑。愿先生弘此远谟㉒，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

【注释】

①伊、洛：水名，伊水与洛水。

②万岁亭：在今河南省登封县。

③渐：渐进。

④顺王命：指接受朝廷征召。

⑤伯夷：商孤竹君儿子，武王灭商后，与叔齐耻食周粟，逃至首阳山，饿死山中。 隘：狭隘。

⑥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任士师时，三次被黜。

⑦不夷不惠：不像伯夷，也不像柳下惠。

⑧居身：指处世。

⑨诚：确实。 枕山栖谷：指隐居于山谷之中。

⑩拟迹巢、由：模仿巢父、许由的行迹。巢父、许由均为古代隐士，尧曾以天下让之，不受。

⑪辅政济民：辅佐朝政，救助百姓。

⑫嶢嶢(yáo 尧)：形容高，也比喻人的刚直高傲。
⑬皦皦(jiǎo 矫)：洁白之貌。
⑭阳春之曲：古乐曲名，格调高雅。
⑮副：符合。
⑯鲁阳樊君：樊英。
⑰坛席：除地为坛，坛上设席为座，表示待遇隆重。
⑱大异：特异之才。
⑲布流：流传，散布。
⑳观听望深：指平日所见所闻，期望过高。
㉑处士：隐士。　纯盗虚声：纯粹盗取虚名。
㉒弘：扩大。　远谟：远大的谋略。

【译文】

我听说你已经渡过了伊水、洛水，近在万岁亭，难道是应征之事有了进展，要应征入朝了吗？君子认为，伯夷过于偏狭，柳下惠则不够恭谨，所以传说："不要像伯夷，也不要像柳下惠，要处在无可无不可之间。"这是圣贤处世所当珍视的。如果确实要隐居山谷之中，像巢父、许由那样行事，这是可以的。如果要辅佐朝政，救助百姓，那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人类以来，都是善政少而乱世多，一定要等尧、舜这样的君主，那末，志士就没有建功之时了！我常听说："刚直高大的容易缺损，洁白明亮的容易污染。阳春之曲，应和的人必然很少；很大的名声之下，其实往往难与名声相符。"最近鲁阳的樊君，被征召入朝，朝廷设下坛席隆重接待，就像对待神明一样。他虽没有特异之才，然而其言语行为，也没有什么缺陷。但却有毁谤流传，应时来减损的人，这难道不是平日所见所闻期望过高、声名过盛的缘故吗？近来征召之人，如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他们的功业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俗论都认为隐士是徒盗虚名。希望先生发扬远大的谋略，让众人叹服，扫清这样的言论！

张丽娟　译注

论盛孝章书

孔　融

【作者】

孔融(公元153～208年),字文举,后汉鲁(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东汉末著名学者,“建安七子”之一。年少时有俊才,勤奋好学。历任中军侯、虎贲中郎将、议郎等职。献帝时任北海(今山东昌乐西)相,创办学校,讲述儒学。后曹操召为将作大匠,不久升为少府。性好结交宾客,评议时政,遭曹操所忌,被杀。著作有《孔北海集》。

【题解】

这是孔融写给曹操的一封书信。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向曹操推荐盛孝章。这封书信实际上是一封推荐书。

书信写作于公元205年,当时孔融正在曹操手下为官,所以信里称曹操为“公”。书信赞赏盛氏为难得的贤才,陈述为求进取,招致贤才的必要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一篇文情并茂的佳作。

【原文】

岁月不居①,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③,零落殆尽,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④。其人困于孙氏⑤,妻孥湮没⑥,单孑独立⑦,孤危愁

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8]！《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9]，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10]，天下谈士[11]，依以扬声[12]，而身不免于幽絷[13]，命不期于旦夕[14]。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15]，而朱穆所以绝交也[16]！公诚能驰一介之使[17]，加咫尺之书[18]，则孝章可致[19]，友道可弘矣[20]。

【注释】

①居：停留。

②为：是。　始满：刚满。始，副词，才。

③知识：指有文化和学术专长的人。

④会稽：郡名，秦始皇在原吴、越地所置，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⑤困：围困。　孙氏：指孙权（公元182～252年），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

⑥妻孥（nú奴）：妻子儿女。　湮没：死亡。

⑦独立：孤立无依无靠。

⑧永年：长寿。

⑨桓公：春秋时齐国的国君——齐桓公。　救：援助使脱离或免于危难。

⑩雄：杰出的。

⑪谈士：论说之士。

⑫扬声：传扬声誉。

⑬絷：拘禁。

⑭期：等待。　旦夕：早上和晚上，比喻很短的时间。

⑮复：再一次。

⑯而：连词，连接语意相承的成分。

⑰一介：一个。　使：派遣。

⑱咫尺：古代称八寸为咫，比喻微小。

⑲致：招引，招来。

⑳友道：交友的正道。 弘：光大。

【译文】

岁月不停留，时光如流，五十个年头，一忽儿就过去了。您是刚满五十，我已五十有二。海内学者，几乎全都沦落，只有会稽人盛孝章还存留下来 。但是此人现在被困在孙权管辖之地，妻子儿女都已失去，孑然一身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忧郁不堪。假若忧郁能够伤身，此人的寿命就不会长了！《春秋·传》上说："诸侯中有相互灭亡的，齐桓公不能救援，他 就引以为耻了。"今日孝章，实在是杰出的大丈夫，天下那些文人，都依附于他以提高声誉，但他本人却不免遭受拘禁，命在旦夕。由此我的祖先孔子不再说到"损者三友，益者三友"的话，而朱穆也就写了《绝交论》！您真能派遣一个人去孝章那里，拿着您的小小书信，那么孝章就可以招引进门，交友之道也就可以光大了。

【原文】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②，九牧之人所共称叹③。燕君市骏马之骨④，非欲以骋道里⑤，乃当以招绝足也⑥。惟公匡复汉室⑦，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⑧，以人好之也⑨，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⑩ ，隗虽小才，而逢大遇⑪ ，竟能发明主之至心⑫ ，故乐毅自魏往⑬ ，剧辛自赵往⑭ ，邹衍自齐往⑮ 。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⑯ ，临难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⑰ ，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⑱ 。因表不悉。

【注释】

①讥评：讥讽评议。

②要（yāo 腰）：求。

③九牧：九州，指中国。　称叹：称赞。

④燕（yān 烟）君：指战国时燕国的国君，即燕昭王，公元前371～前279年在位。他筑黄金台求贤，士人争相趋燕。　市：购买。　骏马之骨：千里马的尸骨。《战国策·燕策》记述燕昭王用重金收买千里马的尸骨，表示寻求良马的诚意。千里马又比喻贤才。

⑤骋：马奔驰。　道里：指路程。

⑥绝足：独特的脚力。

⑦匡复：挽救国家，使转危为安。

⑧胫（jìng 竞）：小腿。

⑨好：喜爱。

⑩郭隗：战国时燕国大臣，燕昭王托他广招贤才，他请先从自己开始，昭王为他筑宫室，待以师礼。于是大批贤才都争着去燕国。

⑪遇：投合。

⑫发：表达。　明主：贤明的君主。　至心：至诚之心。

⑬乐毅：战国时燕国将领，灵寿人，魏将乐羊之后，长于兵术。燕昭王下诏求贤，他为魏使燕，被留住。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合纵伐齐，他受任大将军，大破齐兵于济西。

⑭剧辛：战国时燕将，闻燕昭王下诏求贤，乃由赵赴燕。

⑮邹衍：战国时思想家，阴阳学派代表人物，齐国人，历游燕齐，晚年为齐使赵，面折公孙龙，名重一时。

⑯倒悬：头朝下脚朝上地挂起，比喻处境非常困苦危急。

⑰引：延长，离开。

⑱崇：推重。　笃：深厚，厚实。

【译文】

今日的年轻人，喜欢毁谤前辈，甚或讥讽评议孝章。孝章已博得天下大名，为全中国的人所称赞。燕国国君购买千里马的尸

骨，并非为了用它奔驰赶路，而是表示寻求良马的诚意。今天，只有您在挽救汉朝，宗庙社稷都快要完结，而能使之转危为安。挽救的办法，确实得有贤才。宝玉不用腿而自动投入人的腰包，是由于人之所好，何况贤才还长着一双腿呢？战国时燕昭王筑黄金台优待郭隗，郭隗虽是小才，而受到很高的礼遇，终于表达了君王求贤若渴的至诚之心。因此乐毅从魏国来、剧辛从赵国来、邹衍从齐国来投奔燕国。如果当时，郭隗处于头脚倒置的危险境地，君王不解除；郭隗有危难时，君王不去拯救，那么这些士子就会高飞远走，也就不会朝北踏上去燕国的路途了。以上所说，都是您所知道的事情，我重说这些话，不过是希望您深信这个道理。余不一一。

杨耐思　译注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阮　瑀

【作者】

阮瑀（约公元165～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少时受业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想使用他掌管书记，他不为所屈。后来曹操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与陈琳同管记室，军队、政府的书信、檄文多出自他俩之手。往后又晋升为仓曹椽属。著作有《阮元瑜集》。

【题解】

曹操于赤壁战败之后，采取联吴击刘（备）的策略，以图各个击破。当时孙权与刘备的矛盾日益激化，也有联魏抑刘，讨回荆州的愿望。曹操分析了这种形势，所以主动要阮瑀写这封信，要求与孙吴联合以攻刘备。

这封信的主旨是笼络孙权，信里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文词犀利隽美。信中表明欲敦姻好。叙述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以古人因嫌隙而遭致失败的例子规劝孙权。并且叙述魏国的实力如何强大，赤壁之战魏不是被吴国打败，而是主动撤退，他自己的势力也足以并吞吴国。接着进行挑拨离间，要求孙权“内取张昭，外击刘备”，至少要做到击刘，以立功自效。一再催促孙权认清形势，早作决断，才有出路。

【原文】

离绝以来①，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②。孤怀此心，君岂同哉？每览古今所由改趣③，因缘侵辱④，或起瑕衅，心忿意危，用成大变。若韩信伤心于失楚，彭宠积望于无异⑤，卢绾嫌畏于已隙⑥，英布忧迫于情漏⑦，此事之缘也。孤与将军，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属本州，岂若淮阴捐旧之恨？抑遏刘馥⑧，相厚益隆。宁放朱浮显露之奏⑨，无匿张胜贷故之变⑩。匪有阴构贲赫之告⑪，固非燕王淮南之衅也⑫。而忍绝王命，明弃硕交，实为佞人所构会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动听，因形设象，易为变观。示之以祸难，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无愤发？昔苏秦说韩⑬，羞以牛后，韩王按剑，作色而怒，虽兵折地割，犹不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壮气盛，绪信所嬖⑭，既惧患至，兼怀忿恨，不能复远度孤心，近虑事势。遂赍见薄之

决计[15]，秉翻然之成议[16]，加刘备相扇扬，事结衅连，推而行之。想畅本心，不愿于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国朝将泰之运，荡平天下，怀集异类[17]，喜得全功，长享其福。而姻亲坐离[18]，厚援生隙，常恐海内多以相责，以为老夫包藏祸心，阴有郑武取胡之诈[19]，乃使仁君翻然自绝。以是忿忿，怀惭反侧，常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荣，流祚后嗣[20]，以明雅素中诚之效[21]。抱怀数年，未得散意。（以上言欲敦姻好）

【注释】

①离绝：离，别离；绝，断绝（往来）。

②中间：二者之间。

③所由：所，助词，表示某种事实已经存在的或某种动作已经完成的。由，原因；理由。 改趣：改变志向。

④侵辱：侵，被侵犯。辱，被玷污。

⑤彭宠句：《文选》注：光武至蓟，彭宠上谒，自负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知之，以问幽州牧朱浮，浮对曰：陛下昔依为北道主人，宠谓至当延阁握手交欢、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此句当指此事。

⑥卢绾（公元前247～前193年）：人名，一说公元前256～前193年。西汉初诸侯王，丰（今属江苏）人。秦末从刘邦起义于沛，入汉中，为将军。又从刘邦破燕，封燕王，陈豨叛乱，他派人与豨联络，事败，逃亡匈奴。

⑦英布（？～公元前195年）：人名，西汉初诸侯王，六县（今安徽六安北）人。秦末率骊山囚徒造反，是项羽下属，作战常为前锋。楚汉战争时，背楚归汉，封为淮南王。随刘邦击灭项羽。当韩信、彭越遭杀身之祸后，也起兵叛乱，次年兵败被杀。

⑧刘馥：为曹魏的扬州刺史。句意抑制刘馥，使与孙吴结好。

⑨朱浮（约公元5～66年）：人名，东汉初大臣。字叔元，沛国萧（今江苏萧县西北）人，从光武帝为大司马主簿，破邯郸，守蓟城，任大将军幽州牧，封舞阳侯，后徙封新息侯，明帝时，因事被告，帝令自尽。此句指朱浮曾

奏彭宠多买兵器，不迎接母亲，彭宠果反。即宁可放弃这种奏事。

⑩张胜：人名，事迹不详。　贷故：饶恕旧交。　卢绾之臣，为之通匈奴者。全句谓不要隐匿张胜与匈奴（胡）有交往而卢绾还加恩贷，以致造成变乱。

⑪贲（féi 肥）赫：人名。汉初黥（英）布的中大夫。曾告发英布谋反，英布乃族诛之，发兵反汉。

⑫燕王：指卢绾。　淮南：指英布。

⑬苏秦（？～公元前284年）：人名，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战国时纵横家。尝游说（shuì 税）韩宣王，用鄙语“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劝导韩宣王摆脱秦国，没有得到采纳。

⑭绪：开头。　嬖（bì 必）：宠爱；受宠爱的人。

⑮赍（jī 机）：怀着。　见薄：受到轻视。　决计：既定计划。

⑯秉：拿着。　翻然：形容改变得很快。　成议：固执的主意。

⑰异类：指外族，兄弟民族。

⑱坐：立即，径自。

⑲郑武：即郑武公。名掘突，西周末郑桓公之子。犬戎攻破西周后，郑桓公死，他扈从周王朝东迁，任周平王的卿相。重建郑国于虢（今河南荥阳东北）、郐（今河南密县东北）之间，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　取胡之诈：指郑武公用了一系列的诈计，伐灭了胡国。

⑳祚：福。　后嗣：子孙后代。

㉑雅素：风雅质朴。　中诚：衷心诚意。

【译文】

离别以来，迄今已有三年，三年里，没有一日能忘却从前的友好。也好似结成姻亲的情谊，恩情已经深厚，断绝来往所产生的怨恨，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我是怀着这种心情的，难道阁下不也同样吗？纵观古往今来的人之所以改变志向，是因为受到侵犯和污辱。或因错失和猜疑而引起，心怀忿恨，结果酿成巨大变故。例如，韩信因失去楚王宝座而伤感，彭宠因积存太多的希望于故交以为无异心的人，卢绾因己有嫌隙而遭猜疑，英布因真情

流露而受迫害，这都是事变发生的根由。将军与我，恩同骨肉之亲，割江南地授与，已非本州所属了，难道还如同韩信放弃旧日之恨吗？我遏制扬州刺史刘馥，使之在江南相互厚待更加隆重。宁肯搁置朱浮内容显明之奏章，不可藏匿张胜而宽恕通胡的事变。如果没有贲赫告密的暗中构陷，本来就不会发生卢绾、英布的叛乱了。而能忍心抗拒王命，公开丢弃深厚的交情的，实际上都是受坏人诬谄的结果。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语，莫不动听，按形象绘影，容易走样。用祸患去告诫人，以耻辱去激发人，大丈夫一颗雄心，那能不被它激发？古时苏秦游说韩宣王，引用“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俗语，比喻向着西面像臣子那样地服事秦国就是牛后了。韩王一听登时翻脸大怒，紧握了握宝剑。对于秦国，虽然割了地、折了兵，还不以为悔恨，这乃是人之常情。阁下年富气盛，首先信赖的是所宠爱的人，既害怕祸患降临，心怀愤懑，不能再从远处揣度我的心意，从近处想到时局的变化。就怀着受到轻视的既定计划，带着顿时改变的固执的主意。加上刘备从中煽动，于是结怨，不断发生摩擦，并有发展之势。想必全凭本意，并不愿弄成这样。我以有限的才德，居高位，担重任，幸托朝廷康泰宏运，扫平全国的敌对势力，安抚了少数民族，喜庆获取全面胜利，长治久安。但是亲戚朋友忽然离心离德，受厚待者产生猜疑，常时担心国内多所指责，以为我包藏祸心，暗中像郑武公那样，以奸诈攻取胡国，这样就使得阁下断然同我绝交，因而我心中忿忿不平，怀着惭愧翻来覆去想不通。常常想要化除这些芥蒂，重归于好，使咱们两族都得到荣华，福荫子孙后代，以证明风雅质朴诚心诚意。怀着这种想法已有多年，一直没有了此心愿。

【原文】

昔赤壁之役①，遭离疫气②，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

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③。江陵之守④，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荆土本非己分⑤，我尽与君，冀取其余，非相侵肌肤、有所割损也⑥。思计此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还之？高帝设爵以延田横⑦，光武指河而誓朱鲔⑧，君之负累，岂如二子？是以至情，愿闻德音。往年在谯⑨，新造舟船，取足自载，以至九江⑩。贵欲观湖漅之形⑪，定江滨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战之计。将恐议者大为己荣，自谓策得，长无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情，然智者之虑，虑于未形；达者所规，规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苏之有麋鹿⑫，辅果识智伯之为赵禽⑬，穆生谢病以免楚难⑭，邹阳北游不同吴祸⑮。此四士者，岂圣人哉？徒通变思深，以微知著耳⑯。以君之明，观孤术数⑰，量君所据，相计土地，岂势少力乏，不能远举、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⑱？甚未然也！若恃水战，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越为三军⑲，吴曾不御⑳；汉潜夏阳㉑，魏豹不意㉒。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也！（以上言魏之势力足以并吞吴国）

【注释】

①赤壁之役：即赤壁之战。赤壁，地名，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公元208年，孙权联合刘备大败曹操于此。

②离：通“罹(li离)”，遭受。　疫气：瘟疫。

③周瑜（公元175～210年）：人名，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庐江东南）人。东汉末孙权的部将，任前部大都督。公元208年，他亲率吴军和刘备联军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军，不久病卒。

④江陵：地名，在今湖北江陵，东汉末是荆州的一个重要集镇和军事要地。

⑤荆土：指荆州所辖之地。

⑥侵：侵犯，侵蚀。 肌肤：肌肉和皮肤。割损：分割和损害。

⑦高帝：指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字季，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西汉开国皇帝，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

⑧光武：指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政权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

⑨谯：地名。春秋陈焦邑，秦置县，治所在今安徽亳县。东汉时为谯郡。

⑩九江：郡名。秦置。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汉初改置淮南国，元狩（公元前122～前117年）初恢复为九江郡，辖境相当于今安徽省淮河以南，瓦埠湖流域以东，巢湖以北地区。

⑪湖：湖泊。 巢：巢湖，一称焦湖，在安徽省中部巢县、肥西、肥东、庐江等县间。

⑫子胥（？～公元前484年）：人名。姓伍名员，春秋时楚国人，其父伍奢因直谏被楚平王所杀。他投奔吴国辅佐吴国君王阖闾，伐楚破楚郢都，掘平王墓鞭尸以复仇。后被吴国太宰嚭（pǐ 痞）所诬陷，吴王夫差赐剑自裁。姑苏：指苏州。苏州有姑苏山，春秋时吴王阖闾筑台于其上，名胥台。吴王夫差在台上建春宵宫，长夜饮酒作乐，越国攻吴，吴败，台被焚。 麋鹿：哺乳纲鹿科动物，又名四不象，性温驯，以植物为食。

⑬辅果：人名。春秋时晋大夫，知（zhī 智）氏族人。知宣子将立儿子知瑶为后，辅果说，知瑶不如庶子知宵，若立知瑶，知氏必灭。知宣子不听，辅果改姓辅，后知氏果然被灭。 智伯：即知瑶，春秋末晋知宣子之子。继父位为卿，即智襄子，又名荀瑶。他骄纵凌人，常侮谩大臣，威逼韩、魏合攻赵襄子，围困晋阳（今山西大原），引水灌城，居民不为所动。赵襄子派人与韩、魏疏通说服，三方共同反击智氏，瑶兵败被杀。其领地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禽：古“擒”字，捉拿。

⑭穆生：人名，西汉初鲁人。楚元王刘交（？～公元前197年），少年时与他一同从荀卿门人浮邱伯受《诗》，刘交封楚王后，以他为中大夫。至刘戊继位时离去。

⑮邹阳（公元前206～前129年）：人名。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汉文

学家。汉景帝时，他仕于吴，吴王谋反，上书谏阻，不听。就离开吴国，游于梁，为梁孝王门客。著作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

⑯微：微小的迹像。　著：显明。　以微知著：从事物的萌芽状态可以推知它的发展趋势。

⑰术数：计谋，谋略。

⑱割：划分。　江：指长江。　晏安：安闲舒适，安逸。

⑲为：成为。　三军：指上军、中军、下军，或中军、左军、右军。

⑳御：抵挡。

㉑潜：藏；秘密地。　夏阳：地名。春秋时魏的少梁邑，战国时改为夏阳。秦置县，治所在今陕西韩城南。楚汉之际，韩信潜入夏阳，以木罂渡河袭击魏豹，败之。

㉒魏豹：人名。魏之诸公子，后立为魏王。从项羽入关，经营梁地。

【译文】

往日赤壁之战，我军正遭受一次瘟疫，只好把战船烧掉，把军队撤回，避开这个险恶之地，并非为周瑜的水军挫败。据守江陵的时侯，物资耗尽粮食用完，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已没有再据守的必要，于是才遣散百姓，班师回营，也并非周瑜所能击败的。荆州地方本非我份内所有，我可以全部奉送给阁下，希望得到别的东西，这个并非切肤之痛，难以割舍的。估计这种变化对我没有多大损害，又何必对此感到心满意足，不再归还呢？汉高祖设官位招揽田横，光武帝指河发誓赦免朱鲔，阁下的牵累，难道比得上他们二位？因此你我至交，所以希望听听你的高见。往日在谯地时，我们打造了许多新船只，准备了足够的应用之物载于船上，航行以达九江。所注重的是观察濮湖的地形，安抚江边的黎民百姓。本来就没有深入进取之计划。恐怕议论的人自鸣得意，自以为得计，长此不再有西方侵犯的顾虑了。又因为这个缘故，不愿贸然答复。但是智者所思虑的，是事情发生于未然；旷达之士所顾及的，是事变呈现苗头之始。所以伍子胥识破吴王在姑苏

饲养麋鹿，会玩物丧志。辅果及早看出智伯（瑶）不肖，必然亡国身败，为赵所擒。穆生看出楚王戊保不住江山，就称病不出，然后离去后来楚亡他得以幸免。邹阳谏阻吴王谋反，不听，他离吴北上至梁，吴王事败，他也免于难。这四位智士，也并非圣人。只是能随时把握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从事物的微小的迹象推知事物发展的趋势而已。以阁下的聪明，能看清我的计谋，揣度阁下所关心的，无非是计较地盘，难道说我势单力薄，不能远征，划江为界只是求得暂时的安逸吗？这完全是估计错误！如果靠水师作战，临江设防据守，想使勤王之师不得飞渡，也未必能够做到。那个水师作战，战线拉得很长，不下千里，而且情况千变万化。当年越国派出三军，吴国没能抵挡住，汉军从夏阳偷渡，魏军出乎意料。江河水面虽然宽广，但战线太长也难以守卫了！

【原文】

凡事有宜，不得尽言①。将修前好而张形势②，更无以威胁重敌人③。然有所恐，恐书无益。何则？往者军逼而自引还，今日在远而兴慰纳④。辞逊意狭⑤，谓其力尽，适以增骄，不足相动。但明效古⑥，当自图之耳。昔淮南信左吴之策⑦，隗嚣纳王元之言⑧，彭宠受亲吏之计⑨，三夫不寤，终为世笑。梁王不受诡胜⑩，窦融斥逐张元⑪，二贤既觉，福亦随之。愿君少留意焉！若能内取子布⑫，外击刘备⑬，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⑭，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⑮。上令圣朝无东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荣，孤受其利，岂不快哉！若忽至诚⑯，以处侥幸，婉彼二人⑰，不忍加罪。所谓小人之仁，大忠之贼，大雅之人⑱，不肯为此也。若怜子布，愿言

俱存[19]，亦能倾心去恨，顺君之情，更与从事[20]，取其后善[21]，但禽刘备，亦足为效。开设二者[22]，审处一焉。（以上劝权立功自效）

【注释】

①尽言：全部说完，直言。

②形势：事物变化发展的情况；势力。

③重：增加。

④兴：发动；开始。　慰纳：接受安抚。

⑤逊：恭顺。　狭：狭窄。

⑥但：只是。　明：表明。　效：模仿。

⑦淮南：指英布。　左吴：依《文选》注，为淮南王之臣。

⑧隗嚣（wěi áo 委熬）（？～公元33年）：字季孟，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东汉初地方势力首领。　王元：人名。支持隗嚣反汉。

⑨亲吏：亲信。

⑩梁王：梁孝王，讨杀袁盎者。　诡胜：公孙诡、羊胜。二人为梁孝王刺杀袁盎，后来景帝查案，梁孝王交出二人，二人自杀。

⑪窦融（公元前16～公元62年）：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初大臣。　斥逐：责备驱逐。　张元：人名。隗嚣的辩士，游说窦融，联合与光武对峙，窦融不听，故云“斥逐”。

⑫子布（公元156～236年）：即张昭，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吴国大臣。

⑬刘备（公元161～223年）：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三国时蜀汉的建立者。公元221年称帝，国号汉。

⑭江表：指长江沿岸一带地区。　任：充当职务。

⑮坦然：心里安定。　可观：指达到较好程度。

⑯忽：不重视。　至诚：赤诚之心。

⑰婉：温顺，亲爱。　二人：指刘备、张昭。

⑱大雅：高尚的。

⑲愿言：愿望；老实谨慎。

⑳从事：行事，处理事务。

㉑善：良好。

㉒开设：列出设计的。

【译文】

一切事情都有前因后果，不用多说。愿加强从前的友好关系以壮大声势。不再以威逼增加敌对情绪。但是这样说，好像于事无补，为什么呢？往日大军压境而主动撤退，如今远在千里却施行安抚，言辞谦恭而气馁，必被认为声嘶力竭，恰好长他人志气，不为所动了。这只是显示出效法古人，如何看待，该自己去谋划了。从前英布轻信了左吴的计策，隗嚣采纳了王元的意见，彭宠接受了亲信的计谋，这三个人犯了大错而不醒悟，结果被世人所笑。而梁孝王交出公孙诡、羊胜，窦融斥退张元，这两位贤者都能及时醒悟，于是福贵随之而来了。望阁下对这件事也考虑考虑。如果能做到从内部除掉张子布，从外部击破刘备，忠心报效，以此恢复从前的友好关系。那么江南一带地区的统领职务，就可以长期地委任阁下了。那时候阁下地位升高，官职显赫，便坦然地可观了。从上可以使朝廷解除东顾之忧，从下可以使黎民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阁下享有这种荣华，我也从中得到好处，这不是多么称心如意的事情么？如果忽视我的一片诚意，心存侥幸，对他们温情，不忍心加罪，这只是所谓小人的仁德，忠义之士的蟊贼。高尚的人决不做这样的事的。如果怜悯张子布，愿望是好的，只要竭尽诚意化除仇恨，就听阁下尊便宽大处理，以观后效。只要能逮住刘备，也就作出了最大贡献。以上所设想的两件事，务望至少能办成一件。

【原文】

闻荆、扬诸将①，并得降者，皆言交州为君所执②，豫章距命③，不承执事④，疫旱并行，人兵损减，各求进军，

其言云云[5]。孤闻此言，未以为悦，然道路既远，降者难信，幸人之灾，君子不为。且又百姓，国家之有，加怀区区，乐欲崇和[6]。庶几明德[7]，来见昭副[8]，不劳而定，于孤益贵。是故按兵守次[9]，遣书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10]。愿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应诗人"补衮"之叹[11]，而慎《周易》"牵复"之义[12]。濯鳞清流[13]，飞翼天衢[14]，良时在兹，勖之而已[15]。

【注释】

①荆：即荆州，汉武帝时所置刺史部，辖地是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治所在汉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 扬：即扬州，东汉时的一个刺史部，辖地即今安徽淮河及江苏长江以南和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及河南部分地区。当时的治所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东汉末年迁寿春（今安徽寿县）。

②交州：东汉的一个刺史部，原名交趾，建安时改名交州。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市），不久迁番禺（今广东广州市）。辖地即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及今越南承天以北诸省。 执：拘执。 全句指孙辅假节交州刺史，遣使与曹操通讯，被孙权发觉而囚禁。

③豫章：郡名。东汉时治所在南昌（今南昌市），辖地今江西省。 距：通"拒"，抗拒。 此指吴国的刘繇不受诏为扬州刺史，而南保豫章之事。

④承：顺从。 执事：担任职务。

⑤云云：这样说。

⑥欲：将要。 崇：充满。 和：详和。

⑦庶几：或许可以；差不多。 明：清楚。 德：道德；恩惠。

⑧昭：明亮；显著。 副：辅佐；次要的。

⑨守：守护。 次：停留在外，又处所。

⑩使：使者。

⑪补衮：缝补衮衣。《诗经·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君王穿衮衣，补衮比喻补救君王的过失。

⑫《周易》：书名，古时占筮（shì 是）的书，儒家经典，被列为“五经”之首。 牵复：牵连反复。《周易·小蓄》：“九二，牵复，吉。”后来指复原、复位。今语所谓被动。高亨说。

⑬濯：洗。 鳞：鱼类。 清流：清澈的流水。

⑭翼：翅膀，这里指鸟类。 天衢：犹言天街，指天空。

⑮勖：勉励；努力。

【译文】

听说荆州、扬州的守将们，截获了一些降卒，都说是交州刺史已被阁下幽禁，刘繇不受扬州刺史之职而南保豫章，不受节制，瘟疫、旱灾并行，人丁、军队减损甚多，各处都要求进军，众口一词。我听到这话，并不高兴。不过，相距这么远，降卒的话也难以遽信。幸灾乐祸，君子不屑去做。况且百姓都是国家的，稍为关怀他们一下，就感到很满意了。那么就显示了恩德，来体现辅助之功。不费力就安定下来，对我来说更加可贵。因而按兵不动，派人送信向阁下致意。古时候两兵交战，必有使者往来，惟愿阁下与我，都要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以符合诗人关于补救君王过失之吟咏，而审慎《周易》关于牵连反复的道理。鱼游于清澈的流水，鸟飞于无边的长空，良机在此，愿阁下勉之。

杨耐思　译注

为刘荆州与袁谭书

王　粲

【作者】

王粲，见卷四《登楼赋》。

【题解】

这是王粲代刘表给袁谭写的一封信。刘表在汉末被任为荆州刺史，故称刘荆州。王粲一度依附刘表，所以替刘表写这封信，记载中还是用了刘表的名义。当时袁绍已死，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与曹操攻战不已。但兄弟不和，远因是父死时继嗣的问题，近因是袁尚不给袁谭增援兵力，引起袁谭不满，兄弟互动干戈，不仅丢了曹操不攻，袁谭被围反向曹操求救。这种情况对当时与曹氏对峙的刘表来说，十分不利。这封信就是劝袁谭(同时也写信劝袁尚)放弃私怨，与弟和好，共同抗战。信中极力渲染“弃亲即仇”的痛心行为，引证古代这类事件的正反面的例子，加以告戒，更晓之“戮力乃心，共奖王室”的大义，说理言事，自然有很强的说服力。这封信语句也是骈文形式，而语气连贯，流畅清晰，全无壅塞堆砌、矫揉牵强的毛病，在古代书信文字中是上乘之作。

【原文】

天降灾害，祸难殷流①。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致②。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

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③，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④，山河迥远，戮力乃心⑤，共奖王室⑥，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允承统⑦，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⑧，履丕显之祚⑨，摧严敌于邺都⑩，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⑪，无忌游于二垒⑫，使股肱分成二体，胸膂绝为异身⑬！初闻此问⑭，尚谓不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沉之忿已成⑮，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

【注释】

①殷：盛。 以上两句说汉末之乱。

②这句引自《尚书·洪范》，意为：伦常由此而败坏。 彝：常。 攸：所以。 敦（dù 杜）：败坏。

③孤：刘表自称。 太公：对袁绍的尊称。

④楚：这里指荆州。 魏：指冀州。分别是袁、刘的所在地区。 绝邈：极远。

⑤戮力：协同力量。

⑥奖：褒奖，用作辅助的意思。

⑦允：一作“胤”，继承者。

⑧奕世：累代，历代。 奕，重重。

⑨履：登。 丕显：大显，显贵。 祚：君位。

⑩邺都：今河南安阳。原为袁氏冀州治所，后为曹氏的都城。

⑪何悟：怎么料到。 青蝇：苍蝇，指喻谗人从中挑拨、构祸。

⑫无忌：费无忌，春秋时楚平王的宠臣，以谗言挑拨王与太子建的关系。一作无极。 二垒：指袁谭与袁尚。

⑬膂（lǚ 旅）：脊骨。

⑭问：讯，消息。

⑮这句说兄弟之间的怨恨已经形成。阏（è 饿）伯、实沉相传为高辛氏的两个儿子，兄弟不和，经常交战。

【译文】

老天降下灾害，祸患到处蔓延。起初交往并非同族，最后成为同盟。致使王室震惊动荡，伦常由此败坏。所以明智通达的人士，对此没有不痛心而恨之入骨，悲痛当时的人们不能互相忍让一点呀。然而我与您父亲，志向相同、愿望也一样，虽说是荆楚和魏地距离很远，山河阻隔，但仍想协力同心，共同辅助王室，以便使异族不能干扰我们的联盟，坏人不能断绝我们的和好，这就是我与您父亲互无二心的原因啊！可是功业没有成功，您父亲去世，贤兄弟能继承传统和大业，发扬历代的功德，登上显要的君位，从而打败强敌于邺都，宣扬美好功业于北方，然后还定疆土，威武地对付河外的残敌。这样，凡是我们的同盟，没有不景仰服从的。岂料青 蝇飞上旗竿，费无忌那样的谗人来往于您兄弟之间，以致股肱分成了两半，前胸和背脊断为两身！开始我听到这消息，还以为不会如此；确定的消息传来，才知道阏伯和实沉的怨恨已经形成，抛弃亲人而去依从仇人的打算已经决定，以致战旗相交于中原，暴露尸体堆积在城下。闻到此种情况令人哽咽流泪，像生存又像死亡似的迷惑了。

【原文】

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①，或欲以定霸功②，皆所谓逆取顺守③，而微富强于一世也④。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⑤，而能全躯长世者也⑥。昔齐襄公报九世之仇⑦，士匄卒荀偃之事⑧，是故《春秋》美其义，

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人臣承业[9]，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难不适仇国[10]，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当时[11]，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12]，争校得失乎？

【注释】

①这句指周公诛管叔、蔡叔一类的事。

②这句指齐桓公争位，攻杀兄弟子纠一类的事。

③逆取：夺取叛逆的，与下顺守相对。指作得有理有节之意。

④徼：同“邀”，要求，取得。

⑤兀：摇动。

⑥躯：自身。《三国志·袁绍传》作“於”。

⑦这句指齐襄公灭纪国，为报九世之仇。九世祖齐哀公被周夷王烹杀，是因那时的纪侯说了坏话。

⑧这句说的是：晋国士匄为荀偃中军将之佐，一同伐齐，未成功而荀偃患眼病死，死不闭目。士匄发誓要完成这一战功，荀氏方才闭目。 士匄氏于范，士会之孙，谥为宣子，见下文。荀偃：字伯游，见下文。

⑨臣：作为臣。 承业：继承伐齐未竟之事。

⑩违：避。 适：走到。

⑪立竹帛：指事迹见于记载，名留竹帛。

⑫同生：指兄弟。 分谤：这里是互相毁谤。

【译文】

从前三王、五霸，下至战国的时代，君臣互相篡弑，父子互相仇杀，兄弟互相残害，亲属互相灭亡，那是时有发生的。不过有的是想要完成王业，有的想要确定霸业，都是所谓逆取顺守的事件，要求达到富强于一世之中呀。没有听说抛弃亲人、依附外人，

摇动自家的根本，而能够保全自身长存于世的。从前齐襄公报了九世的仇，士匄完成荀偃未竟的战事，故而《春秋》经赞美这事，君子称许他们的信用。那末，伯游对齐国的仇恨，比不上您父亲对曹操的愤恨；范宣子作为臣子承继未竟的战功，也比不上您继承父亲的功业那么重要啊。而且君子避难也不到仇敌之国去，断绝交情也不该说对方的坏话。何况忘掉先人的仇恨，抛掉亲属的友爱，而作出万世所警戒的事，给同盟留下耻辱的行为嘛！蛮夷戎狄那些不知礼义的，也将会对此有讥讽谴责的话，何况我们同种族之人，能不痛心吗？若是希望名声记载在当代，保全宗族祭祀在这一世之内，同生兄弟间哪能互相毁谤、争论、计较得失呢？

【原文】

若冀州有不弟之傲①，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②，未若郑庄之于姜氏③；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④。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⑤，象敖终受有鼻之封⑥。愿捐弃百痾⑦，追摄旧义⑧，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⑨。

【注释】

①冀州：指袁尚，继父为冀州刺史。　不弟：不尽弟道，犹今言不像个弟弟。　袁尚是袁谭之弟。　傲：傲慢，骄傲。

②这句指母亲偏爱袁尚，不喜爱袁谭，故由袁尚继父业，而袁谭分出任青州刺史。

③这句是说春秋初年郑国庄公的母亲不喜爱他，而宠爱庄公弟叔段，也引起兄弟攻杀。

④重华：舜的另一名。　象：舜的弟弟。　敖：指象曾谋害舜。按此处则

以“象敖”为一名。

⑤这句说的是郑庄公赶走叔段后，发誓不和母亲再见面，久而反悔，颍考叔设计挖地道相见，以应誓言中除非到黄泉才能相见谶语。结果母子都很高兴。 隧：地道。

⑥这句说舜为王之后，还是把象封在鼻邑。

⑦痾（ē 婀）：病。久病。

⑧摄：这里是吸取，保持之义。

⑨鹄立：直立。形容等待的迫切。

【译文】

即使您冀州老弟有不尽弟道的傲慢，没有愧悔而和顺的节操，您也得低身下气，以完成大事为要务。当大事完成之后，让天下人来分清谁曲谁直，不也算是很高的道义吗？现在您被母亲所憎恶，也还不像从前郑庄公被母亲姜氏憎恶那样；兄弟间的嫌隙，也还不像舜被弟弟象谋害那般厉害。然而庄公结果还是高兴地在隧道中与母亲相见，象最终还是享受有鼻的封赏。我希望您丢掉各种心病，回想并保全往日兄弟之义，恢复母子兄弟间的和好如初。我现在就整顿约束兵马，直立着仰望您啊！

王贵民　译注

与朝歌令吴质书①

魏文帝

【作者】

魏文帝(公元187～226年),即曹丕。曹操次子,字子恒,谯(今安徽亳县)人。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被立为魏王太子。曹操死,他继承王位。公元220年,他取消了汉献帝的皇帝名号,又用禅让的方式自称为魏皇帝。在位期间,实行九品中正制,确立了士族豪强在政治上的特权。他喜爱文学,尝与当时文士宴饮唱和,往来甚密,为当时文坛领袖。现存诗歌作品约40首。兼长散文,尤擅书信,死后谥文帝。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早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专著。有《典论》五卷,《列异传》三卷,文集二十三卷。多已散佚。明人辑有《魏文帝集》。

【题解】

这是曹丕写给旧友吴质的一封书信。信中追忆往昔与一帮文学朋友交游联欢的融乐情景。如今他当上了皇帝,地位起了重大变化,跟这些旧友天各一方,再无缘轻易地与之重游,不免感到怅惘。而且此时他自己出游,前护后拥,左右旌旗鼓乐齐鸣,不可不谓之威风,然而物是人非,更增伤感。

这封信描写昔日游览,写景状物,莫不深刻、生动。情深意切,注入笔端,发自肺腑,极其逼真感人,行文流畅,用词洗炼,不愧为书信中的佳作。

曹丕的文学素养颇高，时人目为擅长书信写作。本篇可称他书信的代表作。

【原文】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2]？途路虽局[3]，官守有限[4]，愿言之怀[5]，良不可任[6]！足下所治僻左[7]，书问致简[8]，益用增劳[9]。每念昔日南皮之游[10]，诚不可忘[11]。既妙思六经[12]，逍遥百氏[13]，弹棋间设[14]，终以六博[15]，高谈娱心，哀筝顺耳[16]；驰骋北场[17]，旅食南馆[18]，浮甘瓜于清泉[19]，沉朱李于寒水[20]；白日既匿[21]，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22]，清风夜起，悲笳微吟[23]，乐往哀来，怆然伤怀[24]。余顾而言[25]："斯乐难常[26]！"足下之徒，咸以为然[27]。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28]，化为异物[29]，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30]，景风扇物[31]，天气和暖，众果具繁[32]。时驾而游[33]，北遵河曲[34]，从者鸣笳以启路[35]，文学托乘于后车[36]。节同时异[37]，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38]，故使枉道相过[39]。行矣自爱[40]！丕白。

【注释】

①朝歌：地名，在今河南省淇县。 令：县令。 吴质：字季重，济阴（今山东省定陶县）人，与曹丕、曹植等人友善。

②无恙：问候语，无忧无病的意思。

③途路：即路途。 局：近。

④官守：居官守职。 限：权限。

⑤愿言：在这里意思是思念。《诗经·邶风·二子乘舟》："愿言思子，

中心养养。”

⑥良：实在，真是。　任：承受。

⑦所治：治理的地方，当官之处。　僻左：偏僻。

⑧书问：书信，通音讯。　致简：最少。

⑨益：更加。　劳：苦。

⑩南皮：县名，在今河北省南皮县。

⑪诚：实在。

⑫妙思：精深地研思。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⑬逍遥百氏：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随心所欲地遨游。

⑭弹棋：古代的一种棋类游戏。

⑮六博：古代的一种博戏。

⑯哀筝：悲哀的筝声。　顺耳：想听就奏，顺着耳朵的意思。

⑰驰骋：指田猎。

⑱旅食：古代指士而无正禄者的宴饮。

⑲甘瓜：瓜的一种，即甜瓜。

⑳朱李：果名，李子的一种。

㉑匿：隐没。

㉒参从：侍从。

㉓微吟：低声吟咏。

㉔怆然：悲伤失意的样子。

㉕余：我。　顾：回视，环视。

㉖斯：这。　常：长久。

㉗咸：全部。

㉘元瑜：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字，阮瑀是曹丕、吴质等人的好友 。

㉙异物：生死各异，化为异物，即是指死去。

㉚蕤宾：古乐十二律之一。位于午，在五月，所以又成了农历五月的别称。蕤宾纪时即指时值五月。

㉛景风：夏至以后暖和的东南风。　扇：这里指吹拂。

㉜具繁：齐备，很多。

㉝时：时常。

㉞遵：循，顺着。 河曲：河道曲折之处。

㉟笳：古乐器名。 启路：在前面开路。

㊱文学：官名。 托：附。 后车：副车，侍从所乘的车。

㊲节：节气。

㊳骑：指使者。 邺：邺都。在今河北省临漳县。

㊴枉道：绕道。朝歌地处偏僻，所以这么说。 过：指前往问候。

㊵行矣自爱：勉力施行政事，爱惜自身。

【译文】

五月十八日曹丕禀告。季重无恙吧？道路虽然不远，但是为职守所限制，思念你的心情，实在让人受不了！足下治理的地方偏僻，书信至为稀少，更因此增加了我的苦闷。每当我想起从前在南皮时的游乐，实在是难以忘怀。既精深地研思六经，在诸子百家里悠游自得，又间或摆起弹棋，最后以六博告终，高谈阔论使我们心情畅快，悲沉的筝声随时响起，我们在北场里打猎，在南馆里宴饮，在清泉里飘浮甘瓜，在寒水里投放朱李；太阳下山以后，我们又接着在明朗的月光下游玩，我们的车马前后相连着前进，去游览后园。车轮缓缓地向前滚动，侍从们鸦雀无声，清风在夜间吹起，伤感的笳声低沉地鸣唱，乐往哀来，沮丧伤心。我回过头来说道："这样的欢乐难以长久！"足下一帮人全都认为如此。现在果然分别，各在天一方。阮瑀已经永远离去，化成了异物，每当我想到这儿，几时才能向你诉说！现在时值五月，暖风吹拂，天气和暖，各种果子都齐备。我时常驾车出游，顺着曲折的河道向北走，随从们奏响笳声来开路，文学附乘在副车里。节气相同，而时世不同了。物是人非，我心中的忧愁是什么样啊！现在派使者去邺城，所以让他绕道前去向你问候。勉力地行事，自我爱惜啊！曹丕禀告。

周信炎　译注

与吴质书

魏文帝

【作者】

魏文帝，见本卷《与朝歌令吴质书》。

【题解】

这是曹丕写给旧友吴质的又一封书信。信中充满对旧友的思念，对于往昔他与一帮文学朋友优游联欢宴饮唱和的盛况深切怀念。当时的这些友人，现在有的已经作古，“化为粪壤”。逝者中道德文章堪为楷模者多，抒发自己怀旧伤逝的深厚感情。对目前不可再有昔日的游乐而伤感，情真语切，发自肺腑，感人至深。

信中对所交游的文士的评述，歌颂了为人的高尚品行和友谊的珍贵。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颇高的水平，是一篇内容和形式都充实完满的书信佳作。

【原文】

二月三日丕白①。岁月易得②，别来行复四年③。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④，况乃过之，思何可支⑤！虽书疏往返⑥，未足解其劳结⑦。昔年疾疫⑧，亲故多离其灾⑨，徐、陈、应、刘，一时俱逝⑩，痛可言邪⑪？昔日游处⑫，行则连舆⑬，止则接席⑭，何曾须臾相失⑮？每至觞酌

流行[16]，丝竹并奏[17]，酒酣耳热[18]，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19]。谓百年己分[20]，可长共相保[21]，何图数年之间[22]，零落略尽？言之伤心[23]！

【注释】

①丕：曹丕自称。

②这句话意思是：岁月容易流逝。

③行：将要。 复：又。

④《诗经·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诗中抒发了对久别家乡的思念。 远：久远。

⑤况乃：何况。 支：支持，把持。

⑥书疏：信札，条陈。

⑦劳结：这里指郁结在心中的思念之情。

⑧疾疫：大疫，这里指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魏国发生的大疫。

⑨离：同"罹"，遭受。

⑩徐、陈、应、刘：指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徐干：字伟长，北海人。 陈琳：字孔璋，广陵人。 应玚：字德琏，汝南人。 刘桢：字公干，东平人。 一时：同时。

⑪邪：同"耶"，句末语气词。

⑫游处：交游。

⑬连舆：车舆相连。

⑭接席：坐席相接，这里是说坐在一起。

⑮须臾：一会儿，片刻。 相失：指分离。

⑯觞酌：指酒杯。 流行：指传杯饮酒。

⑰丝竹：弦乐器和管乐器。

⑱酒酣：众人都喝得很高兴。 耳热：耳朵发热。这里是指喝得恰到好处。

⑲不自知乐：没有感觉到那时的快乐，指不懂得珍惜。

⑳百年：指百岁的寿命。 己分：自己应得的一分。

㉑长共相保：指长久保持不分离。

㉒图：料到。

㉓零落：指人死亡。　略：大体；几乎。

【译文】

二月三日，曹丕禀告。时间真是容易流逝，别来又快四年了。三年不见，东山的士卒还感叹久远，何况我们的分别还超过了三年，思念之情，怎么能支持得住！虽然有书信来往，也不足以消解郁结在心中的思念之情。那一年大疫流行，亲人故友很多都遭受了灾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这几位，一时间都逝世了，心中的哀痛，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达。想当年我们在一起交游作乐，行走时车子相连，停下时坐席相接，何曾有过片刻的分离？每当我们传杯喝酒，丝竹之声同时奏起，一到喝得高兴的时候，就仰着头唱和诗歌。在这种时候，我们总是漫不经心，没有意识到那时快乐的可贵。原以为人生都能活到百岁，大家可以长久地相聚在一起。哪里想到几年之间，就几乎都凋谢完了呢，提起来真叫人伤心！

【原文】

顷撰其遗文①，都为一集②，观其姓名，已为鬼录③，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④，可复道哉！

【注释】

①顷：近来。　撰：编定。　其：指前面提到的徐、陈、应、刘等人。下“其”和“诸子”同此。

②都：凡，总。

③鬼录：死者的名册。

④化为粪壤：化为粪土尘埃，指死亡。

【译文】

近来编定他们的遗文，合为一集，看到了他们的姓名，已经成为死人的名册了。追想从前的游乐，好像还在眼前一样，但是现在这几个人，已经化成了粪土尘埃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原文】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①，鲜能以名节自立②。而伟长独怀文抱质③，恬淡寡欲④，有箕山之志⑤，可谓彬彬君子者矣⑥。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⑦，足传于后⑧，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⑨，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⑩，良可痛惜⑪！间者历览诸子之文⑫，对之抆泪⑬，既痛逝者，行自念也⑭。孔璋章表殊健⑮，微为繁富⑯。公干有逸气⑰，但未遒耳⑱，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⑲。元瑜书记翩翩⑳，致足乐也㉑。仲宣续自善于辞赋㉒，惜其体弱㉓，不足起其文㉔，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㉕。

【注释】

①类：大都。 不护细行：不拘小节。

②鲜：少。

③文：指文采。 质：品德。

④恬淡：淡泊，不慕荣华。

⑤箕山之志：相传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受，避于箕山之下，这里比喻徐干有隐士的意愿。

⑥彬彬：文质兼备的样子。

⑦典雅：文章言而有据，而且高雅。

⑧后：后世。

⑨斐然：有文采的样子。　述作：著述文章。

⑩不遂：没能完成。

⑪良：很。

⑫间：近日。

⑬抆（wěn 稳）泪：擦眼泪。抆，揩，擦。

⑭行：且，又。

⑮章表：文体名，章和表都是臣下写给皇帝的言论、意见等。　殊健：很有气势。

⑯繁富：指文词繁华，丰富。

⑰逸气：超逸的才气。

⑱但：只是。　遒：遒劲，强劲。

⑲绝：超绝，超过所有的。

⑳元瑜：阮瑀的字，陈留尉氏人，建安七子之一。　书记：书牍，奏记等。　翩翩：形容很有文采。

㉑致：最，极。

㉒仲宣：王粲的字。　续：继承，指继承了前面几人的才气。　辞赋：辞和赋都是文体名。

㉓体：体气，指作者的个性。

㉔起其文：振作起他的文气。

㉕远过：超过得很多。

【译文】

试看古往今来的文人，大都不拘小节，很少能在名誉和节操上都站得住脚的。但是徐干偏偏能够拥有文采和品德，淡泊寡欲，有许由那样清高的志向，可以说得上是个彬彬君子了。他撰著的《中论》二十多篇，自成一家之言，文义典雅，足以流传后世，徐干这个人可以永垂不朽了。应玚文采焕发，常常有著述的意愿，他的才学足以著书，但他美好的志愿还没有实现就去世了，这是非常值得痛惜的。近日我阅读了一遍这几个人的诗文，眼泪禁不住地往外流。既哀痛去世了的那几位，又想到了自己。陈琳

的奏章、上表写得很气势，稍微繁富了一点。刘桢有超逸的才气，只是文章气势不够遒劲罢了，他那些写得好的五言诗，高妙得超过现在所有的人。阮瑀的书信文章文采斐然，让人读了极为愉快。王粲继承了众位的贤才，善于写辞赋，可惜他的体气不强，不足以振作起文气，至于他写得好的，即使是古人也无法超出他。

【原文】

昔伯牙绝弦于钟期①，仲尼覆醢于子路②，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③。诸子但为未及古人④，自一时之隽也⑤。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⑥，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⑦！年行已长大⑧，所怀万端⑨，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⑩，志意何时复类昔日⑪？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⑫："年三十余⑬，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⑭。"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⑮。以犬羊之质⑯，服虎豹之文⑰，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⑱，动见瞻观⑲，何时易乎⑳？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㉑？古人思炳烛夜游㉒，良有以也㉓！

【注释】

①伯牙绝弦于钟期：伯牙、钟期（即钟子期）都是春秋时楚国人。伯牙善于弹琴，钟子期能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伯牙就破琴绝弦，终生不再弹琴。

②仲尼覆醢（hǎi 海）于子路：孔子听说自己的弟子子路在卫国的内战中遇害，被剁成肉酱，非常哀痛，就把家中的肉酱倒了不吃。见《礼记·檀弓上》。 覆醢：倾倒肉酱。醢，肉酱。

③逮：及，得到。

④及：赶上。

⑤隽：同“俊”，俊杰。

⑥诬：欺骗，胡说，这里指小看。

⑦足下：对对方的尊称。

⑧年行：即行年，年龄。

⑨怀：怀念。　万端：形容很多，各种各样。

⑩瞑：合眼，指入睡。

⑪志意：志气和意兴。　类：相似。

⑫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

⑬年三十余：活了三十多岁。

⑭所更非一：所经历的变化不止一次。

⑮齐：相等，相同。

⑯质：禀性。

⑰服：穿，披。　文：装饰，这里指虎豹的皮。“以犬羊”两句是比喻内心虚怯却装作强大。这是作者的客气话，说自己品德不够，虚处尊位。

⑱假：借。这两句也是客气话，说自己是仗着父亲（曹操）的势力而位居人上。　日月：指曹操。《贾子》说：“主之与臣，若日月之与星也。”

⑲动：一举一动，动辄。

⑳易：改变。

㉑攀援：拉住，留住。

㉒炳烛：点起烛火。

㉓以：缘故，道理。

【译文】

从前伯牙因为钟子期死了，就绝琴弦；仲尼因为子路被剁成肉酱，就倒掉家中的肉酱不吃，这是因为痛心知音难以遇到，哀伤这样的门人不易得到。徐、陈、应、刘等这几位只是还有些不能赶上古人罢了，终究还是当时的俊杰啊。现在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已经赶不上他们了。后生可畏，未来的年轻人不可小看，但是恐怕我和足下都来不及看见了。我年纪已经很大，感慨极多。时常有伤脑筋的事情，甚至到了整夜睡不着的地步，志气和意兴什

么时候再能像从前那样呢？已经成了老翁了，只是头发还没有白而已！光武帝说过："我活了三十多岁，在军旅中就生活了十年，所经历的变化不止一次了。"我才德比不上光武帝，但是年岁已经跟他一样了。用我狗羊一样的禀性，却披上虎豹的大皮；没有星星的光亮，却借着日月的光明，因为我处在太子的地位，一举一动，是观瞻所系，这种拘束的情形，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呢？恐怕永远也不能再作往日那样的游乐了！人在少壮的时候真应该努力，时间一过去，怎么能够拉得回来？古人想到点燃烛火在晚上游乐，抓紧时间，实在是很有道理的。

【原文】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①？东望於邑②，裁书叙心③。丕白。

【注释】

①颇：少。 述造：写文章。 不：同"否"。

②於邑：同"呜咽"，指郁抑、感伤。

③裁书：裁笺作书，即写信。 叙心：叙说心意。

【译文】

近来你用什么来消遣？又写了一些文章没有？我向着东方呜咽，想念远方的你，写下这封信叙说心意。曹丕禀告。

周信炎 译注

与吴季重书

曹　植

【作者】

曹植，见卷七《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

【题解】

《与吴季重书》写于建安二十二年曹丕为魏太子之后不久。吴季重名质，以才学通博，为曹丕及诸侯所礼遇。其时吴质坐刘桢不敬之罪，出为朝歌（今河南省淇县）长。作者于是写了这封信，以表示自己仰慕敬重之情。曹植是建安杰出诗人，他的散文流传后世者寥寥，却同他的诗同样脍炙人口。《与吴季重书》即为其中代表作之一。

【原文】

植白。季重足下[1]：

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2]，虽宴饮弥日[3]，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4]。若夫觞酌凌波于前[5]，箫笳发音于后[6]，足下鹰扬其体[7]，凤叹虎视，谓萧、曹不足俦[8]，卫、霍不足侔也[9]。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过屠门而大嚼[10]，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太山以为肉[11]，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

笛[12]，斩泗滨之梓以为筝[13]。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14]，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15]，面有逸景之速[16]，别有参、商之阔[17]。思欲抑六龙之首[18]，顿羲和之辔[19]，折若木之华[20]，闭濛汜之谷[21]。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

【注释】

①足下：古时下级称上级或同辈相称的敬词。介之推因未被封赏而与母隐入绵山中，晋文公求他不着而命人烧山，以为他见火后会自动走出来，没料想他竟与母一起依着一棵树木被烧死了。晋文公追悔莫及，就用他所依的那棵烧焦的树做成木鞋穿在脚下。每见鞋就说一声足下，以示纪念。传说足下之称源于此。

②密坐：靠近而坐。

③宴饮：设宴饮酒。 弥日：一整天。

④劳积：积下的忧愁。劳，忧愁。

⑤若夫：语首助词，表示承接上文而引出另一层意思，近乎“要说那”或者“至于说”之意。 觞酌：饮酒具，酒杯。 凌波：指波涛。《文选》吕延济注：“言酒多如水之波涛也。”

⑥箫笳：乐器。笳，古管乐器名。

⑦鹰扬：鹰的奋扬，喻威武或大展雄才。

⑧萧：指萧何（？～公元前193年）。汉初沛县人。佐助刘邦建立汉王朝，官至丞相。 曹：指曹参。汉初沛县人。佐助刘邦灭项羽，封平阳侯。惠帝时继萧何为相，以无为为治，一遵萧何所规划。 俦（chóu 愁）：同类。

⑨卫：卫青，字仲卿，汉河东平阳人。官至大将。前后七次出击匈奴，屡立战功，封长平侯。 霍：霍去病，卫青姊之子。为人少言不泄，果敢任气。曾六次出击匈奴，涉沙漠，远至狼居胥山。封冠军侯，为骠骑将军。 侔（móu 谋）：相等，等同。

⑩过屠门而大嚼：源于桓谭《新论》之“对屠门而大嚼”，比喻羡慕而不能得到，想像已得之状以自慰。 屠门：屠夫之门，即肉铺。

⑪太山：即泰山，五岳之首。主峰在今山东省泰安市北。

⑫云梦：泽名，在今湖南省益阳县湘阴县以北、湖北省安陆市以南、武汉市以西地区。

⑬泗滨：泗水之滨。泗水，亦名泗河，发源于今山东省泗水县陪尾山。古时泗水流经今山东曲阜、江苏徐州，至洪泽湖畔龙集附近入淮。　梓：木名。本质轻而易割，古时常用以制作琴瑟。

⑭漏卮（zhi 之）：渗漏的酒器。《淮南子·氾论》："今夫霤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卮。"

⑮曜灵：太阳。

⑯逸景（yǐng 影）：奔跑的影子。景，"影"本字。

⑰参、商：二星名。参（shēn 申）在西，商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于是后人用以比喻双方隔绝。

⑱六龙：指太阳。传说日神乘车，驾以六龙。

⑲羲和：神话中太阳的御者。屈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羲和，御者也。"　辔：马缰，引申为驾御，骑行。

⑳折若木之华：折取若木的花。是说用它拂击蔽日，使其回还。　若木：神话中长在日入处的神树。郭璞注《山海经》之"若木"，说"其华光赤下照地"。　华：即"花"。

㉑濛汜：传说太阳没落之处。

【译文】

曹植陈述。季重足下：

前日虽然因为平常的征调，得以同足下靠近而坐，虽然设宴饮酒一整天，但是由于离别久远相会的机会稀少，依然不能除尽那积久的忧愁。至于说杯中酒如凌波在前，箫笳发音在后，足下如雄鹰奋扬的体魄，似凤凰的咏叹又像猛虎的雄视，可以说萧何、曹参不足以类比，卫青、霍去病不足以等同啊。足下左顾右盼，视若无人，难道这不是我等的壮志吗！路过屠夫之门而大嚼，虽然得不到肉，但也感到高贵而且快意。当此之时，愿高举泰山作为肉，倾倒东海之水作为酒，砍伐云梦的修竹作为笛，斩断泗

滨的梓木作为等，吃肉如同填充巨壑，饮酒宛如灌入渗漏的酒器，那快乐固然难以衡量，难道这不是大丈夫的乐趣吗？然而时日不会给予我们，太阳加快它的节奏，见面有飞奔影子的急速，离别有参与商的辽阔。我想要按住六龙的头，停顿羲和的辔，折断若木的花，塞闭濛汜的山谷。无奈天高路远，许久没有缘分，翻来复去地怀恋不已，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原文】

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①，浏若清风②，申咏反复③，旷若复面。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④，复申咏之也，可令喜事小吏讽而诵之⑤。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⑥。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⑦；人怀盈尺，和氏无贵矣⑧。夫君子而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⑨。墨翟不好伎⑩，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⑪，想足下助我张目也⑫。又闻足下在彼⑬，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辙易行⑭，非良、乐之御⑮；易民而治⑯，非楚、郑之政⑰，愿足下勉之而已矣！适对嘉宾，口授不悉。往来数相闻⑱。曹植白。

【注释】

①晔（yè 业）若春荣：光彩犹如春花。晔，光亮，光彩的样子。荣，草木开花。

②浏：风轻吹的样子。

③申：重复，再三。

④还所治：回到所治。此指朝歌。

⑤喜：爱好。

⑥病：忧虑，犯愁。

⑦千里：指千里马。　骥：骏马，好马。

⑧盈尺：指盈尺之玉。　和氏：指和氏璧。

⑨蔽：被蒙蔽。　按：《文选》注谓，“夫君子”三句“今本”曰昭明太子移后。而《文选·考异》认为此三句本无，系后人增添。殆有可能。又“知”上一本有“不”字。

⑩墨翟：春秋末期思想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此处为作者用以自指。　伎：才能，贤能。此处指音乐技能。

⑪县：指朝歌。

⑫张目：壮声势。

⑬彼：指示代词。名指朝歌，实指曹丕太子府。

⑭改辙易行：改变行走的方向。辙，行车的路径。

⑮良、乐：王良、伯乐。二人都是古代善相马的人。

⑯易民而治：变换人民而进行统治。

⑰楚、郑：春秋时楚国、郑国。楚有孙叔敖，郑有子产，二国皆治。

⑱数相闻：多多相互奉告，即互相多通信。数，密，多。

【译文】

得到所发出的来信，文辞委曲婉转，光彩犹如春花，轻柔流畅又似清风，一再反复吟咏，心旷神怡宛如又一次见面。其他诸位贤者所著的文章，想必您返回治所以后也一再吟诵吧，可让爱好这事的小吏背诵它们。文章的难，不是唯独现在如此，古代的君子也为此而犯愁。家家有千里马，骐骥就不珍贵了；人人怀有盈尺的美玉，和氏璧就不珍贵了。君子而知音，喜好古代的通达论述，认为它通彻而实际被蒙蔽。墨翟如不喜欢音乐，为什么路过朝歌而掉转车头呢？足下喜好音乐，又遇到治理墨翟曾掉转车头而去的县，想必足下为我壮声势啊。又听说足下身在那个地方，自有美政。追求而得不到的情况是有的，没有不追求就获得的情况。况且改辙变更行走的方向，不是王良、伯乐驾御的车马；

变换人民而进行统治，并不是楚国、郑国的政治，希望足下勉励而已。适才应接嘉宾，口授不详悉。互相之间要多多书信往来。曹植启白。

赵德政 译注

与杨德祖书

曹 植

【作者】

曹植，见卷七《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

【题解】

德祖是杨修的字。他是杨彪的儿子，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主簿。总知内外事，皆称意。曹丕、曹植等争着与他交好。。《与杨德祖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大约写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为魏王之后不久。看似以文字相酬答，实则这是一篇书信形式的文论，可与曹丕的《与吴质书》、《典论论文》比照鉴赏。曹丕以王粲诸人“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而曹植却以为七子虽则“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但“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并表述自己之所以“不能妄叹”，乃是由于“畏后世之嗤余也”，足见曹植品评当时文坛，不独别具慧眼，而且严肃审慎，为后世文学批评标树下千古榜样。至于文学的功能与价值，曹植之“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比较《典论论文》之所谓“经国之大业，不

朽之盛事”，却更为含蓄而深沉，而且符合“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文章之道。

【原文】

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①，想同之也。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②。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③，孔璋鹰扬于河朔④，伟长擅名于青土⑤，公干振藻于海隅⑥，德琏发迹于此魏⑦，足下高视于上京⑧。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⑨，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⑩。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⑪，顿八纮以掩之⑫，今悉集兹国矣⑬。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⑭，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⑮，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⑯，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⑰，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注释】

①劳：累，愁苦。

②有：通“又”。用于整数与零数之间。

③仲宣：王粲的字。建安七子之一。详见本书卷十九《王粲传》。以下四人亦见此传。　独步：犹言独一无二。　汉南：汉水以南地区。

④孔璋：陈琳的字。建安七子之一。　鹰扬：如鹰那样奋扬。比喻大展雄才。　河朔：黄河以北的地方。朔，北方。

⑤伟长：徐干的字。建安七子之一。　擅名：独有名声。　青土：指青州。徐干居北海郡，属青州地。

⑥公干：刘桢的字。建安七子之一。　振藻：振奋辞藻。　海隅：沿海地区。

⑦德琏：应玚的字。建安七子之一。 发迹：立功扬名。 魏：魏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分封曹操为魏国，置尚书、侍中、六卿。

⑧足下：指杨修（德祖）。 上京：京都。

⑨灵蛇之珠：即灵蛇报于隋侯之珠。高诱注《淮南子·览冥》："隋侯，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

⑩荆山之玉：指和氏璧。《韩非子》与《淮南子》皆载：卞和得璞玉于楚荆山，因命名为和氏璧。隋侯珠与和氏璧以其珍奇，后人于是用以比喻俊才。

⑪吾王：我们的王。此处指魏王曹操。 该：包括，囊括。

⑫八纮（hóng 洪）：传说大地的极限有八纮，纮是从天而落的把大地包住的大网。 掩：尽，遍及。

⑬兹国：这个国家。此指魏国。

⑭飞轩：使车飞驰。轩，指车。 绝迹：无人迹处，即远方绝域。 "飞轩绝迹"与下句"一举千里"，均用以比喻行文敏捷而名声远扬。

⑮闲：熟悉。

⑯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公元前118年），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汉赋中成就最为卓著的作家，扬雄称说他的赋"不是从人间来"，而是"神化而至"。 风：风格，即艺术特色。

⑰钟期：即钟子期。 不失听：不会使听觉错误，即通晓音律。失，使……错误。

【译文】

曹植告白。数日不见，为思念您而愁苦，想必您也相同。我从年少时就喜好作文章，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当今世上的作者，可以简略地述说。昔日仲宣独步在汉水以南，孔璋在黄河以北如雄鹰奋扬，伟长在青州一带大有名声，公干振奋词藻于海边，德琏在这个魏国立功扬名，先生您在京都受到高度重视。当

这个时刻，人人自以为手握灵蛇之珠，家家自以为怀抱荆山之玉。我们的王于是设下天网以囊括这些人，整顿八纮以招尽他们，现在这些人都聚集到魏国来了。然而这几位先生，文名还是不能像驾车飞驰绝域，一走就是千里那般。孔璋的才能，本来不熟悉辞赋，却总是自认为能与司马长卿的风格相同，犹如画虎不成，反而画成了狗。以前我写信嘲讽他，他反而撰文大谈特论我赞美他的文采。钟子期听觉没有失误，到现在人们还称颂他，我也不能任意赞叹，害怕后人嗤笑我啊。

【原文】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①，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②，使仆润饰之③，仆自以才不过若人④，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⑤？文之佳恶⑥，吾自得之⑦，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⑧，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⑨，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⑩，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盖有南威之容⑪，乃可以论其淑媛⑫；有龙泉之利⑬，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⑭，而好诋诃文章⑮，掎摭利病⑯。昔田巴毁五帝⑰，罪三王⑱，呰五霸于稷下⑲，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⑳，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㉑，未若田氏㉒。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㉓，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㉔；《咸池》、《六茎》之发㉕，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㉖，岂可同哉？

【注释】

①讥弹：评论，抨击。 其：第三人称代词，表示所有，意为某人的。

②丁敬礼：即丁廙。详见卷十九《王粲传》。

③润饰：润色，指修饰文字，使有文采。

④若人：犹言此人或那人。

⑤何所疑难：所疑难者为何。

⑥文：纹饰，即修改、润色。

⑦自得：自己满意。

⑧达言，通达之言。达，通晓事理。

⑨尼父：指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

⑩游、夏：子游和子夏，孔子的弟子。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春秋吴国人。长于文学。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卫国人。长于文学，相传曾讲学于西河，序《诗经》、传《易经》。

⑪南威：南之威，古代美女名。曹植的《七启》曾说："南威为之解颜，西施为之巧笑。"《文选》李善注引《战国策》："晋文公得南威，三月不听朝。"

⑫淑媛：美女。

⑬龙泉：剑名。《晋太康地记》记载西平县有龙泉水，可以砥砺刀剑，特坚利，是以龙泉剑为楚宝。

⑭刘季绪：刘修的字。三国时期山阳郡高平（今山东济宁市）人，荆州牧刘表之子，官至东安太守，著有诗、赋、颂六篇。 逮：达到，赶上。

⑮诋诃：毁谤，斥责。

⑯掎摭（jī zhí 己直）：指摘。掎，牵制。摭，拾取。 利病：有利的方面和有毛病的方面。指文章的优劣。

⑰田巴：战国时期齐国辩士。 五帝：黄帝、唐尧、虞舜、颛顼、帝喾。

⑱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三位开国之王。

⑲呰（zǐ紫）：说别人坏话。 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稷下：古地名。在战国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曾设馆于稷门。

⑳鲁连：即鲁仲连。战国齐人，高蹈不仕，常为人排难解纷。 一说：犹言一席话，指折服田巴之语："臣闻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

矢，急不暇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据《鲁连子》记载，田巴闻此言而“终身不谈”。

㉑刘生：指刘季绪。

㉒田氏：指田巴。

㉓兰、茝、荪、蕙：四种香草。兰：即兰花。常绿多年生草本植物，丛生，叶子细长，花味清香。茝（chǎi 柴上）：郭璞注《尔雅》：“香草，叶小如蒌状。《淮南子》云：似蛇床。”荪（sūn 孙）：古书上说的一种香草。蕙：即蕙兰，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淡黄绿色，气味很香。

㉔逐臭之夫：追逐臭味的人。源于《吕氏春秋·遇合》。说一个人有很大的臭味，家里人不愿跟他一块住，他自己跑到海边住，可另有一些人喜欢他的臭味，日夜跟随他不愿离去。

㉕《咸池》、《六茎》：皆古乐名。

㉖墨翟（约公元前486～前376年）：鲁国人，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非之之论：指《墨子·非乐篇》。

【译文】

世人的著述，不能没有毛病。我平常喜好别人评论某人的文章，倘有不完善的地方，应及时改定。以往丁敬礼经常作短文，让我润色，我自以为才气超不过此人，推辞不接受。敬礼对我说：“你有什么可疑难的呢？修改得好坏，我自己满意它就行，后人有谁知道修订我文章的人呢？”我常常惊叹这通达的言语，认为这是美谈。当年孔夫子的文辞，与人们相互交流沟通；到了撰述《春秋》，子游、子夏这些弟子，竟不能协助斟酌一词一语。超越这种情况而立言没有毛病的人，我还没有见到过。原因是具有南威的姿容，才可以评论其他美女；具有龙泉剑的锋利，才可以评议那断割之事。刘季绪的才华不能赶上作者，然而喜欢诋毁文章，指摘优劣。昔日田巴在稷下诽谤五帝，责难三王，诋毁五霸，一时竟说服了千人。而鲁仲连一席话，却使得田巴终生闭口不言。刘

季绪巧言诡辨，不如田巴。当今的鲁仲连，访求他并不难，没有什么可以叹息啊！人各有喜好崇尚，兰、茝、荪、蕙的芳香，是众人所喜爱的，但是海边却有追逐臭味的人；《咸池》、《六茎》的发音，是众人共同喜爱的乐章，但是墨翟却发出非难它的议论，怎么可以要求看法相同呢？

【原文】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①。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②，有应风雅③，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④，固未足以揄扬大义⑤，彰示来世也⑥。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⑦，犹称壮夫不为也⑧。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⑨，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⑩，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⑪，成一家之言⑫。虽未能藏之于名山⑬，将以传之于同好⑭。非要之皓首⑮，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⑯。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注释】

①往：这里是送。 相与：相赠。与，给与。

②击辕：相传尧舜时，时世安乐，百姓敲击车辕而作歌。后人遂以击辕为歌颂太平盛世之意。

③风雅：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大雅》、《小雅》。《诗经·周南·关雎·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于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④小道：儒家对宣扬礼教以外的学说、技艺的贬称，犹言雕虫小技。《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朱熹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

⑤大义，正道，大原则。指齐家治国平天下。

⑥来世：后代。

⑦扬子云（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扬雄的表字。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思想家。　先朝：指西汉。　执戟之臣：极言官职低微。《史记·淮阴侯列传》："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按，扬雄在汉仅仅拜为郎。

⑧壮夫不为：扬雄语。《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又曰：'壮夫不为也。'"　壮夫，壮士，意气壮盛的人。

⑨庶几：差不多。　上国：诸侯称帝室为上国。

⑩金石之功：刻字于钟鼎或碑碣之上予以颂扬的功勋。

⑪仁义之衷：仁义的要谛。衷，内心，引申为内涵，要谛。

⑫一家之言：指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论著。

⑬藏之于名山：收藏在名山深处。

⑭同好：爱好相同的人，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⑮要：相约，缔结。《国语·鲁语下》："夫盟，信之要也。"韦昭注："要，犹结也。"　皓首：年老白头。

⑯惠子：即惠施，庄子的好友。战国时宋国人，名家代表人物。　知我：以我为知己之意。

【译文】

现在送去我年幼时写的一篇辞赋相赠。街谈巷议，必然有值得采纳的话语。敲击着车辕而唱的歌，有符合风雅的意旨，平民百姓的想法，不应该轻易地抛弃。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本来就不足以宣扬大义，彰明昭示后代。往昔的扬子云是先朝的执戟之臣，还说意气盛壮的人不干这种事。我虽然德能绵薄，但是位列藩侯，仍然希望效力于皇室，为百姓布施恩惠，建立永世的业绩，留传刻于钟鼎或碑碣上的功勋，哪里仅仅把舞文弄墨当作功勋业绩、以辞赋为君子呢？如果我的志向未能实现，我的政治主张不得实施，那我将采集百官的符合实际的记载，辨别当时习俗风尚的得失，确定仁义的真谛，作成一家之言。虽然不能藏在名山，

也必将它传给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不是你我相约友好到白头，怎么能有今天的议论呢？这么说而不感到惭愧，那是仗恃您如同惠子知庄子似的知我啊。明天一清早就迎接，书不尽意。曹植启白。

刘风喜　译注

答魏太子笺

吴　质

【作者】

吴质（公元177～230年），字季重。济阴郡（今山东省定陶县）人。建安时期文学家。才学通博，为曹丕及诸侯所礼敬。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因刘桢不敬罪连坐，出京为朝歌长，后迁为元城令。曹丕废汉献帝而自立为皇帝，拜吴质为北中郎将，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入京为侍中。其年病故，谥为威侯。

【题解】

《答魏太子笺》为吴质就曹丕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给质的书信所作的回复。这封书信紧承曹丕对建安七子的评论，加以演绎，极其自然地触及到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作者以古人今人相比照，借作历史上的所谓经验教训，归结出文人应以“避事”而“著书”为务，而不应“与闻政事”，无论如何，这不能说不是近代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渊源。即此一

点，这封书信就有其一阅的价值，不过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一定要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两相比照，否则便不会收到开卷有益之效。

【原文】

二月八日庚寅[1]，臣质言：奉读手命[2]，追亡虑存，思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岁不我与。昔侍左右，厕坐众贤[3]，出有微行之游[4]，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5]，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

【注释】

①二月庚寅：即建安二十三年二月八日。

②手命：手书。

③众贤：指陈琳、阮瑀诸人。

④微行：便装出行，不使人知其身分。

⑤明主：指魏太子曹丕。

【译文】

二月八日，臣吴质陈述：拜读亲笔书信，既念念不忘死者又怀念生者，那思虑伤感的深情厚意，直渗透到字里行间。时间不断向前推移，岁月不饶人。往日侍从殿下，臣下置身于陈琳等人中间，外出无不改装易服极尽游山玩水的情趣，回府总是宴饮行觞，在丝竹管弦中吟诗作赋，交相抒发情怀。臣自以为可以大家始终互相保护，一起发挥各自的才能，为殿下尽忠效力，谁料数年之中，死丧几乎完了！臣难道独有什么德行，却可以长留人世？

【原文】

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

痛切！几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1]，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2]，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其唯严助、寿王[3]，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4]，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5]。后来君子，实可畏也！

【注释】

①孝武：汉孝武帝刘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太学，置五经博士。在位五十四年，为西汉一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极盛时期。

②东方朔：字曼倩。汉武帝时待诏金马门，官至太中大夫。以奇计俳辞得亲近，为汉武帝弄臣。《汉书》谓朔作八言七言诗，今不传。 枚皋：字少孺。汉武帝时拜为郎。好诙谐，善辞赋，才思敏捷，讽刺不避权贵，时人比作东方朔。有赋百二十篇，今不传。

③严助：汉武帝时中大夫，与大臣辩论政事，为帝所亲幸。后拜官会稽太守。淮南王安谋反，助因与刘安交好被杀。 寿王：吾丘寿王，字子赣。从董仲舒习《春秋》，汉武帝时为光禄大夫。

④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见卷三《子虚赋》。

⑤异物：指死亡的人。语出贾谊《鹏鸟赋》："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史记索隐》："谓死而形化为鬼，是为异物也。"

【译文】

陈琳、徐干、刘桢、应玚诸人，他们的才能和学识，他们的作品，确实像来信所说，可惜他们壮志未遂，深为令人悲痛哀切！所有的这几个人，对于侍从来说，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实在是那样的杰出人才；至于边境发生情况，群下纷扰动乱，军书四方传来，羽檄纷至沓来，对于那几位才子来说，不是他们的职责啊。从前

汉武帝的时候，文章达到了鼎盛时期。像东方朔、枚皋这些人，不能立论，接近阮瑀、陈琳这些人。只有严助和吾丘寿王参与施政办事，但是全都自身不检点，喜欢为藩国出谋划策，最后因藩国失败而自身丧亡。臣下个人认为这是文人的耻辱。要说司马相如，托病在家逃避世事，以撰写文章为致力的终极，那么，徐伟长差不多接近他。但是现在徐伟长等人各自离世而去，已经变成异物了。后来的君子，实在是可怕啊！

【原文】

伏惟所天①，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②，鸾龙之文奋矣。虽年齐萧王③，才实百之，此众议所以归高，远近所以同声。然年岁若坠，今质已四十二矣。白发生鬓，所虑日深，实不复若平日之时也。但欲保身敕行④，不蹈有过之地，以为知己之累耳⑤。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⑥，值风云之会，时迈齿载⑦，犹欲触匈奋首⑧，展其割裂之用也！不胜惓惓⑨，以来命备悉，故略陈至情。质死罪死罪！

【注释】

①所天：封建社会里君权、族权、夫权高于一切，所以诗文中常以“所天”指帝王、父、夫。此指魏太子曹丕。

②摛（chi 吃）藻：铺张辞藻。摛，传布，舒展。

③萧王：汉光武帝刘秀。更始帝时，刘秀为萧王。

④敕行：修行。

⑤累：牵连。

⑥下愚：自谦之词。

⑦时迈：光阴的流转。迈，前进。　齿载（dié 迭）：齿衰。载，通“耋”，老。

⑧匈：通“胸”。

⑨慺慺(lóu 楼)：恭谨，恭敬。

【译文】

臣下心想，殿下悠然自得在六艺经传领域，卓然而立于文字著作渊薮，阐发见地鞭辟近里，极尽义理的幽深精妙，落笔辞采斑斓，诗文翩若惊鸾，婉若游龙，令人耳目一新而奋发。虽说年岁与萧王等同，才华实际上超过他百倍，这是众人一致称殿下为文章高手的缘故，也是天下异口同声交相赞叹的原因啊。但是时光流逝，现在吴质已经四十二岁了。两鬓白发苍苍，思虑日益深重，确实不再像往昔那样合时。现在只希望修身洁行，不踏是非之地一步，以免成为知己的牵连。游艺宴饮这种娱悦，难能再一次相聚，壮年一旦过去，实在是无法追回。臣下侥幸得有下愚的才能，遇到适逢其会的时机，即使光阴的流转而年老齿衰，也依然要挺胸，昂首阔步，竭尽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臣下对殿下不胜尊崇敬重，因惠书意旨全都洞悉，所以略微表达一下深厚的情意。吴质死罪死罪！

刘凤翥、赵德政　译注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

吴　质

【作者】

吴质，见本卷《答魏太子笺》。

【题解】

作者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魏太子曹丕争着结交他，曾与曹丕一起宴饮唱和，结下友谊。《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为作者初任元城令时因怀念曹丕所作。通篇意旨只在篇末“思入京城”而为“侍从”。就行文而言，前面极言如何因地制宜而施政，似与作书意图绝无关联，但是“抑亦”一词，轻轻一转，直把前后迥然相反之意融会贯通为一体，而且还给人以委曲婉转的感觉，可谓深得文字运用之妙。

【原文】

臣质言：前蒙延纳，侍宴终日，耀灵匿景①，继以华灯。虽虞卿适赵②，平原入秦③，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小器易盈，先取沉顿，醒寤之后，不识所言。

【注释】

①景：“影”本字。

②虞卿：战国时游说之士。远行游说赵孝成王，一见而赐黄金百镒，再见而为上卿。镒，古重量单位。二十四两为一镒。

③平原入秦：据《史记·范雎列传》，秦昭王召平原君的书信说，“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平原君信以为然，又畏秦王，乃入见秦昭王。后人用“平原入秦”、“十日饮”指朋友暂住欢聚。

【译文】

臣吴质陈述：往昔承蒙接纳款待，终日侍从殿下宴饮，每每太阳落山还以华灯相继续。此等盛情，即使虞卿前往赵国，赵王赏赐黄金千镒；平原君身入秦国，秦王设宴十日相待，也无法超过！小器易盈，臣下首先醉酒而疲惫不振，待到酒醒来以后，竟然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

【原文】

即以五日到官①，初至承前，未知深浅。然观地形，察土宜②，西带常山③，连冈平、代④，北邻柏人⑤，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渐渍疆宇⑥，喟然叹息。思淮阴之奇谲⑦，亮成安之失策⑧。南望邯郸，想廉、蔺之风⑨；东接钜鹿，存李齐之流⑩。都人士女，服习礼教，皆怀慷慨之节，包左车之计⑪。而质阍弱，无以莅之。

【注释】

①官：任所，此指元城县治所。

②土宜：不同性质的土壤，适宜不同种类生物的生长。

③常山：即恒山。五岳中的北岳。主峰在河北省曲阳县西北。

④连冈：连绵的山冈。 代：代州，地名，辖境相当于现在山西省代县、繁峙、五台、原平等县，此指代郡内的代县。

⑤柏人：汉县名，故城在今河北省唐山市西。汉八年，汉高祖经过此地而不宿。

⑥泜（chí 迟）水：即槐河。源于河北赞皇县，东流入滏阳河。汉高祖三年。韩信斩陈馀泜水上，即此。

⑦淮阴：指淮阴侯韩信，秦汉时名将。韩信佐助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王朝，刘邦畏惧其才能，诬信谋反而斩杀信。　奇谲：诈谋奇计。指韩信引兵东下井陉，背水而战，然后出奇兵入赵王营垒，斩成安君陈馀、赵王歇于泜水。谲，诡变。

⑧成安：成安君陈馀。陈馀好儒术，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结果不采广武君的计策，为韩信所败。

⑨邯郸：战国赵国都城，今河北省邯郸市。　廉：廉颇，赵国名将。以蔺相如出身微贱而羞与同列，后得知相如以国家为重而忍让自己，于是前往负荆请罪。　蔺：蔺相如，赵国上卿，以先国家之急而退让老将廉颇，千古传为贤相。

⑩钜鹿：秦汉县名，即今河北省平乡县。　李齐：战国赵国良将，曾战于钜鹿。汉文帝尝说“吾每饮食，意未尝不在钜鹿也”，意思是说经常思念李齐之贤。

⑪左车：李左车，为赵王歇封为广武君。韩信攻打赵王，左车献计“深沟高垒”而“奇兵绝其后”。赵王及成安君不听，结果身死国破。

【译文】

臣下就在五日那天到达元城治所，刚刚到任诸事一如既往，还不知道办事的适当程度。不过察看地形，调查土宜，这里西面的常山像一条衣带，山冈连绵于平邑县和代县，北边邻近柏人，那是汉高祖曾经忌讳的地方。又因为泜水加剧侵染县境，令人感慨万端，叹息不已。既思念淮阴侯用兵的神出鬼没，又推想成安君临战的谋划不当。有时向南遥望邯郸，思慕廉颇、蔺相如的将相风度，东面连接钜鹿，缅怀李齐之类的人。此处的士女却也熟悉礼教，都怀有慷慨的节操，而有广武君的奇策良谋。但是我吴质昏聩懦弱，没有能力治理他们。

【原文】

若乃迈德种恩①，树之风声②，使农夫逸豫于疆畔，女

工吟咏于机杼③，固非质之所能也。至于奉遵科教，班扬明令，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资于故实④，抑亦懔懔有庶几之心。往者严助释承明之欢⑤，受会稽之位，寿王去侍从之娱⑥，统东郡之任⑦。其后皆克复旧职，追寻前轨。今独不然，不亦异乎？张敞在外⑧，自谓无奇；陈咸愤积⑨，思入京城。彼岂虚谈夸论，诳耀世俗哉？斯实薄郡守之荣⑩，显左右之勤也⑪。古今一揆⑫，先后不贸⑬，焉知来者之不如今⑭？聊以当觐，不敢多云。质死罪死罪！

【注释】

①迈德种恩：布行恩惠。《尚书·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孔安国传："皋陶布行其德。"德：恩惠。迈，行。

②风声：犹风教，风俗教化。《尚书·毕命》："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孔传："明其为善，病其为恶；立其善风，扬其善声。"

③吟咏：歌唱，引申开来，与"逸豫"同义，即安乐。

④故实：足以效法的旧事。故，旧，原来的。实，事迹。

⑤严助：人名。助为中大夫时，汉武帝问其所欲，回答说"愿为会稽太守"。出为郡守，久不闻问，助恐，又上书辞谢，于是回朝为侍中。 承明：指承明庐。汉承明殿旁屋，侍臣值宿所居之屋。后因以入承明庐为入朝或在朝为官的典故。

⑥寿王：吾丘寿王善格五，召待诏，拜侍中，后为东郡尉，复征入为光禄大夫。

⑦东郡：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南。

⑧张敞：河东人。汉宣帝时太中大夫、京兆尹。敞为胶东相时，与朱邑书说："值敞远守剧郡，驭于绳墨，胸臆约结，固无奇矣。"

⑨陈咸：字子康。为南阳郡守时，几次厚遗陈汤，曾写信说："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后竟入为少府。

⑩郡守：郡的最高长官。此指地方官。

⑪左右：指京官。

⑫揆（kuí 奎）：尺度，准则。

⑬贸：易，改变。

⑭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孔子语。上句为“后生可畏”。见《论语·子罕》。

【译文】

要说布行德义恩泽，光明正大风教，使农夫安于田野，织女怡然自乐于机杼，原本就不是吴质所能胜任的。至于遵循 科条教化，颁布彰示修明的政 令，使属下没有作威作福的胥吏，邑中不出现强横而意气用事的豪民，征收田赋，执行刑罚，借鉴足以效法的旧事，或许兢兢业业而有差不多的意思。从前严助放弃待诏承明庐的恩宠，接受会稽太守的职位；吾丘寿王离开近侍官的荣宠，统领东郡的重任。他们后来都能恢复原来的职分，返回朝廷继任先前的职守。而今唯独不如此，不也太怪异了吗？张敞居官州郡，自以为无足为奇；陈咸忧闷郁结，一心只想调进京城为官。他们哪里是空谈阔论、欺骗世人呢？这实际上是鄙薄郡守的荣耀，以待诏承明庐为显赫啊。古今一个标准，先后不会变更，怎么知道将来还不如现在！姑且以此当作觐见，不敢多言。吴质死罪死罪！

赵德政　译注

答东阿王书

吴 质

【作者】

吴质，见本卷《答魏太子笺》。

【题解】

《答东阿王书》是作者就曹植给他的信所作的回复。确切地说，答书主要是就曹植所说的“改辙易行”而作文章。虽则这一点只在篇末寥寥数语之中，而其余文字均为往来应酬的闲谈碎语，但是掩卷而思，简练以为揣摩，这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文字，却又与“改辙易行”不无关联。如果删刈这些文字，简则简矣，但作者那种才华不得施展的抑郁之情，却淡然无味，因而也就不能拨动他人的心弦。可见文无定法，文章高手总是以气统摄全文，绝不为桎梏所约束。这虽说是老生常谈，但是身体力行却又谈何容易。正是这一点，《答东阿王书》就足以为后人所浏览，所探讨，以品味行文的三昧真火。

【原文】

质白：信到，奉所惠贶[1]，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夫登东岳者[2]，然后知众山之逦迤也；奉至尊者[3]，然后知百里之卑微也[4]。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羡宠光

之休[5]，慕猗顿之富[6]。诚以身贱犬马，德轻鸿毛，至乃历玄阙[7]，排金门[8]，升玉堂[9]，伏虚槛于前殿，临曲池而行觞[10]。既威仪亏替，言辞漏渫[11]。虽恃平原养士之懿[12]，愧无毛遂耀颖之才[13]；深蒙薛公折节之礼[14]，而无冯谖三窟之效[15]；屡获信陵虚左之德[16]，又无侯生可述之美[17]。凡此数者，乃质之所以愤积于胸臆、怀眷而悁邑者也[18]。

【注释】

①贶（kuàng 况）：赐与。

②东岳：泰山。又名岱宗或岱岳。

③至尊：最尊贵的地位。后来多作帝王的尊称。

④百里：县令。古时一县所辖地约百里，因以百里指代县令。

⑤宠光：恩宠而荣耀。

⑥猗顿：春秋鲁国人。以经营畜牧及盐业，十年之间，成为豪富，赀拟王侯。因发家于猗氏，故名猗顿。

⑦玄阙：玄武阙。《三辅旧事》："未央宫北有玄武阙。"

⑧金门：金马门。汉武帝得大宛马，命以铜铸像，立马于鲁班门外，因称金马门。东方朔等人待诏金马门，即此。

⑨玉堂：汉殿名。《三辅黄图·汉宫》："（未央宫）有殿阁三十有二，有……玉堂。"

⑩行觞：古代风俗，每逢三月上旬的巳日，于水滨结聚宴饮，以祓除不祥。后来仿行，于环曲的渠水旁宴饮，在水上放置酒杯，杯流行停其前，当即取饮，称为流觞曲水。

⑪渫（xiè 械）：通"泄"。

⑫平原：指战国赵国平原君赵胜。战国四公子之一，以好士而著称，相传有食客三千人。

⑬毛遂：战国士人。赵惠文王九年，秦兵围邯郸，毛遂随从平原君出使楚国，订立盟约，破秦存赵。　耀颖：平原君说贤士处世"譬若锥之处囊中，

其末立见”。毛遂则说:“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耀,明。

⑭薛公:指齐国孟尝君田文。战国四公子之一,以好客著称,门下食客至数千人。

⑮冯谖:战国士人。为孟尝君食客时,到薛地去收债,矫孟尝君之命,尽焚其券,市义于民。孟尝君终赖其力,在齐高枕无忧。 三窟:比喻人有多种避祸方法。冯谖为孟尝君市义、复相位、设宗庙于薛,后人谓之营三窟。

⑯信陵 :指魏国信陵君无忌。战国四公子之一,为人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 虚 左:指信陵君亲枉车骑,过访侯生。左,车上左边的座位。古代乘车以左面的位子为尊,所以信陵君“虚左,自迎夷门侯生。”

⑰侯生:侯嬴。战国士人,为信陵君运筹谋划了“北救赵而西却秦”的“五霸之伐”。

⑱悁(juān 捐)邑:忧郁。邑,通“悒”。

【译文】

吴质陈述:信使已到。双手接过惠书,启开封函,展开信笺拭目拜读,文采何其宏伟而瑰丽,慰藉又是何等情真而意切啊!唯有登临东岳泰山,然后才知道天下山脉的曲折绵延;也唯有侍奉地位最尊贵的人,然后才知道百里县令的卑微。自从归来开始,俯伏思念五六天,一直到十多天,精神散乱、思绪激扬,惘然若有所失。并不是敢于羡慕恩宠荣耀的嘉奖,也不是敢于羡慕猗顿似的豪富。实在是因为自己身分比犬马还低微,德行比鸿毛还轻。至于跨越玄武阙,通过金马门,登上玉堂殿,在前殿俯伏栏干,流觞曲水。那时在下既欠缺庄严的容貌举止,说话又语无伦次。虽说依赖于您有平原君养士的美德,却自愧没有毛遂颖脱而出的才能;深受孟尝君屈己下人的礼遇,然而自己却没有冯谖营就三窟的功效;一再蒙受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恩德,自己却没有侯生那样可以称道的奇谋良策。所有这一切,实在是我吴质忿懑郁结在心,眷恋而又忧郁的缘故啊。

【原文】

若追前宴，谓之未究，倾海为酒，并山为肴，伐竹云梦，斩梓泗滨，然后极雅意，尽欢情，信公子之壮观，非鄙人之所庶几也。若质之志，实在所天，思投印释黻①，朝夕侍坐，钻仲父之遗训②，览老氏之要言③，对清酤而不酌，抑佳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侧④，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观，实荡鄙心，秦筝发徽⑤，二八迭奏⑥。埙箫激于华屋⑦，灵鼓动于座右⑧，耳嘈嘈于无闻，情踊跃于鞍马。谓可北慑肃慎，使贡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献其白雉。又况权、备，夫何足视乎？

【注释】

①黻（fú 伏）：系印的丝带。

②仲父：对孔子的尊称。

③老氏：指老子。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著有《老子》一书。

④嫫母：古代传说中的丑妇。《荀子·赋》："嫫母力父，是之喜也。"杨倞注："嫫母，丑女，黄帝时人。"

⑤秦筝：类似瑟的弦乐器。相传为秦将蒙恬所造。　发徽：拨动琴弦，即演奏。徽，原为系琴弦的绳，后指表示音节的标志。

⑥二八：指十六个乐人。

⑦埙箫：古乐器。　埙（xūn 勋）：古代一种用陶土烧制的吹奏乐器。

⑧灵鼓：古乐器。《周礼·地官·鼓人》："以灵鼓鼓社祭"。郑玄注："灵鼓，六面鼓也。"

【译文】

如果回溯上次宴饮，认为还没有达到心意所向的境地，那么倾注沧海作为酒，兼并高山作肴，砍伐云梦修竹作为笛，斩割泗滨梓木作为筝，然后极兴高雅之意，尽欢乐之情，确实是公子的

奇伟壮观，却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要说我吴质的志向，其实在公子那里，心里总想解除印绶脱去官服，时时侍从公子，推究孔子遗留的训诲，研摩老子的至理名言，面对美酒而不斟，即便有美味佳肴也不享受，命美女离开帷幄，令丑妇一旁侍奉，于是乎步入德高望重的行列，就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了。只是近来的景象，实在击荡我的心，秦筝之徽拨动，十六个人轮流演奏。埙箫之音激荡于豪华的房屋，灵鼓响动在座位的右边，耳边的嘈嘈之声使得什么也听不到，情绪激动如同在鞍马上飞跃。说是这可以向北慑服肃慎，使它贡奉楛矢；向南威震百越，使它们进献白雉。何况孙权、刘备，又怎么值得重视呢？

【原文】

还治讽采所著，观省英玮，实赋颂之宗，作者之师也！众贤所述，亦各有志。昔赵武过郑①，七子赋诗②，《春秋》载列，以为美谈。质，小人也，无以承命。又所答贶，辞丑义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③，莫不讽诵，何但小吏之有乎④！重惠苦言，训以政事，恻隐之恩，形乎文墨。墨子回车，而质四年，虽无德与民⑤，式歌且舞，儒、墨不同⑥，固以久矣。然一旅之众⑦，不足以扬名；步武之间，不足以骋迹。若不改辙易御⑧，将何以效其力哉？今处此而求大功，犹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槛猿猴之势，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胜见恤，谨附遣白答，不敢繁辞。吴质白。

【注释】

①赵武：亦称赵孟，春秋晋国大臣。 过郑：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十四国在宋国订弥兵之盟。会盟结束，赵武归国路过郑，郑伯在垂

陇宴享赵武。

②七子：指郑国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太叔、石印段、公孙段。垂陇之享，七子赋诗，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③三事大夫：古代称三公为三事大夫。《诗经·雨无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孔颖达正义："三事大夫为三公耳。"

④小吏之有：有小吏。之，表示宾语前置。

⑤虽无德与民：源于《诗经·小雅·车舝》："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与，于。

⑥儒、墨不同：指孔子提倡礼乐教化，墨子非乐。

⑦一旅：极言人数之少。　旅：古时军队编制，五百人为旅。

⑧改辙易御：改变道路和驾御车的方法。此处喻要求离开这个地方，换一种生活方式。

【译文】

返回治所反复吟诵大作，深深体味到辞采隽美，确实不愧为辞赋的本源，作文者的宗师。诸位贤能的作品，也各有意趣。从前赵武会盟归来路过郑国，郑伯垂陇设宴，七子赋诗，《春秋》上记载作为美谈。我吴质不过是学疏才浅的凡夫俗人，无能为力遵奉盛意。就是回复恩赐的这封短函，文辞拙劣义理浅陋，在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斟酌，也依然不尽人意，直羞愧得汗流浃背！此处百姓倒是熟习辞赋，三事大夫没有谁不吟诵，怎能只有小吏呢！又承蒙苦口良言，以施政办事相教诲，怜悯的恩情，渗透在字里行间。墨子回车决不前往的地方，我吴质却在这里四年，即使对于百姓没有德惠，也当以歌舞相乐，儒、墨两家道不相同，本来就由来已久的了。但是人口寥寥的地方，不能显扬名声；几步宽的狭窄场地，无法纵横驰骋。如果不改辙易行，将如何尽力效劳？如今处在这样的地方要想建立大功业，犹如绊住良马四蹄，却苛求它一日纵横千里的任务；捆缚猿猴四肢，却希冀它极尽机灵敏捷的技能。十分承蒙顾惜，特派人敬奉回书，未敢繁文饰辞。

吴质禀白致意。

赵德政 译注

答临淄侯笺

杨 修

【作者】

杨修(公元185～219年),字德祖。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建安时期才子。修出身于东汉名族,自父彪以上,四世皆为太尉。谦恭才博,少负盛名,建安中期,为丞相曹操主簿。其时军国诸多事宜,修总知内外,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后来因才思敏捷,鉴裁超人,为曹操所忌惮。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终于以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为借口,将修收监诛杀。修所撰诗文凡十五篇,今多散佚。

【题解】

《答临淄侯笺》是作者回复曹植的一封信。纵观全篇,作者的意旨之所在,唯篇末几句而已。就辞赋的功用与价值,而对扬雄"壮夫不为"说的评析,虽说未免偏激,却立论有据而言之成理。加以品评扬雄语的是与非,又是紧承曹植原信而来,虽则持论犹如水火,但意在肯定临淄侯的创作。言不足千字的文字,竟如此之意蕴厚重而又委曲婉转,行文如行云流水而又恣态迭生,则作者之文采,之才气,信乎曹植之所谓"高视于京师",确实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发自肺腑的由衷的赞赏。

【原文】

修死罪死罪！不侍数日，若弥年载，岂由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损辱嘉命①，蔚矣其文②，诵读反覆，虽讽《雅》、《颂》③，不复过此！若仲宣之擅汉表④，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至于修者，听采风声⑤，仰德不暇⑥，自周章于省览⑦，何遑高视哉⑧！

【注释】

①损：谦抑，贬降。　辱：谦词，犹言承蒙。　嘉命：对别人来信的敬辞。

②蔚矣其文：即其文蔚矣。蔚，文采华美。

③《雅》、《颂》：指《诗经》中的小雅、大雅和周颂、鲁颂、商颂。雅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为王侯祭祀宗庙的乐歌。古人认为这是《诗经》最富有文采的“正乐”。

④汉表：汉水以南地区。从中原看，地处汉水之外，故称汉表。表，外，外面。

⑤听采风声：听数子文采风声。采，文章。风声，名声。

⑥不暇：没有闲暇，来不及。

⑦周章：惊惧。　省览：领会阅览，鉴察。

⑧何：副词，表示反诘语气。　高视：犹口语高视阔步，眼界高，自傲慢之意。

【译文】

杨修死罪死罪！数日没有侍从，犹如经年，岂不是由于您爱护顾念我这般隆盛，致使我仰慕的情感很深吗？承蒙您贬抑身分而惠赐嘉音。惠书言辞文采华美，反复诵读，即使讽诵《雅》、《颂》，韵致也不能超过它！像王粲擅名在汉水以南地区，陈琳显扬冀州地域，徐干、刘桢显名青州、豫州，应玚发迹魏国，这都是

同样的情景了。要说我杨修，聆听你们的文章和盛名，仰望德能还来不及，自然惶恐地领会阅览，哪能容我傲慢高视呢？

【原文】

伏惟君侯①，少长贵盛②，体发、旦之资③，有圣善之教④。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⑤，不复谓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⑥。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矣！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⑦。非夫体通性达⑧，受之自然⑨，其孰能至于此乎？又尝亲见执事⑩，握牍持笔，有所造作⑪，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⑫，无得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鹖》而辞⑬，作《暑赋》弥日而不献⑭，见西施之容⑮，归憎其貌者也。

【注释】

①伏惟：封建时代下级对上级表示恭敬的用语，奏疏和书信里常用。伏，俯伏。惟，想。 君侯：古时称列侯为君侯。

②贵盛：高贵。

③体：包含，容纳。《周易·乾》："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孔颖达疏："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上，足以尊长于人也。" 发：周武王名。 旦：武王弟周公名。后世均尊为圣人。 资：天赋，资质。

④圣善：圣明贤良，对母亲的美称。《诗经·邶风·凯风》："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⑤光：光大。 赞：佐助。

⑥留思：留意。

⑦竦：通"耸"，此为恭敬惊惧之意。

⑧体通性达：身心通达。性，心性。

⑨受之自然：受之于自然。意思是说天赋而成。

⑩执事：办事的人。书信中用作对方的敬称，表示不敢直指本人。

⑪造作：撰写，创作。

⑫仲尼日月：孔子的贤德犹如太阳和月亮。《论语·子张》："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日月，如日似月。

⑬《鹖》：指曹植的《鹖鸟赋》。　辞：指曹植曾命杨修亦作《鹖鸟赋》而杨修辞不敢作。

⑭《暑赋》：杨修的辞赋，名《大暑赋》。按：曹植已作此赋，而杨修亦作之，但竟日不敢献。

⑮西施：古代美女，后人用作绝色美女的代称。

【译文】

我私下想，君侯 自幼尊贵，有武王、周公的天赋资质，有圣善的教诲。远近观察的人，只认为君侯能宣扬彰明美德，佐助朝廷恢弘大业罢了，不再认为能同时浏览传记，留心于文章。如今乃知道（您）兼有王粲，超过陈琳，越过几位当世才子了。看的人惊异地拭目而观，听的人耸耳侧首注意听。如果不是身心通灵，天赋而成，有谁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又曾经亲眼看见君侯，铺纸提笔进行创作的时候，好像胸有成竹，信手写来，竟然不须片刻稍加思索。孔夫子光辉如同日月，无法逾越。我杨修仰望君侯，几乎就是这样。所以面对您的《鹖》赋而我辞谢，我写成《暑赋》一天多，却不敢奉献，那是因为看到西施的姿容，回家憎恶自己的相貌丑陋啊。

【原文】

伏想执事不知其然，猥受顾锡①，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损益②；《吕氏》、《淮南》③，字直千金④。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圣贤卓荦⑤，固所以殊绝凡庸也！今之赋颂，古诗之流⑥，不更孔公⑦，《风》、《雅》无别耳。

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⑧，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⑨，为皆有詈邪⑩？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⑪，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⑫，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

【注释】

①锡：赐与。

②损益：增减，改动。

③《吕氏》：即《吕氏春秋》。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由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淮南》：即《淮南子》。汉时以道家思想为主，揉合其他各家的杂家著作，由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撰。

④字直千金：吕不韦公布《吕氏春秋》于咸阳城门，声言能增删一字者，赏千金。后刘安著《淮南子》，亦悬赏千金征求意见。直，通值。

⑤卓荦（luò 洛）：卓绝出众。

⑥古诗之流：语出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言赋源于古诗。古诗，指《诗经》。流，支流，流派。

⑦孔公：指孔子。相传《诗经》为孔子所删订。

⑧一书：指《法言》。按："修家子云"三句，系指曹植前与杨修信中提及的内容。

⑨仲山：即仲山甫。周樊侯，鲁献公次子，周宣王时为卿士，佐周宣王成中兴之治。

⑩詈（qiān 迁）：罪过，过失。

⑪大美：犹言大德。美，这里指才德或品质的美好。

⑫景钟：景公钟。景公，晋景公。

【译文】

我私下料想，君侯不了解我的才能，还屈尊眷念恩赏，叫我订正上述辞赋。《春秋》问世以来，没有谁能增删改动；《吕氏春

秋》和《淮南子》，只字价值千金。但是弟子们缄默不语，市人拱手起敬，那是因为圣人贤人卓绝出众，本来就比平常人特异啊！现在的辞赋，是《诗经》的支流，不改变孔子删诗的本意，同《风》、《雅》没有什么不同。您信上说我杨修本家子云，年老不晓事理，固执地写了《法言》一书，后悔他自己年轻时作赋。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仲山甫、周公这些圣人，难道都有过失吗？君侯忘怀了古圣先贤的显赫业绩，却述说我鄙族子云的过失言论，我个人认为，君侯没有深加思索啊。像君侯一心治国的盛大美德，千古流传的美好名声，功勋铭刻在景公钟上，英名记载到史册里，您这宽宏的气度是平素积累起来的，这难道同吟诗作赋相妨害吗？

【原文】

辄受所惠，窃备矇瞍诵咏而已①，敢望惠施以忝庄氏②？季绪璅璅③，何足以云？反答造次④，不能宣备。修死罪死罪！

【注释】

①矇瞍：盲者。此处是名词用作状语，修饰"诵咏"，意思是"像盲者那样"。

②敢：岂敢。　忝：辱，玷辱。　庄氏：即庄周。此处是把曹植比拟为庄周。文章写的好，一字不需改，改了就有辱曹植了。

③季绪：刘修的字。刘表之子。　璅璅（suǒ 所）：指人品猥琐。璅同"琐"。

④反答：回答。带有违反来信之意。　造次：急遽，仓促。

【译文】

即时收到恩赐的大作，我私下准备像盲人乐师那样诵读吟咏罢了，岂敢仰望惠施的品德，以玷辱庄周？刘季绪猥琐不堪，何足挂齿！违背惠意仓促回复，没有能以述说详尽。杨修死罪死

罪！

刘凤翥 译注

与诸葛恪书

薛 综

【作者】

薛综（？～公元243年），字敬文。沛郡竹邑（故城在今安徽省宿县北）人。三国时期文学家。少明经，善属文，枢机敏捷，娴于辞令。孙权时召为五官中郎将，除官合浦、交阯太守，官至太子少傅。所著诗赋杂论数万言，名为《私载》。又定《五宗图述》，注张衡《两京赋》。

【题解】

《与诸葛恪书》为作者奉孙权嘉奖诸葛恪平定山越之命，前往劳军时所作。诸葛恪（公元203～253年），字元逊，大将军诸葛瑾长子。少有才名，《江左传》说他“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深器异其才思敏捷，使将兵。诸葛恪平定山越，事在嘉禾六年（公元237年）。丹杨地势险阻，那里的土著山越习武好战，时常出山为寇盗。东吴屡次发兵征剿，始终“不能羁”。嘉禾三年，恪自请出任丹杨郡守，仅仅三年，兵不血刃而使山越降服。此等“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的赫赫战功，薛综作书以贺，文不满二百言，却写得淋漓尽致，可谓两相映照，相得而益彰。

【原文】

山越恃阻①，不宾历世，缓则首鼠②，急则狼顾③。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④，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⑤。荡涤山薮⑥，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⑦，又充军用。藜莱稂莠⑧，化为善草；魑魅魍魉⑨，更成虎士。虽实国家威灵之所加，亦信元师临履之所致也。虽《诗》美"执讯⑩"，《易》嘉"折首⑪"，周之方、召⑫，汉之卫、霍⑬，岂足以谈！功轶古人，勋超前世，主上欢然，遥用叹息⑭。感"四牡"之遗典⑮，思"饮至"之旧章⑯，故遣中台近官⑰，迎致犒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⑱。

【注释】

①山越：秦汉以来，居于江淮的少数民族，总称百越，其居于山区者称山越。

②首鼠：迟疑不定。《史记·武安侯列传》："（田蚡）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翁，何为首鼠两端？"《集解》："首鼠，一前一却也。"

③狼顾：狼惧被袭，走常反顾。因以狼顾比喻人有所畏惧。

④神策：犹神算。神妙的计谋。

⑤种党：指山越整个部族的人。种，种族，部族。党，亲族。

⑥山薮：山深林密之地。

⑦慝（tè 特）：邪恶。

⑧藜莱稂莠：泛指毒草。　藜：草名，俗名红心灰藿。　莱：草名，俗名羊蹄草。　稂莠：两种害禾苗的杂草。稂，一名童粱。莠，狗尾草，似稷无实。

⑨魑魅魍魉：指形形色色坏人。　魑：山神。　魅：怪物。　魍魉：水神。

⑩执讯：捉到俘虏加以审讯。《诗经·小雅·出车》："执讯获丑，薄言还归。"毛亨传："讯，辞也。"丑，元凶。

⑪折首：斩首，此指诛除祸首。《易经》："有嘉折首，获匪其丑。"刘向

注："言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

⑫方、召：方叔、召虎。两人辅助周宣王中兴。后因以方召称国家的重臣。

⑬卫、霍：指卫青、霍去病。

⑭叹息：赞叹。

⑮四牡：《诗经·小雅》篇名。据《仪礼》记载，"燕礼"、"乡饮酒礼"皆歌此诗，乃宴飨通用的乐歌。

⑯饮至：古时征伐既归，合饮于宗庙，谓之饮至。

⑰中台：即尚书省。秦汉时尚书省称中台，与谒者（外台）、御史（宪台）合称为三台。 近官：犹近臣。其时作者为尚书仆射，所以自称"中台近官"。

⑱劬（qú 渠）劳：辛勤劳苦。

【译文】

山越仗恃地势险阻，不臣服朝廷已不止一代，朝廷对他们宽容，他们就首鼠两端而徘徊不定；可是情势一急迫，他们却狼奔豕突而潜入深山。皇帝勃然震怒，命令将帅西征，如神的谋略由皇帝面授机宜，勇猛无敌的军队因此而威震边外。于是乎兵不血刃，甲不沾汗，罪魁祸首既已枭首示众，所有部落族人也归向了朝廷。从此清除净尽了深山密林中的匪患，俘获敌兵十万，山野再也没有遗漏的寇盗，域中也一扫而光残余的歹徒。既荡平凶残邪恶，又充实了军用。如藜莱似稂莠的顽民，一变而成为良民百姓；如魑魅似魍魉的坏人歹徒，一变更成为勇士。虽然这是由于国家声威的施加，但是也确乎是元帅身临其地导致的辉煌战果。即便《诗经》中赞美的"执讯"，《易经》中表彰的"折首"，还有西周方叔、召虎的中兴伟绩，前汉卫青、霍去病的赫赫武功，又怎么能值得一谈！元帅的功勋越过古人，勋劳超越前代，皇上龙心大悦，遥望大军赞叹。感念古人"四牡"的仪典，思慕前代"饮至"的法度，皇上特意派遣中台近官，相迎表示犒赏，用以旌表丰功伟绩，用以慰问辛勤劳苦。

赵德政　译注

为会稽王昱与桓温书

高　崧

【作者】

高崧，字茂琰，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东晋文学家。自幼好学，精通史书。司空何充称其明惠，推荐为扬州主簿，转骠骑主簿，举州秀才，除官太学博士。因父“纳妾致讼”而去职，及父终，崧乃自系廷尉讼冤，停丧五年不葬，表疏数十上奏。于是声名益发见称，拜官中书郎，再迁黄门侍郎。简文帝为会稽王时辅政，引进为抚军司马。累官至侍中，哀帝时因谏诤无所顾忌而免归，卒于家。

【题解】

《为会稽王昱与桓温书》为作者永和七年之作。其年十二月，征西大将军桓温擅威率师北伐，大军停留于武昌而不动。当时会稽王昱辅政，由于桓温心术不正，面对纷杂的流言，深以为忧。作者以为“致书喻以祸福，自当反旆”，于是为会稽王作此书。书信虽说言仅兼百，但是辞柔而意刚，确乎如前人所说，“采郭嘉之风旨”而“挹朱有之余波”（《晋书·高崧传》）。反复吟诵，不但想见其才具，而且可得为短文之妙。

【原文】

寇难宜平，时会宜接①。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能

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比兴师动众[2]，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3]，古人所难[4]，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顷所以深用为疑，惟在此耳[5]。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喈[6]，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7]，一时崩散[8]。如此[9]，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群庶，保固维城[10]，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国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11]。当先思宁国[12]，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13]，大义弘著[14]，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15]，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16]？

【注释】

①时会：犹言时运。会，机会。

②比：《晋书·高崧传》作“此”，是。指代上句。

③运转：转移。指资实相互转移，即名实相副。

④难：以为难。

⑤深用为疑，惟在此耳：《晋书·高崧传》作“深用惟疑在乎此耳。”

⑥游声：犹言流言。 噂喈（zǔn tà 撙踏）：议论纷杂。亦作“噂沓”或“谮谮”。

⑦能：语助词。无义。 望风振扰：犹言望风捕影地张扬纷扰。

⑧一时：顷刻。

⑨如此：《晋书·高崧传》作“如其不然者”。

⑩维城：指国家的干城。

⑪明德：显明之德。

⑫当先思宁国：《晋书·高崧传》作“先存宁国。”

⑬王基：犹言王业。指晋王室。基，指基业。

⑭大义：常理正道。

⑮区区：小的，谦称自己的心意。 诚怀：诚挚的心意。

⑯尽：指尽言。

【译文】

外敌入侵的祸乱应当平定，时世的运数应当遵循。这确实是治国的远谋，治理天下的大计。能够恢弘这时世的运数，不是足下却又是何人？只是因此而兴师动众，必须以声名和实际为根本。名实相互转移的困难，是古人所感到不容易的，不可以从开始就轻视而不仔细考虑！近来我之所以深深感到疑惧，就是由于这方面。然而异乎寻常的举动，是众人所诧异的，流言蜚语议论纷杂，料想足下也多少听见一些。假使忧虑失去什么，这忧虑就无所不至。有时望风捕影地张扬所纷扰的，顷刻之间像山崩似的散布开来。如果这样，那么，足下的声望和实际都一齐丧失，国家的事业也丧失了。这都是由于我昏庸而懦弱，德行信用不昭著，不能安定黎民百姓，保护国家的干城巩固，所以对内有愧于心，对外有愧于好朋友。我和足下，虽然职守有内外的区别，但是安定社稷，保卫国家，主旨是一样的。天下的安定与危亡，关系在于显明道德。应当首先考虑使国家安宁，然后设法对付国外，从而使得王室兴隆昌盛，常理正道恢弘昭著，这是我对于足下所期望的。一点诚挚的心意，难道可以再顾忌嫌疑而不尽言吗？

赵德政　译注

与会稽王笺

王羲之

【作者】

王羲之(公元321～379年),字逸少。琅琊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著名书法家。司徒王导从子,少有美誉,永和初召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永和末年因与王述不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省山阴县),与东土人士尽游名山大川,弋钓自娱。羲之自幼工书法,始从叔父异,又从卫夫人(铄)学书,后来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并博采诸家之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成为妍美流便的新体。其书备精诸体,草、隶、正、行皆融会贯通前人的精华而自成一家,其行书以《乐毅论》、《兰亭集序》,草书以《丧乱帖》为著名。其书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雄强而富有变化,为古今之冠。六朝以来,王羲之即为朝野所崇尚,唐太宗尤其酷爱羲之书法,此后流传益广,世称书圣。

【题解】

笺,一作牋,文体名,是对上级或尊者的书札。会稽王名昱,字道万,即简文帝,元帝少子。晋穆帝时,会稽王以司徒辅政。王羲之的这篇《与会稽王笺》陈说不宜北伐之由,并直率地评论时事。

【原文】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1]，北面之道[2]，岂不 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3]！顾智力屈于当年[4]，何得不权轻重而处之也[5]？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6]。传云[7]："自非圣人[8]，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9]，足以迈众[10]；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

【注释】

①耻：以……为耻。

②北面：古时君见臣南面而坐，所以北面指向人称臣。

③运：世运，时机。

④智力：指智数，谋略。

⑤权：权衡。

⑥乃：竟然，反而。

⑦传：书传。此处指《左传·成公十六年》。

⑧自：本，此处义为苟，假如。

⑨诚：确实。　运：运用、运转。此为灵活变通，随机应变。

⑩迈：超越。　众：众人，此处指所有的人。

【译文】

古人以他的国君不效法唐尧虞舜为耻辱，向人称臣的准则，难道不愿意使自己侍奉的君主尊贵，类似往代那么荣显吗？何况欣逢千载难逢的世运！只是谋略和力量不似当年，怎能不权衡轻重而对待这件事？现在虽然出现可欣喜的时机，但我内心考虑，忧虑的程度反而比欣喜的程度更加深重。经传上说："假如不

是圣人治国，国外安宁必定出现国内的忧患。”现在国外没有安宁，国内的祸患已经加深。古代恢弘大业的人，也许不同众人一起谋划，调动全国兵力而成就一世的功业，也往往有这种情况。如果确实具有独特非凡的权略，完全可以超越所有的人；那么一时的劳苦，终于获得永久的安逸，也未尝不可。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可以这样说吗？

【原文】

夫庙算决胜①，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实②。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且千里馈粮③，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④，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⑤，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⑥，经纬天下十分之九⑦，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敝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⑧，而莫敢吐诚。

【注释】

①庙算：庙堂的策划，指由朝廷制定的克敌谋略。《孙子·计》：“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杜牧注：“庙算者，计算于庙堂之上也。”

②其实：军实，此处特指粮饷。

③馈：送，运输。《孙子·战法》：“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④许、洛：许昌、洛阳。

⑤十室：指十室九空。

⑥吴、越：指今江苏省、浙江省一带地区。春秋时是吴国、越国。

⑦经纬：规划治理。此处指担任、负担。

⑧封内：国内。封，疆界。汉郑玄注《周礼·春官·保章氏》：“封，犹界也。”

【译文】

在朝中制定方针时，一定要权衡敌我双方实力，万无一失然后再行动。谋略确定这天，就应当根据自己的兵力和能筹集到的军实。现在克敌谋略还不可期望，南渡的百姓却被歼灭殆尽，万人中剩不下一人。再说千里迢迢运输军粮，自古以来被认为困难，何况现在转运供给，向西输送到许昌、洛阳，向北运往黄河，即便秦皇暴政的弊端，也没有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十室九空的忧患，便因此相随而来。而今运输没有返回的期限，征收一天天加重，凭小小的吴越这块地方，担负天下十分之九的赋税，不灭亡还等待什么？但是还不思量自己的德义和力量，不破败不罢休，这是国人极度伤心哀叹的事，却没有人敢吐露真言。

【原文】

往者不可谏①，来者犹可追②，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③。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④，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⑤，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⑥，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⑦，易于反掌，考之虚实⑧，著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⑨，尚或干时谋国⑩，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⑪，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⑫。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注释】

①谏：直言规劝，引申为挽救。

②追：补救。

③解：指排除祸患。 张：施设，部署。《楚辞·宋玉·招魂》："蒻阿拂壁，置罅张些。"王逸注曰："张，施也。"

④荀羡：晋将，当时为北中郎将，镇戍淮阴。 合肥：地名，属九江郡，故城在今安徽合肥市北。 广陵：郡名，故城在今江苏省扬州市东北。

⑤许昌：郡名，故址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一带。 谯郡：郡名，治所谯县在今河南省夏邑县。 梁：梁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安康县西北。 彭城：郡名，治所在今江苏省铜山县。 淮：淮河。

⑥根立：根基牢固。

⑦机：契机。指事物变化的关键。

⑧考之虚实：考察事物的虚实。

⑨闾阎：民间。闾，里门。阎，里中门。古代指民间。

⑩干时：干预时政。

⑪厕：参加。谦词。

⑫后机：落后于时机，即贻误时机。

【译文】

以往的事无法挽回，未来的还可以补救，希望殿下再三思考，排除忧患而重新安排部署。命令殷浩、荀羡回兵据守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州、彭城诸路军队，都回兵保全淮河。先造成不可战胜的基础，等待根基牢固势力强大以后，再谋划北伐也不算晚。这实在是当今策略中的上策。如果不这样做，国家的忧患，恐怕不久就要到来！安危的契机，变化在反掌之间，从实际情况考察，显著如在眼前。希望殿下运用独断的明智，当即决定这件事。我地位低微却讲这样重大的事，难道不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吗？然而古人身虽处在民间或行伍之中，尚且干预时政，为国家出谋划策，评裁的人不加以讥讽，何况我还列在大臣的末位，难道可以沉默不语吗？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决断在于实行，不可再犹豫不决而贻误时机。此时此刻不当机决断，以后想要追悔，也来不及啊！

【原文】

殿下德冠宇内[1]，以公室辅朝[2]，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3]，受殊遇者[4]，所以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5]，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6]。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7]，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8]！

【注释】

①殿下：汉魏以来通称诸侯王为殿下。

②公室：宗室。

③未允物望：即辜负众望。允，信，相称。物望，众望，人望。

④受殊遇者：作者自指。其时作者为会稽王王国的内史，所以自称是身受恩宠的人。殊遇，特殊的待遇。

⑤伍员（yùn 韵）：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父奢兄尚为楚平王所杀害，子胥出奔吴国。与孙武共辅吴王伐楚，五战而攻克楚国都城。后来吴王又大败越王，越王请和。吴王听伯嚭谗言，非但不听子胥劝阻，反而逼迫子胥自杀。越王请和以后，忍辱十年而灭吴，正应子胥所虑。

⑥“麋鹿”二句：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子胥曾说：“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今麋鹿之游而“不止林薮”，言外之意，是亦在晋王室的“姑苏之台”，即晋将亡国。

⑦虚远：虚而远，不着实际。

⑧矣：表示将要像这样的语气。

【译文】

殿下您的德望冠天下，又以公室身分辅政，最能以正道实施上述部署，使国家像当年那样兴盛强大；但是殿下辜负众望，这是我作为身受恩宠的下臣，日夜长叹的缘故，实在是为殿下惋息！国家的忧患已经深重了，常常担心伍员的忧虑，不只是出现

在往昔；麋鹿嬉游放荡，将要不止是在山林水泽之间罢了。但愿殿下暂时放弃空虚悬远的情怀，以便拯救倒悬的危急，可以说是将灭亡变为生存，将祸患转变为福祥，此乃是国家的庆幸，天下将有所仰赖了！

赵德政　译注

遗殷浩书

王羲之

【作者】

王羲之，见本卷《与会稽王笺》。

【题解】

东晋王朝偏安江左，政权虽则风雨飘摇，内部的钩心斗角却日益加剧，其中最为明显而且典型的，便是中军将军殷浩和镇西大将军桓温相互疑贰。永和九年(公元253年)，朝廷为了抑制桓温的政治军事权力，命令殷浩出师北伐，以替代多次上书请求北伐的桓温。当时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认为国家的安危在于内外和谐，而当时外既不安内又不和，贸然出兵必定失败，于是写信劝阻殷浩。殷浩没有听从，结果出师为姚襄所败。但殷浩并未因此而警觉，又妄图再次兴兵大举北伐，王羲之因而又写了这封辞意深切的信。

【原文】

知安西败丧[1]，公私惋怛[2]，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3]，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4]。中兴之业，政以道胜[5]，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自寇乱以来[6]，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7]，括囊至计[8]，而疲竭根本[9]，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10]，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11]？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12]，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

【注释】

①安西：指安西将军谢尚。尚字仁祖，谢安从兄。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尚随殷浩北伐，为叛将张遇所败。

②怛（dá 达）：指心理上的痛苦情绪。

③区区：小，少。

④寄命：寄托性命。

⑤道：仁义之道。

⑥寇乱：兵乱。寇，兵。

⑦远虑：源于《论语·卫灵公》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⑧至计：上策。

⑨根本：指百姓。

⑩嘉谋：好的谋略。《说文》：“嘉，美也。”

⑪四海：指天下。此处指天下人。

⑫虚己：虚心。《庄子·山木》：“人能虚己以避世，其孰能害之？”

【译文】

获知安西将军兵败，从公的及私人方面都很痛心与惋惜，不能片刻离去心怀。就凭小小江左，经营治理的局面像这样，天下人寒心，本来已经很久了，而且加上这次失败，就应该深思熟虑，过去的事情哪里可以再挽回？但愿考虑恢弘将来，使天下寄托生命有开始兴盛的希望。中兴的事业，政治凭借道义取胜，以宽缓和睦为根本，极力争取战功，穷兵黩武不是适当的措施。遵循所长而不变易，用以巩固伟大的事业，料想知道其中的缘由。自从兵乱以来，身处朝廷内外重任的人，由于不曾深谋远虑，包罗上策，致使百姓困苦穷乏，各行其是，终于没有一次事功可以论列，没有一项业绩可以记载。忠言良策遭受摈弃不被采纳，于是使国家出现崩溃的情势，怎么能不痛心悲慨呢？当事人难道能推辞天下人的责难吗？不过追究往事的过失，又哪能再返回呢？应当虚心访求贤能人士，同有真知灼见的人共事。不能再使忠直诚实的言论，一再受当权人摧折。

【原文】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①，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②，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③。任国钧者④，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⑤。更与朝贤，思布平正，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使君起于布衣⑥，任天下之重⑦，尚德之举⑧，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丧败至此⑨，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⑩。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⑪，故复求之于分外⑫，宇宙虽广，自容何所？

【注释】

①淮：淮河。

②都督：官名。晋时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称都督诸州军事，省呼为都督。例如殷浩，其时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旧镇：原来的戍守区域。镇，方镇。即晋时持节都督。这里指都督或将令所管辖的地区。

③羁縻：控制，维系。羁，马笼头。縻，牛绁。

④国钧：国家的重任或重臣。钧，喻国政。

⑤以谢百姓：向百姓谢罪。

⑥使君：汉以后对州郡长官的尊称。

⑦重：这里是“重权”、“重势”的意思。

⑧尚德：崇尚德政。

⑨至此：到了这种地步。指代殷浩出师为姚襄所败。

⑩谤：议论，指责。

⑪工：成效，通“功”。

⑫分外：意外，意料之外。

【译文】

现在外面军队溃败，国内财物枯竭，保全淮河的意图不能再达到，不如回兵保全长江，都督将帅各自返回自己原来戍守的地方，从长江往外，不过联络维系罢了。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引咎自责，深深地自我贬抑，以向百姓谢罪。然后再偕同朝中贤明大臣，考虑施行公平正确的仁政，废除烦法苛政，减轻田赋徭役，帮助百姓重新开始安居乐业。也许可以搪塞众人的期望，拯救倒悬的危急。使君您出身于平民百姓，担负天下的重权，崇尚德化的举措，不能每件事都得当。担当督察统帅的重任，竟然溃败到这种地步，恐怕满朝所有的贤明大臣，没有人会出来分担指责。如今急须修德补过，广泛地延请贤明人士，与他们分担责任，尚且不知能否满足那种期望，如果仍然觉得前事没有成效，特意再希

图分外，天地虽然广大宽阔，而自我容身之地却又是在何处？

【原文】

知言不必用①，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②！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③！愿复与众共之。复被州符④，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⑤，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⑥，刑徒竟路，殆同秦政⑦，惟未加参夷之刑耳⑧。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⑨！

【注释】

①知言：知道自己所讲的话。

②尽怀：犹尽情开怀，即倾吐真情的意思。 极言：尽情地说。

③愚：自称的谦词。

④州：州伯，古九州之方伯。殷浩为假节都督，所以以此相称。 符：符节，兵符，此处引申为命令。

⑤以：按照，根据。 军期：军中期限。极言限期之严。

⑥割剥：残害。 遗黎：亡国之民。《晋书·地理志一》："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并侨置牧司，在广陵丹徒南城，非旧土也。"一作遗民。

⑦秦政：秦国的暴政。秦灭六国之后施行残暴统治。后人遂言暴政为"秦政"。

⑧参（sān 三）夷：封建王朝诛灭三族的酷刑。参，通"三"。

⑨胜、广：陈胜（涉）、吴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

【译文】

我知道所讲的话不一定被采用，或许还会招致当权人的怨恨，然而当情感奋发之时，自然不能不尽情直言！如果一定要亲自远征，那是没有通晓这信中的意旨；如果真的远行，那是我这愚智所不能理解的！希望再与众人一起斟酌。再次接到州伯的命

令，要求增运军粮千石，田赋徭役同时并举，又须都按照军期行事，对此使人意气沮丧，惘然不知所措。自从近年来残害国破家亡的百姓，受刑的人络绎满路，几乎同秦皇暴政一样，只是没有施加夷灭三族的刑罚罢了。恐怕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忧虑，没有几天了！

赵德政　译注

报殷浩书

王羲之

【作者】

王羲之，见本卷《与会稽王笺》。

【题解】

晋永和年间，王羲之由于清高有鉴裁，加以少有的美誉，朝廷屡次征召，但他总是不就。其时扬州刺史殷浩平素器重羲之，写信给他说："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报殷浩书》即为针对这封信所作的回复。殷浩为扬州刺史始于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可见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最早不能早于这一年，最晚也不能晚于永和九年殷浩北伐失利。

【原文】

吾素自无庙廊①，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②，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③，而方进退。俟儿婚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④。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⑤。吾虽无专对之能⑥，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⑦，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⑧。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⑨，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⑩，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注释】

①庙廊：犹庙堂，指朝廷。这里是居朝为官的意思。清代武英殿本《晋书·王羲之传》在"庙廊"下有一"志"字，是。

②王丞相：作者伯父王导（公元239～276年），字茂弘。晋丞相。少有识量，才智过人。朝野依赖，号为仲父。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官至太傅。

内吾：纳用我。内（nà 纳），通"纳"。

③足下：古代下辈称上辈或同辈相互称呼的敬词。

④尚子平：名平，东汉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人。隐士。光武帝建武中，子女婚嫁已毕，遂不问家事，出游名山大川，不知所终。

⑤关陇：指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地区。

⑥专对：遇事出使，交涉应对，能随机应变。《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⑦无外：指极大的范围。《管子·版法解》："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

⑧护军：护军将军，职掌中央军权。

⑨马日磾：字翁叔，汉扶风郡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地）人。东汉宿儒马融的族孙。少传融业，以才学进。与杨彪、卢植、蔡邕等典校中书。汉献帝时为太傅。 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

⑩无：通“勿”，副词。　为：有。

【译文】

我一向没有身为朝廷高官的志向，在王丞相的时候，诚心打算纳用我，我誓死没有同意。手迹还在，这种打算已经很久了。没有与足下一起参与政事，却是正当进退去留的时候。等待儿婚女嫁之后，便怀着尚子平的志趣遍游名山大川。这点儿意趣屡次同亲友谈及，并非一朝一夕啊 。假如承蒙驱使，无论关陇还是巴蜀，都不推辞。我虽然没有交涉应对而随机应变的才能，但是谨守朝廷的命令，宣示国家的声威和仁德，原本就不同于一般使臣。一定使远近各地都知道皇帝关心天下百姓，这益处和派驻护军迥然有别。汉朝末年，朝廷曾经派遣太傅马日磾安抚关东地区，如果不认为我身份低微，不要有什么疑虑，最好在冬初就出使。我谨恭候差遣。

赵德政　译注

与尚书仆射谢安书

王羲之

【作者】

王羲之，见本卷《与会稽王笺》。

【题解】

《与尚书仆射谢安书》写于永和九年殷浩北伐之前。这一年五月发生大疫，七月又发生地震。面对江左饥荒，作者开仓赈灾，但朝廷却依然赋役繁重，吴会尤甚，致使百姓不能“各安其业”而“蹈东海”。为此作者屡次上疏，这封信就是因此写给尚书仆射的。其时尚书仆射不是谢安，谢安当时还未出仕。谢安为此官是在孝武帝宁康元年，距作者永和十一年辞官已有十八年，就是升平三年谢安出仕，距作者去官也还有四年。所以二人之间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书信往来。据《晋书·穆帝纪》记载，谢尚于永和九年四月为尚书仆射。可见这封信实乃写给谢尚的。“安”并非有人之所谓“或许是”，而是当为“尚”字之误。尚书仆射，官名，为尚书省首长，负责国家最高政务。

【原文】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①，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②！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③。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④，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⑤。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⑥。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⑦，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⑧，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⑨，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吾又瞑目循常⑩，推前取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⑪。主者莅事⑫，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卿方任其重，可徐寻所言。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⑬。仓督监耗盗官米⑭，动以万计，吾谓诛剪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馀姚近十万斛⑮，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注释】

①下小：下民。指地位低微的人民。

②蹈东海：投身入东海而死。此处意思是说由于不能为子民而逃奔他乡，即离乡背井，四外逃荒。

③漕运：水道运粮。

④所司：主管人员。所，表示指示和称代。司，主持。

⑤殿最：优劣。古代考核官吏政绩，以上等为最，下等为殿。

⑥天台：朝廷。天，古代以天为至高的尊称，于是称君为天。《左传·宣公四年》："君，天也。天可逃乎？"台，晋代称朝廷禁省为台。

⑦二千石：指郡守。汉制，郡守俸禄等级为二千石，实际月俸百二十斛，习惯上因有此称。石：容量单位。与斛同，十斗为石。

⑧从事：处理事务。从，参与其事。　四五：犹言差四错五。指颠倒错乱。

⑨台司：泛指中央各机关。台，三台，即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司，三司，即三公。　都水御史行台：都水行台和御史行台。行台，掌握政权之人于出征时随其所驻之地设立政务机构。行台乃对内台或中台而言。内台、中台是固定的中央政府，行台为临时在外之中央政府。

⑩瞑目循常：为遵守常道死而无憾。瞑目，比喻死而无憾。

⑪五曹：尚书省之三公曹、吏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三公曹二人，故又称六曹。曹，古时分职治事的官署。尚书省置尚书六人，其一为仆射，五人分为五曹。

⑫莅事：犹言莅职。到官任事。

⑬"思简"二句：思考如果简明就容易办到，就完全可守卫前人成就的大业。典于《周易·系辞》："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⑭仓督监：仓库看守。

⑮馀姚：晋县名，属会稽郡。故城即今浙江省余姚县。　斛(hú 胡)：量器名。古以十斗为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为斛。

【译文】

近来我所陈述的意见，每次承蒙接受，这是使得下民能够休

养生息，各自安居乐业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这样，这一郡百姓早就投身东海了！现在一件大事还没有陈说，这就是漕运。我的意思希望朝廷重申并下达一定的期限，把这件事委任给主管官员，不要再迫促下属官吏，仅到年终的时候考核他们的优劣。高级官员特别落后，差使囚车押送到朝廷论处。三个县没有兴办，郡守一定要罢官，有的可以降职，让他到边塞极其艰苦困难的地方去。再者，自从我来到会稽郡，处理事务常常发现差四错五，加以台司和都水御史行台，公文如雨，颠倒错乱而违背政令的，令人不可思议。我又为遵循常道死而无憾，追究过去索取厉害的人，与惩处轻微的，在于尚书省五曹。主管人员到官任事，还没有十天，吏员奔走于使命，成效费用以万来计算。您刚刚担任尚书省的重职，可以慢慢寻思我所说的话。江左平时，扬州只要有一位好的刺史就完全可以统理。何况使用众多有才能的却更加不能治理，正是由于执法不统一，受制约的太多。思考如果简明就容易办到，便完全可以守住前人成就的大业。仓库看守损耗窃取公粮，动不动以万来计算，我以为若惩罚剪除一个人，以后就会断绝这种现象，但是时人的想法不一样，最近查核许多县，无不都是这样。馀姚县将近十万斛公粮，这是加重税收而为奸官窃取，使得国家的用度穷困，确实是可叹息啊！

【原文】

自军兴以来①，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②。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③。课捕不禽④，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⑤，死亡绝灭，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

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⑥。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⑦。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⑧，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注释】

①军兴：汉制，朝廷征集财物以供给军用，谓之军兴。此处指东晋为北伐征调军实。

②反：通“返”。

③课捕：犹言限期捉拿。课，《增韵》释作“程”，即“定限”的意思。

④禽：通“擒”。

⑤寺：通“侍”，古代宫中供使令的小臣。此指官府仆人。

⑥此：指代上文“百工”和“医寺”。

⑦实：充实，此义为扩大。

⑧小人：自己的谦称。犹“在下”、“鄙人”。

【译文】

自从北伐征集军实以来，征用民力及充任运输，死亡逃散，不返回的众多。徒然损耗到了这种程度，而补充替代还是照常，到处凋敝困苦，却不知道所产生的根源。朝廷命令所差遣的力役，一上道大多数都背叛逃亡，于是官吏和逃亡的人悉数一同离去。还有固定的制度，让逃亡者的家人和同伍的人限期捉拿。限期捉拿而没有捕捉到逃亡的人，家人和同伍的人相继又逃亡叛离。百姓逃亡，户口一天一天地减少，那根源就在这里。更有各种手工业者、医生和官府仆役，由于死或逃亡而断绝，家家门庭全部一空，差人补代没有处所，朝廷命令却不断。事情的发生有十

年，十五年，弹劾、揭发而犯罪的并不松懈停息，而对于事情却毫无裨益，怎么能承受！我认为从 现在开始，死罪赦免而减刑的人，以及刑期五年的人，可以充当差代。那些减免死罪的人可以长久担当兵役，刑期五年的人可以充当各种手工业者、医生和官府仆役，全都让他们的家人移来充实都邑。都邑充实，这是政事的根本，又可以杜绝他们逃亡叛离；不迁移他们的家人，逃亡的危害，将依然像以前那 样。如果免除刑罚而使充担杂役，全部迁移他们的家，小人愚昧无知，或者认为这样比杀戮还要厉害，也可以杜绝奸邪。刑法的名称虽然轻微，威力惩处的威严却很重，这难道不是适宜于时势的事吗？

赵德政　译注

诫谢万书

王羲之

【作者】

王羲之，见本卷《与会稽王笺》。

【题解】

《诫谢万书》写于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万字万石，谢安弟，与王羲之为通家之好。是时万出任豫州都督，羲之认为万“才流经通”，如果“处廊庙，参讽议”，将来自是“一器”，而“俯顺荒馀”，实在近乎“违才易务”。加以万“矜豪傲物”而“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于是王羲之写了这封情意深

厚的信，对好友进行劝诫。言简意赅，蕴藉而厚重，可谓古今不可多得的短文。

【原文】

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1]，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2]，正自当随事行藏[3]，乃为远耳[4]。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5]，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6]，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7]，君其存之。

【注释】

①群辟：指诸侯、卿士们。

②通识：心性通达。识，心性。颜延之《五君咏阮步兵》："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李善注："识，心之别名，湛然不动谓之心，分别是非谓之识。"

③随事：放任所作所为，即放达，放荡不羁。事，人所作所为。　行藏：行止，进退。指出仕和隐逸。语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④远："远之"的省略。

⑤"愿君"句：本句紧承上句"乃为远耳"，意思是说应当如同作者那样。作者写这封 信的前两年，即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因 朝廷不重用而辞官。　每：时常，经常。　士之下者：作者自指，犹言下士。

⑥"食不二味"二句：言不慕荣利，清淡寡欲。

⑦"济否"二句：成功与否的原由，确实在于积累细小以达到高大。

【译文】

凭您一往无前而不屑于世俗的气韵，竟然屈身参与百官行列，实在是难为情。然而所谓的心性通脱，正是应当随着事理行止，这才有远大的前程啊。希望您经常和地位低下的士人一样，那就完美了。饮食只有一种食物，居处没有两重坐席，这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古人却把它传为佳话。有成就没有成就的关键，确

实在于积累细枝末节从而达到高尚伟大，您就存记作为参考吧！

赵德政　译注

与吏部郎谢万书

王羲之

【作者】

王羲之，见本卷《与会稽王笺》。

【题解】

《与吏部郎谢万书》写于《诫谢万书》之前，当为作者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辞官之后不久而作。作者去官以后，与谢安等人放情丘壑，尽山水之游。优游无事，念及谢万曾作《八贤论》，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四隐四显，以退隐为优，而以出仕为劣，于是作书相赠，备述不受官场约束，排却时俗纷扰，日享天伦之乐，亲知之欢的情趣。吏部郎，官名，晋时尚书分曹治事，吏部掌管选择举用贤能。谢万于升平二年由吴兴太守为豫州刺史，则为吏部郎当在此时之前。

【原文】

古之辞世者①，或被发佯狂②，或污身秽迹③，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④，遂其宿心⑤，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注释】

①辞世：隐居避世。

②被发佯狂：指接舆。接舆，楚国人，姓陆名通。楚昭王时，政令无常，于是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楚狂。被通披。

③污身秽迹：指桑扈。古代隐士，屈原《涉江》说他“裸行”，以异常的行为表示不仕。

④今仆坐而获免：晋穆帝永和十一年，作者因与王述不和辞官，并到父母墓前盟誓：“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朝廷因此不再起用。坐，获罪。免，免职，罢官。

⑤宿心：一向的心愿。

【译文】

古代辞官隐居避世的人，或者披头散发假装癫狂，或者污染形迹，可以说多不容易啊。现在我获罪被罢官，顺应了我自己一向的心愿，那作为一种庆幸，难道不是苍天恩赐？违背天意就不吉祥！

【原文】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①，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②，割而分之，以娱目前③。虽植德无殊邈④，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戒以轻薄⑤。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⑥，君谓此何如？

【注释】

①敷荣：开花。

②一味：一种美味。

③以娱目前：以之娱目前。之，指代上文“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用。

④植德：立德，树立圣人之德。植，树立。　殊邈：指出众而高 远的名

声。殊，特出，出众。邈，高远。

⑤戒以轻薄：戒绝轻薄。

⑥“庶令”二句：汉景帝时，大臣石奋及四子以驯行孝谨，皆官至二千石，石奋号为“万石君”。其少子石庆为太仆，御出，景帝问车中几马，石庆举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在官场中谨小慎微至此。事见《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译文】

刚刚东游回来，在家修理栽种桑树果树。现在鲜花盛开，率领众子，怀抱幼孙，到那里游览观赏。若有一样甘美的食品，也割分给儿孙，用以娱悦眼前。虽然立德未尝声名显赫而高远，但还是想用敦厚退让教养儿孙，警戒他们不要轻薄。假令他在官场上举起鞭子数清马的数目，就像万石君之家风，您又以为如何？

【原文】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①，并行田视地②，利颐养闲旷③。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④，衔杯引满⑤，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⑥！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⑦，甚欲希风数子⑧。老夫志愿，尽于此矣。

【注释】

①安石（公元320～385年）：姓谢名安。谢万兄。少有重名，朝廷屡次征召，皆不出仕，日与亲友放情丘壑。迨及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谢万罢官。安方有仕宦的意思，其时已经四十多岁。淝水之战大败苻坚，拜官太保。死后追赠太傅。

②行：巡视。 视：察看。

③颐养：保养，休养。

④兴言：使言兴，意思是说文思泉涌。兴，《诗经》六义之一。意思是触

景生情，因事寄兴。

⑤引满：注酒满杯。

⑥胜（shēng 生）：尽。

⑦陆贾：汉初楚国人。以客从刘邦建立汉王朝。官至太中大夫。力主提倡儒学，“行仁义，法先圣”，并辅以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著作有《新语》。班嗣：汉成帝时右曹中郎将班斿子。虽修儒学，但好老庄。　杨王孙：汉朝城固人，治学黄老。　处世：对待人世，即在社会上活动。

⑧希风数子：仰慕迎合这几位古人的风尚。数子，指陆贾、班嗣、杨王孙。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

【译文】

最近当同安石东游名山大海，一并巡视田地，以利于颐养闲散旷达的意趣。茶余饭后，意欲和亲友一同欢聚宴饮。即便不能兴起言论而高歌咏叹，但注酒满杯畅饮，话说巡视田地的故实，用来作为谈笑的资助，那作为一种得意，能够说得尽吗！平素根据陆贾、班嗣、杨王孙的处世，确实想迎合这几位古人的风尚。老夫的志向愿望，全在这里了。

赵德政　译注

赠刘琨书附诗一首

卢　谌

【作者】

卢谌（公元284～350年），字子谅。范阳涿县（今河北省涿州

市)人。东晋诗人。自幼好老庄之学,西晋末年为太尉掾,洛阳陷于匈奴,北依刘琨,为司空主簿。卢谌工于书法,尤善诗文,与当时著名诗人刘琨彼此多有酬答。据《晋书》记载,卢谌"素无奇谋",刘琨常为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用以激励谌,谌竟以常词酬和而"殊乖琨意"。原有集,已失传。

【题解】

《赠刘琨书》为作者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所作。据王隐《晋书》,刘琨与作者父卢志亲善,因以作者为从事中郎,及至段匹磾领幽州牧,作者"求为匹磾别驾"于是作书并诗与刘琨。就赠书来看,作者求为匹磾别驾,乃是因为"事与愿违"。所谓"事与愿违",即赠书附诗所说:"王室丧师,私门播迁,望公归之,视险忽艰。"这就是刘琨回书中所说的"二族皆覆",即永嘉六年,汉(前赵)刘聪侵犯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反晋降汉,作者父母及刘琨父母均为叛逆所杀害。可见此文为作者于父母遇害之后不久所作无疑。

【原文】

故吏从事中郎卢谌①,死罪死罪!谌禀性短弱,当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静退②。在木阙不材之资,处雁乏善鸣之分③。卷异蘧子④,愚殊宁生⑤,匠者时眄,不免膰宾⑥。尝自思惟,因缘运会⑦,得蒙接事。自奉清尘⑧,于今五稔⑨,谟明之效不著⑩,候人之讥以彰⑪。大雅含弘⑫,量苞山薮⑬,加以待接弥优,款眷逾昵,与运筹之谋,厕宴私之欢,绸缪之旨,有同骨肉,其为知己,古人罔喻!

【注释】

①故吏:旧时属吏。作者因"去左右"而"忝外役",故自称故吏。 从事

中郎：官名。东晋时将帅幕僚。

②用安静退：犹言用行舍藏。指被任用即行其道，不任用即退而隐居。

③“在木”二句：典出《庄子·山木》。庄子行于山中，有大木因“无用可用”，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出于山而舍于故人之家，有雁因“不能鸣”而见杀待客。是说木由于不材得终其天年，而雁却以不材死。说明远害全生之难。　不材：无用的材料。　资：质量。　分：自己当得的本分。

④卷异蘧子：卷异于蘧子。《论语·卫灵公》云：“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是说蘧伯玉之进退。　卷：收藏，此指辞退官职，把主张保留于心中。　蘧子：即蘧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

⑤愚殊宁生：愚昧殊于宁生。《论语·公冶长》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是说宁武子为官的准则。　愚：愚昧无知。此指（为官）故作愚昧，即装傻。　宁生：即宁武子。春秋时卫国大夫。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

⑥“匠者”二句：是说“在木阙不材”而“匠者时眄”，“处雁乏善鸣”而“不免膰宾”。　膰（sǔn 笋）：用肉羹煮饭。引申为进食。

⑦因缘：由于，依据。　运会：时势。

⑧清尘：对尊贵的人的敬称。

⑨稔：一年。古代谷物一年一熟，于是称年为稔。

⑩谟（mó 膜）：谋画，策略。

⑪候人：亦作“候吏”，道路上迎送宾客的官吏。

⑫大雅：对才德高尚者的赞词。

⑬山薮：大山大泽。薮，泽薮。

【译文】

故吏从事中郎卢谌，死罪死罪！卢谌天性短弱，当代很少任用，于是乎顺应自然，用行而舍藏。作为木，我缺乏“不材”的资质，作为雁，我又缺乏善鸣的天分。辞官而有异于蘧子，故作愚昧无知，又赶不上宁生，所以工匠时常斜视着自己，终于难免于为宾客进食。曾经自己考虑，由于机遇，得以承蒙授予职事。自从侍奉清尘，到现在已经五年，谋划高明的效验不显著，送往迎来中

的讥讽日益彰明。您大雅心胸宽广，器宇包容山林薮泽，加上招待极尽丰厚，款诚垂爱超过亲昵之人。让我参预运筹帏幄的谋划，厕身于家庭宴饮的欢娱，亲密无间的情意，如同骨肉之亲，那作为知己来说，古人也无法相比！

【原文】

昔聂政殉严遂之顾①，荆轲慕燕丹之义②，意气之间，靡躯不悔③。虽微达节④，谓之可庶⑤。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怀？故委身之日⑥，夷险已之⑦。事与愿违，当忝外役⑧，遂去左右，收迹府朝⑨。盖本同末异，杨朱兴哀⑩；始素终玄，墨翟垂涕⑪。分乖之际，咸可叹慨，致感之途，或迫乎兹⑫！亦奚必临路而后长号⑬，睹丝而后歔欷哉？是以仰惟先情⑭，俯览今遇⑮，感存念亡⑯，触物眷恋！

【注释】

①“聂政”句：聂政为严遂的拜访而舍生。事见《史记·刺客列传》。顾，探望，拜访。

②“荆轲”句：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道义。《史记·刺客列传》记荆轲为燕太子丹西入秦而刺秦王事。

③靡躯：使身靡烂。

④达节：通达事理，不拘常格而自然合节。

⑤庶：庶几，近似。

⑥委身：托身，以身事人。

⑦夷险：平安和险恶。 已：止，引申为不考虑，此处名词用作动词。

⑧外役：指段匹磾别驾之职。对刘琨而言，故称为“外”。

⑨府朝：六朝以前，侯国郡守得征聘僚属，同于公府，其治所也称朝，因称“府朝”。此指段匹磾治所。

⑩“本同”二句：开始同心戮力而最后分道扬镳，杨朱发出哀叹。典出《淮南子·说林》：“杨子见逵路而哭之。”是说杨朱为路之可南可北而感慨。

⑪“始素”二句：开始白色而最后变作黑色，墨翟为之流泪。典出《墨子·所染》：“（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是说墨子为事情变化翻覆而慨叹。

⑫兹：此。指代上文“杨朱兴哀”、“墨翟垂涕”。

⑬奚必：何必。奚，何。

⑭先：作者自谓其父。犹言先人或者先父。

⑮今：是说刘琨。

⑯存：生者。指刘琨与作者自己。　亡：死者。兼指刘琨与自己两家父母。

【译文】

从前聂政为严遂的拜访而舍生，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道义，由于意志和气概相同，使身躯靡烂而无所悔恨。即使还没有到达节的境地，也可以说差不多近似。所以，如果说人是有情感的话，有谁不仰慕怀念呢？所以从托身那天开始，就对平安或险恶不加考虑。但是情况与意愿相违背，恰又忝居他地职司，于是离开将军左右，收敛形迹于您的府朝。在那里，开始同心戮力而最后分道扬镳，杨朱也发出感叹；开始白色而最后变作黑色，墨翟也为之流泪。分离的时候，都有所感触叹息；上路的时候极尽感慨，或许就是为此所迫！只是何必面临岐路而后深深叹息，目睹染丝而后哀叹抽泣呢？所以考虑先人的情谊，接受将军的恩遇，感念生者死者，触物而深切地留恋！

【原文】

《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①。”然则书非尽言之器，言非尽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于尽意，书有不得至于尽言邪？不胜猥懑，谨贡诗一篇。抑不足以揄扬弘

美②，亦以摅其所抱而已③。若公肆大惠④，遂其厚恩⑤，锡以咳唾之音⑥，慰其违离之意，则所谓咸池酬于北里⑦，夜光报于鱼目⑧，谌之愿也，非所敢望也⑨。谌死罪死罪！

【注释】

①“书不”二句：语出《周易·系辞》。尽言，竭尽其言。 尽意：充分表达心意。

②弘美：犹言盛大的美德。美，美好。指才德好。

③摅：散布，抒发。 抱：怀抱，胸怀。

④肆：放，布。

⑤遂：成就。

⑥咳唾之音：犹言高言美音，此指希望得到回书。咳唾，比喻言笑。语见《庄子·渔父》。

⑦咸池：古乐名。相传为黄帝乐。 北里：古舞曲名。殷纣乐，为靡靡之乐。

⑧夜光：珠名。即夜光珠。 鱼目：鱼目似珠，因以喻虚假之物。

⑨望：希望。此处为奢望之意。

【译文】

《周易》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既然这样，那么书籍已经不是尽言的工具，言语已经不是尽意的器物了。何况言语有到不了尽意的程度，书籍有到不了尽言的程度呢？承受不住沉重的郁闷，恭敬地奉上诗一首。但是这不足以宣扬将军的盛大功德，只是抒发在下的胸怀罢了。假如将军大加赏赐，继续对在下施以大恩，赐以珠玉之言，慰藉我离别时的依依之情，那么所说的以咸池酬和于北里，以夜光珠回报给鱼目之赠，虽然这是卢谌的意愿，却不是卢谌所敢于奢望的。卢谌死罪死罪！

【原文】

濬哲维皇①，　绍熙有晋②。
振厥弛维③，　光阐远韵④
有来斯雍⑤，　至止伊顺⑥。
三台摛朗⑦，　四岳增峻⑧。
伊陟佐商，　山甫翼周⑨。
弘济艰难，　对扬王休⑩
苟非异德⑪，　旷世同流⑫。
加其忠贞⑬，　宣其徽猷⑭。
伊谌陋宗⑮，　昔遘嘉惠⑯。
申以婚姻⑰，　著以累世。
义等休戚⑱，　好同兴废⑲。
孰云匪谐？　如乐之契⑳。
王室丧师㉑，　私门播迁㉒。
望公归之㉓，　视险忽艰㉔。
兹愿不遂㉕，　中路阻颠㉖。
仰悲先意㉗，　俯思身愆。
大钧载运㉘，　良辰遂往。
瞻彼日月，　迅过俯仰㉙。
感今惟昔，　口存心想。
借曰如昨㉚，　忽为畴曩㉛。

【注释】

①濬哲：深沉而有智慧，即智慧深邃。濬，深。　皇：指晋怀帝。

②绍熙：继承前业，发扬昌盛。绍，承继。熙，兴盛。

③弛维：松弛的法度。维，纲维，法度。

④光阐：犹言昭明盛大。阐，发扬。 远韵：犹高韵，指高雅的气韵风度。

⑤有来：指来者。 斯雍：犹其雍，和谐。

⑥至止：指至者。止，助词，无义。 伊顺：和顺。伊，助词，无义。

⑦三台：星名。又名三能，共六星，两两相比。古代以星象征人事，称三公为三台。 摛(chi 吃)：舒展。 朗：高明，明朗。

⑧四岳：指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 峻：高大。

⑨“伊陟”二句：以古代贤人来比喻刘琨。伊陟，伊尹之子，商代太戊时为宰相，辅佐太戊复兴商朝。事见《史记·殷本纪》。 山甫：即仲山甫。周宣王时为卿士。辅佐宣王中兴周室。事见《诗经·烝民》。 翼：佐助。

⑩对扬：对答称扬。多对王命而言。 王休：天子的美命。语见《诗经·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

⑪苟非异德：假若不是具有非常的品德。德，品德。指古代贤人伊陟、仲山甫之品德。

⑫旷世：旷绝一世，犹言举世无双。

⑬加其忠贞：高出他们的忠贞一筹。加，增益。其，人称代词，代上文伊陟、仲山甫。下句之“其”同此。

⑭宣其徽猷：宣扬他们高明的谋略。徽，美，善。猷，谋。

⑮陋宗：犹言寒族。门第寒微的家族。

⑯嘉惠：对别人所给予恩惠的敬称。

⑰申以婚姻：卢谌的姨母嫁给刘琨为妻。

⑱等休戚：休戚与共，即同甘共苦。休，吉庆，欢乐。戚，忧愁，悲哀。

⑲同兴废：犹言生死荣辱与共。

⑳如乐之契：犹如音乐那么和谐。契，契合，融洽，合拍。引申为和谐。

㉑王室丧师：指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晋军为匈奴人刘聪所败。事见《晋书·孝怀帝纪》。

㉒私门：指各家，自己家。 播迁：分离失散。

㉓公：父亲。

㉔视险忽艰：即“视险若忽艰”之省略，犹言视险若夷。忽艰，小灾小难。忽，古代极小的度量单位名。

㉕兹愿：指“望公归之”。

㉖阻颠：颠越。指谌父为刘粲所害。

㉗先意：先前的愿望。意，意图。

㉘大钧：指天，大自然。钧为古代作陶器用的转轮。自然界形成万物好像钧能造各种陶器，故称大钧。

㉙俯仰：犹瞬息，比喻时间之短暂。

㉚借曰：即使称为。借，假设之词。假使，即使。

㉛畴曩：犹畴昔，以往。

【译文】

智慧深邃的皇上，
继承和发扬晋室的基业。
整顿那松弛的法度，
光大高远的风韵。
来者和谐，
至者和顺。
三台舒展着明朗，
四岳山增添高峻。
将军有如伊陟辅佐商朝，
又如仲山甫佐助周廷。
大力救助王室的艰难，
对答称扬天子的美命。
若没有非常的品德，
哪能旷世同一源流。
再加上他们的忠贞，
宣扬他们的善谋。
卢谌家族门第寒微，
昔日欣逢将军的嘉惠。
申结婚姻关系，

著以历代通家的情谊。
义气达到休戚与共，
友好做到等同兴废。
谁说不和谐？
犹如音乐那么合拍。
王室军事失利，
卢谌全家分离失散。
遥望父亲归来，
把危险看作小灾小难。
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半途中父母颠越。
举首为先前的愿望而悲伤，
低头深思自身的愆尤。
自然运行不息，
吉日良辰于是成为既往。
看那太阳和月亮，
迅速超越于俯仰之间。
感慨现在思念往昔，
口中所念心中所想。
即使称为如同昨日，
倏忽变成久远的以往。

【原文】

畴曩伊何？　　逝者弥疏①。
温温恭人②，　　慎终如初。
览彼遗音③，　　恤此穷孤④。
譬彼樛木⑤，　　蔓葛以敷⑥。

妙哉蔓葛，　得托樛木。
叶不云布[7]，　华不星烛[8]。
承侔卞和[9]，　质非荆璞[10]。
眷同尤良[11]，　用乏骥骎[12]。
承亦既笃，　眷亦既亲。
饰奖驽猥[13]，　方驾骏珍[14]。
弼谐靡成[15]，　良谋莫陈。
无觊狐赵[16]，　有与五臣[17]。
五臣奚与？　契阔百罹[18]。
身经险阻，　足蹈幽遐[19]。
义由恩深[20]，　分随昵加[21]。
绸缪委心[22]，　自同匪他[23]。
昔在暇日[24]，　妙寻通理。
尤彼意气[25]，　使是节士[26]。
情以体生[27]，　感以情起。
趣舍罔要[28]，　穷达斯已[29]。

【注释】

①逝者弥疏：对于消逝的一切事物更加疏远。弥，更加。

②恭人：宽和谦恭之人，指刘琨。

③遗音：犹遗言，临终的话。指谌父生前之言。

④穷孤：困厄的孤子，作者自谓。

⑤樛(jiū究)木：向下弯曲的树木。比喻刘琨。

⑥蔓葛：犹言枝茎。作者自喻。

⑦云布：如云分布。

⑧星烛：犹烛星，即彗星。

⑨承侔卞和：美大与卞和不相上下。喻刘琨。 侔，相等，卞和，传世之宝和氏璧的发现者。

⑩质非荆璞：质地却不是楚山玉璞。作者自喻。 荆璞：楚山玉璞，和氏璧的本原。璞，未经雕琢加工的玉。

⑪眷同尤良：垂爱关注与尤良相同。喻刘琨。 尤良。即邮无恤，亦即王良，古之善御马者。见《左传·哀公二年》及杜预注。

⑫用乏骥骒(lù 录)：功用却缺乏良马的本领。作者自喻。骥骒，亦作骒骥，良马名。

⑬饰奖：亦作奖饰，称誉赞美。驽猥：喻庸劣卑贱之人，作者自喻。

⑭方驾：比喻不相上下，并驾齐驱。 骏珍：比喻不同凡响的人。

⑮弼谐：辅佐协调。

⑯狐赵：狐偃和赵衰。晋文公重耳出亡十九年，归国定王室，霸诸侯，二人最有功。事见《史记·晋世家》。

⑰五臣：指随从重耳出亡的狐偃、赵衰、颠颉、魏犨、司空季子。

⑱契阔：劳苦，辛苦。 百罹：种种忧患苦难。

⑲幽遐：荒僻边远的地方。

⑳义：情义。

㉑分：职分，名分。

㉒委心：犹倾心。一心向往，爱慕。

㉓同：指同心同德，情趣一致。 他：他人。

㉔暇日：休息闲暇的时间。

㉕尤：以为非，责难。 意气：此指情谊，恩义。

㉖是：以为是。

㉗体：实践，身体力行。

㉘罔要：无所要求。罔，无。

㉙穷达：穷困和显达。 斯已：犹而已。

【译文】

以往却是如何？

消逝的一切更加疏远。

谦恭之人温柔敦厚，
小心谨慎善终如善始。
顾念那死者临终之言，
抚恤这困厄的孤子。
就像那曲身向下的樛木，
葛蔓赖它而开花结实。
幸福而美好啊葛蔓，
得到栖身于樛木。
叶不再如浮云飘泊，
花不再似彗星流逝。
将军与卞和相承相等，
卢谌质地却不是楚山玉璞。
将军垂爱关注与尤良相当，
卢谌功用却缺乏良马本领。
承恩既已笃厚，
垂爱关注更亲。
称誉奖励庸劣低贱之人，
让他与俊秀者并驾齐驱。
辅佐协和未有成功，
奇谋良策无所呈献。
不敢奢望如同狐偃、赵衰，
却有志与五臣并列。
五臣的行列为何敢于参与？
劳苦遇上了一百次。
亲身经历过艰难险阻，
亲足踏上过荒僻边远之地。
情义由于德惠而加深，
名分随从亲昵而增进。

亲密无间而一心向往，
自然情趣一致非他人可比。
往日在闲暇的时间，
精妙地探求人生的通理。
以为那意气用事为非，
以有节操之士为美。
情愫因身体力行而产生，
感慨因情愫而兴起。
趋向或舍弃无所要求，
困厄和显达都不去考虑。

【原文】

由余片言，　秦人是惮①。
日磾效忠②，　飞声有汉③。
桓桓抚军④，　古贤作冠⑤。
来牧幽都⑥，　济厥涂炭。
涂炭既济，　寇挫民阜。
谬其疲隶⑦，　授之朝右⑧。
上惧任大⑨，　下欣施厚⑩。
实祇高明⑪，　敢忘所守⑫。
相彼反哺⑬，　尚在翔禽。
孰是人斯⑭，　而忍斯心⑮。
每凭山海⑯，　庶觌高深。
遐眺存亡⑰，　缅成飞沉⑱。
长徽已缨⑲，　逝将徙举。
收迹西践，　衔哀东顾。

曷云涂辽，　曾不咫步[20]。
岂不夙夜？　谓行多露[21]。
绵绵女萝[22]，　施于松标[23]。
禀泽洪干[24]，　晞阳丰条[25]。
根浅难固，　茎弱易凋。
操彼纤质，　承此冲飙[26]。
纤质实微，　冲飙斯值。
谁谓言精[27]？　致在赏意[28]。
不见得鱼？　亦忘厥饵[29]。
遗其形骸，　寄之深识[30]。

【注释】

①“由余”二句：由余一句话，秦穆公于是畏惧。事见《史记·秦本纪》。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听其治乱之论，退而问内史廖说：“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　由余：戎人姓名。秦人：指秦穆公。

②日磾：金日磾。

③飞声：犹扬名。

④抚军：抚军大将军。指段匹磾。

⑤古贤作冠：像古时贤人似的超出众人。作冠，为当世之冠。

⑥来牧幽都：前来治理幽州。永嘉六年，以段匹磾为幽州刺史。牧，统治。

⑦谬其疲隶：错误地以愚钝无能作为从属。

⑧朝右：州郡的辅佐官吏，即别驾。

⑨任大：犹言任重，责任重大。

⑩施：加，给予。

⑪高明：对人的敬词。指刘越石。

⑫所守：所掌管的职责。指从事中郎之职。

⑬反哺：鸟雏长成，衔食哺母鸟。

⑭人斯：人。斯，语气助词，啊。

⑮而：通“能”。 斯心：此心，指作者父母见害之心。

⑯山海：指器宇博大，比喻刘琨。

⑰存亡：生者和死者。指刘琨和作者父母。

⑱飞沉：犹言升沉。古祭山，置祭品于山叫升；祭川，投祭品于水叫沉。引申为尊崇而缅怀。

⑲长徽已纓：意思是说为段匹磾所征召为别驾。类似为绳索所缠绕。徽，绳索。纓，缠绕。

⑳咫步：比喻距离很近。 咫：古时八寸。

㉑谓：通“为(wèi未)”。 多露：犹言露多沾衣。此处用以比喻行为不检点，受人指责。典出《诗经·召南·行露》。

㉒女萝：即松萝。地衣类植物，常寄生于松树上。作者自喻。

㉓松标：松树梢，此与“根(本)”相对而言，指松树支干。喻刘琨。标，末，梢。

㉔洪干：指“松标”。喻刘琨。

㉕晞(xī西)阳：阳光晒干。晞：晒干。 丰条：茂盛的树枝。

㉖冲飙：猛烈的狂风。

㉗言精：高大而光辉。言，高大。《诗经·皇矣》：“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朱熹注：“言言，高大也。”精，精华，指光辉。

㉘赏意：犹言尚志，高尚其志。赏，通“尚”。

㉙“不见”二句：不见捕得鱼，也忘了钓鱼的饵。犹《庄子·外物》“得鱼而忘筌”。饵，犹筌。筌，捕鱼之器，即鱼笱。

㉚“遗其”二句：扬弃自己的躯体，寄托于见识深远。典出《庄子·德充符》：“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 形骸：人的形体，躯壳。 寄：寄托。

【译文】

由余一片言语，
秦穆公于是畏惧。

金日磾竭尽忠诚，
扬名于汉室。
抚军大将军威武显赫，
有如古时贤人而为当世之冠。
前来治理幽州，
救助那里的百姓苦难。
灾难困苦救助之后，
敌军又摧残了百姓康乐。
错误地以愚钝无能作为从属，
授予卢谌以朝右之职。
对上恐惧责任重大，
对下却欣喜加惠深厚。
实在敬重高明，
哪里敢忘记自己的职守！
看那鸟雏长成而衔食哺母鸟，
尚且在于飞禽；
谁是这样的人，
能忍耐父母遇害之心？
每每倚托高山大海，
差不多看到山之高和海之深。
遥望生者和死者，
永远缅怀而飞沉。
但是为绳索所缠绕，
将要飞起而摇摆飘荡。
收敛形迹向西飘荡，
含悲于内向东顾视。
为什么说路途遥远？
竟然没有动咫尺之步！

怎么不早夜出行？
因为出行怕露多沾衣！
绵绵的女萝，
牵上那松标。
承受恩泽于巨大的树干，
得到阳光而生长茂盛。
根浅而难以牢固，
枝茎弱小而容易枯凋。
凭着女萝那纤细的资质，
承受如此猛烈的狂风。
纤细的资质确实气息微弱，
但是对于猛烈的狂风竟然势均力敌。
谁说如此高大而光辉，
所达到的仅在于高尚其志？
不见捕得鱼？
也忘了钓鱼的饵。
扬弃自己的躯体，
寄托于见识深远。

【原文】

先民颐意①，　潜山隐机②。
仰熙丹崖③，　俯澡绿水。
无求于和④，　自附众美⑤。
慷慨遐踪⑥，　有愧高旨！
爰造异论，　肝胆楚、越⑦。
惟同大观，　万殊一辙。
死生既齐⑧，　荣辱奚别⑨？

处其玄根[10]，　廓焉靡结[11]。
福为祸始，　祸作福阶[12]。
天地盈虚，　寒署周回[13]。
夫差不祀，　衅在胜齐[14]。
勾践作伯，　祚自会稽[15]。
邈矣达度[16]，　唯道是杖[17]。
形有未泰[18]，　神无不畅。
如川之流，　如渊之量。
上弘栋隆[19]，　下塞民望[20]。

【注释】

①颐意：颐养身心。颐，休养，保养。

②隐(yin 印)机：犹隐几，倚着几案。

③熙：曝晒。《说文》："熙，燥也。"

④和(hè 贺)：应和。

⑤自附众美：谓自然而然归附于众妙之门。典于《庄子·刻意》："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是说圣人体天地之道。众美，犹众妙。指万物的玄理。

⑥慷慨遐踪：慷慨于遐踪。意思是说情绪激昂而仰慕古时贤人的卓越之行迹。遐踪，犹高踪。

⑦"爰造"二句：由于有人虚构奇谈怪论，肝和胆就如同楚国和越国相距那么远。语出《庄子·德充符》。是说看问题角度不同，结论自然相反。此指刘琨被谤。按，臧荣绪《晋书》记载，众人谓刘琨诗"怀帝王大志"。

⑧齐：相同，相等。

⑨奚：何。

⑩玄根：道家指道之本。

⑪廓焉靡结：体道虚通而心无怨结。廓，空。

⑫"福为"二句：福禄是祸患的开始，祸患是福禄的阶梯。是说祸福无

常，相因相伏。

⑬“天地”二句：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犹如寒往暑来的周而复始。

⑭“夫差”二句：夫差不为人奉祀，衅兆在于征讨齐国。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夫差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败齐师于艾陵。最后，吴为越所灭。此喻刘聪之胜，将为覆灭之开端。 不祀：不为人奉祀，比喻国破家亡。

⑮“勾践”二句：勾践称霸于诸侯，开始于会稽之耻。事见《史记·勾践世家》。此用以喻刘琨。 勾践：春秋时越国国君。初为吴王夫差所败。后卧薪尝胆十年，终于灭掉吴国，一时称霸。 伯(bà 坝)：通“霸”。 会稽：指会稽之耻。吴越交战，勾践兵败，为吴王夫差围困于会稽。

⑯达度：豁达大度，指刘琨。

⑰唯道是杖：依仗着道。杖，凭倚，犹“仗”。道，规律，事理。

⑱未泰：犹言和合安泰。未，地支的第八位，别名协洽，因以借指和合。

⑲栋隆：屋梁高大，比喻能担负重任。《周易·大过》：“栋隆之吉，不桡乎下。”

⑳民望：民之所望。

【译文】

古时贤人修养身心，
隐居深山凭几而坐。
仰首曝晒于山崖，
俯身沐浴于清泉。
无所求于天地的应和，
自然而然归附于众妙之门。
卢谌慷慨仰慕古人高超的行迹，
但有愧于古人高尚的意旨。
有人虚构奇谈怪论，
肝和胆就同楚国距越国那么远。
只有齐一于宏大的观察，

人生万般不同也趋向一致。
死与生既已等同，
荣显与屈辱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处于那大自然奥妙的本原，
就体道虚通而心无怨结。
福禄是祸患的开端，
祸患是福禄的阶梯。
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
犹如寒往暑来的周而复始。
夫差不被子孙奉祀，
衅兆在于征讨齐国；
勾践称霸于诸侯，
开始于会稽之耻。
将军豁达大度而见识高远，
行事唯依万物变化之规律。
行迹和合安泰，
神意无不通畅。
如同江河源远流长，
又如同深渊的度量。
对上恢弘栋梁之职责，
对下满足万民的愿望。

赵德政　译注

答卢谌书附诗一首

刘 琨

【作者】

刘琨，见卷十二《劝进表》。

【题解】

《答卢谌书》为刘琨对卢谌赠书及诗所作的回复。这是研究作者思想演变的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鉴赏作者诗文不可多得的辅助材料。毫无疑义，就行文而论，作者作书回复卢谌，绝非仅仅袒露那“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的博大胸怀而已。处于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时期，少壮而“未尝检括”的作者，面对“国破家亡，亲友凋残”的悲惨情景，由“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一跃而为抗敌御侮，那禾黍之悲，末路之感，表现得何其深刻而又沉痛！明乎此而后鉴赏和研究作者的诗文，方可“知人论世”而“以意逆志”。

【原文】

琨顿首：

损书及诗①，备辛酸之苦言，畅经通之远旨②。执玩反复，不能释手，慨然以悲，欢然以喜。昔在少壮，未尝检括③，远慕老、庄之齐物④，近嘉阮生之放旷⑤，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⑥，困于逆乱，国破家

亡，亲友凋残⑦。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⑧；块然独坐⑨，则哀愤两集⑩。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⑪，譬由疾疢弥年⑫，而欲一丸销之，其可得乎？

【注释】

①损书：对别人来信的敬称。意思是说对方不惜贬抑身分而写信给自己。

②经通：犹言常经通义。

③检括：检，与“括”同义，约束。

④老、庄：老子和庄子，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齐物：犹言万物融化为一。详见《庄子·齐物论》。

⑤阮生：指阮籍。

⑥辀（zhōu 州）张：惊惧之貌。

⑦凋：衰败。

⑧百忧：种种忧虑。

⑨块然：孤独的样子。

⑩两集：两者相集。指哀、愤两种不同的感情同时出现。

⑪数刻：犹言片刻，瞬时。形容时间短暂。刻，计时单位。古代以铜漏计时，一昼夜分为一百刻。

⑫疾疢（chèn 衬）：病害。疢，热病。

【译文】

琨顿首：

承蒙您不惜贬抑身分赠给书信和诗，饱含辛酸的言语，畅发常经通义的深远旨意。手持惠书反复玩味，久久不能放下，既感慨而伤心，又欢畅而喜悦。过去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无拘无束，仰慕古代老子和庄子的万物融化为一，赞许近代阮生的旷达不拘礼俗，责怪厚和薄为什么而产生，哀与乐为什么而到来。近来开

始惊慌而恐惧，由于叛乱而身处险境，国破家亡，亲友衰落。扶杖而漫步歌吟，种种忧虑就纷至沓来；孤零零地独自静坐，哀伤和愤慨就同时涌上心头。时而想到彼此往来举杯促膝对饮，转悲为喜，排除一生积聚的惨痛，求取片刻的短暂欢慰，就好像患病经年，却打算用一剂药丸根除病根，难道可以如愿吗？

【原文】

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①，焉得独曜于郢握②？夜光之珠③，何得专玩于随掌④？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恨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⑤，嗣宗之为妄作也⑥。昔骒骥倚辀于吴坂⑦，长鸣于良乐⑧，知与不知也。百里奚愚于虞⑨，而智于秦，遇与不遇也。今君遇之矣⑩，勖之而已⑪！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久废则无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称指送一篇⑫，适足以彰来诗之益美耳。琨顿首顿首！

【注释】

①和氏之璧：春秋时楚人和氏（卞和）所得的宝玉，叫和氏之璧。省称和璧或者和氏璧，为天下共同传颂的宝物。

②郢：地名。春秋楚国都。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此处指楚人。

③夜光之珠：夜明珠。指随侯珠。

④随：指随侯。

⑤聃：老聃，即老子。 周：庄周，即庄子。

⑥嗣宗：阮籍的字。

⑦骒骥：良马名。 倚辀：驾辕。辀，车辕。 吴坂：地名。在吴城（今江苏省吴县）北。

⑧良乐：王良和伯乐。王良无遇骥之事，李善《文选》注以为“因伯乐而连言之”。

⑨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的贤相。原为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虏奚，以为秦穆夫人陪嫁之臣。奚以为耻，逃之宛，为楚人所执。秦穆公闻其贤，用五羖羊皮赎，后来委以国政，称为五羖大夫。与蹇叔、由余共助穆公建成霸业。事见《史记·秦本纪》。

⑩今君遇之：指卢谌为段匹磾别驾。

⑪勖（xù 序）：勉励。

⑫称指：称旨。符合其意旨。指，通“旨”。

【译文】

有才能的人为人世而降生，人世也确实需要有才能的人。和氏之璧，怎么能单独炫耀于楚人手中？夜光之珠，怎么能独自观赏于随侯掌上？天下的宝物，应当由天下人共同享有。只是离别的时候，不能不惆怅恼恨罢了！如是之后才了解到老聃和庄周的虚幻荒唐，阮嗣宗的所作所为荒诞做作。从前骒骥在吴坂驾辕拉车，在伯乐王良面前却放声长啸，这是遇到知己和没有遇到知己的缘故啊。百里奚在虞国愚昧无知，在秦国却才智卓异，这是遇到知己和没有遇到知己的缘故啊。现在您已经遇到知己了，今后自勉吧！不再留意于文辞，已经二十余年了。长时间放弃写作恐怕要杂乱而无章法，但是考虑一定要我赋诗一首回复，所以符合意旨奉赠一篇，正好可以用来显扬来诗的益发美好。刘琨顿首顿首！

【原文】

厄运初遘，　阳爻在六①。
乾象栋倾②，　坤仪舟覆③。
横厉纠纷，　群妖竞逐④。
火燎神州，　洪流华域⑤。
彼黍离离，　彼稷育育⑥。

哀我皇晋，　痛心在目。
天地无心，　万物同涂[7]。
祸淫莫验，　福善则虚[8]。
逆有全邑[9]，　义无完都[10]。
英蕊夏落[11]，　毒卉冬敷[12]。
如彼龟玉[13]，　韫椟毁诸[14]。
刍狗之谈[15]，　其最得乎！
咨余软弱[16]，　弗克负荷。
愆釁仍彰[17]，　荣宠屡加。
威之不建，　祸延凶播[18]。
忠陨于国[19]，　孝愆于家。
斯罪之积，　如彼山河。
斯釁之深，　终莫能磨！
郁穆旧姻[20]，　嫌婉新婚[21]。
裹粮携弱[22]，　匍匐星奔[23]。
未辍尔驾，　已堕我门。
二族偕覆[24]，　三孽并根[25]。
长惭旧孤[26]，　永负冤魂[27]。

【注释】

①阳爻在六：阳爻在第六位。在第六位的阳爻，叫上九。《周易·乾》："上九，亢龙有悔。"是说居高位的人要以骄傲自满为戒，否则便有败亡的灾祸。阳爻，爻为《周易》中组成卦的符号，即"—"和"--"。"—"是阳爻，"--"。是阴爻。

②乾象：《乾》卦象天，故称天象为乾象。指日月星辰的运行。

③坤仪：《坤》卦象地，故称大地为坤仪。

④“横厉”二句：是说刘聪兴兵侵犯中原。事见《晋书·孝怀帝纪》和同书愍帝纪。　横厉：纵横凌厉。形容气盛。　妖：妖孽。指凶暴好战作乱者。

⑤洪流：大水。与上句“火燎”均比喻祸乱 。

⑥“彼黍”二句：典出《诗经·王风·黍离》。是说周人闵周室之颠覆。育：滋长。

⑦“天地”二句：天地无意爱育万物，万物同途而异归。　无心：言无心爱育万物，即不仁。　万物：此特指人。　涂：途径，道路。

⑧“祸淫”二句：使作恶者受祸没有证验，使行善者得福却是虚假。

⑨逆：叛逆。指刘聪。

⑩义：正义，仁义。指晋室。

⑪英蕊：香花。喻晋朝。蕊，花。

⑫毒卉：毒草。比喻胡寇。　敷：茂盛。

⑬龟玉：指宝龟和宝玉，皆为国家的重器。

⑭韫椟（yùn dú 韵毒）：收藏在柜子里。韫，收藏。椟，柜子，匣子。　诸：通“之乎”，指代“龟玉”。

⑮刍狗之谈：指《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　之：指示代词，作“谈”的定语。

⑯咨：叹息。

⑰愆釁：愆谬的迹兆。釁（xìn 信），同“衅”，迹兆。

⑱“威之”二句：指为刘聪所败，父母遇害。事见《晋书·刘琨传》。　威之不建：不建威。意思是说统率三军没有建树声威。之，表示宾语前置。　祸延凶播：犹言凶祸却在蔓延。播，传开。

⑲陨：坠落，引申为丧失。

⑳旧姻：老亲。指多年的亲戚。臧荣绪《晋书·刘琨传》：“琨妻，即谌之从母也。”从母，姨母。

㉑新婚：犹言新亲。未详。

㉒裹粮：携带粮食备出战或远行。

㉓星奔：形容疾速，有如流星飞奔。

㉔二族皆覆：两家家族一起倾覆灭亡。王隐《晋书》记载，刘聪命狐泥为向导围攻晋阳，刘琨父母“为泥所害”。何法盛《晋录》说：“刘粲悉害谌父母。”

㉕三孽并根：三个从子一并被根除。王隐《晋书》记载，刘琨兄子演与及，演妻息“尽为(石勒)所虏”。 孽：后代。 三孽：指刘琨之兄子。 根：彻底清除，此指被杀害。

㉖旧孤：指三孽。

㉗冤魂：指二族。

【译文】

厄运初已构成，
阳爻在第六位。
天象如栋梁倾倒，
大地像船覆没。
胡寇纵横凌厉、天下纷扰，
众妖孽彼此武力争逐。
烈火烘烤神州大地，
洪水弥漫华夏区域。
那黍子齐齐整整，
那稷生长茂盛。
哀怜我大晋王朝，
痛心疾首历历在目。
天地无意爱育万物，
万物同途而异归。
使作恶者受祸没有证验，
使行善者得福却是虚假。
叛逆有完整的封邑，
正义却没有完整的都城。
香花在夏天凋零，
毒草却在冬天茂盛。
像那宝龟宝玉，

藏在柜子里毁坏它。
“以万物为刍狗”这种说法，
恐怕最为得宜吧！
可叹我软弱无能，
不能背负肩担。
罪愆的迹兆频仍昭著，
官位和恩宠却屡次增加。
统率三军没有建树声威，
凶祸而蔓延传播。
对国家的忠贞丧失，
对家族的孝行有罪过。
罪过的不断积累，
就像山河那样的高深。
这罪过的深重，
始终不能磨灭！
你我既是和美的老亲，
又是美好的新亲。
携带粮食和全家老小，
伏地而行有如流星飞奔。
还没有中止你远行车马，
已经毁灭了我们两家满门。
两家父母一起倾覆被害，
我的三个从子也一并被除根。
永久有愧于死去的孤子，
永远辜负屈死的魂灵。

【原文】

亭亭孤干[1]，　　独生无伴。
绿叶繁缛，　　柔条修罕。
朝采尔实，　　夕捋尔竿。
竿翠丰寻[2]，　　逸珠盈碗[3]。
实消我忧，　　忧急用缓。
逝将去乎[4]？　　庭虚情满[5]。
虚满伊何？　　兰桂移植[6]。
茂彼春林[7]，　　瘁此秋棘[8]。
有鸟翻飞[9]，　　不遑休息。
匪桐不栖，　　匪竹不食[10]。
永戢东羽，　　翰抚西翼。
我之敬之[11]，　　废欢辍职。
音以赏奏[12]，　　味以殊珍。
文以明言，　　言以畅神。
之子之往，　　四美不臻[13]。
澄醪覆觞，　　丝竹生尘[14]。
素卷莫启，　　幄无谈宾[15]。
既孤我德，　　又阙我邻。
光光段生[16]，　　出幽迁乔[17]。
资忠履信，　　武烈文昭[18]。
旌弓骅骅[19]，　　舆马翘翘[20]。
乃奋长縻，　　是辔是镳！
何以赠子？　　竭心公朝。
何以叙怀？　　引领长谣[21]。

【注释】

①孤干：孤生之竹。喻卢谌。

②丰寻：犹言节长盈寻。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

③逸珠：特异的珍珠。喻人的品德。

④去：离开。指到段匹磾之所。

⑤情满：(mèn 闷)：心情烦闷，满，通“懑”。

⑥兰桂：兰草和桂树。喻卢谌。

⑦春林：喻段匹磾。

⑧秋棘：作者自喻。

⑨鸟：指凤凰。喻卢谌。

⑩“匪桐”二句：不是梧桐树不止息，不是竹实不吃。典出《庄子·秋水》：“夫鵷鸰(鸾凤之属)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是说凤凰性之高洁。　竹：指竹实，练实。

⑪我之敬之：我则敬之。《经词衍释》：“之，犹则也。”

⑫音以赏奏：音乐因为知音而演奏。赏，指赏音者。

⑬四美：指音、味、文、言。

⑭“澄醪”二句：是说音和味。　丝竹：弦乐器和竹管乐器。

⑮“素卷”二句：是说文和言。　素卷：书籍。古书多用白绢卷之，故称书为素卷。素，白。

⑯段生：指段匹磾。

⑰出幽迁乔：从深谷中走出攀登上高树。《诗经·伐木》：“伐木叮叮，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是说自低处升高处，比喻由位卑而尊显。

⑱武烈：武功煊赫。　文昭：文德昭著。

⑲旌弓：旌旗弓矢。　骅骅(xin 辛)：赤色，此指颜色鲜亮。

⑳翘翘：远之貌。

㉑领：颈项。

【译文】

亭亭玉立的孤生之竹，
独自生息而无伴侣。

绿叶繁密而华茂，
柔条修长而节罕枝简。
清早采撷那竹实，
傍晚抚摩那竹竿。
竹竿青翠节长盈寻，
竹实如特异的珍珠其大盈碗。
确实消除了我的忧愁，
只是担心匆促而任用迟缓。
你将离我而去吗？
从此庭院空虚而令我心情烦闷。
空虚而烦闷是为什么？
兰草和桂树被移植。
使那春林茂盛，
却毁坏了此处的秋棘。
凤凰翩翩飞翔，
没有闲暇休息。
不是梧桐树它不止息，
不是竹实它不吃。
它永远收敛东行的翅膀，
高飞而抚御向西的双翼。
我却是因为仰慕而敬重，
停止了欢乐而中止了分内应做的职事。
音乐因为知音而演奏，
滋味因为特异而珍重。
文采因为明哲而表达，
言论因为通达而神奇。
及至你前往幽州，
我这里这四美就不能具备。

有清酒却倒置着酒杯，
丝竹乐器上长满灰尘。
有书籍却从不翻阅，
幄幕里没有谈笑的来宾。
既使我德孤无伴，
又使我近旁无邻。
段先生光明显耀，
出于幽谷而迁于乔木。
资质忠贞而履行诚信，
武功煊赫文德昭著。
旌旗弓矢逶迤鲜明，
车马浩浩荡荡。
于是奋起长縻，
驾御而乘骑。
用什么来回赠你？
竭尽心力于你的朝廷。
用什么来述说情怀？
引颈遥望而放声歌吟！

赵德政　译注

与陈伯之书

丘 迟

【作者】

丘迟(公元464～508年),字希范。梁朝吴兴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南北朝散文家。八岁为文,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点深以为奇。仕齐为殿中郎。梁武帝平定建康,引为骠骑主簿,以文才深受赏识,官至中书郎,迁司徒从事中郎。今传《丘司空集》一卷,辞采丽逸,钟嵘著《诗品》倍加赞叹:“迟点缀映美,似落花依草。”

【题解】

《与陈伯之书》写于天监四年(公元505年)。陈伯之,齐末为江州刺史,后降梁仍为江州刺史。公元502年,因听信部下谗言,率部投降北魏,为平南将军。天监四年,梁武帝命临川王萧宏北伐,陈伯之率兵相拒。其时作者随军为咨议参军,领记室,奉命私与伯之书劝降。陈见信翻然悔悟,于是率领部下八千士卒反正归梁。这封信虽说采用当时流行的骈文形式,但遣词用典,注重句式的整齐与对偶,讲究文辞音韵平仄的协调,并非只是追逐形式美,而是使这形式方面的诸多因素服务于抒情达意,因而行文委曲婉转,淋漓尽致,情感真挚笃实感人肺腑,确乎不愧为文质兼美的千古骈体名文。

【原文】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1]，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2]，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3]，慕鸿鹄以高翔[4]。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5]，朱轮华毂[6]，拥旄万里[7]，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8]，闻鸣镝而股战[9]，对穹庐以屈膝[10]，又何劣邪！寻君去就之际[11]，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12]，以至于此。

【注释】

①足下：敬辞，称对方。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都称“足下”。

②冠：位居第一。

③燕雀：喻凡庸小人。

④鸿鹄：喻才杰志士。

⑤开国称孤：晋时封爵，自郡公至县男，皆冠以开国之号，南北朝至宋皆沿袭此制。据《梁书》本传，陈伯之“力战有功”而“封丰城县公”，故言“开国称孤”。开国，开建邦国。孤，王侯自称。

⑥朱轮华毂：意思是说华美的车舆。

⑦旄：旄节，使臣持之以为信物。专制军事的武官也持旄节。

⑧为奔亡之虏：指陈伯之投降北魏。

⑨鸣镝：响箭。

⑩穹庐：毡帐。指北魏。

⑪去：指离开梁。　就：指投靠北魏。

⑫沉迷猖獗：惑乱妄行。指陈伯之任用的邓缮、朱龙符等人行为恶劣，梁武帝欲治其罪，陈伯之不但不受命，反而举兵反叛。

【译文】

丘迟叩头拜谢：

陈将军近来安好，十分庆幸，十分庆幸！将军的勇武位居三军首位，才能在当世最为杰出，应当扬弃燕雀之类的小人志趣，仰慕才杰志士，像鸿鹄那样展翅高翔。往昔将军顺应时机弃齐归梁，遇到了英明的君主，由于建立功勋和业绩，开建邦国，得以封爵称孤，从此乘坐华美的车舆，手持旄节统辖万里疆域，多么雄伟豪壮啊！怎么突然间就变成逃跑投敌分子，听到响箭的声音就两腿发抖，面对异族的帐篷屈膝下拜，又这么卑微下贱呢！推想将军背梁投魏的时刻，也没有别的缘故，仅仅是因为内心不能省察自己，加上外边受到流言蜚语的挑拨，一时糊涂而任意妄为，才到了这种地步！

【原文】

圣朝赦罪责功①，弃瑕录用②，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③，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④。朱鲔涉血于友于⑤，张绣剃刃于爱子⑥，汉主不以为疑⑦，魏君待之若旧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⑨，而勋重于当世。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⑩；不远而复⑪，先典攸高⑫。主上屈法申恩⑬，吞舟是漏⑭，将军松柏不翦⑮，亲戚安居，高台未倾⑯，爱妾尚在，悠悠尔心⑰，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⑱。佩紫怀黄⑲，赞帷幄之谋⑳；乘轺建节㉑，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㉒，传之子孙。将军独靦颜借命㉓，驱驰毡裘之长㉔，宁不哀哉！

【注释】

①圣朝：指梁朝。 责功：以立功相责求。责，求。

②瑕：玉上斑点，此指过失。 弃瑕：犹言不计较过失。

③反侧：翻覆图谋不轨的人。

④不假：犹言不须，不用。假，凭借，靠。　仆：作者自谓。书信中自谦之称。　一二谈：犹一一述说。

⑤朱鲔：王莽末年绿林军将领。他曾劝更始帝刘玄杀了汉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伯升。后来朱鲔在洛阳被刘秀包围，刘秀劝他投降，答应既往不咎，保其官爵，朱才献城投降。　涉血：喋血，血流遍地。此指杀戮。　友于：兄弟。《尚书·君臣》："惟孝友于兄弟。""于"本为介词，后人每以友于二字连称，用以指兄弟。

⑥张绣：汉末军阀。起初投降曹操，后又反叛，杀死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及侄子曹安。两年后又降曹，被封为列侯。　剚(zì字)刃：以刀刺杀。剚，刺。

⑦汉主：指汉光武帝刘秀。

⑧魏君：指魏武帝曹操。

⑨昔人：指上述朱鲔、张绣。

⑩往哲：以往的圣贤。　是：称是。　与：赞许。

⑪不远而复：源于《周易·复卦》"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⑫先典：古代典籍，指《周易》。　攸：同"是与"之"是"。

⑬申恩：申明恩惠，有重恩之意。

⑭吞舟是漏：漏吞舟。比喻法网宽得漏过罪犯。语出《史记·酷吏列传》："网漏于吞舟之鱼。"吞舟，即吞舟之鱼。

⑮松柏：指祖坟。古人常在坟侧植松柏梧桐以为辨识的标记。　翦：削；折。

⑯高台：指住宅。

⑰悠悠：形容思虑深长。　尔：你。

⑱雁行：雁飞成行列，用以比喻尊卑有次序。

⑲佩紫怀黄：大官的服饰。此指文臣。紫，紫色的印绶。黄，金印。

⑳赞：佐助。　帷幄：军帐。　谋：计谋，策划。

㉑轺(yáo摇)：用两匹马拉的轻车。此指使者之车。　建节：将旄节插立车上。节，符节，旄节。

㉒刑马作誓：古人盟誓，杀马饮血，以示严肃郑重。此指封官赐爵的仪式。　刑：杀。

㉓靦(tiǎn舔)：形容羞惭。　借命：暂借生命，即苟且偷生之意。

㉔驱驰：为……奔走效劳。　毡裘：胡人的衣著服饰，借指胡人。　长：

酋长。指北魏君主。

【译文】

当今朝廷赦免人的罪过，以立功相督求，录用人才既往不咎，向天下人推心置腹，宽宥万物，使怀有二心的人都安定下来，这是将军知道的事，无须乎靠我一一叙说。朱鲔曾杀死刘秀的哥哥，张绣曾杀死曹操的爱子，但是光武帝不因此而怀恨疑忌，魏主曹操对待张绣也依然如故，何况将军不但没有朱鲔、张绣那样的罪过，而且对当代还有重大的功勋。迷路的人知道回头，以往的圣贤也是称赞的；走错路没走远就返回，古代典籍于是推崇他们。皇上减轻刑罚，注重恩情，法网宽得能漏过吞舟的大鱼，因此将军虽然投靠敌国，但是祖坟没受到一点破坏，亲戚安然无恙，住宅没有倾覆倒塌，妻妾依然安在，您平心静气深思细想，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如今满朝功臣名将，犹如雁行有序各就其位。佩带紫色印绶、怀抱金印的大臣们，协助策划军机大事；乘坐轻车，车上竖立旄节的武将们，奉守保卫边疆的重任 。不但如此，而且朝廷还杀马立誓，文臣武将的官爵传给子孙后代。现在唯独将军厚着脸皮苟且偷生，为异族酋长奔走效劳，难道就不感到可悲可哀吗！

【原文】

夫以慕容超之强①，身送东市②；姚泓之盛③，面缚西都④。故知霜露所均⑤，不育异类⑥；姬汉旧邦⑦，无取杂种⑧。北虏僭盗中原⑨，多历年所⑩ ，恶积祸盈，理至焦烂⑪ ；况伪嬖昏狡⑫ ，自相夷戮⑬ ，部落携离⑭ ，酋豪猜贰⑮ ！方当系颈蛮邸⑯ ，悬首藁街⑰ 。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⑱ ，燕巢于飞幕之上⑲ ，不亦惑乎？

【注释】

①夫：发语词，引起下文议论。　慕容超：南燕君主，建都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县）。宋武帝刘裕北伐，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今南京市）。

②东市：原来是汉朝长安处决犯人的地方，后来泛指刑场。

③姚泓：后秦君主，建都长安。刘裕破南燕后，又攻克长安，生擒姚泓，斩于建康。

④面缚：两手反绑。指活捉。　西都：指长安。

⑤霜露所均：霜露分布的地方，意思是说天地之间。

⑥异类：异族。按，这是对其他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呼，下文"杂种"、"北虏"、"北狄"，均同此。

⑦姬汉：指汉族。姬：周王朝姓氏。　旧邦：故国。邦、国同义。

⑧无取：不收容。取，收受。

⑨僭（jiàn 见）盗：窃据。僭，超越名分。

⑩所：不定代词。附于"年"后，表示年数不确。

⑪焦烂：指灭亡。

⑫伪嬖：非法存在的妖孽。指北魏宣武帝拓跋恪。

⑬夷戮：杀戮。

⑭携离：分裂。

⑮酋豪：酋长。　贰：二心。

⑯蛮邸：接待异族首领的馆舍。

⑰蕖街：汉朝京城长安街名，蛮邸即设于此。

⑱鱼游于沸鼎之中：比喻陈伯之处境险恶而仍不自知。《后汉书·张纲传》："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喘息须臾间耳。"

⑲燕巢于飞幕之上：义同上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　巢：结巢。　飞幕：飞动摇荡的帐幕。

【译文】

再说，凭南燕慕容超那么强大，结果却被押往刑场斩首示众；后秦姚泓那样的强盛，结果也是在长安被生擒活捉。可见上天霜露遍布的地方，不养育异类；汉人的故国，不收容杂种。北魏

窃据中原地区，经历了多年，罪恶累累祸害满盈，按理已经到了灭亡地步；更何况伪政权的妖孽们昏庸而狡诈，自相残杀，部落四分五裂，酋长各怀二心相互猜忌。他们即将披枷带锁受刑，他们的归宿是在蒿街悬首示众。可是将军却依然像鱼游动在沸腾的开水锅里，像燕那样在飞荡的帐幕上筑巢，不是也太昏惑糊涂了吗？

【原文】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①，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②，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③，吴子之泣西河④，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⑤，自求多福！

【注释】

①故国：指梁朝。故，旧，原来的。

②陴（pí 皮）：城上女墙。

③廉公：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赵悼襄王时，因不受信任逃往魏国，后来又返回到赵国，赵王以其年老不用。楚王听说后，迎廉颇为楚将，但廉颇仍“思用赵人”。 思赵将：思为赵将。赵将：名词活用为动词。

④吴子之泣西河：吴起，战国时魏国名将。魏武侯派他守西河。后来魏武侯听信谗言召他回来。他走到岸门，停车而哭。仆人问他因何而哭。他说，魏武侯如果真的了解我，命我一直守西河，可把秦国灭亡。现在调我回去，秦国占据西河的时间也就不远了，魏国也就从此削弱了。 西河：今陕西省黄河西岸郃阳一带。

⑤想：料想。 励：修饰，整治。此处引申为制定或运筹。 良规：妥善的规划。

【译文】

现在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木发荣滋长，五彩缤纷的鲜花满

树，莺燕漫天飞舞。此时此刻看到故国军队的旗鼓，触动了以往在梁时的情景，抚摸弓弦而登上城墙，内心难道就不悲伤而惆怅？想当年廉颇离开了赵国，却依然日思夜想再做赵国的将领；吴起因谗言而离开西河的时候，回首面向西河哭泣，那都是出于人之常情啊！难道将军唯独就无情无义吗？料想早就已经运筹妥善的规划，自求美福。

【原文】

当今皇帝圣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①，楛矢东来②。夜郎滇池③，解辫请职④；朝鲜昌海⑤，蹶角受化⑥。唯北狄野心⑦，掘强沙塞之间⑧，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⑨，明德茂亲⑩，总兹戎重⑪，吊民洛汭⑫，伐罪秦中⑬。若遂不改⑭，方思仆言⑮。聊布往怀，君其详之⑯。丘迟顿首。

【注释】

①白环：白玉环。舜时西方朝贡的珍品。李善引《世本》载："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佩。"

②楛矢：楛木做的箭。这是周武王时肃慎族朝贡的珍品。

③夜郎：汉时西南方国名，今贵州省桐梓县东。　滇池：汉时西南方国名，今云南省昆明市南。

④解辫：解开辫发，改从汉族的风俗。

⑤昌海：西域地名，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罗帕尔。

⑥蹶角：以额角触地，即叩首或跪拜。　化：教化。

⑦北狄：指北魏。

⑧掘强（jiàng 匠）：性情刚强不屈。此处是强硬的意思。掘，通"倔"。沙塞：沙漠边塞。

⑨中军：中军将军。　临川：临川王萧宏。天监四年，萧宏奉命北伐。

⑩明德：犹美德。 茂亲：至亲。意思是说宏乃武帝之弟。

⑪总：统领，统管。此处可译为“执掌”。 戎重：兵权重任。戎，兵。

⑫吊民洛汭（rui 锐）：吊民于洛汭。吊，慰问。洛汭，指洛水流入黄河的地方，今河南省巩县一带。汭，水弯曲处。

⑬伐罪：讨伐罪人。 秦中：地区名，今陕西省中部。

⑭遂：因循。《荀子·王命》：“若是，则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杨倞注：“遂，因循也。”

⑮方：正好，正当。

⑯其：副词，表示劝告，希望。 详：仔细考虑。

【译文】

当今皇帝圣哲神明，天下安居乐业。四方归顺，各国来朝，从西方献来了白玉环，从东方献来了楛木箭。夜郎、滇池两国，解开辫发改从汉俗，请求封官；朝鲜、昌海二地，叩头下跪接受梁朝的教化。唯有北狄野心勃勃，在沙漠边塞地区负隅顽抗，妄图苟延残喘几个年月的寿命罢了。现在中军将军临川王具有贤明的德望，又是皇帝的至亲骨肉，亲自执掌这次军事重任，在洛汭一带抚慰百姓，到秦中地区讨伐罪人。如果你仍然因循执迷而不知改悔，那正好深思我这番话。聊且以此表达往日的情谊，希望您一定要详察！丘迟叩首下拜。

赵德政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十五

书牍之属二

与孟尚书书[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与当地僧人大颠来往，人们传说韩愈已信奉佛教。同年冬天，韩愈改授袁州刺史（治所今江西省宜春县）。第二年前户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吉州司马孟简来信。孟简是嗜好佛学的，信中言及信佛一事。韩愈作此回书，说明他与大颠是一般来往，信佛纯属误传，并着重阐述了他之所以排斥佛教，是因为佛教学说危害儒道，并以孟子而后的卫道者自居，表示了坚持维护、建立儒家道统的一贯主张，虽万死而无恨。

【原文】

愈白：

行官自南回[2]，过吉州[3]，得吾兄二十四日手书数

番④，忻悚兼至⑤。未审入秋来眠食何似，伏惟万福。

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⑥，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⑦，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⑧。

【注释】

①孟尚书（？～公元823年）：即检校工部尚书孟简，字几道，德州平昌（今山东省陵县东，商河县北）人，进士出身，历任仓部员外郎、司封郎中、常州刺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户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太子宾客，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贬为吉州司马。孟简喜好佛学，曾参与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②行官：唐制，节度使、州、府，都有牙官、行官，牙官为衙前驱使；行官受差遣往来京师、邻道、州、府公干。

③吉州：治所今江西省吉安市。

④番：计数词，枚、片。亦为次数。

⑤忻悚（xīn sǒng 欣耸）：喜与惧。

⑥形骸（hái 孩）：人的形体躯壳。

⑦袁州：治所今江西省宜春县。

⑧福田：佛教称积善行可得福报，如同播种田地，可以收获果实。

【译文】

韩愈复信：

行官从南方回来，经过吉州，得到我兄二十四日所写书信几纸，既高兴又恐惧。不知入秋以来您的睡眠饮食怎样，祝愿我兄

万福。

来信说：有人传说韩愈最近也有点信奉佛教了。这一传说是荒诞的。我在潮州的时候，有一位老和尚，法号大颠，相当聪明，懂得佛学义理。边远地区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所以从山上召他到潮州城来，留住了十几天。这位老僧人确实能超尘脱俗，以理性、理智相胜，不被外界事物干扰。和他交谈，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义理，重要的是能够荡涤情累，疏通心中郁积的烦闷。我认为这样的和尚很难得，因此和他有了交往。到海边祭神时，就到他住的地方进行拜访。等我来袁州时，我留了一部分衣服给他，作为临别纪念。这是人之常情，并不是崇奉信仰佛教，祈求福报。

【原文】

孔子云："丘之祷久矣①！"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②，圣贤事业，具在方册③，可效可师。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诗》不云乎"恺悌君子，求福不回④"？传又曰："不为威惕⑤，不为利疚⑥。"假如释氏能与人为祸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惧也，况万万无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类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灵。天地神祇⑦，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间哉？进退无所据，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注释】

①丘之祷久矣：见《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如要祈求神明，那末，我

孔丘平素的行为就是符合神明的，因此用不着再去祈求神明。

②法度：法令制度。

③方册：典籍。

④“恺悌君子”二句：见《诗经·大雅·旱麓》。 恺悌：和乐简易。 不回：不违背祖先的正道。

⑤不为威惕：见《左传·哀公十六年）。

⑥不为利疚：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原文为：“不为利疚于回。” 疚：病，辱。 回：义见上。

⑦神祇：天神地祇。

【译文】

孔夫子说：“孔丘祈求神很长久了！”凡是君子立身处世。自然有法度可以遵行，圣贤人的事迹，都记载在典籍上，可以效法，可以学习。仰起头来，没有对不起天的，低下头来，没有对不起人的，再看内心，没有对不起良心的，积善和积恶，各自都会得到相应的福祥和灾殃。有什么理由要去掉圣人的学说，舍弃先王的法度，而信奉夷狄的佛教来祈求福利呢？《诗经》上不是说：“和乐简易的君子，祈求福利，决不违背先王的正道”吗？《左传》上也说：“不为威胁而惧怕，不为利诱而屈辱。”假定佛能够为人制造灾祸，不是坚守圣人之道的君子所应惧怕的，何况万万没有这种道理！况且那个所谓佛，果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行为像君子呀？像小人呀？如果是君子，决不会随便将灾祸施加到守道的人身上，如果是小人，他的身体已经死亡，他的鬼魂没有灵性。天地的神，明明白白布列在这里，多得像丛生的树林，是不可能欺骗的，又肯让他鬼鬼祟祟来到胸怀当中，作威作福于内呢？进退都没有根据，而还去信奉它，也太糊涂了。

【原文】

且愈不助释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说。孟子云：今天下

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敔[1]，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故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 而辟之，廓如也[2]！”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3]，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4]，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5]。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注释】

①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即君为臣纲（臣绝对服从君），父为子纲（子绝对服从父），夫为妻纲（妻绝对服从夫）。　九法：即九畴。传说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一，五行（水、火、木、金、土）；二，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三，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四，协用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五，建用皇极；六，乂用三德（正直、刚克、柔克）；七，明用稽疑（指卜筮）；八，念用庶徵；九，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　敔（yì 义）：败坏。

②廓：大，广阔；开拓。

③除挟书之律：挟书之律，指秦始皇颁布的藏书禁令。汉惠帝四年（公

元前191年)除挟书律。除,废除。挟,藏。

④泯泯(mǐn 敏):紊乱。

⑤左衽(rèn 认):衣服的前襟在左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与中原人前襟向右不同,后来因此用左襟来表示变成少数民族。衽,衣襟。 侏(zhū 朱)离:形容异地语言难辨。《后汉书·南蛮传》:衣裳班兰,语言侏离。此处指讲少数民族语言,与左衽相同,指受异族统治。

【译文】

而且我韩愈不帮助佛教并排斥它,还有重要道理。孟子说:当今天下的学者,不跟从杨朱学派,就跟从墨家,杨、墨二派交错扰乱,使儒家的学说不能发扬光大,三纲沦亡,九法败坏,礼乐制度崩溃,夷狄横行,稍差的只是没有变成禽兽了!所以说,能够对抗杨朱、墨翟学说的,就是孔圣人的门徒。扬子云说:古时候,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了儒家的道路,孟子用言论驳斥邪说,进行疏通,使儒家学说的道路扩大。因为杨朱、墨家学派盛行,儒家的正道被废弃,将近几百年,一直到秦始皇,竟至毁灭先王的法度,烧掉儒家的经典,活埋、杀害儒生,天下就发生大乱。到秦朝灭亡,汉朝兴起近一百年,还不知道恢复发扬先王之道;以后开始废除藏书禁令,逐渐搜求遗失的书籍,招引学士。经书虽然得到了一些,但都残缺不全,十分之二、三已经遗失,原有的学士多老而去世,新的学者没有见过全部经书,不可能完全知道先王的事业,各人守住所见的经籍,分隔背离,既不合作,也不公开。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众圣人的正道,就大遭破坏。以后的学者,没有地方可以寻访校正,一直延续到今天,儒家经典仍然紊乱。这一祸害的产生,原因在于杨朱、墨家学派盛行而没有禁止。孟子虽然是贤圣人,但没有获得权位,只是凭口头宣传,无权采取具体措施,话虽然说得切中要害,但对儒家又有什么补益?然而依靠他的言论,当今的学者,还可以知道奉孔子学

说为正宗，提倡仁义，重视王道，轻视霸道，就是这点补益罢了。儒家大的经典大的法度，都已遗失灭绝而不能补救，毁坏而不能收回，真是所谓千只存十，百只存一，他能扩大儒学在哪里呢？然而假定没有孟子，那么我们中原的人都得穿衣襟向左的服装，讲异族的语言，受异族统治了。所以，我韩愈曾经推崇尊敬孟子，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夏禹之下，原因就在于此。

【原文】

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①，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②，绵绵延延③，浸以微灭④。于是时也，而倡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籍、湜辈虽屡指教⑤，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辱吾兄眷厚⑥，而不获承命⑦，惟增惭惧，死罪死罪！愈再拜⑧。

【注释】

①区区：小，少。

②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③绵绵：连续不断。　延延：长的样子。

④浸：逐渐。

⑤籍：张籍。　湜（shí 十）：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省淳安县）人，进士及第，官至工部郎中。

⑥眷:眷顾,垂爱关注。 厚:厚爱。

⑦承命:接受命令。此指教导。

⑧再拜:一拜又拜。拜,表示恭敬的一种礼节。

【译文】

汉朝以来,许多学者对儒家经典稍稍进行了修补,但残破缺漏到了百孔千疮地步,随后散乱,随后遗失。它的危险,好像用一根头发吊了千钧重量,连续不断延长下去,逐渐微小毁灭。这个时候,有人却在其间提倡佛教、老子学说,鼓动天下众多的人信从它,唉,这也太不仁了!佛教、老子学说给儒家造成的危害,超过杨朱、墨翟学说;韩愈的贤明 ,赶不上孟子。孟子在儒学没有灭亡以前,不能挽救它的灭亡,而我韩愈在儒学被毁坏以后,想由自己来保全儒学,唉 ,这也是不自量力!而且可以预见会有危险,不但不能挽救儒学,自己会因此而死亡。虽然如此,假如由于韩愈的努力而使儒家学说能够粗略流传下去,即使自身灭亡,也万万不会后悔怨恨!天地鬼神在上面注视,质问、评论的人又在旁边,又怎么可以因一受摧残挫折,就自己毁弃儒家学说来信奉佛教邪说?张籍、皇甫湜这一辈人我虽然屡次进行指点教导,不知道果然能够不背叛而离去吗?

承蒙我兄关注厚爱,而不能接受你的教导,心里只有增加惭愧和恐惧,我罪该 死,我罪该死!韩愈再拜。

唐耕耦 译注

与鄂州柳中丞书①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吴元济叛乱，唐朝出兵讨伐，命令鄂岳观察使柳公绰调兵五千，交安州刺史李听率领赴行营参加征讨。柳公绰认为朝廷这样做是因为自己是儒生不懂军事，就请求由他亲自率领鄂兵上前线，得到准许。公绰号令严肃，处理军事，诸将没有不服的。他重用李听，把行营的具体军事工作，全权委派李听负责。他不但爱护前线将士，还时常派人到后方做好家属的优抚工作。军人家属有病、生孩子、丧葬，一定给予优厚赠赐，因此，鄂兵士气很高，每战必胜，与其他道将士畏缩不前，形成显明对照。韩愈此信，一方面是表彰柳公绰，另一方面是讥诮不肯出力讨伐吴元济的军将。

【原文】

淮右残孽②，尚守巢窟，环寇之师，殆且十万。瞋目语难③，自以为武人，不肯循法度，颉颃作气势④，窃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属也⑤。不闻有一人援桴鼓、誓众而前者⑥，但日令走马来求赏给⑦，助寇为声势而已！

【注释】

①柳中丞：即御史中丞柳公绰。柳公绰（公元768～832年）：字起之，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年，二次中制举，历任校书郎、侍御史、吏部郎中、御史中丞。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任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八年，移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九年，带兵参加讨伐吴元济叛乱。以后又历任京兆尹，刑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邠宁节度使，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使，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他颇有作为，善于用人，经他提拔的幕僚，不少位至公卿，以致成为名相。

②淮右残孽：指反叛的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子吴元济。彰义节度使治所在蔡州（今河南省汝阳县），位在淮水右，故称淮右。又因为在淮水西，又称淮西。 孽：妖祸。此处指吴元济的军队。

③瞋目语难：见《庄子·说剑》。 瞋目：张目，怒目。 语难：有二说，一说语言困难，一说语言相责难。

④颉颃（xié háng 胁航）：傲慢的样子。

⑤“肩相摩”二句：形容数量多，此处指节度使数量多。

⑥援桴（fú 伏）鼓：拿起战鼓。

⑦走马：走马使。

【译文】

淮西叛乱的残余势力，还据守着老巢蔡州，包围叛贼的官军数量，将近十万。怒目而出口责难，自认为是武人，不肯遵守国家的法令制度，傲慢无礼，摆出压人气势，窃取爵位妄自尊大的藩镇，多到肩膀和肩膀相摩擦，领地跟领地相连接的地步，而我却没有听到有一人擂起战鼓，誓师率众前进攻敌的，只是听到他们每天派走马使到朝中请求赏赐，帮助叛贼壮大声势罢了！

【原文】

阁下书生也①，《诗》、《书》、《礼》、《乐》是习，仁义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军而进之②，陈师鞠

旅[3]，亲与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将二州之牧以壮士气[4]，斩所乘马以祭踶死之士[5]，虽古名将，何以加兹！此由天资忠孝，郁于中而大作于外，动皆中于机会，以取胜于当世，而为戎臣师，岂常习于威暴之事而乐其斗战之危也哉！

【注释】

①阁下：对人的尊称。

②三军：古代指上军、中军、下军，或左军、右军、中军。此处泛指三军。

③陈师鞠旅：见《诗经·采芑》，意思为陈列其师旅，誓告之。鞠，告诫、誓告。

④二州：指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县）。

⑤踶（dì 弟）：踢，踢。

【译文】

阁下本是一位书生，学习的是《诗》、《书》、《礼》、《乐》，修身的是仁义学说，约束自己的是法令制度。忽然弃文从武，率领军队到达前线，列队誓师，准备战斗，与将士一同辛苦，意气风发，情绪激昂，与小兵吃同样的饭菜，以鄂岳二州长官的身分亲自指挥来提高士气，杀掉所乘良马来祭奠被它踢死的士兵，即使古代的名将也没有比阁下更好的了！这是因为阁下天性忠孝，蕴藏在胸中而能发挥出大作用，您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选 中了恰当时机，因而取得了胜利，成为领兵武臣学习的榜样，岂是经常习惯于凶暴行动而喜好战斗的危险呢！

【原文】

愈诚怯弱，不适于用，听于下风[1]，窃自增气。夸于中朝稠人广众会集之中[2]，所以羞武夫之颜，令议者知将

国兵而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临敌重慎，诫轻出入，良用自爱[3]，以副见慕之徒之心，而果为国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注释】

①下风：风向的下方，比喻下位，多作谦词。

②中朝：朝中。

③良用：用，《韩昌黎集校注》作“食”。

【译文】

韩愈确实胆小懦弱，不适合用于军事，但在下面听到了阁下的事迹，为自己增加了勇气。就在朝中很多人会集的地方，夸赞阁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羞辱武夫的脸面，使议论朝政的人知道，能够指挥国家军队而执掌百姓命运的人才，不在武将中间而在文官当中。临近敌人须要慎重，力诫轻率出入，希望爱护自己身体，以符合爱慕您的人心，并真正替国家建立大功绩。庆幸得很，庆幸得很！

唐耕耦　译注

再与鄂州柳中丞书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韩愈写了给柳公绰的第一封信后，公绰给他回了信，韩愈又写了这封信。信中说明吴元济叛乱，武将不肯出力讨伐，柳公绰是位文人，先于武将，带兵到了前线，参加征讨，而且处理军事得当，能服人心，使他敬佩，才写了前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韩愈分析征召外地兵来淮西讨伐，不如召募土人为兵，建议柳公绰采用，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在军事上也是颇有谋略的。

【原文】

愈愚，不能量事势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顿三州之地①，蚊蚋蚁虫之聚②，感凶竖煦濡饮食之惠③，提童子之手④，坐之堂上，奉以为帅，出死力以抗逆明诏，战天下之兵，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屠烧县邑，贼杀不辜。环其地数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许、颍、淮、江⑤，为之骚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劳于图议。握兵之将，熊罴貙虎之士⑥，畏懦蹴蹜⑦，莫肯杖戈为士卒前行者。

独阁下奋然率先，扬兵界上，将二州之守，亲出入行间，与士卒均辛苦，生其气势。见将军之锋颖[8]，凛然有向敌之意[9]。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取先天下武夫，关其口而夺之气。愚初闻时，方食，不觉弃匕箸起立[10]，岂以为阁下真能引孤军单进，与死寇角逐争一旦侥幸之利哉[11]？就令如是，亦不足贵。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适机宜，而风采可畏爱故也。是以前状，辄述鄙诚，眷惠手翰还答，益增忻悚。

【注释】

①靡(mí 米)弊：败坏。 困顿：疲惫顿挫。 三州：申州(治所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州(治所今河南省潢川县)、蔡州(治所今河南省汝阳县)。

②蚊蚋蚁虫之聚：形容军事力量虽毒而小。 蚊、蚋：都是小飞虫。

③竖：童仆，对人鄙称。如称“小子”。 凶竖：指吴元济。 煦濡：吐沫以相济，比喻在困境中互相支援 。

④童子：未成年的人，此处指吴元济(时年三十二岁)，轻视的意思。

⑤洛：洛州，治所今河南省洛阳市。 汝：汝州，治所今河南省临汝县。 襄，襄州，治所今湖北省襄樊市。 荆：荆州，治所今湖北省江陵县。 许：许州，治所今河南省许昌市。 颍：颍州，治所今安徽省阜阳县。

⑥罴(pí 陂)：熊类，猛兽。 貙(chū 初)：兽名，似狸而大。

⑦畏懦：胆小怯懦。 蹴蹜(cù sù 促宿)：促迫，迈不开步子。

⑧锋颖：锋芒，引申为气势。颖，锥尖。

⑨凛然：态度严肃，令人敬畏的样子。

⑩匕箸(zhù 住)：匙和筷。

⑪角逐：争夺，竞相取胜。

【译文】

韩愈愚昧无知，不能估量军事形势好坏。近来常常想到淮西的吴元济，依靠的只有经济凋弊，民生困难的申、光、蔡三个州，

积集的军事力量虽毒但也很小。淮西叛军将士，只是感到受了吴元济的恩惠，因此，扶着这小子的手，让他坐在大堂上，尊奉他为叛军元帅，替他出死力来对抗圣旨，跟天下的军队作战，乘机追逐好处，向四面出动军队，侵犯邻近州县，肆行凶暴，焚烧屠灭城镇村落，残杀无辜百姓。周围几千里的地方，没有不遭受他的毒害，洛州、汝州、襄州、荆州、许州、颍州、淮河及长江流域，都因此而骚动不安。丞相公卿士大夫一批高中级官员，忙于商量对付办法。手握兵权的将帅，号称像熊罴貙虎一样的勇士，都胆小怯懦，畏缩不前，没有一个将官肯拿起武器走在士兵前面的。唯独有您，鼓起勇气，首先起来带领军队，大张旗鼓，开向作战地区，以鄂岳二州军政长官的身分，亲自在战斗阵地来来去去，和士兵一起，受同样的艰难困苦，提高了部队的士气。看将军兵锋所向，知道有严肃对敌的决心。您是位博学的儒生，学习的只是文字章节断句逗点专业，但能在天下武官面前，先取得了对敌战斗的胜利，这就封住了他们的嘴巴，灭了他们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妄气势。愚昧的韩愈刚刚听到这一喜讯时，正在用饭，高兴得不知不觉放下汤匙筷子站立起来。这岂只是认为你果真能够带领一支孤军单独前进，和垂死的贼寇相拼，侥幸争得一时的胜利呢？假使真是这样，也就不值得尊敬了。阁下所以被尊敬，是用兵符合民心，行动适合时机，效忠国家，风度值得敬爱的缘故。所以在前一封信中，就陈述了我的粗浅想法。承蒙看重，亲笔写了回信，更使我增加了喜悦和恐惧。

【原文】

夫一众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时雨①，三代用师不出是道②。阁下果能充其言③，继之以无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虽国家故所失地，旬岁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

足置齿牙间？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

【注释】

①时雨：及时雨。

②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

③充：实行。

【译文】

使万众齐心合力，听从统一的号令，向着同一目标前进，军队所到之处像及时雨那样受到欢迎，夏、商、周三代用兵，也不会超出这些道理和方法。您果真能实行这些，继续不断地实行而不懈怠，加上有利的地形，足够的兵力、武器，即使是国家过去的失地，短时期内就可保证能够收复，而况淮西小寇，还值得挂在嘴边吗？希望努力完成讨伐任务，等候着胜利消息的到来，很是庆幸。

【原文】

夫远征军士，行者有羁旅离别之思①，居者有怨旷骚动之忧②。本军有馈饷烦费之难③，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④。急之则怨，缓之则不用命。浮寄孤悬，形势销弱。又与贼不相谙委⑤，临敌恐骇，难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与贼相熟，知其气力所极，无望风之惊，爱护乡里，勇于自战。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阁下以为何如？傥可上闻，行之否？计已与裴中丞相见⑥，行营事宜⑦，不惜时赐示及，幸甚！不宣⑧。

【注释】

①羁(jī基)旅：寄居作客。

②怨旷：怨恨长久别离。　骚动：动乱，不安。

③本军：指派出征讨部队的节镇。唐代后期，被调参加征讨的军队，部分军资由派出的地区供应，　馈（kuì 愧）：运输。

④姑息：无原则的宽容。

⑤谙（ān 安）：熟悉。　委：原委。

⑥裴中丞：即御史中丞裴度（公元755～839年），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贞元五年（公元789年），进士擢第，又中制举，授河阴县尉，累迁至中书舍人。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为御史中丞，力主用武力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为刺客刺伤。十年升宰相，主动请求上前线行元帅事，进行督战，十二年平定淮西叛乱，回朝仍任宰相，封晋国公。以后又历任河东节度使、淮南节度使、山南东道、西道节度使、襄阳节度使，官左仆射、司空、司徒等。

⑦行营：行军的营盘，行军驻地的办事处。唐代驻地的军队，叫镇军，出征的军队叫行军。

⑧不宣：不一一细说，多用于信尾。

【译文】

说到从远地征调来的军队，远行的军人，别离家乡，客居外地，就会想家；在家居住的眷属，就会有埋怨亲人久别不归，为他们担忧不安。派出军队的军镇，有运送军需物资供应行军的困难，当地的主帅因为外地来的军队是客军，存有顾虑，多作无原则的宽容。对客军要求严格，就会引起怨恨；要求不严，就会不听命令。远来客居，各军分散孤立，从军事形势上看，力量就削弱了。加上不熟悉贼军的原委，临到与敌军作战就惊骇害怕，很难成功。如果召募本地人当兵，一定能召募到体格强壮而又勇敢的人。他们熟悉贼军，知道贼军力量有限，不会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惧心理，为了爱护本乡本里，必然会勇敢作战。从外地征调 军队一万，战斗力抵不上召募 的数千，你以为如何？倘认为可取，是否可以一试？计算时日，您已和御史中丞裴度相互见面

了。行营中的军事措置，希望不要吝惜不告，而要经常赐信示知，那就很庆幸，不再一一细说。

唐耕耦　译注

与崔群书[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崔群，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进士及第，是韩愈的至交，很有学问。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崔衍出任宣歙观察使、宣州刺史，崔群应辟担任宣州判官。韩愈认为崔群投身幕府担任幕僚，是不得其所。他在这一封信中，叙述了与崔群的友谊，以及将他引为知己的原因，中间又写了贤士不遇，身处卑位，甚至无容身之地；不肖者比肩青紫，志满气扬。信文写得淋漓尽致。

【原文】

自足下离东都，凡两度枉问[2]，寻承已达宣州[3]，主人仁贤[4]，同列皆君子，虽抱羁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无入而不自得，乐天知命者[5]，固前修之所以御外物者也[6]，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辈，岂以出处近远累其灵台

邪[7]？宣州虽称清凉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风土不并于北[8]。将息之道[9]，当先理其心，心间无事，然后外患不入，风气所宜[10]，可以审备，小小者亦当自不至矣。足下之贤，虽在穷约[11]，犹能不改其乐，况地至近，官荣禄厚、亲爱尽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为足下贤者，宜在上位，托于幕府，则不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亲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艺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与之已密，其后无大恶，因不复决舍；或其人虽不皆入于善，而于己已厚，虽欲悔之不可。凡诸浅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于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无瑕尤[12]，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13]，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14]，惟吾崔君一人！

【注释】

①崔群（公元772～832年）：字敦诗，清河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人，年十九，中进士，又制策登科，授校书郎。累迁右补阙、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以后又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检校兵部尚书、兼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华州刺史、兵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兼太常卿，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去世，赠司空。

②枉：屈就。

③寻：接着。　承：接受。　宣州：治所今安徽省宣城县。

④主人：指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崔衍。

⑤乐天知命：安于天命而自乐，顺乎自然而无忧无虑。

⑥前修：古代有品德的人。

⑦出处：进退。 灵台：心。

⑧风土：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

⑨将息：歇息，休养。

⑩风气：气候。

⑪约：穷困。

⑫瑕（xiá 侠）尤：缺点。

⑬阃（kǔn 捆）奥：深室阴隐之处，引伸为隐微深奥的境界。 畛（zhěn 诊）域：范围，界限。

⑭淳粹：犹纯粹。

【译文】

自从您离开东都洛阳，承蒙二次来信下问。不久又得到您的消息，知道您已经抵达宣州，主管长官慈爱贤明，同僚也都是有才德的人，即使有作客他乡，产生想家的思念，但也可以度过日子了。当自己没入朝作官，不能从政的时候，但能任其自然，原来是古代的贤人用来抵御外界干扰心灵的方法，何况你的才德超过那些平庸之辈成百上千倍，岂能因为仕途进退，地处近密疏远而增加心灵的负担呀？宣州虽然气候清凉高爽，但它的辖地都在长江以南，风俗习惯与地理环境，和江北不同。闲时修养的方法，应当先调养自己的心灵，心里平静，没有烦恼，外来的病患就不会侵入；气候变化，可以审慎预备，那些小小的疾病也就自然不会来了。您很贤明，即使处在穷困的境地，也能够不改变乐观精神，何况这次外任，所在地区，与京师距离很近，官阶比较高，俸禄优厚，家眷又多在一起？说了这许多的话，因为您是位贤能的人，应该安排在高的职位上，现在投身观察使幕府当个幕僚，不能算是得到了合适的位置。所以谈到这一点，因为您我相互间有亲密贵重的情谊，并不是就这样看待您，认为您就甘于当幕僚了。

我从年轻时起，直到现在，与朋友间的来往，已有十七年了，日子不算不长，相互来往认识的人成百上千，数量不能说不多，其中关系密切像亲兄弟的，也还不少。有的是因为从事的专业相同，有的是因为他的技艺可取，有的是因为仰慕他的一种优良品德，有的因为是老朋友。有的开始不太了解，但和自己有密切来往，以后没有发现大的恶劣表现，因此也不再下决心舍弃；有的虽然表现并不都是良好，但他待我已很深厚，我即使想反悔不和他来往，已不可能。其他相交浅的，就不值得说了，交情深的只到此步。至于使我衷心仰慕佩服，考查他的言论行动没有缺点，观看他的学问微妙深奥，无边无际，明白易晓，纯粹完美，光辉灿烂而且日新月异的，只有您崔君一个人。

【原文】

仆愚陋无所知晓，然圣人之书，无所不读。其精粗巨细，出入明晦，虽不尽识，抑不可谓不涉其流者也①。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诚知足下出群拔萃②，无谓仆何从而得之也。与足下情义，宁须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惧足下以为吾所与深者多，不置白黑于胸中耳③，既谓能粗知足下，而复惧足下之不我知，亦过也。比亦有人说足下诚尽善尽美，抑犹有可疑者。仆谓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当有所好恶，好恶不可不明。如清河者④，人无贤愚，无不说其善，伏其为人。以是而疑之耳。"仆应之曰："凤凰芝草，贤愚皆以为美瑞；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于遐方异味，则有嗜者，有不嗜者；至于稻也、粱也、脍也、炙也⑤，岂闻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于吾崔君无所损益也。

【注释】

①涉：涉足。 流：同流，一流。

②出群拔萃：即出类拔萃。

③白黑：即“黑白”，这里是分明、辨明之意。

④清河：指崔群。崔群郡望清河，故称。

⑤粱：谷子，精细的粮食。 脍（kuài 快）：切细的肉。 炙（zhì 至）：烹炒，烧烤的肉。

【译文】

我愚昧浅陋，不懂什么，但圣人的书，没有不读的，其中包含的精微的、巨大的、深的、浅的、易读的、难懂的，虽然不能完全领会，但终不能说我不是广泛涉猎前代各种书籍的人。以此推论，以此测度，知道您确实出类拔萃，不用说我是没有办法达到您那样高的境界的。我和您的情义之深，难道还须说了才明白？之所以说明，是怕您认为我有许多关系密切，交情深厚的朋友，不知轻重，不把您放在心上。我既说能大略了解您，又怕您不了解我，这是我的缺点。近来也有人说，您确实是尽善尽美，但还有可以怀疑的地方。我问他：“怀疑什么？”怀疑的人说：“君子应当有好恶观念，好恶不可以不分明。像崔群这个人，不论贤明的人，还是愚昧的人，没有不说他好的，佩服他的为人品德的，因此对他产生疑问。”我回答他说：“凤凰和灵芝，贤明的人和愚昧的人都认为是美好的征兆；青天白日，连奴隶也知道是清明的。譬如食物，说到远方的珍奇食品，就会有喜欢吃的，有不喜欢吃的；说到稻、粱等精细的粮食，细切的肉，烧烤的肉，岂能听到有不喜欢吃的吗？”听了我的这一解说，怀疑的人就明白了，当然，明白不明白，对于您崔群君都是没有影响的。

【原文】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1]；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2]。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3]？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4]，同是人也，犹有好恶如此之异者；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又时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无怠无怠！

【注释】

①青紫：高级文武官印绶所用颜色，以此代指高官。

②眉寿：颂祝语，意为长寿。

③无乃：岂不是，莫非。

④千乘：兵车千辆。战国时诸侯国，小的称千乘之国（能出兵车千辆），大的称万乘之国。此处指高的官爵。

【译文】

从古以来，贤明的人少，不贤明的人多。我从明白事理以来，又看到贤明的人，常常没有机遇，得不到官职，不贤明的人身居要职的多得肩膀擦着肩膀；贤明的人常常没有立足生存之地，不贤明的人志向得到满足，气势洋洋自得；贤明的人即使得到卑贱的职位，但不久就死去，不贤明的人有的反而长寿。不知道创造万物的天神究竟是什么意图！岂不是它的喜爱和憎恶和人心不同吗？又不知道它莫非都没有察看记载，任凭人们自生自灭，长寿短折呀？这一点是不可能知道了！人当中确实有轻视卿大夫

宰相的官职，车千乘的侯爵，而心甘情愿住在狭窄的街巷、狭小的房子里，喝菜汤度日者。同样是人，喜好和憎恶还有这样不同的；何况天和人，两者的喜好和憎恶必定不同，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了。符合天意而违背人心，有什么害处？何况又常常会有贤明而又得到高官职的呢！崔群君，崔群君，不要懈怠，不要懈怠！

【原文】

仆无以自全活者，从一官于此，转困穷甚。自放于伊、颍之上①，当亦终得之。近者尤衰惫，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②，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③，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④，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以此忽忽⑤，思与足下相见，一道其怀。小儿女满前，能不顾念？足下何由得归北来？仆不乐江南，官满便终老嵩下⑥，足下可相就，仆不可去矣。珍重自爱，慎饮食，少思虑，惟此之望！愈再拜。

【注释】

①伊：指伊水，伊尹隐于伊水之上。 颍：指颍水。巢父、许由隐居颍水之北，此处意为学习古代高人，隐居山林。

②左车：左边的牙床。

③鬓（bin 宾去）：靠近耳边的头发。

④诸父诸兄：同宗族的伯叔兄弟的通称。 皆康强早世：如韩愈长兄会，死时年四十二岁；仲兄介，刚刚做官即死去；堂兄某，死于吐蕃，年三十五岁。

⑤忽忽：恍忽。

⑥嵩下：嵩山之下。

【译文】

仆无力养活全家，在此地担任一官，辗转困难，穷苦得很。自己常想学习古代高人弃官隐居，放荡在伊水、颍水之上，最终当会实现。近来身体更加衰弱多病，左牙床第二颗牙齿无缘无故动摇脱落，眼睛的视力衰退，看东西昏花不清，平常时候就分不清人的脸色，两鬓已经有一半发白，头发白的也有五分之一，胡须有一两根白的。仆的家族很不幸，同族父兄都是在身体强壮时就早早去世的，像我这样差的身体，又怎么可以希望活得长久呢？因此经常神志恍忽，想和您见面，谈一谈心里话。围在我面前的儿女都很年小，怎能不关心忧虑？您可有什么办法回到北方来？我不喜欢在江南生活，任官期满后，就终身住在嵩山脚下，直到老死，您可到这里来，我是不能去江南了。多多珍重，爱护自己身体，当心饮食，减少思索考虑，只有这些希望，韩愈再拜。

唐耕耦　译注

答崔立之书①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唐代进士考试，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后由礼部主持。礼部考试

登第后，再经吏部考试，中者，然后授官。韩愈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进士登第，但三试吏部，不中，不能得官。崔立之写信勉励，韩愈作书答之。韩愈自以为有命世之才，才学不在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之下，试于礼部、吏部，已是忍下耻辱，试而不中，不能得官，悲愤之情，自然不能抑制。此文，开头叙述写信缘故，已含有应试出于无奈的心思，中间写屡试不中，愤闷不平，最后写他的怀抱志向，卑视世俗。全文直抒胸臆，信笔写出，非常感人。

【原文】

斯立足下②：

仆见险不能止③，动不得时，颠顿狼狈④，失其所操持⑤，困不知变，以至辱于再三⑥，君子小人之所悯笑⑦，天下之所背而驰者也。足下犹复以为可教，贬损道德，乃至手笔以问之，扳援古昔⑧，辞义高远，且进且劝，足下之于故旧之道得矣！虽仆亦固望于吾子，不敢望于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晓者，非故欲发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⑨？不能默默⑩，聊复自明⑪。

【注释】

①崔立之：字斯立，郡望博陵，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进士。

②足下：古代对上对同辈的敬称。

③仆：自身谦称。

④颠顿：颠沛困顿。 狼狈：指为困难窘迫。

⑤操持：即操守，平素的品行志节。

⑥辱于再三：指屡次应进士考试，失败。

⑦悯(min 敏)：哀怜。

⑧扳援：援引。

⑨丈夫：才能过人者之称。

⑩默默：不言，无声无息。

⑪聊：姑且。

【译文】

尊敬的斯立：

我见到艰险而不能停止，行动不合时宜，颠沛困顿，十分狼狈，失去了平素的品行志节，陷于困难而不知道改换处世方法，以至于再三蒙受耻辱，不分君子、小人，都认为我可悲可笑，天下的人见了我都要转身迅速离去。但你仍然认为我还可教育，降低道德身分，继续与我为友，甚至亲笔写信慰问，援引古代的事例，文辞含义高大深远，一面进行说理，一面进行劝勉，你的所为真是符合故旧情义之道了！虽然这也是我原来希望于你而不敢希望于其他人的。但是你似乎还有不了解我的地方，这不是故意想激发我说话吗？否则，你为什么不用丈夫标准寄希望于我呢？我不能沉默不言，姑且又一次自我说明。

【原文】

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①。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②。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③。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词选者④，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⑤。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退自

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6]，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7]。既已为之，则欲有所成就，书所谓耻过作非者也。因复求举，亦无幸焉。乃复自疑，以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余亦无甚愧焉。

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8]，仆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于今之世，其道虽不显于天下，其自负何如哉[9]？肯与夫斗筲者决得失于一夫之目而为之忧乐哉[10]？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11]，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12]，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其他可否，自计已熟，诚不待人而后知。

【注释】

①策：文体一种。唐代科举考试，方式之一为，以政事、经义等设问，使应考者回答，叫策问，应考者的回答叫对策。

②诣州县求举：唐代科举考试，分由学馆（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国子监（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州县举送（学习有成，经考试合格，荐举到礼部参加考试）。诣，到。

③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唐制，进士考试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中者才能得官。未即得仕，没有马上得到官做。

④博学宏词：科举考试名目之一。唐制，进士登第后，再应博学宏词科考试，中者，就授官，而且官阶比进士出身授官高，职位也较优。

⑤黜于中书：唐代科举，礼部考试得中，放榜后，须送中书省、门下省详复，详复不中，就落选。黜于中书，即指经中书省，门下省详复，不中选。

⑥俳优：古代乐舞艺人。

⑦忸怩：羞愧。

⑧蒙昧：昏昧，愚昧。

⑨自负：自恃，自以为了不起。

⑩斗筲（shāo 烧）：斗、筲都是容量很小的容器，比喻人的才识短浅，器量狭小。

⑪汲汲：急切。

⑫裘葛：裘为冬服，葛为夏服，泛指四季衣服。

【译文】

我年龄十六七岁时，不懂得人世上的各种事情。读了圣人的书，以为人们做官，全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有利自己。到年龄二十岁时，苦于家庭贫穷，穿衣吃饭，不能保证，与亲族商量，寻找出路，才知道做官不但为百姓办事，对自己也有利。等到了京城，看到有应进士科考试的，人们多认为尊贵。我确实喜欢，就寻求它的考试方法，有人拿出礼部考试得中的赋、诗、策等给我看。我认为这是用不着学习就能应考的，因此来到州县请求荐举，参加进士考试。但考试的好坏，是由主考官随心所欲决定的，我经过四次荐举考试后，才获得成功，但没有马上得到官做。听说吏部有博学宏词科选拔人才的，人们都认为考中的人才学尤其出众，而且可以得到好的官职。我就寻求它的考试方法，有人拿出博学宏词科考试中选的文章，我看了，认为与礼部考试中选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都是平庸之作。我私下里感到奇怪，为什么会这样，但我还是喜欢它的名声好听，因此，又到州府请求荐举，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经过二次吏部考试，一次已经获得成功，但中书省、门下省详复时被黜退。这次虽然没有得到官做，但因考中了博学宏词科，有人称我是有才能的了。我退下取出考中的文章来读，简直类似艺人游戏取笑的文字，脸上羞愧，内心不得安宁，有几个月之久。但我既然已经参加了博学宏辞科考试，就要有所成就，真如书经上所说的羞耻于过失而还是做错事。因此我又到州

府请求荐举，再次应试，也没有幸而获中。就自己产生怀疑，以为自己考试不中的文章，与考中的文章好坏程度不同，等到看了考中的文章，原来并无不同，我也没有什么惭愧了。

吏部考试的所谓博学，哪里是当今所称的博学？所谓宏辞，那里是当今所称的宏辞？如果让古代才智出众的文人，例如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一类的人参加这种考试，他们一定知道惭愧，不会自己参加进来。假设让他们和当今擅长于进取官职的人在愚昧无知的状况下进行竞争，我知道他们人格上一定受到了侮辱。但屈原等五人，假使生活在当今的世界上，他们的学说即使不能在天下发扬光大，自视又怎样呢？肯和才识短浅、器量狭小的人决定得失于一个人的看法，而为此忧伤和快乐吗？我之所以急切地应考谋求官做，从小的收获来说，是想使自己生活有保障，抚养孤独穷苦的亲族；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想使百姓与我享受同样的安乐。至於其他方面的可以还是不可以，自己早已考虑成熟，确实不须要等待别人的指教后才知晓。

【原文】

今足下乃复比之献玉者①，以为必竢工人之剖②，然后见知于天下，虽两刖足不为病③，且无使勍者再克，诚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进者岂舍此而无门哉④？足下谓我必待是而后进者，尤非相悉之辞也。仆之玉固未尝献，而足固未尝刖，足下无为为我戚戚也⑤。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⑥。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

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⑦，作唐之一经⑧，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⑨。二者将必有一可！足下以为仆之玉凡几献，而足凡几刖也？又所谓勍者果谁哉？再克之刑⑩，信如何也？

士固信于知己，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

【注释】

①献玉：指卞和献玉，事见《韩非子·和氏》。大意为楚人卞和得璞玉于楚山中，献于厉王，王以为诳，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又献上，仍认为诳，刖其右足。文王立，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文王使人问之，卞和说，我非悲刖，而悲宝玉被当成石，贞士被当成诳。文王使人治璞，果然得到了玉。

②竢（sì 四）：等待。

③刖（yuè 月）：砍，断。

④仕进者，岂舍此而无门哉：唐代文人做官，除了考试，还有在节度使手下当幕僚等途径，故韩愈作如是说。

⑤戚戚：悲哀，忧惧，不安。

⑥取一障而乘之：为西汉武帝时，匈奴求和亲，博士狄山与武帝对答的话。原文为：武帝曰："吾使生（狄山）居一郡。能无使虏（指匈奴）入盗乎？"山曰："不能。"……复曰："居一鄣间？'山曰："能。"乃遣山乘鄣。颜师古注："鄣谓塞上要险之地，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鄣蔽以捍寇也。"　乘：登也，登而守之。

⑦贤人：德才并美的人。　哲人：明达而有才智的人。

⑧经：可以作为典范的书。

⑨潜德：不为人知的美德。

⑩刑：通"形"。

【译文】

现在你又将我和卞和献玉相比，以为要等待工人剖开以后，才能使天下知道宝贵，即使两只脚被砍断也不算耻辱，并且希望

我下次应试不要再被强者压制。这实在是您勉励我的一番厚意。然而这样说，岂不是要做官的人除了科举考试就没有门径可走了吗？你说我一定要等考中以后才进而做官，更不是相互熟悉的朋友所说的话了。我的玉确实没有贡献出来，脚确实没有被砍断，你不用为我担忧，悲哀。当今天下的风俗还有不如古代那样好的，边境上还有战争，皇上没有得到安乐，宰相为此而忧虑。我虽然不贤明，但也深入研究过政事军事的得失，如果将我的意见，献给我们的宰相，推荐给我们的君主，那末，从高的方面说，可以希望得到卿大夫等高官，从低的方面说，还可以取得边境一个城镇，进行防守。如果都得不到，还可以在土地宽闲的乡野进行耕种，清静的水边钓鱼，访求国家亡失、遗漏的重要事迹，考查贤人哲人的历史，写一部唐代的书，永远留传下去，诛伐已死的奸猾、谀媚误国害民之人，发扬具有潜德的人被隐蔽的光辉。这二个方面，必定有一个方面可以获得成功！你以为我的玉共献过几次，脚砍断过几次了？还有你所说的强人果然是哪一位呢？再一次压制我的形势，真的是什么样子呢？

士人确实取信于知交，没有你就不能激发出我的狂言乱语。

唐耕耦　译注

答吕医山人书[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吕医山人写信责备韩愈没有像信陵君接待侯嬴那样接待他。韩愈写此信作答。信中，首先说明信陵君把交友当作买卖，礼貌接待贤士是为了使天下的人佩服他，在政治上捞好处，韩愈接待他，是为了使他明白圣人之道，成为趋死不顾利害去就的人，去拯救时弊。接着说明吕医的责备虽然不恰当，但证明是位不肯阿谀奉承的人，正是自己急切访求的人，要用三沐三熏的隆重礼节来接待吕医。信写得态度坦率、诚恳，又有礼貌，很能鼓舞后进的人。

【原文】

愈白：

惠书责以不能如信陵执辔者[2]。夫信陵，战国公子，欲以取士[3]，声势倾天下而然耳[4]。如仆者，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5]。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6]，恐未砻磨以世事[7]。又自周后文弊，百子为书[8]，各自名家，乱圣人之宗，后生习传，杂而不贯，故设问以观

吾子：其已成熟乎，将以为友也；其未成熟乎，将以讲去其非而趋是耳。不如六国公子，有市于道者也。

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9]。其人率皆习熟时俗[10]，工于语言，识形势[11]，善候人主意[12]。故天下靡靡[13]，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务欲进足下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于朝[14]，以争救之耳。非谓当今公卿间无足下辈文学知识也。不得以信陵比！

然足下衣破衣，系麻鞋，率然叩吾门[15]，吾待足下，虽未尽宾主之道，不可谓无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于人盖寡，乃遂能责不足于我[16]，此真仆所汲汲求者。议虽未中节[17]，其不肯阿曲以事人[18]，灼灼明矣[19]！

方将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20]，听仆之所为，少安无躁！

【注释】

①山人：隐居山野，不求功名的人。

②信陵执辔：信陵，即信陵君。《史记·信陵君列传》：魏公子无忌，昭王少子，安釐王同父异母弟。昭王死，安釐王即位，封无忌为信陵君。他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号称战国四公子。他在四公子中最能礼贤下士。魏有隐士侯嬴为大梁夷门监，信陵君备车去迎接他，侯嬴著破旧衣冠直上信陵君的车，坐上座，毫不谦让。信陵君执着驾车的缰绳，更加恭敬。此处指韩愈不能像信陵君那样的礼貌接待吕医。 执辔：执着马缰，引伸为驾御。

③取士：选取贤士。

④声：声誉。 势：势位。 而然：而这样。

⑤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指韩愈以孔子之道为重，而不看重声、势。

⑥朴茂：朴实厚道。

⑦砻(lóng 龙)磨:磨砺锻炼。砻,磨。

⑧百子为书:形容著书立说,自成一家的很多。

⑨卿大夫之世:指卿大夫等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考试靠门荫得官。

⑩习熟时俗:熟悉当时的习俗风气,此处指善于应付,不肯得罪人。

⑪识形势:认清形势,此处指在人事上看形势说话,怎样有利自己,就怎样说。

⑫善候人主意:指善于猜度人主的意图,迎合取利。

⑬靡靡:相随顺,此处指专门附和别人,自己不作主张。

⑭趋死:意思为,为了道义,不惜去死。　不顾利害去就:意思为,去还是就,不顾个人的利害。

⑮率然:轻率地,径直地。

⑯责不足于我:责备我待客的礼貌不周到。

⑰未中节:不合节奏,比喻议论不恰当。

⑱阿曲:阿谀曲从,逢迎巴结。

⑲灼灼:鲜明、光盛的样子。

⑳三浴而三熏之:指用香草煎汤沐浴三次,是齐人接待管仲的礼节,详见《国语·齐语》。

【译文】

韩愈复信如下:

承蒙来信,责备我接待你不能像信陵君接待侯嬴那样有礼貌。我以为信陵君是战国时的公子,他那样做是想用争取、接待贤士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地位,使天下的人倾心敬佩。像我韩愈是看重道德,而不看重名声势位,自己思量世上如果没有孔子那样道德的人,就不应当为人弟子。因为你刚从山林中出来,虽然具有朴实美好的想法,但没有经过磨励,缺乏处世经验。此外,从周朝以后,文章衰弊,专讲虚文,不切实际,很多人都著书立说,各人都自称一家,扰乱了圣人学说的主旨,后辈的人传承学习,杂博不能贯通,所以我提出问题来考察你:如果你对圣人学说已有成熟见解,就要作为朋友;如果没有成熟见解,就要

向你讲明要去掉那些错误观点，达到正确了解圣人学说。我这样对待你，不像孟尝君、信陵君等六国公子把道义当作买卖那样。

当今的天下，想做官，只有通过进士、明经考试，以及依靠门荫。这些做官的人，大都是很熟悉陈腐的时俗风尚，能够花言巧语，观察形势，善于猜度人主意图而加以逢迎的。因此，形成天下的人都随声附和，风气一天天衰败堕落，恐怕再也不能振兴过来。我一定要使你具备为了圣人的学说，不惜牺牲生命，或去或留都能不顾个人利害的精神，而后立于朝堂之上，来争着挽救当前社会的腐败风气。不是说当今的高级官员中缺乏你辈的文学知识，而是缺乏高尚的道德。我接待你的意图，是不能用信陵君的意图相比的。

然而你身穿破衣，脚著麻鞋，径直地敲我的门来见我。我接待你，虽然没有尽到宾主的礼貌，但也不能说我无意接待你。你在各地活动得到的接待，很少有不尽宾主之礼的，因此就责备我礼貌不周，这真是我要急急寻求的人。你的议论，虽然不全恰当，但不肯阿谀曲从来巴结人的精神，表现得非常鲜明。

我要请你坐下，用三浴三熏的隆重礼节来接待你，希望你听从我的安排，慢慢地安静下来，不要急躁。

唐耕耦　译注

答李翊书[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李翊，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进士及第。在此之前，他写信给韩愈，请教怎样写作古文。韩愈作此书回答。信中介绍了自己写作古文的经验，首先叙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研读古代和两汉的典籍，汲取圣人的思想，作文时，着重在务去陈言，不顾时人的非毁、嘲笑。第二阶段为辨别正伪，加以继承和扬弃，文思如水泉涌流，汩汩不绝。第三阶段，工夫已臻成熟，文思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惧怕不纯，作进一步省察，去除不纯，然后放笔写去。接着指出，作文的根本在于终身"行之乎仁义之途"，进行道德修养，"气盛"(道德修养高)才能"言宜"。全文说理精深，谆谆教导，奖掖后进之情，跃然纸上。

【原文】

六月二十六日[2]，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3]，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4]？道德之归也有日矣[5]，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6]，焉足以

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⑦，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⑧？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⑨，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⑩。根之茂者，其实遂⑪，膏之沃者⑫，其光晔⑬。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⑭。

【注释】

①李翊（yì 易），贞元十八年参加进士考试，韩愈曾写信给副主考陆傪推荐，李翊就是这次考试登第的。韩愈此信据考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六月。

②六月二十六日：即阳历八月九日。

③辞甚高：指李翊的文辞高出当时的一般人。

④道：韩愈所说的道，指孔、孟儒家之道。

⑤归：归宿，结局，成功。

⑥望孔子之门墙而未入其宫：这是孔子学生子贡赞美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孔子的道德学问好像一座庞大的宫室，门外人只见这宫室庞大，围墙很高，不能进去，比喻孔子学说高深，我是门外人，只能知道一些外表的情况。

⑦立言：指著书立说，流传后世。

⑧蕲（qí 其）：求，通“祈”。人：指文人。

⑨无诱于势利：不为势利所诱惑。

⑩膏：油。点灯的油脂。

⑪遂：成，成熟。

⑫沃：盛多。

⑬晔（yè 叶）：明亮。

⑭蔼如：和顺、美好的样子。

【译文】

六月二十六日，愈复信告于李生足下：

你的来信文辞很高，但你的询问是多么谦虚而又恭敬呀！能够这样，还有谁不愿意将仁义之道告诉你呢？你成为道德完善的人已经指日可待了，何况表现道德的文章呀？然而我是所谓远望孔子的门墙，而不能进入其宫室的人，怎么能知道对还是不对呢？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不向你谈一谈怎样写作古文。

你所说写文章是为了创立一家之言，这是正确的。你所做的和你希望的，很相似又很接近了。然而不知道你的志向，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胜过别人而且为他人效法呢？还是希望成为古代创立一家之言那样的大家呢？如果希望自己的文章胜过他人而且为他人效法，那么，你的文章确实已经胜过他人而且可以为他人效法了；如果要成为古代创立一家之言那样的大家，那末，不要希望能够很快成功，不要被当前的势利所诱惑，做文章好比栽果树，要培养好树根，而后等待它结果；好比点灯，在灯里加上油，而后希望它发光。树根茂盛，结出的果实才会成熟；油加得多，灯光才会明亮，只有具有仁义修养的人，写出的文章才会优美动人。

【原文】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②，处若忘③，行若遗，俨乎其若思④，茫乎其若迷⑤。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⑥！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⑦。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 。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

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8]。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9]。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10]，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11]，然后肆焉[12]。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13]，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14]。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注释】

①三代：夏、商、周。 两汉：前汉（西汉）、后汉（东汉）。

②圣人：指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

③处：居家。

④俨乎：俨然，这里是形容庄严。

⑤茫乎：迷惘的样子。

⑥戛戛（jié 荚）乎：困难费力的样子。

⑦非笑：非议，讥笑。

⑧汩汩然：水流很急的样子，比喻文思勃发，有如泉涌。

⑨浩乎其沛然：借水比喻，形容文章气势宏伟。 浩乎：水大的样子。沛然：水流充沛的样子。

⑩迎而距之：是指写作前的思考准备工作。 迎：迎接，即接受或肯定。 距：通“拒”，拒绝。对所要写的内容，一面肯定，一面扬弃。

⑪醇：通“纯”，纯粹。

⑫肆：放肆。此处指放手写作。

⑬游：遨游，游观。此处引伸为深入，深入研究。

⑭气，水也；言，浮物也：借水和浮物的关系比喻人的气和言语的关系。此处的气是指由仁义培养出来的气，也就是道德修养，也就是儒家的所谓真理。

【译文】

然而还有困难的地方。我写古文，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达到这种境界。虽然如此，但我学习古文已有二十多年了。开始学习时，不是夏、商、周三代和两汉的书，不敢观看，不是古代圣人的思想观点不敢保存在心里。当我潜心钻研还没有结果时，坐着好像忘记了身外的一切，走路好像忘记了周围的事物，时而神态庄严，好像正在冥思苦想，时而表情迷惘，好像心神无主。当学习有了心得，全神贯注动手写文章时，一心想着务必去净陈词滥调，下笔困难，真是费力啊！把文章拿给人看，我不管人们为什么那样非难讥笑？像这样经过了几年，我仍然坚持原来的学习、写作态度，没有改变。然后能够识别哪些古书的内容是纯正的，真是圣人的经典，哪些是伪托、驳杂不纯正的，以及内容虽然纯正但阐述不够充分完善的。先将正伪区别得像黑白分明那样清楚，而后去净伪托的，内容不纯正的，以及内容虽然纯正但阐述不完善的，就慢慢有所收获了。这样，当我有了心得，全神贯注动手写作时，文思好像泉水涌出，滚滚而来。我又把文章拿给人看，受到讥笑就高兴，受到赞誉就担忧，这是因为还有评说我的文章的人存在。像这样又经过了若干年，我写文章时，文思好像长江黄河东下的流水，浩浩荡荡奔腾而来。我又惧怕思想驳杂不纯，就进行取舍，平心静气地加以考察，等所要写的内容都纯粹了，然后再放手写作。我写作古文，虽然达到了这样的境地，但仍然必须从根本上进行修养，沿着仁义的道路前进，深入到古文的源泉：《诗经》、《尚书》等经典中去，汲取营养，不迷失这条道路，不断绝这个源泉，直到我的一生终了为止。气，好比水，语言好比漂浮的物体。水大了，漂浮的物体不论大小，都能漂浮起来。气和语言的关系，也像水和漂浮的物体的关系。只要气充沛，那末，语言不论长或短，声音不论高或低，都会适宜动听的。

【原文】

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1]？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2]？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3]。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4]，志乎古者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5]，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6]。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注释】

①其用于人也，奚取焉：指古文不为当时士大夫社会所用。奚，何。

②肖：相像。

③垂：留下。

④希：稀少。

⑤亟：屡次，一再。 人：指有志于古文的人。

⑥“非敢褒”句：意思是说只有圣人，权位高的人可以褒贬。我韩愈还不够条件对人表示褒贬意见，带有自谦的意思。

【译文】

虽然能够这样了，但敢于自称已经接近成功了吗？虽然已经接近成功了，但当被人任用了，又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呢？虽然如此，但等待着被任用，和供人使用的器具相似吧！被使用还是被舍弃，决定权属于他人。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考虑问题有道德标准，行动有明确的方向，有人任用，就把自己的道德才能贡献给众人，不被任用，就把自己的才学传授给门徒，写成著作，留传下去，供后世效法。像这样的人，也是值得高兴呢？还是不

值得高兴呢？

有志向学习古人，创立一家之言的，是很少了，有志向学习古人的，必定被当代遗弃，我确实为他们高兴而又为他们悲愤！屡次称赞这样的人，所以进行劝勉，我并不敢自以为褒奖他们是应该褒奖的，贬损他们是应该贬损的。向我询问如何写古文的人很多，只是玩味您所说：志向不在名利，所以姑且为您说了这一些，韩愈启。

唐耕耦　译注

答刘正夫书①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这是韩愈和刘正夫讨论怎样作文的一封回信。他在信中提出：第一：要以古代圣贤为师，师其意不师其词，即学习他们的观点，而不是学习他们的文辞。第二，文字的难易，不刻意追求，做到难易适宜即可。第三，“能自树立，不因循”，即主张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风格，反对因袭。以上是韩愈论作文的主张，与《答李翊书》等所说相得益彰。

【原文】

愈白。进士刘君足下：

辱笺教以所不及[2]，既荷厚赐，且愧其诚然，幸甚幸甚！

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3]，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4]。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5]。"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注释】

①刘正夫：韩愈信中称刘正夫父亲为"贤尊给事"，即刘伯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伯刍有三子，宽夫、端夫、岩夫，没有名正夫的。蜀本作嵒（通岩）夫，以岩夫为是。

②笺：书牍、信札。

③先进：前辈，是后中进士的对先中进士的而言。

④"愈不幸"三句：韩愈很能奖掖后进，经他奖励的后进之士，往往知名，因而遭到反对者攻击、诽谤。

⑤"无难易"二句：是指文章不用孤立地追求文字的难易，而以正常为宜。

【译文】

韩愈启。进士刘君足下：

承蒙来信指教我不到之处，既接受你重要教导，又佩服你所说正确，很感幸运！很感幸运！

凡是应进士考试的，对于先辈的门户，没有哪一家是不去拜访的。先辈对于后辈，假如见到他们来了，怎么可以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呢？来拜访的就接待，全城士大夫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但韩愈不幸，独独得到了能够接待奖掖后进的名声。有了这个名声，诽谤也就随着来了。有来问我的，我还是不敢不诚心诚意回答。有人问："做文章应该向谁学习？"我一定谨慎地回答："应该向古代的圣人贤人学习。"又问："古代的圣人贤人著述的书都在，但文辞不相同，应该向谁学？"我一定谨慎地对他说："学习他们的思想观点，学习他们文章的主张，不学习他们的辞藻，文章的辞藻应该自己创造。"又有人问道："文意应该浅近易懂，还是应该艰深奥秘？"我一定谨慎地对他说："文意艰深还是浅易，没有固定模式，看文章需要，合理得宜就可以。"做文章像这样所说罢了，并不是主张只准这样做，禁止那样做。

【原文】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①。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②，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

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③，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

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④。能者

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顾常以此为说耳[5]。

愈于足下，忝同道而先进者[6]，又常从游于贤尊给事[7]，既辱厚赐，又安敢不进其所有以为答也？足下以为何如？愈白。

【注释】

①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宣帝、成帝时，历官散骑谏大夫，光禄大夫等。他所写《七略别录》一书为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此外著有《列女传》、《新序》、《说苑》、《尚书洪范五行传论》等书。

②沉浮：随波逐流。

③深探而力取：指对写文章构思、取材，深入探讨，去粗取精，进行概括。

④尚：尊崇。

⑤顾：所以。 顾常，或作“顾当”，或作“必当”。

⑥忝：惭愧，客气话。 同道而先进：指刘正夫正在应进士考试，韩愈是进士的先辈。

⑦贤尊：指刘正夫的父亲刘伯刍。 给事：官名。给事中的简称。

【译文】

早晚都能看到的各种普通事物，人们都不重视，等看到奇异的，就一起观看进行议论，文章岂能与此不同吗？汉朝的士大夫没有不会做文章的，但只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司马迁、刘向、扬雄的文章最为有名。那末，功夫用得深的，文章得到的好名声就长远。如果都与世上的人一起随波逐流，不进行创新，建立自己的风格，虽然不为当时的人所责怪，但他的文章必定不会流传到后代。

你家中各种器物，都是你所需要应用的，但你所珍惜爱怜的，必定不是一般的器物，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珍稀器物。君子

对于文章的评价，哪能与此不同呢？现在后辈的文章，能够深入探讨，去粗取精，进行概括，效法古代圣人贤人的，虽然未必都能成为杰出的作品，但假使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一类文豪出现，一定走创新的道路，而不是因袭走常人的道路。

如果要阐发圣人的学说，不用写文章也就罢了；如果要写文章必定推崇文章出众的人，文章要能够出众，没有其他途径可走，只有创新，建立自己的风格，不因袭常用的模式。自从有文字以来，谁人不写文章？但文章能留传到今天的，必定是能出众的。所以，我常常拿这个道理来劝说人家。

我对于你，有些惭愧，既为同道还是先辈，又常常和你的贤明父亲给事中交游，既然承蒙你给我重要的教诲，又怎么敢不贡献自己写古文章的所有心得作为回答呢，你认为怎么样？韩愈启。

唐耕耦　译注

答尉迟生书①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这是写给尉迟生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回信。韩愈在信中讲了他的文学主张，作文重在表现内容，只有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充实自己的学识，写出来的文章内容才会好，表达才会优美，与《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等的主张是一致的。信中还抒发了古文不为当时重视的感慨。

【原文】

愈白，尉迟生足下：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②。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③。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④；昭晰者无疑⑤，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⑥，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者如是。有问于愈者，亦以是对。

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⑦，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⑧，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是，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请继今以言⑨。

【注释】

①尉迟生：名汾，是一位年轻文人。尉迟，双姓。

②慎：谨慎、小心。引伸为注意、重视。 实：果实，此处指德行之实、真实的学识等。

③掩：掩盖，遮蔽。

④醇（chún 纯）：淳朴，厚道。

⑤昭晰：清晰，明白。

⑥体：身体的总称，分之为四肢、五体。

⑦谦谦然：谦虚的样子。

⑧比肩：肩膀碰着肩膀，形容人多。

⑨请：表示尊敬。

【译文】

韩愈启。尉迟生足下：

人们所说的文章，其中必定含有内容，所以君子重视道德修养，重视提高自己的学识。道德修养的好坏，学识的高低，写文章时就会表现出来。好比树木根基深长，枝叶一定茂盛；人的形体高大，声音一定宏亮；行为严肃，说话一定严厉；心地纯厚，性情一定和气。头脑清晰的人，心中一定没有疑虑；优闲自然的人，时间一定有余；四肢不完全的人，不能算是完整的人；文辞不丰富，就不算是好文章。我所知道的写文章道理就是这样。有人问我，也就这样回答。

现在你所写的文章，内容和形式都已很好了，而态度还谦虚，好像还不够的样子，来向我征求意见，我又怎么敢爱惜自己的话不说呢！可是我能够说的，都是学习写作古文的道理。古文的道理不能为当代所采用，你为什么喜爱得特别深呢？贤明的公卿士大夫，在上面任职的，人数多得肩碰着肩；刚刚进入官场，在下面任职的，好的低级官员，人数多得肩碰着肩。他们能得到官做，必定有得官的方法。你想做官吗？去到他们那里访问，都是可以学的。如果只是喜爱于写古文，而不是做官的话，那末，我曾经学习过写作古文，今后可以继续谈。

唐耕耦　译注

与冯宿论文书[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这是一封与友人冯宿讨论写古文的信。韩愈在信中抒发了古文不为当时士大夫赏识的感慨，又强调指出写作古文虽然不被当代人赏识，但必定被后代称为圣人，甚至为冥冥中的鬼神肯定，表示写作古文的信心和决心，愿与冯宿共勉。

【原文】

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2]！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3]。亦何得于今人也？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4]。

【注释】

①冯宿(公元767～836年):字拱之,婺州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县)人,与韩愈同年中进士,历官至刑部侍郎,封长乐县公,开成元年死于东川节度使任上,赠吏部尚书,《唐书》有传。

②意思:意义,意味。

③直:犹今言简直。

④俟(sì 四):等待。

【译文】

承蒙给我《初筮赋》看,感到确实很有意思,只要努力写下去,达到古代杰出作家那样的成就是不难的。但不知道即使达到古代杰出作家那样的成就,又有什么办法得到当代人的赏识呢?我写作古文的时间比较久了,每次写成文章,自己观察心中认为好的,那末别人评论一定认为是坏的。自己小感满意的,别人也就有小的责难;自己大为称心中意的,别人也一定有大的责难。经常为了应酬人事来往写作一些当前流行的文章,动笔写这类文章,善良的人会感到惭愧的,但等写完后给人看,就被认为是好的。自己感到小有惭愧的,也就蒙别人称为小好;感到大有惭愧的,也一定被认为大好。真不知道古文在当代有什么用了!这样,写作古文只有等待能懂得的人来赏识了。

【原文】

昔扬子云著《太玄》,人皆笑之。子云之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子云死近千载,竟未有扬子云,可叹也!其时桓谭①,亦以为雄书胜《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此未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颇知之,以为其师之书胜《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见于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

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岂不谓然乎？

【注释】

①桓谭（约公元前23年～公元50年）：字君山，西汉沛国相（今安徽省符离县）人，官至议郎，著有《新论》二十九篇，《汉书》有传。

【译文】

古代的扬子云写成《太玄》一书，人们都讥笑他。子云回答说："当代的人不了解我的著作的价值，没有什么害处；后代又有扬子云这样的人出现，一定会赞赏的。"子云死去已近千年了，竟然至今还没有出现扬子云那样杰出的人，真是可以叹惜呀！那时的桓谭，认为子云的书胜过《老子》一书。老子这个人是不值得称道的，子云岂只限于和老子争胜罢了呢？桓谭这样说，是没有了解子云。子云的学生侯芭很了解子云，认为他的老师所写《太玄》一书，胜过《周易》。但侯芭的其他文章在世上见不到，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样。由此可以说，作者并不要求当代人了解他的著作的意义，是很清楚的，作者唯一希望的是，等待百代后圣人出来观察而不疑惑，问于鬼神而不产生疑问吧！你不认为是这样的吗？

【原文】

近李翱从仆学文①，颇有所得。然其人，家贫多事，未能卒其业。有张籍者，年长于翱，而亦学于仆，其文与翱相上下。一二年业之，庶几乎至也。然闵其弃俗尚，而从于寂寞之道②，以争名于时也③。久不谈，聊感 足下能自进于此，故复发愤一道。愈再拜。

【注释】

①李翱(áo 熬):字习之,唐代古文运动后继者,郡望陇西,贞元十四年(公元789年)中进士,授校书郎,历官至刑部侍郎、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道节度使,会昌(公元841～846年)中卒。

②弃俗尚而从于寂寞之道:因古文不为当时所用,学时文可以做官,所以韩愈称学古文为弃俗尚而从于寂寞之道。

③以争名于时也:《韩昌黎集校注》云:疑"以"上有"然"字,"也"下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

【译文】

近来李翱跟我学习古文,很有收获。但这人家境贫困,事情拖累多,没有完成他的学业。有一位叫张籍的,年龄比李翱大,也跟我学习古文,他写的文章和李翱的文章水平不相上下,经过一、二年学习,可以接近成功了。然而我忧伤他抛弃了当今流行的骈文,而跟从我学习古文,走孤单冷清的道路。但因当今争夺名利影响,不知他能够坚持到底么?好久没有谈了,深感你能自己进入写作古文的队伍,所以我再次发泄心中愤懑,说了一通。韩愈再拜。

唐耕耦　译注

答窦秀才书[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韩愈因上天旱人饥状，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有一位叫窦存亮的年青文人前来，要求跟从韩愈学习写文章。韩愈当面没有答应，事后写了这封信说明不答应的原因。第一，自己专攻文学，学成而道益穷，而且刚遭贬官，处境困难。第二，姓窦的青年才华足以求取功名富贵，跟从韩愈学习古文并不合算。因此，尽管窦存亮求学的态度非常诚恳，也不敢答应，使窦存亮满怀希望而来，一无所获而归，表示抱歉，请求原谅。文章写得很坦白直率。实际上是因无辜受贬而抒发愤慨，文多反语，对当朝和时政给予激烈的抨击。而且正当“远宰蛮县，”情绪低沉，要答应窦生的要求，也的确存在困难。

【原文】

愈少驽怯[2]，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3]。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学不得其术，凡所辛苦而仅有之者，皆符于空言，而不适于实用，又重以自废，是故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愈困。

今又以罪黜于朝廷，远宰蛮县[4]，愁忧无聊[5]，瘴疠侵加[6]，惴惴焉无以冀朝夕[7]。

【注释】

①窦秀才：名存亮。秀才是一种好的称谓，意思是秀异之才，不是科举考试科的秀才。

②驽：才能低下。　怯：胆小畏缩。

③龃龉（jǔ yǔ 举雨）：牙齿参差不齐，比喻抵触，不合。

④“今又以”二句：指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上天旱人饥状，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令。

⑤无聊：无所依赖，此处指精神无所寄托。

⑥瘴疠（zhàng lì 障厉）：山林温热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瘴，山林地区湿热蒸发致人疾病的气。疠，疾病、恶疾。

⑦惴惴（zhuì 坠）：恐惧的样子。

【译文】

韩愈从小才能低下，缺少勇气，对于其他技能，自问即使努力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又不懂当代的人事交往，与世上的人意见多有不合。想到最后没有什么可以自立，就发愤专心致志学习文学。由于学习时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辛辛苦苦学得到的很少一点收获，全都属于空话，不切合于实际应用，又因为难以放弃自己所学，所以学习成功而前途更加困难，人到老年而心智更加困乏。现在又在朝廷获罪，被贬职外放到边远落后的南方蛮人地区担任县令，整天心里忧愁苦闷，恶性疟疾加身，害怕不能求得早晚安宁。

【原文】

足下年少才俊，辞雅而气锐，当朝廷求贤如不及之时，当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数寸之管，书盈尺之纸，高可

以钓爵位；循序而进，亦不失万一于甲科[1]。今乃乘不测之舟[2]，入无人之地[3]，以相从问文章为事，身勤而事左，辞重而请约，非计之得也！虽使古之君子，积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胶其口而不传者，遇足下之请恳恳[4]，犹将倒廪倾囷[5]，罗列而进也[6]。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爱于左右哉[7]？顾足下之能，足以自奋，愈之所有，如前所陈，是以临事愧耻而不敢答也。

钱财不足以赂左右之匮急，文章不足以发足下之事业。稛载而往，垂橐而归[8]，足下亮之而已[9]。

【注释】

①甲科：指进士考试。唐代进士分甲科、乙科。

②乘不测之舟：指阳山江流很急，江底岩石锋利如剑，船只在险流中行进，失去控制，就会破碎沉没。

③入无人之地：指阳山荒僻，人口很少。

④恳恳：诚恳的样子。

⑤倒廪倾囷（qūn 群阴）：比喻倾其所有。廪，粮仓。囷，圆形谷仓。

⑥罗列：排列。

⑦左右：对人不直呼其名，只称他的左右，表示尊敬。

⑧“稛载”二句：满载而去，垂着空袋子回来。比喻来时满满的，去时空空的。此处指满怀希望而来，失望而归。 稛（kǔn 捆）载：即捆载，满载。 橐（tuó 驮）：盛物的袋。

⑨亮：同“谅”，谅解。

【译文】

你年青而才智出众，文辞高雅而气势锐利，当前正是朝廷急于求访贤才，深怕赶不及的时机，掌权的又都是优良的官员，你只要拿起几寸长的笔，写短短一纸自荐信，送上去，大有希望得

到爵位；即使循序前进你也决不会失去考中进士的机会。现在，你乘坐容易倾翻破碎的船只，来到渺无人烟的地方，跟从我学习文章，身体勤苦而成效不好，辞去贵重的而寻求简陋的，不是好打算了！即使古代满腹道德，像遮住了光不使发亮，像封住了口不让说话，隐居起来，不肯将学问传授给人的君子，遇到你这样诚恳请求，也要倾仓倒廪尽他所知告诉你的。像我韩愈这样愚昧不贤明的，又怎么敢有所爱惜而不将所知告诉你呢？只是看你的才能完全可以自己奋起飞翔，我所有写古文的心得，如上面所说是没有用的，因此面对你的请求，感到羞愧而不敢答应了。

赠送你的一点钱财不能解决你的匮乏和急需，赠给你的文章，不能发扬光大你的事业。使你满怀希望而来，却一无所得，失望而归，请你原谅罢了。

唐耕耦　译注

与卫中行书①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韩愈先后担任宣武军节度使、汴州刺史董晋和徐泗濠节度使、徐州刺史张建封的幕僚，董晋、张建封死，二处都发生兵变，韩愈都幸而没有遇难，

卫中行知道后很高兴，写信给韩愈，韩愈在洛阳写了这封回信。在信中针对卫中行所说，着重讲了两点：一是自己急于做官，不仅为了衣食，而是想实行自己的志向。二是自己将不管祸与福，名声的善与恶，显达与贫困，勉力使自己成为贤明的人，以发扬光大圣人的仁义道德学说为己任。这和韩愈一贯以建立、维护儒家道统的思想是一致的。

【原文】

大受足下[②]：

辱书，为赐甚大，然所称道过盛，岂所谓诱之而欲其至于是欤？不敢当！不敢当！其中择其一二近似者而窃取之，则于交友忠而不反于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则未敢自谓能尔也。不敢当！不敢当！至于汲汲于富贵[③]，以救世为事者，皆圣贤之事业，知其智能谋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④]，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

【注释】

①卫中行：字大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中进士。

②足下：敬辞，称对方。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用足下。

③汲汲于：心情急切的样子。

④从事：佐吏、辅助官员，此处指任观察推官、节度推官。

【译文】

大受足下：

承蒙来信，给我很大的教益，但赞许我的话说得太多太高，

你这样说，岂不是人们所说的进行诱导而使其达到那种境界吗？不敢当！不敢当！你信中所说，我选择一二点与我比较近似的，接受下来，这样，对于交友要真诚而不背离，似乎稍稍接近了些。这一二点，也是我一心喜好的，至于说我对此坚持实行不松懈，那我就不能自认为能这样了。不敢当！不敢当！至于说急切追求功名富贵为了济世救民，那都是圣人贤人的事业，知道自己的智谋才能足以胜任的人才能担当。像我这个人，又怎么能担当呢？你我开始相识时，我很贫困，衣食仰赖他人。以后在汴州、徐州二地相见，我都在担任幕府从事，每日每月都有收入，与以前相比，丰富和节俭相差百倍，你看到我的饮食和衣着不是跟以前不同了吗？但我心中不仅急切追求衣食，其所以不忘做官，是想能稍稍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是不容易很快说明白的。

【原文】

凡祸福吉凶之来，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恒；君子得福为恒，而小人得福为幸。以其所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则吉，小人则凶"者，不可也。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之善恶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岂不约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穷通①，自我为之。"吾恐未合于道。足下征前世而言之，则知矣；若曰：以道德为己任，穷通之来，不接吾心，则可也。

【注释】

①穷通：贫困与显达。

【译文】

祸害与幸福、吉利与凶恶的来临，决定权似乎不在我手中。只有君子受到祸害，被认为不幸，而小人遭受祸害就是正常现象；君子得到幸福是正常的，而小人得到幸福就是幸运。这似乎是他们的行为所应得的结果。一定说："君子就会得到吉利，小人就会遭受凶祸 。"是不能赞同的。贤明还是不贤明在于自己怎么做，富贵还是卑贱、遇祸还是得福决定在于天，名声是好是坏在于别人的评论。决定权在于自己的，我将勉力去做；决定权在于天、在于别人手中的，我将任其自然，不花费精力去影响它了。这样，我遵守的道理，岂不是简单而易行的吗？你说："命运的穷困和显达，都是自己造成的。"我认为这话恐怕不合乎道理。你征引前代事例来谈，就可明白了。如果说，以阐述发扬光大古代圣人的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的责任，穷困与显达的来临，不放在我们心上，我就赞同了。

【原文】

穷居荒凉，草树茂密，出无驴马，因与人绝。一室之内，有以自娱。足下喜吾复脱祸乱，不当安安而居①，迟迟而来也②。

【注释】

①安安：安然。

②迟迟：徐行，从容不迫的样子。

【译文】

远居在荒凉的地方，沿路野草稠密，树木茂盛 ，很不好走，出门又无驴子马匹可以骑，因此，和世人断绝了来往。自己独自在一室之中，可以自我娱乐。你为我又一次脱离祸乱而高兴，就

不应该安安稳稳在家中，迟迟才来信呀！

唐耕耦　译注

与孟东野书[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韩愈在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府当节度推官，不很得意。写信给正在溧阳（今江苏溧阳）任县尉的至交孟东野。韩愈在信中倾诉了自己寂寞无聊，对东野怀才不遇的感慨；以及思念古人、渴望会面的心情，感情真挚动人。

【原文】

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2]。各以事牵，不可合并。其于人人，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足下知吾心乐否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3]，而和者谁欤[4]？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5]，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

【注释】

①孟东野(公元751～814年):名郊,湖州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境内)人,是韩愈的至交。善于诗。怀才不遇,年近五十,才中进士,过了四年,方授溧阳县尉。郑余庆为河南尹、水陆转运使,征辟为判官,母卒,去职。郑余庆为兴元节度使,又征辟他为参谋。东野在赴任途中病死,韩愈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称贞曜先生。

②悬悬:挂念。

③唱:指唱诗、吟诗。

④和:指和诗。

⑤徒:同"伴",同"类"。

【译 文】

和你分别已很久了,从我心里想念你的情况,猜想你也会常常挂念着我。你我都因事务牵累,不能相聚在一起。在我一起工作的人们,没有你那样的见识,但天天要和他们相处,你知道我心情愉快吗?我发表看法,听的有谁呢?我吟诗,和诗的有谁呢?发表看法而没有人听,吟诗没有人和,独自一个人行走而没有同伴,评判是非,没有跟我观点相同的人,你知道我心情是愉快吗?

【原文】

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①,事亲左右无违②,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混混与世相浊③,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注释】

①无田而衣食:没有田地而谋求衣食,指家境贫困,生活艰难。

②事亲左右无违:指孟郊侍奉老母孝顺。 左右:旁边,各个方面,事

事处处。　无违：指不违背老母意思。

③混混：浑浊。

【译文】

你文才出众，精神高尚，遵守古代圣人之道，但却生活在古道衰微的当今之世；没有田地而谋求衣食，但侍奉老母孝顺，事事做得很周到，你的用心够劳瘁了！你的身体够劳苦了！你为了生计，不得不随波逐流，与世上庸俗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你的心追慕古人，效法古人，你走的道路，真使我悲伤呀！

【原文】

去年春，脱汴州之乱①，幸不死。无所于归，遂来于此。主人与吾有故②，哀其穷，居吾于符离睢上③。及秋将辞去，因被留以职事④，默默在此行一年矣⑤。到今年秋，聊复辞去。江湖⑥，余乐也，与足下终，幸矣！

【注释】

①脱汴州之乱：指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汴州节度使、汴州刺史董晋死后四天，汴州发生兵变，杀节度留后陆长源。韩愈因护送董晋灵柩离开汴州，幸免于难。

②主人：指徐州刺史张建封。　有故：有旧交情。

③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　睢：睢水。

④留以职事：指张建封辟韩愈为节度推官。

⑤行：将。

⑥江湖：指归隐江湖。

【译文】

去年春天，逃脱了汴州兵变那场祸乱，幸而不死。没有地方好去，就来到这里。主人跟我有旧交情，可怜我穷困艰难，安排我

居住在符离睢水旁边。到了秋天，我将告辞离去，因被委任职事，留了下来，默默无闻在此地将近一年了。到今年秋天再打算辞职他去。隐居江湖是我人生的乐趣，和你在一起相伴，直到终老，就是幸运了！

【原文】

李习之娶吾亡兄之女①，期在后月，朝夕当来此。张籍在和州居丧②，家甚贫。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来相视也。自彼至此虽远，要皆舟行可至，速图之。吾之望也！春且尽，时气向热，惟侍奉吉庆③。愈眼疾比剧，甚无聊④，不复一一。愈再拜⑤。

【注释】

①李习之：即李翱，详见前。　亡兄：指韩弇。

②和州：今安徽省和县。　居丧：在家守孝。

③侍奉：指孟东野侍奉老母。

④无聊：没有意思，没有乐趣。

⑤再拜：古代书信上常用，表示致敬。

【译文】

李习之娶我亡兄的女儿为妻，婚期在下一个月，按理会很快来此地。张籍在和州乌江家中守孝，家境很贫困。恐怕你不知道，所以写此告之，盼望你来这里一次，互相见见面。从你那里到我这里虽然比较远，但全程都可坐船抵达，速速作好动身计划，这是我的希望了。春季将要过去，节气转热，祝愿你侍奉母亲健康长寿。我眼病近来加重，生活很无聊，不再详说。韩愈再拜。

唐耕耦　译注

答刘秀才论史书[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任史馆修撰，刘秀才写信勉励，韩愈写此信作答。韩愈在信中说：修史，据事迹实录已属不易，进行褒贬，更不是常人所能；修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表示不敢轻易去做。韩愈所说修史不易，不能草率从事，是对的，但说修史足以致祸，态度未免消极。与韩愈一贯的言论、作为相背离，丧失了史官应有责任，所举论据也多不可信，因而遭到柳宗元的严肃批评。

【原文】

六月九日，韩愈白秀才：

辱问见爱，教勉以所宜务，敢不拜赐！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2]，况褒贬邪！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3]，卒不遇而死[4]。齐太史氏兄弟几尽[5]，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6]，司马迁作《史记》刑诛[7]，班固瘐死[8]，陈寿起又废[9]，

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10]，习凿齿无一足[11]，崔浩、范晔赤诛[12]，魏收夭绝[13]，宋孝王诛死[14]。足下所称吴兢[15]，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注释】

①刘秀才：名轲，字希仁。 秀才：美称，才智优异出众的意思。

②浅陋：见闻狭隘。 偷惰：偷懒。

③鲁：春秋时诸侯国名，治所在今山东曲阜县。 卫：春秋时诸侯国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 陈：春秋时诸侯国名，治所在今河南淮阳。 宋：春秋时诸侯国名，治所在今河南商丘。 齐：春秋时诸侯国名，治所在今山东淄博。 楚：春秋时诸侯国名，治所在今湖北江陵。

④不遇：没有遇到机会，指孔子没有遇到赏识他的国君。

⑤齐太史氏兄弟几尽：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原文为侍人贾举弑齐庄公光于崔杼之宫，“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杼）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太史：官名，为史官和历官之长。 几尽：几乎都死。

⑥左丘明：春秋鲁国人。左氏，丘明名。另有一说，左丘复姓，曾任鲁太史，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又著《国语》。因目盲，后人又称盲左。

⑦司马迁作《史记》刑诛：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因而得罪，被处宫刑，这和作《史记》无关。

⑧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泾阳县南咸阳市北）人。父彪撰《汉书》未成，卒。固继承父业，前后几十年，惟八表及天文志未成。又撰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初（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和帝杀宪，班固也因此免官。固家教不严，诸子多不尊法度，冒犯洛阳令种兢，兢畏窦宪威势，不敢惩治，及宪败，兢遂捕固，死于狱中，年六十一。

⑨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晋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县）人，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入晋为著作郎，撰《魏吴蜀三国志》，时

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后授御史治书，以母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竟以母丧不归葬，被贬议。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病卒，时年六十五。

⑩王隐：字处叔，晋陈郡陈人。父铨，历阳令，有著述之志，常私录晋朝事迹及功臣行状，未成而卒。隐受父遗业，对西晋旧事比较熟悉。太兴（公元318～321年）初，为著 作郎，修撰晋史。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因生长东南，不知中原事迹，遂借王隐所著书窃写，传闻出来，预就憎恨隐，对隐进行诽谤。隐因此被免官，家贫，靠人资助，才完成《晋书》九十三卷。此书，已亡佚。

⑪习凿齿：字彦威，晋襄阳人，为荆州刺史桓温从事，累迁别驾，左迁户曹参军，出为荥阳太守。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五十四卷。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巷。

⑫崔浩（？ ～公元450年）：字伯渊，北魏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武城）人，道武帝拓拔珪天兴（公元398～404年）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明元帝拓拔嗣初（公元409年），拜博士祭酒，后拜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太武帝拓拔焘时，累官至司徒。浩仕魏三世，军国大计，多所参赞。通经史，长于天文历学，后作北魏国书三十卷，在衢路立石铭刊载，鲜卑族的落后习俗，路人皆知，素来畏忌崔浩的鲜卑族大臣乘机攻击，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浩被诛，清河崔氏不论远近，以及浩之姻亲，全遭族诛。

范晔（公元398～45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晋豫章（治所今江西省南昌市）太 守范宁孙，宋侍中范泰庶子，因出继堂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侯，任彭城王刘义康参军。宋王朝建立，为吏部郎 。因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东观汉记》以下诸书，撰《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后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因谋反罪被处死刑。

⑬魏收（公元505～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人，仕魏、北齐，官至尚书右仆射，除起草诏令外，长期专职修史，成《魏书》一百三十卷，武平三年薨。北齐亡，因写史得罪人，墓被发掘，弃其骨于外。收无子，养弟子仁表为嗣， 夭绝：或作“天绝”，指魏收无子。

⑭宋孝王：仕北齐，为北平王文学，撰《关东风俗传》三十卷，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参与尉迟迥起兵，反对杨坚，迥败，孝王被诛。

⑮吴兢（约公元669～约749年）：唐汴州浚仪（今河南省开封市）人，贯

通经史，诏直史馆，修国史，神龙（公元705～706年）中，迁右补阙，以后又迁水部郎中，拜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尉少卿、左庶子，出为荆州司马，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天宝初，入为恒王傅。兢专职修史三十多年，外出为地方官，也以史稿自随，著述不辍。与韦承庆等撰成《则天实录》，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唐史八十多卷，以及《贞观政要》十卷，等。天宝八年（公元706年）卒。兢，叙事简核，号称良史。

【译文】

六月九日，韩愈复信秀才：

承蒙来信，对我爱护之至，教育勉励我做好修史工作，岂敢不拜谢你的赐教！我认为修史时怎样进行褒贬，大的法则，在孔子著的《春秋》中已经很完备了。以后修史的人，只要根据事迹如实纪录，善和恶就会自然清楚地表现出来。但这一方面也不是见识浅陋、懒惰不勤奋的人所能完成的，何况要对善恶进行褒贬呀！孔子是一位圣人，写成《春秋》，但在鲁、卫、陈、宋、齐、楚等诸侯国遭受侮辱，最后也没有遇到赏识他的明君，就死去了。齐国太史氏兄弟因为直书崔杼弑其君，几乎全被杀死。左丘明记载春秋时期的事迹，成了瞎子。司马迁著《史记》，被处宫刑。著《汉书》的班固，在狱中饥寒而死。《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起用后又被免官，最后也无处可去，病死家中。修晋史的王隐，竟遭受诽谤，免官，死在家中。撰《汉晋春秋》的习凿齿，缺了一条腿。崔浩撰北魏国书，范晔撰《后汉书》，竟遭族诛。撰成《魏书》的魏收，断绝子嗣。撰《关东风俗传》的宋孝王，被诛杀。你所称道的吴兢，也没有听说他本身得到多么高贵的官职，现在也没有听说他的后人有什么名望。可以说，修史的人不遭受人祸，必受天诛，岂可以不惧怕而轻易去修史吗？

【原文】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1]，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邪[2]？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3]。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穷，龃龉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4]，猥言之上[5]，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6]，令就功役也。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引去。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呆，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夫圣唐巨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磊轩天地[7]，决不沉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后生可畏[8]，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注释】

①二百年：为约数。唐朝自开国至韩愈写此信时，共一百九十五年。

②卒卒：急促的意思。

③敦率：敦勉。敦，督促，勉励。

④戚戚：忧虑、悲伤的样子。

⑤猥（wěi 委）：谦词，辱，承蒙的意思。

⑥迫蹙：急促，紧迫。

⑦磊磊（lěi 垒）：高大的样子。　轩：车的通称。此处指高起、高昂。

⑧后生可畏：语出《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畏，敬服。

【译文】

唐朝有天下已近二百年了，圣君贤相历代相继出现，其他文官武将事迹超过前后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岂是一个人匆匆忙忙能记录作传的呀！我的年岁已经老了，志向已经衰退，不可能再自己督促勉励自己前进。当朝宰相知道我没有其他的才能，不值得任用，但哀怜我年老家贫，与世人相处，意见多有不合，无处可去，为了不使天下有愁苦的人，替我向上进奏，勉强给我加了一个修史职务，表示荣宠，没有督促逼迫我一定要按规定限期完成修史工作。我职位卑贱，不敢违抗位高势盛的监修官的不适当指示，心情很不愉快，即将打算引退离去。而且历史事迹传闻不同，是善是恶，也随人所见不同而有不同；更为严重的是结合成为朋党，憎恨异己，庇护同党，花言巧 言，凭空制造了许多善恶事迹。这样的事迹，现在凭什么要接受，凭什么去核实取信。难道凭这些不可信的材料就可以草率地写作传记，使它留传万代吗？如果草率地修史，如没有鬼神监视，岂可以自己心里不感到惭愧？如有鬼神监视，将不会保佑你的。我虽然愚昧无知，也稍稍懂得自己尊重自己，实在不敢轻率地去撰写史书。我大唐的巨大业迹，以及贤明士大夫的事迹，都高大分明屹立在天地之间，决不会被埋没的。现在史馆中不是没有修史的人，我不做，将来必定有修撰的人勤奋努力编纂成国史的。年青有为的人，值得敬佩，怎么知道编撰国史的责任不落在你身上？也应该以此勉励，韩愈再拜。

唐耕耦　译注

上兵部李侍郎书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本文写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十二月九日。那时，韩愈刚从被贬谪的阳山(今广东北部)回中原，被任命为江陵法曹参军。他因迫切希望为大唐王朝建立功业，有所作为，特地向当时新任兵部侍郎的李巽写了这封自荐书。李巽，字令叔，唐赞皇(今属河北省)人。历官湖南江西观察使。他长于理财，终官吏部尚书。

在这封信中，作者一开始就谈他求官的艰难，道路的坎坷，命运的多舛，而后写自己如何刻苦治学，如何通读经史百家的著作，精研训义、句读，奋发写作文章，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而唯一不通达的是时世庶务。虽然学有所成，年纪却已老了，到头来依然穷愁潦倒，一事无成。因为不遇知己，不能像宁戚，谏明那样，被齐桓公、叔向所赏识，得以重用。

最后，寄希望于李巽，赞扬他内仁外义，德高望重，尚贤举能等美德。且说又碰到天子新即位，发奋图治，正是用人之际，因此希望得到李巽的推荐。信写得文情并茂，以生动的比喻，和对偶排比句，抒发了满腔悲愤，真催人泪下。

【原文】

十二月九日，将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1]，谨上书侍郎阁下[2]：

【注释】

①将仕郎：唐代文散官阶品的最低一级，从九品下。 守：据《旧唐书·职官志》载："《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 法曹：唐宋各代地方司法机关。 参军：地方低级官员。

②侍郎：指李巽（xùn 讯），时以江西观察使入为兵部侍郎。

【译文】

永贞元年十二月九日（公元806年1月2日），以将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参军的韩愈，谨上书于兵部侍郎阁下：

【原文】

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1]。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存[2]。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3]，沉潜乎训义[4]，反覆乎句读[5]，磨砻乎事业[6]，而奋发乎文章[7]。凡自唐、虞以来[8]，编简所存[9]，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10]，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11]，靡不通达[12]。惟是鄙钝，不通晓于时事，学成而道益穷[13]，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怜悼，悔其初心[14]。发秃齿豁[15]，不见知己。夫《牛角》之歌[16]，辞鄙而义拙；"堂下"之言[17]，不书于传记。齐桓举以相国，叔向携手以上。然则非言之者难为听，而识之者难遇也。

【注释】

①二十年：指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韩愈赴京师长安应举觅官，到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写此信时。

②存：亦作“成”。

③经传：旧称儒家的重要代表作品和儒家祖述的古代经典为“经”，如《春秋》、《尚书》、《诗经》等；解释经文的书为“传”，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后世因尊经之故，把古代传注也称为经。《史记》：即指司马迁的《史记》。　百家：指学术上各种流派，即诸子百家。

④训义：训诂字义。

⑤句读（dòu 逗）：也叫句逗。语意已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今书面上用圈（句号）和点（逗号）来标记。　乎：同“于”。

⑥磨砻：琢磨。　事业：所营谓之事，事成谓之业。

⑦奋发：激励振作。

⑧唐虞：尧舜。

⑨编简：指书籍。编，古代用以穿联竹简的皮条或绳子。简：竹简，古代书写材料。

⑩珠玑：珍珠。　华实：花的种子。

⑪奥旨：深奥的旨意。

⑫靡（mǐ 米）：无，没有。

⑬道：道路。

⑭初心：本来的意思。

⑮发秃齿豁：头发脱落，牙齿残缺。

⑯《牛角》之歌：《琴操》曰：“宁戚饭牛车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才至骭，长夜漫漫何时旦。’齐桓公闻之，举以为相。”

⑰“堂下”之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适郑，鬷（zōng 宗）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鬷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子若无言，吾几失子矣……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

【译文】

韩愈我年轻粗鄙愚钝，对于时世庶务一无所知，家里贫困不足以养活自己，参加科举考试，寻求做官的道路，至今已有二十年了。我命薄，常遭不幸，动不动受到别人的攻击诽谤，上进一寸，又后退一尺，终于无所成就。我的性情本来就爱好文学，因为处于艰难窘迫的境地，满怀悲伤愁闷，又没有地方可以诉说排遣，于是就只得深入研究所有的儒家经典、传疏、史记，诸子百家的学说；长久地沉溺于训诂字义，反反复复钻研何处加圈断句，何处加点停顿；琢磨如何工作，如何才有所成就；而后激励振作，撰写文章。凡是从尧舜以来现存的书籍，大到浩瀚河海，高如巍峨山岳，明亮如争辉的日月，幽暗如鬼魂神灵，纤细如 珍珠花籽，变幻如雷霆风雨，离奇的言辞，深奥的含义，没有不知道的。只是因为这样，才鄙陋愚钝，不懂得时世庶务，学业成就了，而道路越发坎坷，年纪老了而智虑越发困窘。我私下里自己哀怜悲伤，后悔当初苦读的用心，头发脱落秃顶，牙齿残缺疏松，还没有遇到知己之人。《牛角》这首歌虽然文辞粗鄙，含义笨拙；“堂下”的言辞不见于书传记载。但齐桓公却举宁戚为丞相；叔向也握住鬷明的手而一起走到堂上。然则并非言辞难以被人听到，而因为知音难遇。

【原文】

伏以阁下内仁而外义，行高而德巨，尚贤而与能①，哀穷而悼屈，自江而西②，既化而行矣③。今者入守内职④，为朝廷大臣，当天子新即位⑤，汲汲于理化之日⑥，出言举事，宜必施设⑦。既有听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⑧，宁戚之歌，鬷明之言，不发于左右，则后而失其时矣。

【注释】

①与：通“举”。

②江而西：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南昌），包括今江西、湖南（沅陵以南的沅水流域除外）、皖南及湖北东部的江南地区。

③化：转移风俗人心。

④内职：朝廷内的官职。

⑤天子：指唐顺宗李诵。

⑥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理化：犹言治化，治道教化。

⑦施设：实施，设置。

⑧振：振作，奋起。

【译文】

窃以为阁下您内具仁慈之心，外有忠义之行，行为高尚而道德劭美，尊重贤才，推举能人，怜悯穷困之人，同情受屈之士，在任江南西道观察使以来，已在转移风俗民心上卓有成就。现在任职京城，为朝廷倚重的大臣，正当皇帝新登基，心情急切地从事于国家的治道教化。颁发诏令，部署政事，一定会有所建树。既有听取意见的胸襟，又有发奋图强的能力，那么听到宁戚之歌，酸明之言而起用贤才，正是皇上左右辅弼的事，如果左右不能发现人才，那么以后就失去时机了。

【原文】

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①。《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②、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如赐览观③，亦有可采。干黩严尊④，伏增惶恐！愈再拜。

【注释】

①明白：明了，清楚。

②瑰怪：奇异。

③赐：敬辞。旧时指上对下的给予。

④干黩（dú读）：一作“干渎”，犹冒犯。

【译文】

恭敬地呈献我的旧文一卷，对于建树功业，开导民众，皆有所阐明。《南行诗》一卷，舒散忧闷，娱乐悲愁，还夹杂奇异的言辞，乃时俗流行的喜好，口头传唱耳边常听到的东西。您如能略加流览，也有可取的地方。冒犯了您的尊严，增加我的惶恐之感。韩愈再拜。

何士龙　译注

寄京兆许孟容书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这是柳宗元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寄给唐朝的京兆尹许孟容的信。许孟容（公元740～815年），字公范，京兆长安人。进士出身，初为校书郎，德宗升迁他做礼部侍郎，为官清正，以直言进谏、提掖儒士而闻名于当世。宪宗元和初年，许孟容再迁升尚书右丞、京兆尹。京兆尹是京都长安及其近畿的地方行政长官。官阶从三品，地位相当高，是重任。许孟容在任内肯和贬

谪永州的柳宗元写信往来，引起了宗元想从永州“量移”内地的期望。

柳宗元在写给许孟容的信中，陈诉了自己贬居永州五年的状况，生活穷困、疾病缠身，丧妻后未能再娶，尚无子嗣，担心柳氏祠墓无人祭扫。宗元同时在信中对自己于永贞年间获罪遭贬作了适当的解释，并列举自古贤人才士被谤议的许多例子，用来比喻他自己遭受了不白之冤，并希望许京兆能挽救他、解除他的罪籍等心情。这封信实际上是一篇披肝沥胆充满血泪的言志抒情散文，后代的评论家甚至将柳宗元此信和司马迁《报任安书》相比拟，评价颇高。

【原文】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①：伏蒙赐书诲谕，微悉重厚②，欣踊恍惚③，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④。伏念得罪来五年⑤，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⑥，尤负重忧。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⑦，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⑧。忽奉教命，乃知幸为大君子所宥⑨，欲使膏肓沉没⑩，复起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以上罪谪后情况）

【注释】

①五丈座前：许孟容排行第五。丈即长老之意，对老年的尊称，柳宗元的父亲柳镇生前和许孟容是朋友。座前：即席前，当时许孟容任京兆尹，是首都长安的首席行政官，故宗元在信中作此尊称。

②悉：了解。重厚：很宽厚之意。

③踊：跳跃。恍惚：不真切的样子。

④悸：心跳动。

⑤得罪来五年：柳宗元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获罪被贬谪永州（今湖南零陵），至收到许孟容的来信已有五年，则时在元和四年（公元809年）。

⑥兀兀(wù 务):不动的样子。

⑦痞(pǐ 否)结:腹内有硬块。 伏积:有胃病,消化不好。

⑧瘴疠:古代中原的人认为,岭南及其周边地区湿热蒸郁,易致人疾病,视为瘴疠之乡;而永州紧邻岭南,也有瘴疠。

⑨大君子:柳宗元对许孟容的又一尊称。 宥(yòu 又):原谅。

⑩膏肓:古人认为膏肓在人体心膈之间。《左传·成公十五年》有"病入膏肓"的成语,比喻得了重病很难医治。

【译文】

宗元再拜于许京兆五丈人席前:承蒙您老来信教导我,从信中略悉您老对我的宽厚,使我高兴得要跳起来,但又怀疑在做梦,怕不真切,便捧着您老的来信反复拜读,内心惊喜难以平静下来。窃自回想获罪贬迁永州以来的五年中,还没有故旧大臣肯来信予我,这是为什么呢?罪责和毁谤交加积累,那些对我存有疑虑和戒心的人在台上,也的确令人害怕了。因此我也只好独自坐着不动,背负着深重的忧虑。抱着病残的身体和心情,百病交加,痞块郁结潜伏,不吃饭就饱了,有时伤风感冒便恶寒发烧,消损肌骨,这不完全是南方的瘴疠引起的啊。现在突然收到您老的来信教导,才知还有您老这样好的大长官能原谅我,还想使我这个病入膏肓、濒临绝境的人,怀有复甦的指望。如此厚爱,可说是远远超过我平素的期望,我何曾料到呢?

【原文】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①,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②,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③,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兢兀④,事既壅隔,很忤贵近⑤,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

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谮[6]。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7]，旁午构扇[8]，使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9]。此人虽万被诛戮[10]，不足塞责，而岂有赏哉？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11]，无公事，坐食俸禄[12]，明德至渥也[13]！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14]，以希望外之泽哉？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不[15]，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以上得罪被谤之由）

【注释】

①负罪者：指王叔文等人。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以善下棋为待诏翰林，接近太子李诵。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德宗病死，李诵继位，是为顺宗，改元为永贞元年。王叔文提升为翰林学士、兼盐铁副使，与王伾策划革新事宜，但遭到宦官、强藩与守旧官僚的联合反扑，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宪宗，革新很快夭折。王叔文遭贬逐被杀害，王伾则死于贬所。参与革新的柳宗元等“八司马”同时被贬谪于边州。

②勤勤：犹殷勤，勤恳。

③元元：指人民。元含善良之义，又同良民。

④鼷（niè 聂）兀：动摇不安的样子。此句别本一作“末路孤危，厄寒鼷兀”。

⑤很忤：不听从之意；违犯。　贵：权贵，指掌权的达官贵族。　近：近侍，指宦官。

⑥谮（dú 牍）：诽谤。

⑦诋（dǐ 抵）：辱骂。　诃（hē 呵）：怒斥。

⑧旁午：交错分布之意。　扇：同“煽”。

⑨简牍：古代未普遍使用纸张之前，曾用竹简木牍刊载文字。此指书信。

⑩此人：指王叔文。

⑪各得善地：被贬的“八司马”中，有的调迁于距京都更近的州县，如韩泰自虔州（今江西赣州）迁湖州（太湖南边）。

⑫坐食俸禄：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时，并不任职视事，只拿微薄的薪俸，实际上受监视。

⑬渥（wò 卧）：优厚的意思。

⑭痼（gù 固）：得痼疾的人，长期患病不易医治。

⑮不：通“否”。

【译文】

宗元早年曾经和有罪过的人友好，起初钦佩他们有才能，认为可以和他们一道共同建立仁义，有助教化，虽有过失但自己并未觉察。相互殷勤勉励，只以中正信义为志向，辅佐朝廷复兴尧、舜、孔子等圣人所提倡的治道，以有利于天下庶民作为任务，不知愚昧和浅陋难以挑起重担。不过，本意确是这样的，而终于末路孤单危险，阻塞不通，又违背了权贵、近臣，被看作志狂才疏、荒谬凶残，陷于料想不到的罪过境地。一时间舆论沸腾，连鬼神也都发怒。加上出身卑贱，刚刚被提拔，执政时间很短，不太被人们了解和信任。而那些追逐利禄的人，纷纷登门求荐，门槛都被挤破，而实际是百人中难以满足一人的要求，一旦当我们遭到贬逐而觉得痛快，更加进行诽谤。因此我们被罪上加罪，受到万般辱骂，到处充满了谣言，煽起了敌意，这些人一心攻击，还联络外地的强藩及已罢斥的官吏，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都是您老所看到和听到的，我不敢对其他的人讲出来，现在情不自禁，再写在信上。（王叔文）这个人即使被碎尸万段，也不能抵塞人们指斥他的罪责，难道还会对他论功行赏吗？现在他的同党，幸能获得皇上宽大、不加深究，陆续从远州迁移到更近的内地州县，而且

又不正式就职，清闲无公事，干领一份薪俸养起来，这是皇上圣德至深至厚啊！还怎么敢进一步期待赦除我的痼疾，再希望得到意外的恩泽呢？我当时年轻、气盛、锋芒毕露，不注意小节，做事不管它可行或不可行，但自己想到的是一心一意地往前闯，结果获罪，这都是自己招来的后果，还能怪谁呢？

【原文】

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①。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言语，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②。今拘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③，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④，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憾⑤，心骨沸热。茕茕孤立⑥，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⑦，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⑧，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懔懔然欷歔惴惕⑨！恐此事便已，椎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悯惜也。（以上无子嗣）

【注释】

①罪状最甚：永贞革新人物，“时号二王（王叔文、王伾）刘柳”，以他们四人为核心。见《旧唐书·刘禹锡传》卷一六〇，所以柳宗元说自己在党人中“罪状最甚”。

②冢嗣：嫡长子，此指世族大姓的后裔。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三上记载：柳氏出自姬姓，是鲁国大夫柳下惠的后裔，秦末迁于河东，遂成为门阀世族。柳宗元出自名门，后魏侍中济阴公（柳庆）之玄孙。曾伯祖柳奭，是唐高宗的宰相。父亲柳镇任侍御史而终。

③夷獠之乡：夷獠，古代对西南一带少数民族的泛称。永州（今湖南零陵）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故称“夷獠之乡”。

④填委沟壑：指死后无人收敛，抛尸于山谷中。

⑤怛(dá 达)然:悲伤的样子。

⑥茕(qióng 穷):孤单、无依无靠。按:柳宗元的元配夫人是扬凝(湖南观察使)的女儿,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病死。宗元此时尚未续弦。全句说自己孤身一人,无依无靠。

⑦荒陬(zōu 邹):荒凉的山乡角落地,指唐代的永州一带。

⑧飨(xiǎng 响):以酒食招待人或奠祭祖先神灵。

⑨懔(lǐn 廪):感到危险害怕。 欷歔(xī xū 希虚):哭泣后不自主地急促呼吸,抽噎。 惴(zhuì 坠):惊恐 。

【译文】

宗元在(王叔文的)许多党人中,罪状是最深的。神灵降祸,受到皇律的处罚,我又不能立即死去,还与人言语,讨碗饭吃使自己能生存下去,我走入迷途还不知道自己的耻辱,这样一天又一天,当然,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有重要的原故。我自己认为:柳氏出自姬姓,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长期是世族大姓。我现在带着非常的罪过,在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永州)居住,这里的气候异常潮湿,丘陵山谷低地弥漫着雾气,我恐怕一旦病死在这里,抛尸于山谷中,祖先遗传下来的家世便在我身上断绝了,因此我感到十分悲痛,羞愧得浑身发热。我至今寡居在此地,无依无靠,没有子孙后代,在这荒凉的山乡角落很难找到仕宦人家的女子,没有可与婚配的,而世间上的人一般也不愿和犯过罪的人攀亲。因此,我给柳家传宗接代这件大事很难办到,可说是危险到"不绝如缕"的境地。每年春秋二季祭奠祖先神灵时,我孤单一人捧着祭奠的礼牲,回视后面没有继承的人,我极其担忧、哭泣抽噎而又恐惧不安!我害怕祭奠祖先的事将会完了,心中就像被针刺、被利剑穿透一般,痛得难受!对此,想必凡是作男儿的人都会怜悯的啊。

【原文】

先墓在城南，无异子弟为主[①]，独托村邻。自谴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乡闾主守者，固以益怠。昼夜哀愤，惧便毁伤松柏，刍牧不禁[②]，以成大戾。近世礼重拜埽，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③]，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④]，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⑤]，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⑥]，复何敢更望大君子抚慰收恤、尚置人数中邪？是以当食不知辛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诉，以至此也！（以上不能展视先人坟墓书籍）

【注释】

①这句指没有其他子弟人等代为户主。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曾任殿中侍御史，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病死于长安，葬于长安城南之万年县栖凤原。柳镇夫妇生宗元一子；所生二女已出嫁。永贞年间（公元805年）柳宗元获罪贬官，他的母亲卢氏也随迁永州，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母病死于永州佛寺，明年（公元807年）祔葬于父墓（见宗元自作《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及注）。

②刍牧不禁：墓地上长的草有牲畜去吃，未有人去禁止，古代认为这是亵渎祖先的行为。

③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去冬至后一百零五日，隋唐时往往在这一天去祭扫祖先的墓，也有在寒食节禁火三日的古俗。

④马医：治马病的兽医，在古代社会地位低，和乞丐同列。 夏畦：夏月治畦（田亩）的人，指农夫。

⑤《全唐文》此句作“果树数百株”。

⑥僇（lù 录）：侮辱的意思。

【译文】

先父母的坟墓在长安城南的万年县栖凤原，父母只有我这个儿子，没有其他的子弟就近看护先人的坟墓，只得委托当地的乡村邻居加以照料。但从我获罪贬逐永州以来，有关先人坟墓的消息，是否保存，我一点也不知道。估计我所托乡村邻居守墓的人会更加怠慢。我为此昼夜不安，极其悲哀和愤闷，惧怕先父母坟墓前种植的松柏树遭到毁灭和伤害，墓地上长的野草也被牲畜啮食，没有人去拦阻，造成我不孝的重大罪过。近代礼俗注重拜扫先人坟墓，对此，至今我已经断了四年！每年的寒食节一来临，我便北向长安大声哭叫，叩头至地向先父母的灵魂谢罪。每当想到寒食节日，田野道路上布满了扫墓的男男女女，甚至连生活贫苦的低贱衙役、乞丐等都能去父母的墓前致哀，那些死去的兽医、农夫等，都毫无例外地得到子孙的祭奠。可是我自己连这一点希望也破灭了，还有什么好谈呢？我的故居在长安城的西面，在那里购置了好几顷田地，有果树数百株，大都是先人亲手栽植和培养成长的。现在因无子孙照料，已经荒秽了，恐怕已被人滥加斫伐，再也得不到爱惜。朝廷赠赐我家的书籍，多达三千卷，还堆放在善和里我家的旧宅中，至今旧宅已换了三位主人，这些书籍是否保存或散失，我也不知道。这些都是先人留给我的重要遗产，经常牵挂在我的心里，可是我对此却毫无作为。我立身之事一旦失败，万事都像瓦一般分裂，身体受摧残、家室破败，是人世间最大的侮辱，我怎敢再能指望您老收抚、安慰和怜恤，还把我当作一个有用的人看待呢？因此我饮食无味，辨不出

辛咸酸辣，不知饥饱是否合度，人也变得很懒散，长时间不洗头沐浴，容貌不整洁身上作痒，用手抓皮肤，指甲里充满污垢灰尘。我的确是忧伤恐惧过度，十分悲伤，但又找不到可以倾诉苦衷的人，才落到这个境地呀！

【原文】

自古贤人才子①，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②；娶孤女云挝妇翁者③。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辩别，卒光史籍。管仲遇盗，升为功臣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礼之⑤。今已无古人之实为而有诟⑥，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⑦，刘宽下车，归牛乡人⑧，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胜也。（以上被谤议不能自明）

【注释】

①别本作："自古贤人才士"。

②无兄盗嫂：汉代人直不疑，状貌很美，有人诽谤他，说他与兄嫂通奸。直不疑辩解说，我没有兄长，何来兄嫂呢？

③挝（zhuā 抓）：鞭打。　挝妇翁：《后汉书》记载，第五伦先后三次娶妻，皆是孤女，可是有人在光武帝面前造谣，说他鞭打过岳丈。

④管仲遇盗：管仲 从盗贼中挑取二人，向齐桓公推荐为臣，认为他二人原来无意做盗，是有用的人，后来为齐国立功。

⑤"匡章"二句：这两句是说匡章被 人称为"不孝"，孟子还是和他交往，发现匡章并没有不孝道的行为，便尊敬他。

⑥别本此句作："今已无古人之实，而有其诟"。

⑦"直不疑"句：直不疑是汉文帝时的郎官，同住一舍的人中有某甲回故里，匆忙中误拿了某乙的钱财，而某乙硬是说直不疑拿了他的钱财。直不疑一时难以辩白，便自己出钱偿给某乙。以后某甲回来归还钱给某乙，这时

真相大白，某乙对直不疑感到惭愧！（语出《汉书》）

⑧“刘宽”二句：这两句是说东汉人刘宽，乘牛车出游，有一位失掉牛的乡人，误认刘宽车前的牛是他丢失的，强行牵走。不久，那人找到了失牛，才把误牵的牛送还刘宽。

【译文】

自古以来，有许多贤人才士，具有志气、遵守本分，可是他们也往往遭人诽谤，自己一时难以辩解清楚，仅见于记载的便有上百人！其中有：汉人直不疑无兄而被人诬蔑为盗嫂；第五伦先后三次娶孤女，有人造谣，说他鞭打了岳丈。幸而他二人是当时的豪杰名人，能及时辟谣、澄清事情的真相，他们终于扬名史籍。又如：管仲遭遇到一伙盗贼，他能从中识别出二位被胁的能人，向齐桓公推荐，后来成为功臣；匡章曾有“不孝”的恶名，孟子还与他交往，发现匡章并无不孝道的行为，便很尊敬他。现在已很难遇到古代这样的圣贤；却有附合与传播谣言的人，想指望世上的人能真正了解自己，是很难做到的啊！直不疑的同舍怀疑他拿了钱财、直不疑只得出钱偿还；刘宽乘自己的牛车出游，被另一丢牛的乡人误认，牵走了牛。他们都确知有些似是而非的事一时难以辩解，光凭口舌是说不清楚的。

【原文】

郑詹束缚于晋①，终以无死；钟仪南音②，卒获返国。叔向囚虏③，自期必免；范痤骑危④，以生易死。蒯通据鼎耳⑤，为齐上客；张苍⑥、韩信伏斧锁⑦，终取将相；邹阳狱中⑧，以书自活；贾生斥逐⑨，复召宣室；倪宽摈死⑩，后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⑪，为汉儒宗。此皆瑰伟博辩奇壮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泆泿，下才末伎，又婴恐惧痼病，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

（以上贤者被罪，终得解脱。）

【注释】

①“郑詹”句：郑詹，春秋时郑国大夫。晋公子重耳出奔，路过郑国，郑詹先向郑君建议礼遇重耳，郑君不听；又提议将重耳杀掉，仍然不听。后来重耳返晋国当了君主，是为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要挟郑国交出郑詹才撤兵。晋文公将要对郑詹施烹刑，在鼎中将他煮死，郑詹抓住鼎耳大声呼救，讲出前后经过。晋文公便释放了郑詹，并以客礼相待，送郑詹返国。

②钟仪南音：钟仪是春秋时楚国的臣子，曾被晋国俘获被囚，晋侯给他琴，操南音，晋国执政的范文子认为钟仪不忘故国，是位君子，便释放钟仪回楚国。

③叔向囚虏：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羊舌氏，名肸。公元552年因他的弟弟羊舌虎和栾盈同党谋反，他受牵连被捕，但叔向知道晋国贤大夫祁奚了解自己，果如他所预料的，被保释出狱。

④范痤（cuó 搓阳）骑危：范痤，战国时魏国臣子。赵国派使者到魏国，以杀范痤为条件答应献地七十里。魏王派吏卒去他家中围捕，范痤骑坐在墙栋上，对来捕的人说：如果先杀了我，赵国食言不献地，将对魏国难堪；可要赵国先割地然后再杀我。范痤又同时上书给魏公子信陵君求情，遂被免死而出。

⑤蒯通据鼎耳：蒯通，即蒯彻，秦末至西汉初的谋士，曾劝韩信反汉，信不听，及汉高祖诛杀韩信，信临终时说：“悔不用蒯通之言”。汉高祖于是把蒯通捉来，欲处以烹刑。蒯通攀住鼎耳，大声答辩，说了一套：犬对生人叫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等道理。汉高祖便释放了他。后来曹参在齐国做相，把蒯通请去，为座上客。

⑥张苍（？～公元前152年）：阳武（今河南阳原）人。曾追随刘邦攻南阳，有罪当斩，自解衣伏在斧锁上，王陵见状惊奇，劝沛公赦免了他。至汉文帝时，张苍做了丞相。

⑦韩信（？～公元前196年）：淮阴（今江苏淮阴）人，汉初杰出的军事家。初随项羽，又归属刘邦，曾坐法当斩，信临刑时对滕公说：汉如欲取天下，为何要斩杀壮士！因此被释放。后被刘邦拜为大将，佐汉灭楚。

⑧邹阳：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从梁孝王游，被人进谗言，梁孝

王将邹阳打入狱中，邹阳上书梁王自白，被释放待为上宾。

⑨贾生斥逐：贾谊，详见卷一《过秦论》。这里指被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斥，被贬为长沙王傅。过了一年余，汉文帝思念贾谊，复征召还京。

⑩倪宽：西汉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人。汉武帝时倪宽为廷尉、文学卒史，因系儒生，不习吏事，摈除为从史，赴北地巡视畜牧。后来汉武帝听韩说劝谏，用其所长，召他回京议封禅事，拜御史大夫。 摈死：世彩堂本注：《新唐书》作"摈厄"。

⑪"董仲舒"二句：董仲舒居家中推算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及其原因，才写成草稿，被主父偃偷去后，上奏皇帝，董仲舒因此下狱。原定为死罪，后来汉武帝下诏赦免了他。 刘向曾给汉宣帝献言：黄金可以铸成。皇帝命他主管尚方，铸作黄金不验，因此下狱判了死罪。过了冬天，皇帝看重刘向的才能，便减免了他的罪。

⑫恇怯：胆小、没勇气。 泐涊：垢浊之意。

【译文】

郑詹被捆绑交给晋国，将处以烹刑，终于得到释放；楚国钟仪鼓琴仍操南音，最后被放回楚国；晋国大夫叔向受他的弟弟牵连下狱，自信无辜，果然被免刑；魏国范痤被捕，他骑坐在墙栋上，临危不惧，晓以厉害，终究从死中求生；蒯通临刑前抓住烹他的鼎耳，慷慨陈词，得到赦免，成了齐相的座上客；张苍判斩，脱衣不惧，韩信坐死，自称壮士，他们的奇特举动引起了主上的注意，得到赦免，后来他们都因有功，分别做了丞相和大将；邹阳中谗言入狱，他上书给梁孝王辩解自己无辜，出狱后又成了梁王的上宾；贾谊年轻而才华出众，他遭到朝廷大臣的排挤，贬出为长沙王傅，以后他复从长沙召还入坐京师的宣室；倪宽一度被摈斥于北地，巡视畜牧，后来汉武帝拜为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因事发下狱判成死罪，后来都得到减免，成为西汉一代的儒家大师。以上列举的都是珍贵伟大博学多辩、特出勇壮的贤人志士，都能自己设法解脱。现在以我这般的胆怯、污垢和低才末技的人，又

犯了恐惧而难治的顽疾，虽想慷慨振臂，效法古时的贤人志士，干一番事业，那是很疏阔而不切实际的了！

【原文】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觓缕①，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觝滞②，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以上不复能著书）

【注释】

①觓（luó 罗）缕：委曲的意思。此处解作细致详尽。

②觝滞：别本作“抵滞”。

【译文】

贤能的人不得志于当今之世，一定会想法扬名后世，古代著书立说的人都是这样去做的。宗元近几年也想从事于此，然而力量薄弱、才能拙劣，无非是从中得到安慰、能解脱自己的苦闷。虽然我执笔时想写得细致详尽，但自己的精神与意志皆不集中，丢三拉四、前后写得不连贯，最终很难构成完整的文章。我以前读书，自认为不会出现抵触、凝滞不通的现象；而现在则很顽钝而记忆力很差，读过的书再也记不住。每当我读古人的一篇传记，才读几页，又要反复翻看，一些历史人物的姓名，很快就忘掉了。假使日后皇上宽恕，万一能赦我的罪，使我这个有罪人的姓名，能从刑部囚籍中除掉，恢复我的仕籍，我也不能为世所用了！

【原文】

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1]，垂德于不报之所，但以通家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2]，无复憾矣！（以上求北归）

【注释】

①伏惟：表敬副词，用于晚辈对长辈陈述想法的场合。

②甘寝：世彩堂本注：甘与"酣"同。 酣寝：即睡得很熟，表示没有什么牵挂。

【译文】

请哀怜我这个不中用、有德难报的人，但愿您老看在与先父生前是朋友、有累世相好的情分，惦念先父的宗祀乏人，遇有能说情的机会，抓住不要失掉，纵然我不敢想回归长安故里，祭扫父母茔坟，退居先人庐墓旁，以终余年。可暂且让我稍微向北内迁，稍能离开南方瘴疠之乡，便于续婚娶妻，得以生子传后，有可付托的人，即便我以后瞑目长逝，如同睡熟了一般，没有什么遗憾了！

【原文】

书辞繁委，无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无任恳恋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译文】

我信中的文辞写得繁复委曲，未能很好地说出自己的意思。虽然如此，但从我写的文辞中还是可以了解我的意志，您老能从

信中明白我的肺腑心肝啊，那便是我最恳切的期望。其它不能详言。宗元再拜。

刘美崧　译注

与萧翰林俛书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写给萧俛的这封信当作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这从他信中说的自己“今（年）三十七矣”，以及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被贬永州“当时年三十三”可以得到证实。但由于标题写为《与萧翰林俛书》，作注解的人遂误定写信时间在萧俛当翰林学士的元和六年（公元811年）。而《新唐书·柳宗元传》编者宋祁将此信收入首篇，排在《寄京兆尹许孟容书》之前，并说宗元“雅善萧俛，诒书言情”。由此可知柳宗元与萧俛是很好的朋友，当他在永州间接得到萧俛有当官任要职的打算时，便情不自禁，主动写信给萧俛，吐诉自己被贬逐的不幸遭遇以及盼望能得到赦免。这和萧俛在元和初年尚是拾遗、补阙的闲员身份相符合。宗元信中对萧俛称呼为兄，没有多大的顾虑，他还透露了伴随他而出生于永州的家仆小孩，已会讲用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他本人也逐渐地听习惯了，贬逐永州对他的生活、情绪与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原文】

思谦兄足下[1]：昨祁县王师范过永州[2]，为仆言得张左司书[3]，道思谦蹇然有当官之心[4]，乃诚助太平者也。仆闻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说[5]，仆岂不素知耶？所喜者，耳与心叶，果于不谬焉尔。仆不幸，向者进当鼪鼬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间[6]！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断于内，则孰能了仆于冥冥之间哉？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7]，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娼嫉[8]，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名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宏大[9]，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移，嚣嚣嗷嗷[10]，渐成怪民[11]。饰智求仕者，更言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过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只益为罪，兄知之，勿为他人言也！

【注释】

①思谦：萧俛（？～公元837年），字思谦。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及进士第。元和初复举贤良方正对策异等，拜右拾遗，迁右补阙。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召为翰林学士，明年转司封员外郎，萧俛后来做了大官，穆宗即位曾任俛为宰相。又因其曾祖与祖父皆任过宰相，袭封徐国公，开成二年（公元

837年)病卒于家中。

②祁县:今湖南祁阳县。

③张左司:指张仲方,韶州始兴(今广东韶关市)人。其伯祖父张九龄为开元朝名相,他于贞元朝中进士,在元和年间,张仲方曾任仓部员外郎。仓部属于户部,是尚书省左三部之一,其属下有左司郎中、员外郎,故简称为"左司"。

④蹇(jiǎn 简)然:遇难而进的样子。蹇,艰难。

⑤微:没有的意思,世彩堂等本作"徵"。　王生:指王师范。

⑥岌岌(jí 及):危险。

⑦御史里行:御史为监察官,未为正员,无定数。　礼部员外郎:礼部下面的佐属,掌管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等事。

⑧媢嫉:忌妒。

⑨圣朝宏大:别本作"圣朝宽大"。

⑩嚣嚣嗷嗷:声音嘈杂,喧闹不止。

⑪怪民:世彩堂本注:"民"作"人",符合唐代避太宗李世民讳的惯例。

【译文】

思谦兄足下:昨日祁县儒生王师范经过永州,对我谈及他收到张左司的信,信中说您(思谦)有不畏艰难、打算从政当官的想法,这的确会有助于朝廷致太平的呀。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很欢喜,然而即使王生不说,我难道还不了解您的为人吗?现在高兴的是,听到的消息与心里想法一致,我果真未猜错罢了。我自己的遭遇是不幸的,以前在永贞年间一度被提拔在艰危不安的形势下,我平时闭门在家,外面就有许多议论,何况又有几位长期和我交往的人,冒着危险来我家商量呢!那些想因我而求官而没有达到要求的人,便对我怀恨在心,他们结成一伙处处攻击和仇视我;并美化和掩盖其真面目,他们的伎俩愈演愈烈。如果不是透彻地明了真相,不轻信谣言的,则又有谁能了解我这个贬在幽远地方的人呢?然而我在永贞元年才三十三岁,年纪轻,我从御

史里行擢升为礼部员外郎，越级得到显要的官职，要想免除世间那些追求升官的人的忌妒和嗔怒，可以办得到吗？大凡人的心理，都想自己能显达，我先得到显要的位置，可是我的才能并不比同事更强，名声也不很高，不足以倾倒当世的人，因而招致世上一些人对我的嗔怒，这也是很自然的。我和王叔文等有罪的人相交十年，官职又因此得到提升，受辱也就在于我赞成及附和他。圣朝宽大，从轻处罚我，贬为永州司马，尚不能止息众人对我的恼怒，诽谤我的言论流传各地，喧闹不息，我被逐渐看成是个古怪的人，而那些玩弄智巧以求升官发财的人，更是百般辱骂我来博取我政敌的欢心，他们杜撰的流言天天变化新花样，非达到心满意足不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找一条得到提拔的捷径。而我们这些已被贬谪的罪臣又受连累，境遇更加困苦；横加在我们头上的许多罪名，也不知道它的来由。我窃自认真思考后，认为是我们的罪过大，而皇恩甚深对我们处罚轻，才到了这个地步。唉！人的一生能活到六七十岁的是少数，我今年已经有三十七岁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觉得日月越来越短促，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加厉害，人大都不超 过几十个寒暑，便要死去的。是非与荣辱，又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呢！若去辩解不休，只能增加自己的罪过，思谦兄您知道这些即可，请不必对别人去说了。

【原文】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腿①，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惨懔②，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③，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楚、越间声音特异，鸡舌啅噪④，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出门见适州闾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

后兴。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说长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⑤，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喑默⑥，思与木石为徒，不复致意。

【注释】

①昏眊（mào 冒）：眼睛看不清楚，视力差。　重腿（zhui 坠）：脚肿。

②惨懔：寒凉。

③瞿然：心惊观看的样子。　怵惕：恐惧，警惕。

④鸡（jué 觉）：杜鹃。　鸡舌：古代指南方民族讲话，在中原地区的人听了，就像杜鹃啼叫一样难懂（语出《孟子》）。　啅噪：众人呼叫声。

⑤喙（hui 惠）：鸟的长嘴。　家置一喙：意即向家家户户呼叫。

⑥喑（yin 音）：哑，不能言。

【译文】

我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居住时间已很长久，南方炎热的气候与瘴疠也逐渐习惯了，但是我的视力差、脚也肿大，我也觉得是常事。有时早起遇到北风刮来，身体中了寒气，则感到皮肉寒冷，连毛发也有凉意。我受惊后注意观察一番，又不免恐惧和警惕起来，认为这是我身体不佳的征候，我的思想情绪几乎不再是中原地区来的人。永州地处南楚与南越之间，人说话的声音和中原特别不同，就像听杜鹃啼叫似的，很难听懂，而我现在听着却不觉得奇怪，已经和他们是一类的人了。我家中奴仆在这里生的小孩，和当地人说话的声音都是一个样，日日夜夜传入人的耳鼓，显得很自然，偶尔听到北方来的人讲话，这些小孩骇怕得哭叫逃避，即使是有病的成年人，看到小孩的惊慌状态也感到害怕。我离开家门往外面走动，遇见来到州闾市井赶集的人，其中大多数人要扶杖才能背起物品。我预料自己会活不长久，居住此地的时

间还能有多少日子？难道我还不知道休止，去谈说别人的长短，又惹起世人的非议和讥笑吗？我读了《周易·困卦》，读到“你讲的话别人不相信，崇尚空谈会招致穷困”这两句话，便反复诵读，幸喜领悟了它的意义，便说：“可叹呀！我虽然设法向家家户户去呼喊，称说自己的道理，别人不仅不会相信，反而会招致更多的辱骂。”因此我更喜爱沉默，想和不会说话的草木奇石作伴，不再去为自己申辩。

【原文】

今天子兴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仆与四五子者独沦陷如此①，岂非命与？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独喜思谦之徒，遭时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身被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②？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诚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傥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余润，虽朽枿败腐③，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芝菌，以为瑞物。一释废锢，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甿④，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铎者采取⑤，献之法宫⑥，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终欲为兄一言焉。

【注释】

①四五子者：指与柳宗元同遭贬逐于边远地区的人，如：刘禹锡、韦执谊、李景俭、陈谏、韩晔等。

②攘袂(mèi 妹)：挽起衣袖，奋起的样子。 矜(jin 今)：自尊自大。

③枿：别本作“株”。

④廛(chán 缠)：古代指一户人家所居之地；又通“壥”，一百亩田地为一壥。

⑤木铎：大铃，金口木舌，古代执木铎宣教令。

⑥法宫：治政事的宫殿。

【译文】

现在皇上正致力于教化，定别邪恶和正直，全国的人都感到欢欣愉快，而独我和四五位被贬逐于远州的人，沉沦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命运吗？命运是天定的，不是那些诽谤我的人所能制造出来的，我又有什么怨恨呢？唯一可喜的是像您(思谦)一类的好人，遇上时运，能议论治道，治道一旦在全国得到推行，万物都会普享利益。我的确是有罪的，然而就不能算万物中的一物吗？只要能身受好处，亲眼看到治道的施行，我便满足了！何必要自己奋起用力，而去争取出头露面呢？如果自视甚高又将不合治道时宜，事情的结局的确是这样！然而我处于治平之世，即便终身做冥顽难化一类的人，还稍微懂得一点羞耻，不会完全忘记的。倘若王师讨平藩镇叛乱，在庆功行赏之际大赦天下，我也蒙恩获宥，使受皇天雨露滋润，虽然是朽木残株、不能再长了，还可以结出灵芝、蘑菇等菌类来，被看作祥瑞的物品。我期望那时能一旦释去禁锢，向内地迁移到几个县路程的地方，在世人心目中也认为我的罪过较小可以免除了。我然后恢复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买上一块可供耕耘的田地做一个农夫，耕作之余早晚作诗歌颂太平，甚至能写出文章，供宣教皇上政令的使者采择，将它献给执政的机构，增添颂扬圣唐的诗赋篇章，即使我不能再做官，也不枉为太平盛世的良民了。我这点希望也许一时难以实现，但我最终想在兄长面前讲出来。

刘美崧　译注

与李翰林建书[1]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柳宗元此信写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作者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已谪居五年。他在信中向友人李建倾诉了自己流放生涯的痛苦：慢性痞疾缠身，服药过度又引起下肢麻痹，健康受到损害；精神上很苦闷，常担心政敌及小人陷害。为此，他希望能“量移”到靠近内地的州县，甚至想耕田艺麻，娶农妇生男育孙。他说：“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读后令人断肠！后代的文学家评论：柳宗元在永州写的信：“多悲怆呜咽之音”(《山晓阁选唐大柳柳州全集》)。

然而柳宗元处逆境不甘屈服，他在永州认真读书，从事写作。他认为“贫者士之常”，对贫困淡泊的生活，已逐渐习惯，“亦甘如饴矣”！

【原文】

杓直足下：州传遽至[2]，得足下书，又于梦得处得足下前次一书[3]，意皆勤厚。庄周言逃蓬藋者[4]，闻人足音，则跫然喜[5]。仆在蛮夷中[6]，比得足下二书，及致药饵，喜复何言！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7]，往时间一二日

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槟榔、余甘[8]，破决雍隔，太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痺[9]。所欲者补气丰血，强筋骨，辅心力。有与此宜者，更致数物，得良方偕至，益善。

【注释】

①李建（公元764～821年）：字杓（biāo 标）直。与兄逊客居荆州（今湖北江陵），贞元中以进士补校书郎。唐德宗选善文学者，擢李建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后为京兆少尹，其兄李逊被谗，出为澧州刺史。后又召还京师，官终刑部侍郎。柳宗元此信写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当时李建为殿中侍御史，信中称他翰林是追呼以前的官名，唐代士人以翰林为荣。

②传：驿站。　遽（jù 据）：驿车。

③梦得：刘禹锡的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刘禹锡贬居朗州（治所在武陵，今湖南常德市）。

④藿（diào 吊）：草名，称灰藿，其状似藜。古书或用“藜藿”，言草莽荒秽。

⑤跫（qióng 穷）：足踏地声。

⑥柳宗元贬谪地点永州（今湖南零陵地区），各少数民族杂居，泛称蛮夷。

⑦痞（pǐ 匹）疾：腹内阻隔不舒服的病，如脾脏肿大、肚中有硬块。

⑧槟榔：南方人喜食用的一种果品，生长于岭南地区的槟榔树上，可入药，主治虫积、食滞、脘腹胀痛等症。　余甘：果名，形如梅李，核有刺，初食味苦，后更甜。入药主治风虚热气。

⑨髀（bì 闭）：大腿。　痺：中医指由风、寒、浊等邪气引起的肢体疼痛及麻木的病。

【译文】

杓直足下：州里递送的文书来后，收到您的信，又从刘梦得那里得到你前次写的一封信，两封信都写得殷勤深厚。庄子说过，逃往荒草丛泽中的人，一听到人的脚步踏地响声就很高兴。

我谪居远僻的边裔地方，近来连续收到您写来的两封信、以及送来的药物，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我从去年八月以来，痞疾有所缓解，以前每隔一二日便要发作一次，而现在一个月内仅发作二三次。由于我受南方当地人的影响，时常服用槟榔、余甘等消积化食的中药果品，破除了腹脘间的阻塞。但因为服食过量，寒、湿等邪气虽说消退了，却又伤了正气。我行走时膝头颤抖，坐下来大腿发麻。现在需要补足气血，增强筋骨，辅助心力。你那里有适合我需要的药物，请再送几种来，如能同时收到配药良方，那就更好不过了。

【原文】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①。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②，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③，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④。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⑤，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⑥，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明时百姓，皆获欢乐。仆士人颇识古今道理，独怆怆如此⑦，诚不足为理世下执事，至比愚夫愚妇又不可得，窃自悼也！

【注释】

①“永州”二句：这两句是说永州在今湖南省的零陵地区，古代将其视为楚国之南境（见《通典》州郡十三·永州条），和广东、广西毗邻。两广在秦汉属南越，保持百越习俗较长久，柳宗元写的诗文中曾称之为“百越文身地”（见其《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永州风习接近越人之俗。

②蝮虺（fù huī 负悔）：即蝮蛇，是一种毒蛇。旧注分蝮虺为二物，不确。大蜂：是一种毒蜂。黑色，长三分余，夜入人耳鼻，断人心系（《酉阳杂俎》

卷十七)。

③射工:古书载射工为水中的毒虫。 沙虱:也是一种毒虫。这二种毒虫叮咬皆能致病害人。(见《抱朴子·登陟》)

④痏(wěi 尾):肌肉上长疮,留下疤痕。

⑤圜(huán 桓)土:牢狱。

⑥支:通"肢"。

⑦怆怆(chuàng 创):悲伤的样子。

【译文】

永州位于楚地的最南端,风俗习惯和岭南的越人相类似。我精神苦闷时就外出行走,但出游时心里又很恐惧。走到野 地容易遇到毒蛇、大蜂,因而瞻前顾后,仰望天空、俯视地面,走一下就疲劳;走近水边,又害怕水中的毒虫如射工、沙虱之类,它们暗中伤人,中了人的身影,立即使得皮肤疮疤累累。有时走到幽静的树林中和美好的山石旁,暂时能欢笑片刻,笑罢就不再高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好比一个人关在牢狱里,一遇到暖和的阳光出来,便靠近墙搔痒摩身,伸展肢体,他在这种时候也认为很舒适。但当他俯看地上、仰望天空,其空间却不过丈把宽,终于不能越出牢笼,又怎能长久地心情舒畅呢?生活在政治清明时代的老百姓,都可获得欢乐。我是一个读书人,更加懂得古今治理天下的道理,偏偏悲伤成这个样子。我的确不够格做一个治世下的官吏,甚至于把自己比作普通百姓也得不到,我只得暗自悲伤!

【原文】

仆曩时所犯①,足下适在禁中②,备观本末,不复一一言之。今仆癃残顽鄙③,不死幸甚!苟为尧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为量移官④,差轻罪累。即便耕田艺麻⑤,取老

农女为妻⑥，生男育孙，以供力役，时时作文，以咏太平。摧伤之余，气力可想。假令病尽，已身复壮，悠悠人世，不过为三十年客耳⑦。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复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审矣！朽直以为诚然乎？

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尝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⑧，亦甘如饴矣。

【注释】

①曩(nǎng 囊上)：从前。 曩时所犯：此句系柳宗元指自己曾参加永贞年间(公元805年)“二王八司马”改革，被唐宪宗贬逐的事件。

②禁中：即宫中。永贞年间(公元805年)李建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当时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厢重廊之后。

③窿(lóng 龙)：手脚不灵活。

④量移官：贬谪至边远地方的官吏，遇赦得迁移至比较接近京城的地方任职(见《日知录》)。

⑤艺：此指种植。

⑥取：同“娶”。

⑦不过：《柳河东集》“不过”前有“越”字，可从。

⑧羸(léi 雷)：瘦弱。

【译文】

我以前在贞元年间犯过错误，那时您恰好在宫中任职，对于事件的本末经过全都了解，就不再一一地谈它了。现在我身体残弱，手足不灵活，头脑迟钝，没有死就算是很幸运了。如果我能成为唐尧时代的人，我也不一定要去干一番事业和建立功勋，只希望能从僻远的贬官地点，量移到靠近内地就职，稍稍减轻一点处

罚。我即便去耕田种麻，娶老农的女儿为妻，生儿养孙，为官府服劳役；平常写点文章，歌颂太平。人在受到摧残、损伤之后，气力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不敢有过分的奢望。假使我的病痊愈了，身体又强壮起来，在悠悠的人世中，至多不过能再有三十年的好时光罢了。我以前渡过的三十七年，同一眨眼、一呼一吸的短暂工夫没有什么差别。今后所能得到的岁月，不值得赏玩，也已经很明显了。杓直，你认为的确是这样的吗？

我近来求得经、史、诸子百家的书籍有好几百卷，常等心惊肉跳停止、情绪稍为稳定以后，便拿出书来阅读。颇能看出圣人救世的良苦用心，以及贤士君子立志自勉的本分。我著的书也有几十篇，由于患有心病，言语缺少条理，不值得从老远的地方寄给你，只供自己阅读用来解闷。贫困是读书人常有的事，现在我虽然瘦弱气馁，但时常读书，乐在其中，精神上过着如同吃糖一般的甜蜜日子。

【原文】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仆①，仆岂敢众人待常州耶？若众人即不复煦仆矣。然常州未尝有书遗仆，仆安敢先焉？裴应叔②、萧思谦③，仆各有书，足下求取观之。相戒勿示人。敦诗在近地④，简人事，今不能致书。足下默以此书见之，勉尽志虑，辅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注释】

①常州：指常州刺史李逊，李建之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尚在常州刺史任内，古代文人喜以担任职官所在的地区名来称呼人。　煦：温暖，引申为关照之意。

②裴应叔：即裴埙（xūn 勋），字应叔，又字行具，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

县)人,为作者姊丈裴墐之弟。

③萧思谦:即萧俛,见前篇。

④敦诗:崔群的字,元和初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译文】

您在信中说,已告诉常州刺史李逊关照我,我怎敢用对待平常人的态度来看待李逊呢?如果他是个平常的人,您也不会请他来关照我了。然而,至今李逊未曾写信寄给我,我怎么敢先给他写信呢?裴应叔、萧思谦,我各给他们写了信,你可向他们要来看看。请互相叮嘱不要给他人看。崔敦诗就在宫中任职,和人们来往少,现在不能写信给他,请您悄悄地将此信给他一阅。望他尽心竭力,辅助天子推行法令,争取能赦免我这样的人的罪过。不详写了。宗元启

刘美崧　译注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①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韦中立写信请求柳宗元做他的老师,学习作文。柳宗元写了这封回信,首先说明自己不愿为师,因为尊师重道的

传统早已丧失，为人师就会引起“群怪聚骂”。接着又写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平生的创作经验：文以明道，形式为内容服务，作家的道德修养要扎实，写作态度要严肃认真，要博采各家之长。是一篇古文学派创作的经验谈。

【原文】

二十一日宗元白[2]：

辱书云欲相师[3]，仆道不笃[4]，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尝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5]，乃幸见取[6]。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7]。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8]，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9]，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10]。”仆往闻庸蜀之南[11]，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12]，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13]，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14]？仆自谪过以来[15]，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16]、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17]，愈不可过矣。平居望

外[18]，遭齿舌不少[19]，独欠为人师耳。

【注释】

①韦中立：唐朝唐州（今河南省泌阳县）刺史韦彪之孙，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进士及第。

②白：禀告、陈述，多用于下对上，此处为复信，带有自谦的意思。

③辱：谦词，犹言承蒙。

④仆：奴仆，谦称。

⑤吾子：相亲爱的称呼。

⑥取：取法，赏识。

⑦抗颜：面色庄严不屈。

⑧指目：手指目视，意为指指点点。 牵引：拉拉扯扯。

⑨挈挈（qiè 窃）：急匆匆。

⑩屈子赋：指屈原《九章·怀沙赋》。

⑪庸：古国名。周之侯国，春秋时为楚所灭，在今湖北省竹山县东南。蜀：今四川省成都一带。

⑫来南：指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

⑬苍黄：惊慌失措。

⑭炫：炫耀，卖弄。

⑮谪（zhé 哲）：罚罪。

⑯呶呶（náo 饶）：多言，唠唠叨叨。 咈（fú 伏）：违背，抵触。

⑰烦愦（kuì 溃）：心烦意乱。

⑱望外：意外。

⑲齿舌：口舌，非难。

【译文】

二十一日，宗元复信如下：

承蒙来信说，要以我为师。我的道德修养不纯厚，学业很浅薄，看遍我的胸中，也见不到有值得学习的东西，我虽然常常喜

好发议论，做文章，但很缺乏自信。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你从京城来到蛮夷之地的永州，就有幸得到你的赏识。我自量确实没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假定稍有可以取法的地方，也不敢做别人的老师。做普通人的老师尚且不敢，更何况敢做你的老师呢？孟子说人的缺点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从曹魏、晋朝以来，人们越来越不愿做老师了。当今的时代，听不到有当老师的，如果有，人们常常吵吵嚷嚷地讥笑他，认为他是狂人。只有韩愈一人鼓起勇气，不顾社会习俗，甘冒讥笑和侮辱，起来招收学生，写了《师说》的论文，严肃地做起了老师。社会上果然群起责难，相聚辱骂，指指点点，生拉硬扯，添油加醋地讥笑韩愈。韩愈因此得到了狂人名声，居住在长安，连饭也来不及煮熟，就又急匆匆地东去洛阳，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多次了。屈原的《九章·怀沙赋》说："村落里的狗都在嚎叫，嚎叫它觉得奇怪的事情。"过去听说庸、蜀以南地区，经常下雨，很少有太阳出来的晴朗天气，一旦太阳出来，狗就乱叫，我认为这是言过其实。前六、七年，我来到南方，第二年冬天，恰逢岭南下大雪，覆盖了岭南好几个州。这几个州的狗，见了大雪，都惊慌失措，乱叫乱咬，发狂似地东奔西走有好几天，直到大雪全部融化才停止。从此以后，我才开始相信以前所听庸、蜀以南地区的狗吠日的事是真实的。现在，韩愈已使自己成为蜀地的太阳，而你又要使我成为岭南的大雪，成为狗叫的对象，不是使我为难吗？非但使我为难，也将为难你自己！当然，大雪和太阳岂有什么过错？不过狗乱叫罢了。估量当今天下能不像狗那样乱叫的有几个人？谁还敢在众人眼前炫耀自己与众不同，来招取喧闹怒骂呢？我自从因罪被贬以来，越来越缺少志气和思虑。住在南方九年，添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怎么可以使唠唠叨叨的人，整天向我耳朵里灌反对的话，扰乱我的心境？如果做别人老师，那末，本来已经腿脚僵硬行动不便、心烦意乱的我，日子就越发不好过了。平时就常常意外地遭受不少口

舌，只差没有做别人老师遭受非难了。

【原文】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①]，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允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②]，至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③]。"应之者咸怃然[④]。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⑤]，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⑥]，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注释】

①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举行加冠的礼仪。

②造朝：上朝。

③荐：举。 笏（hù 户）：古代朝会所拿的手板，有事则写在上面，防止遗忘。

④怃（wǔ 武）然：茫然自失的样子。

⑤怫（fú 伏）然：忿怒的样子。 曳（yè 夜）：拖；牵挂。

⑥恢恢然：宽阔广大的样子。

【译文】

又听说，古代注重成年加冠的礼仪，希望通过这种礼仪用成年人的道理来要求他，这是圣人特别用心的一件事。几百年来，已经不再实行。最近有一位叫孙昌允的人，独自一家发愤举行加

冠礼。礼仪完成以后，第二天上朝，到达皇宫的外廷，举着手板向各官致意说："我的儿子加冠礼已经举行完毕。"答应的人都茫然不知所以。京兆尹郑叔则竟然发怒，倒拖手板，向后退步站立，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关？"廷中的官员都哈哈大笑。天下的人不认为京兆府尹郑叔则不对，反而以取笑孙昌允为快乐，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孙昌允独自做了别人都不做的事。当今社会上自命为师的人，遭遇大多如此。你的行为厚道，又有很深的文辞素养，所做文章都是气魄宏大有古人风貌，即使我敢于做你的老师，又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呢？如果你认为我生年比你早，见闻道理、写作文章的日子也不晚，确实希望与我来往，交谈见闻，那末，我自然愿意将我写文章的所有心得都告诉你，你自己随便选择，汲取哪些东西，抛弃哪些东西，就可以了。如果要我判定是非来教你，我的才能不够，又怕前面所说那样遭人非难，是决不敢做老师的呀！

【原文】

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①，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②，直见爱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③，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④，惧其剽而不留也⑤；未尝敢以怠心易之⑥，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⑦，惧其昧没而杂也⑧；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⑨。抑之欲其奥，扬之欲

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10]，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11]。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12]，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13]，以厉其气[14]；参之《孟》、《荀》，以畅其支[15]；参之《庄》、《老》，以肆其端[16]；参之《国语》[17]，以博其趣；参之《离骚》[18]，以致其幽；参之《太史》[19]，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20]。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复白。

【注释】

①聊：依赖，姑且。

②佞：奸巧谄谀，花言巧语。 誉：称人之美。 诬：欺骗。 谀：谄媚，用不实之词奉承人。

③炳炳烺烺：光明显赫，指文章辞采声韵漂亮好读。炳（bǐng 丙），明亮，显著。烺烺（lǎng 朗），鲜明的样子。

④轻心掉之：即掉以轻心，不经意。

⑤剽（piāo 飘）：轻飘。 留：存留。

⑥易：轻易，草率。

⑦昏气：头脑不清醒。

⑧昧没：隐晦，不清楚。

⑨偃蹇（yǎn jiǎn 眼简）：高耸，引伸为骄傲，傲慢。

⑩廉：不苟取，不贪，引伸为收敛，删削。 节：简洁，精练。

⑪羽翼：辅佐。

⑫动：变化，发展。

⑬谷梁 氏：名淑，字元始，春秋时鲁国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孔子弟子），为《春秋》作传，称《谷梁传》。传，是对《春秋》的解释。

⑭厉：磨砺。

⑮支：支流，引伸为条理，流畅。

⑯肆：放开。　端：头绪，此处指文思。

⑰《国语》：书名，又称《春秋外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作。

⑱《离骚》：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

⑲《太史》：太史公，指司马迁的《史记》

⑳旁：广。　交通：融会贯通。

【译文】

你以前希望看我的文章，已经全部送到了你的面前，这并不是向你夸耀，而是想依靠它来看看你的评价，我的文章好在哪里，坏在哪里。现在你来信所说，夸奖都太过分。你的确不是阿谀奉承进行巴结的一类人，只是爱我太深的缘故罢了。当我幼稚而且年轻的时候，做起文章来，把辞藻漂亮当做工巧。等到年纪长大以后，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圣人学说的，原来是不允许随便使用漂亮好听的辞藻，把专求文采华丽，夸耀声韵和美当作有才能表现的。凡是我所送上的文章，都自认为称得接近圣人学说的。但不知道这 些文章的观点果然是接近了圣人学说？还是远离了圣人学说？你喜好圣人学说而且又肯定我的文章，大概这些文章比较接近圣人的学说了。所以我每次写文章，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害怕文章会轻飘而不稳重；从来不敢偷懒草率，害怕文章会松散而不严谨；从来不敢头脑不清醒时出手文章，害怕会隐晦难懂而又杂乱无章；从来不敢用自负的口气写文章，害怕文章中流露出骄傲自大。控制奔放的感情，使文章有含蓄；尽量发挥，使文章明白畅晓；疏导文意，使文气畅通；删削繁冗，使文章精练；荡涤污浊，使文章清新；加重笔墨，使文章淳厚凝重，这是我用来发扬圣人学说的写作态度。我又根据《尚书》的笔法，来追求

文章古雅质朴，根据《诗经》，来追求文章能情味无穷；根据《周礼》，来追求文章合乎礼仪；根据《春秋》，来追求能明断是非，根据《周易》，来追求文章的变化，这是我借以吸取圣人学说的源泉所在。我还参考《谷梁传》，来磨砺文章的气势；参考《孟子》、《荀子》，使文章畅晓通达；参考《庄子》、《老子》，来拓宽文思；参考《国语》，使文章增加趣味；参考《离骚》，使文章情思深远；参考《史记》，使文章精练有力。这就是我广泛推求，融会贯通，用来写文章的方法。所有这一切，果真是正确的吗？还是错误的呢？有可以吸取的地方吗？还是没有什么可以吸取的呢？希望你好好看一看，进行选择，有空暇时来信将你的看法告诉我。假使你能经常来信，和我广泛讨论写文章的方法，即使你没有什么收获，但我是会有收获的，又何必说做老师等等的话呢？取得求师的实际，去掉老师的虚名，不会招致像岭南、蜀地的狗吠日那样的麻烦，像孙昌允那样遭受朝廷官员的讥笑，就很幸运了。宗元复信。

唐耕耦　译注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韦珩是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望族出身。他的父亲正卿于大历中和其兄夏卿同举贤良方正、策高第。正卿去世早,韦珩兄弟便由伯父夏卿抚养。夏卿做过吏部侍郎、太子少保等高官,深于儒术,招礼通经之士,在政界与学术界颇有影响。韦珩于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中进士第,年轻好学,很有发展前途。他先写信给当时的文坛巨匠韩愈求教,韩愈回信又转介绍给柳宗元,韦珩便寄信宗元请教写作文章的事。柳宗元答韦珩的信约写于元和八、九年间,信中除了勉励韦珩之外,十分推崇韩愈的文章,并认为他和司马迁不相上下,超过了扬雄。柳宗元和韩愈尽管在政治思想上有分歧,但他们二人对振兴古文运动,却合作得很好。

【原文】

足下所封示退之书云①:欲推避仆以文墨事,且以励足下。若退之之才,过仆数人,尚不宜推避于仆,非其实可知②,固相假借为之辞耳。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赋》③,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④,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倡狂恣睢⑤,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来,尚不宜推避,而况仆耶?彼好奖人善,以为不屈己善不可奖,故慊慊云尔也⑥。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气高,好读南、北史书,通国朝事,穿穴古今,后来无能和⑦。而仆稚呆,卒无所为,但趑趄文墨笔砚浅事⑧。今退之不以吾子励仆,而反以仆励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当世事,固当!虽仆亦知无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显,患道不立耳。此仆以自励,亦以佐退之励足下。不

宣。宗元顿首再拜。

【注释】

①退之书：退之，韩愈字，亦称昌黎。韩愈写给韦珩的信不见于《韩昌黎全集》中，幸赖 柳宗元这封回韦珩的信得知其大略。

②别本无“可知”二字。

③《太元》：即《太玄》。“玄”忌清圣祖玄烨讳，作“元”。 四愁赋：应为《四赋》之讹。据《扬雄赞》云：以为经莫大于《易》，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词莫丽于相如，作《四赋》。

④恢奇：雄伟奇异。

⑤恣：放纵。 睢：怒视。 倡狂：通“猖狂”。

⑥慊慊（qiàn 欠）：不满足。

⑦和：别本作“加”。

⑧趑趄：（zī jū 资拘）：行走困难之状。

【译文】

您信中附寄的韩退之书信说：有关写作的事可来问我（宗元），并且以此鼓励您。像韩退之那样的才华，远远超过我等数人，本来由他教您写作是最好的人选，更不必推让给我，这是韩退之先生的过谦，并不符合他的实际情况，但他这样说，原不过是假借推托之辞而已。退之平生在文学上最敬重的人，是司马迁和扬雄。而在我看来，司马迁和退之相比，固然不相上下；如谈及扬雄，他写的文章如《太玄》、《法言》及《四赋》虽然相当不错，但因退之未写类似的作品，似乎不好作比较。可以肯定地说，倘若退之先生要写这样的作品，会写得更加雄伟奇异。至于比较他二人其它的文章，则韩退之远远超过了扬雄。扬雄的文章从其遣言造句表达文意来看，颇显得拘谨、不够流畅，远不如韩退之写文章那样放得开、气势宏伟磅礴，随意提笔、皆成为佳作。倘若扬雄生于当今之世，退之尚且不能推让退避，而况我呢？ 韩退之先生

喜欢奖誉别人的长处，他甚至以为不贬低自己、就不能奖誉别人，所以他总是高兴这样讲。您最好不要 相信他信中的过谦之词！况且您本人很有志气，好学不倦，喜读《南史》、《北史》等书籍，又精通本朝史事，学问贯通古今，一般后来的士人很难比得上您。而我的智力衰退、显得痴呆，在事业上一点作为也没有，只是艰难地从事于文字写作这种浅薄之事。现在退之写的信中不仅未提及您的成就与作为，用来勉励我；反而要勉励您向我学习，这就更加不合适了。然而退之的信，通篇都希望您不要满足于已得的成就，要抑制自己，从事业上作更大的进取，他这样写的用意是好的！即使我给您写信，也不会超过这些。您的年纪很轻，又有很多知己，不愁不显达，只愁没有立下正确的宗旨而已。我写这封信是勉励自己，也是帮助退之先生勉励您的。其他的事就不一一地写了。宗元顿首再拜。

刘美崧　译注

答独孤舍人书

李　翱

【作者】

李翱（公元772～841年），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唐散文家，哲学家。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元年卒于任上，谥曰文。性刚急，为执政所忌恨，终不得显要官职。曾从韩愈学古

文，是古文运动的参加者，文学主张略同于韩愈。其论文代表作有《答朱载言书》、《寄从弟正辞书》等，强调文以明道、文道一致，要求语言平易而有创造性。在哲学上受佛学影响较深，所撰《复性书》，糅合儒、佛两家思想，认为人性天生是善的，“情由性而生”，“情既昏，性斯匿矣”。提出用“正思”消灭邪恶的“情”。达到“复性”为“圣人”。

【题解】

本文的核心思想是：一个人应该洁身自爱，尊重自己的人格，反映了作者清高的人生态度。

文章从“荐贤进能”引入正题，这关系到人才的选拔及其作用。然后单刀直入，树立董仲舒《仕不遇赋》的靶子，直截了当地指出他“自待不厚”。继而正面论述，德才兼备的人才，应该是“代天理物”，而不为个人的鲜衣美食苦恼。因此，何必发什么“仕不遇”的牢骚，说什么“生不丁(当)三代之圣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呢？在作者看来，人格的高尚与否，与他的穷困或显达无关，只要洁身自爱，尊重自己，人格自然高尚。

最后谈到自己不愿意给做官的朋友写信，除非对方先来信，他才回信，再次表示了自己洁身自爱的人生态度。

【原文】

足下书中，有“无见怨怼①，以至疏索”之说②，盖是戏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荐贤进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为之，亦自是足下所阙③，在仆何苦乃至怨怼？

【注释】

①怨怼(duì 对)：怨恨。

②疏索：疏远。

③阙(quē 缺)：过失。同“缺”。

【译文】

足下的来信中，有“不被怨恨，以至疏远”的说法，这大概是开玩笑的话吧！然而，也似乎不太了解我。推荐贤能，自然是足下份内的事，如果不这样做，也自然是足下的过失，而我何必自寻烦恼要埋怨您呢？

【原文】

仆尝怪董生大贤[1]，而著《仕不遇赋》，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于身，以待时用，盖将以代天理物[2]，非为衣服饮食之鲜肥而为也。董生道德备具，武帝不用为相，故汉德不如三代[3]，而生人受其顦顇[4]，于董生何苦而为“仕不遇”之词乎？仆意绪间自待甚厚，此身穷达，岂关仆之贵贱耶？虽终身如此，固无恨也，况年犹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荐意，当时恐有所累，犹奉止不为，何遽不相悉[5]？

【注释】

①董生：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省枣强东）人。专治《春秋公羊传》。著作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②理物：治理百姓事物。

③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④生人：生民，老百姓。　顦顇（qiáo cuì 乔翠）：同“憔悴”，瘦弱，面色不好看。

⑤何遽（jù 具）：为何。

【译文】

我曾经感到奇怪，董仲舒是一代大贤，却要写什么《仕不遇

赋》，可惜他太不洁身自爱了。大概人之所以具备道德才智于一身，是要为时代所用，代上天治理百姓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个人鲜衣美食，生活舒适。董仲舒德才兼备，而汉武帝不用他做宰相，所以汉代的道德品质不如夏、商、周三代，因而百姓憔悴不堪。对于董仲舒来说，又何苦而说什么“仕不遇”的话呢？我的意思是要洁身自爱，尊重自己。一生的穷困显达，难道会关系到我人格的高尚或卑下吗？即使一辈子这样，本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何况我年纪还不怎么太老呢？去年足下有相引荐的意思，当时我恐怕有所连累，出于礼貌尚且没有出来，现在为什么这样不理解我呢？

【原文】

所以不数附书者①，一二年来，往还多得官在京师，既不能周遍，又且无事，性颇慵懒，便一切画断②，只作报书③。又以为苟相知，固不在书之疏数，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数书？或惟往还中有贫贱更不如仆者，即数数附书耳。近频得人书，皆责疏简④，故具之于此⑤，见相怪者，当为辞焉⑥。

【注释】

①数（shuò 硕）：屡次。 附：寄递。

②画断：停止。

③报书：回信。

④简：简慢，怠慢。

⑤具：陈述。

⑥辞：说明。

【译文】

我之所以不常写信的原因是，这一两年来，交往的朋友多在京城做官，既然不能一一写信，而且又没有什么事情，我的性情又很疏懒，干脆不再先给他们写信，而只写回信。又认为，如果是知己，本来就不在乎来往书信的多寡；如果不是知己，又何所求而多写信呢？也许来往的朋友中有比我更贫贱的，才想要屡屡写信的吧！近来常得别人的来信，都责备我疏懒简慢，因此在这里陈述一番，您如果碰到有责怪我的，请代为解说解说。

何士龙　译注

答王载言书

李　翱

【作者】

李翱，见本卷《答独孤舍人书》。

【题解】

《答王载言书》，据《全唐文》、《容斋随笔》应为《答朱载言书》。朱载言，曾官大理司直、殿中侍御史、循州刺史。

李翱是韩愈的大弟子。韩愈论文，内容方面主张明道。表现形式上一方面主张要有创造性，务去陈言，词必己出，以奇险取胜；另一方面又主张以“文从字顺”、“章妥句适”为准则。他的全部著作同时体现了这两种倾向。韩门二大弟子李翱与皇甫湜分别继承了韩愈的衣钵。皇甫湜论文创作偏于矜

奇，而李翱论文强调文以明道与语言平易。

本文乃李翱论文的代表作，着重阐明创意与造言，提出“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主张，与韩愈的“陈言务去”一脉相承。在创意方面，他具体指出作家创意的共同标准是义深意远，至于意义，则各家应有不同的创见而不应相袭。在造言方面，他批判了六种偏见，指出文章之所主在于“词工”，而达到“词工”的途径在于革新。最后，作者又着重指出文行一致、文道一致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对宋代的古文运动有积极的影响。

【原文】

翱顿首①：足下不以翱卑贱无所可②，乃陈辞屈虑③，先我以书，且曰：“余之艺及心④，不能弃于时，将求知者，问谁可，则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过也，足下因而信之，又过也。果若来陈，虽道备德具，且犹不足辱厚命⑤。况如翱者，多病少学，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⑥？虽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陈其所闻。

【注释】

①顿首：叩头。常用于书信的开头或末尾，也有首尾都用的，表示敬意。

②可：能，可取。

③陈辞：陈述文辞。 屈虑：委屈心意。

④艺：才能。

⑤辱厚命：谦词，指屈辱了对方的厚意。

⑥堪：胜任。

【译文】

翱顿首：您不因为我卑下低贱，一无所能，而委屈自己的心意，陈述文辞，先写信给我，并且说：“我的才能与心意，不可被时

代所遗弃，将寻求知己之人，问旁人，谁有这种能力，则都说：‘李君大概可以吧！’”告诉您的人说错了，您因而相信他的话，也错了。果真如别人所宣扬的那样，虽然具备高尚的道德，尚且还不足以担此重任，何况像我这样常常生病，未曾认真学习过，难道能胜任您所希望的渊博精深者的任务吗？虽然如此，您的一片盛情厚意，不可以不答复，因此，斗胆大略陈述一下我所听说的。

【原文】

盖行己莫如恭①，自责莫如厚②，接众莫如弘③，用心莫如直，进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择友，好学莫如改过，此闻之于师者也。相人之术有三④：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设之以事，而察其厚薄；问之以谋，而观其智与不才，贤不肖分矣，此闻之于友者也。列天地⑤，立君臣⑥，亲父子，别夫妇⑦，明长幼，浃朋友⑧，六经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⑨，六经之词也⑩。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⑪，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⑫，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⑬，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肠也⑭，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

【注释】

①恭：恭谨。

②厚：厚道，诚恳。

③弘：宽大。

④相：观察。

⑤列天地：《易》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礼记》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就是说，没有天地阴阳的配合，就不能生养万物。

⑥立君臣：《礼记》："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思是，建立君臣之间的忠义关系以取得平衡。

⑦亲父子，别夫妇：《礼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妥，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主要说区别父子夫妻，建立人伦关系，才有别于禽兽。

⑧浹（jiā 加）：遍及。

⑨津润：精华流溢。 怪丽：奇彩焕发。

⑩六经：指诗、书、礼、易、春秋、乐。

⑪恒：北岳恒山。 华：西岳华山。 嵩：中岳嵩山。 衡：南岳衡山。

⑫荣：指花。

⑬淮：淮河。 济：济水。 河：黄河。 江：长江。

⑭肠：一作"腹"。

【译文】

自己的行为没有比谨慎更好了，自己责备自己没有比诚恳更可贵了，对待别人没有比宽大更重要了，用心没有比直爽更可爱了，道德学问的进步没有比勇往直前更迅速了，得到好处没有比选择诤友更有益了，爱好学习没有比改正错误更可取了，这些都是我从老师那儿听到的。观察人的方法有三：用利害来试探他，就可以看出他是正派还是歪邪；用办事来考查他，就可以看出他能力的强弱；询问他如何运用谋略，就可以看出他有智谋还是没有才能。这样，贤能与不贤就分辨出来了，这是从朋友那儿听说的。安排好天地的交合，建立起君臣的恩义，加强父子情谊，

区别夫妇分工，明确长幼次序，协调朋友关系，这是儒家六经的主旨。浩浩荡荡有如江海，巍巍峨峨好比山丘，赫赫炎炎如烈日猛火，包罗万物如天地，选取章句，称扬歌咏，精华流溢，奇彩焕发，这是六经的文辞。首创新意，编造词语，都不相互抄袭。因此，读《春秋》这部书，就不见有《诗经》的内容词语；读《诗经》这部书，就不见有《易经》的内容词语，读《易经》这部书，就不见有《尚书》的内容词语；读屈赋、《庄子》，也不见有六经的内容和词语。因此，含义深则用意远，用意远则道理明，道理明则理直气壮，理直气壮则文辞丰富，文辞丰富则文章工稳。比如山有恒山、华山、嵩山、衡山，他们的高度差不多，而草木花卉，不一定相同。比如河流有淮河、济水、黄河、长江。它们的源头和东流入海相同，但它们或曲或直，或深或浅，颜色或黄或白，不一定相同。又比如，许多食品杂然摆在桌子上面，同样可以吃饱肚子，但是它们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也不一定相同。这些因为学习后才知道的，这是创造新意的大概情况。

【原文】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①。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②。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

小③。”此非对也。又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④。”此非不对也。《书》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⑤。”《诗》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⑥。”此非易也。《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⑦。”《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⑧。”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

【注释】

①《剧秦美新》：王莽代汉，自立为皇帝，国号新，扬雄作《剧秦美新》论秦之剧，称新之美。剧，剧烈，猛烈。《僮约》：汉王褒作。对所买的奴仆作了种种苛刻的规定。

②《人物表》：一作《人物志》，三国时魏人刘劭所作。《中说》：亦称《文中子》。隋王通的语录，由其子福郊、福畤记述，共十卷。文体模拟《论语》，提出儒释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主张，企图从理论上调和三教。《太公家教》：中国古代蒙学课本。撰者佚名。用四言韵语杂述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

③“忧心”二句：指心里忧愁，因受到坏人怨恨。见《诗·邶风·柏舟》。悄悄：忧貌。 愠：怨怒。 群小：在君侧的坏人。

④“遘闵”二句：指受到很多痛苦和侮辱。紧接前诗“忧心”句后。 遘（gòu够）：遭遇。 闵：病，痛苦。

⑤“朕堲”二句：我憎恨谗毁诬蔑的言辞和贪婪残酷的行为，他们会惊扰我的民众。见《尚书·舜典》。 堲（jí即）：通“疾”，憎恨。 谗：说人坏话。殄（tiǎn舔）：灭绝。

⑥“莞彼桑柔”四句：指桑叶茂密柔嫩，树下多有阴凉，过分采摘，枝叶稀少，百姓因此受苦。见《诗经·大雅·桑柔》。 莞：应作“菀”（wǎn婉），茂盛貌。 侯：美好。 旬：指树荫均匀。 刘：削落，凋残。 瘼（mò墨）：病，疾苦。

⑦“允恭克让”三句：谓既诚实恭谨又能谦让，圣德美名充溢四方，乃

至天上地下。见《尚书·尧典》。　允：信。　克：能。　光：充。　格：至。

⑧"十亩之间"三句：指在十亩之间的农田里，采桑人来来往往，互相邀约回家。见《诗经·魏风·十亩之间》。　旋：一作"还"。

【译文】

普天之下，论述文章的有六种说法：崇尚怪异的则说，写文章只要辞句怪诞险峻就行了；喜欢理论的则说，文章叙事说理只要通顺就行了；沉溺于时世的则说，文章一定要与时代相合；不满于时世的则说，文章不必与时代相合；爱好艰深的则说，文章应该深奥，不要太平常容易了；爱好平易的则说，文章应该通畅，不要太艰深了。这些人都感情偏激，呆板而不灵活，而不知道写文章的主要目的。含义不深，而说不到理路；言词不确切，又不在于教诲劝谕，而且词语怪诞诡丽的例子是有的，如《剧秦美新》、王褒的《僮约》。所说的道理往往正确，而词章不够工稳巧妙的例子是有的，如刘劭的《人物志》，王通的《中说》，民间流传的蒙学课本《太公家教》。古代人能尽力做到工巧，而不知道用词的正确与否，是浅易还是艰深。《诗经·邶风·柏舟》说："满心的烦乱如火焚，遭到坏人怨恨我焦心。"这并不正确。又说："苦难常把我来搔扰，受到的侮辱更不少。"这又并非不正确。《尚书·舜典》说："我憎恨谗毁诬蔑的言辞和贪婪残酷的行为，他们惊扰了我的民众。"《诗·大雅·桑柔》说："柔嫩的桑叶很茂盛，树下乘凉遍地荫；采光了桑叶树枝稀，苦了下面乘凉的人。"这些并非容易理解。《尚书·尧典》说："待人接物，信实恭谨又能谦让，圣德美名充满洋溢于四方，至于天上地下。"《诗经·魏风·十亩之间》说"十亩桑田叶青青，悠闲自在采桑人，我将邀你一同行。"这些话也并非难于理解。学者不知道方法，而声称如此如此。如上面所陈述的那样，也不是我所敢于领教的了。

【原文】

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①，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②。"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③。"此之谓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④。"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⑤。"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⑥"，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⑦"，则《易》言之矣；曰"粲然⑧"，则谷梁子言之矣；曰"攸尔⑨"，则班固言之矣；曰"輾然⑩"，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⑪。

【注释】

①老聃（dān 丹）：即老子，相传春秋时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 列御寇：相传战国时道家，亦作圄寇、圉寇，郑人。 庄周：庄子（约前369～前286年），战国时哲学家，名周，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人。 鹖（hé 河）冠：即鹖冠子，相传战国时楚人，姓名不详，隐居深山，用鹖（鸟名，雉属，善斗）羽为冠，因以为号。 田穰苴：春秋时齐人，为大司马，故曰司马穰苴。 孙武：春秋时兵家，字长卿，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 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前278年）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名平，字原，战国时楚人。代表作有《离骚》、《九章》。 宋玉：战国时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代表作品《九辩》。 孟轲：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 吴起：（？～公元前381年）战国时

兵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姓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辅助秦孝公变法，以功封于商，号商君。　墨翟：墨子（约公元前463～前376年），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　鬼谷子：相传战国时楚人，姓名传说不一，隐于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　荀况：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名况，时人尊称为"卿"，亦称"孙卿"，赵国人。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战国末期哲学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时师事荀卿。后因李斯陷害，自杀狱中。　李斯：（？～公元前208年）秦代政治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从荀卿学，后入秦，秦统一六国后，为丞相。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　枚乘：（？～公元前140年）西汉辞赋家，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　司马迁：（约公元前143或前135～？年）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谈之子，初任郎中，后继任父职，任太史令。后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史记》。　相如：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所作《子虚赋》为武帝赏识，因得召见，又作《上林赋》，武帝用为郎。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一作杨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曾作《剧秦美新》，以谀莽。曾仿《论语》而作《法言》，又曾著《方言》。

②"言之无文"二句：指说话而没有文采，就影响不广泛。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③"文犹质也"四句：《论语·颜渊》："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鞟（kuò扩）：去掉毛的皮，即革。

④怵他人之我先：陆机《文赋》："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以织喻，言虽出于自己情怀，亦恐他人已先说过。

⑤唯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

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戛戛：形容用力。

⑥莞(wǎn 宛)尔：微笑貌。《论语·阳货》："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⑦哑哑：《周易·震》："笑言哑哑。"

⑧粲然：露齿而笑。《谷梁传·昭公四年》："军人粲然皆笑"。

⑨攸尔：班固《汉书·叙传》："主人逌尔而笑。"注：师古曰，逌，古攸字也。攸，笑貌。

⑩冁(chǎn 产)然：大笑貌。《文选》左思《吴都赋》："东吴王孙冁然而咍。"翰曰："冁，大笑也。"又《庄子·达生》："枢公冁然而笑。"

⑪归：趋向。

【译文】

儒家六经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兴起，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都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为学者们所师从归依。因此，含义虽然深刻，论理虽然恰当，而用词不工稳巧妙的，不成其为文学，当然不能传之于后世；文词、论理、含义三者兼而有之，才能在一个时代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不至于被后世所淘汰，一定能流传下去。孔子说的："说话而没有文采，就流行不到远处去。"子贡说的："文如同质，质如同文(一样重要)，(去掉了毛)虎豹的皮与犬羊的皮就很难区别了。"就是这个意思。陆机说："恐怕别人已先我说过了。"韩退之说："凡是陈旧的观点和言词都一定要去掉。"比如说，描摹笑的样子叫做"莞尔"，《论语》已经说过了；叫做"哑哑"，则《易经》已经说过了；叫做"粲然"，则《谷梁传》已经说过了；叫做"攸尔"则班固已经说过了；叫做"冁然"，则左思已经说过了。我如果再这么说，那么，与以前的文章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的大概趋向。

【原文】

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1]，悦 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于经传，皆可详引。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于师，则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2]。"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3]。"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4]。"是师之名门人验也。夫子于郑，兄事子产；于齐，兄事晏婴平仲。《传》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5]。"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6]。"子夏曰："言游过矣[7]。"子张曰："子夏云何[8]？"曾子曰："堂堂乎张也[9]。"是朋友字而不名验也。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10]？"又曰："师与商也孰贤[11]？"子游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12]。"是称于师，虽朋友亦名验也。孟子曰："天下之达尊三：曰德、爵、年。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13]！"足下之书曰："韦君词，杨君潜。"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先后也，而足下齿幼而位卑，而皆名之。《传》曰："吾见其与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14]。"窃 惧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韦践之与翱书，亟叙足下之善，故敢尽辞，以复足下之厚意，计必不以为犯。李翱顿首。

【注释】

①时：指时文，即骈文。

②吾与回言：见《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回，指颜回，孔子弟子。

③“参乎”二句：见《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参，曾参，即曾子，孔子弟子。

④“若由也”二句：见《论语·先进》：“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指子路以刚，言不得以寿终。 由：指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

⑤“子谓子产”句：见《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⑥“晏平仲”句：见《论语·公冶长》：“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⑦言游过矣：见《论语·子张》：“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游，指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

⑧子夏云何：见《论语·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子夏，卜商的字。孔子弟子。

⑨堂堂乎张也：见《论语·子张》：“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张，子张，颛孙师的字。孔子弟子。

⑩赐也何敢望回：见《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赐，端木赐，字子贡，孔子弟子。

⑪师与商也孰贤：见《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师，颛孙师。商，卜商。

⑫“有澹台”二句：见《论语·雍也》：“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⑬“天下之达尊三”三句：见《孟子·公孙丑下》：“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⑭“吾见其”二句：见《论语·宪问》：“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译文】

我之所以与时文不协调而学习古文，是因为喜欢古人的行为，而喜欢古人的行为，是因爱古人的道理。因此学习他们的言

词，不可不依照他们的行动而行动；而依照他们的行动而行动，就不可不重视他们的道理；而重视他们的道理，就不可不遵循他们的礼教。古代的人相交往往分等级，尊卑有别，出现在经传上面的，都可以详加引证。比如说，老师对他的弟子，则可以称呼他们的名讳；对于朋友，只能称呼他们的字，不称呼名讳。而跟老师说话时，则虽是朋友，也称呼名讳。孔子说："我给颜回讲学。"又说："参啊，我的道理是用一个根本的东西贯彻始终的。"又说："像仲由这样，只怕不得好死吧！"这是老师称呼名讳的证据。孔子到郑国去，以兄礼侍奉子产；到齐国去，也以兄礼侍奉晏婴。《传》上说："孔子说子产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又说："晏平仲善于和人交往。"子夏说："言游错了！"子张说："子夏怎么说的？"曾子说："子张派头很大。"这是朋友之间的称呼字而不称呼名讳的证据。子贡说："我端木赐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又说："颛孙师和卜商，谁好一些？"子游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从来不走小路。"这是与老师说话，虽是朋友也称呼其名讳的证据。孟子说："天下公认尊贵的东西有三：德行、爵位、年龄。哪里能因为有了爵位而轻视年龄与德行呢？"您的来信说："韦君词，杨君潜。"您的德行与这两位，我不知谁先谁后，但您的年龄和地位都比他们低，您却都称呼他们的名讳。《传》上说："我看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他不是要求上进的人，而是一个想急于求成的人。"我私下里怕您不深思熟虑，以至陷入此等境地。韦践之写信给我，多次说您为人善良，因此，我才敢言无不尽，以答谢您的一番厚意，估计不一定会冒犯您。李翱顿首。

何士龙　译注

与尹师鲁书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言事冒犯了宰相吕夷简而被贬。欧阳修与余靖及尹洙(即尹师鲁)公开对范仲淹表示支持。因此也一同被罚。这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到任后写给尹师鲁的一封信。信中没有被贬之后的哀怨，而是充满了一个士大夫的凛然正气。作者不仅具有为正义而可以舍生忘死的信念，而且能将这样的信念付诸实行。更为可贵的是，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可以令人奇怪的。作者以这封信向尹师鲁表明心迹，同时也与难友相互激励、劝勉。充分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坚持正义、不畏强权的优良品质。

【原文】

某顿首，师鲁十二兄书记[1]：前在京师相别时。约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头奴出城，而还言不见舟矣。其夕又得师鲁手简[2]，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约，方悟此奴懒去而见绐。临行，台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师鲁人长者有礼，使人惶迫不知所为。是以又不留下书在京师，但深

托君贶[3]。因书道修意以西。始谋陆赴夷陵[4]。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5]，才至荆南[6]。在路无附书处，不知君贶曾作书道修意否？及来此，问荆人，云："去郢止两程[7]。"方喜，得作书以奉问。又见家兄，言："有人见师鲁过襄州[8]，计今在郢久矣。"师鲁欣戚，不问可知。所渴欲问者：别来安否？及家人处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旧疾平否？修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又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师，又有梨、栗、橘、柚、大笋、茶荈[9]，皆可饮食，益相喜贺。昨日因参转运[10]，作庭趋[11]，始觉身是县令矣，其余皆如昔时。

【注释】

①书记：州县幕职官，从八品。尹洙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六月以"书判拔萃"被任为武胜军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

②手简：即亲笔信。简，即信。

③君贶：即王拱辰（公元1012～1085年），开封咸平（今河南通许）人，原名拱寿，君贶是其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进士，累迁权知开封府，拜御史中丞。反对庆历新政。

④夷陵：今湖北宜昌。

⑤程：指一天所走过的路程。

⑥荆南：宋荆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江陵。

⑦郢：郢州，治所在今湖北钟祥。

⑧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

⑨荈（chuǎn 喘）：晚采的茶。

⑩转运：即转运使，官名。掌一路或数路财赋，并负责督察地方官。其后权力进一步扩大，竟成为府州之上的一级行政长官。

⑪庭趋：亦作“庭参”，封建时代属员在公堂上按礼节谒见长官。

【译文】

我向你叩拜，师鲁十二兄书记：前时与你在京师分别时，你约我派人到河上。奉到指示之后，我就派遣一白发家奴出城，但他回来之后却说没有见到你的船。当晚收到师鲁亲笔信，才知道你停舟等待，并怪我未按约定办理。这时我才晓得是那个家奴懒得前去，我实是受了他的欺骗。我临行之时，御史台的吏人百端催促，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比不上催你尹师鲁上路的那些人，那些人还表现出一种仁厚长者的礼貌。这种情况令我手下人既惶恐又窘迫，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就没有在京师留下书信，但已认真托付君贶去信表达我欧阳修的意思，然后才西去。开始时打算由陆路去夷陵 。因为正值大暑天，再加上没有马匹，所以才确定了这样一个行程：沿汴水，过淮河，再在长江上泛舟，总共行程五千里，走了一百一十程才到达荆南。途中没有可以向你传达书信的地方，不知君贶是否已经去信表达了我的意思？来到此地之后，问湖北人，他们说：“这里距郢只有两日程。”这使我能够写信向你问候，值得高兴。又遇见家兄，他说：“有人见到尹师鲁路过襄州，估计他如今已在郢州很久了。”师鲁兄的欢乐与悲哀，不问即可以知道。所迫切要问的是：分别后是否平安？家里的人都怎样？是否抱怨艰苦？六郎以前的病是否好了？我这次在路上虽然走了很久，然而所过江湖都是我从前曾经游历过的，因此往往到处可以遇到亲朋故旧，可以在他们那里停留 。并且一路上又没有遇上险恶的风情、水情，老母亲根据卜卦者所言，果然这一路上都很幸运。又听说夷陵如同京师一样 也有米、面、鱼，并且还有梨、栗子、橘、柚、大笋、荼荈，都可以供饮食，于是就越发感到可喜可贺。昨天以庭趋之礼参见了转运使 ，才真正感到自身已是县令了。其余的情况都如从前一样。

【原文】

师鲁简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盖惧责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决不复疑也。然师鲁又云暗于朋友，此似未知修心。当与高书时[1]，盖已知其非君子，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为何足惊骇？洛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师鲁又云非忘亲，此又非也。得罪虽死，不为忘亲，此事须相见可尽其说也。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而已。又有深相赏叹者，此亦是不惯见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往时砧斧鼎镬[2]，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旁，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史册所以书之者，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无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骇也，然吾辈亦自当绝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间僻处，日知进道而已。此事不须言，然师鲁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处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与余在楚州[3]，谈祸福事甚详，安道亦以为然。俟到夷陵写去，然后得知修所以处之之心也。又常与安道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4]。"用此戒

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师鲁察修此语，则处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贬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为大，不为小”。故师鲁相别，自言“益慎职，无饮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语。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饮酒。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夷陵有一路，只数日可至郢，白头奴足以往来。秋寒矣，千万保重，不宣。

【注释】

①与高书时：高，即高若讷，字敏之，当范仲淹被贬以及尹洙、余靖等也一同被斥逐时，若讷为谏官，欧阳修写信给他，指责他不能为范仲淹等人辩白。若讷将欧阳修写给他的信上奏朝廷，于是欧阳修亦被贬为夷陵令。

②砧（zhēn 真）：古代用作刑具。 斧：兵器，亦用作杀人的刑具。 鼎镬（huò 获）：为古代的烹饪器。在此指一种酷刑，即用这种器皿烹人。

③安道：即余靖（公元1000～1064年），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天圣进士，累迁集贤校理。景祐二年（公元1036年）因上书谏罢范仲淹而被贬。曾三使契丹，通契丹语。 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

④韩文公：即韩愈。

【译文】

师鲁在信中言及疑心我欧阳修有自我怀疑之意。这并非别的缘故，只是由于我惧怕对别人责备过于苛刻，以此种办法求得正直而已。现在反思起来，自己决不再怀疑了。然而师鲁又说我对朋友了解不够。这似乎是并不了解我欧阳修的内心。当我写信给高若讷时，已经知道他并非是君子。我写那封信，只是为了发泄内心极度的愤懑，对他狠狠地指责一顿，而不是要以他作为朋友来对待。这种所做所为有什么值得令人大惊小怪的呢？自从在洛阳的时候，就有人预言我将“罪出不测”，并事先以此对我表示慰问。这都是由于不了解我的内心。师鲁又说我的做法不是

“忘亲”吗？此言又错了。获罪即使至死，也不能说是“忘亲”。此事须见面时才可以详尽说明。

五六十年来，天生我们这些读书人，沉默寡言，畏首畏尾，不论在世间什么地方，都沿袭老师传下来的这种作风。忽然间发现我们这些人做了这等事，从上至下，直到灶间老年的婢女，也都为此感到惊讶和奇怪，于是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他们不知道像这种事，古人天天都有，只是问所言是否妥当而已。对此又有深深表示赏识和赞叹的，这也是些缺乏见识的人。可叹的是世间人们见不到往时的事情实在是太久了。过去时代的砧、斧、鼎、镬，都是用来烹、斩人的东西，然而士人中却有宁死也不肯丧失正义者，他们自己走近这些刑具面前，就有如挨近茶几或躺到枕席之上一样。如有心存正义感的君子在一旁见有人这样去死，则因为知道理当如此，所以也并不表示惊叹和赞赏。史书上所以要记载这类事，不过是要警告后世那些既愚昧又怯懦的人，使他们知道有时必然如此，是没办法避开的，并非是以此为奇事，而故意要让人惊诧。幸而当今用刑至为仁慈，所以已经没有这类东西了。如果今天仍有这类东西并且一人不顾一切地自己上前就死，人们不知会是何等地大惊小怪啊，然而我们这些人也自应当绝口不提以前的事了，在僻远的地方隐居，每天知道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就行了。此事本来不须再讲，只因为师鲁信中有关于我欧阳修已经在自己怀疑自己的话，为了使你了解我欧阳修处理得如何，所以才略作以上说明。

余安道与我在楚州，甚为详尽地谈论了有关祸与福的问题。安道也很赞同我的看法。待我到夷陵之后将自己的看法写信告诉你，然后你就会了解我欧阳修心里是想如何处之了。我还常常和安道说：“常见过去时代就有这样的人，当其论说某件事情时，感情激烈，即使是杀头也不回避，真好像知道究竟什么是正义。等到他们到了贬所，则表现得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哀声叹气，好

像确实有不堪忍受的穷苦和哀愁。他们将这种情感表现在文字上，则说明他们的欢乐与悲戚，与庸人完全无别。即使像韩文公那样的人也不免为此而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我以此告戒安道，千万不要作伤感、悲戚的文章。师鲁对照这些话，就可以知道我当前心里是想要如何处之了。在最近的时代也有因言事而被贬的。然而这种人当中有的表现为傲视一切，脱离现实，只知狂饮至醉，自称“我就是老大，绝不在人下。”所以与师鲁相别时，我自己曾说过：“要谨慎地履行职务，不要饮酒。”如今我欧阳修已经遵照此语而行事了。咽喉自出京就已经痊愈了，至今不曾饮酒。到县任职以来，为官之事甚是勤勉，以此来纠正从前在洛阳时懒惰和散慢。从夷陵 有一条路，仅数日即可到郢，我的白头奴足可以在两 地之间往来。秋天到了，天寒了，千万保重。其他不多言。

李锡厚　译注

谢杜相公书

曾　巩

【作者】

曾巩，见卷九《先大夫集》后序。

【题解】

这是一封向致仕宰相杜衍表示感谢的书信。作者父亲曾易占，官太常博士，赠光禄卿，由于感到仕途颇不遂意，辞官欲南归。当时曾巩尚未入仕，其父后来病殁于外。当其孤立无援之际，得到致仕宰相杜衍的帮助。书信中首先历述自己当时处境之艰难，以此衬托杜公恩义之重。然后作者又指出，杜公并非是汲汲于一节之善的“曲士”，而是“心存天下之义”的长者，因此益见杜公人格之高尚。最后以作者表示要以杜公为榜样，也要“心存天下之义”作结束。行文朴实，情真意切。

【原文】

伏念昔者，方巩之得罪①，罚于河滨，去其家四千里之远。南向而望，迅河大淮②，埭堰湖江，天下之险为其阻厄。而以孤独之身，抱不测之疾，茕茕路隅，无攀缘之亲、一见之旧，以为之托。又无至行③，上之可以感人利势，下之可以动俗。惟先人之医药，与凡丧之所急，不知所以为赖，而旅榇之重④，大惧无以归者。明公独于此时，闵闵勤勤⑤，营救护视，亲屈车骑，临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医药之有与谋。至其既孤⑥，无外事之夺其哀，而毫发之私，无有不如其欲，莫大之丧，得以卒致而南。其为存全之恩、过越之义如此⑦！

【注释】

①得罪：古人认为父母患病是因为作子女的得罪了上天，因此上天降下责罚。

②迅：指水的湍急。　河：黄河。　大：指河面宽阔。　淮：淮河。

③至行：卓绝的品行，旧时一般是指孝友等品德。

④旅榇(chèn 衬):是指在归途之中的灵柩。榇,即棺材。

⑤闵闵勤勤:怜悯而且竭力帮助。

⑥孤:无父谓之"孤"。

⑦存全:使之得以尽孝道 。

【译文】

想起从前,当我曾巩获罪于天之时,被责罚而至河滨,那里距家乡有四千里之远。我向南望去,是汹涌的黄河以及巨大的淮河,还有堤堰、湖泊及大江,这一系列的阻厄构成了天下之险。然而我是孤独一身,父亲又身患难以预期后果的疾病,茕茕孑立于宦游之中途,没有可以借助的亲戚和一面之交的故旧,而可以命运相托。我又不具有至高的品行,上可以感动有钱有势者,下可以感动世俗。我当时所有的,只是先人的医药。丧事尚无着落,因此生怕先人灵柩在外乡而不得归葬。此时惟独明公您对我既怜念,同时又给予勤劳帮助,营救照顾,亲自驱车来到大河之滨,当我的先人尚在病中之时,得以有您在身边出主意,从而医药问题可以听取您的意见。待到先人弃我而去之后,使我的哀情可以免受其它干扰,并使得我家所有的细小事情都无不如我们所愿。最后,使我能够护送先人之灵南归。您使我得以尽孝道的大恩以及无与伦比的义气,竟达到如此地步!

【原文】

窃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诵推说者穷万世①,非如曲士汲汲一节之善②。而位之极,年之高,天子不敢烦以政,岂乡闾新学危苦之情、藜细之事,宜以彻于视听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尽于巩之德如此!盖明公虽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爱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进退,而巩

独幸遇明公于此时也！

在丧之日，不敢以世俗浅意，越礼进谢[3]。丧除[4]，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陈。徘徊迄今，一书之未进。顾其惭生于心，无须臾废也，伏惟明公终赐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则巩之所以报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义而已。誓心则然，未敢谓能也。

【注释】

①吟诵推说：吟诵诗篇，从圣贤的学说中推求。是说杜公作宰相就是根据《诗经》及圣贤学说行事的。

②曲士：囿于一隅，见识不广的人。　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③越礼：超越礼的规定。

④丧除：亦称“服阕”。　旧制，父母死后，守丧三年，期满称“丧除”。

【译文】

我以为大人出任天下宰相之道，是要让万世吟颂，念念不忘，而并不像目光短浅之人那样孜孜以求于办好某一件具体事情。况且你身居高位，又已高年，天子都不敢以政事相烦，我一个乡间晚辈学子怎敢以自己危难困苦的情况，用一堆小事来干扰您的视听以求得您的省察呢？然而大人还是因为念我的先人的缘故，所以对我曾巩有如此这般的大恩大德。大人虽然再不能起来主管天下的政事了。但是仍然爱育天下的人才，不忍心让一个人没有出路。您的道德出于自然。不因自己的进退而影响其推行。我曾巩正是在此时有幸得遇大人。

我由于尚在服丧期间，不敢按照世俗肤浅之意向您致谢，那样就超越丧礼所允许了。居丧期满之后，又感到您的大恩实在不可名状，用空言不足以陈述我的心情，因此徘徊至今，连一封信也未曾给您写。然而惭愧之意时时产生在我的心中，从未间断，

这一点尚希大人明察。大人一心为天下，完全没有私心，我曾巩所能回报的也只有像您那样一心为天下而已。这是我的决心，并不敢说一定能做到。

李锡厚　译注

上韩枢密书

苏　洵

【作者】

苏洵，见卷二《易论》。

【题解】

这是苏洵写给枢密使韩琦的一封信，写信的时间是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北宋枢密使是主军机的要职。这年八月韩琦任此职。苏洵对古代军事颇有研究，写有多篇论军事的文章。北宋建国至仁宗嘉祐年间已近百年，由于对辽采取守势的政策，国家所养的大量士兵，特别是内地的士兵，久无战事，因而纪律松弛，产生娇气。而在此之前由狄青掌枢密，他采用宽厚的政策，使军纪更加涣散。苏洵在信中引古今的例证，说明兵久不用的危险，建议韩琦要以严治军，不要讨好士卒，以博取个人的好名声，这一建议是中肯的，但却未被当权者所采纳。

【原文】

太尉执事①：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

至自比贾谊[2]。所献《权书》[3]，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议，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太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以上陈进言大旨）

【注释】

①太尉：官名。本秦汉时的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合称三公。后逐渐变为加官，并无实权。至宋时曾定为武官官阶的最高一级，是一尊称，其本身并不表示任何实际职务。此指称韩琦。　执事：指侍从左右的供使唤的人。古时在书信中用以称对方，表示不敢直接向本人陈述而向执事者陈述，以示对本人的尊敬。

②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曾任博士，中大夫，长沙王太傅。常向皇帝献书，多陈时政得失。

③《权书》：苏洵所著论军事的论文，共二卷，他在《权书序》中说："权书，兵书也。"

【译文】

太尉执事：我写的书没有其他的内容，只是谈到兵事的方面，论述古今的形势，竟至自己同两汉时的贾谊相比。所献给您我写的《权书》，其中所论虽是古时已过去的人，但那些成功和失败的事迹，如果完全明了其中的缘故，以借用于现今，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昨日因此意请求召见，要求向您进献下等的议论，得到太尉您准许，现恭谨地写上我的看法。言语粗糙直率，没有惊世绝俗的言词，没有十分高雅难于施行的议论，望太尉仅取其中的要旨，不要责备细微不周之处。

【原文】

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

夫水，激之山[1]，放之海，决之为沟塍[2]，壅之为沼沚[3]，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太湖[4]，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5]，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6]，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7]。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8]；蝮蝎终日而不螫[9]，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10]。其理固然，无足怪者！（以上言养兵不用，则思为变。）

【注释】

①激：阻遏水势使之腾涌飞溅。

②沟塍（chéng 成）：沟畦。塍，田间的界路，今称田埂。沟塍，实指水沟。

③沼沚：沼泽。沚，水中的小洲。

④潴（zhū 猪）：水停止的地方。此为动词，指使水停聚。

⑤不义之徒：没有道义的人。这是作者对古代士卒的贱视，认为凡士卒都是不良的人。

⑥殄（tiǎn 舔）：绝灭。

⑦杂然出：俱出，纷纷出。杂，俱，共。

⑧跳踉（liáng 良）：腾跃跳动。

⑨蝮蝎（fù xiē 付些）：蝮蛇蝎子。两种有毒的动物。蝮蛇毒在口，蝎子毒刺在尾。 螫（shì 是）：刺人。

⑩噬啮(shì niè 市聂)：咬。

【译文】

古时候不是用兵去决一胜负为难，而是养着兵不用为可畏。今天的水，将它堵住使上山，放流使入海，开决成为沟渠，堵塞成为沼泽，这是天下的人都能做到的；将它纳入长江黄河，注入淮河泗水，汇积为洪波，停聚为太湖，过一万世也不会溢流出来的，自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军队，聚集的是天下的不义之徒，授给他们的是不仁的器具，而教给他们的是杀人的事。只有在天下没有安定，盗贼没有消灭之时，然后才有必要施加不义的心，使用不仁的用具，而去尝试杀人的事。在这个时候，有勇气的没有多余的力量，有智慧的没有多余的计谋，有巧计的没有多余的技巧。因此他们不义的心，变为忠诚；手中不仁的用具，用来对付那些不仁的人；而杀人的事，加在当杀者的身上。待到天下已经安定，盗贼已经消灭，不义之徒却聚而不散。勇猛而有多余的力量，就思谋着作乱；聪明而有多余的谋略，就思谋着为奸；心巧而有多余的技巧，就思谋着为诈伪。这样天下的祸患，就都纷纷出来了。虎豹整天不杀死其他野兽，就会奔跳大叫以发泄它的愤怒；蝮蛇蝎子整天不螫物，就会啃咬草木以排泄它的毒素。这是自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奇怪的！

【原文】

昔者，刘、项奋臂于草莽之间①，秦、楚无赖子弟②，千百为辈③，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④，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⑤。方是时，分王诸侯⑥，改定律令⑦，与天下休息⑧。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⑨，高祖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⑩。连延及于吕

氏之祸[11]，讫孝文而后定[12]。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初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13]？太祖、太宗[14]，躬擐甲胄[15]，跋涉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16]。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17]。此何术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18]；而韩信、黥布之徒，无以启其心也。（以上言刘、项之兵一动而不能休，太祖、太宗之兵能发能收。）

【注释】

①刘、项：刘邦、项羽。 草莽：指一般百姓。

②秦、楚：秦地、楚地。秦地指关中今陕西地区。楚地泛指今长江中下游地区。

③辈：群，伙。

④厌兵：息兵。指战争停止。

⑤项籍：即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失败而自杀。 高祖：刘邦。

⑥分王诸侯：刘邦与项羽的战争中，一些汉王刘邦的将领和旧贵族据地称王，如汉将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黥（英）布为淮南王。旧贵族如韩王信、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南越王赵佗等，都是异姓，刘邦在消灭异姓王后，又分封自己的儿子兄弟为王，称为同姓王。

⑦律令：法令，此指法律制度。

⑧休息：休养生息，即无差役徭役，以发展生产。

⑨“韩信、黥布之徒”二句：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用计擒获，改封为淮阴侯，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夏以谋反罪杀之。同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汉高祖亲率军攻击。汉高祖自打败项羽的当年到他死时的八年中，先后起兵反汉的异姓王有临江王驩、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相贯高、陈豨、淮阴侯韩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等。

⑩“高祖死”句：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在进攻黥布时，被流矢射中，次年四月不治而死。

⑪吕氏之祸：汉高祖死后，皇后吕氏专权，排挤打击刘氏子弟，立诸吕为王，企图夺取刘氏天下。

⑫孝文：汉文帝刘恒。吕后死后，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他以代王入为皇帝，汉朝刘氏政权才得以巩固。

⑬善其后：即善后，指有好的结局。

⑭太祖：指宋太祖赵匡胤，宋朝的创建者。　太宗：宋太宗赵光义，赵匡胤的同母弟。

⑮躬擐甲胄：身穿甲胄。躬，身子。擐，穿着。

⑯刈：割。　蓬蒿：野草。此指各地残余反抗宋的武装势力。

⑰传四世：北宋从赵匡胤到仁宗赵祯，历太祖、太宗、真宗到本朝正四世。

⑱“荆楚”二句：荆楚，今湖北、湖南地区，汉初封韩信为楚王。　九江：秦置郡名，辖境约当今安徽、河南淮水以南、湖北黄冈以东和江西全省。汉初封黥布为淮南王。　此二句是说北宋没有如汉初分封建国，所以没有将领拥兵据地叛乱之事。

【译文】

从前，刘邦、项羽在民间举起反秦的大旗，秦地、楚地的青壮年，或上千人或成百人为一伙，争着起来响应的，不计其数。辗转战斗五六年，天下战争停止，而项羽死去，刘邦也老了。当那个时候，分封诸侯建立王国，改换和制定法律制度，给天下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然而韩信、黥布这些人，相继起来反叛的就有七个国家，汉高祖死在平定叛乱的战争之中却没有能够阻止继续反叛。连接着延续到吕后的祸乱，到汉文帝时汉朝才安定。这是何等的开始容易而结束困难呀！刘邦、项羽的形势，最初就像黄河决了口，河水顺流而下，确实可喜。待到堤坝崩溃洪水四处奔出，横流至方圆数百里内，人们只能拱着手而不能够抢救了。哎呀！没有圣人，怎么能使事业有好的结束呢？我朝太祖、太宗皇帝，

亲自身披甲胄，深入险境，以便斩杀各地的叛逆。用兵达数十年，出谋划策的文臣、杀敌的武将布满天下，一旦战争结束，传国位达四代之久却天下没有发生变乱。这是用的什么道术呢？是因为没有实行分封诸侯，像韩信、黥布这类人，就没有条件萌生反叛的野心。

【原文】

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①，求逞于良民②。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③，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④，洵实亲见。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馈饷之费。杵声未绝⑤，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事，官吏相贺，卒徒相矜⑥，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比来京师⑦，游阡陌间⑧，其曹往往偶语⑨，无所讳忌。闻之土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⑩，锄耰畚筑列于两河之堧⑪，县官日费千万，传呼劳问之声，不绝者数十里。犹且睊睊狼顾⑫，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以上言兵久不用，不义者思逞。）

【注释】

①优游：优闲；优闲自得。

②逞：得志，称心。

③邀：希求。

④西川：宋时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所在益州（今成都）。

⑤杵声：筑城的夯杵声。

⑥相矜：互相夸耀。矜，夸耀。

⑦比来：近来。比，近，密。　京师：首都，即开封。苏洵于嘉祐元年带苏轼苏辙二子到达开封。

⑧阡陌：田间的道路。此指京城的街巷。

⑨曹：辈。　偶语：互相私语。

⑩会京师忧大水：北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四月，六塔河决口，又适逢大雨，水淹没安上门，冲毁京城中房屋数万幢。

⑪锄耰（yōu 优）畚筑：四种工具名。　锄：挖土用的锄头。　耰：打碎土块的农具。　畚：装运土的畚箕。　筑：打夯用的木棍。　堧（ruán 软阳）：河边的空地。

⑫睊睊（juàn 眷）：侧目相视的样子。　狼顾：像狼一样常回头后顾。狼在行走时常回头后顾，以防袭击。此指修河堤的人常回头看别处，不肯出力修堤。反映纪律松弛。

【译文】

虽然有四世太平，天下没有变乱之事，然而军队久不使用，那他们的不义之心，积蓄在胸中没有地方发泄，吃饱饭而优闲无事，于是就会在百姓的身上逞其快意。观察他们平时居在军营没有事做，就发出怨言来向他们的上司邀赏，如果有一天有紧急事，那就会每个人若不获得一千金赏钱，就不可以使用了！往年下令全国修补城墙，在西川路发生的事，是我亲自见到的。当时所有郡县内的富裕人家，都列出名单造册进行摊派，得到钱数百万，作为修城的酒饭薪饷的费用。但是筑墙的夯杵声还没有停止，城墙随着就立即崩塌，像这样修了几年才修好。结束时，官吏们相互祝贺，筑城的士卒和民工互相夸耀，好像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等待赏赐一样。近来在京城地区，行走在街巷田野中的士卒，他们往往相互私语，没有什么顾忌、回避。听到当地人讲，在正当春天时讲的那些话更难听。时至五六月份了，正值京城内担心大水时，修堤用的锄头耰子畚箕夯杵排列在河的两岸，公家一天支

出千万钱的费用，传唤呼喊慰问劳苦的声音，数十里内不间断。那些修河堤的人还是回顾张望，没有肯出力的。内地像在京城中所听见的，外地像在西川地区我所亲自见到的，天下的形势，现在是怎样的呢？

【原文】

御将者①，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②，使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己不与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名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③，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④，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⑤，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才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⑥，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⑦，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⑧，而代汾阳之长者⑨，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⑩，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以上言将边兵贵宽，将京兵贵严。）

【注释】

①御：治理，统治。

②社稷：国家。

③豪纵：豪强放纵。

④狄公：北宋大将狄青，在韩琦之前任枢密使，故称“在枢府”。 枢府：即枢密院，主掌军队调动的军机大事。

⑤狎昵：亲近。

⑥“昔者郭子仪”二句：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郭子仪因与安庆绪军在相州作战失败，平素怨恨郭子仪的鱼朝恩在肃宗面前陷害他，于是罢去郭子仪的军权，召回京城。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统率朔方的军事。

⑦张用济斩于辕门：郭子仪待军宽，李光弼治军严，军将皆不欲郭子仪离去。李光弼受命后率五百军进入东都洛阳接替郭子仪职，他召屯守河阳（今河南孟县）的左厢兵马使 张用济不到，并欲逐李光弼。李光弼带领数千骑兵到汜水（今河南荥阳县境），张用济单骑来相见，李光弼指责他不按时到，立即斩杀，以部将辛京杲代替张用济之职。

⑧临淮：李光弼因功封为临淮郡王。

⑨汾阳：郭子仪因功封汾阳郡王。

⑩竦（sǒng 耸）然：恐惧的样子。竦，通“悚”。

【译文】

统率将的，是天子的事；统领兵的，是将的职务。天子只是养尊处优，树立恩义获取好的名声，给全国创造高兴欢乐的人，因此之故天子不可以治理兵事。作为天子的臣要执行法纪不循私情，尽心为公不追求好名声，出死力来捍卫国家，使天下的人心都同天子一个人相维系，而自己不参与进去。所以治理士卒的是臣下的事，不可以牵累天子。现在的祸患，是大臣好名声而惧怕人家说他不好。好名就会更多地树立个人的恩德，怕讲他不好就会执法不坚决。所以天下的士兵豪强放纵到这种程度，还没有能够加以制止。不久前，狄公在枢密院，号称宽厚爱人，亲近士卒，得到士卒的欢心，而太尉您恰巧接替他的职位。那狄公这人，只知道治理外地士兵的方法，而不懂得治理内地士兵的道理，这是

守边将领的才能。古时兵在外地，士兵爱将军而忘掉有天子；在内地，士兵就要热爱天子而忘掉将军。热爱将军是用以作战，热爱天子是用以守国。狄公用他的治理外地士卒的心意，来施行于内地；太尉您不反狄公之道而行，将用什么来治理军队？或者有人认为士兵骄惯久了没有治理，一旦绳之以法，恐怕因此而生出乱子。从前郭子仪离开河南军务，李光弼实际上代替了他，李光弼将到任的那一天，斩杀不听令的张用济于军门，三军将士恐惧战栗。以临淮郡王的凶猛作风，而代替汾阳郡王的宽厚长者作风，三军的将士，害怕得像婴儿离开了慈母的怀抱，而立于严师的旁边，那有什么乱子敢于生 出来！

【原文】

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所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①，而无幸一时之名②；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③。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④，太尉厉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耶？（以上言天子尚仁，将帅尚威。）

【注释】

①惟：思。伏惟，低头思索，低头想。是古时对尊者的自谦用语。

②幸：侥幸。

③恤(xù 序):忧虑,惊恐。

④推深仁:推进深厚的仁义。

【译文】

况且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将相,是天下人的老师。老师虽然严格,孩子不敢因此怨恨他的父母;将相虽然厉害,天下人不敢因此归咎于他的国君,这是情势所必然的。天子,可以使人生,可以使人死,因此天下人都希望他使人活;及至他杀了人,天下的人就会说:"是天子杀的人。"所以天子是不可以多杀的。人臣奉行天子的法令,虽然多杀了人,天下的人也不能把怨恨归到谁的身上。这就是先王用来威慑和怀柔天下的法术呀。我私下想太尉您应思虑天下怎样能保持长久的方法,而不要侥幸以求得一时的好名声;拿出最公道的胸怀,而不要害怕三军将士的话多。天子推求深厚的仁义用来结好士卒的心,太尉厉行威严勇武以便使充满惰气的军队振兴,他们就会思念天子深厚的仁义,虽畏惧而不至于有怨恨;思念太尉的威严勇武,便使他们感受到仁爱而不至于骄横。君和臣之间的体制顺适,畏惧和仁爱之道都确立起来。要树立起这样的风气不是您太尉,我还能期望着谁呢?

朱玲玲　译注

上欧阳内翰书

苏 洵

【作者】

苏洵，见卷二《易论》。

【题解】

这是苏洵写给欧阳修的一封信。写作时间是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内翰是翰林的别称，欧阳修当时正做翰林学士。苏洵向欧阳修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自我推荐。苏洵前后曾向欧阳修写过五封信，这是第一封。当时他初次从西川来到首都开封，所以这封信又称为《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信中作者倾诉他对欧阳修等人在文章、道德方面的仰慕，表达自己在道德、学业方面的得失，从而使欧阳修了解自己，得到赏识，予以推荐。信中叙论结合、情意真切，颂扬别人而不流于奉承，推荐自己而不自我吹嘘，不但表现出作者高超驾驭文字的能力，而且反映出作者情真意切的心情，是一篇难得的自我推荐书信。

【原文】

洵布衣穷居①，常窃自叹②，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③，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④，富公为枢密副使⑤，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⑥，尹公驰骋上下⑦，用力

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8]，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9]，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10]，富公北[11]，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12]，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13]。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14]；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15]。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16]。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17]，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18]，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19]。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20]，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21]；而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22]，可以叫呼扳援[23]，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24]，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

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者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以上述愿见之诚）

【注释】

①此句前有书信的抬头“内翰执事”四字，选入本书时删去。 布衣：百姓。

②常窃：曾私下。常，当作尝，曾经。 自叹：《嘉祐集》作“有叹”，曾国藩抄录改“有”为“自”，是。

③不肖：不贤。

④范公：即范仲淹，见本书卷二十六《岳阳楼记》注。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代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故称“在相府”。

⑤富公：即富弼（公元1004～1083年），字彦回，河南洛阳人。庆历三年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实施改革，旋被排挤出外。后王安石变法时，他在亳州拒不执行。后上书要求废除新法，封郑国公。

⑥余公：即余靖（公元1000～1064年），字安道，北宋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职时，谏官不敢言，他上书反对，亦被贬，由是知名。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右正言，在谏院供职。

蔡公：即蔡襄（公元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北宋书法家，学虞世南、颜真卿，为“宋四家”之一。官至端明殿学士。庆历三年为秘书丞，知谏院。

⑦尹公：即尹洙。见本书所选欧阳修《与尹师鲁书》、《祭尹师鲁文》。

⑧毛发丝粟之才：比喻才能很微小。毛、发、丝、粟都是很微小的的东西。

⑨道：此指学业。

⑩范公西：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因受夏竦谗言，范仲淹自请出京按察西北，任陕西、河东宣抚使。

⑪富公北：夏竦攻击庆历新政，富弼同范仲淹同受攻击，富弼害怕，自请出朝宣抚河北。

⑫“执事”句：范仲淹、富弼相继罢去后，欧阳修上书为之辩白，也在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降职为滁州知府。余靖出使契丹，曾对契丹主作蕃语诗，被弹劾失体，于庆历五年降职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市）知府。蔡襄上书指责陈执中（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不可执政，仁宗不从，于庆历四年因以亲老乞归，为福州（今福建福州市）知府。

⑬“而尹公”句：尹洙因与边臣意见不合，徙知庆州、晋州、潞州，后被御史刘湜污陷，贬崇信军副节度使，徙监均州酒税。故称“失势”。

⑭推：推举，举荐。

⑮间：离间，排挤。

⑯浩浩乎：广大的样子。　曩者：过去，旧时。

⑰“而余公”三句：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余靖为广西路安抚使，协助狄青镇压了邕州（今广西南宁市）以依智高为首的僮族农民起义。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欧阳修升任翰林学士，蔡襄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任富弼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

⑱“已有范公”句：范仲淹罢相后，先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在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病死于赴颍州的途中。尹洙死于庆历四年（公元1047年）。

⑲潸（shān 山）然：流泪的样子。

⑳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㉑遽（jù 据）：骤然，突然。

㉒差：比较。

㉓扳援：即攀援，攀引。

㉔痼（gù 固）：久病。

【译文】

我苏洵一个普通百姓穷困地居住在世上，曾经私自叹息，认为天下的人不能够都贤，也不能都不贤，因此贤人君子居处在世上，相聚时必定有分有离，分离后必定会再相聚。以前，天子正有意要治理国家，是时范公任宰相，富公任枢密副使，您与余公、

蔡公任谏官，尹公奔走于上下，在军事方面尽力。在那个时候，天下的人，只要有一点微小的才能，都纷纷出来，将力量合而为一。然而苏洵我自己衡量我这愚昧鲁钝无用的身躯，不足以在这些人中间有所作为，于是退而修养自己的心性，希望自己学业将有所成就，而可以再与当世的贤人君子相见。不幸我的学业未成，而范公去了西边，富公去了北边，您与余公、蔡公分散到了四方，那尹公也失势，官职愈来愈低。我苏洵当时在京师，亲眼看到所发生的事，心中恍惚仰天叹息，认为这些人离去了，虽是我的学业已修成，也没有什么可荣耀的了。既而我又想道，以前您们诸位君子进入朝 廷，开始时必定有善良的人推荐；今天，也必定有小人加以排斥。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善良的就算了，如果不是这样，我有什么担忧的呢？姑且修养我的心性，使自己的学业大有成就而等待着，有什么损害呢？于是退回家中居处了十年，现在虽然不敢自称学业已经就成功了，然而胸中广阔好像与过去不同了。而此时余公正好也在南方事业有成功，您与蔡公又相继回到朝廷上来了，富公又从外地入朝作了宰相，这形势将又聚会在一起。高兴又自我祝贺，认为我学业既然已经粗略有所成就，而最终将会有人发现它的。既而又反过来想，以前我所仰慕喜爱而不能够见到的，大致有六个人，现在将要前去拜见了。而这六个人中，已经有范公、尹公二人亡故了，则又为此事泪流满面而悲伤。哎呀！这两个人哪 ，不可能再见到他们了啊！然而所借以安慰我心的，还有四个人，则又以此自我劝解。想到他们只有这四个人了，又急切地想见一见他们的面，以抒发内心中所想说的话。而富公又成为天子的宰相，远方来的清贫之士，不可以马上把话传到他的前面去；而余公、蔡公二人，远的又在万里之外；只有您在朝廷中，地位比较不太尊贵，可以喊叫攀引，把话讲给您听。然而我这肌寒衰老的病痛，又久而不愈，使我不能亲自到您的府上去，怀着仰慕喜爱那些人的心情，却十年不能够相见，而

其中有的已经死去，如范公、尹公二人那样。这在世的四人中，并非在情势上不可以马上用语言相交往的，为何因为不能亲自前往拜见就骤然作罢了呢？

【原文】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①。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②，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③，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④，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⑤，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⑥，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⑦，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⑧，其味黯然而长⑨，其光油然而幽⑩，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⑪，遣言措意，切近的当⑫，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⑬。（以上论赞欧阳公之文）

【注释】

①愈：胜过，超过。

②巉刻斩绝：文辞深刻险峻而决断。

③韩子：指韩愈。

④浑浩：浑然浩大。

⑤渊然：深远的样子。

⑥纡余委备：委婉曲折而意义详备。纡，曲折，迂回。

⑦容与闲易：从容平易。容与，从容。

⑧李翱（áo 熬）（公元772～841年）：字习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陇西成纪（今甘肃安东）人，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曾从韩愈学古文，文学主张大抵与韩愈同，文风平易。本书选有《答独孤舍人书》等三篇文章。

⑨黯然而长：幽隐而深沉。 黯然，黑暗的样子。

⑩油然而幽：自然而深沉。 油然，即由然，自然而然。

⑪陆贽（公元754～805年）：字敬舆，唐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大历进士，唐德宗时任翰林学士，参与机谋，后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著作《翰宛集》。本书选有他的《拟奉天改元大赦制》等七文。

⑫的当：准确。

⑬知其知我：知道不誉人以求悦己之事而了解我的心情。

【译文】

执事您的文章，天下之人没有不知道的；然而我私自以为我了解它特别深，超过天下的人。深在哪里呢？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练而意思完整，不作深刻险峻而决断的文字，却文锋犀利不可侵犯。韩子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浩荡迴旋，似鱼鳖蛟龙在水中自由腾跃，使持各种怪论的感到惶恐不安，而锋芒压抑阻遏掩蔽，不让自己表露在外，而人望见深远的光亮，像长天一样的颜色，也就自我畏惧而迴避不敢近看。执事您的文章，曲折婉转而意义详备，往来百折，通达流畅，没有间断的地方，文气尽意词语透彻，急促的言词完美的理论，却从容 平易，没有娇柔造作的形态。孟子、韩子、执事您这三个人都绝对是自成一家风范的文章。只有李翱的文章，意味幽隐而深远，他的文采自然而幽深，起承转合，有执事您的风格；陆贽的文章，遣词立意，切近准确，有执事您的平实。然而执事您的才气，又自有超过他人的地方，总之，

执事您的文风，不是孟子、韩子的文风，而是欧阳子的文风呀。那乐于称道别人的好处而不阿谄的，是这个人真的可以担当那样的称道，那些不知详情的人，就以为是吹捧别人以求得此人喜欢自己了。那吹捧人以求得使人喜欢自己，我苏洵也是不作的！我所以要称道执事您光明盛大的品德而不能停止，也是想让执事您知道我这一点，而了解我的心意。

【原文】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途之中①，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书②，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③。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④，以古人自期⑤，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其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⑥，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⑦，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噫嘻！区区而自言⑧，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

之！(以上自述文学本末)

【注释】

①草野泥途：乡间泥路。此指处低下的地位。

②咫(zhǐ 只)尺：比喻短小。八寸为咫，意谓八寸或一尺。

③士君子：指有学问的人。

④刻意厉行：极意砥砺德行。刻意，尽心尽意。厉行，砥砺行为。厉，砺。

⑤自期：作为自己期望到达的境地。

⑥兀然：特出的样子。

⑦浑浑：盛大的样子。

⑧区区：微小。

【译文】

确实，执事您的声名满天下。虽然没有读过您的文章，本来就已知道有欧阳先生这个人了。而我苏洵不幸堕落在乡间泥土路上，而了解学业的心意，最近又粗略地修成，想空着手捧着短小的书札，自己请托于执事您，那样将会使执事您怎样了解我，怎样相信我呢？苏洵我少年时不从事学习，出生二十五年了，才开始知道读书，与有学问的人交游。读书的年龄既然已很晚，却又不能努力砥砺德行，以古人作为自己的榜样，而只是看与自己同辈的人中，都没有超过自己的，就以为可以了。这以后遇到的困难更加多了，然后才取出古人的文章来读，开始感觉到他们用词立意与自己大不相同。时时再回头自思我的才学，则又似乎不就是到此为止的了。于是将过去所作的数百篇文章全部烧掉，取出《论语》、《孟子》、《韩子》及其大圣人贤人的文章，特然端坐，整天读这些书达七八年了。当开始时，神情进入古人书中心情惶恐迷惑广博观看，回到书外时顿觉惊骇。待到时间久了，读书更加精通，这胸中豁然明了，好像别人讲的本来就是这样的，然而还没有敢于把自己的话讲出来。时间既已很久，胸中的话日益增

多，不能自己控制，试着书写出来，写出后再三诵读，浩浩荡荡觉得它来得很容易，然而还没有敢认为自己是对的。近来所写的《洪范论》、《史论》共七篇，执事您看它们怎么样？啊啊！区区小文还要自己来讲，不知道的人又要以为我是自我吹捧以得到别人了解我了。只有执事您思念着我十年的用心，作到这样不是偶然取得的而对他加以考察吧！

朱玲玲　译注

答李荐书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本篇的题目与内容不相符，据《苏东坡全集》卷二九，题目应为《答李瑞叔书》。李瑞叔，名之仪，字瑞叔，北宋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县西北）人。元丰进士，苏轼知定州，任为管勾机宜文字，历任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提举河东常平等。能为文，自号姑溪居士，著有《姑溪居士全集》。对苏轼极为敬仰，苏轼贬谪黄州后，他多次写信表示敬意，这是苏轼对他的回信。

这封信中，苏轼回顾了自己因议论时政而得罪，几至于死的经过，言语中充满了怨愤之情，从中可以看出他贬谪黄州后的境遇和他当时的真实思想感情。

【原文】

轼顿首再拜[1]：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髣髴其为人矣[2]。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犹可阔略[3]。及足下斩然在疚[4]，亦不能以一字奉慰[5]；舍弟子由至[6]，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7]，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8]，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注释】

①顿首：头叩至地而拜，常用于书信中表示敬意。

②髣髴：约略了解。

③阔略：宽恕。

④斩然：指服丧。 在疚：因丧事而悲痛忧病 。

⑤奉慰：表示安慰。

⑥子由：苏轼弟苏辙，字子由。

⑦顽钝：顽固疲沓。

⑧递中：驿传之中。

【译文】

苏轼叩首再拜：我听说您的名字已很久了！又常常在认识的朋友那里，见到您所作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以了解您的为人了。平常不通书信，我的怠慢之罪，还可宽恕。及至您服丧忧病，我不能有一个字的宽慰之词；我的弟弟子由前来，蒙您带来书信，我又懒惰没有马上回信，我的愚顽不合礼节，已到了这种样子！而您始终不厌弃我，再次由驿传寄信给我，待我之情愈加隆厚，我看了之后，羞愧得脸上流下了热汗。

【原文】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1]，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2]，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3]，未易诘其所以然者[4]。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注释】

①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北宋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为江西诗派的开创者。　秦太虚：秦观，字少游，又字太虚，北宋著名词人，亦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②不肖：自谦之词。

③昌歜：用蒲根切制成的盐菜。　羊枣：果名，初生色黄，熟则黑，似羊矢（屎）。

④诘：问。

【译文】

您才学高，见识明，不应该轻易赞许他人。莫非是因为黄鲁直、秦太虚他们的话，而真的信以为然吗？我被人所憎恨，而独有他们二人喜欢夸赞我。就像是人喜欢吃昌歜、羊枣，是没法询问其中原因的。认为他们二人荒诞是不应该的，而想要将他们二人的看法加之于众人，那就更不应该了。

【原文】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1]。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谠谠至今[2]，坐此得罪几死[3]。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4]，真可笑也！

【注释】

①制策：指制科，贡举科目之一。宋承唐制，由皇帝诏试才识优异的士人，试以策论，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苏轼所试即此科。

②谠谠：喧嚷争辩之声。

③坐此得罪：指因多所议论而有“乌台诗案”。

④齐虏以口舌得官：齐地人刘敬因建议刘邦建都关中，而由役人得到官爵。事见《史记·刘敬列传》。

【译文】

我年轻的时候，读书作文，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已，中了进士之后，又贪图进取，参加了制科考试。其实有什么呢？因为制策的名目是直言极谏，所以我常常议论古今，争辩是非，以应合这个名目。人苦于无自知之明，既以此得名，便以为自己真有此才能，因为这个得罪几至于死。这就像所谓的齐虏因口舌而得官，真是可笑了！

【原文】

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①，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②，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③，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④，与樵渔杂处⑤，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⑥。足下又复创相推与⑦，甚非所望！

【注释】

①异同：相同与相异，这里指不同时人之论。

②搀说：胡乱地议论。 搀，混杂。

③候虫：随节候出没的虫类，如蝉、蟋蟀等。　时鸟：应时来去的鸟。如燕、雁之类。

④放浪：放荡不羁。

⑤樵渔：樵夫和渔人。

⑥自幸：自己庆幸。　庶几：差不多。

⑦创相推与：开始推重夸赞我。

【译文】

然而世人便认为我要独树一帜，则又过分了。妄自议论利害，胡乱讨论得失，这正是制科人的习气。就像是应时而鸣叫、来去的昆虫和鸟类，只是自己鸣叫而已，对别人能有什么影响？我常常奇怪时人把我看得太重，而您又这样地称赞我，更加不是事实了！我自从得罪以来，把自己深深封闭起来。乘小舟，穿草鞋，在山水之间游荡，与樵夫渔人杂处，每每被醉酒之人推打叫骂，心里就暗自高兴。渐渐地不为人所识，平生的亲友，没有一人写信来，有信也不答复，自己庆幸差不多可以免于难了。而您又开始这样地称赞我，这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

【原文】

木有瘿①，石有晕②，犀有通③，以取妍于人④，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⑤，默自观省⑥，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⑦，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

【注释】

①瘿：树木外部隆起如瘤之处。

②晕：指石上色泽四周模糊的部分。

③犀有通：犀牛角的一种称通犀，角中自上至下有一条白色线纹，特

有光耀。

④取妍于人：以美丽取悦于人。

⑤谪居：因罪而被贬居于边远地方。

⑥观省：犹反省。

⑦无乃：难道不是。

【译文】

树木有瘿，石上有晕，犀牛角有贯通的纹路，都以其美丽而取悦于人，实际上都是它们的一种疾病。我贬居无事，默默地反省自己，回想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有很多是这样的疾病。您所知道的是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了。这难道不是只闻其声，不明其情；只取其外表，而弃其内在之实吗？或者又要因此有求取？这事不相见是说不清的。

【原文】

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①，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②！岁行尽③，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④。

【注释】

①累幅：篇幅相连，指写得过多。

②喻：明白，知道。

③行尽：将尽。

④不次：不一一详叙。

【译文】

自从得罪之后，我不敢写文章。这封信虽不是文章，然而信笔写出我的想法，不觉已写得很多了。您也不要给别人看，一定要明白此意！快到年末，天气寒冷，请千万要节哀，保证饮食！不

次。

张丽娟　译注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　辙

【作者】

苏辙（公元1039～1112年），字子由，北宋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十九岁与兄苏轼同时考中进士。官至右司谏、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几度沉浮。晚年居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自号颍滨遗老。谥文定。文章与父洵、兄轼齐名，并称“三苏”，也是“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作品明畅晓达，颇有气势。苏轼说他“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著有《栾城集》、《应诏集》。

【题解】

此为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辙考中进士后，给枢密使韩琦的上书。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韩琦，字稚圭，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宋仁宗嘉祐元年为枢密使。太尉，汉唐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宋时官名，掌管全国兵权，此处以汉唐官名代称。作者写本文的主旨在于求见而向他请教。作者从作文章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精神气质方面的修养，必须游历四方，博览多识，广结有学问、有声望的著名人士等方面说起，行文如剥竹笋，层层深入展开，既阐述了为文的主张，又表达对韩琦的景仰。

【原文】

太尉执事[1]：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2]，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3]。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4]。"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5]，称其气之小大[6]。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7]，与燕、赵间豪俊交游[8]，故其文疏荡[9]，颇有奇气，此二子者[10]，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11]，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12]，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13]，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14]，恣观终南、嵩、华之高[15]，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16]，仰观天子宫阙之壮[17]，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18]，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19]，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20]，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21]，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22]。而辙也未之见焉。

【注释】

①执事：在左右办事的人。意思是不敢直接通信，托办事的人转告。这是旧时书信中常用的一种对人表示尊敬的称谓。

②文者气之所形：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指人

的气质或精神。

③“文不可以”二句：作者认为气为文先，有其气必有其文；如专学为文，便是舍本逐末，写不出好的文章。　养：培养。　致：取得。

④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见《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刚正之气。

⑤乎：于，在。

⑥称（chèn 衬）其气之小大：谓孟子的文章和他的浩然之气相称。

⑦“太史公”二句：指司马迁游览全国各地。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一段。　太史公：指司马迁。　四海：即天下。古人以为中国四周都是海，所以称中国为海内，称外国为海外。

⑧燕、赵：春秋战国时两个国家，在今河北、山西境内。　豪俊：豪杰与名士。

⑨疏荡：挥洒、恣肆而不受拘束。

⑩二子：两人。子，古时对人的尊称。

⑪乡党：同乡的人。

⑫百氏之书：指诸子百家的著作。

⑬汩（gǔ 古）没：埋没，消沉。

⑭秦、汉之故都：秦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汉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汉迁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⑮恣观：放眼远望。　终南：终南山，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南，为秦岭的主峰之一，海拔2000公尺以上。　嵩：嵩山，在河南省登封县，为五岳之一，主峰太室山海拔1300多公尺。　华：华山，在陕西省华阴县南，为五岳之一，主峰海拔2400多公尺。

⑯京师：京城，指北宋都城开封。

⑰宫阙：泛指宫殿。阙，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的高建筑物。

⑱仓廪（lǐn 凛）：粮仓。　苑囿（yòu 右）：帝王栽种花木和畜养禽兽的园子。

⑲翰林欧阳公：即欧阳修。宋仁宗嘉祐二年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兼任主考官），作者即在这一科考中进士。

⑳冠：超过众人。

㉑四夷：古代汉族统治者对外国或中原以外少数民族的蔑称。　惮：害怕。发，发动骚扰。

㉒“入则周公”二句：用西周四位大臣，称颂韩琦出将入相，能文能武。周公、召公：辅佐周成王的大臣。 方叔、召虎：周宣王的大臣，善战有功。

【译文】

太尉执事：我生平喜欢作文章，对于怎样作好文章这件事想得很深。我认为文章是一个人气质的外在表现，但是文章不能靠单纯学习就会作，气质可以靠加强修养而得到。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的博大刚正的气质。”今天看他的文章，内容开阔、深厚、宏大、广博，充满在天地之间，同他的气质的博大完全相称。司马迁旅游天下，看遍整个中国的名山大川，同燕赵之间的豪杰们交朋友，所以他的文章流畅奔放，很有奇特的气概。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拿着笔学作这样的文章吗？那种正气充满在他们的胸中，于是在他们的面貌上流露出来，在他们的言语里表达出来，在他们的文章中显现出来，自己却并不知道是怎样作出来的啊 。

我出生已经十九年了。我在家时所交往的人，不过是自己的邻居和同乡的人。看到的也不过几百里路以内，没有高山旷野可以登上游览，来开拓自己的心胸。诸子百家的著作虽然无所不读，然而都是古代人的陈旧的事迹，不能够激发自己的志气。我害怕就此消沉，所以断然抛开他们，访求天下奇异的传闻和壮丽的景观，来了解天地之间的宽阔广大。经过秦朝和汉朝的故都，尽情观赏终南山、嵩山和华山的高大，向北眺望黄河奔腾的急流，感慨地想象着古时候的英雄人物。到了京城，抬头观看皇帝宫殿的壮丽，以及粮仓、兵库、城池、花园的众多而且巨大，这才知道天下的广阔美丽。谒见了翰林学士欧阳公，听到他议论的雄辩，看到他的相貌清秀健壮，跟他的学生——那些贤明的士大夫交游，这才知道天下的好文章汇集在这里。太尉您凭着雄才大略，为天下第一流大臣，国家有所依靠因而用不着担忧，四方夷人有所惧怕因而不敢进犯。您在朝廷就是周公、召公，出去用兵

就是方叔、召伯虎，可是我还没有见到您啊。

【原文】

且夫人之学也[1]，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2]，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3]。向之来，非有取于升斗之禄[4]，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5]，使得优游数年之间[6]，将以益治其文[7]，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注释】

①且夫：承接上下文的语词。

②贤人：指韩琦。

③吏事：做官的业务。

④升斗之禄：指微薄的俸禄。

⑤待选：等待朝廷的选拔。

⑥优游：闲暇游乐。

⑦将：打算。　以：乘，趁。　益：更加，进一步。

【译文】

再说，一个人学习，不注意那重要的地方，就是学得再多又派啥用场呢？我来到这里很有收获：对于山，我看到了终南山、嵩山和华山的高峻；对于水，我看到了黄河的大而且深；对于人，我看到了欧阳公，但还认为没有见到太尉是一件恨事。所以，希望能够瞻仰您的光辉，听到您的简短的教导来充实自己，这样，才能够真正看遍天下的伟大事物，也就没有什么恨事了。

我年纪轻，还没有熟悉行政事务。先前来京应试的时候，不是想对微小的俸禄有所企求，偶然考中了并且做了官，也不是自己所喜欢的。然而，幸亏得到朝廷恩赐，准我回乡等待选拔，使我能够有几年的空闲时间利用，打算趁此加紧进修自己的文章，并且学习治理政事。太尉假使认为我还可以教导而教导我，那么又是我的幸运了！

张　林　译注

答韶州张殿丞书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张殿丞即张师锡，开封襄邑（今河南睢县）人。工部侍郎张去华之子。仁宗朝仕至殿中省丞。殿中省丞可简称为殿丞。本文关于史官之议论，指责史官记载的种种不足凭信之处，对了解与估量古代史书记载之可信度，有参考启示作用。

【原文】

某启：伏蒙再赐书，示及先君韶州之政①，为吏民称颂，至今不绝。伤今之士大夫不尽知，又恐史官不能记

载，以次前世良吏之后。此皆不肖之孤[2]，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之功绪馀烈[3]，使人人得闻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4]，以此也！

【注释】

①先君：死去的父亲。先，已死的人。王安石父亲名王益，始字损之，后又改字舜良。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进士。曾任韶州知州。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去世。当时王安石十八岁。　韶州：今广东韶关市。

②孤：死去父亲的人。

③功：已完成的事。　绪：事情的开端。　馀：末后的。　烈：与功同义。

④疚（jiu救）：内心痛苦。　疾首：头痛。

【译文】

安石陈述：承蒙您两次来信，向我谈到先君在韶州的政绩，受到吏民称颂，至今不绝。您由于现在的士大夫们不全能了解那些政绩而感到伤心，又担心史官不能记载下来，而编在前代优良官吏传记的后面。这都是因为我这个不成材儿子，言行不够资格得到天下人的信任，不能推重颂扬先人的功勋业绩，使人人都能了解。我所以昼夜愁闷痛苦，极端伤心而不敢懈怠，原因就在这里啊！

【原文】

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1]。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2]，尝欲大润泽于天下[3]，一物枯槁[4]，以为身羞。大者既不得试，已试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将泯没而无传，则不肖之孤，罪大衅厚矣[5]！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耶！阁下勤勤恻恻[6]，以不传为念，非夫仁人君子乐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

【注释】

①备：全面。

②存：思念。

③润泽：雨露 滋润草木，此处喻指为他人造福。

④枯槁：草木枯萎，此处喻指因缺乏帮助而蒙受困苦。

⑤衅（xìn 信）：罪过。

⑥勤勤：恳切。 恻恻（cè 侧）：诚恳。

【译文】

先人在世时，我还年轻，不能全面了解他的从政事迹。但曾侍候他身边，还能记得一部分教诲。先君的抱负，曾希望能普遍造福于天下，有一个人由于得不到帮助而陷入困境，都认为是他自己的耻辱。大的抱负既然无法实现，已实现的只不过是他小的愿望而已。这已实现的小愿望又将泯灭而得不到流传，则我这个不成材儿子的罪过就太大了！还有什么理由活在世间呢？阁下诚诚恳恳，一心挂念着先人功业得不到流传的事，不是仁人君子乐于称颂他人的好处，怎能想得到这些呢？

【原文】

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①。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②，往往以身死职③，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④，道德满衍⑤，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⑥。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⑦。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⑧，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⑨，讪在后而不羞⑩，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⑪。而况阴挟翰墨⑫，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⑬，似可以附毁，往

者不能讼当否[14]，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15]！

【注释】

①国：诸侯国。　史：史官。

②世其家：继承家业。

③以身死职：为尽职而献出生命。例如齐国崔杼杀了国君庄公，太史忠于职守记载事实说："崔杼弑其君。"因而得罪崔杼被杀。两个弟弟接续这样写，也接连被杀。而第三个弟弟坚持家族职守仍然这样写，毫不怕死。

④俊烈：志气高尚刚烈。

⑤满衍：充实流衍。

⑥史：史书。

⑦杂：全，皆。《列子·汤问》："杂然相许。"张湛注曰："杂犹佥也。"佥（qiān 谦），都，全。

⑧不（fǒu 否）：同"否"。

⑨栗：害怕得发抖。

⑩讪（shàn 扇）：本义为诋毁，此处意为批评指责。

⑪餍（yàn 雁）：满足。

⑫挟（xié 协）：本义是用胳膊夹住，此处意为运用。　翰（hàn 汗）：毛笔。

⑬贷：原义为借出或借入，此处意为加上去。

⑭讼：争辩。

⑮冥昧：昏暗。此处指迷信所说阴间鬼魂。

【译文】

从三代时开始，诸侯国各有史官。而且当时的史官，大多是代代家传，往往为尽忠职责而愿献生命，不肯背离史官职业道德，大致说来他们所记载的都可信可据。到了后来既已没有了地方诸侯的史官，而且近代以来不是享有尊爵显位的，即使是才能杰出志高气烈，道德充实流衍，如果不幸而没受到朝廷称赞，也都不可能被载入史册。而执笔写史的，又全都是当时的高官显

贵。看他们参加朝廷议政时，那本是人人都可以表示自己赞同与否的场合，他们还有时把忠说成邪，把异说成同，当面有人批评也不怕，背后有人指责也不害羞，只求满足其忿恨或偏心就行。更何况以阴暗心态拿起笔，去裁判前人的善恶，对仍须存疑的事他们有机会大加褒扬，对只是似有似无的事他们有机会加上一番诽谤，死者无法和他们争论恰当与否，活着的人无法和他们辩论曲直，国家的赏罚，社会的批评表场，又管不了他们这些勾当。用他们这种偏私心态写史，又怎能不对身处阴间的前人鬼魂有所欺凌呢！

【原文】

善既不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载之，则遂以不朽于无穷耳。伏惟阁下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①，余论所及，无党私之嫌②。苟以发潜德为己事，务推所闻，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论次以传焉，则先君之不得列于史官，岂有恨哉！

【注释】

①一日之雅：一面之交。雅，人的行为尊称。引申为交往。

②党私：照顾私情。党，偏私。

【译文】

美善事迹既不能全都得到流传，而流传的内容又不可尽信到如此程度！只有能写文章，有最公正的道德修养，名声与实际行为都足以获得后人信任的君子，根据亲见亲闻，用笔写下来，才能使写的美善事迹永垂不朽。我恭敬地思考阁下和我的先人从来没有过一面之交，您谈到了先人政绩，是没有照顾私情的嫌

疑的。如果您能以发掘尚未为人所知的美德善事为己任，把所知道的一切，告诉当世能写并能取得后世信任的君子，使他能编写流传下去，那么先君 的事迹即使没能列入史官的编纂范围，哪里还会有什么遗憾呢！

葛　亮　译注

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司马谏议即司马光，当时任右谏议大夫。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写三千三百多字长信给王安石，反对变法。《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复信，来信和复信，显示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主要政治分歧。这两封信都是研究王安石变法的有用史料。在复信中，王安石撇开来信列举的种种具体事例，而集中力量分辨名实，申明变法是“受命于人主”，是“举先王之政”，这就是说，变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不容置疑。这就从 根本上清除了变法反对者的理论立足点。运用这种高屋建瓴论辩方法，使文章很有气势。清朝文章评论家吴汝纶对本文的论辩方法颇为赞赏。他说：“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

【原文】

某启①：昨日蒙教，窃 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②，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③。虽欲强聒④，终必不蒙见察⑤，故略上报⑥，不复一一自辨⑦。重念蒙君实视遇厚⑧，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⑨，冀 君实或见恕也⑩ 。

【注释】

①某：自己名字的代称。写信稿，为省事，有时用“某”字代替本名。根据文稿编文集，也有时沿用“某”字。本文五个“某”字都是这种用法。在正式书信中则不用“某”而直接写出本名。 启：陈述。

②君实：司马光的字。 这句是说：自己和司马光有多年同僚做官的情谊。据司马光来信中说，他和王安石屡次同僚，总计时间有十多年之久。

③操：依据，奉行。 术：方法，学说。这里指学术思想政治主张。

④强聒（guō 锅）：对方不愿听而硬说给他听。

⑤见：被。

⑥上报：写回信。这是客气说法。

⑦辨：同“辩”。

⑧视遇：看待。

⑨具：全。 所以：原因。这里指变法的理由。

⑩冀：希望。

【译文】

安石陈述：前些天，承蒙您指教。我自认为，和您交往友好的时间很长，但讨论起事情来常常意见分歧，这是彼此奉行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很不同的缘故。即使要勉强表白，最终也必然不被理解，所以只简略地写封回信，不再一一自我辩解。但又想，君实把我看得很重，在书信往来中，不应该粗疏草率，所以现在就具体说说我参加变法的理由，但愿您能谅解。

【原文】

盖儒者所争①，尤在于名实②，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③，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④，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⑤，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⑥，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⑦，难任人⑧，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⑨，而某不量敌之众寡⑩，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⑪？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⑫，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⑬，度义而后动⑭，是而不见可悔故也⑮。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⑯，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⑰，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注释】

①儒者：泛指学者。

②名实：名称与实际事物的关系。即指事物必须有恰当的名称，名称必须符合实际。

③见：用在动词前，表示自己成了他人动作的目标。

④侵官：侵夺官吏的法定职权。司马光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在变法中新设了一些官职，侵夺了旧有行政机构的职权。　生事：没事找事。司马光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变法，搅乱了旧有政治秩序。　征利：取利。司马光来信中指责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均输法，是与民争利。　拒谏：拒抗 劝谏。司马光来信指责王安石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不合恕道。

⑤人主：君主，这里指宋神宗。

⑥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有司。

⑦辟（pì 僻）：驳斥。

⑧难：拒绝。 任：意思是佞，就是善于巧辩。《尚书·舜典》："而难壬人。"《伪孔传》："壬，佞。难，拒也。"

⑨上：皇上，指宋神宗。

⑩量：估量。这里有重视、理睬的意思。

⑪汹汹（xiōng 凶）：形容争吵喧闹的声音。

⑫"盘庚"二句：盘庚，殷代国君。他为了巩固殷王朝的统治，迁移了国都。迁都行动受到了臣民反对。 胥：相。

⑬故：缘故，原因。 度：计划。

⑭度（duó 夺）：衡量，考虑。 义：合，宜。

⑮是：正确。

⑯膏泽斯民：施恩惠给人民。膏，油。泽，雨露。膏泽，这里用作动词，意为施恩惠。

⑰事事：做事。前一"事"为动词，做。

【译文】

大概学者论争的课题，更着重于名实问题。名实关系清楚了，天下的道理也就清楚了。现在您用来批评我的东西，是认为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因而引起天下怨恨指责。我却认为，尊奉皇帝的命令，在朝廷中讨论修订出法令制度，拿去交给有关官吏执行，这不是侵官；实施古代贤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去兴利除弊，这不是生事；为国家整顿财政增加收入，这不是征利；驳斥错误言论，责难诡辩的人，这不是拒谏。至于怨恨指责众多，却是本已料到的事！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士大夫多以不忧虑国事而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美德。皇帝却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我又不顾反对者数量的多少，愿出力帮助皇帝抵制他们，如此他们又怎能不大吵大嚷呢？盘庚迁都，怨恨的是众民，并不仅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怨恨者而改变他

的计划，那是考虑以后才行动，行动正确而并未发现有值得悔改之处的缘故。如果君实责备我执政时间长，却没能协助皇帝大有作为，以造福民众，那我认罪；如果说当今应当什么事也不做，只按老规矩办事而已，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原文】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①。

【注释】

①不任：不胜，不尽，无限。　区区：自称的谦词，　向往：仰慕。

【译文】

没有机会见面，我对您有无限的向往。

葛亮　译注